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五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册目錄（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十五册目錄（總第104册）

今世武臣傳

吉雄敦　著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東京鉛排本影印

今世武臣傳

左大臣有栖川親王題辭





自叙

傳名武臣叙閫外勲也而斷明治十年見在此職者其已轉文官及已罷已死者皆不錄焉是一家私乘之體抑亦有説矣方今列

顯要號文官者初常武職立功矣右之間亦多矣廁以使爲淅所以右之如已罷已死者概難詳其事跡次第之恐致脱誤且歴叙勲臣細大不遺以成一代大典者史氏之職所余之事在凡載此編者據各家手記不敢苟加粉飾予分大小體異繁簡亦多從其所記但省煩摘要取舍輕重固存於作者要在明其

實耳徒馳浩博務文辭以拓淺陋無識之譏不肯爲也而明治武勲立於奧羽之役宋於鹿兒島之役自是之後不必保無外寇内訌然以今日視之二役幾

似為之終始所以斷十年在職將校也抑古之所謂傳者必備其首尾余之此作多係生傳有首無尾不可謂全傳也然為生者立傳古亦有例大抵取一二事可傳者傳之雖不完備亦不害為傳也況傳人事者自古以為難矣天下如此其大人物如此其多而以區區之力網羅搜索必期於明確詳整其謂之雖

操觚未矣漢土歷世尤謹於史猶不免有逸事宜補之者亦取於口碑則實之與否未可甚信焉孰與及其人存其蹟詳涓滴不漏錙銖不差者也故余之於此編有自信者二焉曰事之實也曰無脱漏也賴此二者以傳之雖年之不文庶幾可以信於後世云爾明治十四年辛巳一月北豐萩瀕漁史吉雄敦書於

東京麴街僑居

論

左武右文。古之善敎也。上之人。文武偏於其一。則下好之必有甚焉者。而國家盛衰繫焉。抑文武兼資。自古爲難。不得已而擇於二者。與其文寧武。況如我朝以武建國者乎。在昔王室之盛也。每有征伐。 天子親其勞。皇子皇后或代之。公卿各從軍旅。兵馬大權。不嘗下假也。歷世之久。漸趨文弱。賤武事而不講。委武門而不省。上權下移。終至 天子擁虛器。公卿仰武門鼻息。可勝慨哉。自是其後。元弘一得而復失。以至於慶應。王室委靡不振者。蓋七百年矣。再造之業。有待於

我明治天皇。天皇英睿特達。夙膺景運。收武門七百年之權。一朝總之於廟堂之上。易如反掌。原其所以然者。雖 天皇威德之所致而由。 先帝養上下忠義之氣。有素焉者。蓋亦多矣。不然。則如奧羽之役。人心未忘武治。嚮背之決。不必可以順逆論也。而錦旗東指。天下翕然從之。所謂倔强者。斂氣屛息。將恭順之不暇。無敢起而助虐者。是非養之有素。安能得如此乎。伏惟 先帝明達英毅。矯文弱。張武烈。鼓上下義勇之氣。欲以克復舊物。是以公卿及一二强藩。處危疑之際。出死生之途。磨折不屈。唱正義於天下。草莽勤王之士。爭起應之。犯鼎鑊。觸鋒鏑。視死如歸。上下協力。以回頹瀾於滔天之極。雖中道而崩。今日之昌運。則 先帝之遺烈也。而再造之初。以皇族行三軍。能復先王制者。於有栖川東伏見兩親王見之。故及作此編。首敍兩親王云。顧方今我邦通使聘貿易於外國。北有魯米。西有英佛。其他强國巨域。星羅碁布。四環我疆場之外。我以眇然一孤島。介立其間。古者長江之險。以限內外。今也不然。鐵艦破浪。瞬息往來焉。所謂天塹者。亦一衣帶水耳。寧可恃以爲險乎。苟無事則已。若一旦有警也。非奮我天禀之武。何以禦其侮。徒欲從盟好樽俎之虛文。以

保百年無虞。嗚呼。其亦難矣哉。鎖國之論。不可復施。今日守株之見。安知變通之機。故曰。不能文武兼資。則寧舍文而取武。蓋我邦今日之勢也。世之讀此編者。將有以自戒焉也歟。

今世武臣傳卷之一

北豐　吉雄敦公禮著

陸軍大將有栖川親王

陸軍大將熾仁親王。稱有栖川宮。嘉永二年二月。任親王。敘三品。慶應三年十二月。敘二品。任大政復古總裁。明治元年正月。先是征夷大將軍德川慶喜還政。猶在大阪。潛遣兵圖京師。官軍逆擊。戰於伏見鳥羽。皆勝。慶喜東走。天皇乃拜親王征討大總督。授錦旗節刀。帥諸藩兵征之。慶喜惶懼陳謝。避城待罪。而奧羽諸藩。會津莊內等。合從擧兵。拒王師。幕府麾下士。走據總毛等處。互爲救援。官軍分道伐之。親王入

江戶。建牙於西城。以節度諸軍。十月。奧羽悉平。天皇册功。加賜千二百石。三年四月。任兵部卿。四年六月。任福岡藩知事。八年七月。任議官。十二月。賜一等賞牌。九年五月。遷議長。十年二月。陸軍大將西鄉隆盛反於鹿兒島。率大兵入肥後。圍熊本。熊本鎭臺司令長官谷少將。嬰城拒之。初隆盛當王業草創之際。有偉功。昇內閣。允天下之望。旣歸鹿兒島。躬耕自給。翛然如度外人。而居常怏怏。不滿朝政。至是。與桐野篠原等。擧事。銃兵萬五千。凶燄震爆鎭西。當是時。天皇駐蹕西京。聞變震怒。削隆盛以下官爵。速發六師討之。拜親王征討總督。諸反人之刑。皆使專決。親王屆在行宮。聞命即發。至福岡。而建牙焉。每破賊。輙進其營。歷南關熊本鹿兒島都城。至細島。九月二十四日。賊首領皆伏誅。此役。野津少將。將第一旅團。三好少將。將第二旅團。先入肥後。三浦少將。將第三旅團。繼之。大山少將。帥兵又至。而山縣參軍。督陸軍事。分兵兩道。向山鹿田原阪。謂之正面軍。河村參軍。督海軍事。分遣戰艦於肥後豐後薩摩近海。絕賊衝路。鳥尾中將。在大阪。開陸軍事務所。調發兵食。黑田中將又爲參軍。山田少將。將別働第一旅團。高島少將。將別働第二旅團。川路少將。將別働

第三旅團。屬之。自八代進。謂之衝背軍。腹背攻擊。熊本圍解。督府遣高島少將。奪鹿兒島。賊走薩摩日向。官軍數道進擊。於是。曾我少將。將第四旅團。東伏見少將。將新撰旅團。前後皆入賊境。戰薩隅日三州。凡爲旅團九。戰艦數十艘。謀臣猛將如林。士卒精銳。而竭天下之力。八閱月平之。其際將士相和。能從約束者。由親王統御得宜也。凱旋奏捷。天皇嘉賞。即日拜陸軍大將。賜大勳位菊花大綬章。十三年二月。兼任左大臣。

陸軍中將東伏見親王

陸軍中將東伏見親王。名嘉彰。幼字豐。祝髮爲仁和寺法親王。叙一品。改名純仁。純仁嘉彰皆係所賜。慶應三年十二月。蓄髮復今名。辭一品。乃叙二品。任議定。賜隨身兵仗。明治元年正月。任軍事總裁。伏見鳥羽之役。拜征東大將軍。授錦旗節刀。營東寺。督戰於淀。兩軍酣戰。飛丸雨下馬前。親王不爲少動。賊已敗走。行觀戰處。軍士望大旆。歡聲撼地。入淀城。至大阪。建牙於本願寺。遣軍事參謀四條前侍從。爲四國中國征討使。五條少納言監軍。討其不服者。遣烏丸侍從。中沼了

三。鎭撫大和。勅使至。傳旨召還。議征東軍事。二月。任海陸軍總督。尋任軍防事務局督。三月。拜兵部卿。勅授帶劍。四月。罷軍防事務局督。爲函館裁判總裁。辭之。復故職。閏四月。任軍務官知事。六月。以本官兼會津征討越後軍總督。二十二日。入朝拜辭。　天皇延見於小御所。授錦旗節刀。賜劍及布。禮畢。自宜秋門出帥諸軍而東。　天皇御南殿觀軍容。至敦賀。弔武田耕雲以下殉忠之墓。駕汽船過能登。颶風簸海。大雨晦冥。漂流終夜。纔達今町港。今町爲榊原式部大輔邑。式部大輔出迎。遣一小隊。守衞旅館。親王建牙於柏崎。頒軍令。榜

朝旨。懸諭篇以達下情。七月二十七日。長岡飛報至。曰。賊今曉來襲。燒本營及街市。官軍困鬪。終不能支。渉信濃川而退。西園寺卿免。吉井參謀以下。未知其所在。卽遣壬生卿及楠田某等。以敦賀藩兵二小隊。急趨關原。頃刻敗督四至。曰。賊勢猖獗。官軍退保關原。先鋒爭大島。戰甚急。昨夜。火光燭天。有訛言云。賊已破關原。入妙法寺。人心恟恟如糜沸。親王本營守備寡單。營中屢驚。皆請退高田。親王叱曰。我奉勅臨軍。固不期生還。聞敗遽退。諸軍何所繫望。我有死耳。衆皆畏服。斥候報關原無變狀。人心差定。於是官軍守大島妙見山。賊

守長岡。既而復長岡。擊水原賊走之。官軍分道。行破賊壘而進。親王乃進營於新發田。下令。地方人民罹兵燹者。免今年租。如會津境內。亦從其輕重。或減或蠲。其及凍餒者。特行恤典。米澤藩主上杉齊憲。遣其重臣二人。來乞降謝罪。明日。自來軍門。請爲先鋒立功自贖。親王引見。聽之。九月。巡行戰地。近臣及新發田藩士十餘人從焉。歷津川氣多宮等處。沿道人戶逃亡。白屋蕭摵。時若松城將旦暮陷。乃還新發田。二十三日。若松城主松平容保降。奧羽悉平。凱旋。拜　天皇於東京。奏捷。賜絹三匹黃金三枚。而歸京師。　皇太后傳旨賜祝

酒。二年正月。定賜家祿千石。先是。親王再請遊外國學軍事。不可。至是。辭職者又再焉。復諭不聽。六月。論功加賜千五百石。七月。任兵部卿。又辭之。請學海兵術。章再上。制可。三年二月。改稱東伏見宮。十月。命往學於英國。閏十月。發東京。至倫墩。五年。歸朝。六年八月。廢家祿。賜家資。十月。上疏請降爲一軍人。以學陸軍事。制如其所請。因任陸軍少尉。既而下令。皇族皆從陸海軍事。蓋親王爲之權輿也。七年二月。佐賀縣士族島義勇朝倉彈藏等作亂。推故參議江藤新平爲帥。襲擊縣令。横奪官船。於是。拜親王征討總督。凡陸海一切軍務。及將

官以下進退。皆聽專決。招募編制便宜從事。而特勅以近衞兵二大隊附之。賜鞍馬。親王至兵庫。賊已平。捷聞。勅仍往收軍事。乃遣所部諸隊東歸。獨從幕員若干人。至福岡。勞出征將士。以步兵一中隊爲儀衞。入佐賀。賞縣士前山精一郎。唱大義。屬官軍討賊有力。賜酒饌。至三潴熊本。吊戰死之墓。問傷痍於病院。而賜軍士酒。勅使至。傳命罷征討總督。專斷兇徒刑。因復至佐賀。正逆首刑典。餘黨屬大久保內務卿處之。還東京。德大寺宮內卿迎於新橋。傳旨勞之。九月。拜陸軍少將。八年十二月。賜一等賞牌。九年六月。爲戶山學校長。十二月。兼任議定官。十年二月。鹿兒島賊起。四月。致書西鄉中將曰。嘉彰身列皇族。職辱少將。任重責大。今當國家安危之秋。倫安于無事之地。義所不忍。願速趨賊境。致力於彈雨劍花之間。吾望足矣。五月。任新撰旅團司令長官。七月。以部下兵至鹿兒島。歷宮崎高鍋。入美美津。擊門川。圍賊於可愛岳。賊走鹿兒島。追復圍之。九月廿四日。官軍四面齊攻。部將立見少佐。進衝賊窟。中隊長安村某。逼擊西鄉隆盛。殆獲之而傷。一賊刎西鄉頭去。井上某率一分隊。與第四旅團兵。入岩崎谷。獲桐野以下數十人。俘虜若干。銃器若干。我兵死二人。傷

九人云。收軍東歸。賜金三千圓賞之。十三年三月。遷中將。任近衞都督。

大山陸軍中將

中將名清海。大山氏。初稱彌助。後更巖。薩士。世仕鹿兒島侯島津氏。年十九。游江戸。學砲術江川某。旁就諸家究其法。是時。幕府新開横濱港。江戸横濱之間。歐米人多來寓焉。中將略與之相知。藩毎購銃器彈藥於外國。使中將管事。又屢往來京師。拮据王事。歷東海道者。凡二十一回云。明治元年正月四日。中將率薩兵。逆擊幕府兵於鳥羽。破之。連戰淀八幡。進入大阪。幕府已棄城東走。四近諸藩皆納降。無敢抗王師者。至明石而還。既而王師東征。從爲山道先鋒。先是幕府麾

下士。走據宇津宮。山道諸軍往擊之。中將與賊傳習隊大戰。破之。傳習隊。大鳥圭助所率。稱賊軍中精悍第一。追至白川。數戰而克之。轉戰棚倉。二本松。進圍若松。傷右股。入三春病院養創。及若松降。奥羽悉平。收諸隊歸鹿兒島。藩大革軍制。編爲四大隊。以中將及河村某野津某篠原某四人。各爲其長。中將司砲兵。明年。徵薩長土肥四藩兵各一大隊。宿衞京師。謂之徵兵隊。中將爲隊長。帥至京師。時孛佛兩國構兵。命徵兵隊長往觀其狀。中將至親歷戰場。凡八閲月而歸。拜陸軍少將。既而辭官。又游瑞西國。七年八月召還。復拜陸軍少將。兼陸軍少輔。九年十月。熊本縣剛戾之徒。結黨百數十人。夜火鎭臺兵營。襲將校官舍。殺司令長官種田少將以下十餘人。命少將馳往討之。至則賊已平。權兼熊本鎭臺司令長官。止而鎭之。及谷少將來代乃還。十年二月。鹿兒島賊圍熊本。少將將別働第一旅團。戰田原阪吉次嶺之間。三好少將被傷也。兼治其軍。轉將第四旅團。熊本圍解。復轉將別働第五旅團。戰於保田窪。戰將酣。熊本鎭臺兵自左翼横擊。而賊死鬭。我兵頗困。議將用銃槍攻擊法。會二中隊來援。且止待機。既而左翼兵進薄賊本軍。併二中隊。奮戰入松原。大破之。

陷保田窪前面諸壘。斬獲無算。日已暮。嚴張守備。將以明日再戰。賊將貴島清率生兵來。揮刀斫我陣。我陣亂。嚮所拔諸壘。復皆陷於賊。我兵殊死戰者終夜。終大敗之。悉復諸壘。開戰以來。未有劇戰如此也。賊已走人吉日向。督府遣高島少將。帥兵趨鹿兒島。奪其根據。河村參軍督軍事。少將贊畫之。少將一日冒雨擊賊。破之。某遇於路。迎而勞之。少將笑曰。勝而歸。雨亦快矣。其濶達可以見也。賊之棲城山也。官軍四面環攻。結柵數重。以防奔突。少將帥砲隊攻之。賊皆誅死。論功叙勳二等。賜旭日重光章。及年金六百圓。十一年八月。車駕

北巡。少將扈從。歷東海道。十一月。還東京。是月。遷陸軍中將。爲參謀本部次長。尋兼士官學校長。十二年十月。兼任內務大輔大警視。十三年二月。罷內務大輔大警視。兼任陸軍卿。

中牟田海軍中將

中將名武臣。稱倉之助。金丸氏。考諱文雅第二子。爲外伯父諱武貞嗣。冒中牟田氏。長崎縣士。世仕佐賀藩。自幼好讀書。通英蘭二國學。游長崎。從蘭人學海軍諸科。藩主擧爲海軍士官。將從幕吏航歐洲。不果。明年。之上海。明治元年。藩兵從王師東征。中將乘孟春艦。與薩筑二艦至橫濱港。適有甲鐵艦。揭國旗入。撿之則幕府購於外國者也。中將竊謀。謂幕府軍艦大小不下十數艘。今又加甲鐵艦。其果歸命則可。苟以抗鬪。則不可復制。不如取以濟我用也。與薩筑二藩議。遣兵各二十人守之。馳告品川本營。時收幕府兵器軍艦有日矣。故本營諭以姑還之。至期諸艦脫逸。獨獲富士山朝陽翔鶴觀光四艦。中將爲翔鶴艦長。閏四月。攝孟春艦長。與諸艦分載藩兵及小倉藩兵赴羽州者。至仙臺而還。五月。取仙臺南部瀛船於沛賀。是月。大總督府遣中將。致命於奧羽鎮撫總督。乃乘翔鶴艦至仙臺。則總督已去在盛岡。復航鍬崎。而陸行至盛岡傳命。六月。官軍一隊將自鮫浦赴久保田。總督遣翔鶴艦載之。時連日風怒海湧。隊兵不能上艦。夜半風益暴。錨鎖皆斷。艦觸危礁。欲覆。忽爲一大濤捲去。又閣沙洲。牢不

可下。乃取陸路而進。賊五百人扼險擱之。衆怒欲奮鬪。會外國船來。附載至函館。九月。乘秋田軍艦。擊野邊地。賊自砲臺連發巨砲。斷檣索。毀艦腹。我砲奮射。賊不能支而遁。脇澤賊亦聞風奔潰。獲砲二門彈藥雜器若干。將擊酒田。阻風濤不能輙進。至則城降已數日矣。十二月。歸藩。二年一月。藩主加賜祿二十石。三月。召至東京。爲徵士。任朝陽艦將。四月。討函館賊。至羽州三廐。與甲鐵春日陽春丁卯飛龍五艦齊進。攻松前城。賊築壘於城外五所。拒鬪。官軍合擊陷之。轉擊福島。賊潰。夜警邏矢越海。天未明。遥見二艦。漸近則賊艦回天蟠

龍也。進擊之。俄大霧四塞。失其踪跡。霧漸消。望見回天向函館走。急追不及。擊茂邊地。賊乘砲臺。與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海陸相爲椅角。兩軍酣戰。砲聲撼海。我艦被二丸。摧甲板梁。毀砲車。貫舷。劇戰終日。勝敗不判。間數日復擊之。陸軍先進大戰。海軍急應之。合擊拔一壘。諸壘失勢解去。其明。賊艦二艘。乘曉來襲。逆擊破之。一艦走。一艦漂搖不去。遣哨船窺之。無人。奪歸。卽千代田艦也。官艦齊進入函館港。賊張索水中。設水雷機以待。我軍諜知之。不敢進。此夜。春日艦乘暗斷索。翌日。丁卯陽春二艦擊賊砲臺。甲鐵春日朝陽三艦與賊

艦蟠龍回天戰。相薄數百步。砲擊交奮。回天力屈。走乘暗礁。狼狽窘急。賊兵或投海中。或乘小艀而遁。回天得間僅脫。於是。與陸軍協規。齊進入港內。斷五稜郭援路。擊賊一壘破之。回天蟠龍復來戰。斜列作砲臺狀。連發巨砲。辨天崎龜田濱賊壘應之。我軍甚窘。既而賊氣漸竭。蟠龍且戰且走。追之十餘町。忽賊一丸穿朝陽右舷。中硝櫃爆裂。艦尾立碎。艦頭隨沒。兵士攀檣漂波。蟠龍乘虛返擊。春日急進遮鬪。備州輜重部三宅某。飛漁舟二隻。英國士官亦馳輕舸。各來救。中將重創。隊兵死五十七人。傷十七人。此爲五月十一日之役。總督

清水谷公壯之。賜感狀。賊平而還。公與藩主。各賜金若干。以爲醫藥資。九月。朝廷論功。賜中將祿百五十石。頒賜朝陽艦隊二千石者三年。十二月。藩主擧爲船將。兼海軍幹事。三年七月。朝廷以中將權爲小艦隊指揮官。乘龍驤艦。守備長崎及鎭西邊海。十二月。召拜海軍中佐。敘從六位。四年二月。兼任兵學權頭。四月。先是。孛佛兩國構兵。我邦守局外中立議。中佐帥艦隊。巡視諸港。戒非常。八月。遷海軍大佐。兼任如故。十一月。進海軍少將。兼任兵學頭。十二月。敘從五位。六年一月。赴澳國博覽會。六月。敘正五位。十二月。歸朝。八年十月。赴

任長崎海軍出張所。爲孟春及第二丁卯艦指揮官。至朝鮮釜山海。護我國人在草梁館者。是月。兼西部指揮官。九年五月。歸朝。九月。爲海軍副官。十年十月。兼海軍兵學校長。十一年一月。爲橫須賀造船所長。五月。以前年鹿兒島之役。留守有勞。敘勳二等。賜旭日重光章及金五百圓。十一月。遷海軍中將。

曾我陸軍少將

少將曾我氏。名祐準。柳川人。考諱祐興。世仕立花氏。食百二十石。爲卒頭。母西原氏。生男二人。長某。次卽少將也。十一歲喪父。育於母氏。少小嗜武。弓馬劍槍。無不學者。游江戶。從兄氏。在藩邸。修漢學。元治元年冬。幕府有征長之擧。柳川藩兵。出次筑前植木。少將從爲大砲隊。是役無戰而罷。遊長崎。講西洋兵法。及英國語學。遂脫藩籍。附載英商某船。航上海。歷觀芝罘香港新嘉坡印度等諸港。至明年還。此行志在學海兵術。以乏資力不果。旣復籍。以藩命。周游諸國。經熊本長崎。

至神戶。會幕府還政。乃入京師。明治元年。爲藩艦長。兼軍事參謀。猶在京師。四月召爲海軍御用掛。數日爲軍務官判事試補。赴兵庫。尋任軍務官權判事。掌海軍及漕運之事。二年春。至東京。四月。官軍方討函館流賊。賊逆擊官艦於宮古港。報至。爲海軍參謀。趨青森港。五月七日十一日兩戰。大致克勝。火賊艦回天蟠龍二隻。賊平而還。以功賜祿百五十石。歷兵部少丞。權大丞。陸軍大佐。兵學權頭。遷陸軍少將。兼兵學頭。敘正五位。爲士官學校長。十年。鹿兒島之役。將第四旅團。赴鹿兒島。分兵擊谷山及福山。燒賊硝石數十萬斤。米數千苞。又海路遣兵。遶出吉野。擊賊背。破之。其明。賊破我新守線。退守舊守線。越二日。冒曉與雀宮桂山賊大戰於寶方而勝。於是。擧全部兵。進取蒲生吉田帖佐加治木國府敷根福山。攻拔通山。略山口城崎廣瀨蚊口細島。陷門川。戰於無鹿。大敗賊。張守線於川島。陣大武。賊脫可愛岳。未知其所之。少將先發部兵一大隊。海路赴豐後。繼親率諸隊。乘汽船至大分。備其衝突。聞賊走鹿兒島。自鵜崎復取海路。上細島。陸行至鹿兒島。攻陷城山。獲賊帥以下百三十人。以功敘勳二等。賜旭日重光章。及年金五百圓。十一年十二月。任熊本鎭臺司

令長官。少將通漢洋諸學。尤精於兵書。有軍事蹟及著書。旁好詩歌云。

樺山陸軍大佐

大佐名資紀樺山氏鹿兒島縣士世仕島津氏島津氏公族
久光故中將齊彬弟今從三位忠義父也後別賜封任參議
叙從二位初從三位嗣宗家時年尙幼從二位以公族攝藩
政嘗慨王室衰頽竊圖匡復及德川氏失政將如京師有所
規畫從兵一隊自衞大佐在隊中從二位至大阪留半隊以
半隊入京師其留大阪者有剛憤之士猝至伏見謀擧大事
諭之不聽遂斬首謀數人大佐仲兄橋口某適自江戶來亦
與死焉其黨幽於國文久三年英國軍艦以生麥之事襲擊

鹿兒島大佐爲游軍戰辨天砲臺二日英人不能得志而走
慶應二年島津氏兵守衞京師大佐從爲輜重部明年藩兵
六小隊來代時物議恟恟京師戒嚴於是衆情皆不欲西歸
大佐乃與隊長議請留焉司軍務者始不聽既而知衆志不
可終奪更編爲一隊屯北野日事游獵幕府兵尤畏之十二
月德川慶喜從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等遯於大阪三條壬生
某某五卿自筑紫復歸京師大佐與隊兵往迎於大阪與會
津桑名等兵赴大阪者竝路而行凜凜如在敵中至則幕府
兵塡塞街衢憤激欲戰隊兵有爲所殺傷者遂護五卿而還

再與三雲某至大阪說黑田某謀事明治元年正月道路相
傳德川氏發兵圖京師且將襲薩摩藩邸皆荷擔而立大佐
與黑田三雲等取路丹波入京師逆擊幕府兵於淀川堤破
之拔淀城進戰牧方幕府兵奔潰追至大阪於是王師東征
大佐從爲山道先鋒斥候隊隊凡二十四人分兩番間日迭
進至野州與賊戰於那須野鹽谷板室皆利賊拒藥田其裨
將古谷作左衞門提步兵千餘人遶出我背我軍諜知之大
佐與藩兵一小隊大垣藩兵一中隊夜發熊谷曉達藥田急
逼擊之賊大敗放火而走伏屍藉地大佐弟橋口與助戰死

進攻白川不利白川面山背川官道通其間左右水田泥淖
自古以爲要衝此役大佐夜踐賊地至山麓距本隊可數百
步遇賊哨兵誰何卽發銃擊之賊知有敵大砲小銃齊發彈
丸飛注如雨我兵僅三十人蒲伏薮樹而射彈藥且竭大佐
與五六人進伏賊壘下見機飈擊跳入壘中賊惶愕遁走將
退賊又要於路從山上雨射前後死者十七人纔得達本隊
本隊取山路進攻亦兵寡不克遂俱退蘆野間四日益兵三
道分進正兵與賊戰左右奇兵遶出白川驛後夾賊擊之殺
六百餘人陷白川留守之賊大擧來攻者三六月十二日之

役賊最衆戰最烈此日賊上山俯射距大垣兵所守僅數十步勢如風雨大佐拔刀突入賊軍斬三人遂退之右腕被二丸丸片棲肉裡截開出之至九月瘡癒乃趨會津數日城降二年藩改職制大佐爲傳事副役屬參事奉行政令者也八月廢大臣采田連都城二三若四五劃爲一部各部設常備兵置地頭以督之大佐授南方知覽二鄉地頭職開學校編兵伍治之一年士氣起民心安頗改舊觀云四年西鄉隆盛率兵往衛京師大佐爲大隊長總藩內諸隊時有邪議搖衆欲乘虛自逞者大佐乃與藩廳謀召都城兵於廳下往來交

代練習軍事或一時悉召集講武於吉野原以鎭壓之七月朝廷改制郡縣十月召拜陸軍少佐當是時鎭西鎭臺（後改熊本鎭臺）建第二分營於鹿兒島少佐與陸軍大佐篠原國幹從鎭臺司令長官井田少將至鹿兒島築營募兵五年三月爲大尉心得先是琉球漂民爲臺灣生蕃所虐殺琉球屬鹿兒島縣其王訴事於縣廳少佐聞之欲治其罪由熊本鎭將有所建議六年二月從副島全權公使如清國公使與清國諸大臣會問臺灣蕃地版圖之事公使歸朝少佐與海軍大尉兒玉利邦等以福建商張某爲鄕導航臺灣由蘇澳港入北部

會諸酋長悉得其情去入南部七年一月至上海乘春日艦歷觀寧波厦門廣東等諸處與海軍出仕水野遵由澎湖再至臺灣南部瑯嶠等熟蕃常被生蕃害結怨相仇視久圖報復而未能也聞日本官人至出而迎之致慇懃職員陳國信鄭榮春致書請征生蕃乃諭我政府意而去復入北部至臺灣府留英國領事館三日將發領事餞之聞彰化縣土寇起一境騷然爲憂前路梗塞請附護兵及譯官辭之至彰化縣支那官軍四千加福建援兵千四百以討之問土人以賊所在曰廖有霧是也乃往觀其狀酋長林某款迎因問賊由何

起官軍向何地林某未答有一人來出示檄文且訴冤觀於其邑肩銃槍者東西旁午聞之官懸賞金購林某頭蓋林某爲賊魁而廖有霧鯉魚潭爲賊淵藪云六月王師征蕃分石門竹社風港三道而進少佐從谷少將自風港入土蕃支路一擊破之其明會諸軍於牡丹社掃攘醜類隣近諸蕃多送款會清國政府反前言謂我擅伐其境土而將問干戈事甚亟矣少佐帶西鄉都督命歸朝七月復如清國傳命於柳原公使既而大久保辨理大臣至與清國政府論臺灣事遂定購金撤兵約大臣與少佐發北京至臺灣命諸軍撤歸十月

遷中佐。八年一月。賜金七十圓。十二月。從黑田全權辨理大臣。如朝鮮。至江華島。一日。與海軍士官二人。乘小濵船。泝漢江。赴京城。測水深淺。阻泳不能進。復沿流而下。漢江險惡。船忽㨿暗礁。幾覆。百方操持。待潮至而後得去。二月。大臣會朝鮮宰執。議使事。約成。三月。從歸朝。賜金百圓。十月二十四日。熊本縣士作亂。聞命馳至。則賊已平。而聞久留米福岡佐賀或將有變。乃提二中隊赴之。皆無事。是月。爲熊本鎭臺參謀長。十年二月。鹿兒島賊圍熊本。戰於藤崎。傷胸。四月。擊健軍原賊。再傷。九月。會諸道官軍。剿賊於鹿兒島。十一月。召至東

京。叙勳三等。賜旭日中綬章。及年金三百六十圓。又以從征蕃之役。賜從軍牌。十一年十一月。進大佐。十二月。爲近衞參謀長。

小川陸軍少佐

少佐名長利。小川氏。稱又次。小倉人。世仕故藩主小笠原氏。少游江戶。從江川某。學西洋步操者三年。又就藩士上田不白。研磨武技。小笠原氏與毛利氏構兵也。少佐在行伍。常冒矢石。進前後數十戰。而小倉之役尤力云。明治元年。應徵宿衞京師。後爲大阪兵學寮生徒。業成。任陸軍少尉。遷中尉。隸鎭西鎭臺。（後改熊本鎭臺）赴鹿兒島營。六年四月。進大尉。十一月七日夜。營火。輿論謂兇徒所爲也。在營士官皆私解職去。大尉抗論切責之。衆怒囂囂。禍將不測。而執正不屈。七年。臺灣之

役。屬督府參謀部。航至琅璃。從谷少將。擊里乃社。入牡丹社。掃蕩賊巢。時屬盛夏。炎瘴大起。軍士多病。大尉亦罹弛張熱。事平而還。九年。復隸熊本鎭臺。攝步兵第十三聯隊第三大隊長。十月二十四日夜。縣士謀凶暴。事出不意。大尉急提部兵。自下馬橋。進使前衞扼南慶度二阪。賊已奪山砲二門。自慶度阪上下射。我兵疾擊殪數人。後衞攻砲兵營。賊亦奪山砲抗鬭。互有殺傷。乃進本隊於鎭臺。而赴救種田少將旅館。不及。轉擊步兵營賊。賊狼狽奔竄。又殺數人。追至藤崎。天明。所在殲擊。遂歸平定。十年二月。熊本之役。率部下。備城西面。

自藤崎至漆畑賊大衆下花岡山急傳城勢如疾颷砲烟漲天銃丸雨地大尉被三丸所騎馬亦中二丸人馬傷皆淺叱咤奮鬪賊遂退藤崎西對段山屬城後門地不甚險易於攻而難於守賊盡力來攻無日無戰久之聞衝背軍在近隊將奥少佐將潰圍而出告急大尉護出之夜三更結束出伏守線外曉未辨色賊之夜哨將撤跟而徐行及賊營已近急擊破之出奥少佐兵返擊驅賊奪糧千苞熊本圍解以功進少佐攻健軍原賊壘戰酣飛丸觸腹氣急昏眩退養於水前寺村已癒破濱町賊進入豐後轉戰重岡臼杵之間多拔賊壘

其攻市濱右翼失機不戰中軍獨當賊自朝過午死傷頗多越屍裏創奮鬪賊辟易而退戰止卸服右肩及左脚有丸痕二焉賊之脫可愛岳也追至鹿兒島攻夷之論功叙勳四等賜旭日小綬章及年金百八十圓又以從臺灣之役賜從軍牌以旌之十一年十二月爲參謀本部管西局員

明治十二年二月八日版權免許
同　十四年四月　出版

著者兼出版人　福岡縣士族　吉雄敦
東京土手三番町廿四番地

發兌書林　稻田佐吉
東京三十間堀貳丁目四番地

印刷　稻田活版所
同元數寄屋町四丁目二番地

賣捌書肆

清國上海新北門外興聖街　周虎臣老舗
同　廣東省城雙門底下　文選樓老舗
同　所　金谷園老舗
日本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柳原喜兵衛
同　大坂心齋橋南久寶寺町　前川善兵衛
同　東京日本橋通壹丁目　北畠茂兵衛
同　東京芝太神宮前　山中市兵衛
同　東京銀座貳丁目　山中孝之助
同　東京木挽町壹丁目　詩文詳解本店　成章社
同　東京日本橋通二丁目　稻田佐兵衛

楢崎隆存 著

明治史傳

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大阪赤志忠雅堂鉛排本

據明治十年（一八七七）
大阪赤志忠雅堂鉛排本影印

明治史傳第一集

卷中人名目錄

自序

太古邈矣。不可知也。迨神武帝之卽位。東走西奔。千辛萬苦。漸而一定天下。令安堵衆庶也。則謂之　王政也。以來國體或爲郡縣。或爲封縣。政權或落相家。或歸將門。一治一亂一隆一替。其變遷沿革。不一而足也。中世迨德川氏之爲大將軍。置諸侯於江戶。制令嚴重。其威不啻超越于鎌倉府之諸將軍。擅政抑壓。終使　王室如落月晨星。則謂之幕政也。於是乎。勤　王憂國之徒。廢幕論議。彼生此起。無幾至慶應明治之際。大將軍辭職政權復歸　王室。諸侯爭奉還封土。爾後駸々乎進而不止。以至今日之隆。則謂之　王政復古也。其慶應明治際。勤　王憂國之史。陸續以出。坊間大行。然如其史。一二卷若七八卷。不能使人容易看讀之。於是乎。予不敏編輯之史傳略記。以爲一小冊子。而欲使兒童知慶應明治際之變遷沿革矣。是亦余之勤　王之一分乎哉。因以爲序。

明治十年八月十六日午後第十一時。閣筆細雨涼然梧桐窓下。

楢崎隆存識

明治史傳第一集

狂花齋主人　楢崎隆存　著

三條實美

公諱實美贈右大臣實萬公長子也。夙慨嘆皇室之陵替。有挽回倒瀾之志。年二十三。任議奏。文久二年十二月。共姉小路公知奉勅而東下。使將軍擧革於政體也。其明年三月四日。勅以親兵及諸藩戍兵之在東者悉皆屬公。於是乎一時英雄。桂小五郎。眞木和泉。久坂義助之輩。皆參公之帷幕。威望日熾矣。朝廷此時下膺懲之詔。刻日將有親征之大擧也。其議忽變。使中川宮傳詔曰。三條實美等。信長人之詭激。剩矯勅旨以圖不頁親

征必非出叡慮也。因而停三條以下公卿十三人之參朝。同十八日。親兵千餘人。乘曉圍公之邸。其聚如風雨也。公率兵出以而欲蒞于關白而有所奏也。有詔責公而令屏居。公不從直入關白第。長人揚言將有所訴。柳原光愛尋曉諭之。長人猶不退。再三傳詔漸而令解兵。長人益田某。遂奉公及三條季知。東久世通禧。壬生基條。四條隆謌。錦小路頼德。澤宣嘉。到于妙法院宮。親兵從公有將西者。公揮而去之。從者多有亡命云。於是乎。下詔奪公以下七卿之官位。公經海路到于防州居數月。幕府下令拘留公及其他四卿於筑前太宰府。且命近藩使監之。慶應元年幕府遣小林甚六郎。令西海之諸藩曰。欲公以下五人取于筑前。諸藩宜以兵護送之。於是乎薩人不服。返逐小林。募諸方之浪士虎衛之。此時西鄉隆盛語人曰。我藩公之爲人。他日必昇關白職矣。或以美女進公。々卻之。又爲公設宴。々酣而欲作女舞。公急避席再不入也。其平生嚴正大概如此。三年十一月八日。勅復公等六人之官爵。同十二月八日。公歸于京師。明治元年正月。任副總裁議定。四年敍從一位。任太政大臣。先是任關東監察使左近衛大將。奉命至江戶。處分德川氏。使其龜之助繼宗室。且遷都於東京。以而四海至祝太平矣。其他東開蝦夷。西征台灣以來。致朝敵江藤前原之輩。而至討西鄉桐野篠原之徒。其功豈可不大乎。

岩倉具視

公諱具視。幼而穎悟。言語爽快。弱冠爲侍從。此時帝室衰微。供奉甚薄。一日有御詠。命筆硯於左右。々々不能供短冊。公不堪慨嘆。其夜潜敲有司代某之門。以通名刺。某大怪問公之來所以。公屏左右述以供奉欠乏之狀。某聞之感動則曰。欲之上申于幕府。其事不容易。因而某獻私金。不若聊以彌補之萬一也。遂奉若干金云。此時幕威甚猛。非公之慨奮安能得感動某乎哉。某於此始起尊王之志。後果有幕府之忌嫌。隱矣。安政戊午之春。閣老佐倉侯上京。以請互市開港之勅許。中山大納言等搢紳八十八人連署而沮之。公亦得參與焉。於此朝幕之間不相協和。動生紛紜。終至公武合体之說起。此時幕府請和宮降嫁者頻。公亦

至主張於合体之說。既而和宮雖東下、鎖港之事不成。攘夷之黨爭而攻之。朝廷爲納其議、譴責搢紳數輩。公亦坐之、被禁錮。尋有落飾之命。公於此薙髮而号友山、又号對岳。屛居洛北岩倉村者有日。大橋愼三。香川敬三。會感公之不凡。共與披心襟、贊成之。密爲公奔走東西。既而與西鄉。大久保。木戶。後藤。坂本。石川等之諸士得通謀焉。公又引玉松操者共議大計。此時中山。正親町。三條中御門之三氏。在朝周旋宮中。公亦在野倡諸藩勤王之士。於是乎復古之業。始得胚胎矣。慶應三年十月。德川氏奉還政權。

朝廷尋廢攝政關白及幕府。新置總裁議定參與。是皆出公之預所規畫也云。於是乎公被赦。勅拘復飾而拜參與。明治元年

四月。爲議定兼輔相。同二年七月爲大納言。同九月賜永世祿五千石。同三年十二月。爲勅使往鹿兒島、山口之二藩。諭島津毛利二氏而令上京。同四年七月任外務卿。十月遷右大臣。又爲特命全權大使。使于歐米各國。同六年九月歸朝復命。此時征韓論起。將用干戈於海外。公及大久保、木戶、伊藤諸君。爲之不可。其議扞格而不相合也。臺閣諸公爲之辭官者不少。於是乎。征韓之事止矣。少壯過激之徒。要公之退朝於喰違門。遮馬車而至傷公。

朝廷尋捕激徒悉處刑之。十月爲太政大臣之代理。同九年六月。隨駕往于奥羽。同十年一月。鹿兒島縣暴徒起。公居守東京大輔天職云。

木戶孝允

公諱孝允。山口縣人。始稱桂氏。世仕長門藩。慶應年間。岩倉公之屛居洛北岩倉村也。密議王政恢復之事。傍贊成之。明治元年始登朝爲徵士顧問。累遷參議。轉內閣顧問。叙從三位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先是四年十月。與大久保。伊藤。山口三氏。隨岩倉公。使于歐米各國。到處見其國主。接其官吏。視其風俗。察其政体。斟酌以而欲有所施設也。六年九月歸朝復命。可謂未曾有之大功也。公以天保四年癸己六月二十六日生。以明治十年丁丑五月二十八日薨于京師客舍。實年四十六也。戊辰以來。國事多難。公黽勉以而輔大政。至使衆庶安堵。況今日有鹿兒嶋之暴擧也。

公合瞑前一日。撫枕則曰。西鄉氏猶未可已乎哉。嗚呼此一言思國家之甚。足使人感泣矣。贈正二位。越四日。葬公于靈山之塋。送者如堵云。

西鄉隆盛

隆盛始稱吉之助。又号南洲。薩摩人也。天資超然。容貌亦魁偉。若一見之。則似向泰山者之狀。嘉永年間。主張勤王說。且依京師清水寺僧月照者。近于近衛公。共慨嘆王室之不振。與伊地知正治。海江田信義等。謀以而欲成事也。此時幕府命老中間部詮勝。所司代酒井忠義。使前內大臣三條實萬而削髮。又捕水戶之正議黨。及公卿家臣。及有志輩。春日仲襄。森寺常邦。伊丹倉人。賴

三樹三郎。梅田源次郎。其他近衛家之老女村岡等。皆被坐。如其隆盛。特雖幕之所注目。憚薩之威名。不能容易下逮捕手也。於此隆盛潜伴月照。將歸本貫也。筑前人平野次郎。僕十助者從之。隆盛漸而入薩。投某寺止宿。住持僧某有所畏懼。以告藩官。於此隆盛知藩策之復不可爲。與月照終爲投海之約。時十月十五日。夜將三更。急呼船泛海。月色皓然。千里如洗。預具酒食舟中環酌。快活不可言也。舟稍比到礒名地之東畔。月照小立船端詠和歌。隆盛亦出船表。少焉波上忽聞有聲。舟人愕然顧之。則隆盛既與月照投海。事出倉卒。無便救援。唯見雙屍相擁而浮波面耳。急使舟子舉之。月照既逝。隆盛獨得甦矣。於此藩憚其物議。使隆盛而流于

大島。隆盛再生之後。改名稱菊地源吾。後又改稱大島三左衛門。蓋隆盛坐事被竄大嶋。以第三回有此稱云。文久三年被救擢而得參與藩政。明治元年爲東征之參謀。降江戶城。而後從有栖川熾仁。到北越奏平定功。尋討北海道之賊。　朝廷爲雖擧參議。辭而不受之。明治二年六月二日。贊大政維新之隆業。攻東京城。出張北越軍事勉勵。竟有其功。以　敍感不斜賜賞典祿二千石。四年。敍正三位。任參議。六年遷陸軍大將。同十月。與木戶。大久保。伊藤等。以征韓論之不合。辭職歸鄉。尋雖辭賞典祿。　朝廷不許。故謀之鄉邑輩。設私學校。會生徒講習不倦。十年二月。有不平之煮。與桐野篠原等。起兵。取途於熊本。將東上不果。復依日隅二州。將豐後向四國。不知有何方向也。

僧月照

月照不知何處人。住京師淸水寺之法性院有年。性質溫雅。身雖在釋氏。深憂國家。先是以和歌蒙近衛公之愛。密有關係云。安政五年幕府有疑水戶、尾張、越前之三藩。尋命謹愼。　朝議將責問其狀。且使水戶齊昭參輔幕政。以而下　勅書于幕府。於此近衛公豫爲報知之水戶。命事於月照。々々乃謀之薩人西鄕隆盛。々々不肯。月照語稍將激。隆盛不得已諾之。既而月照到水戶果而不成。終歸江戶。因而托公之書於海江田氏。返之月照。而　勅書既以三日前發京師云。無幾與西鄕、海江田、伊知地之輩。深議

王事之不振。相共來往拮据頗力。於此幕府捕唱勤王者。悉皆坐之。月照物色最嚴。近衛公使之避于南部。月照謀之隆盛。々々與海江田議月照之橋。夜半竊出京而至大坂。以薩邸用人之周旋。一時潜匿某家。隆盛、武次來議曰。南部非潜匿地。宜薩以而容身。於此乘船到赤馬關。宿白石正一郎之宅。白石固唱勤王。其月照來也。一夕頗談慷慨云。隆盛爲占月照潜匿地。發馬關直赴薩。又武次托月照於同藩人北條右門而歸薩。於此北條送月照到筑前博多。北條固以脫藩人直不得入其國。復使月照托筑前人平野次郎。々々乃攜月照及僕十助。將發筑前。白石氏急書來致。捕丁搜索頗密。以故急行到薩之米津。將入城下。路梗不通。退而

到野間關。々殊戒嚴。月照變名唱醍醐三寶院使僧。靜溪院鏡水房。次郎以惣髮佯爲山伏。唱作僧胎岳院雲外房。關吏等怪其服之不適。不容易許之通行。因而卻關麗舟。到阿久根。漸而得達薩之城下。此時福岡捕官入薩探索。月照潛投某寺。寺僧不許止宿。時十月十五日將夜半。隆盛旅裝而來。月照、次郎出迎接。隆盛不發一語。顏色暗然。月照立顧次郎曰。煑茶來。次郎起而入廚。隆盛曰。參政有諭旨。使師兄避日州。月照曰。日州吾死亡之地。不欲受幕戮。故奔走至此。今也事既迫矣。托余之頭顱子之一劍。苟得死同志之手。毫無遺憾。隆盛不堪悲憤。遂爲投海之約。會次郎攜瓶來出。隆盛陽言。發程宜速。急呼僕十助共乘船。時方望。波上月

光千里朗然。絕景不可言也。隆盛則曰。今夕之宴不可涉悽愴。唯宜快活披襟以相慰也。四人對酌逸興頗酣。舟稍南向。月照起出船表。仰月小立。執黑斗詠和歌。以而示隆盛。々々一見不復可否。徐納之懷。暫少焉隆盛亦出船表。月照亦續出。共指近嶋眺望談話。次郎及十助更不省視。忽聞水上有聲。驚見之則。月照既與隆盛投海。急擧之船端。魂氣既去。奄乎無聲援之應。次郎等百方護持。隆盛漸而再生。月照終不回云噫矣。明治七年壬戌十月望。以月照十七年之辰忌。舊僕十助爲謁其墓赴薩。宿田原某家。某家月照之所嘗宿也。其明日引逆旅主人。尋其墓不得。忽有一小蛇。蜿蜒以而似欲嚮導者之狀。因而隨其蛇之所向。果而有月照墓

云。嗚呼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隆盛賦亡友月照十七回忌之詩曰。

相約投淵無後先。豈圖波上再生緣。回頭十有餘年夢。空隔幽明哭墓前。

有栖川熾仁

爲之

仁孝天皇猶子。卽是一品幟仁親王子也。以天保七年生。稱二品太宰帥宮。天資英敏容貌甚溫和。丁卯十二月任總裁。翼贊復古之盛業也。戊辰二月拜親征大總督。率兵東下。於是乎親王上出師表。進于東海道。薩、長、因、備、兵從之。同四月入江戶城。建大總督府。三條大納言尋至江戶。爲關東大監察使。相共鎭撫府下。綏定

東北。此時幕之遺臣等。編制彰義之一隊。擁輪王寺宮。據于東台。通聲援於東北諸藩。到騷擾府下。親王數召輪王寺宮。不來。於此手討伐之議終決定矣。大村益次郎。爲軍務長。西鄉隆盛。廣澤兵助等爲參謀。薩、因、肥後之兵。自湯島進。長州。筑後。大村。佐土原。自本鄉進。其他備前、筑前、尾、紀之諸藩。各有所向云。五月十五日黎曉進擊東台。賊兵排門衝突。官軍退于廣小路。會大風雨潦水至沒脛。官軍乘風雨奮擊。砲聲如雷喚聲動地。於此乎賊兵或死或逃。輪王寺宮亦脫走于奧羽。於此東台一日而平。官兵勢益振。尋改大總督稱江戶鎭臺。七月親王歸京。後賞其功賜三百石。辛未七月福岡藩有犯規之事。免黑田父子之官。於此　詔親王以任

福岡知事。漸而藩內物情穩矣。無幾親王歸京奏請。八年爲議官。
十年二月爲鹿兒島征討之總督。同四月七日　勅委任九州地
方國事犯、賊徒所刑之事也。

北島秀朝

秀朝幼名千太郎。又稱時之助。下野國那須郡武茂驛人也。世仕
水戶藩。父名智貞。秀朝其二男也。慶應元年辭藩籍專唱尊攘。而
時未至。因而欲開拓蝦夷地。三年丁卯四月始入蝦夷。同十月上
京。結交薩長士。謀大政挽回之事云。先是訪岩倉公之屏居。共欲
有所爲也。玉松操等亦會之。操私草變革之議曰。維新之爲業也。
宜以而做　神武之創業也。又曰宜廢門閥沉徵人才也。又曰大

臣公卿等。宜廢涅齒粉面之弊習也。又曰宜先簡職制漸而密章
程也。又曰宜廢關白以下之職更置總裁。議定。參與之三職也。已
上之事秀朝半關係之云。明治元年正月。岩倉公子具定。爲東山
道鎭撫總督而發京師。秀朝則爲大監察。赴于江濃二國。三月總
督進至武州浦和。此時浮浪無賴之徒。劫豪農富商甚之。則至燒
家放火。其慘苦不忍見也。於此秀朝率督府命上京。陳述東國之
形勢。奏不日發大軍以而討東北賊。同五月秀朝發京師歸江戶。
於此江戶始置鎭臺。三條大納言將之。秀朝尋任鎭臺府判事。此
時布羅兵於府內捕獲盜賊。又江藤新平。土方久元等。改兩町奉
行所。置市政裁判所。聽訟斷獄。漸而設人民保護之方法云。十月

轉東京府判事。此時府下無產之徒。迫飢餓者多雜。秀朝謀之大
木喬任等。建議小金原開墾之事。同二年五月設開墾局。以秀朝
爲知事。同十月賜賞典祿百石。同十一月任東京府大參事。四年
八月被免本官。命御用滯在。五年爲和歌山縣之權令。尋爲縣
六年九月以病辭官。七年四月爲佐賀縣令。九年六
令。十年二月關于鹿兒島征討之事。有
素好鎖港之說。遊其北地也。會與外
丁卯之冬上京見岩倉公。具述其
夷之舊說。將厚於外交大行經
其先見足感動世人矣。

桐野利秋

利秋前名。稱中村半次郎。薩摩
冬。於闕下。擊會津兵。而與德川
出張一番隊長。連日大戰。尋爲東征
竟以其勇。爵昇正五位。任陸軍少將。一
不再出京。私謀之西鄉隆盛。編制私隊。誇自已
兵云。

篠原國幹

國幹薩摩人也。其爲人也。溫良篤實而深沉膽勇。無一不達于軍
略兵學。比之長人。桐野爲高杉晋作。篠原爲久坂義助。吉田松陰

為西鄉。又不宜哉。隆盛之至談機密也。必與國幹共之。如其桐野村田。非既決之後。不能知之。隆盛出門必訪國幹。被其任用于隆盛如此。抑篠原之御兵尤慣熟。破其敵之正面甚得奇妙矣。丁卯伏見之役。追德川氏。戊辰上野之戰。討彰義隊。皆是國幹之大功也。後拜陸軍少將。而為近衛兵長官。明治五年西鄉等辭職而去。桐野亦去。種田少將謂人則曰。陸軍士官各雖去。國幹在焉。豈足憂乎。談論未止忽去。其國幹之被信于人斯乎可見。

明治史傳第一集終

明治十年八月廿日出版御届
同年九月　出版發兌

定價十錢

編輯人　大阪府平民　楢崎隆存　第六大區三小區十番上福島村八百廿番地住

出版人　同府平民　赤志忠七　第一大區八小區本町四丁目廿三番地住

明治史傳第二集

卷中人名目錄

卷中人名終

明治史傳第二集

谷干城

狂花齋主人　楢崎隆存　著

君初稱守部。谷重遠五世孫也。重遠號泰山。且通于皇學。世爲土佐國長岡郡八幡村八幡神社之祠官。既而至于重遠。以儒初應于高知藩聘。重遠之子。曰垣守。好詠和歌。其子曰丹內北溪。學識才藝。通曉于吏務。擧爲大監察。大得一洗舊弊改革藩政也。丹內之子。曰萬六。其子曰萬七。性頗好儒。別成一家。卽是君之父也。夫君之爲人也。深沉豪毅。幼而善斷。其未弱冠。來于江戶。入安井息軒之門。息軒知爲卓犖之資。殊愛之云。君辭之而歸。既爲小監察。且依藩命。游歷諸州。察其動靜。委曲報之。本藩執政。直言極諫。一而無不至也。明治七年三月。江藤新平之生亂也。君幸而在熊本。幾以常備兵二聯隊。令向于佐賀。自率大兵。護肥後城。傍觀似欲爲一樂戰者之狀。君於是乎。從容語縣令安岡氏曰。僕也。用此臺兵。擊佐賀之逆徒。則。一擧而可拔矣。然今也。棄城遠出則。臺下之士族忽起。奪城必矣。豈可不用心乎哉。故知九州之治亂。在此一城之棄不棄矣。安岡氏大感其語云。抑亦熊本籠城之戰畧。始知非今日之發明也。其來也遠矣哉。同七月。有征臺之役。君與赤松海軍少將。共拜參軍。西征蠻夷。以輔西鄕中將。奏其偉功。是亦人之所能知也。後解官而在東京。無幾種田少將遇神風黨之害。

朝廷再拜君爲熊本鎭臺司令長官。明治十年二月。鹿兒島之賊率兵取道熊本。將東上也。賊更張氣勢。攻擊甚急。君於此乎。與縣令富岡氏。共謀入城固守。孤軍雖受重圍。極方不敢挫折。五十餘日之閒。以銃若砲拒戰。終至使賊敗走也。可謂今日未曾有之大功矣。毛詩曰。赳々武夫。公侯干城。嗚呼此一言夫謂若乎

樺山資紀

君薩摩人也。本姓橋口氏。幼而爲樺山氏被養。沉勇善斷。御兵如神。兄弟有三人。其伯稱橋口與市。今現爲檢事。仲謂橋口傳三。往年死于伏見寺田屋之難。其季卽君也。戊辰之役。爲鹿兒島藩兵四番隊之長。向奧之白川。與賊奮戰。不日陷之。凱旋以歸于藩。

此時西鄕隆盛。爲大參事。將改革其藩政也。距其鹿兒島十里餘而。有加世田村。多爲鄕士之居。其士黨結盟。到不來改革之命。西鄕於此乎。以君爲加世田之地頭。漸而得說論其不平矣。後任陸軍少佐。爲鎭臺長。護鹿兒島也。明治七年。西征臺灣。最有其功。歸朝之後。拜中佐。同十月。收熊本餘黨。無幾振旅而東歸。明治十年二月。賊之來于熊本也。共谷氏入城。五旬之閒。深壘固軍。防戰甚力矣。賊於是乎。策盡乃解圍而南走。先是隆盛之起事也。則謂人曰。以樺山氏爲吾爾將。熊本城可一朝而陷矣。則以書遣使。贈之樺山。々々忿然大怒曰。隆盛今日非役身也。猥率兵欲闖入吾管下。果是何事。所謂暴人也。逆人也。若又不可吾言以入于熊本。則吾必拒擊之。此書一々不足論也。請歸以報于隆盛。使者唯々退。嗚呼君之豪邁勇猛。實堪嘆嗟矣。

國澤氏

國澤氏。谷干城君之妻也。薩賊之來肥境也。從君入城。常曰。生則共生矣。死則共死矣。於是乎。與君共艱苦。其勵兵其下令。猶男子之所爲也。可謂婦女之一丈夫矣。噫矣。

大西定道

定道。岡山縣人也。幼而有節。一日讀赤穗四十七士傳。至矢頭右衞門之記。不覺潸然。其明年自奮入于陸軍敎導團。進爲士官生徒。無幾拜少尉。爵昇正八位。其爲人也。長于技術。達于數學。傍得

究理學之書。於此乎。爲士官學校之敎員。講餘暇入日。放其銃砲。執其器械。必由理矣。又曰。御兵也。苟有失慮則。腕力應有害人身。故自脩自誡。宜制收蕩而謹酒色矣。美哉言也。今茲西南之役。沒于植木戰云。嗚呼哀哉。

青方謙造

謙造。陸軍少尉試補也。今茲舟底村之戰。被重傷。入于長崎病院。治療有日。三月某日。沒于病狀。噫矣。合瞑前賦一絕曰。獻萬精兵敵王愾。微軀亦是揮鞭先。一朝縱作黃泉客。魂魄猶臻薩海邊。三復以可知其情也。

由此文在

文在。警視小隊長三等大警部也。陣其八代也。日向人。村田正宜。率五百餘人。侵晨。將攀官軍。此日曉霧濛々。咫尺不可辨也。正宜等。大喝一聲。急近官軍。揮刀縱橫亂擊。官軍防以應之。於是乎。文在。挺身躍而入賊陣。斃小賊二名。直欲斬賊將正宜也。文在之劍。四五寸忽折。故不得止。乘正宜之上。終捕獲之。賊欲救正宜不得。自相蹂躪。狼狽而退。此時賊之死者。四十余人。官軍死傷亦與之同。嗚呼。由比氏之多力。實堪驚人也。

川路利良

君名利良。初稱正之進。鹿兒島藩卒族某之長子也。幼而英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父母深愛之。學劍讀書之事。不日而進。人亦重

之。伍其衆士。更無侮其倜儻者。無幾藩侯爲江戸行。見西洋式銃隊練兵。心深悅之。急徵藩臣之子弟。至使習練之。於是乎。拔君爲學兵隊長。君始得聞西說。讀洋書也。既而先于戊辰事。君共父子。列于士族。爲卒族大隊長。奥羽之役。戰功一々。不追擧之。就中於新潟長岡會津之三藩。尤有其功云。明治二年。爲藩之兵器奉行。同四年徵。爲東京府大屬。無幾轉于權典事。尋爲典事。同五年再轉。爲邏卒長。尋叙正七位。又轉任于警保助。兼大警視。同年冬。叙從六位。負往于歐米各國。學邏兵規律與人民保護之方法。歸朝之後。以其規律方法。始施之東京府下。有功歷階昇正五位。兼任陸軍少將。可謂希世之人也。先是官軍之襲御船賊也。川路少將。自背後出。山田少將。自正面向于斜面。高島少將。衝右側出左側。千策萬籌。三面夾擊。賊固胸壁。雖拒守之。官軍之發手。賊軍之步手。賊棄壘潰走。於是乎。御船忽陷。君及山田氏。合兵共進。取砂田山砥川。而襲木山之背後云。此日御船賊兵。凡二十五小隊。器械彈藥甚少矣。或曰。此計全出于君之意中也。

大山綱良

綱良薩摩人也。初稱格之助。以剛毅聞。好練達于劍法。大究其妙。文久之際。隨島津氏入京師也。同藩之士。有馬新七。橋口傳藏。橋口壯助。田中謙助。柴山愛次郎。森岡新五左衛門。弟子丸龍助之輩。與田中河内助。平野次郎。眞木和泉守。小河彌右衛門。富田

次郎。安積五郎。海賀宮門等。共謀復古之偉業。終脫大坂藩邸。伏水之客舍。將襲京師也。急報來告。島津氏既知其擧之不可爲。則遣綱良於伏水。欲加之說諭。有馬等不可。島津氏大怒。而斬獲之。道島三郎兵衛。與有馬等。決鬪死之。綱良纔被淺傷耳。於是乎。世人始知綱良之名云。明治之際爲九條道孝公之參謀。出張于奥羽。連戰連勝。果得奏平定之功。　朝廷爲賜八百石之恩賜。履藩之後。爵辱從五位。任縣之權令。尋爲縣令。以來苦論日薩隅之頑固輩。漸而至擴充開化之一分也。同十年二月。其縣下人會西鄉隆盛之起兵。　朝廷勅以柳原前光。使于鹿兒島。綱良送至神戸。柳原氏突然縛綱良。終奪其官位。檻送之東京。不知有何所以

也。或曰。客歲長人前原一誠之生亂也。有寄于鹿兒島之檄書。其書中。有綱良之印。據之見之則。隆盛謀反之企。於綱良亦爲有關係必矣。朝廷再以綱良。護送于九州臨時裁判所。至乃二等判事深糺彈之云。

能勢彌九郎

彌九郎。薩摩人也。性好擊劍。膽守有餘。軍人恃之。敵人畏之。在其鹿兒島也。殊蒙島津氏之寵云。維新以來。千鬪萬戰。到處無一不奏其功也。先是。官軍之入鹿兒島也。彌九郎。率四千人。據于鹿兒島西北之山。極方拒守。會我少將。往而攻之。蓋山之嶮峻。峯回路轉。僅可通人也。彌九郎。爲方陣外向。或有拔刀者。或有執槍者。或

有放銃者。或有運矛者。一時山之三面。出兵而前。於是乎。官軍與之拒戰。彌九郎。忽縱火於西田村。應之少焉。烟燄漲天。晦冥失路。賊乘勢益進。官軍狼狽至不得相救也。官軍立轉針路。引精兵來。發射大小砲。數千也。賊忽敗衂。於此乎。警視一隊。自其砲烟下。伺賊之虛。拔刀縱橫亂擊。賊亦驚駭。兵相蹈藉。彌九郎終爲之死矣。實是。明治十年五月四日也。或曰。彌九郎擊劍之徒。凡有二千人也。

永山彌一

彌一。薩摩人也。初號萬齋。以藩之茶道爲職。大山綱良亦。爲之同僚。彌一性好勇。終廢茶花之事。擊劍以誇己之功云。元治年間。長人暴擧襲京師也。與桐野利秋共上京。爲國盡力。戊辰之際。爲陸之四番隊監軍。數回之戰。無一不爲其功矣。其勇猛爲人也。必每進擊。裸體無刀。泰然立己軍之馬前。指兵蹈踊而向。或奪敵兵之所帶之刀。揮以當敵爲常矣。可謂近世之勇士也。當其白川初戰之日。銃丸中左腹。一旦退入于橫濱病院。無幾全愈。再赴于會津。迫降其賊。共其諸軍。歸于鹿兒島。幸遇隆盛之革藩政。立承敘佐之職。辛未之歲。朝廷爲任陸軍少佐。爲大隊長。既而辭職。後又爲陸軍少佐。兼開拓使大主典。赴于北海道。爲屯田兵之長。改名盛弘。一旦歸省。又復上京。此時隆盛以征韓論之不合。將歸縣之時。彌一不得已。同意共辭職而歸。於此乎。彌一別占居位。閑居獨

立。與私學校徒。更不通交。平然自娛焉。初隆盛之起兵也。桐野淵邊。逸見等來訪。談話移晷。終使彌一左袒于隆盛也。既而彌一爲賊之一大隊長。御船之戰。屠腹以終其命云。抑御船之爲戰也。官軍大擧。將發宇土。第一旅團爲高島少將。第二旅團爲山田少將。第三旅團爲川路少將也。川路向于上流。山田向于中流。高島向于下流。此時山川中佐。率一大隊。踰川尻。涉緑河。向于中瀨川路少將。自堅志田。八木中尉。自梅木。追田少將自權現山。三關少佐。自糸石口。丸田大砲隊。據于土田山。回守高島少將。嚮于吉田口。號令嚴肅。四面擊之。賊於此乎。首尾斷絕。自相蹂躪。不得共救矣。傷者死者。不知其數。可謂開戰以來大戰爭也。彌一既知其不可

逃。以刀刺腹死之。實是明治十年四月十二日也。先是彌一白川之戰。所受之彈丸。留于腹之內部。經日未全愈也。病院之醫。佐藤某。謂彌一曰。夫欲拔彈丸。則必宜剝皮剖肉而後拔其丸。而欲行之。先飲麻藥。以可忘己身也。彌一笑荅之曰。大丈夫之成治療。何用麻藥之爲。請宜剖肉而拔丸矣。彌一臥對瓶花。顏色少不變也。其勇猛。猶關羽之受華陀之療也。佐藤氏卷舌。嘆嗟久之。

村田慎八

慎八。薩摩人也。維新前。其縣下人。黑田某。與長人某。同心戮力以立廢幕論。終有其功云。明治之際。爲宮內省之大丞。此時　朝廷以大使派遣于歐米各國。慎八幸得隨之。大使歸朝之後。自請留

于歐州。而遊于英吉利。偶在瑞西之日。讀橫濱新聞。始知隆盛之意見與政府不合也。七年一月歸朝。同三月。有佐賀之變。人心恟々。慎八在東京者。纔二日。急成旅裝而歸。其夜語友人曰。僕之將西。隆盛頻以促其歸故。察隆盛九州之一頑固人。關係于佐賀動搖別欲爲一策也。請歸于國說諭隆盛矣。以來慎八不再出京。共隆盛。同其方向。蒙賊名者。噫矣。何事乎。

貴島清

清。薩摩人也。初稱宇太郎。住于鹿兒島南林寺之門前。有年于茲。城中之小童。喚清偏曰門前町人。清大惡焉。他日若得爲丈夫。必列于士族。心常念之。於是乎。習武讀書。孳々以力矣。戊辰之役。從軍赴于奧羽。日夜奮戰。終至奏其功矣。平定之後。爲一隊之長。雪往年之辱云。其改名也一日侍藩主之宴。請以宇太郎名換于清名。藩主酩酊不覺許之。宇太郎於是乎。向人唱拜改名。其舉動之拙。復堪可笑也。抑隆盛之據于人吉也。清率三千人。自日向而進。遂爲之援。是亦一時之勇士也。

小倉庄平

庄平。日州延岡人也。留學于英吉利者。二三年于茲。歸國之際。關係于佐賀之亂。一旦爲懲役。其期後拜爲大藏省之御雇。其人之不容易。是以可知也。忽聞隆盛之起事。潛脫東京。到于豐前。經豐後。而入鹿兒島。會于貴島氏之率兵。同心戮力。以抗官軍云。實是

明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也。

阿鶴

阿鶴。肥後國。人吉願成寺馬場村某女也。年既五十。性甚質朴。好詠國歌。故村人稱之曰歌鶴也。先是。薩賊之據于人吉也。雖挾路微徑。不許容易爲往來矣。然如阿鶴則。固是瑣々一婦子。何復足論也。賊於此乎。使阿鶴得往來于八代近傍矣。阿鶴憑恃之。私通事於官軍。賊既知之。日以繫之獄者。十余日。拷問百端。慘酷甚極。阿鶴。知身之不可容。一々白狀。叩頭伏罪云。五月二十九日。天之未曉。賊送阿鶴于山田河原。斬其首云。噫矣。阿鶴臨刑作絕命詞曰。聞說　天恩大。未嘗酬一分。妾自縱處斬。魂到九重雲。

福原和勝

和勝。山口縣人。沉勇好戰。既而拜陸軍大佐。今茲西南之役。大舉到于南關。與賊爲陣而向。和勝氏。令軍曰。死則死。此退者斬。言終跨馬運矛馳赴。賊望之奪氣。和勝氏。於此乎。大叫衝突。互相攻擊。響振山谷。此日官賊殺傷無算。和勝氏終爲之死矣。噫矣。

吉松秀

秀。高知縣人。戊辰東北之戰。其功最多。始仕陸軍。爲少佐。今茲西南之役。飛塵馳向于賊軍。忽爲一流丸。墮馬。急使從者驗之。以己之體。付于馬鞍。一聲叫以入于弾丸雨注之閒。東突西衝。終使賊退。於是乎。秀氏還營。泊焉逝矣。從者驗其屍。瘡痕凡二十餘。嗚呼可惜之至也。

三好重臣

重臣。山口縣人。性寬厚善御兵。其勇亦陪于人也。既而爵昇正五位。拜陸軍少將。尋爲大坂鎭臺之長。今茲薩賊之起事也。自爲開戰之先鋒而臨之。植木。山鹿。高瀬之戰。與士卒共爲勞苦。未經二旬。終使賊徒至于土崩瓦解。其功至矣盡矣。夫爲全國誠忠之一將。亦無妨也。噫矣。

追輯

西鄕隆盛斃死傳

隆盛之以本年二月起亂也。其黨凡一萬五千人。稱將向政府有尋問矣。乃告別於縣知事而發。第一軍篠原國幹。第二軍村田新八。第三軍池上四郎。第四軍桐野利秋。第五軍長山某。島津某等。分兵入肥後。以二十二日。開熊本城。與臺兵戰。終不能拔也。五月七日退據人吉城。官軍追擊。黨大狼狽矣。於是乎。糧食欠乏無所爲也。八月歸鹿兒島。集殘兵而復據城山。二十四日官軍大舉。襲其不意。進入于賊巢。未經三時間。隆盛竟斃于弾丸雨注之下。其他死者四十二人。又降官軍者二百餘人。於是乎。二十七旬之亂始平。初隆盛之盡力于王事也。以其功勞。朝遇隆渥。官至陸軍大將兼參議。位序正三位。國幹亦爲陸軍少將。利秋亦爲陸軍少將。共極人臣之榮。然隆盛以征韓論之不合。辭參議。與利秋等。退居田野。何貪祿位者。四年于茲。鹿兒島縣下。設私學校。養壯士者。數千人。至此派出校士。爲各區長。恃功代能。終謀反逆云。

明治史傳第二集終

明治史傳第三集

卷中人名目錄

已上

明治史傳第三集

狂花齋主人　楢崎隆存　編輯

東伏見宮嘉彰親王

孝格天皇猶子。卽是一品伏見親王之子也。爲人魁偉雄剛。自有護眞王之風。初爲仁和寺法王。居有年于玆。竊愛天步艱難。遂棄損瑜珈三昧。大日一乘之法。于朝于夕。講文練武。將有爲也。慶應四年。幕府之反。朝廷爲賜征東將軍之節刀。正月四日。逆之鳥羽口。錦旗金鞍。出其不意。犯矢石。凌流丸。遂至敗幕軍。可謂希世之大功也。後任兵部卿。尋爲少將軍。七年二月江藤島等。起亂于佐賀也。親王討平之。十年二月。西鄉等。起亂于鹿兒島也。親王親率一大隊。大敗賊軍。無幾臨其東京也。身不更戎服。足不脫戎屨。凜然而登朝奏事。看者無不嗟嘆焉。

大久保利通

公小字市藏。諱利通。薩摩人也。世仕鹿兒島藩。天資英敏。自有非凡才。早既顯脫。嶄然見頭角。及長剛毅果決。頗懷憂世之念。學涉和漢。傍通英語。癸亥八月十八日。長藩之兵退京師。而幕兵追其四境也。此時土佐人坂本龍馬。陰患薩長二藩之阻絶。而來其邸。屢說公及西鄉。又赴長邸。說木戸氏。公遂容其說。藩長之和。於是始成矣。慶應三年。公提西鄉。往長州。通謀議。共入京師。此時迫德

川慶喜推還政權而太政復古。公徵爲參與。戊辰正月之變起也。官軍討敗賊軍。公尋建言遷都之議。其畧曰。伏惟。王師大捷。賊魁東走。而列藩之嚮背未定。外國之交誼未盡。當此時也。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恭惟。中古以來。我之 皇帝。垂簾拱手。足未嘗踏地。九重深奥。近于 御座者。不過公卿數人。可謂堵前千里也。夫敬上愛下。則人倫之大道也。雖然推尊失道。則乖戻于天理。隔絶於上下。是古今之通弊也。請着破俗論。不飾邊幅。簡易輕便以從事之。蓋平安也者。地勢狭隘。而不足廓於聖謨矣。是以今又將遷都於大坂。蘆革百弊。伏冀聖明裁斷焉。表入。 朝議嘉納之。遂奉鑾輿于浪華。後以東京爲 皇城。蓋基此議也云。明治二年

七月任參議。同九月賞復古之功臣。賜公於祿千八百石。而叙從三位。公卽上表辭賞典祿。 朝廷不聽。因献之勸業寮。三年隨岩倉大納言。赴鹿兒島。使島津老侯而上京。又共西鄉木戸二氏。赴高知。携板垣而至。蓋廢藩之議。於是始成矣。四年六月。有顯官任免。公進任大藏卿。尋以全權大使。至歐米各國。木戸。伊藤。山口之三士。爲之副也。五年公共伊藤副使歸朝。建議條約改正之事。再航海赴歐洲。六年歸朝。復任參議。此時征韓之論殆決矣。公乃同岩倉。木戸。伊藤等。非斥此議。於此西鄉等諸士皆罷。既而大欲皇張內治也。新置內務之一省。公爲之長官。七年有佐賀之亂。公率兵討平之。公之將歸自佐賀也。會臺灣征討之事起。尋至與清國

生葛藤。公卽以特命全權。辨理大臣。遂航西與清國政府。議蕃地所屬之事凡七回。一旦和忽破。公方促歸裝也。會英國公使威偽氏。調理之。漸而和終成矣。於是與清國立辨法文據三條。爲五十萬元自該政府可辨償之約。而公之歸朝。取路臺灣。値西鄉從道而歸。至其東京之日。大臣等迎之。都下人民揭國旗祝之。此時木戸。板垣等皆歸休內閣之際。自然似隔離者之狀。一紳士深憂之。周旋奔走。遂會公及木戸。伊藤。板垣等于大坂。而議後來施治之方向。其來于東京。木戸板垣二氏。再爲參議。共奉政體之命。乃八年四月十八日之聖詔。蓋胚胎于茲云。九年四月車駕幸于公邸。世擧榮之。六月巡回于奥羽。一月餘而歸京。十年二月。有鹿兒島

之警報也。公速赴于京師。參征討之機務。

天皇一日。徵公及木戸顧問。而賜 御盃。既而賊勢日衰微矣。八月二日。歸于東京。夫如公也。則爲夫諸氏之一論一議。不思樂損之而去。天下之重。自以任焉如此。今也木戸氏逝矣。板垣氏退矣西鄉氏亡矣。抑公也者。自明治初年。至今日。在內閣參樞機。夜白勤勞。立之勳功。不一可謂明治之股肱。國家之柱石也。噫矣。

板垣退助

退助土佐人也。性高尚大度。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安政以降。佑故容堂公。而勤 皇事。遂至泰成中興之業。明治元年。爲軍事參謀。總率三軍。赴于奥羽。拔賊屈若松城。至降松平容保父子。後任參

議。叙正四位。及元老院之成。任一等議官。此時以民撰議院之議不容。卽解職而罷。十年三月。與同志轟結社淳々教導頑固。以終天年云。

江藤新平

新平佐賀人也。又稱春佳。鍋島閑叟公之愛臣。佐賀三平之一個也。性潤達。頗有豪氣。學最精律。其維新前。與柴山文平等。同憂藩府之事。奔走東西。竟至奏中興之功業。明治己降。歷諸官。昇參議。擢爲司法之卿。奉　勅撰定新律綱領六卷。可謂古今編輯之大功也。七年以征韓論之不容。解職而歸國。此時佐賀縣士族。朝倉尙武等。至東京。忽左祖之。還謀之同志。而應之者數十人。遂請新

平之西行。新平欣然從之。遽歸于本國。爲之魁首。又副島義高。村山長榮等。別樹黨曰憂國。島義勇亦辭官。鞅々不樂。途問西陸之動靜。以謂可投此機會。逞我素志也。乃與其弟。俱赴長崎。新平曰。今君與予同心戮力。則天下之事可成就矣。遂決策從之。時黨與分爲二。一曰征韓。一曰憂國。義勇爲之魁首。於是黨與益振。蓄器械。峙糧食。略官邸民舍。截斷電線。召募兵員。縣下大擾。於是參議大久保。督軍乃與諸將議。三道並攻。三月二日事平。同三日。大逮捕賊徒。四月十三日。新平等被斬。終梟之云。先是。新平之在佐賀也。指揮諸軍曰。我胸中既有成算。公等其安之。既而兵敗勢屈。乃又曰。吾今欲赴薩摩。請西鄉氏之救援。衆皆不伏。新平遂奪船往薩。縱西鄉氏吐露心情。西鄉氏却之。新平去。至日向。僦舟。發戶浦。遂着伊豫。潛跡涉山谷。歷數十日。入土佐。於是縣吏捕之甲浦云。于今天下慨嘆其意之不盡。噫矣。

榎本武揚

武揚。舊名鎌二郎。姓源氏。江戶人也。後爲靜岡縣之貫族。幼而俊爽。性以武聞。嘗承德川氏之旨。航于和蘭。學海軍者。有年于茲。遂成業終事。既而歸。尋爲海軍總裁。慶應四年。德川慶喜之奉還太政也。忽企謀反。東走。屢抗官軍。後請罪於轅門。漸而江戶定。明治元年。八月廿日。武揚等共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等。奉永井玄蕃。率開陽。回天。蟠龍。神速。千代田形。長崎。長鯨。大江。鳳凰之九艘。將

鎮定北國。遁走于　朝廷。竊脫品川海而走。奧。德川氏急以飛船追之不及。卽具狀于　朝廷。々々大怒。擬武揚等以海盜之名。布告之外國公使。嚴禁其交通。又令天下毋予糧食。二十三日。回陽以下九艘。値颶各處離散。而開陽損檣失柁。後經三日。着于仙臺東名濱。於是乎。武揚據函館五稜郭。而抗官軍。連戰善拒。後數月兵氣大撓。加之壯士亦多死。此時官軍入中山良三往見。諭武揚以順逆。不聽。武揚卽取己之所飜弄之萬國海律全書二卷。屬良三曰。此書也者。我嘗學兵於歐洲。乃錄其所聞見也。附以報君厚志。苟有裨　皇國。則死亦不朽也。良三亦謝之曰。本邦無二之寶書。惜其歸烏有。厚見寄贈。深荷其厚志。他日譯述。遍施行于天下。

因賜五樽酒。無幾武揚將自盡也。官軍人。田島某往復說後更就
薩摩人黑田清隆降。在禁固者數年。 詔宥其死。後擢爲海軍中
將。兼在魯京特命全權公使。在其魯國也。持節守義。未曾辱其命。
孳々是力。可謂明治之偉臣也。

島津久光

久光薩摩人也。舊稱和泉守。後改三郎。故薩摩大守齊彬卿之子
也。性尙嚴肅。意篤忠義。且以文武聞。嘉永以降。慨嘆 皇威之不
振。夙夜精勵。大圖恢復。於此天下靡然。欽慕公如父母也。維新之
際。立中興之業。其功昭々。似無出公之右者。此時 朝廷遣勅使
于本國。慰公數回。後叙從二位。在于內閣。七年拜左大臣。八年請

骸骨。歸臨于故山。十年當隆盛之起亂。 朝廷使柳原前光抵鹿
兒島。公拂第迎謁。前光宣詔曰。逆徒亂入于熊本。蔑如 朝憲。抗
敵官軍。及悖亂之擧動。 朕既布征討之令。以有栖川熾仁爲總
督。命進發矣。汝久光實是國之元功。 朕素所信重也。今特遣使。
諭 朕之旨。其能致爾誠意。久光謹奉旨焉。同九月。隆盛斃于城
山。亂始平。近聞公病起。將赴東京具狀其事云。噫矣。實是中世以
降。忠節之老臣也。

伊藤博文

公小字俊助。諱博文。山口縣人也。世任長門藩。幼而俊達。與群兒
殊。道長聰慧超象。學通漢歐。兼善英語文。久年間。航于英國。後復

赴于米國。於其維新之際。徵公爲參議。又同寺島宗則。井關盛艮
等諸氏。掌外國之事務。此時攘夷之論。尙未熄矣。激徒屢起。動釀
成非常之國難。於此乎公察內外之時勢。且彌縫其間。而絕其生
禍亂之萌芽於未前。而得其宜。可謂公之措置至矣也。既而公爲
兵庫縣令。此時公專主張廢藩立縣之議。以故縉紳社會。目之稱
兵庫論。無幾 廟議一致。遂更革天下之大勢。至確立後來施政
之目途。先是斥此議之輩。終服公之卓論云。既而公任大藏少輔。
累遷工部大輔。此時有鐵道開設之議。時入多非之。公不顧物議。
鋭意成功。世擧稱其便云。 朝廷嘉以若干金。賜公賞之。明治四
年。以岩倉公爲特命全權大使。航于海外。公共大久保。木戶。山口

之三士。爲之副。既而赴于米國。公爲總代。以英語說使節之所以
至。與日本開化之景況曰。我儕受
天皇陛下之命。所以使于同盟各國。全雖爲得國民權理。與其利
益。實在求互識其事情。共親爾後之交際也。抑如我之 帝國。則
諸學術之進步甚速。而人心之開化亦速矣。數千年間。君主獨裁。
人民不知有自由之權理。及其諸學術之開化。則始知自由之爲
何事。雖未能研究其原由。然於文明國所經驗之記錄爲師。智力
以施之實際。爲目途。則雖隔萬里之國。今日航之相互往來。在希
望通商之盛大。就中如貴國。則尙一層期盛大焉。況亦國旗點中
央之赤丸。早既可不做封蠟之看。自今以後。如彼大陽。宜爲所經

歷諭國之徽章矣。其辨爽快。四座無不驚嘆之者云。其翌年。公共大久保氏歸朝。出條約改正案。暫而再赴歐洲。巡回各國。六年九月歸朝。此時西郷板垣等諸氏。主張征韓論。議將決也。公乃共岩倉木戸大久保等。辨爭其非。西郷等同時皆罷。於此公與大久保木戸等。合志戮力經營國事。頗有其功矣。公此時任參議工部卿。叙正四位。米國新聞稱之曰。今度日本政府之爲改革。頗穩當。而至矣盡矣。殆如公。則可謂一周世界。新耳目之人也。七年四月。征台之事起也。大久保氏奉命赴于支那。公兼理内務卿之事務焉。先是地方官會議之起也。朝廷以公將爲議長。職依支那之役廢止矣。九年八月。與羽巡幸之後。共太政大臣諸參議。自陸羽至北

海地方。察其風俗而歸京。夫公也者。以不關係于維新際。如他諸士。雖不受夥多之賞典等。自入其内閣。威望日新月盛矣。世推重公。爲廟堂之柱石。亦宜矣哉。

黒田清隆

君薩摩人也。性倜儻英爽。且有文雅。世以淸廉骨鯁稱之。戊辰以來。奔走國事。奏其功。一々不可算也。後任開拓使長官。兼陸軍中將。遠入其蝦夷也。涉山野之險。經島嶼之難。鄕導其路。開拓其地。漸々至布開化之恩波焉。客歳使于朝鮮。明辨以破鷄林之頑固。高論以立神州之文明。千秋萬古。設規則結約定而歸朝。本年隨于柳原勅使。赴于鹿兒島。收陸海軍之兵器彈藥。解中原等之捕縛。再陪官艦。自長崎負察賊之形況。獻狙擊之策。等可謂神妙之至也。乃以三月十五日。拜參軍。親率兵上陸于宇土。日奈久。乘勢陷松崎。河尻。遂自此手通連絡。全軍得會于熊本。是亦可謂神妙之至也。偶逢僂麻質之發。俄然辭職。一旦退于長崎。療養之後。頼醫師之診斷。歸于東京。且慰其勞云。

今井助十郎

助十郎。舊延岡藩士也。性質温雅。且達文武。心私直。抱舊藩改革之事。何者舊藩士等。與私學校徒結交。是其一也。謂猥講誘政体。經蔑朝憲。是其二也。謂漁獵以奔走山野。成良民害。是其三也。於是乎。助十郎雖悃々説諭之。藩士等無一用之者。先是隆盛之

生亂也。賊等敗于肥後。却入日向。將及延岡。助十郎私謀同士。爲官軍。乃設一策。賊於是縛助十郎。百方苦論。勸降于賊營。助十郎苦以順逆。大辱賊徒。賊亦憤怒。脱助十郎之衣。爲裸體。繋之庭樹。切耳截鼻。寸々頃刻。不忍見之。於是助十郎忽發聲大言曰。今汝等殺我。實是大惡人也。果知汝等。未經三十日間。必爲官軍手足異處。將可死矣耳。請以我之死狀。宜爲其龜鑑也。言畢爲賊所殺。嗚呼無慙之至也。或曰。助十郎本年四十餘歳也。

狂花子曰。助十郎之所説論三條。固雖小。其志堪嘉尚矣。

谷口藤太

藤太薩摩人。俊辨奸智。又有謀計。以故私學校黨不爲容之。藤太

深憾焉。因念以一工夫入其校也。幸會中原尚雄等之歸縣。私設一策。入夜。訪桐野。請急謁之。桐野徐然而値。藤太抵掌迺。足曰下識中原等歸省之趣意。否。桐野答不知也。藤太於此進席曰。我聞彼等之歸省。有人乃曰。竊受内命來。欲暗殺西鄕大將。爲其次第云々。雖毛兎角。千朗萬閑。俊辨以述之。桐野。因以有政府潛視之看。微笑答之曰。善哉此報。知矣。宜伺察中原等之擧動也。於是藤太始得入校。既而隆盛率兵寄岡。爲名出于肥後。藤太復欲設一策。獨匿賊陣。俗稱于熊本地方。忽爲官軍被縛云。或曰。隆盛之謀反。以藤太爲其亂階也。

馬關娼妓千代鶴

陸軍出仕青木某。既奉西征之命。抵赤馬關也。一夕游花街。喚名娼千代鶴。酌以爲之媒。某於是乎恍然入境。千代鶴亦惚焉。比翼連理。假結千年之契。者誰曰。月也雲矣。花也風矣。未圖巫山之春夢。福岡縣忽報。其縣下暴徒蜂起矣。某於此乎。忙上鞍。千代鶴相送涕然。退見其閨中。有某所愛之時計。千代鶴乃拭涙抱時計。急追。漸而値某之將出。迺特贈之。某曰。此是我之遺物也。汝宜以十襲矣。其語未畢。某轍迺發。千代鶴茫然。于朝于暮。時計抱以如己之夫。又聞某氏熊本某之戰場而既死矣。千代鶴於此涙千行萬行。前後忘却。不知所言。漸而氣定矣。乃賣時計。得二百三十圓之黄金。爲某氏行葬祭之儀。且求墓地建碑。厚薦之冥福云。後千代鶴。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日夜唯向西南涕泣而已。

狂花子曰。千代鶴之事。載在新聞紙上。嗚呼瑣々小傳。雖不足采。聊記以在目擊戰場出張之事實耳。讀者勿爲花柳之看云。

明治史傳第三集畢

明治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御届
同年同月　發兌

定價十錢

編輯人　大阪府平民　楢崎隆存
第六大區三小區十番組
上福嶋村八百二十番地住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赤志忠七
第一大區八小區
本町四丁目二十三番地

發賣所　内國書林岡屋中
同新聞賣弘所

何方ノ書林何レノ新聞社ニモ出品有之候間御手許ニ御求願上候

槇崎隆存編輯
近世詩文　從第一集第五集出版第六集ヨリ
同人編輯　陸續出版
近體英雄文抄　第一号出版第二号ヨリ陸續出版
卷中八名河村純義　西郷隆盛　桐野利秋
同人編輯
新撰詩題詩作必携　全二冊

明治十年十月六日出版御届
同　年十月　出版

定價十錢

編輯人　大坂府平民
槇崎隆存
第六大區三小區十番上稲島村八百廿番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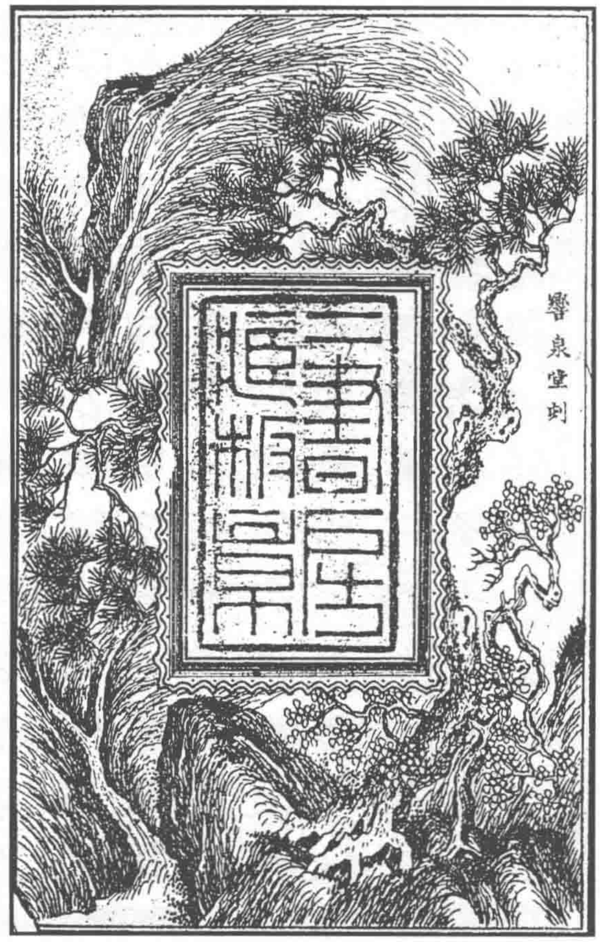
出版人　大坂府平民
赤志忠七
第一大區八小區本町四丁目廿三番地住

福田宇中 編

近古史傳

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大阪真部武助刻本

據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
大阪真部武助刻本影印


響泉堂刻


松柏


見貞


心
山陽外史

序

夫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則文之無奇亦傳之不長也故品行卓異出衆者必藉之名家之筆而後始可傳焉皇朝忠臣孝子義僕烈婦世不乏其人藉在正史者其傳固矣他藉名家之筆者宜傳之之長人之得而知之也而知之者亦不多何也以收之其集中不別爲編輯

也則其文雖可傳其人或湮滅不著豈不可惜之太甚乎哉頃者友人福田宇中就諸名家文集采掇其傳忠孝義烈之人者傍及遺編以便讀者名曰近古史傳於是其文與人傳之之長知之之多可以庶幾也此書開卷一讀則有奮臂扼腕者有拍案呼奇者有景而仰慷而慨掩袂流涕者是皆非文之奇使之然乎讀者既嘗文之奇復能興起奮發臣而忠子而孝若義若烈以補古今聖化作新之美則此書之裨益不尠少也宇中屬余辨卷首卽援筆而書

明治十年十二月兎翠庵人橋本孝撰

自序

吾邦開創以降文明之盛未有過於今日者也文物制度取之于歐洲工藝學術亦取之於歐洲其擴充智識富強國家者非今日而何於是名士着眼之大議論高將併吞地球睥睨萬國可謂極文明之盛也然就其人而觀其行則有銜媚求利者有乞食屈膝者人情澆薄言行相反者比々皆是也而近古以名士稱者雖不遭逢文明之世至其言行之

一致忍耐不撓之氣力則卓然超駕于今日文明之士者不為不多比之今日之士殆如霄與壤也今之為士者苟能取文明於歐洲取氣力近古名士焉國家可以富強也智識可以擴充也余欲使今之為士者歷觀近古名士之言行以有所激發振起是所以有此編輯也

明治十一年戊寅四月

天外子識

名家奇文　近古史傳

卷上目次

卷下目次

名家奇文 近古史傳卷上

阿波　福田宇中　編纂
伊豫　近藤元粹　閲正

齋藤拙堂

山田長正傳

暹羅國在南天竺。隋志稱為赤土。暹與羅斛本為二國。當元之時合為一。周廻萬里。物豊人繁。號為善國。而我山田長正覇於此云。長正字仁左衛門。或曰。伊勢祠官之隷。或曰。尾張人。自稱織田右府之孫。少而礌落有大志。不事商販作業。好譚兵。雄傑自喜。流落寓於駿府。元和初。天下始

定。士之求仕者。皆于侯伯。長正弗屑曰。此間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志耳。時下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曰瀧。曰太田。將航海貿易臺灣。艤舟於大阪。長正請附乘之。二人弗許。長正乃先到大阪。求二人之舟。入而匿。既而二人至。揚帆而發。長正乃從艙間出。申前請。二人大驚。不能如之何。許之。既到臺灣。商事畢。將倶還。長正曰。某在鄉國。殆不能自存。欲留此土覓喫飯處。二人方患長正之狂。心私喜。委而去之。方此之時。支那姦民稱日本甲螺。誘我邦邊民。占據臺地。長正通覽地方。蕞爾一嶋。且已有主。不可有為也。又附蠻舶西游。暹羅會邦內騷亂。四隣交侵。而六昆最強。暹羅國主出師禦之。長正見其行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既而果然。人或傳其語聞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正。詢方畧。長正指畫陳策。鑿々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正為上將軍。往禦六昆。時本邦人流寓暹羅者衆。長正糾合數百人。雜以土兵。亡慮萬餘人。皆為日本裝。聲言日本援兵大至。六昆軍沮。因縱兵奮激。大破之。六昆王憤甚。傾國來寇。兵數十萬。長正曰。敵衆強盛。難與爭鋒。唯以謀撓之。破之易々耳。乃分軍為三。一伏山陰。一艤海濱。長正親率其一。出海陸之間。進挑戰。兵既交。佯敗走。六昆兵追之。

將及。砲俄發。海陸二軍。吶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正視機反之。衷敵軍前後擊之。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六昆王以歸。威震遠近。四隣爭送款於暹羅。於是國主大賞長正。妻以其女。封六昆。及疋皮留之地。號曰唵普良。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久之國主年既高頗倦勤。使長正攝行國事。於是唵普良之名。噪於印度諸國。而本邦地隔遠。未聞知也。數歲瀧太田。復貿易海外。行到暹羅。既入其界。迎勞之使沓至。相迎入館。少焉有吏來戒

王召見二人。二人初不知其故。心頗疑懼。且從吏入見王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粲目。儀衛甚盛。二人俯伏膝行。不敢仰見。及退就館。飲食供御。如待貴客。意益不安。既夜復有吏傳呼至。曰。王來。二人驚出迎。王使服入坐。笑拍二人之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見。乃長正也。長正自備說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曰。鄙人愚騃。嘗相從於塵埃中。無禮獲罪多矣。不意大王能自致寥廓之上也。長正曰。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賜。抑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既罷。厚賜遣之。本邦商旅聞之。多游暹羅。長正皆能遇之。長正雖富貴。而常懷桑梓不置。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繪當時戰鬪之狀。為扁。附商船。獻於淺間廟。以報賽焉。又屢牒執政。納方物於大府。不失恭順之意。頃之國主殂。世子代立。長正退就封。先是國主之妃與其近臣姦亂。謀除國主。畏長正不發。及長正去。遂弑之。長正聞之。則謀與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往毒之。長正死。時寬永十年也。長正無子。有一女。名阿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衆。欲復父讎。屢敗暹羅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衆寡不敵。阿因遂敗死。其下逃歸於本邦。長正之弟某在江戸。聞長正獲志。欲往從之。適有人傳長正死。乃止。

紀濱田兄弟之事　　齊藤拙堂

臺灣在支那東南海中。古無聞焉。明天啓初。海傲人顏振泉聚衆據之。招我邦邊民入其黨。因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謂頭目。我日本謂頭目為加志良。音近甲螺。故遂訛稱耳。先是泉州人鄭芝龍。少流落往來我邦。因入振泉之黨。及振泉死。衆推芝龍為甲螺。雄視海上。後受明將之撫。去移閩中。我邊民代之為甲螺。而紅毛夷來借地。約歲輸鹿皮三萬。既而築城郭據之。役使土人如奴隷。不復輸幣。且我商船往印度者。過其近海。為被殺掠。甲螺不能如之何。適本邦商人濱田某。王衆交訴之。圖報復。某許之。某字彌兵衛。長崎人也。勇而有謀。弟某字小左衛門。子某字新藏。並有膂畧。力養數人。乃與甲螺之黨二十人。還請之大府。大府允之。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備船募卒附之。於彌兵衛盡裝其從兵數百為農丁。被蓑笠。持鍬钁。行到臺灣海口。請於守吏曰。日本之氓。聞臺地土廣人寡。中多萊蕪。欲移住以闢墾之。守吏以告甲必丹。弗信。以哨船圍之數重。不遽許上陸。使人來言曰。汝之來。決非好意。不然。何從人之

衆也。彌兵曰。唉。公何疑人之甚耶。假使日本欲畧海外之國。當遣猛將精兵來。日本素不乏其人。奚使我儕小民之爲守吏撿舟中。僅有數十副防身刀。其佗唯有耕耨之具而已。還備告甲必丹。甲必丹意稍解。乃許衆登陸。彌兵等得入城。謁見甲必丹。請受廛爲氓。弗許。請還本邦。亦弗許。留數月。屢入請之。甲必丹依違不答。彌兵謂衆曰。甲必丹不許我去留。其意不可測也。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衆憤然欲死之。一日昧爽。彌兵父子兄弟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甲必丹猶寢在

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閤。何無禮也。彌兵咆哮奮前。擒甲必丹於牀。懷匕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尚何咎人之無禮耶。左右欲救之。小左新藏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不敢逼。甲必丹惶急乞饒命甚哀。彌兵曰。汝欲生。何不停城上放礮。甲必丹曰。謹奉命。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必丹曰。唯命之從。從兵聞變走入。闖於庭。其後入者。爲礮被傷。彌兵乃左手扼甲必丹臂。右手執匕首。俱起。甲必丹傳命停放礮。令其卒艤蠻船一隻。及日本船二隻。裝貨山積。彌兵入而撿之。乃欲拉甲必丹俱去。甲必丹曰。島

民皆仰某指揮。某去。伥伥乎無所歸焉。某有一兒。年十二歲。願代某從去。公幸垂愛憐。使某全父子之情。非敢所望也。彌兵許之。乃質其子及頭目數人。歸報於鎭臺。鎭臺稟大府。厚賞之。於是彌兵之名。震一時。肥後侯聘而祿之。時寬永五年也。

記卯兵衞谷平事　　中井履軒

上毛新田郡。有酒井村。秋社張肆。爲市。尾島村有販魚谷平。適市。途經安養寺村墓樹上烏鵲噪甚。谷平謂墓間有何恠異。旋行矚之。見丈蛇横碑間。谷平謂是也。頃之蛇不

動。漸就視之。則綿綵縧維奚牽之。則布囊出焉。啓之則金五十兩。封題曰卯兵衞。谷平大駭。尋思。謂安養寺村唯有一卯。多貲。善價數十里內。無復多財之卯。渠且適市而遺之也。乃懷金而往焉。卯果在肆。號而問曰。君有所遺歟。卯掉頭曰。否否。谷平謂衆而言之。吾之過也。乃去之。齊酤市散。復往焉。就而問曰。君有所遺歟。卯曰。否否。谷平謂。猶在他人之室也。亦吾過矣。又去之。時其歸。而踵其家。請見卯曰。何所言。谷平曰。君必有所遺也。盍爲我言之。卯曰。否否。谷平慍曰。五十之金。題曰卯者。非君。復何卯矣。取囊投其

前。因告所以得金者。卯不肯受金曰。此我遺之。既非吾之
有。而子拾之。即子之財矣。吾何與焉。谷平曰。吾非拾之也。
欲還諸君故攀之耳。固相讓皆不肯取。卯乃手思之良久。
熟視言曰。子強辯抗於我。又能抗於天歟。曰。不能。卯乃曰。
我適市過而拜墓。無事也。夫金人之所重。而我偶遺之。豈
非天乎。鵲噪蛇偃。遣子拾之。亦天也。卯兵衞不得違天。而
取金矣。谷平亦安得違天而還金焉。谷平嘿然久之。乃言
曰。谷平不違天矣。天使他人拾之乎。則他人之有矣。谷平
者義不苟取。有拾必訪主而還焉者。今天使不苟取之谷

平拾之。谷平則訪主而還焉。是奉天道也。君焉得復辭。言
畢趨出。卯揩提囊追之。不及。至歲竟。餽米三苞金二方。爲
谷平之壽。歲以爲常。終谷平之身。卯事親孝。親沒。將他適。
必謁墓而告。反亦如之。恒好施與。村中之窮乏者賑焉。力
業者賞焉。臨終遺命。稻麥三倉。雖有急不得輒糶。必交新
舊曰。三倉足以濟一村之饑也。以其蓄治財也。每施散而
財常有餘云。

孝勇傳　　村瀨栲亭

天明癸卯秋。東國大饑。津輕南部流民歸食于我藩者。以
千數。於是兇狠亡賴之徒。多爲剽掠。出沒乎里巷之間云。
莊三郎者。雄勝小野農戸也。男女子凡三人。長女珊。適隣
人權四郎。二男長莊助。季莊藏。家雖無餘贏。緼袍足以御
冬。糠豆足以療饑。是歲十二月三日。夜風且雪。賊十數人。
相與謀。欲掠其家。延使一人爲行旅者。敲其戸曰。我輩皆
過路客商。會遭風雪。失前途。凍餒至于斯。尚君幸濟之。時
家人方寢。莊三郎獨起啓戸。則三賊突入。搤莊三郎。莊三
郎撞秘而踣之。妻與有力。莊助亦驚起。捽領投一人。而衆
賊噏至。毋子遂爲所縛。莊藏以年幼獨得免。莊三郎走而

取槍於室。刺賊中腕。旁有一賊。就勢奪其槍。莊三郎刀擊
之。賊被創怒。且挌莊三郎。擠而拉之地。一賊復來。手槍洞
莊三郎腹。鋒見於胷。莊藏見賊持血槍。跨父屍。乃從背後
掣其柄。賊以爲儕類輒敎之。莊藏直奪刺其股。走出竄堆
藁中。以候賊動靜。衆賊怒莊藏。搜縛之柱。飛槍刺之。不中。
將刃之。母哭泣乞命。乃得免。時權四郎亦聞敲其戸起啓
之。賊各爲吏裝稱三尺。以縛夫妻。留二賊炊餅。餘悉往隣
家。餅將熟。一賊亦去。索珊意謂父性素剛。而賊勢凶如
斯。其遇害也必矣。縱不能殺賊。若使被一創。則他日或可

物色以為報仇之地顧身已繋亡如之何乃稍稍扭身轉腕繩漸弛解會有小刀在傍舒臂探之狙賊不意急刺其頂賊大叫衆聞之復集縛益緊既而賊盡負筐篋之藏扶傷者而逃然以鄰舍頗遠村中莫之能識擢四郎悉力齧断其縛直往問舅氏則已覺矣即解衆縛與荘助走詣村正條陳村正率二人訴院内守堡大夫山[illegible]騎吏二人健兒十人逐捕之郡官艸刈重廣亦使叔人四出為珊所剌者屍仆在村側被荘藏剌者及傷[illegible]者[illegible]併捕送府推鞫一如所訴時珊年二十三荘藏年十二公義其孝勇賜二人稟穀以終其身義福亦與賞錢若干

程婆傳

中井履軒

傳稱匹夫不可奪志夫志之所專弗恇於威弗撓於欲雖拘以死生而不悔蓋有自得焉者是故玄冥死於水程婆死於程矧君子志於仁乎程婆備中發婦也無子而獨處紡績自給而不置贏性良順乎人而不竭人之歡鄰里相傭受直止於自給多予則辭焉其雅言曰物自有程踰程禍也程謂節限也於是衣服飲食寢處作息莫不為之程而其與人言莫不稱程者里人皆愛之呼之為程婆婆亦以自號云一日忽自經而死隣里駭異為病風者及驗屍有書一緘衆共發之其書稱程婆無子久荷隣里之恩無饑無寒年七十康彊無病不負人一錢人世之事覺矣衣衾足之裹手足而所餘可以買棺醽醁曰椹粥為粟可以飯誦經之僧一篋積苧沽為酒可以謝築埋之勞生踰程則病矣羸瘠而無食糜粥累隣里然而死衣棺累隣里無粟可飯僧無酒可謝勞我豈容貪生重累隣里哉程婆今死程婆之程也永訣永訣衆相視瞿然為之經營悉如其言而所遺正罄矣履軒幽人曰程婆之死果矣哉我未知其是與非也獨取乎其志之專且將以諭學者之立志也故記

女丈夫傳

古賀侗庵

女丈夫者女子阿婉也以其行事卓犖無愧古烈丈夫故今以此稱焉阿婉父某嘗仕羽之米澤既而有故辭祿退居都下新川之上以醫鳴求治者不絶列侯或給以月俸阿婉夙喪母與一妹從父而居一夕夜半有人叩門告其家人病勢阽危甚父趣裝趨與之俱往獨二女居守時列侯所餉月俸適積在堂隣近惡少時主人之亡又蔑

二女無能為。四人成群。排門而入。更擔米苞以出。阿婉時年甫十六。而妹僅八九歲。阿婉語妹曰。吾雖孱弱一女子乎。坐視賊入吾室奪吾粟而不能抗。他日胡顏見人。且也阿爺以剛嚴聞。吾見賊退縮不能出手。譴罰必不小。吾將挺身當之。乃潛匿妹于庋閣中。少開其戶使瞰其外。謂曰。吾一婦人纖柔無力。加之以寡敵衆。萬無生理。吾死之後阿爺還家。汝具陳所見焉可也。吾所以囑汝者獨此而已。便提刀潛從側戶出。伏於玄關外。有一賊正負米出。直進剚刀於其腹。立斃。有一賊當後。謂其跌而僵。趨將救之。又剚之亦斃。於是一賊覺暗中有人來。將前捕。已阿婉揮刀擊之。斷其一臂。砉然墮地。其一逃走。追擊傷之。少之父方歸。聞之大驚。事聞町奉行。奇其義勇。賞以銀錠。且痛禁死傷者家。令不得仇怨。實享保季年事也。阿婉所盜之刀。蓋左文字。其父在米澤時。君賜之者也。蜩操子曰。余每病輓近教化無具。而閨壼為甚。乃若阿婉之壯烈英偉。亦可以立懦砭愚矣。寧忍泯而勿傳邪。明季阮太沖憤將士孱懦不能制流賊。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事。著女雲臺二卷。以諷時。余於是傳。亦猶太沖之志也。但彼則專勵鬚眉男子。是為小不同耳。

阿雪傳

賴　山陽

阿雪者。大阪俠女子也。大阪為豐臣氏之墟。風氣雄闊。人尚任俠。多以俠著者。女子而俠者。獨阿雪。阿雪為長堀豪賈女。妾出。幼養於三好氏。亦富商。養男欲與之配。阿雪惡其尫羸。不肯也。因誓不復迎婿。既而養父死。阿雪當家。性有俠氣。不事生產。學書及畫於柳淇園翁。又學擊劍手搏。為人白皙肥大。有膂力。常從二女子。曰阿龜。曰阿邑。皆拳勇。阿雪甫十六。而二女皆齠齡。無賴少年見諸途。戲挑之。輒目二女。搏而伏之。往往不能起。南郊蛇兒阪當時甚荒僻。雖晝日人莫敢行。阿雪嘗經焉。有二偷兒要之。欲攫其佩。擊仆而過。因是一時喧傳。人物色避之。阿雪既無夫。欲為仕女。得覲禁內。以善書為長橋局女史者。五年。頗諳宮庭故事。既歸薙髮為尼。居天王寺側月江寺。嘗以生母衣號菊水。所服皆用此。遂稱楠公正成苗裔。又以姓三好系出於長慶。於是自撰法名曰正慶。常穿白色法衣。仍與前二女輩游戲寺。嘗開龕。士女群詣。會天微雨。正慶買傘千餘。人給一傘。頃刻而盡。又嘗就寺大為法會。延伶官張樂

齋供豊備。或問何故。對曰。我家關白秀次二百年忌辰耳。又竊捨金于方廣寺曰。為我弔豊臣大閤。其任誕類此。久之産稍落。築室難波村。老焉。買一棺懸之門。日會客飲酒。一日冒暑出。死街上。市人皆識是正慶也。爭告其家。寄尸平昔所買酒家。而斂以其棺。埋于諦泉寺。得年七十五。墓石雕為雪及龜與臼石狀。今猶存在。蓋二女亦合葬云。

外史氏曰。阿雪世所稱小萬者也。同時南曲有歌妓善尺八。有呼者。輙為女郎梳裝。挿笛于腰以往。當阿雪俠名噪都下。至劇者演其事。不敢斥名。以其母名萬。呼以小萬扮用。南妓様因是訛傳。畫者寫真。又依之云。嗚呼。阿雪不屑為尋常婦女者也。而况混名媚人之倡妓。使或聞之。吾知其瞋目唾罵也。世之真假淆亂。多如此者。茶山翁得梁蜕巖先生贈阿雪詩。稱珍之。使余為之傳。因得覈其事。夫阿雪之事。不可以為訓也。然當其時。有婦女而丈夫者矣。今也則有丈夫而婦女者矣。余於是有以卜氣運之盛衰。為可慨歎已。

節女阿正傳　　頼　山陽

余西遊筑過赤間驛。見其數十家瓦屋茅店。依山傍樹。烟火蕭條而已。既而寓博多。得聞驛有節女。博多人。松永子登。為余說甚詳云。

節女名阿正。父曰七兵。業農。又釀酒。家頗豊。二娶。妻皆先死。各生一女。節女後妻出也。初七兵年五十。讓其家於外甥七左而別營舍老焉。及病篤。聚其族。囑之曰。吾命在旦夕。而無丈夫子。唯有二女。以累公等。願養嘉右妻以長女。至於次女。待其長。妻之於長二。以承宗家之緒。嘉右者。其後妻之弟也。長二者。七左之子也。親族相計。如其言。以長女配嘉右。使之子育阿正焉。阿正天質纖穠。事嘉右夫妻甚謹。嘉右性無頼。不事事。日與其村馬盤萬助飲酒。沈湎。典義父所與田業幾盡。親族交規之。不聽。是時阿正既長。長二亦弱冠。長二為人質直勤恪。而連遇災患。産稍落。是以因循未成婚也。赤間鄰邑曰勝浦村。村長半五家甚富。為其子源吾擇婦。未得。聞阿正有才姿。欲獲之。會萬助因事來村中。語以其意。萬助心竊計。吾苟勾當此事。則借此翁勢力。何欲不成。遂諾而歸。語之嘉右。嘉右大喜。欲不謀親族而許之。親族來。詰責其違舊約而規新利。嘉右患之。其明召萬助語故。且曰。為之如何。萬助曰。請謀之愚兄道全。呼道

全至畫策曰。本村長善次與半五。聯職親善。託以媒介。使公然來請。奴輩何能相沮也。嘉右大喜。使萬助潛往授意善次。許諾。偕來決議。乃呼阿正。告之說以利害。阿正默然不答。良久曰。諸君為妾計。妾寧不荷。雖然阿爺臨沒。撫妾而許之二郎矣。慈心所屬。萬不可背。百事唯命。此獨不能從。淚與言俱下。道全等大怒曰。吾輩所說。不唯為卿計。利於義父。施及吾輩。與有榮耀焉。舍此洪福。而慕落魄之長二。顛倒之甚。嘉右又罵曰。汝不肯此婚。必有緣故。意汝已密與長二通也。余必逐出汝二人。阿正低頭不言。萬助曰。

事已至此。何必喋々。不如速涓吉納幣。使善次閱曆曰。某日吉矣。於是衆歡飲徹夜。阿正向隅飲泣而已。自是梳粧皆廢。家慮其有變。更守之。既而數日。阿正忽洒然收淚。稍理髪靧面。家意其改志。防護寢解。阿正乘間沐浴裝束。入屋後炭廠。以廚刀貫咽。兩手據膝。伏而死。時年十八矣。義母方識覺其不在。詗之隣。隣曰。近久不見二姐也。歸家周搜。遇流血淋漓。大驚。嘉右時他適。聞變馳至。得遺書二。於傍。其一。以遺義父母。曰。兒初喪爺孃。乃蒙覆育。恩不啻海山。今段婚事。已利父母。又利諸親。宜速奉命。獨奈初許嫁二郎。近聞其生業漸落。乘是時。變而適他。獨享富貴。是妾違遺言。而負二郎也。使妾不違。不負焉。則不孝於父母矣。妾身遭此罹。唯有一死。奉事不終。多罪萬恕。其一。以遺長二。曰。妾身許郎君。不須更言。近乃遭勸適勝浦納幣有日。妾不任悲愴。昨託人欵說。一切不聽。所託之人。亦反來勸妾。無復有一人贊適郎君者也。妾於是殊覺郎君可痛也。饒使妾遂成不義之婚。身披錦繡。口飽肥甘。獨何面目見人乎。義父謂妾與郎君通。慇懃亦宜然之疑矣。然實未嘗伸一夕之情。郎君所知也。特思許嫁義重。又欲有辭於逝

者。思彼念此。萬愁纒心。所以自殘。冀見憐察。嘉右憮然。萬助至。見其尸。竊罵曰。執拗女子。自遺罪孽。豈能成佛哉。遂告之善次。善次懼禍。教以狂疾聞。賄郡宰。事得寢。不問實享和辛酉。十一月也。物論囂然。而莫敢上聞。其後十有八年。本藩儒臣竹田器甫。嘗因臨館賦詩。以節女詞命題。自賦長韻。悉叙其事。藩侯閱詩。心異之。因密詢中外。侯生母賢而有惠。其所隷小婢。赤間人也。呼而延之。訪得其實。語之於侯。侯遣吏廉問。遂奪兩村長職。追咎當時郡宰以下。黜罰有差。賜節女家白金。使存卹。以旌之云。

外史氏曰。嗚呼。烈矣哉。阿正之為其夫也。而推其為心。亦可憐矣。彼其生長荒山破驛間。何所聞見。而其辨榮辱之分。如是其明何哉。蓋亦有不忍也歟。余多閲都邑婦女爭託身富貴。以貧為耻。相聚而語曰。某適某公矣。某嫁某君矣。或曰。某當適某。改醮於某。轉禍為福矣。嘖々然豔慕其榮。而至結髮偕老之情。槩乎不省。至與娼妓同。見而不自知其為辱也。婦女猶可恕也。乃鬚眉戟張。豪傑自許而有愧於茜裙荊釵之人者。多矣。則何尤於邑人以阿正為顛倒也。男之委質。與女之笄字也。等耳。余嘗撿筑紫野乘。近

古雲擾之際。武夫健將。朝事立花。暮歸大友者。比々皆是。甚則觀其旗幟精彩。以卜去就。視去其君。如驛舍然。噫。何其無情也。故夫所謂忠臣。無他。有情於其君也。孝子有情於其父也。而節女有情於其夫也。唯夫有情。是以不忍。以其不忍。故能自忍於死生之際焉耳。余烈其節。而悲其情。作阿正傳。

百合傳　　頼　山陽

東山在京師。為最佳麗地。每到花時。綺羅雜遝。絲肉嘔啞。墮珥遺簪。相望於途。而葛原最稱歌吹之海焉。外史氏曰。

余誦慈鎮風葛蕭騷之詠。未嘗不歎今昔之異。又悲彼秀麗所鍾。豈無才貌俱秀。增其山水者。而徒見粉黛成陣。衣香扇影。與霞彩相亂而已。蓋嘗聞之。故老葛原之歌樓舞榭。夾路而起者。四五十年前。未至如此。寶永中。有女子阿穀。作茶肆于祇園華表南側。喜作國詩。好事者裒之。曰穀葉集。阿穀養一女。曰百合。二女皆以才藻名聞公卿間。冷泉黄門殊眷遇之。至召見之。而百合之事。最有足傳者。百合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江戸人也。為人明慧。絃索鍼黹。一見輒解。既為阿穀所養。習其母所為。喜好吟詠。日著茜

裙。捧茗供客。而偸閑輒手筆硯。花香鳥語。隨觸入題。性不甚裝飾。而天姿娟秀潔白。淡粧常服。楚々動人。過者無不留連。都下貴介豪富子弟。多屬意者。少年自喜者。或傳粉顧影。以求當其志。百合不顧也。百合有所素昵德山某者。為幕府士人子。爽俊人也。因事流寓都下。落魄不能自活。百合為之傾竭心力。因得不乏。如斯者有年。有孕生一女。情好益篤。會德山氏宗家嗣絶。族人議取某繼之。乃使使齎書來迎某。乃欲與百合俱歸。百合辭曰。妾與郎君。綢繆十年。一旦萍離蓬斷。極難為情耳。顧郎君晝錦擁婦人

以旋。恐招人指目。其固要之曰。吾飄泊客土。得不遺溝壑以致有今日。皆因卿力。今一旦富貴而遺棄糟糠。余不忍也。百合辭曰。妾忝過愛。寧不踴躍欲之。所以不能奉命者。抑郎君承重宗祧。當選良聘儷。路傍花柳。何堪攀折。即奔從纏綿。不唯玷辱郎君。施及祖宗。妾深惧於心。縱使嬖寵側室。風波中起。牽累郎君。是亦妾所憂也。妾日夜籌之熟矣。則一日之訣離。所以全十年之恩情。郎君珍重。妾生死自此辭矣。幸勿復以妾為念也。某不敢強。乃欲稱所生女去。百合曰。郎君少壯。更伴新人。前途多福。不患無成行遶膝之樂矣。妾既辭郎君。誓不見他夫。獨守青燈。賴有此一塊肉。見此猶見郎君。並之附去。何以消日。某遂舍女而去。百合自是益脩潔。一意撫養其女。子母煢々。相依為命。女稍長。又有才情。名曰阿町。百合常謂之曰。汝父士人也。汝珍惜其女兒身。勿自輕視也。常欲為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生又住葛原。賣書畫為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奇之。終以女與之。女又習其夫所為。頗解繪事。夫妻終日伸紙舐墨。以琴酒自娛。釜甑生塵。晏如也。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畢矣。無幾何病死。後數十年。有一士人自關

東來問池生。置其傔從而入。會生他適。獨妻在。出應之。門士人問曰。夫人池君之室乎。妻曰。然。然則吾與夫人為同父異母兄弟。吾德山某之子也。吾欲與夫人相見久矣。山河阻絕。徒有神馳。今幸因公事來此。得遂宿志。請自今數相往來。以叙匪他之情耳。妻曰。妾亦聞此於亡母矣。然亡母誡妾。慎勿相通問。今雖荷厚意。不敢違遺命矣。士人失意而去。池生後終以書畫成名海內。稱大雅先生。先生之配玉蘭。與之齊名。人比之伯鸞之孟光。實為百合所生。百合有遺集。與梶葉集並傳。余友與道逸。獲百合自書散稿。其書灑落遒逸。猶其人云。

外史氏曰。余數游東山。東山僧月峰。為余語百合甚詳。余初知百合為才藻女子而已。焉知其有識有節又具知人之鑒也。余視今之富兒俗漢。浮慕大雅之名。爭購其筆墨。使此輩遇真大雅。當面錯過耳。誰如百合之識之風塵中也。如百合者。可不謂奇女子哉。余恐後人以百合與今之倚門賣笑者同年而語也。作百合傳。

池無名傳

安積艮齋

池無名。字貨成。號九霞山樵。京師人。天下所稱為大雅堂

者也。襟度蕭散。土木形骸。毀譽得喪。都付度外。有嵇叔夜阮仲容之風矣。善書工畫。五歲時。見千果禪師作擘窠字。頗怪偉。禪師大奇之曰。是麒麟兒也。後當名於海內矣。長而刻意於晉唐古帖。結體飄逸。自成一家。畫法則出入于梅道人倪雲林之間。專以氣韻為主。山水尤精絕。世人爭購之。雖零縑尺楮。莫不寶重。先是狩野氏。土佐氏。世為畫苑冠冕。其衣鉢皆出于宋元諸名家。而授受寖失其真。卒變為茱俗。有志之士。欲矯其弊而復之古。而力不足以振之。獨大雅才最高。志最篤。勤必取法於華人。而時人未之

信也。嘗齎畫扇。遊尾濃諸州。一握不售。困而歸。抵瀨田橋。悉投之水中。益發憤苦勵。遂闖入古人堂奧。聲華隆々然震海內。而言畫者。莫不以宋元諸家為準據矣。性好奇山水。又冨濟勝之具。千里孤往。經月忘返。層巒複嶺。飛屐上下。不窮其高峻不止。最愛冨士山。屢登之。每異其路。披榛莽。攀狐兔之蹊。究人迹之所未到。遇異人焉。神姿奇偉。非煙火中人。蓋仙云。先後所作冨士山圖。凡一百幀。横側正偏。備極其妙。為天下絕筆。蓋大雅為人。纖毫塵垢。不以溷其懷。而濟之以江山之助。故奇致全涌。雲烟逸腕。氣超於

五采之外。而韻發乎六法之中。有不可以勉強到者。至若冨士圖。則特妙倬詭。石破天驚。實曠古所未有也。其行事亦多出人意表者。嘗赴浪華。遺畫筆。妻追躡授之。乃投拜以謝。不知其為室也。聞者絕倒。豪商索畫。許而不果。屢遣奴促之。竟不就。奴出門大罵。大雅走出陳謝。亟濡毫付之。每欲購石刻十三經。縮衣食數年。得錢百貫。就書賈購焉。書賈牟贏利。不與。大雅長吁而歸。會祇園祠有修造之事。乃舉以助經費。其奇異絕俗。類如此。妻玉蘭。閒澹不飾。能配夫之行。亦善畫。每良辰美景。斗酒相酬。大雅彈琴。玉蘭

皷秦箏相和而歌。觀者幾作晉宋間想。安永丙申。以疾卒于葛原草堂。年五十有四。

古川翁傳　　賴　山陽

古川翁。備中人也。倜儻有大畧。喜地理學。學無所承。少小浪遊海內。抵奥羽。渡鰐浦。窺蝦夷。究筑紫薩隅。至鬼界境。其間雖攀鳥道。渉洪波。大濤重繭。饑困。舟殆覆溺。没自若也。寫山谷形態。隆然窪然。及所眺覽。樹如薺。波瀾如織狀。如工畫者。尤喜尋近代戰爭之跡。觀其攻守勝敗所由。以鉤股法揣遠近高卑。不失尺寸。著圖説鑿々有據。嘗罵世

以兵名家者曰。此輩煮芋不辨熟否者。焉可施實用哉。寬政中。越侯當路。注意海防。親巡視關東諸港津。聞翁名。遠召致欲有所諭。其子從往。及入見。又欲隨入。翁曰。何爲。曰。大人平生與人談甚口。今日宜自收斂。翁啞然大笑曰。使此公果聰明。如所聞。則吾雖萬脩飾。一見洞視。不能然。而受吾欺。又不足畏也。既入。隨問措畫。應對如流。侯大奇之。尋受命。釐正武藏五郡圖譜。稱旨。遂欲祿翁。使人以意喩翁。翁曰。吾老矣。不習折腰事。直歸築室其鄉岡田村。有一老松。自號古松軒主。軒外種桃花。杜門著書。咏歌自娛。門前一水。架板爲橋。平時撤之。曰。勿使俗物來淸我。嘗謂人曰。大丈夫生無事時。已不能與彼盆玩富岳白山。沼視大湖茅渟者。相周旋。已矣。今世所謂薦紳先生。不足供偏裨用。某某差可耳。翁年六十。三都諸名士。爭贈壽言。翁卷而懐之。往往示於人曰。一輩無用物。可打疊入廼公隻袖中者。然喜與儒人交。聞其談論有會於心。亦低首稱服。翁長面脩頤。語氣深沈。人望而知其爲偉人。一畫匠爲作肖像。翁視而嚬顣曰。未免帶酸氣。何不爲大姦雄樣。其任誕如此。外史氏曰。余十六歲時。翁來遊。執以與先人有舊。來過弁

寫海内輿地及四鄰略圖。來贈於予。且曰。聞豎子頗可告語者。願爲此學。予時有疾。不得特見而翁即去。余熟玩之。與世地圖大異。不盡州郡界。特示山川脉理。略署州名於傍而已。余因此得識海宇大勢。已而遊四方。有以驗之。及作史。且論事。多所依據。皆翁賜也。而不得見翁詳聞其説。可勝憾哉。

紀烈婦輿氏事　　賴　山陽

外史氏曰。甚矣。士風之日汙也。古士介而今士疏。介未必中也。然與其疏也寧介。所謂介者如何也。人之辱我則殺之。業已殺之。乃自殺焉。是其常也。於是乎有自殺之式云。蓋在貞享元年八月。本府太尾從一柳源兵衞者。赴役江戸。家貧。不能治行。其族余吾彌兵衞。爲資之。行有日矣。中江玄齋者。祖一柳。并招余吾及散樂工中村市之進者。酒酣。余吾衆中戲一柳曰。勿聒聒。汝之赴役。非賴而公力乎。一座相目。一柳心怒之。乃屬酒余吾。促膝近之曰。嚮者一語。僕莫以答。請以此答語。未畢。拔刀撃其額。血洒於座。余吾亦拔其佩刃。刃未離室而斃。一柳曰。及彼未拔。力而斃之不可。乃引余吾刀。自傷其肩曰。而後彼與我兩得其

道矣。中江謂一柳曰。彼言如此。子之舉固宜然爾。一柳復座。將自刄。顧謂中村曰。煩爾往吾家告之吾妻為我語之曰。吾將自刄。汝治其裝致之。中江氏中村不肯往曰。僕有不宜去此者。請使他人。一柳強之。乃往。出門時已夜矣。唱盛久而行。盛久者散樂中演古武人事者也。於是至一柳氏。通刺而入。一柳之妻輿氏。使人執燭而出。中村告故。輿氏顏色自若。徐問曰。良人今日之事。能遂其志而無愧。士人所為乎。曰。然。輿氏曰。可矣。良人不更有所託乎。曰不。敢言已。乃遂致其意曰。宜有此也。乃具裝致之。中村復唱盛

久而還。一柳具狀以聞。官遣吏莅焉。中江為教。遂自刄于中江氏。輿氏寡居。倚其父母。父母憫其少無子。為議再嫁。不肯也。陰聚族議。議定。不使輿氏知焉。及其納幣日。乃告之輿氏。陽喜之。家人以為信。輿氏則竊入室。一家怪其久不出。闚其室。則自屠死矣。乃太駭。於是遂合葬其夫。以成其志也。有一女子。每晨來掃其墓。薦香火。二十餘年。如一日。已而問之。則輿氏在夫家時侍婢也。此事也。某氏為我語之。以謂異事也。然士介。而女貞。貞之所化。以及其下。亦何異焉。貞享去今幾何。當時之人。未必以為異也。甚矣。士風之日。汗也。

僧西笑傳

梅辻春樵

余少時。家住叡嶽之麓。讀書作詩。無可與語者。偶獲一嶽僧為友。西笑是也。西笑伊豫人。住持于大慈精舍。好讀楞嚴維摩諸經。又喜儒雅。為人迂痴。倶痴詩與酒。每下嶽必訪余廬與之話詩。殆忘寢食。歸嶽則閉戶苦讀而已。如是者十年。不與他僧侶親睦。蓋僧侶之無韻致。不有甚于叡嶽。嘗有三千精舍。僧侶皆好兵。驍勇善戰。勢如一敵國。天正中。為右府所燒盡。而今絕有一百二十精舍。僧侶風俗

猶存戰鬪之氣。多驕慢褊躁者。不啻讀書者太寥而已。好妬讀書者。誹謗而陷之。此西笑之所以避謝不屑與之交也。既而流言果興。口口誹謗曰。西笑好色破戒。宜與傘一柄也。先是嶽僧之受醜評者。不論虛實。與傘一柄而追放。是為嶽式。西笑既不為大衆所齒。悒々受傘而去。余每語人曰。可憐哉。苦學如彼。好色之謗。非其實。俗僧輩。又妬逐一韻僧矣。後迨余挂冠在都下。見一頭陀著單破衲。手一書卷來訪。視之則西笑也。余曰。別後絕音耗。不知閑縱寄托何處。曰。城北結一艸庵。余弔其不幸離嶽。西笑曰。幸也。

非不幸也。衲厭住嶽。幸得離嶽。太適所好矣。余曰。前受好
色之謗。果信耶。曰。信。問。今所住有妻妾耶。曰。無。問。好何色
耶。曰。凡色莫艶於春花。莫美於秋葉。花之艶。莫如嵐山。葉
之美。莫如高雄。不唯花與葉之色而已。山水有山水之色。
煙霞有煙霞之色。衲皆好之無厭。又不唯有山水煙霞之
色而已。紅裙紫袖之妖童。可以比春花秋葉之色。蛾眉翠
黛之倡婦。何異于山水煙霞之色。衲最好之無斁。余聽其
絮語。始知其為嶽僧所逐。非無所由也。西笑出所齎一卷
貽之曰。是近作也。請序之。余披而讀之。悉皆錦心麗語。如

女流之所作。吐露好色本相。乃謂西笑曰。好色如此。悉顯
於詩中。無所諱。其被絶交追放。固宜矣。而今離嶽放縱。何
為不公蓄妻妾耶。西笑咈然曰。是為好淫者。非好色者。視
女子而悦目。是為好色。蓄女子而穢行。是為好淫。衲未曾
有好淫。唯好色而已。苟好淫而已。安必為嶽僧被追放。嶽
僧好色者甚少。而好淫者太多。好淫者口諱言之。唯恐有
人之識。衲之好色。異于此。猶人之好山水煙霞。然所好
之色。公然陳於衆人廣坐中。無諱。所作之詩。妄言也。綺語
也。佛之所戒。皆犯之。而亦不之顧。唯持淫戒。足以了我家

事矣。余喜其言之太奇。知其眼之有別見。而其學之得圓
通。遂布演其義。綴序還之。余一日閒歩城北。訪問其庵。籬
仆扉敗。蛛網滿室。香爐經案。拂拭無人。塵積寸許。故紙堆
裏。枕書帙而鼾々然。驚起迎余。則吹火煮茗。或提瓶賖酒。
頽然閒暢。自謂有客則醉。無客則眠。又謂非花開楓染之
日。則無意出庵。其出也獨往獨還。其還也獨眠獨嘯。無復
交遊者。閒送殘年。亦樂哉。其為人率如此。世人多笑其迂。
又譏其痴。余以為其風致可愛也。東山建仁諸禪侶。聞其
精教。歡接之于禪院。聽其說經。雷鳴獅吼。不似其平生語

遊言詭聽。衆無不嘆賞也。蓋所學之精細。所作之艶麗。嶽
僧中豈有兩哉。是所以當初受妬。被絶交而受傘一柄也。
後聞其絶交離嶽之起本。非無所由。方其住嶽之日。閉戸
不出院。俗僧等始怪其不出。或妬其苦學。竊造其院。就窓
眼而窺之。但見西笑趺坐于經案之下。有一女子侍立焉。
俗僧不堪變色而退。以謂蓄女子。或謂深山窮谷。非女子
之所可至。意好色為妖魅所憑依也。於是口々説之。耳々
聞之。排擯絶交。遂為受傘之引矣。余面質此事。西笑曰。是
蓄木偶而衣裳者也。維摩室有天女。衲戲摹像之。置之經

窠側。與其對不解韻之俗僧。孰如對不解語之美人。何等俗眼。認假為真。怖偶人以為妖魅。愚亦甚矣。偶人今尚留之。讀書困倦之餘。看以充山水煙霞。解語與不解語固無妨。目食。即是所謂好色之戲具。而非好淫之實物也。余聞之噴飯。

柳公美傳

長野豊山

柳公美名里恭。號淇園。和州郡山貴戚之臣也。才兼文武。旁通佛典醫藥音律。書畫篆刻。凡百伎藝。靡不精曉。為人磊落不羈。好客。每有來者。輙閉門投轄。累日不許去。弗

問賢愚貴賤。皆謙而禮交之。未嘗以貴富驕人。或挽野老乞兒與飲。所得俸祿。悉以饗客。食客常數十百人。或來或去。或不必見主人。故放食縱飲而去。官吏縛博徒。背杖放逐。公美隨舍匿其人。閉門縱博。以觀其轉注變化之妙。大呼笑樂。公美素為一藩之貴臣。出輙騎馬。從者簇擁。先導叱咤。一日路上見盲丐婦駭怖欲走。乃多方喩解。借取琵琶。馬上自彈之。意甚暢適。賞盲婦彈琵琶。輙命召之數金。曰。謝卿發我高興。公美已愛客好施。家為之窘乏。毫無悔色。與平安池貸成為莫逆交。貸成之遊芳山也。造公美借遊資。便強留不許去。貸成曰。吾固願留。惟恐失芳山之花期。公美笑曰。花神年々期君來。何必今春。不如與我流霞淺酌。歡醉十日。吾為子説法。安知不現天花亂墜之妙哉。家人竊謂貸成曰。主翁好内。多蓄美姫。氣色為之憔悴。賴君諷止之。貸成乃百端忠告。伐性之斧。古人所戒。公何惑也。既而曰。公即從我言。吾隨留宿與公歡飲十日。否則吾行矣。公美沈吟良久。掉頭曰。子言不可聽也。況縱子之去哉。於是命守門益嚴。貸成乃踰墻而去。曾講倶舍論。緇徒來聽者咸怡然解頤。其畫著色人物。優入妙品。畫杜甫浣花醉歸圖。玉山

將頽。兩童扶持。眼光朦朧。脚歩踉蹌。巾幘衣袖咸有醉態。觀者靡不歎服。書法晋人。高古清潤。無一筆俗氣。製圖章亦雅逸。親戚朋友有病苦。製藥以救之。往々奇驗。其於繪事尤所篤好。故晩節益進云。

豊山外史曰。昔田文趙勝黄歇魏無忌之徒。好客自喜。博徒賣漿鶏鳴狗盗。莫不引接焉。然其志在以權勢詐力相傾奪。安在其至性愛士哉。余觀公美之為人。謙虚汎愛。與孔北海並馳。而分其才藝。便可了十餘輩矣。豈不益偉哉。世人動輙説古今人不相及。若公美者。過古人遠矣。

無腸翁傳　　村瀬栲亭

吾友無腸翁。狷介峭直。視富貴如腐鼠。以俗士為蠅蚋。世俗忌其病。畏而避之。游其門者。廑々如也。然一毀一譽。於翁乎何有。翁初住城中。厭其擾々。苦茆于瑞龍山中。一裘一葛。疏糲自安。翁博聞強識。過眼成誦。是以不蓄一書。室中唯有二三茶具而已。最長于國字文章及國風之詩。與到則一日數十百篇。言出于口。皆成文。所著數種。已行于世。又有萬葉集訓詁。及華記八十餘卷。一日命其徒湮之廢井中。余聞之也遲。不能奪去藏之名山。嘆惜無及。後値翁詰其故。翁笑曰。一時漫筆。意未盡者頗多矣。然年力頽侵。不能區々就鉛槧之業。且與夢中說夢向痴人。不知投井清我魂。

高山彥九郎傳　　賴　山陽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畧通大義。為人白皙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家側。三年饘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為。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即辭家。游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戶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臚。以素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蹋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蹋可。蹋凹處而過。其人蹶起。並呼曰。誰蹋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唱。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力攔笑曰。止焉。正之喑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日試至千返。乃罷。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孝子義僕事。雖遠輙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々涙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已與同時。聞其事。必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

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士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山廟門外。號召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遊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遽起。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

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爲世所重而直已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荅曰。吾館子子自刄死無佗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撿尸何辭荅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剸刄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撿之又問故不荅。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深入尺許。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閑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眞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爲不軌之民。寃矣哉。故畧敘所聞如此。

記浪華節婦事　賴　山陽

浪華有夫婦與居者。夫罹惡疾。而妻事之甚謹。其勸其他適未肯也。一日觀於屋後。其壁腰蔽以杉皮。皮裡有一蝘蜓貫於釘。猶蠢々然。恠之。數就驗視。其雌往來哺之。故久而不死也。妻爲凄然以告夫曰。蟲豸且獲其儷。況人乎。良人未死妾將何之。夫猶不自安。因詐速死。聞河豘殺人買而食之。敗血數升而其疾立愈。終身爲夫妻。外史氏曰。是豈非天乎。妻之節激於蟲。而全夫之疾激於魚。而愈夫妻皆善人也。天與善人猶信。

竹村悔齋傳

安積艮齋

竹村賛字伯實。初號蠙可。後號悔齋。家世舉母藩醫。束髪
為書生。從佐藤一齋先生學。即已頭角嶄然。詩才尤警拔。
先生咨賛。期以遠器。而跅弛不羈。窮甚。賃麴巷一老屋。依
硯田作生活。凝塵滿榻。缾無儲粟。不恤也。性剛直。見以才
學自矜者。必折其角。面頸發赤。不顧。學者多畏避焉。而坦
懷無城府。一定交。必存終始。有過。必披肝膽規之。語及忠
孝節義事。必泣。故人亦愛重之。于時祭酒快烈林公。道德
文章。為一代之山斗。學者爭執贄。悔齋亦著籍。公善陶冶
人才。碩儒名士多出其門。然公得悔齋。大加激奬。賢嗣檉
宇公尚少。尤寵遇之。毎會門生賦詩。輙命悔齋執牛耳。篇
成。輙相商摧。不得妥適。不措。由是益自勵。力大進。藩侯
聞之。賜俸為侍講。受業者亦相錯。聲名藉藉如也。有一儒
生。選刻近人詩。以牟利。不分玉砥。出財者即收之。名曰采
風集。刻成。大會都人於酒樓。悔齋深鄙之。作長篇痛加譏
彈齋起宴於衆賓填溢之中。徐出諸袖。座人傳觀。皆失色。
有恚而譁者。悔齋談笑自若。耆宿山本北山。舉巨盞屬之
曰。子作絶佳。然非投轄陳孟公。乃罵座灌將軍也。悔齋微

哂。釂巨盞。拂衣徑出。一座大驚。菅茶山為關西老詩伯。寄
春川釣魚圖於江都。索名流題詠。悔齋詩云。圭組從來不
攖情。一蓑煙雨寄平生。翻持圖畫求題句。揩恨釣魚是釣
名。語頗含諷刺。不輕許也。快烈公接韓使於對馬。屬松崎
慊堂先生示奚所須篙小稿。使為之序。奚所須篙。悔齋書
室名也。韓客金善臣。李明五。李顯相。皆嗟賞。製序云。年及
其室大有所悔。因自號悔齋。喜經術。砥礪名節。藩侯頗寵
用。忠鯁不阿。屢以直言忤權臣。被擠而飢。嶽嶽之氣。不
少挫。賦行路難一篇。見志。忠憤淋漓。長歌過慟。有夔州風
骨。遂殞。享年僅三十六矣。悔齋頎而癯。眼有異光。其詩
初學韓蘇。晩喜黄陳。毎厭近人纖弱之風。獨標勁健。縱横
排奡。奇趣坌涌。自建一壇坫。與柔筋脆骨。假塗澤以闘靡
者。夐異。嘗語人曰。吾就詩席得題。先揣座人所營度。悉
料撤之。別出新意。故往往獲領下珠。然不太佳則大惡矣。
一日大雪。過城闉。得截句。為予誦曰。雪詩寒酸不堪讀。我
欲一語壓諸家。應天門外輿儓蔟。百金掃空十畝花。誦畢。
笑曰。古人詠雪。皆陳套。予此作雖不佳。未曾經詩家口吻。
是黄陳家法也。居在半藏門外。濠水如鏡。鳧鷗出沒。偶得

倒鳥激恬波之句。自謂逼涪翁。意得甚。又抵八王子村。跨馬而歸。得看山時倒騎之句。因思其對。屢作竟不愜意。其精錬不苟率。此類也。菊池士素遊崎港。社友會餞于本多伯懋宅。悔齋即席走筆似士素。且歎曰。吾年踰三十。髩髮有數莖白者。歲月易邁。志業難成。故落句及之。即集中、所云。努力秖應報知己。髩邊看我數莖絲是也。酒闌悔齋及予先辭。月明如晝。攜手行語。抵狙橋別。悔齋以是夜殉奇節。此作乃絶筆也。每讀遺稿。追想爾時情事。不禁涙漸漸下矣。樫宇公最痛惜。為選訂遺稿。鋟版以傳。嗚呼。悔齋為

不朽矣。

節婦阿辰傳　　大槻禎

節婦名阿辰。奧之仙臺人。父曰鈴木某。世為藩士。母某氏。阿辰性沈靜。不慕紛華。好讀稗官襍史。每至古人奇節。輙嗚咽不能終卷。平生語人曰。凡為婦人。富貴辱其身。貧賤不更其節。寧死忍為之改行哉。既長納婿。遽罹災數閲月不治。迎醫問之。始知為癩疾。阿辰大驚。頃刻不去。以侍湯藥。父厭惡之。與其母謀曰。婿疾久不治。豈料為癩疾。今有一孫。出之極難。不如且設罪訴官。以逐之。更擇良婿也。母以告阿辰。阿辰聞之。流涕不知所出。自此梳粧皆廢。心忽忽不樂。父遂誣訴婿為賊。官乃繫之於獄。語問數日不能決。召阿辰。阿辰仰天曰。官召吾。是必欲證良人之罪耳。吾不幸當人倫之變。是尤所難處也。然吾自幼讀書史。略知節義。豈可以死生存亡失婦女之道耶。便持白刄入後室。先刺其子。而後自貫其喉而死。母以其久不在。周索之閨闥之外。流血淋漓。驚愕之際。得遺書於其傍。曰。良人固無罪矣。父厭其惡疾。誣以訴之耳。今妾以實對。父之罪不免死。不對。良人陷不辜之刑。妾處此間。進退維谷。生不以能

明良人之寃。死欲以救父之死。冀憫妾之意。宥父之罪。則妾亦瞑目於地下矣。事聞於官。官嘉其節義。宥父之死。命合母子。葬於城北十餘里天性寺。表曰節婦阿辰墓。野史氏曰。吾幼時聞節婦阿辰之事。心竊偉焉。其後數往來墓下。未嘗不為之噓唏流涕也。嗚呼。阿辰以眇然一婦人。能處父婿之變。遂不失其道。雖偉丈夫何以加焉。吾觀世之婦女。多競粉華。走富貴。需忍不斷。甚至父死不省。十更其夫。揹且揚々。自以為得計。視之阿辰。能無愧死乎。

二童復讎　　葛西因是

二童者。下總農家兒也。其後母與里人姦。其父不知。一夜姦夫來與父飲。泥醉就眠。中夜起刺之。長兒在衾中。聞父叫聲。既無可救。佯為大鼾不起。微視其所為。埋尸床下而去。及明。童問父所在。後母曰。今朝早行販前村。俄頃姦夫來。欲拉二兒賽村後佛祠。長兒辭曰。一日欠課。恐受書師之笞楚。隨例與弟往塾。途中具告以昨夜狀曰。不共戴天之讐。不可不復也。彼懼我輩長大有所為。故欲併殪諸曠野深山間。以絕後患。明日必復來。句引汝。平生帶木刀。去時必請真刀佩之。彼欲其去速。如所請待我。發而相輔。明

日姦夫果來。從其言而去。方去時。幼兒請真刀不已。乃以兄佩刀授之。更以交刃為兄佩。長兒又先隱姦夫屨一隻。臨去百方搜索。長兒詭言。嚮者我誤蹴入床下。姦夫匍匐入床下。垂沒其半身。長兒目幼兒。先自刄其背。幼兒從旁洞其脇。兩刄交胸而斃。後母周章欲奔。闔村蝟集。遂執下獄。二童者。長為十三。幼為八歲。事在寶曆三年。

紀鹽商彌太郎事　橋本藍玉

甚矣。漁色之招禍也。我東方當室町氏衰。紀綱大弛。永祿元龜際。亂逆極矣。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豪傑割據。聲色是荒。宣媱不恥。艾殺烏龜。不可勝數。其極激匹夫之怒。至乃使不帶寸刀不識一丁之牧奴騶儈輩。一舉得以甘心於君上。又不歎也。九州有彌太郎。彌太郎豊植松鹽商也。其妻藤氏。當謁宇佐廟。而歸途遇筑豪族立花氏。立花氏目送其美。急屏左右。耳語其寵臣。跡之。認其居。越翌瞯彌太郎亡。奪其妻。歸逼治樓焉。爾後錦繡以寵之。絲竹以悅之。而未曾啓齒竊笑。但在其夫嘗坐城樓販鹽。聲哨々於衢衢。遠意其夫。聽之果是。欲就而從之。閽寺甚嚴。乃俾婢呼之。彌太郎擔鹽至中門。閽寺命皂隸擔之至廚。

以上藤氏。藤氏不問其直價。一擔鹽賣之。以米彌太郎歸而閱之。似中有物。遽爾傾之。得錢數緡。且喜且怪。後數往販城中。歸則如初。最後得書於米中。愈益怪之。急走者十數里。抵叔父宗六。叩之。始識藤氏奪在城中也。書辭慇懃。言苟欲殺怨。妾請内應。彌太郎聞之。切齒扼腕。泣數行下。即憑宗六栽答。期以月日。癢諸鹽中。以販城中。期逼藤氏舍媚謂立花氏曰。妾荷君恩不唯海嶽。惟得不宇佐神明之祐耶。聊薦酒肉報神惠。且賜宴於左右。妾之願足矣。敢請。立花氏喜其媚言異常。即許之。歌舞竟日。繼之以火。上

下。酔甚。藤氏既導彌太郎宗六匿之廁。乘隙刺立花氏。持其首。詣敵城。遂取其城云。

記烈女阿藤事

高知德

烈女阿藤者。飯田侯臣山口氏之子。為人明慧。貌姿秀妍。善和歌。侍世子於藩邸。執事甚謹。又善書。嘗師若山焉。若山者。侯之妾。恃寵恣縱。稍竊弄威柄。以蠹害政事。國人莫不為之憤惋而切齒也。一日藤詣若山。餽金若干。以謝恩。且還其所受法帖數卷。謂之曰。妾不才。恐不能成也。請從是絕矣。若山許之。亦不知其為何故也。後數日。復往視之

曰。欲有所告語。願屏左右。若山從之。藤乃促膝。數其罪。言直而義正。若山辭窮語塞。面頸赤熱。將起而逃。藤從而持其袖。以匕首刺其胸。若山叫呼而斃。藤見捕。吏詰曰。汝其狂邪。抑有私怨也。藤正色曰。妾身雖小女子。亦寡識所輕重矣。已不有私怨矣。亦不敢狂也。而成此事者。豈公等所知也哉。唯速就刑。為幸。侯大怒。檻送之藩。以死。年二十二。天保戊戌臘月某日也。藤之就刑也。請間沐浴結束而出。步履安詳。顏色如平常。吏問所欲言。藤曰。妾罪及二親歟。曰。不及也。藤色喜曰。足矣。將斬。吏立背後。議以巾冒其目。慮其驚動也。藤顧而止之曰。妾分死固矣。豈敢驚動乎。無以巾也。徐誦絕命詞一闋。聲絕而身首分。其詞曰。信濃奈留山路之雪止。諸共仁。春遠毛待天消留今日哉。藤已刑。人德其以身除國蠹。私厚葬之。哭聲震野。香火不絕。呼曰烈女墓。高知氏曰。藤之事。世或云。世子令之。或云。其父教之。吾觀其處事之精審。察其臨死之從容。豈受人之頤指。勉強以從事者哉。又有引婦無公事以議之者。此則然矣。雖然。今之世。太平三百年矣。士大夫多軟弱無骨。空虛無膽。藤之事。雖未必出乎中道。亦有足勵頑振惰者。此吾所

以深有取於藤也。

濬齋長沼先生傳

塩谷宕陰

先生諱宗敬。字外記。號濬齋。信濃松本人。長沼五郎宗政之胤也。其先出小山結城氏。中世有居野州長沼城者。因以氏焉。祖山城守廣輝。據奥州南山城。元龜中。嬰城戰死。父廣次。屬高崎城主榊原侯。（遠江守家次）從大阪役有功。後依丹波守戸田侯（光重）出羽守松平侯（直政）於松本。及松平侯遷封松江。廣次從往。後去而沒。先生生而知禮。比三四歲。在親前。未嘗平立而旋。鄉里號奇童。初依丹波守戸田侯。干

明石于加納侯。嘗設倡優。縱臣庶觀。先生獨注目君側。不瞋刻轉盻。意若警非常者。有倉満某者。熟視異之。謂人曰。此兒必成偉器。年十五仕。為近習。禄百石。十六歳上疏言事。後又進讜言者數。卒不合。去赴江戸。從安達彌次兵衛學書翰式。一日火延其宅。多失書籍。内有秘籍十餘巻。安達憂曰。吾學絶矣。先生乃以所默記。綴緝進之。迨後獲原書比校。不失一字。安達大奇之。以其妹妻之。薦之筑後國主有馬侯。玄蕃頭頼利食二百五十石。寛文八年辭禄而去。筑前國主黒田侯。右衛門佐光之招以重禄。先生曰。吾聞兩筑之祖。

舊有怨讎。國家不幸有事。釁隙再開。則吾於致躬也窮矣。固辭弗就。初先生在加納也。游僧寺習字。聞旁兒讀小學。輒能記之。僧為摘其文講解。先生大悦。自是篤信洛閩説。以持敬為主。以聖賢為必可及。沈研經術。旁學甲州兵法。既而曰。世所傳武田氏兵法者。多小幡景憲輩所割裂彌縫。非當時信傳也。吾為武門胄。不可以不正焉。於是鑽極古今韜鈐。聞有身經戎陣者。必往質之。至鍛馬曲藝築城制靡弗窮究。原諸三代師律。意參諸孫呉七子。下稽明將俞戚之法。量時宜。驗實效。網羅參伍。明辨精擇。著兵要録二十二巻。以建一家言。大要射馭刀槍。原之本邦。節制紀律。取之漢土。大小火器法則。參用西洋。嘗語門人曰。吾録三分書也。二分在口訣。五分則在學者自得焉耳。後來有善用之者。不必株守我法也。而其最所深悟者。風后握奇。武侯八陣也。述握奇八陣集解。以斜公孫弘獨孤及輩之失。補李靖趙本學等所未備。自以千載不傳之秘。於今發焉。一時聲譽高海内。諸侯爭請為師。然先生不欲以兵家自名。又不喜奔馳侯門。其應請。以二三家為限。必先説經然後及武備。前國主芳烈公。松平新太郎光政請看其著書。乃抽

出師篇呈覽。公深嘉之。嘆曰。俾予齒尚壯乎。將從斯人而游也。今老矣。靡及也夫。乃令其臣日置伊右衛門從學。明石城主松平侯。若狹守直明以客禮延之。廁諸國老與聞政務。居五年。去隠城州伏見里。或曰。以禮貌衰也。或曰。熊澤蕃山游明石。謂公曰。武事有長沼宗敬在焉。吏事則君請與臣圖之。其學又先生所不喜。故去。元禄三年十一月廿一日没。年五十六。先生器識明達。有異材。端莊廉儉。言無虚僞。行由規矩。於出處進退。及守正防異。尤所用心。有僧白底者。屢來聽講。後化還俗。藤井懶齋語人曰。吾聞澹齋雖

通經而意在兵意謂必有武弁風逸見之學術醇而踐履篤
吾益友也當其死深悼之前没三日先生召寺僧約以葬
依古禮命藤井家不理後事象水者懶齋子而學於先生
者也學徒後先數百千人其尤著者佐枝尹重宮川尚古
尚古小濱人仕筑前國主黑田侯所著有兵要續録尹重
始仕新庄領主桑山侯（美作守一尹）又仕備後守酒井侯最後
仕伊賀國主藤堂侯（和泉守高睦）著握奇八陣或問再辨單騎
器械制等書二氏門徒甚盛故先生之學分為兩派享保
中有人進兵要録於有德大君者大君賜覽嘉賞稱為無

雙兵書逮寛政時會津國主松平侯革新國政其戎制多
取長沼氏成規於是乎先生之道益得所施用云
鹽谷世弘曰或問濬齋先生曰握奇書果風后所作乎先
生曰不必論作者真偽吾取其陣法之蘊括乎此耳必欲
觀聖人之兵大易師卦盡之矣觀乎斯言其所詣蓋超然
遠矣世或以先生生在偃武後貶其書以為几上空談殊
不知思之通也必神而智之至者變來即應古之名將有
少年就戎者有脫逢掖被介冑者彼豈經事閱陣而後能
乎且汗師身未曾汗馬而其門下乃有源奧州明俞大猷
稱一代良將而其師趙本學恥然山澤癯儒耳學之不可
以已也先生之道大行乎世庸詎知百載之後波其流遡
其源者不有奧州大猷其人出焉乎哉

蒲生秀實傳　　鹽谷宕陰

蒲生秀實字君藏一字君平下野人也生而英異幼聞系
出會津參議氏鄉既已有自立之志及長喜讀書然不甚
研精所志忠孝大畧尤留心於古制度律令簡鍊當時之
務久之有所得而未發也丁卯歳北邊有警人情騷擾秀
實時在江戸躍然起曰可以有言矣著策五篇名曰不恤

緯踵闇老門下上書獻之不報累世帝陵之荒廢久矣至
將軍常憲公下令修之為本陵式遴列以竹木禁侵犯至
有德公再修之厥後奉令者不謹厲禁廢壞丘隧或有為
灌莽隴畝者秀實聞悼之以圖修復為已任躬自歷視陵
地參以古圖記以考核之雖在遐陬窮嶋僻遠之地者必
往覈其實而後止百舍重繭至脛無毛弗以為困恒謂其
友曰子聞八平之事乎自佛法入神州帝王之尊亦以火
葬為禮八平居在平安以粥魚為業至當正保帝之時帝
崇儒學而擯竺教及其崩八平恐大葬從舊例也奔告於

公卿。以火葬必非先帝之意而朝廷取其言嗟呼渠特一賣魚夫耳。尚能賴其力使帝靈安於九原。豈非赤誠所致哉。余雖駑鄙乎。所賴者。至誠耳。作山陵志獻之京都及江戶當路者有司以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召見詰之秀實乃引律文誦故事以對神色揚々。辭令激烈。有司惡其不遜。將重坐之時有一學士為世所貴重者謂曰艸野有危言之士。國家之福也。乃置而不問。當是時。秀實慷慨自奮欲為天下言世人所難言者雖由是獲大禍而不顧也。嗚呼。世固有奇於天迂名而不迂於實者。喪祭之禮重矣。自中

古起復之事起代期以五十日之暇。厥後亂離日繼。典禮掃地莫復知報本篤親之義者。天下之無善俗。職是之由豈非王通所謂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者乎。哀哉。使煌々天祖天孫精靈之所安而荒蕪廢。為農夫牧豎之所踐蹂貂狐虺蛇之所竄伏真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肉食者不留意於此而使草莽之士任其憂而反尤之抑何也。秀實業已屢弗得意乃冥以酒徉々從布衣野老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其樂若不復知世間功名為何物者。初著草弊賦役等諸論命曰今書至此更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與山陵并為九志乃杜門講學扁其名曰修靜日以著撰為務秀實常嫉俗儒弄翰以亂名俗吏貪權以苟安。以謂吾生也晚進弗能觀大職冠淡海二先公龍騰之日退弗遇秀吉氏鄉兩先君虎躍之時無已則稽古以徵今居安而思危乎。尊王室以明分義富諸侯以固邦基明禮典以正名器禁左道以塞亂源。練武事以備寇賊。斯吾志也。其前後著書之意。大抵不出于此。其言卓々皆中肯綮而不得以試以沒君子惜之秀實將死前三日。自為文以言志尚稱天地之

正氣且有三寶之說曰。以此為吾墓表足矣死時年四十三。

名家奇文近古史傳卷上　終

名家文鈔　近古史傳卷下

阿波　福田守中　編纂
伊豫　近藤元粹　閲正

川西士龍傳

塩谷宕陰

川西士龍。名潛。號盂洲。江戸人。吉田藩中井封豐次子。幼爲養子於舉母藩川西惟孝。初不喜讀書。其兄豐民勸就學。曾歸自塾師。許請惟孝旅遊。下庭堅坐不動。惟孝不解其意。馳召豐民。至士龍張目曰。弟今日聞螟蛉子之非義。伯子服儒而使弟不得爲丈夫。何豐民曰。此自先子意。予時尚少。不能止也。因百方諭之。至數日。然後肯服。乃不復言。豐民知其有志氣。託之竹村簀齋。齋奇士。於人罕所可。獨喜士龍。獎掖激厲。期其大成。士龍亦篤信不疑。簀與一權人鬪。瘡之剸及於肚。以召士龍。囑以後事。士龍慷慨奉誨。畢力籌辦。視遺孤如昆弟。壹舉簀所教。以施之。曰。此吾所以報先師也。惟孝嘗病癱。不要時離左右。間輙詳録其症。以諮醫師。看護備至。雖所生無以過焉。鄰近嘖々稱其孝。有族人當嗣家者。以無行被廢。異居。士龍既襲。禄多分遺財與之。毫無吝容。年二十五。喪父。服除。入昌平黌。以其晩

學。大發憤。鑽極議論。勁鷙有奡岸出火之槩。既而游平安。居周歳。去航西南海。訪國治民風。縱觀英雄遺圖。還下帷萱街。授生徒。然士龍勇於義而怯於利。故厨下屢空。而不以戚憙。與跅弛非常之士來往。爲文酒游。類放浪興樂。抛棄世事者。而於道義大節。確有所操。故朋友相目以爲吾黨之石曼卿。逮侯成大阪。以儒官扈從。侯好物茂卿學。暇則會侍臣講習。士龍學宗新安。議論多弗諧者。勃窣理窟。弗究弗已。一日與侯論某事。將屈。乃草文白之。侯亦文荅之。復逆至再四。而後止。後復從適封。有言者。潛宜擯吏職候不荅。笑謂左右曰。俗輩謂學士無用。長物耳。士龍抱經國志。兼有鑑識。間與侯語某廉能。某忠幹。某無行而有才。其貌壯而内荏。侯陰用其言。嘗與侍臣某論諍過激。二人俱獲譴。後薦其超遷。其奉公忘私。率類此。時諸侯多貧。有司拱手無策。大抵假貸豪賈。以應急。甚至分田付焉。以充息。侯謂不治本而事末。非政也。於是鋭意求治。以圖富庶。士龍謂巨覯之主也。方思大展力。侯意亦深注焉。而不保壬寅二月。告病閉居。是月十九日。決肚以死矣。有上書一道。侯覽而大駭。俾侍臣馳問。未殊。肅容整衿。以拜頃之絶。

侯為悵怏不樂者累日。後過其墓并立良久。狀似有與之語。從者罔不惻怛。毋氏親戚與最所交善者。貽書暨詩以誄。皆以君寵毋恩未報為言。隻辭不及家私。然莫能詳其所以死也。士龍高顴蹙齃。瞳光可怖。而事毋至順。其在膝下。温温如女子。天資磊奇。以匿瑕護短粉飾瞞人為深恥。取友必擇。見鄙吝巧詐佞諂幅者。至睚眦視之。然與褻接。不設畛域。雖佃兒販夫。得交膝談笑。亦可見其耿介而有量矣。有子善太。甫七歲。侯下書曰。潜平生履道勵行。将為國家用。而遽引過失自殺。不可謂不警。吾念汝祖先之勞。

又嘉潜忠志。特命嗣家與俸。若子宜體君父之意。勤學成材。以懐有供用焉。別餽其毋粟。歳時存問。數賜衣物。聞者莫不感泣。以謂士龍雖死猶生也。死時年四十二。

鹽谷世弘曰。觀士龍贈友之書。如玉其几。鑽其籍。由由然簡精毫以揮焉者。千里之外。可想見其含笑入泉之槩矣。而其辭則不過曰道藝不成負君眷寵焉爾。然士龍學邃行潔。移孝以忠。獲乎其君。言聽謀從。有何所負而至於然耶。昔人云。臣客食陛下三十年。恩澤厚矣。無所欠。所欠者。只一死耳。意嘻。士龍一死。亦不欠。可謂有知死之勇也。

鈴木春山傳

鹽谷宕陰

余初聞。田原藩有鈴木春山者。醫而好兵。奇男子也。欲一識之而未得焉。偶訪其藩邸某氏。觀清與厄魯特戰圖。座有削髮人。骨格奇雅。一睨知其為春山也。謂曰。聞子好劒。劒法如何。春山手撫頂曰。好劒者故吾。今乃欲學泰西兵法。徐徐指點圖幅。説萬國戎裝器備陳制失得。余大奇之。把臂定交。後十餘年。三兵活法。海上攻守略説出。其言曰。兵以知已知彼為要。方今昌平三百祀。文武恬嬉。而西洋日尋干戈。戎政日精。日新則不獨當索彼情形在我。又有

不可不變其局者焉。是編所以示之端也。書出人争購之。有識慮者。據此參伍取舍。以經略洋防。天下兵制。殆将一變矣。先是英吉利攻清。清人屢敗。終割地納幣以和。春山慷慨曰。震不于其身于其鄰。正我今日之謂也。有鼾睡牀第者。吾将蹴而覺之。嘗謂人曰。甚矣英之巧而清之拙也。英之出師。多以夏秋。而陸闘用撈蒿刺人。清乃調韃兵當之。夫以爇日。使南人與北人確。孰利孰害。不俟智者而後知。且英不務深入。避實撃虛。雖日費千金。而數年後倍蓰償之。皆算之預定者。而清人懵然不察。至防戰不邀于外

洋而。縮縮焉徒守口岸。敵亦然而來倏然而去。不知所措手。其取敗也宜。然清則已矣。吾竊有所憂也。及聞英佛二國求互市於流虬也。曰。果然。向者需于郊。今則需于沙矣。講究守禦術。益切。將建策以選兵製大熕造堅艦開硝田。志未竟以弘化三年閏五月十日。罹疫疾而沒。臨終捫胸太息曰。大丈夫不馬革裹尸。而徒死于衾褥上。今何等時。因大呼天者三。遂瞑。年四十六。春山名強。字自強。春山其號。爲人疏快高率。不拘小節。與王公大人語。如交友。雖在君側。掉頭搖手。縱談經世大勢。君亦不以苛禮責之。嘗爲

一諸侯所招在子舍。侯入春山方箕踞手杯。以頭頤席耳。侯意象殊愉。進膝談論。侯有威容。左右屏息以侍。而春山藐然忘其勢。人方之西行見源將軍。老母深信佛。朝夕擊木魚。朗誦梵唄。春山讀書其側。竝一音洋聲。相和諧諧。每延僧說法。著公服侍坐。惟謹。志尚義勇。厚於任恤。有人受非理屈者。捐身救之。或爲慮後患。告戒。不必顧。初在田原。醫太行。屢有奇效。遂來江戶。覃精韜鈐。有請治者。書方劑與之。必從朝川善庵游。略涉經史。觸思賦詩。亦清奇可誦。蓋其才無施而不奇也。而又奇于命。哀哉。余於春山爲莫逆交。故爲之傳云。

贊曰。嗚呼。春山疎亢而獲乎君。木彊而悅乎親。其何以能然。蓋木彊者外。而內則仁。疎亢者貌。而情則淳。資其仁淳用之于醫于兵。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厥惟可謂之一邦之珍也夫。

森白高傳

塩谷宕陰

森嶋字白高。別字宇左衞門。江戶人也。世仕擧母城主內藤侯。爲宰臣。白高歷事淵惠豐安峻聽三公。豐安公時。愼德大君新立。勵精圖治。群賢不次彙進。豐安公素以有文

武才聞。朝野望其入而參贊大政。白高既爲宰臣。與同學川西士龍。相共講求經世要務。冀其君登庸以紹寬政諸賢。不幸蹟居亾幾。時相二三公。相尋黜免。時事一變。豐安公亦卒。不入政府矣。白高爲人慷慨。精力過絕人。好學自允治邦安民。至兵法火術筆算海書。得佳著。輙手寫之。焚膏繼晷。孜孜不倦。所謄錄數十莖。積置座右。反覆披展。朱黄爛然。必得其要領而止。士龍磊奇士也。與白高意氣深投。皆有斗餘量。動輙文酒徵逐。當耳熱興酣。大聲激論。不相屈下。比鄰聞之。恐其爭鬪。終乃啥然大笑而去。以爲常。予因

士龍以識白高。白高亦因余以識安仲平芳叔果等。雖官事鞅掌。而偸閑以與達人名士交。嘗與仲平等會山寺之林亭。同人皆縱意痛飲。遂大醉吟舞。鳥雀驚飛去。一時豪游如此。時天下郅隆。晏然無事。然同人聞清有鴉烟之亂。莫不竊抱杞憂。集輙論究兵備。白高尤留心海防。日夜有所劈畫。以思施於事。而年五十九中風以沒。文久三年十二月十日也。先沒期年。予與仲平叔果倶登仕大朝。時白高已臥蓐。一日往問。白高擡頭慨然論事。然舌蹇澁不能了。只聞云期期天下天下。遂攬涕而訣。

贊曰。文政天保之間。天下何其昌也。而士龍白高相尋謝亡。而同游之士。亦皆髮蒼蒼。嗚呼。後之人其有感乎吾黨之衰態邪。抑將有感乎人事之相推代邪。

下斗米將眞傳

下斗米將眞。字子誠。稱秀進。（幕府斷獄辭命。作秀之進。今從若名昌三紀事之文。）陸奥人。系出自平將門。世居南部之下斗米。因氏焉。父曰總兵衛。將眞少而勇悍。精熟武技。旁涉獵史傳。嘗遊江戸。學兵於平山潜。又從若名某而遊。與其子昌三交尤深。文政三年冬十二月。弘前侯津輕寧親（越中）拜侍從。津輕氏之先。爲南部世臣。往々强僭。自割膏腴之地。遂列於諸侯。以故南部君臣猶仇讎焉。而津輕氏爵位殆與南部侔。南部侯利敬（大膳大夫）毎憤焉。遂憂鬱成疾而卒。嗣侯利用（吉次郎）尚幼。未有爵位。及是其班位逆在津輕氏之下。將眞居恒切齒於津輕。聞之不能自已。遂託事將歸鄕。竊謂昌三曰。弘前嘗爲侍從。吾將行博浪沙事。請自茲辭。因扼腕慷慨曰。英雄心事如相問。總在紅濤萬行中。遂收拾書劍而去。明年春。津輕氏將就藩。將眞與其門生關良輔密謀。將伏銃於路。要津輕氏之過而逞其志。延命家僮負器械。與其子總藏及良

輔等。間行抵羽州白澤驛。適家僮驚愕。馳而告津輕氏。津輕氏大懼。棄儀仗。間道疾馳歸弘前。事既泄矣。將眞挈家累與良輔奔於江戸。匿於一士人舍。將眞謂匹夫要於路。顧諸侯遁逃。其辱大甚。且犯禁取間道。彼勢不得聲之於官。廼集徒講兵。出入亦不甚戒。津輕氏賂於幕府用事者。索將眞甚急。遂爲吏卒所捕下獄。居一二日。良輔亦下獄。明年九月晦。市尹以閣老笹山侯（青山下野守）旨。斬將眞之首。梟於小塚原。良輔亦處死。（昌三紀事云。梟將眞及良輔之首小塚原。而斷獄辭命。則曰。將眞獄門。而良輔死罪。蓋獄門而梟首。某云。死罪者。恐非梟首也。可考也。）時將眞年三十四。良

輔二十三。將眞爲人恢達。與人言。是々非々。莫有隱避。未嘗以顏色假人。然至其歡喜詠歎。則往々使人絶倒。性不嗜酒。然好飲於人。談及治亂興亡忠孝節義之事。則不覺髮怒眦裂。其天性然也。平生洗面不用湯。問則曰。不著溫湯於面者。死有生色。及其死。面色不變。果如其言。觀者異焉。以上參取斷獄辭命。及岩名昌三記子誠事之文。昌三之文。詳將眞本末。併及當時交友細井知哉等之事。今節畧其文。取事係將眞者。以故不能若昌王紀事悲壯有奇氣爲所感。將眞之在獄。南部侯利用。拜侍從。將眞死之明年。津輕氏以驕奢獲罪。又明年而致仕。於是南部氏之班位。不復在津輕氏之下矣。

東湖子曰。吾每讀幕府斷將眞之辭命。未嘗不感激繼之以流涕也。嗚呼。將眞誠古之烈丈夫。然其跡常人之所怪官府俗吏之所尤忌。而其辭命有云。津輕之於南部。本爲臣下。而津輕爵位日優。殆俾南部故大膳大夫爲之憂憤殞命。今大膳大夫當時未有爵位。其班遜下於津輕。汝雖不身仕南部。其父祖世有君臣之義。乃將要津輕於路。吐露其積怨。彼屈致仕則可也。不然直逞志於伏銃一發。此皆汝一己之所企。適津輕捷徑歸城。汝志不遂。汝慮事或發顯。挈家累而出奔。何不畏幕府之甚。其辭光明正大。其理明白洞達。蓋斷將眞等。以南部亡命。所以無微罪連父兄事煩鄰國。將眞事雖不就。受斯斷也。吾知其必含笑入地吾之所以感激流涕。不亦宜乎。抑使將眞之舉如其志。其禍變所激。未能測其極。而論者徒憾其謀泄所敗。非通論也。六月日未定。俟他日刪定

力士雷電之碑　佐久間象山

力士雷電。信濃小縣郡大石村人。姓関氏。父曰半右衛門。母後藤氏。雷電生彊有力。異甚。其兒戲不類人所爲。賭者皆駭。年十八九。身長六尺五寸。肢幹如鐵。而貌溫厚。自然可親。來江戶。從力士浦風學相撲。無幾何。以其技冠于天

下。雷電之號。都鄙藉々。稱不置。上自大將軍公。以洎列侯。屢召使鬪技而觀之。亦莫不偉其狀。愛其貌。而嗜其偲力之無能偕抗。初雷電入相撲群。其所對敵。動有殘傷。苦難鬪敵。於是其技之老。相議禁其手勢尤難當者。三人始得安與之角。然卒莫之能勝也。歷選力士之徒。蓋建櫜以來一人而已矣。嘗以技仕松江侯。後辭歸。以文政八年卒。家壽五十九。雷電去世二十七年。孫義行。欲述其祖之蹟。傳于無窮。乃礱石於其村之道旁。特來謁辭。昔越前秀康卿。

在伏見召名妓國兒觀其舞而泣。人怪問之。曰。今天下女子千萬人。此女爲第一。吾生丈夫。不能爲天下第一流。大有愧於此女。故泣。今予爲雷電。識于斯碑。亦殆將泣也。系曰。

信山崇峻。信水清駛。神氣所鍾。廼生瓌偉。吁嗟雷電。力武無比。間世壹出。固天啓爾。我爲士人。不能魁琦。爲爾勤銘[illegible]篤忸怩。

紀熊澤助八事　　林鶴梁

備前州有富民兄弟爭家貲者。黨援各百餘人。獄官推訊。累年不能斷。熊澤助八代爲獄官。乃召兄弟二人。同坐一堂。時冬日嚴寒。置一火爐于堂中央。終日無所問。及日暮。出盤飱。令二人並喫。如此者三日。而助八每隔屏障而坐。命其二兒。執事膝下。二兒友愛。如燕如麑。猶令二人聽之。二人心曉其諭。已愧心自然發胸。初二人入堂。各分坐一偏。至是相謂寒甚。可近火邊。既近。不覺相與執手號哭。宿怨頓消。乃退告黨援止訟。云。噫夫數年疑獄。不勞寸舌而一朝息之。可謂善聽訟者矣。然非其履行有素取信於人。豈至如此乎。世之爲刑官者。其思之矣。

烈士喜劍碑　　林鶴梁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赤穗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々。言其有復讐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行。以滅人口。一日遊島原妓館。會喜劍亦來遊焉。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羞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眞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爲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哂々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讎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天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托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

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擧。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恥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臣烈士事。嘖々不離口。常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畧紀事蹟。以示後人。乃齎金若干。來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爲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擧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紀貞婦某氏事　林　鶴梁

貞婦者荻藩士某氏女也。名某。面貌醜黒。眉眼如鬼。及笄人不娶之。父兄憫之曰。苟有娶之。雖賤人。欲許之。而某則自選耦。常語人曰。妾得如瀧鶴臺先生者爲夫足矣。時鶴臺學德高于一世。故人皆笑之。鶴臺聞之曰。此我知己也。必善治内矣。遂娶之。某既歸瀧氏。日夕執事。靡弗婉順。然其識亦高。鶴臺與客語。某常坐屏外聽之。談或及國政。則諫止之。居數年。一日周旋間。忽有赤絲團自其袖中出墜。怪問之。某赧然曰。妾愚。平日行事多可悔者。意欲少其過。因常製赤白二絲團。恒藏之袖中。若有惡念。則結赤絲。有善念。則結白絲。一二年間。赤團益大。白團自若也。於是惕然自反。更加脩省工夫。今致赤白二團其大相埒。此亦薫陶良人之所致也。但葢未見白團大於赤團耳。言畢。又出一白團于袖中。以示之。嗚呼。古今婦女以貞淑稱者亦多矣。未嘗聞識見高邁。克治精功。如此婦者也。奇哉。

杉山翁立志之碑　林　鶴梁

嗚呼。男兒生不能成名。終身碌々者。將何面目相覲。杉山翁于九原之下哉。翁遠州濱松人。十歲失明。自知天資豪毅不群。有欲成名于天下之志。然既失明。他無可業。決意醫術。甫十七。詣相州江島辨才天女廟。斷粒自祈三七日。夢神授針管。寤則在手。於是遂爲針醫。赴江戸。日夜研精。其技累年。終得妙解。其名大發。四方乞治者。鱗至雜遝。蔚爲鉅工。王公大人。招請無虚日。常憲公聞之。召侍左右。一日問。汝亦有所欲否。對曰。有。臣欲得一目。左右大笑。公曰。

是雖戯言其意實可假也乃賜宅地方十町於本所第一橋之側蓋以俗呼此橋為一目故有此命也因禄以五百石任撿校職又賜地於京師置清聚菴以總天下瞽者之事翁乃創建天女祠于賜地以為報賽云平生又虔奉觀音大士專好救濟初寠時尚傾橐以贍貧人及家道已饒所賑恤極多矣而於瞽人之窮乏者最加厚焉余令于遠州五年於茲矣常患其風俗之竊惰薄惡欲以有所誘導激成而未能也頃者讀三熊思孝所著續畸人傳慨然有感于翁之事因紀其畧刻石以建諸所管見附之驛以

示州人嗟乎翁非遠人乎一瞽者而究一技其所樹立猶能如此今達地方幾十里兩目烱然者幾萬人何為而不爲而滔々逐流獨不愧于心耶苟愧之其必有奮勵興起而能繼翁之遺蹤者矣是余之所切望於州人也

前哲林子平碑　大槻磐渓

嗚呼士之幸不幸雖曰天命抑亦非人事耶子平禁錮而死之五十年追賜赦始得封其墓後又二十餘年今公特感子平志追贈前哲二字命大修其墓焉夫子平之不幸於生前而幸於死後也如此天耶人耶宜觀乎生行實以辨之臣清崇職在教官既奉撰碑之命不獲以不文辭之也乃謹叙曰子平姓越智諱友直以字行本藩士林嘉善友諒之弟也其先出於伊豫探題河野伊豫介通清十二世孫曰林七郎左衛門通兼通兼次子曰新左衛門通安通安孫曰四郎兵衛某以其邸有四門自稱四門氏飛又改岡村子助之進至政始仕幕府為銃隊傳四世至半次郎諱良通有故削籍養於叔父林從吾因復林氏改稱摩詰晩號笠翁讀書通大義著有數種即子平考也娶青木氏生二男三女仲女清有姿色善和歌聘為吾忠山公側

室生公子因召嘉善禄之賜百五十石實寶暦六年也子平時年十九從嘉善來仙臺幼而機警既長嗜學慷慨有大志好周遊四方健歩無比毎行必穿屐雖數千里之遠如往隣里遂西窮肥薩東北入蝦夷之域凡所過郡國土宜之美惡山川地形之利害以至民俗政刑之醇醨得失悉皆諳記靡有遺漏又能觀古昔英雄戰争之跡以考其攻守勝敗之所由而尤所注意在乎邊防數年歸江戸寓藩醫工藤球卿球卿亦有志邊防者議與之合因勸之禄仕子平掉頭不肯也復從鎮臺抵長崎蓋以前游未得衷

蕃要領也。適唐商在舘者。激事作亂。鎮臺命子平及諸士勦之。子平先衆奮闘。生虜數人。乃曰。唐人伎倆亦可了耳。既歸慨然以謂。近時西北諸蕃。擁以闢地拓境爲務。其駕巨艦挾巨礮。以横行大海。如履坦途。而我神州四面皆海。諸蕃之來無有方處。若有包禍心以伺邊境。將何以防禦之。宜先節國用。蓄軍實。然後設砲臺於要害各所。以嚴爲之備。又謂西南北諸島。在絶海中者。彼或奪以據之。異日之大患也。最不可以不深慮焉。遂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具論之。梓以行世。當此之時。海宇清寧。人安無事。外

冦之變。置諸度外。皆謂渠徒張皇無根之事。以爲釣名訕利之計耳。事聞于幕朝。有司擬議。以不憚政府罪之。命燬其鏤板。而錮之仙臺。子平於是作六無歌以自嘲曰。親毛無妻無子無板木無金毛無連登死仁度毛無。遂自號六無齋。端坐一室。足不復出戸庭。以沒。實寛政五年癸丑六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六。子平死後十餘年。北邊果有鄂虜之變。梟羽繹騷。歳餘僅止。世始駭愕。以服子平先見之明。有處子蒲生秀實者。上書時相。有言曰。宜酹酒子平墓以謝其靈可也。子平嘗在京師。謁中山亞相。亞相盛稱高山正之慷慨論時事。聲與淚下之狀。子平曰。渠有泣癖耳。方今王室端拱。政府得人。豈有可泣者乎。所憂海防耳。公既以正之爲善。不知一旦有外寇來。將坐待神風於萬一耶。藩嘗饑。經費不給。藩老佐藤伊賀。素奇子平。召問濟之策。子平爲著富國策。謂東海多鯨。捕之亦可以助國用。其餘所論。剴切確當。皆經世要務。事雖不行。識者知其可用云。又嘗著父兄訓一卷。曰。童蒙末也。父兄本也。本之無訓。末何以能成。子平之見。每出人意表。率此類也。子平禁錮之後。人或謂之曰。今日事。雖係幕議。非出本藩之意。盍

必出游以自遣。子平以歌辭之曰。天若無日月。十日之閑豈不可越哉。其謹嚴有守又如此。天保十二年。七月。賜赦。姪通明。立石於城北龍雲院。題曰六無齋友直居士墓。其奉命大修理之。則在慶應元年十月。銘曰。慷慨憂國。誰無是心。俗儒量敵。有淺有深。或切外寇。愛侮不必。或失過激。庸人自擾。卓彼前哲。察禍未形。略此詳彼。海國談兵。廟莫早成。攻守可恃。驗諸今日。云何吁矣。

紀月仙事　林鶴梁

僧月仙。伊勢人。善繪事。然甚貪。潤筆之資。每有請畫者。必

先論價而後搦筆。因是謗議囂然。月仙弗顧也。有一名妓聞其善畫。使奴來請之。月仙先論價。奴返告妓。曰價宜從其所欲也。畫成。月仙躬親携來。會妓有客宴方盛。乃引月仙就席末。攫金若干。擲席上以與之。曰金以買畫也。噫賣畫人不足齒矣。所買之幅。不足揭焉。於是脫衣冀進。立乎稠人中。自解其裩。代幅揭壁上。因笑曰。雖不獲雅軸。亦獲佳裩一座。為之掩目。月仙熟視無愧色。後益貴其價。稱貸其所獲金。竟至巨萬。乃稍々散之。以救窮人。窮人賴之。以自濟者甚多。至今伊勢人呼曰月仙金云。此佐藤良仲之

語也。余聞浮屠氏。以忍辱為苦行第一。月仙豈其人耶。

齋藤拙堂曰。宮川渡川。本收錢。間之山路本甚惡。月仙捐數千金。並除旅人之患。其功於山田大矣。見代寛居。為余言如此。

山陽先生行狀

江木　戩

先生姓賴。諱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號山陽外史。入京又號三十六峰。父春水先生。諱惟完。字千秋。藝州竹原人。初寓大阪授徒。娶阪處士飯岡氏女。以安永九年庚子生先生於江戸港。天明元年辛丑。春水先生應本藩之聘。乃徙廣嶋。先生幼銳敏。嶄然見頭角。年甫十三。春水先生祇役在江戸。作詩寄之。柴野博士見之。大加歎賞。曰千秋有子。不教之為實材。乃欲使為詞人乎。宜使其讀史知古今事。而史自通鑑綱目始。會薩藩文學赤﨑元禮歸國。過廣嶋諗之。先生感奮。日讀綱目。然記治亂之大勢而已。書法發明等不屑讀。博士聞而益奇之。年十八。從叔父杏坪翁東游。在尾藤博士塾。一年而歸。才學日進。然以多病免仕籍。有二弟。皆夭。一妹適藩士某。春水先生乃養仲弟千齡子元鼎為嗣。文化七年庚午。菅茶山翁請督其塾生。乃游備

後。明年辛未。去游京師。遂止焉。時年三十二。僑居車屋街。徙于銅駝防。于木屋街。文化十三年丙子。二月。聞春水先生疾篤。時聚徒講莊子。投巻即發。晨夜赴之。自京及廣嶋。殆百里。五晝夜而至。至則歿。及遺憾不能自置。自是終身不復講莊子。前此元鼎亦早世。先生在廣嶋。娶藩士御園氏女。生元協。有故去。於是元協以嫡孫承祖。文政元年戊寅。二月。春水先生大祥忌。歸展于廣嶋。喪除。遂游鎮西。從豐筑入肥。留長﨑二月。強南極薩隅。明年春。歸廣嶋。奉母夫人入京。侍遊芳埜寧樂諸勝。秋送至廣島。爾後西省無

雁嶽後數迎之。侍游伊勢及琵琶湖等。先生既客寓。治家儉素。不妄費一錢。然其迎母夫人。不問有無。務奉懽心。一日侍游嶋原。登一大酒樓。召妓樂侑酒。朱能銀盤盡其豐美。從行婢見之愕然。竊引先生袖曰。阿主囊中物足以償之乎。蓋先生以去國闕定省。深自悔恨。欲報罔極之萬一。而春水先生既逝。故欲報之母夫人也。六年癸未。買家三本木。稱水西莊。庭中雜植梅花竹樹。扶疎為蔭。置一小草堂。臨鴨水。對東山。稱山紫水明處。春花秋葉之候。皆可坐而知焉。候至輒携童。佩瓢。飄然出游。其佗近畿名勝古跡。游履殆遍。其游不預期。興至即往。天保元年庚寅。患胸痛。久而愈。三年壬辰。六月十二日。忽發咳嗽咯血。醫曰。是積年勞神所致。所謂肺血疾。不可治也。先生豪傑。不怖死。故敢以實告。一醫曰。猶可療矣。先生曰。死生有命。然我上有老母。且志業未成。假令無一生理。宜加醫療。我愼服藥。傍為死計耳。時方著日本政記。乃日夜勉強搆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及秋疾益劇。慮母夫人憂之。戒家人使勿告。唯報以微恙可尋愈。往復書牘。勉強執筆如平常。自始病。禁酒不飮。而客至為設筵談笑自若。病既革。曰。我死方逼

近古日人傳　二一一

矣。然猶著眼鏡。手政記。刪潤不止。忽顧左右曰。且勿喧。我將假寐。乃閣筆。不脫眼鏡而瞑。就撫之。則已逝矣。實九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三。葬于東山長樂寺。先生入京。娶小石氏。近江人。生三男。曰辰之助。夭。曰又二郎。時甫十歲。曰三木三郎。七歲。一女三歲。所著日本外史二十二卷。日本政記十五卷。通議二卷。春秋講義若干卷。先友錄一卷。文集十卷。書後題跋四卷。日本樂府一卷。詩鈔八卷。同遺稿八卷。外史之成。凡經二十年。既成。猶秘之家。白河少將樂翁公聞之。卑禮厚幣以請之。自是遂行于世。政記最晩年之作。記事多成于病中。而終不得全脫稿也。先生為人癯瘦。顴高。眉蹙。眼采炯炯。望之有威。性峻峭。不能包容尋常之人。常慨昇平日久。士氣不振。故以氣節自持。亦以導人。未嘗屈己隨人浮沈求容。其去國。誓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在備後。茶山翁嘗欲薦之我藩。師作書辭之。入京後。每聞國侯朝江戶往來過伏見。必着袴。南嚮望拜。諸藩多聘之。皆固辭不應。日野大納言公資愛好文辭。時招都下諸儒。為文字飮。聞其名。請之不往。其請至數四。乃陳野人不習禮節。若許野服出入。及賜予之

近古日人傳　二一二

際無類臣禮者則敢奉命且言魚非琶湖之鮮不能喫酒
非伊丹之釀不能飲公皆許之乃往翌日餽金以為謝先
生見之曰豈有禮幣而小書低書人名自大署高署己名
者命藝生後藤織卻之公從而謝之益敬其不屈至終訪
其廬諸儒中有議其倨慢者先生聞之作書辭赴宴爾後
獨召賜宴酣後時戲為畫一大藩侯見而喜之介人寄朝
鮮布二幅請畫焉先生怒曰以我為畫師乎乃作二絶句
大書其布返之其一曰曾謝橫經弄翰儒寧能餘技備觀
娯胸中畫本猶堪獻彷彿豳風七月圖有一生請外史師

領之後又來促曰欲獻一權貴焉先生正色曰我史非權
門納媚之具竟不與師才識天授加之勵精不倦甫六歲
忽問母夫人曰天何如物也母曰旋轉不止如彼而已師
遽下庭仰天嘆曰不思議哉啼泣半時許自八九歲喜讀
國字本古今軍記至忘寢食嬉戲又摶土作城郭軍營狀
既受句讀晝夜不懈嘗患眼春水先生固禁之陰讀不止
年十四五受家學小學近思録皆已誦習一日因曝書見
東坡史論訖曰天地間有如此可喜之文乎遂肆力文章
最精於史學家無藏書四子五經白文東坡集唐宋八大
家文數品本朝史唯烈祖成績藩翰譜而已而古今史籍
制度兵法及家譜野乘無不渉獵終能成外史政記大著
作經說歸主洛閩而不甚墨守要以通古聖賢立言大義
為務其議論以適用為主詩務敏實際不事虛設尤長於
歌行喜咏史雅言曰余不欲詠物詠物不若詠史史中有
無數好題目隨讀者淺深皆可成真詩舍之而曰雁字鶯
梭無為也書名亦譟四方争索絹素満室然是皆緒餘常
用心者經濟之學也弱冠後擬蘇氏策論作新策十餘篇
晩歳頗刪潤之即通議也先死三日忽曰猶有不可不言

者在焉即日草之内廷篇是也先生名已重於一時游京
者多來求見一切謝絶非不得已則不見平生耽讀書勤
著述常曰謂我才子未悉我者也謂我能刻苦者真知我
矣日夕置酒草堂必呼門生對飲飲有限限既盈不過一
杯酒皆伊丹之釀尤愛號劍菱者酒醒輒挑燈讀書至五
更而後就寢晝則巳牌前起自收衾裯掃戶牖以為常無
寒暑一也性好古書畫頗善賞鑑所藏十餘幅書則倪元
璐屠長卿畫則盛茂曄趙之璧等也酒間多談歷史文章
為樂其病猪飼敬所翁來訪談及南北正統事議大不合

戩時侍病。翁既去。先生曰。苟以北朝為正統。豈以新田楠諸公為亂臣賊子乎。方言之之時。目張眉軒。其慷慨激烈。雖病不衰也。遂更著正統論。置之政記中。初諭後接人。不設城府。直吐肝膈。人苟違其意。對面詰責。不少假借。改則止。未嘗毫介意。教門生甚用意。講書不扤聲飾辯。恂恂如談話。倦則吹烟喫茶。必擿發蘊奥。剖析妙旨。使人人了然而後止。講經之席。不冐列緇徒門生。詩文有少可觀者。嗟稱不置。曰。使我為之。亦不過如此。雖甚拙之文。改刪數四。如其意而止。戩從學僅二歳。而先生厭世。慟哭無及。乃輯

録平生所聞見及問同門友所得。草此狀。嗟。戩謭劣何能狀先生。且所遺必多。若其詳備。則俟元協及高足之弟子述焉。先生將死。門人太雅堂義亮。能畫。請寫其真。自題其上曰。身偃仰一室。而心閲百世之失得。不恤己鹽齏而憂人家國。嗟是何物迂拙男兒耶。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乎。又曰。此膝不屈於諸侯。聊荅故君之德。此眼竭之於群籍。不虚先人之囑。此脚侍母與二齋芳山。三蹐太湖四上下藻灣。而未曾踵朱頓之門。此口不餡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黎之寒餓也。嗚呼。先生之為人與所志。盡於此矣。固莫待戩輩之言也。門人備後江木戩謹状

佐藤隆岷傳

林鶴梁

佐藤隆岷。會津人。名惟清。號活菴。又號神谷齋。隆岷其字也。少負奇志。善罵。欲成名於天下。其初出郷閭。自誓吾不衣葵章衣。不復生還。葵章者。幕府徽號也。來江戸。依故人某某。曾也。專事會計。隆岷一罵乃去。然無常居。以處士客高門雅子家。喜讀書。皆誦易論語老莊傷寒論古今和歌集。最好軒岐氏術。於其術有所自得焉。然以其善罵。不為世所容。僅業按摩。以為活。時潮留橋有酒店。以鰻炙名。毎暮

有客三人。來喫鰻一碟酒一陶。如是者數歳。未嘗一夕廢。主人怪問之。皆云。吾等有夙志。恐不成。故藉此以助氣力耳。三人其二行商。其一即隆岷也。久之隆岷僦一屋于芝濵。既與屋値。屋主更索酒資。不應則中以冷語。隆岷大怒罵之。欲斫之。偶有任俠某過觀。暁諭兩解。遂引隆岷而歸。欵待甚至。某多養拳勇少年。號曰兒分。於是告人曰。吾獲奇兒矣。隆岷聞之罵云。吾豈為汝輩養子者乎。某謝留不肯。振袂而去。初荒川土州妻。疾十餘年。醫藥無一効。令隆岷診之。試問處劑如何。隆岷忽罵曰。君非醫人。焉知醫術。

然吾術踈不為人所信。亦足愧已。即奮拳打破藥籠。侃然去而不顧。土州曰。奇士也。術亦應奇。乃令治疾。遂痊。爾後醫名大發。及土州為清水府。老建白為其侍醫。於是隆岷賜葵章衣。果遂其誓矣。向之十商亦各成其志云。

鶴梁子曰。嗚呼隆岷真奇士也哉。前後言行無一不奇。然尤奇在善罵土州。又奇之奇者也。遂以此顯名。夫善罵固非美德也。然如隆岷之善罵。亦不為虐。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其隆岷之謂歟。

山岡靜山傳　中村敬宇

近來槍法之絶技者。莫踰于山岡先生焉。名正視。字子嚴。通稱紀一郎。號靜山。江戸人。家世仕幕府。為人剛直不阿。重朴素尚氣節。篤于人倫。家不甚富。而食客滿門。後多出名士。事親孝。父沒。母多病。先生看護匪懈。書室揭牌曰。七之日省墓。三八聽講。一六按摩。以按摩立課。古今所絶無也。毎夜談武藝。間雜以忠孝節義事。先生幼時。刀槍射騎泅水。讀書習字。無不發憤勉勵。年十九時。有所省悟。慨然曰。我自今專精學槍而已矣。及二十二歳。名轟都下。所用長槍。曰刄心槍。其源出於菅丞相道真云。當是時。筑後柳川人南里紀介。以技鳴于海内。及其遊江戸。先生就問焉。南里將歸國。欲與先生一較以告別。於是相較。試法起辰至午。神出鬼沒。輸贏未判。所操各槍鋒尖摧破。短二寸餘矣。世之槍術者。流失精神活潑之妙。殆遺血戰之實境。徒務花法美觀者。比諸先生之技。直等兒戲耳。嘗患疔發於臯下。痛甚。操技如常。衆醫止之不聽。月餘而愈。又患瘧。每顫起入場。與弟子較技。以此去瘧。先生所操木槍重有四斤者。七斤者。十五斤者。安政乙卯六月。罹暴卒。年二十七。先卒一日。母氏視先生使重槍。患其太遽。先生曰。兒操之易々耳。翌日。自曉至午。與諸弟子操習如常。但見肉色頗白。肌膚無澤。弟子以告。先生笑而不言。是日卒。先生技既稱神妙。又以德行聞。嘗代母氏賽于西郊佛寺。有衆可二十人。圍繞一人。拳撻交下。鮮血淋々。無完。先生謂衆曰。何物狂奴。敢行毆擊。仆地者哀叫曰。山岡先生請救我。先生向衆懇喩。弗聽。於是突入群中。喝曰。窮鳥入懷。獵夫不殺。況士人之求救。而我忍坐視乎。汝之敵即我也。請來與我鬭矣。衆不敢動。先生視仆地者。乃舊嘗習技。後背去者也。其人借金于衆不還。故今遭此厄。先生為償其金。別與數

金於其人。加規戒而遣之。先生嘗曰。凡欲勝乎人。須先修德于已。德勝而敵自屈。是之爲眞勝。若謂技藝可由擊刺而得。則大謬矣。欲精乎技。須先禁飲酒遊行。必也無時而不存精神于技。無事而不出誠實之心。則臻于妙境。可庶幾也。又曰。人之所宜戒者驕傲也。一驕入心。百藝皆廢矣。回視既往。我亦不免。每一念至此。慚悔汗下也。先生學槍勉強非凡。嘗慨昇平日久。士氣柔惰。自期致及古之士。庶幾緩急應用。嚴冬寒夜。以繩約腹。敲氷灌水。滿身淋漓。東拜日光廟。叩首默禱。乃特入場。操十五斤槍。作突衝勢。一千回。竆三十夜而止。每年如此。平居晝教授門人。夜則作突衝勢。或三千。或五千。或自黄昏至鷄鳴三萬。嘗斫竹七尺許把之。躡高屐與弟子試較。不異于槍。或操銕扇以敵槍手。一夜月明。先生起臥不安。母氏怪問之。先生曰。如此良夜。豈忍舍慈母而眠乎。母子並坐玩月。賞心樂事。安知其不可再乎。母氏悽然曰。何得此不祥之語乎。後旬餘。先生果歿。小田又藏者奇男子也。慕先生風。著其行狀甚備。贊曰。余不知先生。知其同胞高橋泥舟君。君槍法之妙。海內無雙。得無非友于切磋薰陶之切乎。君居與余近。止隔

一水。所夕過從。吾師佐藤一齋翁曰。一藝之士。皆可語。余既聞君談武事。每有所得。今又從君借先生行狀。約而作之傳。庶乎世之少年。讀之而有所感發奮興焉。

島田見山傳　宇田栗園

天保中。以劍術鳴於天下者。江戶有男谷某。柳川有大石某。中津有嶋田見山。見山少二子十餘歲。而屹成鼎足之勢。初時學劍於堀某。稍長遊肥筑隅薩之間。徧求武人以角其技。方其去筑赴肥也。至高山麓憩店。會日暮。主人曰。此山險而多怪。君一宿待旦而發如何。見山笑曰。怪當畏我。我豈畏怪者哉。提燈而上。至絕頂。忽有聲如水大至。燈滅。既黑不辨咫尺。有物翺翔頭上。見山知其爲鷙鳥也。植立不動。擬劍向空。以俟其下迫。少焉不復聞羽聲。徐步下山。得人家投宿。平明辭去。後見山語人曰。我以劍術遊歷天下。然遭怪唯有此事已。見山在江戶。春日從徒弟數人。觀花于隅田川堤上。有少年五人。同飲。見見山來。故箕股以攔路。徒弟皆怒撫劍。見山徐々行踏之而過。一人起立提見山衣領。未及見其下手。少年既仆堤下。二人繼起。左右握見山手。見山大喝一聲。二人亦相枕而仆。餘皆鼠竄不

知所之見山不敢以告人。其門人久米房之助。請予以此事曰。當時吾面見之先生。不獨劔術過人。拳法亦臻其妙如此。見山猛暴。好凌轢人。後折節讀書。痛自取損。雖然及其闘技也。對手若不避。則縱横刺撃。勢如將斃之。觀者屏息。兩手握汗。遊歴之間。無論儒家。苟名一藝者。必往訪之。筑前有僧仙崖者。以碩學為法中龍象。雖龜井昭陽之學力。莫與之京。而一見見山。大喜為跋其一統流巻尾。亦可以知見山非一劔客也。見山頗識時務。與余論海防於杯酒之間。見山淺量。不能過三蕉。余則引太白。淋漓裏飲以

當之。然見山所論。纚々中竅。余數屈服焉。是知世之蓬頭突鬢者。不能望其項背也。余之遊江戸也。寓于見山家。當是時。徒弟無慮五六十人。又劍客來請比試者。殷轃其門。甞語余曰。始我志於劔術。恐其不能成。毎夜三更。詣天中寺。禱於神者三年矣。篤志如此。宜乎其術之造高妙也。（天中寺在津城西）余將西歸。見山開燕祖道。出竹刀與身上曰。是乃我遊奥羽時所用也。今以贈子。余喜而受之。別後毎思見山。對此二物。宛如交臂晤言於一堂。嗚呼。見山以劔術雷鳴於天下。今也則亡。可惜也。蓋知見山者。莫如余。故為之傳。見山隆準深目。顴骨如立。軀幹堅實。而有膂力矣。

齋藤拙堂曰。見山屢來我藩。余延之官廳。巵酒歡洽者數矣。殆悉其為人。頗有學識。服善好義。余酷愛其人。不唯劔術之工也。

半仙子傳

宇田栗園

半仙子。鎭西人也。而不審姓名里籍。或云。與劔客嶋田見山同國。為人磊落不脩細行。切時好角紙。勝則大呼狂躍。偶誤傷左足拇指。流血淋漓。而自若也。其父籍制之。毫無悛心。乃襭衣反縛。閉之於廩下。鎖以絶其飲食。近夕。閴寂

無聲。發而視之。盤坐印中。其國俗。自正月迄三月三日。爭放紙鳶。互斷其線以為戯。間有細末鐐精雜濃糊塗之線者。名曰鐐精線。他線來觸之則立斷。有童子團聚訴無鐐精。半仙子聞之。直歸家。取瑠璃瓶來。擲地碎之曰。可以塗線制勝。其所為率此類也。父使半仙子讀書。掉頭不肯。其母百方慫慂。且誑曰。汝執拗不奉父命。父將托汝於山中親藏。以為荒豎。半仙子沈吟良久曰。兒過矣。兒過矣。自今而後不敢忤庭訓。母撫其項泣以告父。父大喜。為擇蒙師使習句讀。三年。四書五經文選皆得卒業。蔚然已露頭角

既而請父負笈見良師。遂游日出。從帆足愚亭與。是時同門友四十餘人。相與磨礱。欲以跨越其等夷。半仙子精苦絶人。至連夜不睡。眼為之腫。猶且激勵。有尺進無寸退。有米良子庾者。以半仙子四五歳。以才學稱。愚亭拔二人以為都講。衆皆榮之。居數年。學貫浸乏。典衣物以給資。隆冬唯存一單衣。奮曰。大丈夫窮當益堅。不以撓屈。惟嗜酒使氣。以故不能無過矣。愚亭比常規之。一日謂愚亭曰。學貴竭矣。不能復親炙左右。請自是辭。但教育之恩。誰鏤之心骨。愚亭曰。此天將玉成汝也。可不勉哉。雖然與久於我之

門。不如更求良師以廣聞見也。而可為汝師者。獨有龜井昭陽耳。半仙子曰。唯。因以愚亭為先容。往見昭陽。寓其塾。質書以償飯錢。昭陽主張古學。雖視程朱門下鄙生。亦妄加詆毀。半仙子崇奉洛閩説。意甚不喜。遂辭去。再遊日出。僦一僧舍而居焉。時方盛夏。欲炊飯無糧。乃買雪花菜與蘿蔔烹以充飢。又拾墓間所棄花筒。以為薪。截竹為筒植之墓前挿花以供死者。郷俗謂之花筒。有虚無僧小傳者。以任俠聞。憫其窮。謂之曰。子若從吾入村吹尺八。則以得米麥矣。何憚而不為。半仙子曰。潔荷厚意。雖然我學惜寸陰。不得用心他事。寧斃而

後已。小傳嗟嘆久之。後或餽以米麥。半仙子亦授讀其子以報之。後遊浪華。見篠崎小竹。小竹薦之於其侯。以為儒員。半仙子已釋褐。教授之暇。聚門人擊鮮飲酒。醉則角觝擊劍。使勝者浮負者。以自娯。其視財如糞土。意所欲物。則不論價而買之。以故家甚貧。上漏下濕。而居之晏如也。年二十九。娶妻生女。翻然悔之曰。如此而不已。將飢寒吾妻子。乃戕賊吾門人。自是撿身改行。無復舊日粗豪之態矣。天保某年。亞墨利加人來浦賀。勢將搆兵。天下洶々。諸侯皆峙糗糧。鍊兵馬。以為戰備。半仙子投觚慨然曰。我豈

散儒哉。於是斂甲冑。礪刀槍。大用心於兵法。竟究長沼氏之奥旨。其意蓋欲藉此以盡節効能也。半仙子平日以匡君濟時為己任。故雖不與聞國政。獻替可否。靡所隱忌。年已過知命。曰。起職盡言。所以招禍也。縱吾不能羽化昇天。寧為半仙優遊以保暮年。乃取古人身閑體更健其人半神仙之語。自號半仙子。除講讀外。鉗口不復言時事。嗚呼。半仙子始為驕子。中為狂客。終為謹言慎行之人。可謂善讀書變化氣質者矣。雖然是皆其父教訓得宜之所致也歟。

高橋生傳　林鶴梁

高橋生。名某。稱喜右衛門。武州川越人。為人縱逸負氣。健歩過人。尤嗜書法。來江戸。客寓數年。困極。仕幕朝横田新五兵衛家。囊無半錢。弗恤也。暇則從事於學書。書一以僧空海為法。常懐其墨本。時出臨摹。又好遠行。行不必尋佳山名水。亦不必訪奇技異能之士。唯漫然杖履信足而歩耳。有時陟降山阪。跋渉原野。一日行數百里。曰。快矣。旬餘不遠行。意殊嘆嘆。其在路上小憩。亦展翫空海墨本。好作大字。字方二丈餘。楮墨之費。不能自辦。及其欲書也。輙携一巨棒。馳行太師河原。太師河原在都南郊。白沙平鋪。可畫以作字。生乃出空海墨本。熟視久之。意有所會。欣然大呼。躍身揮棒。作數十大字於沙上。字皆活潑飛動。作蛟龍勢。乃環視曰。快矣。初生夢一老人素衣烏帽。手持巨毫一枝。書法一卷。來與之。既寤。以為空海現身授祕訣也。自是書進一境。生既能大字。而細字則不能作。尤窘於作書札。然家主命之。則強書。字大尚寸許。其作之。呻吟苦惱。屈身縮手。僅作十數字。而既倦極矣。字皆拙甚。殆不可辨。生晩好學。來入吾家塾。余時舉古今天下治亂興亡之際。英雄

豪傑之事。以語之。生亦撫掌大呼曰。快矣。後不知所往。

鶴梁子曰。高橋生之健歩大字。雖偏哉。亦一能也。古之人。雖有一技一能之微。必收而不棄者。如我楠河州祿善泣之人。彼孟嘗君養鷄鳴狗盜之士。皆是也。想使生逢楠河洲孟嘗君。則不憂其不遇矣。而今世無復其人也。余深為生惜之。

紀松本某之事　宇田栗園

朝倉義景士有松本内近者。為人所殺。遺兒某年十歳。其母抱匿山中。既長。慨然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况於同國乎。百計思所以報之。扮為丐兒。日至仇家乞食。以伺間。其家警備甚嚴。牆外環濠。架橋出入。誰何唯厨壁鑿窻。濶三尺。僅可以容身。竊識而歸。及夜復至。則撤橋。因泳水上岸。一跳。攀厨牕。俯僂而入。牕下臨井。乃攀綆而下。綆斷墜井。家人驚起。來窺井。見綆斷。呼曰。盜也。將倒槍刺之。某連聲乞哀。衆鉤出之。泣曰。吾乞兒也。前過厨外。聞酒炙之臭。欲得一飽。非有惡意也。幸免死。主人熟視之。顏貌酷肖内近。心竊疑其遺兒。因囑家奴。就僻地殺之。家奴急縛之。各執炬火。簇擁而行。行半里。兩崖夾道。闇黒不辨其深淺

某忽翻身投崖。衆驚愕不知所為。相謂曰。懸崖如此。必蕩齏粉。當待明求其尸耳。某輾轉達澗底。幸得身全。乃就巖稜摩斷其縛。以泥塗面。認炬光上崖。雜衆奴而還。莫復一人知之。衆具白其狀。主人大悅。出酒肉勞之。既而衆散。主人亦醉眠。某潛伏其牀下。五更蒲匐上牀。主人睡方熟。乃取枕傍刀。斬其首而出。後亦仕義景。

鋏防主傳

安井息軒

鋏防主。江戸淺草鳥越里富商之子也。父早死。獨與母居。年八九歲。近隣失火。烟焔漲屋。母急入室。取一袱包於巾

箱中。出授鋏曰。謹守勿失。鋏問何。母曰。楮金百枚。火後性命所係。鋏曰。此何所用。投於牆外。不顧而走。既長壯大。有膂力。嘗遊北里。時有惡少六人。喜假事端。毆擊路人。鋏過於堤。環而欲毆鋏。鋏怒。投三人於川。餘皆逃。而鋏亦毆擊見血。謂徒力不足自衛。遂專心於武技。刀槍手搏。皆極其精。足最健。能日行三十里。既而折節讀書。酷嗜莊騷及孫吳書。益厭世。故後母沒。遂削髮捨家而去。性簡默。與人坐。言及則應。飲食至則饌。未嘗妄交一言。或背衆而坐。察其色怡々如也。嘗造友人宅。衆客正酣。飲鋏。鋏飲二三爵。偶坐而

瞑。或呼問其名。開目以應曰。諾。又問。搔首良久曰。如時則稱鋏矣。蓋無名也。因號曰鋏防主。益愛而押之。而不知其為讀書人也。鋏多技藝。運筆插花。皆堪為人師。最巧彫刻。鱗介翎毛。莫不逼真。資焉以游於四方。不常其所。其友嘗囑刻虫豸數顆。鋏許之。不來者六年。一日忽至。曰頃得佳榴於南總。請償前諾。遂留四十日。刻十餘顆。既餔食曰。諾既償矣。請行。問其所之。曰宇都宮。宇都宮距江戸二十七里。主人留以明日發。鋏曰。宵行亦好。遂行。鋏既資於彫刻。然亦不受直。獨餬其口而已。居恒單衣。雖隆冬祈寒。未嘗

重襲。或憫而與衣。亦不辭。出則便與貧人矣。弘化丙午六月。孛斯遯軍艦。來浦賀。沿海諸侯出師備之。鋏時在房州。觀一小侯命其大夫出師。百姓仰觀。唯謹。鋏笑於群。傍人肘之。不為止。軍師果見而怪之。命吏召之。衆皆為危。鋏昂然而行。帥問其所以笑。鋏曰。大夫出兵將以戰乎。抑且舉舊典以塞責而已乎。帥曰。亦戰耳。何以問為。鋏曰。此衲所以笑也。凡戰以馬為重。馬性喜寒而怖暑。今驟馬於熱沙中。如此三日。疲病不可用。一可笑也。凡軍當占山林川澤之利。否則進退不便。奇正失宜。今兵既少。而又營於斥鹵

曠漠之地。使賊明知我衆寡動靜。幸不戰已。苟戰賊連礟擊我。整隊上陸。則全軍沒矣。二可笑也。以此二可笑。納安得而不笑。遂捧腹絕倒。帥喟然歎曰。我職辱一隊將。而其所見則不及一乞丐浮屠。豈非可羞之甚乎。乃依其言而營焉。鋏是年五十有四。其健不衰云。半九子曰。予每聞人稱鋏防主。皆曰簡默不言。然以房州事觀之。鋏非不言者。知言無益。故不言耳。嚮令房師叩其蘊。其有大可觀者矣。惜其識不及此。僅能聽其所言。故其言止於此而已。方今邊警日聞。海內豪傑之士。欲言以抗賊衡者。豈翅鋏防主

之所見焉哉。而未嘗聞有禮招以盡其言者。或至以妖言罪之。則房州之師。亦不能不謂之良大夫也。

吉野傳　菊池三溪

以巾幗釵裙之一閨秀。色藝雙絕。志操明快。鬚眉丈夫由有愧色者。今古輩出。弗乏其人。而島原娼妓吉野之事。口碑嘖々有足傳者焉。吉野不知何許人。或曰北越人。天資慧婉。光艷溢目。尤有尚古癖。喜服廣東異錦。今人多方購求其零片。以作茶壺囊粧珍襲。誇尚名曰吉野廣東。一縉紳愛其才色。贈以貨物。求中其意。咸擯而不受。偶獲藤黃門歌稿一箋贈之。所謂小倉色紙是也。吉野果大悅焉。東寺賽會。士女雜沓。香花傾都。吉野亦詣焉。路有一貧兒停睇凝矚久之曰。美矣。若許之名花。徒付他人有。安可無一枝供瓶插也邪。自此思戀綦切。手采在目。食飲不下咽者累日。既而曰。使彼神仙邪。固匪火食者可暱也。使彼嬪嬙邪。固匪賤人可近也。既匪神仙。況匪嬪嬙。其所不易企及者。特娼妓之雄耳。我聞娼妓遇人。金多則胡越一家。金匱則同胞萬里。但金雖視弗論人美惡。我雖綦貧。絲累黍積。久而蓄之。一夕游資。豈謂不可辦邪。從是減省衣食。夙興夜

寢。營作匪懈。其所獲雖一錢尺帛。不敢浪費。歲月之久。獲若干金。乃懷之抵島原。徘徊於妓院間。見青衣往來。要為致其意。青衣冷笑。趨報吉野曰。路上有花兒。要妾曰。願得近君芳澤。以遂拳々思。豈不大怪事耶。因撫掌哂焉。吉野熟思曰。此必有故。輒別遣人。研詰其所自。果知其思戀率歲。非朝夕之故也。斯日京師豪客灰屋生者。聘吉野酌于樓上。盛張妓樂。吉野曲告貧兒事。生原瀟灑解人。千金一揮。土苴不啻。大白引滿。輟而遣之。為饋酒饌。以佐其懽。吉野乃延貧兒為上客。浴以香湯。衣以鮮服。躬親執巾櫛。周

旋太力具罄歡娛於此貧兒願初遂矣感泣滂沱割愛而
別矣居三數日有人趨報曰頃日有人溺于桂川遺書一
通曰願為我謝吉野君一朝懽會百年情遂矣莫復意在
人世今將移居于汨羅以卜三閭之鄰意者前日貧兒非
邪吉野哀悼厚禮而葬之從此吉野名譟遐邇厥後灰生
與吉野綢繆至臻不止魚水乃贖以千金別擇城北閒曠
之地為營其居室聿來胥宇事聞其家翁翁恚逐灰生
落拓大窘竟鬻吉野所秘愛小倉色紙者以充朝夕桂玉
之用生之家翁曰榮庵榮菴嘗如野雨甚至焉趨避其家

廡下使家奴辦雨衣內有髮童出揖翁曰以不時驟雨辱
賜惠顧家之榮也妾之幸也但恐以檐之狹餘濕迨裳衣
請姑入于內以遲天晴啓扉而導焉翁亦尾之內設一榻
煙盆坐具備矣乃就榻寓目園庭瀟洒竹樹幽邃苔老石
古窻明几淨花圃藥欄皆得其趣主人雅懷可想見也少
選向之髮童復迎接曰不圖今日惠然辱芳躅不獨陋屋
荷光輝併愛逮屋烏主人喜可知也禮宜亟奉迎而徒抱
嬌愧所以弗敢者則以巾幗主人故耳雖然驟雨若晦暴
風不歇幸不以環堵之陋見厭棄爐紅鬲沸苦茗雖薄乎

願奉一掬以慰其無聊如何榮庵喜出於望外謝其厚誼
亦延之于一室締構極雅洒掃極潔瓶花壁幅香鼎茗掬
位置有法按排有趣凡雖一器一物之微舉世所希覯有
間媚香溢席錚錝音主人迎謁交敘寒暄榮庵停眸熟
思其人粉白黛綠姿色艷絕華而不浮嫻而克靜趙瘦楊
肥兼而有之良無害為絕世佳人也榮庵心醉自謂大凡
閨媛室女豐於才者則嗇於色今才之與色併有而兩得
業已如斯閑雅桃夭之德弗問可知而已主人親點茗恭
進一掬湯候點法莫一不佳晤言一晌箕畢寢斂家奴亦

尋到焉竟謝其恩歸矣後榮庵與人語迨此事激賞不措
自以為神仙遇又使人悄々跡其名字家人大窘語以其
實榮庵色然驚喜相半又竊謂雖以斯老頒白私有衞宜
自娶之意宜矣年少兒輩以身殉之也卒詢之其戚族改
擇氷人為設合卺宴以為其家新人初吉野在島原有老
緇來索見吉野主人固辭不可便白之吉野吉野出而邀
之老緇凝矚曰可矣吾聞一見之資白銀若干兩袪囊付
之主人哂曰一見易事耳不須償重價曰果爾則人或欺
我也急叔金去吉野異之物色其人則鷹峰名緇日經是

也。吉野深感其高標絶俗與凡緇異其科。布施衣物以歸依之。吉野以寛文八年六月某日殁焉。葬于内野新地立本寺。釋謚曰本融妙供。灰生俗稱三郎兵。後薙髪曰浄慶。佐野氏。灰屋則其家號。

異史氏曰。昔者筑前文學貝原益軒之少也。游學于京師。嘗與友人飲於島原酒樓。妓小紫慕其才名。為通慇懃。後學成将歸其郷。小紫懊惱深惜其別。自使畫師寫其小照。掛以國歌一章贈之曰。姿古曾。繪仁波寫世登。奈加那加仁。通不心波。筆仁及波志。譯曰麗姿縱上丹青手。不使離

情竭筆端。小紫似之吉野。吉野亦知非其尋常書生。淬筆署其餘措曰。素琴一弄。其音在絃。娼妓身性。亦復若斯。世人弗察。心迷魂馳。不遑恤厥後。可不憫而悲也哉。雖然不獨娼妓。風情水性。皆蕩于常思。反訾古昔静姫佛妓謂心賜薄者。恐非其宜也。信哉人命脩短。朝露不啻。而問其所由。吾亦不知。人亦不知。一東一西。但其所之。此文原係一時游戲筆。而其命意超凡。措詞如玉。頗悟入禪機上乘。古泉界名妓地獄之流亞。而其風神才情相持不多遜。抑吉野之事。謠々散布於稗史野乘之間。要之皆無根寓言。未

獲確證。獨北窻瑣談。羇旅漫録二書。窮討極搜。不遺餘力。悉據其實。結撰毫不施粉飾。尤為明確。余參覈考究。經緯其崖畧。不獨慰佳人吉士之魂于地下。亦私寓闡幽顯微之意。思於不平無聊之餘云爾

那須田又七碑銘　林鶴梁

那須田又七。遠江舞阪驛人。先世仕豊臣氏。大阪之陥。逃來。匿于舞阪。世系散逸。不可知其詳。父某。世農。又七幼而穎悟。不喜游嬉。甫八九歳。學書計。日浴水祈神。求其業之進。及稍長。晝服農畝。夜肄藝業。不少懈弛。事二親孝養備

至。家貧。菽水盡歡。年十六。為驛書役。居四年。轉年寄。遂為名主兼問屋。驛多窮氓。風俗窳惰。不能供驛務。又七為省浮費。謹會計。驛務漸理。又勸誘驛人守儉勤業。驛瀕海。産海苔。土人初不之知也。信州賈某。販苔為業。偶宿又七家曰。此地生海苔。採之獲大利。又七乃訪問講究採造之方。教土人製之。以輸四方。闔驛被其利焉。凡事以至誠處之。有惡必為閭里患者。又七特召之告諭反覆。僉感悟懺服。終為好人。久之驛中舊弊。亦稍々一變。至於家給人足矣。文政七年。官賞以白金五錠。九年。又許家世稱氏。且以舞

阪驛長兼駿遠参十六驛取締役。歳給貴金若干。後或率驛人。修治道橋。或損私貲救濟凶荒。毎蒙褒賜。於是一時嘖々。誦其篤行。天保十四年。官許佩雙刀。又七既爲上下所稱揚。然爲人謙虚。其刀非公事不佩。居恒包之於袱以携。故人呼曰袱刀翁々云。嘉永三年。七月十日。以疾死。年六十六。其病而在蓐。未嘗一日廢簿書。及病革。尚懇々告人以驛務之要。葬驛中養泉寺。驛人感又七德義。乃相議欲建碑于驛西之原。以傳不朽也。持其狀來請余文。驛今在余管内。表茂德顯懿行。固代官之職也。遂據狀叙之。係以銘。銘曰。

勤儉自率。化及一郷。除害興利。吏才亦揚。幼畜老勸。終始同方。琳琅瓊琚。欲掩更光。嗚呼若人。其與可忘。

大塩平八郎傳

蒲生精庵

嗚乎。士不幸有擧事非其時。而得亂俗之名者。信乎學者全要識時也。余惜大塩平八郎擧事非其時也。作之傳。

大塩平八郎名後素。字士起。大阪府士。夙慕王陽明爲人。治其學。敏乎吏務。文政丁亥。捕耶蘇黨于京摂間。有功。已任。有猾吏姦卒。與豪富交通。蠹政陷人者。事連及權貴。從僕吏皆危懼。不敢問。適高井某莅府治。命平八糾察之。乃憤然爲之施設秘策。擿伏發姦。巨魁自刄。餘黨悉獲。論法處刑。擧其贓。得三千餘金。賑恤府下窮獨。其他斷獄皆此類也。庚寅。出令喩破戒浮屠者三。而逮捕其不悛者數十人。悉處流。遠近靡然。仰其治風。于時年三十七。高井某年殆七十。以老病上書辭職。平八慨然曰。余本微賤。而蒙公之知遇。言聽計行。除衙蠹。鋤民害。規俗風。以立功績矣。而今公歸休。我義不得不共棄職以招隱也。苟不然。平生讀聖賢之書。從事於良知之教。獨不愧乎心乎。乃賦招隱詩云。無功漁釣亦應非。湖上烟波好正歸。頼倚吾公濟時效。今秋共製芰荷衣。平八既致仕。以陽明之學教授生徒。生徒或有襄心者。輙戒之曰。世爲海。身爲船。心爲柁。身船終日浮沈世海。如無心柁。則未爲利兩名風慾瀾情波所覆溺者。幾希。是故要不喪性實者。宜堅執心柁。以渡那無涯無底之世海矣。縦逢風雨波瀾。庶免乎覆溺之害也。問心柁何之謂也。荅曰。心柁即良知也。天保八年丁酉。米價騰貴。貧民殆餓死。平八憂之。乃建一策。欲令府下富商各出金以救之。使其子格之助説之山城守跡部某。某啞然而

笑曰。平八發狂耶。何言之過也。格之助歸報平八大怒且嘆曰。傳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信哉此言也。近年天菑地變指不可勝僂。而有司恬然。酒乎酒色乎漁。賄賂公行。愛憎任意。士風不振。廉恥掃地。吾豈忍坐視之哉。乃賑貧民人金一銖。凡一萬人。喩曰。若見火起則疾來集。又移檄攝河泉播。煽動窮民。文意在乎代天極民。二月十八日。事發覺。十九日。跡部某召其黨瀨田濟之助。小泉淵次郎二人。覺走。伏起斬淵次郎。濟之助逃歸告平八。平八遽急集黨。纔得五六十人。發炮縱

火。樹旗二道。一書天照皇太神宮。一書南無妙法蓮華經。蓋表代天極民之意也。跡部某等師兵攻擊。大破之。斬獲數十人。而平八格之助。不知其所之。或曰。焚死。或曰。走薩

善諷子曰。吾觀平八之初心。非好作者也。蓋有所激而果於作亂也。初平八見識於高井某。如彼。而又見愚於跡部某如此。此英雄豪傑之所以齘齒扼腕而憤怒也。嗚乎。彼焉遑問事之成敗哉。吾又觀其良知說。似有得乎陽明之學者。而所謂心舵者。彼自執之而自誤者。何哉。悲夫。明治四年。秋七月屬稿于東京城直夜。于時城鼓鼕々百感蝟集。不寐至四更。

月照傳

蒲生褧庵

月照者。西京清水寺成就院住僧也。爲人慷慨重氣節。善和歌。初名宗久。稱久丸。家世業醫。久丸年甫十五。父玉井宗江。携詣清水寺成就院。托其住持藏海上人爲僧。天保乙未夏。代師藏海住持其寺。改名忍向。號月照。嘉永甲寅春。讓寺職於弟信海。歷遊諸國。以觀察世道人心。丁巳冬夷艦泊浦賀港。天下洶々。先帝深憂之。月照先衆唱義。出入諸公卿門。以勤王事。又奉勅修法禳妖氛。先帝賞其誠

忠。至賜御書御衣。是以幕吏尤忌之。近衞公某恐其罹禍命避難於薩摩。使薩藩士西鄉隆盛有村俊齋與俱。戊午秋九月十日。月照與隆盛俊齋及僕重助等。同發京。抵大阪。適聞島津侯某秘駕於長下関。乃欲謁之。買舟而發。阻風十月朔。得達下関。則侯已歸國。隆盛乃欲先發告其主。請月照曰。師當至筑前博多。留俟予迎焉。乃分手去。月照等至筑。或告幕吏追跡甚迫。既而福岡藩士平野國臣來曰。事甚急。宜速潛行。乃自改名雲外。稱月照弟子。月照改名靜溪院鍛水。僕重助改藤次郎。皆僞裝道士。下筑後川。

從久留米若津抵柳川小保。又買舟而發上薩摩市來港
至第二關。陳說詣鹿兒島道士清淨光院。關吏叱不入。乃
轉取近路海瀕。十一月八日。得達鹿兒島。十一日。詣清淨
光院。是日。訪隆盛。而島津侯既病歿。終不得謁。相對哭居
無幾何。聞追捕又至。乃欲同隆盛等避難於日向。泊舟于
御舟浦。時會望夜。大月齊明。開宴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
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相抱而投海。國臣等大愕。各入
海極之。隆盛幸蘇。而月照則不可救。翌日。藩廳遣人檢之。
隆盛夾囊中有月照歌二首。其一曰。大君乃為爾彼何爾

加惜加羅牟薩摩乃世登爾身波沈無登毛。於是國臣等
復還薩旅舍。嘆曰。我輩今罹幕吏毒手必矣。不若割腹而
死。藤治說以未可死。既而國臣終放於日向。藤治押送京
師。月照死時年四十六。僧臘三十六。葬于薩南林寺。月照
顛沛流離之際。或問曰。幕吏搜索如此急。師若被逮捕。能
不變節乎。月照笑而詠歌示之曰。弓矢登留身爾波阿羅
禰度比登筋爾立志心乃末波加盤羅志。初月照好和歌。
受歌道於近衛公。登其門籍。
善諷。予曰。嗚乎月照投海之辭。僅々三十一字。乃可以抵

彼懷沙賦二百餘言。豈亦不壯烈乎。而世之稱歌人者。大
抵遺外世事。嘯咏乎花鳥風月焉耳。豈足復稱哉

本田氏二女傳　藤田寒水

本田氏二女。長曰芳。少曰熊。長州北浦島人。父名兒虎
之助。為奇兵隊士。丙寅七月。長兵入豐前。虎之助與小倉
兵戰於赤阪死之。芳年二十一。熊年十九。深傷兄死。誓欲
復讎。共請入戰隊。隊將不許。固請。乃屬之輜重。皆著白衣
袴帶長劍。杖眉尖刀。出入行間。八月二十三日。姊妹過豐
後橋。小倉兵四十人許。俄至。望見二女。銃射之。二女横刀

厲聲曰。若非丈夫乎。與婦女子鬪何用火器。可執劍來。共
決死敵。怒將進迫之。會我斥兵來。擠擊走之。斬四人。獲八
人。二女奮曰。願親斬此八人頭。以報兄之仇。援劍三躍。盡
斬之。於是隊將激賞二女。且諭之曰。汝所以報兄者。亦至
矣。顧汝有老母。待汝嘗食。汝而死。將使老母誰之依。言未
畢。二女泫然泣下。即日謝恩歸家。野史氏曰。語曰。精誠所
至。可以貫金石。信哉。二女所以能奮亂丸之下。而纖手能
斷八人頭者。非獨其膽大。其孝悌篤摯之出於天。精神一
往。而不可遏也。世之有鬚髯者。其膽豈皆小於婦人。臨戰

往々有愧於二女者何也。傳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吾今而後知孝子臨陣必勇也。

紀登美女事

橋本晩翠

登美女。大阪内久寶寺坊。紙舗仁三郎之妹也。甫十歳。夜有強盜三人。破戸而入。母錯愕自後戸走。就隣家乞救。仲兄一次郎匿於紙苞中。賊露刃迫仁三郎。劫問衣財所在。仁三郎對曰。余小厮也。豈知衣財所在哉。曰。汝雖小厮。豈有不知之理。怒聲加之。女急探所私蓄荷包中粒銀一二屬仁三郎曰。阿兄以此謝盜賊。聞語中有阿兄稱也。盜

怒益迫曰。奴輩詐我。大可惡也。速告則已。不則將屠殺之也。女右扶持少弟吉藏。左牽賊裾謂曰。盜。今夜阿兄先明日誰經紀我家者。冀以吾身代之。且諭且泣。辭氣愿欵。賊大感悟。竟舍而去。既而賊皆就捕。自首官府。召女及家人問之。悉如賊言。尹大嘆賞。賜乾菓一器。覆以綢紗。帊而熨鍑副之。摽私褒也。後官命特賜白金十錠。褒之。蓋出異數云。實嘉永紀元七月十九日也。是日官以賊徇三郷。處刑。路過女氏之門。賊憮然嘆曰。余剽掠人家無數。而未嘗見如此家女兒也。聞者感歎云。

論曰。大阪之俗畏盜殊甚。其或被難者。以逃竄為得謀。骨肉不相顧。隣保不相救。渠苟持戯戟。輙以衣財全然附之。是以兇徒雖非必驍勇不可敵者。以鈍刀敝器相劫者往々在焉。官家緝捕雖嚴。兇害未息。亦坐人々畏避怯懦耳。若使人々相保護如此女。則兇害或幾息矣。是大有裨世教者也。况僅過齠齔之弱女而資性義勇如是。亦足以証秉彜之德乎。

記孝女登良事

橋本晩翠

孝女登良。大阪堂嶋袜舗民助之女也。家貧。父患心風。母

病失明。登良性温而敬。自齠齔一家中饋之事。以身任之。就師學字也。每食時必先歸。身自執爨。母盲後舉二女而。璧登良年十三。就養服勤更倍曩日。中帬厠牏。必浣滌致潔清。母以坐卧不已。聽居恒慍鬱。或加以暴怒。登良不敢疾怨。父性嗜酒。獲病之後益甚。日夜唯飲是索。登良必獲而薦之。其或深夜出門叫號罵詈。登良必趨出。怡色柔聲。慰諭。旣寢。年十六。父自刺喉。登良驚遽扶持。幸得不死而醫藥諸費不能辨也。登良乃就屋主人哀訴曰。妾父有危急之患。醫治必須若干金。妾欲質身獲金。則二妹皆幼無

人侍疾。欲身侍疾。則無由獲金。進退維谷。幸愍而貸金。必待二妹稍長之日。質身以償債也。辭氣懇々。雖之以洋主人愍而給金。登良視瘡傳藥。殆忘寢食。窘窮之中。猶日積錢。稍償其債。登良持身謹約。未嘗游觀。養視父母。撫育二妹。多年如一日。或傭工以助父業。或行賣糊以資生理。一家賴之得存活。事聞官。特賜白金七錠以褒賞焉。實嘉永七年甲寅七月五日也。時登良年十七。

論曰。余寓大阪。已一紀。聞見所及。孝子義女不爲尠矣。其卓然者。蓋有義女登美之事。既記而傳之。今又得孝女登良。彼一時至誠感兇賊心。此十年勤苦致父母養。其出孱弱少女子。實可謂連璧也。嗚呼人情日澆漓。幸有此二女扶持世道。余有所感。又爲之記。

新門辰五郎傳　信夫恕軒

辰五郎者。淺草坊火丁長也。居金龍山之新門。人呼曰新門辰。任俠自喜。捨軀取義。以扶弱抑強爲己任。凡坊火丁分國字四十七爲部。号白本橋居號首。以淺草城北偏隅。號尾第下。每有火。役爲他部所整。如柳川侯有丁卒。兇險逞威。恒歷街丁矣。而街丁無敢抗者也。辰憤然謂部下曰。同一防火丁也。雖我部偏小。豈有爲奴輩所屈之理乎。我今將與決雌雄。汝等其勉之。言未畢。鐘鼓響報火。部下一時蹶起。赴之。柳川丁卒整隊而來。兇焔更甚。辰不堪怒。一喝傳令。衆應聲而進。揮鉤飛梯。瓦石雨下。無不一以當百。丁卒皆破腦碎臉。委頓逃去。死者十有八人矣。於是辰自訴市尹。市尹召郎吏對訊。辰有辭。罪得末減。但不允住都下。自此名噪大都。衆呼淺草頭而莫指斥其名者。頭猶曰長也。辰有妻有妾。往來自如。不異平日。官聞之。鞫問辰。曰無之。事必出讒口。有司拷掠。或笞撃。或擁石。血縷滴踵。不屈。最後引其妻妾坐側。曰。汝雖不首。是二人者實證之。曰。奴與是輩無一面識。未知其爲誰家婦也。且見女輩畏官如虎。唯々是謹之不暇。又何辭以辨事。已至此。刀鋸鼎鑊。唯在官處之。妻妾窃掣其裾。泣且諫曰。良人枉屈其罪。妾輩捨軀贖之。辰叱曰。何物姦婦。乃爾溷我。傲然不顧。有司壯之。釈而不罪。後將府召見。遂擢麾下。使從役於上國。辰感激。率部下三百人。奔走兵馬爭擾之間。莫不勉力。辰以一圓一畫爲号。外套戎器皆表識之。方此時世局一變。京師承荒亂之餘。吏民相煽動。交爲冠害。弱之肉。強之食。而一圓一畫人望辟易焉。既歸。徘徊金龍山下。人側目而視。辰曰。我之有今日。實白衣大士靈驗也。乃捐千餘金。大修其堂宇殿廡。忍岡東照公廟新建一大華表。命工於辰。辰曰。太平三百年。蒙德久矣。今日忘公之德者。非人也。况於江戸兒乎。今年已老。且暮入地。此可以聊報其德也。乃督衆起

江不日落之。一日醉渡守路。邏卒呵之。且督贖金。曰贖金幾何。曰一銖。乃哂曰。謹呈一銖。自此到家渡十五回。不亦廉乎。其任俠如是。

恕軒氏曰。古人稱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為客氣。辰五郎之事。不可以為訓也。然比諸世之士大夫自許而行類商賈。口唱仁義。而心似拐騙晛者。其愈萬倍。余嘗數與之飲。始以為其人獷惡如夜叉。至與之款接。慈祥和煦如菩薩。一日酒間請余槃礴。余謂彼自困寒而從滿於人也。強先為之。而彼則端坐如初曰。盍槃礴曰。奴燥髮已來。未嘗有為賭博與槃礴矣。蓋其翼謹亦如是。余既奇辰五郎非尋常火丁。又恐後人與尋常火丁同視也。為作之傳。

半牧方士墓碑銘　江馬天江

半牧方士。姓村山。諱淑。字其馨。別號荷汀。越後三條人。考諱義勵。妣岡田氏。幼而穎悟。有畧識。嗜畫。弱冠遊江戶。學張芳蕤。又遊長崎。觀明清人畫。技大進。其嘗來京師也。行李蕭然。首訪余。一見如舊。藤本鐵石山中靜逸及家兄槐堂等亦友善。文酒交歡。時或議時事。以慷慨激烈言皆中窽。余知其非區々以畫自甘者也。心竊惜其不遇。癸亥秋。鐵石唱義。不克而死。方士時在播磨。聞變馳入京。使門人筒井健吾護送鐵石妻於其鄉。以避禍。而度時不可為。歸隱於越後。杜門閑居。不妄接人。放意於山水之間。吟咏以自樂。雖有索畫者。非其人不肯應。客與鴨松溪小柳春堤等謀。將以振興皇運。戊辰春。王師敗賊軍於伏水。又敗之於澱。連戰皆克。方士聞之大喜。其夏。王師進入越後。賊徒疑方士等漏泄機事。因松溪春堤二人。方士奮然謂義不可獨遁。其與坐受縲絏之辱。不如引決以致死。因賦絕命詞。竟自盡矣。嗚呼方士有大志而不能果。丹青之妙。亦未為天下所知。一朝罹難。洵可惜也。雖然聞其事者。識與不識。皆崇其氣節。而欽其風流。零絹斷紙。爭求寶之。則其終轗軻不遇者。亦安知非天之所以眷祐方士而流芳千載乎

哉。方士以慶應四年戊辰六月十四日死。年四十一。娶荒川氏。無子。遺書托後事於叔弟善二。以其子恒二為後。當是時。賊軍奔潰。松溪春堤遂免。聞方士之死。殊痛惜焉。無幾而東京鎮臺府之徵書至。而方士已死矣。嗚呼此不特為方士惜。更為天下惜焉。銘曰

水不必清。石不必堅。清堅不改。爰有斯人。骯髒憂國。身毀節全。胸中逸氣。發作雲煙。一水一石。傳千千春。

臺山勝野君墓碣銘　小野湖山

嗚呼此吾友臺山勝野君之墓也。癸丑甲寅以來。君之致

力於國事也。可謂盡矣。當戊午之獄起。君與日下部伊三次。頼三樹。梅田源二郎等。居其首名。三樹源二郎被捕于京師。伊三次被縛于江戸。而君獨逃脫晦跡。幕吏百方捜索。終無能獲。時人以比張子房避秦。余亦竊有所庚幾焉。後十餘年。勤王兵起。皇威日盛。而君名不復聞于世。余心悱之。今得其狀。則君入地下既久矣。豈可不嗚咽大息哉。

君諱正道。通稱豊作。臺山其號。其先出于信濃仁科氏。兼久建武之際。屬于官軍有聞焉。及其家衰。蓋有所避。假稱勝野氏。寛永年間有諱正清者。君之家祖也。剛強好義。與

旗下士阿部四郎五郎友善。四郎五郎豪俠愛客。世稱白柄黨。一時倜儻之士多歸焉。而正清為其上客。四郎五郎分其祿百五十石給之。後有托孤之言。因遂客事其家。數世以至于君。君為人慷慨有奇節。與水戸藤田東湖。安島帶刀。高橋多一郎。大野謙助等最相親善。景山公手書盡忠報國四大字賜之。褒其志也。君謂幕吏横暴。親外夷而蔑朝廷。余輩世受恩幕府。不禁幕吏之横。無以救幕府之亡。親藩中唯水戸君明臣良。非假水戸之力。無以成吾志。而水戸亦非藉朝廷之力。無以成此大事。於是與安島帶刀等謀。親間行詣京師。與其水戸邸留守鵜飼父子及頼三樹等協議。竊建言乞下攘夷勅于水戸。事既行。而幕吏不奉命。目以謀不軌。大索其黨。與戊午之獄。於是乎起矣。君既脫難。潛匿于大野謙助家。人絶無知之者。翌年巳未十月十九日病没。享年五十有一。謙助密托遺骸于水戸城南大戸村人太野內藏太。內藏太瘞之於此云。君之晦跡也。妻子皆下獄。長子森之助謫于三宅島。妻松井氏。女勇。季子正満。見赦。今森之助及松井氏已死。勇嫁于通家安藤氏。正満官于教部省。頃正満來乞銘。蓋以知君者莫

余若也。乃掩涙為之銘曰。

嗚乎臺山。豈空與草木同朽而止者也哉。其必為忠義鬼存乎天壤間也。十七士之舉事於櫻田也。其鬼必出没隱見。以濟其艱難矣乎。王師之東也。其鬼必在先鋒隊中。盡其心力。以奮揚激厲矣乎。而其在今日。其鬼必冥々擁衛王宮。夙夜無懈矣乎。嗚乎臺山。豈空與草木同朽而止者也哉。

觀世次郎大夫傳

依田百川

猿樂觀世部。著於足利氏時。經織豊二代。仕我幕府。累世

襲業至次郎大夫者尤著云。有曲名木賊者。最難工。世無工奏者。而次郎獨以此曲著。毎奏之。諸伶部歎稱善伎者。皆嘆息無出聲者。次郎亦自謂天下之妙於此曲者。莫我及也。甲寅春。觀世部大閱場於櫻田。以演伎及奏。所謂木賊曲。府下傳聞。自侯伯士大夫。以及賈豎販婦。莫不聚觀。既而次郎錦袍繡袴。手鎌而出。折旋舞蹈。悉中其節。衆喝采不已。呼聲如雷。曲闋。次郎顧謂其徒曰。觀者皆服矣。而獨有笑於隅者。汝物色來。乃要諸門得焉。其人叩頭謝罪。次郎曰。毋。因問其業。則云輿人。而芟木賊為生。問其所以

笑。則云木賊叢生。運鎌尤難。一前一却。便能剪之。今觀公所為。則卻剪而已。吾故笑其失法也。次郎感悟。即拜其人為師。講習累日夜。盡得其法。於是再奏之。彼果大進。而木賊次郎之名。著於天下。次郎終以千金報之。朝宗曰。善乎次郎之於伎也。蓋其用心之篤。不特衆工不若。即士大夫不若也。何則今天下之卻剪而已者衆矣。而笑於隅者。不止一人。彼不能延而問之。問而用之。顧以其毀已斥之。則雖有過舉。莫得而悟之。嗚呼。愧於次郎多矣。

秋山伊助傳

伊阪柳處

秋山伊助阿波柳原村鄉士伊左衛門子也。祖新左衛門為斤桐且元臣。以勇稱。且元之入高野也。決然絕念仕途。航至阿波。傳至伊左。延享二年。伊左死。家道稍衰。伊助甫十歲。母守寡撫孤。耕織僅供衣食。伊助自少不屑農事。夙望復士籍。嬉戲攜竹刀。好為交擊之狀。年過成童。一日語母曰。我祖世列士籍。今也淪沒伍農夫。遺憾何堪。兒將欲修武事。以興家聲。而僻土苦無良師。請赴德島。受武技於廣瀨軍大夫氏門。母曰。我亦思之久矣。而未告汝者。要觀汝志耳。汝志既如此。我詎不欣喜。於是典田貨家。母子來

德島。賃室於富田淡路街。母辮衣裁服。以資生計。伊助求介為廣瀨氏傔從。性銳敏寡言。軍大夫愛之。日授刀技。有出藍之才。居三年。受褒狀。技益進。又居三年。竊謂我受褒狀有年于茲。而未得悉受秘訣。果何也。適軍大夫獨步出家。伊助時之。欲試其技。提没刃刀。潛伏門陰。以候其歸。日夕。軍大夫歸。伊助突起擊背後。軍大夫翻然一躍。鐵扇支之。遂伏伊助於膝下。大怒曰。汝何為者。誇技試我。詎無禮之甚。汝速去。復非我徒也。伊助萬謝。不聽。於是廢武技。為鍛工。既而軍大夫悔曰。我思慮之短。以致彼去我門下。雖

多士。無復一人及彼。且我無嗣。將養以為子。事皆為畫餅可歎也。遂怏々不樂。請骸骨單身去鄉。僑居伏見。軍大夫之未去鄉也。伊助母暑寒必訪訊饋送。軍大夫察其意。受之不辭。其去鄉也。母子思之不措。聞其在伏見。大喜。將往訪之。草々理行裝。母子與出大阪。買船泝伏見。船中皆東西南北之人。齊言楚語。或笑或談。母子對坐。默而不語。母偶思吹煙。管壅不通。手簪穿之。液尚固滯。伊助撚紙為縷。母把而貫管。投縷於河。誤污士人顴。士人牽睡眼睨視曰。咄誰哉。點污我顏。伊助愕然。低頭屈身懇謝其罪。士人不聽曰。我薩人也。藩有法制。且我一人則或恕焉。今同行之士在焉。夫如我藩体面何。語太不遜。伊助叉手沈吟。毋了其意。將鼓其氣曰。我母子懇謝如斯。而彼不聽。無如之何也。汝亦大夫。宜問彼人名字。共决死生。我方自是去。因附粮及金於伊助。天將白船着伏見。客皆沈默。畏災及其身。匆忙下船去。母訣別曰。汝無為醜狀。若為醜狀。則我絕親子之義矣。陸行向大阪。伊助揮淚目送。至其影沒。顧謂士人曰。我母誤失禮於子。母子懇々謝罪。而子不聽。我雖駑又丈夫也。何不與子決死生哉。請子告其名字。我則阿人

秋山伊助是也。薩人自稱曰。關塚金三郎。遂歷指同行曰愬海嘉左衞門。沼隈村大夫。熊澤德九郎。大友吉吾。伊助曰。船中執監。且擾船子。一躍上陸。關塚等悔之無及。熊澤先衆下船。伊助忽然一擊倒之。四人躊躇不進。船梢促其速去。四人不得止。一齊拔刀而進。皆斃焉。船梢逸走連呼殺人漢。伊助欲跡母。捕吏至者二百餘人。三々五々成隊而前。伊助據橋支之。隨前隨死。竟無近前者。遠々重圍。族其餓。伊助倚欄歎曰。先生而在。則豈棄我哉。先生不至。必不在此地也。我將至大阪自首我藩邸。意已決矣。而重圍愈密。衝突太難。彷徨之際。捕吏知其不可生獲。使力士五人把長梯大聲曰。汝疾就縛。伊助瞋眼曰。捕緝有法。公等何無法之甚。我已决死。不就縛也。力士以長梯迫伊助。翱翔如飛。自卯至申。氣倦力疲。誤躓梯而仆。捕吏竊乘舟伏橋下。揮槍刺橋身。伊助遂死。年二十六。此日殺傷捕吏百餘人。淀藩老臣集議。附書奉行戸田某。送屍大阪阿波邸。邸留守寺澤某。僞為不知伊助死之狀。出面戸田。歎呼伊助。戸田曰。彼不可生獲。既已殺之。寺澤變色曰。僕邸留守也。掌屍是任耶。牢致伊助。則受之耳。戸田辭屈。護屍復命。

是時軍大夫浴有馬。傳聞此事。馳還伏見。歎息無休。後我藩主再祿軍大夫扣伊助於家又顯其母云。

柳圃曰。伊助幼失怙。而母氏之賢能教育之。遂成不凡之器矣。伏水訣別。語氣悲壯。使伊助憤然興起殪彼薩人。母氏一語。不可言無大助也。若夫殪薩人。自首其事由。從容就縛焉捕吏無法。亦當不用刀槍也。雖然叱咤交擊之間。能答捕吏無法。決戰决鬪。遂斃身亂槍毫無醜狀。母氏喜可知也。而廣瀨氏之養母氏豈無非感伊助快死乎。伊助之死。不可輕視也。

近古史傳　六十三

名家奇文近古史傳卷之下　終

明治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出願
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版權免許
同十二年五月出版

高知縣士族
編輯人　福田宇中
高知縣阿波國徳島茅一大區五小區富田浦二千三百一番地

大坂府平民
出版人　真部武助
大坂府南區長堀濟上一丁目第一番地

[illegible]古史之作

東京　長野龜七
西京　佐々木總四郎
同　竹岡文祐
大坂　松村九兵衛
同　前川善兵衛
同　柳原喜兵衛
同　岡島真七
同　澁川徳治郎
阿州徳島西新町二丁目　小川六右衛門

齋藤竹堂（馨）著

南部五世傳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岩手縣刻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岩手縣刻本影印

齋藤順治著
田口小作校

南部五世傳　全

明治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南部五世傳序

辛巳冬。余北遊抵巖手縣。舊南部藩人。田口小作。持仙臺齋藤竹堂所著南部五世傳來。索序。余閱之。南部師行等五世。竭力於
南朝。及足利氏得志。不欲屬之。讓國於同族退去。竹堂作此傳。具有所本。善哉。竹堂之舉也。余此遊也。經下野。入白川。憶結城氏遺烈。又出福島。登靈山。探北畠公之墟。蹈山巓。望奥羽諸山。因念延元二年。公奉詔移檄。結城宗廣之族。及伊達南部下山等族六千餘應之。公乃發靈山。至白川關。管內兵士來赴者幾十

萬。嗚呼亦可謂壯矣。而當時所屬者果誰。十萬精兵今無一人傳其名者。唯所餘者。靈山兀峙聳天。公及宗廣之名與山爭高焉耳。豈不可惜哉。今讀此傳。南部師行等。盡力於
南朝。始終不偷。史所謂南部族者果指師行等耶。小作南部人。欲序而公之於世。固宜矣。因謂北畠公當時管陸奥出羽。並常陸下野。々々則余不之知焉。如常陸則余鄉國。少聞之。有那珂通辰者。公前役破佐竹貞義於三箇原。從公西上。以功賜菊桐章。已而還守瓜連城。為貞義所破。一族四十三人死之。又有大塚

賴成者據菅俣城。延元中勤
王死於
王事。其子成貞。奉
南朝皇孫。據龍子城。抗足利氏。是皆北郡人。在南郡則
關宗祐等。輔公父准后。經營南國。以至於死。是皆忠
義之士。北畠公西上之日。必能屬麾下者。余在常陸。
未能作是等傳。竹堂能及此。實可敬也。及小作乞序。
因記通辰賴成等事。併識余不及云。明治辛巳之冬

常陸　青山延壽撰

○遠野南部氏略系

[一] 實長 三郎、又六郎、居甲斐波木井鄉、
[二] 實經 彥次郎、
[三] 長經 四郎
[四] 師行 又次郎、
[五] 政長 六郎、
[六] 信政 三郎、
[七] 信光 三郎、
[八] 政光 四郎、移奧八戶邑、
[九] 長經 左近將監、
[十] 光經 次郎、又四郎、
[十一] 長安 六郎、
[十二] 守清 彥次郎、
[十三] 政經 行吉、
[十四] 信長 但馬守、
[十五] 治義 薩广守、
[十六] 義經 五郎、
[十七] 勝義 次郎、
[十八] 政榮 彥次郎、
[十九] 直榮 彥次郎、又彈正、
[二十] 直政 三五郎、又左近、
[廿一] 女子 削髮號清心、
[廿二] 直榮 初名直義、稱彌六郎、移陸中遠野邑、
[廿三] 義長 三五郎、又彌六郎、
[廿四] 義論 彌六郎、
[廿五] 利戡 彥市、又勘解由、
[廿六] 信有 若狹、又彌六郎、
[廿七] 信彥 左近、又彈正、
[廿八] 義顏 彌六郎、又彥陸、
[廿九] 怡顏 民之助、又但馬、後更彌六郎、
[三十] 義堯 富吉、又彌六郎、
[卅一] 義茂 富五郎、又彌六郎、
[卅二] 濟賢 初名義普、稱彌六郎、
[卅三] 義敦 邦之助、又等、
[卅四] 尊次 今承家、

校者曰、諸書所載系譜及事蹟、儘有與此傳異者、今雖輒判定、以待他日之考正。

南部五世傳

師行

齋藤順治 著
田口小作 校

師行姓南部氏。稱又次郎。南部政行次男。出承同族長繼家。長繼系出自南部光行三男實長。實長至長繼三世。居甲州波木井。永享二年。奥人安藤堯勢叛北條氏。高時遣足立時光征之。不克。先是。長繼討凶徒於奥州糠部郡。事平。會時光乞援。即馳赴之。與畑時能相識。夜襲安藤氏。獲堯勢及族將數人。驍名大著。長繼子貞繼夭。遂納師行配女爲嗣。建武元年。源

中納言顯家任陸奥國司。居宮城郡。師行爲國代從之。始築城於糠部八戸居焉。顯家祝曰。是蕩平本州根本之城也。因号根城。遂賜根城傍近之地。以爲采邑。適鹿角郡地頭有闕。又併賜之。於是。師行巡視諸郡。以捕盜賊。濟滯寃。部內大治。二年。顯家奉詔西上。以國中未服屬故。留師行父子守之。是時。津輕平賀郡。有曽我貞光者。屬足利氏。屢破官軍。勢浸強大。師行父子與成田泰長。協謀欲滅之。延元元年。正月。入同郡藤崎平內二城。貞光與安藤家季來攻我。與戰大破之。貞光中箭傷左膝。僅脫走。是歲。三月顯家爲

鎭守府將軍東下。八月。淺利清連與曽我光時。攻成田頼時於鹿角郡大星城。地與師行領邑相近。以故師行臣小笠原四郎。鳴海三郎太郎。卒兵往救走之。二年。七月。敵兵復至。我與之連戰。八月。顯家將討尊氏。飛檄募兵。從者雲集。乃發府。所向皆風靡。三年。正月。從鎌倉赴京師。會今川心省。三浦義高。率四千餘騎。踰阿字賀川而來。師行等師二千餘騎進當之。敵兵大潰。我逐北擊之。敵兵溺於河。死者無算。師行部下西澤行廣。獲首級凡十一。至泉州阿部野。與高師直會戰。顯家敗死。師行又力鬪致死。從死者凡百八

人

政長

政長稱六郎。後遠江守。政行四男。自幼雄偉非常。師行奇之以爲子。配女。元弘三年。新田義貞。擧兵討北條高時。招政長。政長率部下赴之。至武州堀金。見義貞。從鎌倉之役。戰頗力。家族死者若干。建武元年。後醍醐帝。賜甲州倉見山近邑。國司顯家。賜糠部郡七戸。結城七郎左衛門尉遺地。皆酬其功也。此歲。北條時行。名越時兼。叛於東北。其與黨之在奥者。一時並起。顯家命政長勦之。政長即發兵擊殲凶徒。顯家賜

書褒之。」延元二年。從師行討曾我貞光於津輕。奮戰有功。」八月。顯家下令曰。尊氏敗於京師。殘黨聚至本州。宜遣兵討之。三年。顯家戰死。弟顯信繼爲國司。九月。貞光據平賀郡岩楯。略奪近邑。政長往攻之。獲首數級。」方此時後醍醐帝既崩。後村上新立。官軍不振。屈節於足利氏者亦衆。尊氏因諭政長使降。書三至。政長連却之不報。」興國元年。貞光黨與。據津輕大光寺城。政長同越後五郎成田頼時往攻之。遂拔外城。貞光及淺利清連來援。相持閲月。雌雄不決。竟解圍而旋。」三年。六月。曾我師助。受尊氏命。俱族貞光大擧來攻。至翌歲。敵兵愈倍。我勢漸屈。城殆陷。政長躬執戟。闢門而出。部下從之。縱横奮擊。斬師助。敵兵遂潰。後村上偉其功。賞賜刀及甲冑。六年。顯信加賜甘美郡。」先是。宗家南部茂時。從北條高時。死於鎌倉。子信長落魂無所歸。師行父子給其用度。使免窘乏。以待時至。曰天下即定。將自揖其功。以償宗家之廢也。信長既死。子政行仍寓在于家。即政長之生父也。政長於是說政行曰。足利氏威力漸遍天下。兒屢遭其招降。然我家浴朝恩二世。今不可遽貳心。若大人則不然。宜自致於足利氏。以興家聲也。乃出沙金七千兩。

供其資用。政行大悦。招集義故。出仕足利氏。頗致戰功。遂復南部舊封。實政長之所致也。」正平十五年。八月。政長病卒。有三子。長信政。次政持。三信助。政持稱左馬介。與父兄勤王。以功食邑於甲州倉見山。賜綸旨及御刀褒賞之。信助任兵庫助。

信政

信政稱三郎。母師行之女也。建武二年。國司顯家。西討尊氏。信政以父祖留國故。挺身從顯家。屢有戰功。」翌歲。顯家東下。信政亦從焉。」興國六年。信政任建知院右近藏人。亡何卒。有二子。曰信光。曰政光

信光

信光少字力壽丸。後稱三郎。以父信政早死。正平五年。八月。承祖政長襲家。轉任大炊介。又薩摩守。」十二年。後村上賜綸旨褒其軍功。」三十二年。正月。信光在波木井。家士賀正。適有寇至。城外騷擾。西澤兵馬年甫十五。在側。信光令其出視之。兵馬躍起。擐鎧冑。持廳上槍。乘廐中馬。出見其爲神大和守。將返報。遇敵兵來逼。兵馬回戰。乘其敗走。從背後捕冑端擊之。弊斷不獲寇。手冑而返。信光悦曰。歲且得敵冑。可慶也。即與槍馬賞之。尋奏之芳野。帝詔曰。大和之叛。眞僞

未決。而見其寇卿則眞矣。宜發兵問其罪。信光乃率
西澤光廣。三上富親。福士家隆若干兵。往攻神城拔
之。命三上西澤爲城代。安堵士民。回奏之。帝賜甲冑
一領。及神鄕一半之地。賞其殊功。」文中元年。信光薙
髮号聖光。永和二年卒。有二子。曰長經。光經。

政光

政光稱四郎。後彈正少弼。又薩摩守。初受七戸城於
祖政長居之。與兄信光勤王有年。」天授二年。信光病
卒。以子長經幼故。立政光爲嗣。」明德三年。南北媾和。
車駕神器。還于京師。各國官軍。皆降足利氏。於是。宗

家南部守行。謂政光曰。子家世忠於芳野。今朝廷歸
一。將致節於何人哉。不若納降於將軍也。今而不降。
罪不可測矣。此言非吾所敢私。實出將軍之意也。子
熟慮之。政光曰。我家世蒙朝恩優渥。而南北既合。則何
敢含恨于足利氏。雖然。昨仇讐而今蒲伏。將軍亦安
用此反覆無恥者哉。我亡家捐軀。固所甘也。降則不
敢矣。守行感歎久之。且曰。子之精忠大節。非余之所
敢撓也。然而有君乃臣守節可也。今既無君。而子徒
亡家。無乃不孝乎。曩者。我家衰廢如綫。賴子父祖。而
得至于此。故今不忍使子家絕。子既如此。保其全邑

不可得。苟不失奥中所領斯可矣。我將請之將軍何
如。政光辭曰。荷公厚意。然奥中之地。皆芳野朝廷所
賜。今得足利氏之券全之。万不爲也。假使從朝廷所
出。則尺寸之地亦足矣。守行不得已。告足利氏曰。政
光孤忠。不知適時宜。敢請全奥中所領之地。不更賜
券。而叙甲州舊邑。則政光致老。而子將出仕矣。義滿
許之。」明德四年。政光舉族輸甲而入奥。立姪長經爲
嗣。而自老于七戸矣。經歲乃卒。

論曰。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余常疑古人之欺我也。
南北之際。忠誠節義。確乎不可拔者。皆南朝之臣

也。而從北朝者。乃概乎卑污讒佞。無少羞恥者矣。
方是時。南風不競。忠義之士。後先齎志而歿。使彼
逆賊揚威一時。是亦人衆勝天。無如之何也。」及千
百歲之後。宜其忠義之子孫。極榮顯富貴。以受積
善之餘慶。而誠忠大節。爭光日月。若楠氏者。且未
聞其子孫之安在也。而況其他乎。雖然。今日兒童
走卒。皆知稱楠氏。而視足利君臣。狗鼠不啻。則或
可以其名之羸。補子孫之縮矣。所謂天定者。其在
于斯歟。」余讀八戸家系。而其疑有滋甚者焉。南部
氏五世。殉身王室。至南北媾和。猶且守節不屈。視

之菊池名和諸子一。有レ過而無レ不レ及。倘謂二家系之僞造而非レ眞邪。文書古器之儼然存者。皆不レ可レ誣。今以二其確證如レ此。而併二其姓名一。且不レ聞二於世一。雖下世之好談二南朝一者上。未二之或知一。則其名之縮亦甚矣。是余之所下以不上レ能レ無レ疑二于天一也。遂爲二之傳一。以問二諸世一。或使二其名少顯一。則百歳未レ定之天。將二自レ是而定一。亦未レ可レ知也。

南部五世傳終

附錄

八戸文書所錄姓名。蓋皆事係勤王者。雖未得其詳。而不可全泯沒。故附列之如左。

多田定經。稱木工之助。建武元年四月。奉顯家之命。赴津輕。與南部師行協議勸亂。

伊達善惠。稱五郎入道。

伊達光助。稱大炊助。三郎次郎。建武元年。顯家令其領八戸工藤左衞門遺地。

阿曾沼朝兼。下野權守朝綱子也。建武元年八月。顯家使朝兼討叛士左衞門晉以下。

工藤景資。稱三郎。建武元年。顯家使其領三戸會田四郎三郎遺地。

横溝重頼。稱孫六。建武元年。族孫二郎入道叛。重頼不與其謀。顯家善之。與入道遺地。

横溝祐貞。稱助三郎。建武二年。顯家使其聚族彌五郎遺地糠部南川。

成田泰次。稱六郎。建武二年。顯家遣往平津輕之亂。延元元年。與南部師行議。據藤崎平内二城。擊卻曾我貞光安藤家季。

成田頼時。與國元年。同南部師行。越後五郎。圍攻津輕大光寺城。

越後五郎。大光寺之役。同南部師行。成田頼時攻之。

倉満三郎左衞門尉。興國三年。勤王有功。南部師行移書報之顯家。

附錄終

書南部五世傳後

此書既有青山翁之序。評論具矣。而余又有不可不書者。曰何也。曰書喜也。何喜。曰喜其鏤刻竣工也。余家世事南部氏。得讀其系譜。嘗欲修其家傳而公諸世。而五世勤
王之事蹟。多出諸史之所逸。雖有文書古器之可徵。不爲世所知。傳之恐不能取信於世。是以不果焉。及得子德此書。以爲子德碩儒有名於文者。其文可以不朽。因欲上諸梓。既又思之。此亦子德一家之言耳。未必足取信於世。是以又不果焉。明治丙子。
聖駕東巡。南部氏以家傳之編旨刀鐙。供之
天覽。
天子嘉之。賜保存金若干圓。由是而精忠偉績之湮滅既久者。得大顯焉。而如此書。亦始可公諸世而傳於不朽矣。頃者。索其稿本於齋藤氏。交互參訂。而付之刻。於是乎。余積年之志遂成矣。蓋余之志則子德之志。賴子德以成余志也。吾安得不喜而書之乎。

明治癸未冬十二月

南陽田口小作撰

明治十三年一月廿二日板權免許

定價金六錢

明治十六年十二月出板

故人
著者　齋藤順治

校訂兼出板人　田口小作
巖手縣陸中國南巖手郡三ツ割村下小路五拾四番地寄留

南事上書

賣捌所
岩手縣陸中國盛岡肴町六十番地　佐藤庄兵衛
同　九十七番地　岡本庄八
同　紙町七番地　工藤伊八

佐佐宗淳 著

足利將軍傳

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白安中藩板倉家刻本

據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
臼安中藩板倉家刻本影印

足利將軍傳

十竹佐佐先生傳

先生諱宗淳字子朴佐佐氏京師人年十六投妙心寺爲僧名祖淳又親炙明僧隱元頗得其道之蘊與一日讀論語子路問鬼神之章於死生之理渙然氷釋於是反覆朱子釋氏論及答廖子晦書愈知佛氏輪廻之説爲妄誕慨然著立志論毀衣鉢蓄髮杖劍遊江都自稱關西男子當是時西山源義公開史館大招四方文學之士聞其風而壯之辟爲近侍天和元年先生及吉弘元常奉命往南都搜索遺書多閲神祠佛宇所藏舊記

抄其可徵者纂爲一冊子名曰南行雜録文雖零碎載記核實參考紀傳多所改正貞享二年春先生與丸山可澄奉使於山陰山陽西海北陸四道搜遺書公豫請幕府告知王侯牧伯故所過城邑授館縠差人爲導凡名山巨鎭古祠舊刹所藏遺文逸事莫不曲搜旁索經歷五十五國海陸一千四十餘里及冬歸江戸元祿元年七月總裁彰考館編修事二年夏先生與同僚吉弘元常及編修諸士講究商較作爲修史義例四年十月公老肅公繼封擢先生爲小姓頭使侍西山眷遇益隆五年先生再使南都著續南行雜録六月先生在河内觀楠公神碑及行狀等知其有贈三位左中將事致書報之西山義公見其書大喜先生奉命建楠公碑於湊川先生性夷曠而耿直不拘細行表裏洞徹有不可輙敢言强記博洽精於譜牒能決疑義淹貫古今議論風生好薦達後進其所汲引多知名之士善飲酒家貧晏如也晚年號十竹先生自著傳年五十九以十二年四月三日歿于家云

論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先生汩没於緇徒一旦

悟其道之妄誕慨然立志於聖學爲世名儒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者可不謂豪傑之士哉而虚心沖懷薦引後進澹泊潛鋒觀瀾諸賢茅茹彙進以成修史之大業先生之功蓋非淺鮮也澹泊稱爲古之人者信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足利將軍傳

引用書目

尊卑分脉

足利家傳

喜連川判鑑

鹿苑院殿薨葬記

天地根元歷代圖

和漢合運

鎌倉大草子

勢州軍記

舟木系圖

禪秀記

湘山星移集

足利系圖

武家補任

康富記

花營三代記

赤松系圖

皇年代畧記

飛鳥井雅世富士紀行

釋堯孝富士紀行

劫濁發心略（一名一見暫愧抄。一名應仁略。）

東寺過去帳

文正年代記

永祿年代記

結城戰塲記

東亂記

永享記

武田系圖

沙門奝英所記大日本傳皇代記

得平記

應仁外記

赤松記

嘉吉記（本藩安積三郎衛門所藏。）

年代記殘編

略年代記

龍泒帀義勝公詞
佐佐木系圖
皇記
富樫記
臥雲日件錄
足利官位記
古河系圖
京都將軍家譜
長錄記

長錄寛正記
義就與伊勢備中守赤松民部少輔書
續神皇正統記
上月記
赤松再興記
李瓊日錄
應仁記
將軍執權次第
應仁別記

土岐系圖
京華集
親長記
長享年後畿內兵亂記
加越鬬爭記
義尚公終焉記
文錄凊談
樵談治要
文明五代記

關東兵亂記
北條五代記
異本年代記抜萃
應仁後記
安西軍策
義尹與卜山書
南都興福寺英俊日記
二川分流記
年代記殘編

南都春日社若宮神主祐維日記
甲陽軍鑑
關東兵亂記
信長記
老人雜話
毛利軍記
遊佐長教與三木牛介書
萬松院殿闍維記
穴太記

藤原前久悼源義晴辭
元就記
織田軍記
毛利家記
三好亭回駕記
尼子系圖
光源院殿諸役付
里見系圖 房州延命寺所藏
里見系圖 房州密藏院所藏

年代記 高野蓮華三昧院所藏
朝倉記
義昭興廢記
信長家譜
三好系圖
秀吉家譜
以上九十四部

足利將軍傳

平安　佐佐宗淳子朴著

足利義持　足利義量

足利義持。征夷大將軍尊氏曾孫。太政大臣義滿子。（尊卑分脈）應永元年十二月。首服。義滿加之。參議重光（姓闕）理髮。敘正五位下。任左近衛中將。爲征夷大將軍。二年六月。敘從四位下。三年正月。兼美作權守。四月。敘正四位下。九月。任參議。四年正月。進從三位。三月。任權中納言。五年正月。敘正三位。（足利家傳）十一月。鎌倉管領從三位左兵衛督源氏滿薨。子滿兼嗣。（喜連川判鑑）是歲。改執事爲管領。（尊卑分脈）六年十月。大內義弘反。據堺浦。前將軍義滿遣使諭之。不從。義滿自將諸軍。陣八幡。遣管領畠山基國斯波義將細川賴元等擊之。鎌倉管領滿兼。土岐詮直等。通謀應義弘。率兵出武藏。十二月。諸軍攻義弘。斬之。其子持世降。（喜連川判鑑）七年正月。敘從二位。（足利家傳）二月。以足利莊與滿兼。滿兼釋兵歸鎌倉。（喜連川判鑑）八年三月。任大納言。九年正月。敘正二位。十一月。敘從一位。（足利家傳）十二年。罷畠山基國。以斯波義重爲管領。十三年正月。前管

領畠山基國卒。（尊卑分脈）八月。兼右近衛大將。十四年正月。爲馬寮御監。（足利家傳）十五年五月。從一位前太政大臣源義滿薨于北山第。勅贈太上天皇。義持辭不受。（足利家傳。尊卑分脈。鹿苑院殿薨葬記）明主遣使祭義滿。（天地根元歷代圖）十六年七月。鎌倉管領從四位左馬頭兼左兵衛佐足利滿兼卒。子持氏嗣。（喜連川判鑑）義持任內大臣。（足利家傳）是歲。罷斯波義重。以其子義淳爲管領。十七年。罷斯波義淳。以畠山滿家爲管領。（尊卑分脈）十八年七月。擊飛驒國司藤原尹纜平之。（和漢合運）十九年五月。辭右近衛大將。爲院執事。八月。賜兵仗。十月。爲淳和院奬學院別當源氏長者。（足利家傳）是歲。罷畠山滿家。以細川滿元爲管領。（尊卑分脈）二十二年。伊勢國司源滿雅反。義持弟義嗣應之。義持遣伊賀伊勢兵擊滿雅。（鎌倉大草子。勢州軍記。舟木系圖）二十三年十月。鎌倉前執事上杉禪秀反。攻管領持氏。持氏防戰不利。奔駿河。執事上杉憲基奔越後。禪秀奉持氏弟持仲立之。持氏叔父滿隆嘗子養持仲。故又應之。（喜連川判鑑。禪秀記。湘山星移集）義嗣又應之。謀襲室町第。義持遣兵捕義嗣。幽之于林光院。義嗣薙髮號道繩。（鎌倉大草子）十二月。遣山名時熙救持氏。使令

川範政卿師。納持氏于鎌倉。二十四年正月。諸軍與禪秀戰于伊豆相摸之間。大破之。滿隆持仲禪秀等自殺。持氏歸于鎌倉。擊餘黨而平之。禪秀記。喜連川判鑑。湘山星移集。鎌倉大草子。二十五年正月。殺義嗣。足利系圖。鎌倉大草子。五月。從二位前大納言源滿詮薨。足利系圖。足利家傳。尊卑分脈。是歲。以澁川義俊爲鎮西探題。武家補任。二十六年九月。義持辭內大臣。足利家傳。二十七年九月。義持疾。或謂醫高天爲呪詛。義持遣人捕繫獄。又幽陰陽助定棟。十月。流高天於讚岐。康富記。二十八年七月。管領細川滿元請罷職。聽之。八月。再以畠山滿家爲管領。尊卑分脈。花營三代記。三十年三月。辭征夷大將軍。子義量爲征夷大將軍。四月。義持薙髮。足利家傳。三十一年二月。初義持赦上杉禪秀子憲秋憲朝。居將府。持氏憾之。寢爲隙。至是義持追二人。而通和持氏。遣江戶遠江守謝之。喜連川判鑑。花營三代記。三十二年二月。征夷大將軍義量卒。足利家傳。三十四年。赤松滿祐其祖則祐以來。領播磨美作備前三國。至是義持寵貞範孫越後守持貞。遂以三國與之。故滿祐怨訴不已。自燒其宅。走還播磨。義持將遣兵擊之。諸國兵皆集京師。既而諸將惡持貞恃寵驕奢。

固請赦滿祐。殺持貞。義持不得已。從諸將所請。十一月。令持貞自盡。赦滿祐至京師。赤松系圖。正長元年正月。薨。年四十三。稱勝定院。皇年代畧記。足利家傳。贈太政大臣。足利家傳。子義量先卒。弟義教立。尊卑分脈。足利系圖。

足利義量。義持子。應永二十四年十二月首服。義持加之。敘正五位下。任右近衛中將。聽禁色昇殿。始讀書。三十年三月。爲征夷大將軍。三十一年正月。累進正四位下。足利家傳。十月任參議。三十二年二月卒。年十九。足利系圖。號長德院。長祿元年二月。贈左大臣從一位。足利家傳。

贊曰。足利義持受天下平定之後。四海無事。萬民艾安。府僚守職。無所增損。可謂守成之美也。義滿曾愛義嗣。殆有廢嫡之意。然義持無一毫望之色。義嗣謀反。措不問。至再反。則不得已而殺之。孝友之至也。及義滿薨。固辭太上天皇之號。非知臣子之分者。豈能如此耶。定上杉禪秀之亂。納持氏於鎌倉。得愛親馭下之道。然晚年不能制赤松滿祐强暴。及義量卒。約以持氏爲嗣。義持薨。而管領變約立義教。遂致關東之亂。非復不能制强臣之故耶。子孫遂遭弑逆。履霜之漸。非一朝一夕之故。

室町氏之不振。職之由。義量嗣爲大將軍而早卒。其治未可知。豈不惜乎。

足利義敎　足利義勝

足利義敎。義滿第三子。初爲僧。名義圓。爲靑蓮院門主。准后天台座主。任大僧正。尊卑分脉。正長元年正月。義持薨。初義量卒。義持約以持氏爲子。至是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要撰所立。而不決。至石淸水。探策祠前。奉義圓爲嗣。三月。返初服。改名義宣。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四月。叙從四位下。喜連川判鑑。足利家傳。罷畠山滿家。再以斯

波義淳爲管領。尊卑分脉。永享元年三月。首服。尾張守畠山持國加之。阿波守義慶。姓闕。理髮。聽禁色。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拜征夷大將軍。改名義敎。任權大納言。叙從三位。八月。兼右近衛大將。十二月。叙從二位。二年正月。爲馬寮御監。十月。叙從一位。三年十二月。移居室町第。四年七月。任內大臣。八月。任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仍舊。足利家傳。九月。至駿河。觀富士山。權中納言藤原雅世。權大僧都堯孝等從之。駿河守護今川範政迎之藤枝驛。蓋爲窺東國也。飛鳥井雅世富士紀行。釋堯孝富士紀行。劫濁發心略記。十二月。爲院別當。爲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聽牛車。足利家傳。是歲。罷斯波義淳。以細川持之爲管領。尊卑分脉。五年八月。辭右近衛大將。足利家傳。先是命大內持世擊少貳。名闕。持世斬之。途首京師。梟之六條河原。東寺過去帳。六年。以澁川敎直爲鎭西探題。武家補任。十二月。出兵志賀。攻延曆寺。文正年代記。永祿年代記。七年二月。捕延曆寺僧乘蓮以下數人。斬之六條河原。餘黨縱火中堂自死。文正年代記。九年十月。賜兵仗。足利家傳。十年五月。去年遣細川持常擊大和賊。賊據多武峰。至是國民越智箸尾攻拔之。遂燒多武峰。文正年代記。永祿年代記。

八月。先是鎌倉管領持氏與義敎有隙。縣官公田。將府奉邑。在關東者。悉奪之。執事上杉憲實諫之。不聽。將擧兵殺憲實。憲實訴之義敎。奏請下詔。賜錦旗。命東國諸將討之。詔曰。從三位源持氏。累年忽諸朝憲。近日擅興兵。匪啻失治於關東。此知致叛於上國。天誅不可逭。帝命何又容。速命虎豹武臣。拂豺狼賊徒。結城戰場記。東亂記。義敎令上杉持房擁錦旗。將兵東征。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九月。辭左大臣。足利家傳。諸將與持氏戰于早川尻。大破之。持氏退陣海老名。十一月。諸軍入鎌倉。持氏子義久及稻村滿貞。

走報國寺自殺。持氏聞之還鎌倉。居稱名寺。諸將移之永安寺。十一年二月。義敎命殺持氏。二子春王安王逃于二荒山。季子永壽王逃于信濃。喜連川判鑑。關東悉屬憲實。召弟淸方於越後爲管領。自是關東受制京師。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十二年三月。結城氏朝迎春王安王。舉兵據其城。別使野田右馬助矢部大炊助等據古河城爲聲援。關東管領上杉淸方遣武藏國司固廳鼻性順長尾景仲擊之。新田田中佐野桃井等起兵上野。據高橋城。四月。守護代大石憲重攻拔之。淸方持朝發鎌倉。東北諸

國之兵大集。五月。憲實亦出兵神奈川。永享記。結城戰場記。喜連川判鑑。先是遣細川持常世保持賴一色義範伊勢守護長野名闕。安藝守護武田信賢等征大和。諸將陣多武峰。義敎密使信賢持常長野殺持賴義範。以兵間有備不果。是月。義敎使人就堀川第召義範妻來。蓋以其有■姿色也。妻輿中自殺。使者亦自殺。義敎恐義範聞之。遽使信賢殺義範。別命持常長野殺持賴。坳濁發心略記。武田系圖。天地根元歷代圖。沙門奝英所記大日本傳。皇代記。七月。性順景仲與一色伊豫守戰村岡。大破之。結城戰場記。十月。諸軍圍結城。山內氏義出降。

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作山川。○山內結城未知孰是。是歲。義敎弟僧義昭叛。奔日向起兵。嘉吉元年二月。使國人殺之。三月。國人襲之自殺。送首京師。天地根元歷代圖。沙門奝英所記大日本傳。四月。淸方督諸軍。攻結城拔之。氏朝光久舉族皆死之。其下戰死者數萬人。長尾豐景執春王安王。小山小四郎執永壽王。野田右馬助棄古河城而逃。矢部大炊助戰死。五月。豐景護送三公子至美濃之垂井。義敎令殺春王安王于金蓮寺。拘永壽王于美濃守護土岐持益家。函送氏朝光久已下首二十九于京師。梟之六條河原。永享紀。結城戰場記。喜連川判鑑。

湘山星移集。鎌倉大草子。六月。先是赤松滿祐自己殺族持貞。領邑尤大。稍張威福。義敎惡之。常曰。前將軍捨伊豆家之嫡。而賜持貞固不可。然貞村在。豈滿祐之所專哉。貞村詮則之嫡孫也。持貞乃詮則第七子也。遂密賜書貞村曰。封汝播備作。滿祐子敎康聞之語滿祐。深憾之。密爲反計。至是請曰。池鳧産雛。願將軍來見。及義敎至滿祐第。滿祐飾屋室。設猿樂酒酣。放厩馬。逸中庭。因閉門起伏。舉坐錯愕不知所措。義敎爲安積行秀所弒。京極高數山名熙貴土岐遠江守等皆見殺。權中納言藤原實

雅亦被創。大内持世等。踰門而逃。満祐西奔。至攝津。葬義教首於宗禪寺。遂奔播磨。（得平記。應仁外記。赤松記。嘉吉記。○葬義教首。諸説紛紜。今從得平記。）義教年四十八。贈太政大臣。稱普廣院。（足利家傳。）子義勝嗣。次義政自有傳。次政知。次義視。次義永。爲左馬頭。政知義視別有傳。（足利系圖。）義教至満祐第。前日有小人長二寸許。見于室町第中。設猿樂。奏鵜飼。衆怪視之。廼就執之。四散不見。纔得一人。籠之。不食而死。方至満祐第。適奏鵜飼。其曲未終遭弑。一色義範土岐持頼之見殺也。天下以爲寃。而義教屢夢二人爲祟。此日。満祐第中臨水。又見二人影云。（永享記。結城戰場記。切濁發心略記。）

足利義勝。義教子。（足利系圖。）嘉吉元年六月。義教爲赤松満祐所弑。義勝嗣立。（喜連川判鑑。）満祐奔于播磨。據書寫坂下。遣弟則繁於蘭原。迎足利冬氏。冬氏兄弟。廼以兵五十至満祐推爲將軍。（赤松記。）七月。火葬義教屍於等持院。（足利系圖。）満祐送書管領持之。請受兵自殺。持之斬使者不報。八月。勅持之曰。満祐教康行弑。並亂人倫。拒朝命於播州。招天吏之干戈。其發軍行誅。所以忠於國而孝於家也。（赤松記。）遣細川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賢山名持豊山名教清山名教之等討之。持常貞村信賢自須磨明石。持豊等自但馬進。隔端崎河布陣。持常戴于満祐故在前軍。使後軍不得進。教清教之率因伯兵向城後。持豊渡河與諸軍合圍城山。（應仁外記。）八月。義勝叙從五位下。（足利家傳。）九月。諸軍攻城山拔之。満祐自殺。傳首京師。梟之三條。行賞與播磨於持豊。美作於教清。備前於教之。（應仁外記。嘉吉記。赤松記。得平記。）閏月。京師行德政。使所借錢物。并子母莫還。所質衣物財器。亦不得出錢償。諸國倣行。良民不便之。怨詬日繁。人始思亂。（年代記殘編。略年代記。）二年二月。始讀書。

八月。管領細川持之卒。以畠山持國爲管領。（尊卑分脉。）十一月。加首服。叙正五位下。任左近衛中將。爲征夷大將軍。聽禁色昇殿。三年正月。叙從四位下。七月卒。年十。稱慶雲院。贈太政大臣。（足利家傳。）義勝幼而喜馭。遂墜馬而夭。（龍泒吊詞。）弟義政立。（喜連川判鑑。）

贊曰。足利義教以緇流入嗣。好兵嗜殺。滅同姓。殺羽翼。關東遂爲上杉氏之有。取於彼與於是。仁者不爲。而況於取諸同姓與諸異姓者乎。不仁之甚也。數出兵於四方。殺戮無辜。殺一色義範而奪其妻。水中之怪。小人之

妖。不可謂無餘殃。宜哉。爲赤松滿祐所弑。可不戒哉。義勝幼而喜馭。遂墜馬而卒。古曰。善游者溺。豈不信乎。

足利義政　足利義尚

足利義政義敎第二子。幼名三歲君。（足利系圖。○鎌倉大草子作三寅君。今從系圖。）嘉吉三年七月。義勝卒無嗣。義政代立。（喜連川判鑑。）九月。前權大納言藤原有光反。乘夜卒兵侵闕。取神璽寶劍。奉南朝皇子萬壽寺僧金藏主者稱帝。據延暦寺中堂。僧徒攻破之。斬金藏主。賊棄寶劍於清水堂後門。天皇避難于左大臣藤原房嗣第。納寶劍於禁庭。（暦代圖。略年代

記。）文安元年六月。美濃守護土岐持益殺其守護代戶島。（康富記。東寺過去帳。○土岐本書闕名。今據尊卑分脉。及土岐系圖書之。戶島名闕。東寺過去帳作外島。）戶嶋徒。募兵近江。入美濃。焚垂井。殺土岐族四人。七月。近江南郡守護六角滿綱爲其下所逐。（康富記。○六角本書下名。今據系圖。）二年正月。滿綱及子時綱率兵入近江。戰敗死。從兵死者數百人。（東寺過去帳。）滿綱弟高頼嗣。（系圖。）十二月。初赤松滿祐之被誅也。以明德之亂。滿則戰死。時赦滿則孫滿直而赤松氏遺臣遂擁之。謀滅山名氏。自去年屢戰播磨。敗死者數千人。至是滿直與父滿政自死於有馬。（皇紀。）

（東寺過去帳。應仁外記。）是歲。畠山德本以細川勝元爲管領。（尊卑分脉。）三年七月。戶島徒與齊藤戰于美濃。死者數百人。九月。富樫政親與族父安高爭加賀守護職。屢戰其國。死者數百人。（東寺過去帳。作富樫兄弟。康富記作冉叔父安高。冉叔父蓋族父也。富樫記作祖父。未知所適從。今從康富記。而康富記書龜憧丸及次郎。不名。故名從富樫記。）十二月。叙從五位上。（家傳。）賜名義成。（臥雲日件錄。官位記。）四年二月。叙正五位下。爲侍從。（家傳。官位記。）五月。先是富樫政親與安高爭職。管領勝元素助安高。政親亦憑前管領畠山德本。請訴不已。至是令二人分領國。（康富記。）秋。土民蜂起。鳴鐘私行德政。侵掠

京師。義成召兵諸國備之。自德政之行。姦民乘衆怒作亂。白晝相率入人家。劫奪資財。遂至召兵卒禦之。而兵卒入京。又暴良民。民益苦之。（東寺過去帳。）十二月。畠山德本遣兵攻紀之北山。斬將圓胤。傳首京師。（康富記。）五年十二月。義成爲左馬頭。（家傳。）寶德元年正月。與持氏領邑於遺子永壽王。改名成氏。東歸。以右京亮上杉憲忠爲關東管領。佐成氏。（古河系圖。喜連川判鑑。湘山星移集。鎌倉大草子。）四月。義成元服。武藏守細川勝元加之。陸奧守細川敎經理髮。爲征夷大將軍。聽禁色。（家傳。康富記。）八月。叙從四位下。任參議。兼左

近衛中將。(家傳)是歲。罷細川勝元。以畠山德本爲管領。(尊卑分脉)二年正月。叙從三位。三月。任權大納言。六月。叙從二位。(家傳)三年九月。義成納婦人言。令斯波義健逐尾張守護代織田鄉廣。義健及甲斐美濃入道不奉令。義成毋聞之諫義成。不聽。遂遁于嵯峨。德本等切諫不已。義成從之。義成毋亦還第。(康富記。將軍家譜。)享德元年九月。斯波義健卒。無子。以族大野持種子義敏爲嗣。無何義敏爲其下所逐。移居東山。(應仁記。劫濁發心畧記。)是歲。罷畠山德本。再以細川勝元爲管領。(尊卑分脉)二年三月。叙從一位。六月。改名義政。十二月。爲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家傳)三年四月。畠山德本子義就。與弟政長搆兵。都下洶洶。義政令諸將以兵衛第。細川勝元山名宗全以黨政長。故不至。八月。宗全勝元謀救政長。攻德本。德本燒其宅。屛居建仁寺西來院。義就奔伊賀。衆謂德本與義就協謀。事未可知也。不如迎以濟事。政長然之。遣族阿波守迎德本。德本還家。政長廼移居德本家。勝元使之謁義政。然義政常憤宗全勝元黨政長。不聽。勝元不自安。託罪家臣磯貝。斬之以謝。十一月。義政將誅宗全。召兵第中。欲

俟相國寺鳴鐘而發。勝元以宗全之婿。不欲與事。俄逃東山五大堂。義政爲罷兵。勝元因請赦宗全。宗全亦上誓書。以謝罪。於是令宗全退居但馬。留子敎豐居京師。讚岐守細川成之世與赤松氏善。至是赤松氏遺臣賴成之請自起兵取其故邑。義政許之。遂遣赤松則尚於播磨。密託以誅宗全。十二月。則尚西下。亡何播備作皆屬則尚。(長祿記。長祿寛正記。應仁外記。劫濁發心略記。康富記。)足利成氏殺關東管領上杉憲忠於鎌倉西門。康正元年正月。長尾昌賢迎憲忠弟房顯於越後爲主。據上野境。出兵攻鎌倉。義政亦命駿河守護今川範忠擊成氏。戰數年。成氏遂敗走古河。義政令房顯移山內。鎭關東。自是關東大亂。國郡靡弗被兵。(喜連川判鑑。永享記。鎌倉大草子。)二月。宗全入播磨。砦普當山。五月。攻壇特山。不克。會子是豐在室山。爲則尚所圍。廼引兵救室山。則尚解圍而走。壇特兵亦聞之潰去。則尚至備前自殺。宗全遂入京。義政不之罪。(應仁外記。得平記。)六月。義政召還義就。於是政長不得在京師。遂出奔。勝元不得救。義就奉綸旨。擁義政旗。以討政長於河內。而以紀河泉兵。多從政長。屢戰不能克。(劫濁發心略記。)義就與伊勢備中守

赤松民部少輔書。七月。關東函送石堂一色世良田里見首于義政第。蓋從成氏舉兵者也。（康富記。）八月。義政兼右近衛大將。二年正月。爲馬寮御監。（家傳。）長祿元年六月。以澁川義鏡爲關東探題。（鎌倉大草子。）十二月。遣弟政知於伊豆。鎭關東。（尊卑分脉。鎌倉大草子。）二年二月。義政使斯波義敏還京。其下不奉命。請以治部少輔澁川義廉襲斯波氏。義政許之。（應仁記。應仁外記。劫濁發心略記。）七月。義政任內大臣。（家傳。）八月。先是赤松氏遺臣殺南朝二王子。取神璽。不成。至是又說吉野遺民得神璽。進之朝廷。帝下詔赦赤松政則。政則時

五歲。曰二郎法師。義政與加賀之河北石川二郡。備前之新田。出雲之宇賀。伊勢之高宮。（應仁外記。續神皇正統記。足利家傳。上月記。得平記。皇年代略記。天地根元歷代圖。）三年六月。政則兵入備前。山名教之守兵拒之與戰。義政下令受代。（赤松再典記。）十月。政則兵又入加賀。守護富樫政親家臣岩屋集兵與政則兵戰。義政令詰赤松家臣。對以彼來擊。不得止應之。（季瓊日錄。○日錄不書富樫名。今據富樫記。說見于上。）寬正元年二月。地震。比年旱風水。加以兵役。天下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常事奢侈。遊飲自如。脩營第沼。令四方致奇樹巨石。下不堪命。帝憂之。

賜詩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爲誰肥。義政爲罷役。（天地根元歷代圖。）三月。捕楠氏在吉野者。悉殺之四塚。（季瓊日錄。）八月。義政任左大臣。（足利家傳。）九月。先是畠山義就致花木於室町第。而適枯。時方禁殺。而有告義就按鷹郊外。義政聞惡之。至是赦政長。使伊勢貞親飯尾下總守譴責義就。退居領邑。義就乃卒兵南下。政長代入義就家。義政遣政長擊義就。義就城若江防之。政長陣于龍田。義就遣兵襲之。政長逆戰大破之。義就走據嶽山。叓城烏帽子像。國見山。寬

弘。觀眞。金胎。觀正四寺。以爲拒備。政長進入河內。又進陣于弘川。與義就相持。（長錄記。長錄寬正記。將軍家譜。劫濁發心略記。）二年正月。義就出兵奪糧。與政長兵戰太子河原。六月。義就襲弘川營。政長逆擊破之。函送所斬獲首三十餘于京師。八月。義政辭右近衛大將。（長錄寬正記。足利家傳。）三年四月。命細川成之山名是豐武田信賢北畠敎具等援政長攻嶽山城。（應仁外記。長錄記。）九月。伊豫守護河野通春反。遣大內敎弘擊之。敎弘卒于陣中。土民蜂起。使所司代多賀高忠討之。陸奧人伊達成宗來朝。（長錄寬正記。）十月。土民入七條

禪佛寺。使赤松政則擊平之。（季瓊日記）四年四月。政長攻破嶽山城。義就奔于吉野。（長祿記）五年正月。政長振旅入于京師。（長祿記）二月。義政遊于花頂山若王寺。大原野等觀花。時將士驕僭。相伴衆以黃金爲箸。供衆以檀沈爲之。其競爲華靡如此。由是上下罷敝。皆質領邑。費財破產。賦役無制。百姓止耕。餓莩盈塗。近江塩津人熊谷某世事將府。視世將亂。上書諫之。義政大怒曰。其言雖善。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罪在不赦。收其領邑。（應仁記）七月。義政爲院執事。尋賜兵仗。（足利家傳）十一月。罷細川勝元。以畠山

政長爲管領。（長祿寛正記。尊卑分脈。）義政准三宮。（足利家傳。）前管領細川勝元遣兵於伊豫。擊河野通春。義政令大內政弘援勝元。（長祿寛正記。）義政年已三十餘而無子。謂人生無幾。不若使弟僧義尋還俗讓職。而優遊終年。十二月。遣使於淨土寺。告之義尋。固辭不從。義政又贈書誓曰。自後生男。則宜爲僧。我若食言。神祇有罰。義尋乃棄衣鉢。還本服。入下今出川第。改名義視。以細川勝元爲傅。（系圖。家傳。應仁記。）六年十一月。義政夫人藤原氏生男子。已而悔義視爲嗣。謂山名宗全當世老成。諸將爲婿。威權無比。宜託

以孤。乃親作書贈之曰。我年過三十。而偶得兒。託諸桑門。何悲若之。乃送致君。進退存亡。惟君所計。宗全諾之。（應仁記。）十二月。斯波義敏賴伊勢貞親。請歸京師。義政許之。義敏廼入將府。（應仁外記。）文正元年正月。足利成氏與上杉顯房相持于武藏五十子。（喜連川判鑑。）四月。義政罷斯波義廉尾張越前守護職。以義敏代之。遣使曰。宜以宅屋附義敏。義廉不奉令。集兵自守。山名宗全有嫁女於義廉約。以故義廉告之宗全。宗全大怒。與土岐成賴一色義直六角高賴等諸將。結黨爲防禦之備。訴伊勢貞親

罪。貞親奔于近江。義敏奔于北國。賜貞親食邑於其子貞宗。京師傳言。義視亦黨義廉。義政聞疑之。義視懼避之細川勝元宅。五月。義政遣藤原勝光迎義視還。勝元守備之。（應仁外記。）九月。山名宗全賴義政夫人。請赦畠山義就。義政許之。十一月。義就入于京師。應仁元年正月。山名宗全謀罷畠山政長。用畠山義就。細川勝元素助政長。宗全率其黨圍室町第。移車駕于此。訴勝元助政長。義政廼遣使勝元。不得助政長。勝元不奉令。浮言沸騰。第中爲守禦之備。義政下令。諸將不得發兵。獨使政長

義就相鬭。義就喜將攻政長。政長乘夜焚宅。退陣于御靈森。義就率兵進攻之。宗全潛遣兵援之。政長戰敗。集屍焚之而走。義就兵赴燼中覗之。以爲政長已焚死。宗全等大喜。罷兵。車駕歸闕。（應仁記。應仁外記。皇年代略記。）二月。以斯波義廉爲管領。（將軍執權次第。）五月。細川勝元起兵。擊一色義直走之。直入于室町第。請義政之旗。建諸四足門。分遣諸將。攻山名宗全。宗全又集兵。列陣京西。勝元部將藥師寺與市鳴鼓發聲。諸將聞之。俱進。攻宗全營。破之。宗全部將大田垣土佐守等。退保芝藥師。宗全則使斯波義

廉攻細川勝久營。京極持清攻之。不克。赤松政則代之。擊破義廉。六月。宗全兵入丹波。守護代內藤貞正逆戰不利。內藤貞德死之。敵兵大掠。遂入京師。盜縱火於一色政氏宅。延焚三萬餘家。七月。細川道賢細川教春武田信賢等攻斯波義廉宅。不能克。八月。大內政弘將長門周防豐前筑前兵入攝津。河野政通將伊豫兵繼之。守護代秋庭元明逆戰于丼鳥野。不利。政弘政通遂入京師。元明集敗卒尾之。宗全出兵邀之。元明列陣岩倉。（應仁記。）九月。義政辭左大臣。（足利家傳。）勝元聞義政侍臣貳于

宗全。使細川教春訴之。義政使藤原公春吉良義信告勝元錄其名氏上之。勝元廼錄一色式部少輔大原判官等十二人上之。義政廼諭侍臣曰。卿等宜出第綏勝元怒。皆對曰。君意在于宗全。故臣等聞敵軍獲利則喜。見我軍乘勝則愁。然臣等十二人獨得罪。可謂不幸。故當至勝元前自殺。以明黨宗全手兵八百。擐甲執刀。將出鬭死。第中震慄。公春義信慰曰。公等非得罪於君。惟當暫避勝元怒。去兵而出。廼從之。第中始安。勝元置伏於一條室町。飯尾下總守導之。入于相國寺境中地廣。

不知其所往。獨齊藤藤五郎與第中侍女辭訣。不知衆入相國寺。路過一條。遇伏被殺。此日第中流言宗全將侵闕奪乘輿。勝元奏請畠山政長叙從三位。奉迎乘輿。遷于第中。然侍臣等。猶在第中。故自午至亥。駐蹕門外。公卿宮女。備嘗艱難。至是乘輿入于第中。侍臣等逃。以計由飯尾下總守。勝元使人乘夜殺下總守于第中。義視往伊勢。憑國司北畠具教。宗全分兵四。一大內政弘兵由南禪寺。二宗全兵由日岡嶺。三畠山義就兵由山科。四斯波義廉兵由如意嶽。進攻岩倉。元明逆擊悉破

之。經神樂岡。入于勝元營。武田基綱陣于三寶院。守衛禁闕。宗全使畠山義就畠山義統大內政弘土岐成頼六角高頼一色義直率兵五萬攻之。基綱防戰。自卯至申。士卒散亡殆盡。基綱一人留而格鬭。所向艸靡。義就兵野老源三進向基綱。基綱振刀斬之。刀折。基綱大呼而退。敵兵懼而無敢追者。敵將進兵向淨花院。京極持清不戰而逃。十月。相國寺僧應宗全縱火。敵將見之進向相國寺。京極武田二將棄守而逃。細川勝之安富元綱防之總門。戰死。其下死者不可勝計。截首八車。松田次郎左衛門來見義政曰。事急。願賜一杯。為冥途營。義政壯之。賜酒。松田廼嚼曰。捨我百年命。報君一日恩。出戰死之。敵軍乘勝。大呼而進。餘烟覆第。侍女驚懼。義政飲酒自如。細川成之與細川勝久入見。畠山政長山名是豐武田國信有馬元家等侍坐。夫人藤原氏使人謂成之曰。宜避賊于鞍馬。或若狹丹波。對曰。賊鋒雖銳。何恐之有。即命士卒拂之。出與勝元謀之。勝元使畠山政長防之。東條近江守為後繼。政長與六角高頼交鋒。東條橫突。高頼大敗退走。一色義直等不戰而走。赴蓮池溺死者甚多。斬獲八百餘級。政長使人大呼言曰。斬首八百。以報于總門八車之役。自後敵兵不敢東向。應仁記。應仁外記。皇年代略記。二年正月。以斯波義良為管領。尊卑分脈。○按去年五月以後義廉在于敵陣。然營中擾亂。不暇拜除乎。而義良義廉子為義敏所養。故在于營中乎。皆未詳。故暫從尊卑分脈所記。三月。勝元部將長九郎左衛門內藤孫四郎等入但馬。與大田垣新兵衛戰于朝來。不利死之。應仁外記。五月。罷斯波義良。以細川勝元為管領。尊卑分脈。九月。勝元部將內藤貞正起兵丹波。與宗全兵戰于嵯峨。敗績。勝元別使山名是豐藥師寺與次浦上則村攻舟岡山城。破之。十月。天皇詔召義視于伊勢。義視還于京師。十一月。京師訛言。勝元謀廢義政立義視。人心洶洶。勝元不安。謂義視入于宗全營則浮言息焉。廼諜諸武田信賢使義視登比叡山。宗全迎之。文明元年三月。勝元遣兵乘夜襲敵陣。勝元勸義政修五壇法祈戰勝。五月。多賀高忠將近江兵。陣于如意嶽。以通糧道。六角龜壽麻呂起兵于北郡。以窺其虛。高忠率兵而還。義政以高忠去。使武田信賢城于北白河守之。山陰山陽西海諸國大亂。十二月。上皇崩于室町第。是為後花園天皇。二年正月。

義政葬後花園天皇。應仁記外記。二年正月。南郡六角高頼起兵將入京師。北郡守護京極持清擊破之。五月。斯波義廉部將朝倉敏景歸順。以爲越前守護。五年三月。山名宗全死。五月。管領細川勝元卒。東西餘黨皆還其國。應仁別記。十二月。義政辭征夷大將軍。子義凞爲征夷大將軍。六年九月。美濃守護土岐持益卒。孫成頼嗣。九月。畠山義就奔于河内。十一月。大内政弘奔于西國。畠山義統焚營奔于能登。義視與土岐成頼焚營奔于美濃。京師爲郊原焉。家傳。皇年代略記。土岐系圖。○大内氏世領防長豊筑。而居周防山口。然則所奔蓋山口也。然皇年代略記。書西國。故今從本書而不改。十五年六月。義政移居于東山別業。帝勅賜號東山殿。京華集。親長記。十七年六月。剔髪稱道慶。延德元年三月。征夷大將軍義尚薨于近江軍中。四月。義視歸自美濃。家傳。系圖。尊卑分脈。長享年後畿内兵亂記。皇年代略記。二年正月。義政薨于東山別業。年五十六。稱慈照院。家傳。系圖。二月。贈太政大臣。系圖。係三月。今從家傳。子義尚先薨。弟義視子義材嗣立。次子義覺入大覺寺爲僧。系圖。尊卑分脈。義政不委政於管領。惟用婦人之言。是以賄賂公行。怨訴日至。畠山義就畠山政長。互襲封。三奪職。斯波義敏斯波義廉。二受

罷。二見容。故諺曰。勘道無咎。赦面無忠。勘道言受罪。赦面言遇赦也。是以天下大亂。仁山氏業衰。應仁記。應仁別記。

足利義尚義政長子。初名義凞。系圖。初名義尚。後改義凞。今從家傳。尊卑分脈。文明五年十二月。叙正五位下。任左近衛中將。聽禁色。昇殿。爲征夷大將軍。此日元服。義政加之。參議藤原廣光理髪。以畠山政長爲管領。七日而罷。六年六月。叙從四位下。七年正月。兼美作權守。四月。叙正四位下。九月。任參議。家傳。尊卑分脈。八年正月。叙從三位。九年正月。叙正三位。系圖。九月。畠山義就奔于河内。十一月。大内政弘畠山義統等各焚營奔于其國。土岐成頼奉義視奔于美濃。皇年代略記。○義視奔。家傳係五年。然成頼奔在于今年。則不可有先成頼而至于美濃。故今定書于此。是年。以畠山政長爲管領。尊卑分脈。十一年正月。叙從二位。十二年三月。任權大納言。十五年三月。叙從一位。家傳。十六年十二月。爲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系圖。十七年八月。兼右近衛大將。十八年正月。爲馬寮御監。家傳。七月。罷畠山政長。以細川政元爲管領。政元辭之。長享元年八月。再以細川政元爲管領。尊卑分脈。九月。義尚帥師擊南郡守護六角高頼。長享年後畿内兵亂記。二年六月。本願寺僧兵

滅加賀守護富樫政親。取其國。（富樫記。加越鬪爭記。○鬪爭記。政親作成春。未知孰是。今暫從富樫記。）九月。義尚任內大臣。延德元年三月。薨于軍中。年二十五。號常德院。四月。贈太政大臣。（系圖。尊卑分脉。長享年後畿內兵亂記。皇年代略記。）義尚幼而好學。兼能倭歌。陣中召儒者。講書傳。常欲撥亂反正。不得志而薨。人皆惜之。（義尚公終焉記）近江之役。爲消閑。泛舟於湖水。有童子二人。盪舴艋而遊戲。義尚使人問其里居。答曰。住梅原者也。義尚乃賦詩曰。湖邊自異山林興。童子尋梅棹小舟。而結末未成。其夜夢有人賡句。然記者失其句。後世惜之云。又嘗當

炎熱之時。士卒苦暑。義尚憐之。其陣營在鏡山之側。爲詠倭歌曰。結弗末迦栗屈勿列遏弗密納。軻軻密用未。權必廼用子烈廼。渴結廼密攸呂任。言未終。忽天陰風動。衆始覺如生。（文祿清談）嘗就藤原兼良問治體。兼良作樵談治要。文明一統記贈之。（樵談治要。文明一統記。）

贊曰。足利義政好奢侈。而不惠下。厚賦歛以奉諸己。屢興土木之役。徒勞畚鍤之夫。防忠臣之諫。納婦人之言。柔弱無斷。承制强臣。送義視於敵陣。兄弟鬩墻。遺政知於關東。同姓窺隙。上行下傚。理之常也。斯波畠山山名富樫之屬。悉皆本支分爭。骨肉相害。禍亂之大。未曾有如此甚者也。是以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四海。長爲戰國。宮室臺榭。家乘朝典。悉係兵燹。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墜露沾行人之衣。禽獸偪縉紳之居。其血食豈不幸虖。義尚幼而好學。陣中延儒者講文問治。庶幾有可取焉。然其於義視無一讓之義。征近江也。不足將略以服敵。嗚嘑惜哉。

足利義植　足利義澄

足利義植。義視子也。初名義材。應仁二年十一月。義視

入于山名宗全營也。以義材託武田信賢。信賢送致之。（應仁外記）文明五年三月。宗全死。餘黨皆歸于其國。九年九月。義視與土岐成頼携義材奔于美濃。長享元年八月。加首服。敘從五位下。任左馬頭。（應仁別記。家傳。系圖。足利家官位記。皇年代略記。）延德元年四月。與義視歸于京師。二年正月。義政薨無嗣。義材代立。（系圖。尊卑分脉。長享年後畿內兵亂記。）七月。爲征夷大將軍。聽禁色昇殿。兼左近衞中將。敘從四位下。（系圖。○足利家官位記作右近衞。未知孰是。）三年正月。義視薨。四月。從三位。左兵衞督。足利氏滿薨于伊豆。子政氏嗣。八月。義材改名義尹。（本

詔賜錦旗。征六角高賴于近江。明應元年十一月。至自近江。（系圖。畿內兵亂記。○官位記。改名係明應九年。未知孰是。）二年二月。帥師征畠山義豐于河內。畠山政長等從行。進陣于正覺寺。管領細川政元反。與京極。桃井。山名。一色等諸將。救義豐。四月。來侵正覺寺營。軍潰。義尹就擒。政長防戰死之。子尚順。（足利系圖作尚慶。天地根元歴代圖作尚長。今從尊卑分脉。）奔于大和筒井城。政元幽義尹於物部紀伊守宅。是歲。伊勢氏茂襲堀越。取伊豆。（北條五代記。關東兵亂記。）六月。義尹潛逃。奔于越前。（系圖。畿內兵亂記。天地根元歴代圖。六月。據官位記。）政元奉香嚴院立之。名義遐。（畿內兵亂記。系圖。）

六年。畠山尚順起兵入河內。十月。攻譽田城。拔之。義豐敗走。（天地根元歴代圖。）八年正月。尚順又與義豐戰于河內。大破之。義豐走死。（東寺過去帳。異本年代記拔萃。）七月。義尹起兵入京師。戰于坂本。敗。（畿內兵亂記。○系圖為閏四月。而不年。蓋闕文。官位記係六年。今從兵亂記。）九月。畠山尚順削髮號卜山。又出軍河內。與赤澤宗益戰。敗走紀伊。（應仁後記。異本年代記拔萃。）十二月。細川政元使赤澤宗益納畠山義英於河內。尚順逆戰。不利。走紀伊。（異本年代記拔萃。應仁後記。）九年二月。義尹航海徙阿波。細川高國。畠山義元。伊勢貞宗等三百餘騎從之。懸船于鳴門。召兵。而無應之者。去而至周防。館大全坊。遣上野民部大輔說大內義興。以復歸京師。義興來見義尹。大悅。義興乃奉義尹移居山口神光寺。傍近城邑兵稍來集。（安西軍策。）文龜二年。畠山卜山出軍大和。攻越智城。拔之。十月。與赤澤宗益戰于信貴。大破之。（義尹與卜山書。）永正元年。卜山與畠山義英講和。（天地歴代圖。）二年十二月。宗益又擊河內。（略年代記。）三年正月。宗益陷高屋城。（南都興福寺僧對衡日記。）義尹召義興謂曰。余居于此也久矣。然義澄無有窺我。宜乘彼無備而入于京師。義興廼移檄於山陰山陽西海諸道。十一月。軍發山

口。義興將防長豐筑兵二萬餘人繼之。軍及安藝國府。武田元繁等卒兵來會。軍發國府。及備後。陣于鞆。山陰山陽兵衆畢會。勢聲大振。四年。西海群雄大友菊池等帥舟師來至。四國人聞之。多屬細川高國者。（安西軍策。）六月。細川政元為其下所殺。（二川分流記。）七月。發鞆。海陸共進。陣于明石。大內義興先登。與京軍戰。大破之。斬首四千餘級。長驅入于京師。陣于東寺及相國寺。八月。又戰不利。退陣丹波。敗卒來集者二萬餘。至于夜半。大內義興。尼子經久。大友島津等諸將來至。軍又振。發丹波。義興先

登經久繼之京軍城舟岡山防之攻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西軍策。五年二月。義澄出奔近江。安西軍策作劉澄戰死舟岡山。蓋書傳聞也乎。故今從系圖。六月。義尹入京師。七月。再爲征夷大將軍。叙從三位。任權大納言。十二月。叙從二位。系圖官位記。六年二月。攻延曆寺不利。將軍家譜。七月。越後上杉房能爲其下長尾爲景所殺。十月。義澄使賊乘夜襲三條邸。宿直者醉臥不覺義尹身自防鬬。斬賊四人。蒙創九。時人皆服其勇。家譜。異本年代記拔萃。七年六月。上杉顯定及其子憲房起兵於上野。擊爲景不克。顯定戰死。憲房走保白井城。

關東兵亂記。八年七月。義澄將細川澄元起兵四國入和泉。細川高國遣兵防戰不利。八月。澄元入京師。義尹奔丹波。集殘卒又向京師。細川政賢澄元奔攝津。得首一千餘級。二川分流記。皇年代略記。義澄薨于岳山。二川分流記。畿內兵亂記。系圖。官位記。十年。義尹徙近江。五月。至自近江。畿內兵亂記。年代記殘篇。十二年。改名義植。官位記作十年。今從年代記殘篇。六月。造第於三保高倉。十二月。第成。從居于此。年代記殘篇。十三年。武田元繁歸安藝。安西軍策。十四年十月。義植遊有馬溫泉。細川高國畠山卜山大內義興等從行。畿內兵亂記。安藝守護武田元繁與毛

利元就戰于有田敗死。安西軍策。十五年四月。義植登比叡山。畿內兵亂記。十六年八月。防長豐筑守護大內義興就國。出雲守護尼子經久并伯耆備後備中數與義興戰。互有勝負。安西軍策。伊豆守護北條早雲卒。子氏綱嗣。喜連川判鑑。九月。義植爲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家譜。官位記。細川澄元又入攝津。高國兵防戰不利。十七年二月。高國與澄元戰于攝津。敗走于近江。三好之長奉澄元入京師。義植與澄元通和。五月。高國以佐佐木定頼兵三萬。陣于東山白河。執三好之長殺之。澄元奔于播磨。尋卒。

二川分流記。略年代記。年代記殘篇。南都春日社若宮神主祐維日記。大永元年三月。義植出奔淡路。細川義春迎之。系圖。兵亂記。略年代記。九月。播備作守護赤松美村爲其下浦上村宗所殺。得平記。○大日本傳。繫八月。未知孰是。今暫從得平記。三年四月。義植薨于阿波之撫養。年五十八。號慧林院。系圖。兵亂記。贈太政大臣從一位。尊卑分脈。

足利義澄氏滿第三子也。延德三年四月。西上居天龍寺。號香嚴院氏滿尋薨。系圖。明應二年四月。細川政元襲正覺寺營。執義尹廢之。奉香嚴院立之。畿內兵亂記。叙從五位下。名義遐。喜連川判鑑作義通。今從系圖。官位記。六月。改名義高。叙正、

五位下。任左馬頭。十二月。首服。武藏守細川政元加之。治部大輔細川尚經理髮。任征夷大將軍。聽禁色。系圖喜連川判鑑繫三年十二月。蓋誤也。六年九月。從四位左馬頭足利成氏卒于古河。子政氏立。喜連川判鑑。畠山尚順起兵入于河內。十月。陷譽田城。畠山義豐敗走。天地根元歷代圖。八年正月。義豐又與尚順戰。大敗死之。東寺過去帳。異本年代記拔萃。七月。義尹起兵入京師。義高遣兵逆擊坂本。大破之。義尹走于周防。畿內兵亂記。九月。畠山卜山入河內。赤澤宗益擊破之。卜山走紀伊。應仁後記。十二月。細川政元使赤澤宗益納畠山義英

於河內。畠山卜山防之。宗益擊破之。卜山走紀伊。異本年代記拔萃。應仁後記。九年。以澁川尹繁爲鎭西探題。武家補任。文龜二年七月。義高任參議。敘從四位下。兼左近衞中將。改名義澄。畠山卜山又入大和。陷越智城。十月。赤澤宗益與卜山戰不利。義尹與卜山書。三年正月。義澄敘從三位。系圖。官位記。永正元年九月。政元殺其下藥師寺元一於淀城。二川分流記。畿內兵亂記。二年十一月。赤澤宗益征河內。略年代記。三年。宗益拔高屋城。南都興福寺英俊日記。四年六月。先是細川政元養攝政藤原政基子澄之。居丹波。又養其族義春次子澄元。至是藥師寺長忠香西元近等殺政元。迎澄之於丹波。立之。攻澄元。澄元奔于近江。起兵入京師。澄之戰敗自殺。忠長元近等皆死。二川分流記。七月。義尹起兵周防。至播磨。遣細川政賢等逆戰大尨冢。不利。八月。又戰相國寺。大破之。義尹走丹波。義澄遣斯波細川京極六角等諸將城舟岡山備之。義尹又來戰。我軍敗績。小笠原元永檣上立潰腹死。安西軍策。五年二月。義澄奔近江。兵亂記繫四月。今從系圖。六月。義尹入于京師。八年七月。細川澄元起兵四國。入于和泉。擊細川高國守兵。破之。八月。入于京師。義尹奔丹

波。義澄時在于近江。病薨于岳山城。二川分流記。畿內兵亂記。系圖。○安西軍策作義澄四年八月。戰死舟岡山。蓋青傳聞也。今從系圖。年三十二。號法住院。大永元年八月。贈左大臣從一位。天文二年九月。賴豐後守護大友義鑑請。贈太政大臣。子義晴立。次義維。系圖。自有傳。

贊曰。足利義植爲逆臣細川政元所幽。幸得逃出。寄偶于北陸山陽之間。遂雪會稽之耻。再受將軍之任。雖然喪亂無極。不能平治天下。武略有餘。文雅不足耶。抑天不幸于室町氏耶。義澄爲政元所立。政不由己。拱手承

制。猶嬰兒望乳。何夫懦弱。若其速正政元罪。以迎義尹。讓職而退。則當免禍。惜哉。

足利義晴　足利義輝

足利義晴義澄子也。永正八年八月。義澄薨于岳山。託義晴於播磨守護赤松義村。大永元年三月。義植出奔淡路。管領細川高國迎義晴於播磨立之。系圖。官位記。得子記。叙從五位下。名義晴。十一月。進正五位下。任左馬頭。十二月。冠于二條第。細川高國加之。陸奥守細川尹經理髮。爲征夷大將軍。聽禁色昇殿。二年二月。叙從四位下。任

參議。兼左近衛中將。系圖。官位記。八月。河内守護畠山卜山卒。子植長嗣。略年代記。三年四月。義植薨于阿波。畿内兵亂記。足利系圖。五年九月。近江南郡守護六角定賴攻北郡淺井亮政于大津見城走之。畿内兵亂記。六年七月。細川道永殺其下香西元盛。元盛兄波多野種通。元盛弟柳本堅治奔丹波。遣使於阿波。請奉義維舉兵。義維聽之。道永遣兵擊之。不利。道永高國號也。七年二月。阿波軍合堅治兵。陣于桂川。義晴出軍。備于六條。道永陣于妙本寺。若狹守護武田信豊陣于七條泉乘寺。敵別將三好勝時擊

破信豊軍。遂敗績。義晴走近江。三月。義維發阿波。細川晴元三好元長等先登。航海至堺浦。十月。義晴合越前守護朝倉義景南郡守護六角定賴北郡守護京極高岑等兵二萬西上。三好元長畠山義英波多野種通柳本堅治等合軍向京師。孝景與義英戰破之。元長代義英。又與孝景戰。殺傷相當。及日暮。兩軍退而相持。享祿元年正月。孝景會元長議和。諸將罷兵各還其國。將共送質子。堅治構元長於晴元。以故和議不成。義晴又奔近江。二川分流記。略年代記。九月。陣于朽木。畿内兵亂記。皇年代略記。十二月。

防長豊筑守護大内義興卒。子義隆嗣。安西軍記。二年正月。柳本堅治與三好元長戰于山崎。二川分流記。畿内兵亂記。三年正月。義晴任權大納言。叙從三位。系圖。官位記。五月。播磨人別所重直與依藤某爭封壃。重直請援於柳本堅治。堅治卒兵西下。與重直合勢圍城。六月。浦上村宗夜遣刺客殺堅治。細川道永更號常桓。二川分流記。畿内兵亂記。經歷諸國。至播磨。託浦上村宗以擊敵。村宗廼大舉入攝津。陣于神咒寺。分兵拔諸城。迫于堺浦。聲勢大振。四年正月。義晴發朽木。至堅田。二月。進陣坂本。四月。南郡守護六角定

賴與北郡淺井亮政戰箕浦破之。義維告急阿波。三好元長先發。細川之持繼至。敵懼。又振。村宗又召兵。赤松政村欲乘亂誅村宗報父讐。延引兵而至。聲言救村宗。竊通使于堺爲內應。畠山義英出兵助常桓。義英臣木澤長政反降于晴元。六月。政村襲村宗誅之。元長鼓譟出。常桓大敗爲追兵見殺。戰死者二千餘人。赴水溺死者五千餘人。野里川爲之不流。二川分流記。畿內兵亂記。得平記。略年代記。大日本傳。七月。從四位左馬頭足利政氏卒。子高基嗣。喜連川判鑑。八月。義晴入長光寺。畿內兵亂記。天文元年正月。木澤長

十二　足利將軍傳　三五

政嫉三好元長功。讒之晴元。六月。晴元納欵畠山義英。帥師討長政。長政據飯森城禦之。請救晴元。晴元以本願寺僧兵擊破義英。長政尾擊殺之。晴元又舉僧兵十萬餘圍義維元長于顯本寺。元長死之。義維將自殺。晴元使人奪刀。送還之河內之四條。八月。長政私與僧兵戰。本願寺怒。發其壇徒在和河泉攝者攻堺。長政擊大破之。土民蜂起謀再舉。晴元恐。賴于六角定賴謀之。定賴使其臣長原進藤等說本願寺。不聽。長原等去說日蓮宗二十一寺起兵。敵本願寺。其壇越土民大喜。聚者

日以萬數。直圍本願寺。縱火焚之。二年正月。本願寺民兵大舉陷大物城。遂攻堺。晴元大敗走淡路。二川分流記。三月。民兵攻伊丹城。甚急。木澤長政督日蓮宗僧兵救之。擊民兵大破之。晴元還自淡路復堺。本願寺走石山。更名大坂。晴元將長政及民兵攻大坂。不能克。二川分流記。略年代記。三年六月。義晴至坂本。四年。入南禪寺。畿內兵亂記。十月。關東足利高基卒。子晴氏嗣。喜連川判鑑。五年。帝勅令義隆征九州。室町日記。七年五月。甲斐守護武田信虎爲其下所逐。子晴信嗣。武田系圖。甲陽軍鑑。十月。相摸守護北條氏綱與右

十三　足利將軍傳　三六

兵衞佐小弓義明戰于鴻臺斬之。喜連川判鑑。關東兵亂記。八年。美濃齊藤道三逐守護土岐賴藝奪國。信長記。老人雜話。九年九月。出雲守護尼子晴久帥師擊安藝毛利元就。嬰城防之。十一月。防長豐筑守護大內義隆遣陶隆房帥師援之。十年正月。元就分道出戰。大破出雲軍。毛利軍記。安西軍策。七月。相摸守護北條氏綱卒。子氏康嗣。喜連川判鑑。關東兵亂記。十一年正月。防長豐筑守護大內義隆擊出雲尼子晴久。遂戰破之。安西軍策。三月。河內守護畠山植長使遊佐長敎合三好範長軍。擊木澤長政誅之。三木牛介獲其首。二川分流

記。三木牛介書。遊佐長教與義晴至自近江。畿内兵亂記。八月。駿河守護今川義元與尾張人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信長記。十二年七月。細川氏綱起兵入堺。晴元居守。松浦肥前守逆戰走之。二川分流記。十月。關東足利晴氏與管領上杉憲政合軍圍河越城。十三年四月。北條氏康襲晴氏憲政陣。大破之。晴氏憲政僅免逃還。關東兵亂記。○喜連川判鑑。係十五年。蓋誤。五月。河内守護畠山植長卒。弟晴國嗣。尊卑分脉。十五年八月。細川氏綱入堺。二川分流記。十二月。義晴兼右近衛大將。辭征夷大將軍。系圖官位記。十六年四月。先是義晴圖許細川氏綱。黜細川晴元。至是起兵入于東山城。七月。晴元與六角定頼東西來逼。義晴奔坂本。既而和成。定頼晴元來謁。萬松院殿闍維記。穴太記。將軍家譜。是月。晴元與細川氏綱戰于舍利寺。二川分流記。大日本傳。皇代記。十七年六月。義晴至自坂本。將軍家譜。十八年三月。先是三好範長更名長慶。憾族宗三木澤長政等讒殺其父元長。長政既滅。至是推細川氏綱爲主。起兵攻中島城。拔之。宗三走保榎波城。細川晴元爲救宗三。率兵西下。六月。宗三出軍江口。晴元在于三宅城。遣使近江。請援于六角定頼。定頼使其子義賢發兵

一萬西上。長慶弟十河一存謂長慶曰。及援軍未出。宜早圖敵。援軍一出。則悔何及。長慶不欲殺晴元。故不聽。一存卒手兵。不辭而發。攻破三宅城。分兵守之。使晴元不得出。直絶淀河。攻江口。大破之。斬宗三子政勝。出榎波城。走頼河原林正頼。晴元請降。長慶使人送至嵯峨。義晴聞之。召還義賢。前軍既及山崎。聞江口失守。班師。義晴出陣于神樂岡。集僚佐。議軍事。晴元義賢皆曰退近江。謀再擧。義晴曰。不如俟賊于此戰。然諸將皆以爲不可。義晴不得止。遂奔近江。陣于坂本。十月。命六角定頼城慈照寺。義晴憂憤生疾。時伊勢人賀多某獻鷹。義晴使彦部晴直飼之。日獵于志賀山中。消悶。十九年二月。義晴夢吟義政會所詠萱草歌。而命結城國縁。以城築造營之事。覺而語侍臣。皆曰。吉也。然萱草厭亂歌也。且國縁死。既數年也。故人知其遂不起矣。義晴雖疾篤。欲速入城平賊。定頼諫争不聽。三月。進至穴太之新坊。黒齒剃爪。促裝命駕。侍臣諫曰。不是養生之道。義晴謂曰。古人有言。衣錦歸故鄕。卿等勿復言。入城有日。伊丹雅興反。降于長慶。以故滯留于此。下令城中。告戒守備。

義晴疾革。召上野信孝伊勢貞孝三淵晴員飯河信堅大館晴光攝津元造等。遺命輔佐嗣子。五月薨。年四十。號萬松院。萬松院殿闍維記。穴太記。藤原前久悼贈左大臣義晴公辭。皇年代略記。贈左大臣從一位。子義輝義昭周暠。系圖。尊卑分脉。官位記。周暠入于鹿苑院爲僧。永祿之亂遭害。二川分流記。○尊卑分脉。鹿苑院作鹿苑寺。

足利義輝義晴長子。初名義藤。天文十五年七月。叙從五位下。加首服于日吉社。六角定頼加之。細川晴經理髮。爲征夷大將軍。聽禁色昇殿。叙正五位下。任左馬頭。十六年二月。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系圖。○叙正五位下。任左馬頭。據官位記。

十六年春。大友義鑑上洛。爲九州探題。從三位左馬頭。九州記。十八年六月。三好長慶亂。奔近江。事在于義晴語中。十九年五月。義晴薨于穴太之新坊。細川晴元六角定頼等。因伊勢貞孝告義藤曰。穴太爲境。迫近敵地。且非堅固地。宜遷陣坂本。不出五旬。納神旗于京師。加之故右大將殿駐駕于此也。道路相謂曰。居鳴呼憂死坊。穴太新坊與鳴呼憂死坊。國音相近。不祥莫甚焉。豈非讖耶。將軍盍速移陣。義藤對曰。故右大將殿使諸將守城曰。定頼已爲援軍之約。於防寇何有。定頼若食言。則我父子進馬。一舉決勝負。言猶在耳。且夫先賢有言曰。父讐不共戴天。宜與士卒同志。建功一戰。若夫不克得勝。致命父祖。曝屍戰場。不可有一步退。士卒聞之。勇氣十倍。然諸將皆不樂行。義藤不得止。退屯于寶泉寺。萬松院殿闍維記。穴太記。二十年二月。三好長慶遣兵侵志賀。六角義賢擊退之。三月。進士賢光擊長慶於伊勢貞忠宅。不成死之。二川分流記。九月。周防陶隆房殺守護大內義隆。毛利軍記。元就記。安西軍策。關東管領上杉憲政出奔越後。北條氏康取關東。喜連川判鑑。關東兵亂記。二十一年正月。義藤還自近江。赦細川氏綱。三好長

慶晴元出奔。二川分流記。足利系圖。四月。長慶率兵入丹波。攻八上城。不利。十一月。晴元兵陷郡西院城。遂侵靈山城。二十二年六月。阿波三好之康殺守護細川持隆。二川分流記。七月。尾張織田信友殺守護斯波義元。信友族信長起兵擊誅之。國人歸信長。織田軍記。義藤赦細川晴元。召還京師。三好長慶畠山高政率兵入寇。義藤出奔近江。足利系圖。二十三年二月。更名義輝。官位記。家譜。弘治元年十月。陶隆房大舉入安藝。毛利元就逆戰于嚴島。大破之。捕誅之。元就記。○將軍家譜等書。隆房作晴賢。蓋改稱也。今從本書。二年。元就帥諸軍攻山

口。誅隆房子晴豊。擊餘黨平之。防長備藝石屬元就。元就記。安西軍策。美濃齊藤道三爲其子義龍見殺。織田軍記。永祿元年五月。義輝將諸軍。發朽木。陣于坂本。六月。進至如意嶽。陣于勝軍山。十一月。和議成。義輝館相國寺。召三好長慶河內守護代安見美作守。逐守護畠山高政。高政奔堺。十二月。義輝移于二條本覺寺。二年六月。三好長慶帥諸軍。納畠山高政于河內。八月。遣細川氏綱守淀城。二川分流記。三年正月。安藝守護毛利元就來朝。義輝與之錦衣。列相伴衆。毛利家記。三好長慶來朝。二月。義輝朝闕。長慶從焉。義輝以長慶爲攝津守護。二川分流記。五月。駿河守護今川義元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戰于桶狹間。斬之。信長記。關東公方足利晴氏卒。子義氏嗣。喜連川判鑑。十一月。河內又亂。三好長慶擊取之。畠山高政奔堺。二川分流記。四年正月。三好義長來朝。三月。義輝遊義長宅。藤原國光藤原永相藤原晴秀藤原雅敎細川氏綱三好長慶等從行。義長經營盡美。極歡而還。三好亭回駕記。越後守護上杉景虎率關東兵入相摸。北條氏康逆戰破之。五月。景虎來朝。請爲關東管領。義輝許之。命景虎更名輝虎。關東兵亂

記。七月。三好義長更名義興。六角義賢出軍勝軍山。義興屯于梅津相持。畠山高政起兵紀伊。應于義賢。三好實休率諸軍。陣于岸和田備之。足利系圖。二川分流記。畿內兵亂記。九月。關東管領上杉輝虎與甲斐守護武田信玄。戰于河中島。關東兵亂記。毛利元就將山陰山陽兵。擊出雲。城洗合。毛利軍記。安西軍策。五年三月。三好實休與畠山高政戰于久米田敗死。實休之康之號也。三好義興擊高政于敎興寺。破之。高政走紀伊。六角義賢聞之班師。二川分流記。十二月。出雲守護尼子晴久卒。子義久嗣。安西軍策。〇尼子系圖作三年十二月。毛利軍記。作四年。故今從安西軍策。六年三月。細川晴元卒。二川分流記。五月。以相模守護北條氏康伊豫守護河野通宜。爲相伴衆。光源院殿諸役付。八月。三好義興卒。十二月。淀鎮將細川氏綱卒。二川分流記。七年正月。北條氏康與安房守護里見義弘戰于鴻臺。大破之。房州延命寺所藏里見系圖。房州密藏院所藏里見系圖。關東兵亂記。北條五代記。七月。攝津守護三好長慶卒。孫義次嗣。二川分流記。八月。尾張織田信長擊美濃齊藤龍興。龍興委國而走。信長記。織田軍記。八年五月。先是三好長慶卒。孫義次年猶幼。其族長緣政康岩成左通松永久秀等專權。至是奉阿波義

榮而及。率兵來襲。義輝督宿直將士。防戰不克自殺。（二川分流記。○將軍家譜作三好義次松永久通。然此二人年齒幼弱。蓋誤也。今從二川分流記。）年三十。（系圖。）細川隆是等三十一人悉戰死。義輝弟覺慶奔近江。（二川分流記。）六月。贈左大臣從一位。號光源院。（系圖。官位記。）

贊曰。太樹之遭弒也。非朽索之所維也。況天下之大亂也。豈庸才之所治耶。足利義晴孩提播遷。雖爲細川常桓所立。輔弼非其人。繼之以細川晴元六角義賢。是皆不及乎凡庸之才。任之何所濟耶。三好長慶之明敏。若畀用之不疑。則織內不足治。然却以爲敵。豈不過虖。義輝嗣立之初。雖任長慶。首施兩端。懦弱無斷。然長慶之忠。終身不貳。及其卒也。遂遇弒逆之禍。可不謂之自取虖

足利義榮　足利義昭

足利義榮。義維子也。居阿波。義維大永中。起兵阿波。至于攝津。戰數年。會細川晴元畔降于義晴。事終不成。義維不得志。屛居河內。義榮常欲入于京師。成義維志。竊使三好長慶圖義輝。長慶不聽。永祿七年。長慶卒。孫義次年尚幼。以故族長緣政康岩成左通當路。稱之三人衆。松永久秀又專權。廼應義榮之命。八年五月。襲二條城。弒義輝。（二川分流記。加越闘爭記。）義輝弟覺慶奔近江。（系圖。）既而長緣等與久秀爭權。樹黨分類。日夜相鬬。七月。長緣等。迎義次于飯盛城。移于高屋城。請義榮擊久秀。久秀又推畠山高政爲盟主。九年二月。長緣遣兵攻多喜山城。義次卒兵與畠山高政戰上芝。破之。六月。義榮發阿波。泛海至兵庫。篠原長房前驅。使淡播兵攻多喜山拔之。諸城望風降附。九月。義榮入越水城。十二月。移富田莊館普門寺。（二川分流記。加越闘爭記。）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系圖。）十年二月。三好義次反入信貴城。松永久秀立爲主。起兵略山城。入大和。據南都。長緣等三將帥師南行。軍于東大寺。十月。久秀乘夜襲之。燒大佛殿。長緣等大敗。（二川分流記。高野山蓮華三昧院所藏年代記。）十一年二月。義榮任征夷大將軍。聽禁色昇殿。（官位記。系圖。）七月。先是覺慶經若狹。往越前。蓄髮更名義昭。至是入美濃。織田信長迎之舉兵。（系圖。朝倉記。加越闘爭記。信長記。）八月。三好長緣等三將往近江。會六角承貞。謀禦信長。（二川分流記。）九月。信長奉義昭入近江。承貞禦戰大敗。信長長驅入京師。三好長緣等西奔。岩成左通迎降。信長

將諸軍西下。三好長縁、三好康長各棄其城奔阿波。細川眞之、三好長治奉義榮奔阿波。義榮繼卒。二川分流記。號光德院。系圖○系圖云、九月卒。蓋誤。今從分流記。子義助居阿波之平島。義助子義遠、義種、義種有子孫。系圖。

足利義昭、義晴第二子。初入一乘院爲僧。號覺慶。系圖。永祿八年五月、三好長縁、松永久秀等弑義輝、奉義榮立之。遣兵守一乘院、禁人不得入。獨聽細川藤孝入。覺慶不知計所出。竊贈書細川藤孝謀之。藤孝答曰、君當稱疾召醫。臣方謀之。迺語醫生米田宗賢。宗賢諾焉。覺慶

稱疾甚。使守兵召宗賢。宗賢迺至。覺慶服藥數日。而稱疾差。賜酒守兵。衆皆醉臥。宗賢竊間負覺慶而逃去。入春日山。覺慶悲棄乳母。宗賢還入。又携來。藤孝又候于此。從行至甲賀。投于和田秀盛。移居矢島。若狹守護武田義統及仁木義將、一色藤長、上野清信等來屬覺慶。遣細川藤孝於近江南郡守護六角承貞。說復歸京師。承貞不奉命。覺慶欲以若狹守護武田義統、己妹夫、倚之以擧事。十年八月、留諸將卒十餘人、發矢島、至山田浦。則日已將暮。從者召舟人急發舟。舟人不聽焉。令藤孝諭之以錢。舟人迺解纜。湖水涵月。風光鮮明。覺慶曰、天憐我耶。如此良夜何。迺作詩寓情曰、落魄江湖暗結愁。孤舟一夜思悠悠。天公亦慰吾生否。月白蘆花淺水秋。既而至若狹。然以義統國小力弱、不能成事、欲賴越前守護朝倉義景。九月至越前。館龍門寺。信長記。十一月、移居安養寺。義景來謁。置酒宴飲。十二月、義昭往義景一乘城。置酒盡歡而還。十一年三月、遊南陽寺賞櫻花。賦倭歌。義景設宴。四月、天皇遣藤原晴良來聘。朝倉記。覺慶蓄髮反本服。義景加冠。晴良理髮。改名義秋。又改義

昭。系圖。朝倉記。五月、又往一乘城。六月、義景以其子夭不果擧兵。故義昭欲移美濃、賴織田信長。朝倉記。召上野清信曰、余將卜之。可乎。清信曰、可也。迺命卜者大華占之。遇臨之節。大華曰、大君之宜吉。君修德臣任職、則不勞而天下治。其占如此。君復京師不可疑。若夫反之則必有悔。義昭意決。遣細川藤孝、上野清信于美濃、說信長。信長迺應命。遣不破河內報之。信長記。七月、義昭發越前。義景使族景恒、前波景定送出境。比郡淺井長政、清管內道迎之。余語莊送至美濃藤川驛辭去。信長遣不破河

內等迎之。朝倉記。館立政寺。信長來見義昭。使細川藤孝上野清信謂信長曰。三好松永行弑逆。足利氏殆不血食。我悲之。流寓至此。依卿力。得再興祖業者。我願也。卿其努力。信長拜謝。八月。遣使南郡。召六角承貞。不奉命。信長又遣使說以利害。不聽。信長起兵南伐。承貞逃去。信長使不破河內報之。義昭發美濃。入近江。屯守山。信長來見義昭。大賞之。信長奉義昭。絶湖水入京師。三好長緣等皆去其宅西奔。義昭陣于清水寺。信長陣于東福寺。既而大舉西下。賊皆去城奔阿波。信長記。十月。義榮

奔阿波。攝津平。義昭陣于小清水城。信長陣芥川城。三好義次松永久秀等來降。分流記。義昭班師。屯六條本國寺。信長陣清水寺定法。信長記。義昭爲征夷大將軍。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叙從四位下。聽禁色昇殿。系圖官位記。十二月。叙從三位。任權大納言。系圖官位記。十二年正月。三好長緣等起兵阿波。來圍本國寺營。義昭使細川藤賢三淵藤英守總門。野村高勝率輕兵備四街防之。僧徒說賊曰。公等陷寺。則伽藍爲兵燹所燒必矣。故明朝使公方出寺。公等宜置伏待之。賊以爲不聽之。則僧兵大起。

便解圍。退陣于七條。以待明。已而三好義繼率河內兵趨援。池田勝政伊丹親興等率攝津兵繼至。和田惟政單騎馳入城中。賊見之分兵。長緣政康攻城。康長左通擊援軍。義次等戰不利。退嵯峨。伊丹親興獨進。迫長緣等後。細川藤賢三淵藤英等開門突出。前後夾擊。大破之。長緣等西走。野村高勝等追擊。又大破之。斬獲八百餘級。初告急岐阜。信長乃西上。兵纔十一騎。至京師。衆已五萬。乃入見賀戰勝。諸將獻馘於是。論功行賞。二月。信長城二條。義昭移居之。信長記。八月。信長擊伊勢平之。

元龜元年四月。擊越前。取手筒金崎二城。北郡淺井長政反。通謀越前。夾擊信長。信長班師京師。六月。信長及淺井長政戰姉川。大破之。八月。三好長緣等又入攝津。義昭信長帥師擊之。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入坂本。義昭信長班師。義昭陣三井寺。信長陣宇佐山及淺井朝倉相持。十二月。長政義景解兵歸國。義昭信長班師。信長記。義昭興廢記。二川分流記。朝倉記。三年十二月。甲斐守護武田信玄侵遠江。數信長罪訴之。信長亦訴信玄罪。義昭和解之。信長不奉命。作書諫義昭。義昭怒。謀黜信長。信長家譜。義昭興廢記。天

正元年二月。義昭起兵擊信長。信長遣僧日乘等謝之。義昭不聽。信長率兵入京師。我兵敗走。義昭乞和。信長解兵。七月。義昭又城眞木島。擧兵使伊勢貞孝等守二條城。信長率兵入京師。陷二條城。長驅向眞木島。義昭走普賢寺乞和。信長聽之。使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送之入若江城。攝津鎭將和田秀盛戰死。（信長記。義昭與廢記。永祿年代記。）十一月。信長陷若江城。三好義次戰死。（永祿年代記。三好系圖。）義昭奔紀伊。居良由寺。（永祿年代記。）二年六月至堺浦。屬居顯本寺。（永祿年代記。義昭與廢記。）十年六月。織田信長爲其下惟任光秀所殺。筑前守羽柴秀吉起兵擊光秀誅之。十二年秀吉覇于天下。秀吉請襲義昭職爲征夷大將軍。義昭以其門地賤陋不聽。秀吉怒而踈之。義昭益窮。十五年。賴法眼紹巴謝秀吉。秀吉曰。我雖憐之。慮其起亂。不意至于此。召毛利輝元託義昭。輝元居諸其管內備後之深津。善遇之。（秀吉家譜。義昭與廢記。）十六年正月。削髮號昌山准三宮。（足利官位記。）慶長二年八月薨。年六十二。號靈陽院。（系圖）子義在稱永山右近大夫。居薩摩之山川。有子孫。次子義尋爲僧。（義昭與廢記。）

贊曰。夫保社稷而和民人者。諸侯之孝也。從父之令。唯謂之孝乎。足利義榮欲成父之志。則似。雖然根本已倒。則枝葉隨枯也。可知也。義昭去朝倉義景任織田信長。可謂得人也。信長以命世之雄才。唱義起兵取京師。如拾芥。夫任之而不疑。則平天下不難。然爲武田信玄所間。不量其力而欲滅信長。不復誤乎。信長之於義昭。有功無罪。義昭於信長有德無怨。然畔之何夫少恩耶。以義昭一朝之過。滅室町二百四十餘年之基。落魄幽辱。寄身牧伯。悲哉。

青山延光　著

豐臣四將傳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東京刻本影印

青山延光著

豐臣四將傳　全

丸善藏版

從六位前大學校中博士常陸青山延光著

小早川中納言傳

小早川隆景稱又四郎、毛利元就第三子也、出繼小早川氏、（毛利系圖）小早川氏之先出自土肥實平、（小早川系圖）世爲安藝豪族、（太平記）至亦太郎正平屬大內義隆、義隆之略出雲、正平戰死、其子失明、因養隆景爲嗣、隆景幼而警俊、年十三質於周防、已而義隆還隆景、隆景謂父曰、君驕臣離、周防必亡、元就異之、義隆果爲陶晴賢所弒、（毛利家記）其後元就謀討晴賢、隆景進曰、晴賢天下罪人、以兵力則天下勁敵、今私討之、是私鬭

耳、彼將何畏、不如奏之天子、奉詔翦討、元就從之、遂滅晴賢、（本朝通紀）自是元就兵威日振、削平諸國、隆景之力居多、（安西軍策　毛利軍記）爲左衛門佐、及元就卒、以孫輝元年少、遺命隆景攝國事、（古今城主記）足利義昭與織田信長構隙、走依輝元、隆景居備後三原、助義昭謀納之京師、（鎮西要略）天正十年信長使羽柴秀吉攻備中高松、隆景與輝元出兵相持、方議和、未成、信長遭害、秀吉告之輝元、輝元會衆議之、衆或謂秀吉可擊、隆景曰、不然、應仁已降天下大亂者百有餘年、亂極必治、今乃其時、而秀吉智略超邁、英氣蓋世、天必不虛生此人、則今日之變、蓋天之所以開秀吉也、何則兩軍相持、而禍變猝作、況和議將成、先盟約而後告變、此常人之情也、秀吉則不然、聞變不懼、故緩和議、告以情實、令我審議、此豈易及哉、以此討賊、何所不克、而我若構怨、他日必將逞意於我、我何以拒之、不如當其危迫、結其驩心、彼必感喜、將厚待我、此保國之長策也、輝元然之、乃講和、（參取太閤記　秀吉譜　藩翰譜）秀吉引還、衆或欲追躡、隆景曰、神國之人、何可慢神背盟、衆乃止、（毛利記）秀吉果得志於天下、因深德隆景、十三年令隆景

擊伊豫、伊豫平、乃封以伊豫、食三十五萬石、（備中軍記）明年隆景往大坂、秀吉饗之曰、高松之役、先君遭難、危急之際、子能助我、我由是滅賊、此恩何可忘也、秀吉將伐薩摩、隆景與黑田孝高帥兵赴豐前、攻宇呂津香春嶽諸城、拔之、（安西軍策）及秀吉出師、隆景渡耳川、擊島津家久、破之、（鎮西要略）薩摩平、秀吉令隆景處分豐後大隅國事、事竣至博多、秀吉勞之、（秀吉譜）以九州新定、謀置鎮將、乃以隆景爲九州探題、（鎮西要略　鍋島家譜）封以筑前及筑後肥前數郡、食七十萬石、（鍋島家譜）命城井長野諸族隷之、（九州治亂記）以名島險要、漕運亦便、命居焉、（鍋島

(家譜名島據筑前續風土記)隆景撫緝人民、境內悅服、時方爭亂、神祠率皆殘毀、隆景素敬神、乃令國中悉加繕修、(筑前續風土記)已而肥後亂、隆景與諸將討平之、(鎭西要略)秀吉爲奏敘四位任侍從、(安西軍策鎭西要略)小田原之役、隆景留守尾張清洲、頃之秀吉名隆景於小田原、問曰、此城不可猝拔、我欲留諸軍、暫歸洛、如何、隆景曰、不可、今日之計、宜緩攻休兵、嚴設警備、以示持久、然後命將士歌舞讙譟、以振倦怠、則士氣日奮、城兵日困矣、秀吉曰、子先人亦嘗用此策乎、隆景曰、然、秀吉從之、城中果困、遂克之、(翁物語武家閒談關東古戰錄)秀吉益服其智、一日圍棊、思窮、歎曰、此隆景之所不能救也、(武家閒談)朝鮮之役、命隆景爲謀主、(國恩錄)帥兵赴之、立花宗茂等屬焉、(朝鮮征伐記)諸軍既入漢城、石田三成問曰、君老於兵者也、吾輩恐有遺策、願聞君意、隆景辭、三成彊之、隆景曰、諸君之策固善、然皆見其利、未見其害、萬一挫敗、何以救之、三成乃悟、謀築城寨、以相聯絡、作圖示之、隆景稱善、是後我軍雖不利、敵不得窮躡、隆景之力也、(翁物語)諸將分路略地、隆景赴黃海道、(隱峯野史)守開城、浮田秀家聞明兵陷平壤、召還諸將、隆景奮曰、我軍設諸寨相應援、正爲今日、安有敵未至而預棄城者、我

初不期生還、今遇明兵摧鋒陷陣、縱騎蹴蹈、顧不快耶、不利則暴骸原野、失一將、何足辱國、(參取秀吉譜毛利家記)大谷吉隆單騎來開城、謂曰、子徒死於此、是辱國也、不如與諸軍合勢、以決一戰、隆景曰、他日必以我爲先鋒乎否、吉隆曰、諾、(參取毛利家記武家閒談)於是隆景令諸將先往、身自斷後、比至臨津、李如栢兵至、隆景登高望見曰、吾聞敵甚衆、今乃不過十萬、我兵四萬、可以一戰、但敵多騎兵、我兵以銃斃馬、馬斃而徒、徒手縛之耳、乃令弟秀包及黑田長政陣山上、既戰、敵馬多斃、秀包等從後奮擊、如栢敗退、(本書不載明將名、今據平壤錄)隆景乃收兵濟臨津、至漢城、不入、陣城外、諸將勸之入守、隆景曰、今若城守、明兵來圍、則擧城饑窘、不亦危乎、三成等乃來見、隆景曰、太閤雄武、所向無前、卿等從之、未嘗負敗、故轉敗爲勝、卿等不能、我則屢經危險、今日之事、但委我、今衆寡懸絕、縱有一二小勝、譬如驅蠅、一時飛散、俄頃攢聚、非死戰不足挫其鋭、且我引軍至此、恥也、不宜退縮以益恥、死中求生、正在今日、已而明兵至、相去僅十里、(毛利家記)諸將或請先鋒、隆景瞋眼曰、我既約之、誰得復請、(武家閒談)呼立花宗茂、戒之曰、子猛將也、今日之戰必疲、敵然後可擊、勿負勇輕

進（毛利家記）明日宗茂遇明總兵查大受於礪石嶺、斬級數百、（毛利家記參取懲毖錄）隆景分軍爲三、粟屋四郎兵衛將一軍、井上五郎兵衛將一軍、自將一軍、（秀吉譜）與諸將進至碧蹄驛、李如松來進、隆景固陣不戰（毛利家記參取懲毖錄）我軍在嶺下、明人不測其多寡、大谷吉隆來謂隆景曰、立花君既挫敵鋒、諸君宜乘勢還城、隆景曰、今若引還、明兵追躡、闔軍殲焉、何得入城、令曰、見嶺上旗擧則進戰、衆見旗擧、進戰（毛利家記）明兵望見我兵盛大懼、（懲毖錄）粟屋與如松先鋒戰而退、井上督衆進戰、宗茂等繼之、明兵少郤、隆景麾衆乘之、兩軍大戰、自

巳至午、（秀吉譜）明兵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劒、我軍皆用長刀、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懲毖錄）如松墮馬、井上突進將刺、（秀吉譜○井上明史作金甲倭）指揮李有昇以身蔽如松、我軍斬之、（明史明紀事本末）明兵扶如松逃去、我軍逐北至臨津、明兵多溺、隆景戒諸將、不窮追、（秀吉譜）如松爲之奪氣、（懲毖錄）初隆景渡海、日夜嚴警、虜士卒疲困、不許遠出、日行兵不過三里、諸將或憤其緩、及行長等敗、諸將駭愕、不知所出、隆景獨奮然建策、一戰而克、諸將始服其膽略、（立齋舊聞記）吉隆問曰、子不戰移時、一戰輒勝、其術如何、隆景曰、明兵新至、其氣

方銳、我持重不戰、彼以爲怯、銳氣始衰、而我後軍益至、敵於是乎有懼心、此我之所以克也、吉隆曰、非所及也、隆景曰、昔神功皇后征此國、神實助之、今日之戰、亦安知無神助也、諸將益服、（毛利家記）諸將將還釜山、懼城中士民應明人、衆議不決、獨隆景睡不應、三成呼曰、此豈鼾睡時乎、君意如何、隆景曰、縱火諸營、乘烟撤兵、明兵驚愕、何暇尾擊、衆皆曰、善、遂縱火而去、明兵果不追躡、（秀吉譜）後與諸將攻晉州拔之、及和議成、旋師、秀吉一日饗隆景、用公卿饌具、隆景怪而辭、秀吉曰、我爲子奏任中納言、然知子之固辭、故今日

因饗告之、隆景感泣、時秀吉子養姪秀秋、或欲使輝元養之、隆景憂之曰、我寧代宗國、乃請秀吉養秀秋、秀吉悅而許之、（毛利家記）後置五老、隆景預焉、（秀吉譜）慶長二年薨、年六十三、（毛利系圖秀吉譜）隆景謀略沈審、深爲秀吉所倚賴、嘗曰、隆景在西、是吾一臂、（備中軍記）及卒尤悼惜焉、（毛利家記）隆景嘗謂輝元曰、我嘗與僧惠瓊侍太閤、太閤語及先妣、涕泣橫流、惠瓊亦流涕、此以僞要寵也、而太閤不悟愈益愛之、他日爲亂魁者、必惠瓊也、（閑際軍記）後病篤、遺言曰、天下雖亂、愼勿爭天下、但當保國耳、若忘我言、禍其至矣、輝元果爲惠瓊所誘、終至

威國、秀吉譜

野史氏曰、小早川氏智將也、終身事業無非智者、而其智之明亦由其好義、此乃父之遺風、而諸將之所不及也、當此時天下皆尚勇武、而小早川氏獨以智擅名、然古人所謂眞智大勇者、小早川氏近之、太閤倚賴良有以也、

蒲生飛州傳

蒲生氏鄉、稱藤三郎、其先出自藤原秀鄉、秀鄉七世孫惟賢、始食近江蒲生、因氏焉、蒲生系圖 子孫世居日野、屬足利氏、有戰功、氏鄉高祖貞秀、令長子秀行事足利氏、次子高鄉事佐佐木氏、秀行沒、子秀紀猛暴嗜殺、家衆攜離、高鄉殺之、并其地、參取蒲生軍記藩翰譜 高鄉生定秀、定秀生賢秀、賢秀生氏鄉、佐佐木義弼殺其下後藤某、後藤族人叛襲義弼、賢秀請義弼父子避之日野、後藤來攻、賢秀竭心調諧、事乃解、及織田信長滅佐佐木氏、國中悉降、賢秀獨嬰城固守、信長使人諭之、乃降、時氏鄉年十三、送之為質、信長見之曰、是兒瞻視不凡、吾當以女妻之、時信長為彈正忠、因賜忠字、稱忠三郎、參取蒲生軍記藩翰譜 信長每與諸士談兵、氏鄉傾聽忘倦、識者知其為英器、氏鄉記氏鄉傳記 永祿十二

年、信長略伊勢、攻今德山、氏鄉奮戰深入、賢秀以為戰沒、馳而進、會氏鄉斬首級而還、信長稱歎、是歲信長以女妻氏鄉、令歸日野、參取蒲生軍記藩翰譜 明年信長擊朝倉義景、氏鄉與父將兵五千、屬柴田勝家、攻手筒山城、拔之、元龜四年從攻眞木崎、親獲首級、天正二年攻長島有功、信長常令賢秀留守安土、及信長遭害、安土驚擾、衆勸賢秀曰、君盍奉夫人避之日野、賢秀曰、吾受命留守、奈何去城、唯當殉先君耳、時氏鄉在日野、聞變、率兵五百、多從輿馬、至腰越、報之安土、賢秀乃奉夫人出城、衆或欲火城收財而去、賢秀曰、先君所築、吾不忍焚、賊縱來據、其能久乎、且使我攜財、人將謂黷貨逃難、悉棄財物而去、至日野固守、光秀遣近江人多賀某等、謂曰、子能屬我、給以近江之半、賢秀父子卻之、曰、士不可無義、卿等降賊、所謂人面獸心也、多賀怒、勸光秀擊之、光秀將來攻、會敗死、氏鄉從織田信雄至京師、秀吉執其手曰、眞先君婿也、蒲生軍記 及秀吉擊柴田勝家、氏鄉未知所屬、占之得坤、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時秀吉在江南、氏鄉決意屬之、本朝通紀 秀吉大喜、納氏鄉妹、及秀吉平龜山、授之氏鄉、氏鄉請秀吉讓之關一政、以其舊地也、秀吉

乃為奏任飛驒守、藩翰譜蒲生軍記氏鄉臨戰好馳突、戴銀冑自表顯、常山紀談秀吉與信雄構兵、氏鄉攻嶺城拔之、是歲賢秀沒、蒲生軍記氏鄉攻加加井城拔之、秀吉乃增封伊勢松島并前十二萬石、命田丸關澤秋山片野諸族屬氏鄉、藩翰譜蒲生軍記時木造隆親據戶木城屬信雄、屢擾鄰境、一日乘夜來攻、氏鄉方賞月、忽聞號砲、擐甲而出、吹螺聚衆、單騎先進、敵預設伏待之、適月色如畫、敵望見銀冑、競起圍擊、銃丸中冑者三、氏鄉縱橫奮戰、衆亦繼進、敵敗退、氏鄉尾擊至戶木、參取蒲生軍記氏鄉傳記氏鄉記衆謂氏鄉曰、乘勢進攻、城可得也、氏鄉曰、我屠此城、是使諸壘固守也、吾雖不攻、彼將自降、卽諸壘亦潰矣、乃引還、氏鄉記會小山戶賊應信雄、氏鄉擊平之、伊賀賊起、氏鄉又擊平之、隆親亦致城而去、蒲生軍記氏鄉發驛馬送之、諸壘果降、氏鄉記從秀吉略越中、圍田中城降之、蒲生軍記及秀吉伐薩摩、氏鄉從焉、長野鎮展方守巖石城、九州治亂記鎮西要略鍋島家譜城在豐前筑前之境、秀吉譜地勢峭險、稱九州第一、九州治亂記秀吉度不可拔、使氏鄉備之、氏鄉遣使謂曰、城可拔也、請攻之、秀吉以城絕嶮、不許、氏鄉固請、秀吉乃許之、氏鄉記氏鄉與前田利長等進攻、矢石雨下、死者枕籍、氏

日將傳　九

鄉督戰、踐尸而進、氏鄉傳記部兵坂小坂先登、矢石益急、背旗悉裂、蒲生軍記常山紀談秀吉望見壯之、謂立花宗茂使人曰、汝見氏鄉驍兵乎、東國精銳皆類此、鍋島家譜乃脫戰袍、遣人馳賜氏鄉、氏鄉乘風縱火城下、敵不能禦、鎮展乃降、秀吉名氏鄉褒賞之、參取氏鄉記氏鄉傳記鎮西要略令氏鄉守城、九州治亂記及島津氏降、秀吉分諸將略大隅日向、氏鄉赴日向、所向皆降、秀吉譜明年敘正四位、任左近衛少將、賜羽柴氏、是歲城松坂徙焉、藩翰譜蒲生軍記秀吉將伐小田原、使氏鄉及織田信雄先發屯沼津城、朝鮮征伐記氏鄉臨發請用佐佐成政金笠表識、秀吉曰、卿必有成政之勇名、而後用之、氏鄉傳記氏鄉以爲是役無功、決不生還、乃令畫工寫己像、付之佛寺而發、蒲生軍記氏鄉傳記明年從秀吉攻小田原、敵夜砍氏鄉營、時氏鄉身自巡警、聞報提槍而進、會前軍崩潰、氏鄉挺戰、正與敵將廣瀨對、衆亦奮戰卻敵、氏鄉將追廣瀨、衆固止之、乃還、秀吉歎賞、授成政表識、氏鄉傳記無何小田原平、秀吉赴陸奥、令氏鄉爲先鋒、秀吉進至白川、封氏鄉於會津、鎮奥羽、食四十萬石、又封木村秀俊於葛西大崎、曰、視氏鄉猶父、其冬葛西賊起、攻秀俊、氏鄉聞之赴援、蒲生軍記氏鄉傳記會天大雪、兵以橇進、

四將傳　十

（氏鄉記、氏鄉傳記）至猪苗代城、城主町野繁仍曰、人馬罷勞、願待來年、氏鄉曰、彼視我猶父、吾不忍坐視其死、繁仍乃從而發、（蒲生軍記）時伊達政宗屯飯坂、欲為氏鄉前導、氏鄉前軍遣使曰、政宗心事難測、請駐軍伺察、氏鄉怒曰、政宗密策、吾固知之、何畏焉、（蒲生軍記、氏鄉記、氏鄉傳記）進至黒川、政宗遣使曰、此即僕封地、君幸來議軍事、氏鄉晨訪政宗、政宗伏兵欲殺之、乃延之室中、將闔戸、蒲生鄉成等曰、我等不得離左右、排戸而入、環衞氏鄉、伏遂不得發、鄉成即坂小坂也、（蒲生軍記、氏鄉傳記）政宗約曰、明日俱攻高清水城、率兵竝進、縱火所在、諸寨

皆潰、進陣中新田、政宗稱疾、遣人曰、明日之戰、僕不能前導、請緩之、氏鄉知其詐、報曰、賊在近、安得遲緩、子宜養病、僕請先發、乃分兵備政宗、賊據名生城拒戰、氏鄉先鋒鄉成等力戰、氏鄉聞之、令曰、政宗追躡未可知也、汝等備之、遂進疾攻之、賊善戰、死傷甚多、氏鄉苦戰、遂拔之、斬級六百、岩手山宮澤諸城皆潰、政宗果追躡、氏鄉兵嚴備以待、會城中火起、政宗不能擊而止、政宗臣山戸田某有憾於政宗、來氏鄉營、告政宗陰計曰、公宜留此察政宗舉動、氏鄉從之、高清水賊致城而去、賊黒澤某說秀俊輸城、護送秀俊、

氏鄉遣兵迎之、秀俊見氏鄉泣曰、僕得不死、君之惠也、會淺野長政赴大坂、途聞亂而還、至二本松、令政宗送質於氏鄉、政宗即送叔父盛重為質、氏鄉怒曰、長政書載政宗質二人、而政宗送一人、何無狀也、且我不旋師、非畏政宗、待大坂之命而已、何以質為、乃返盛重、政宗遂送重實盛重、（蒲生軍記參取氏鄉傳記）明年正月氏鄉旋師、遂往大坂、秀吉見氏鄉曰、卿功甚偉、吾之封卿會津、亦為此耳、是夏九戸政實作亂、秀吉令秀次及氏鄉等討之、氏鄉還國、帥兵三萬而發、拔根勇利穴田井二城、諸軍合勢攻政實、政實降、（蒲生軍記）秀吉

以奥羽七郡增封氏鄉、食百二十萬石、（藩翰譜）皆政宗舊地也、政宗深怨之、將誘奸民為亂、政宗臣須田某來告其計、氏鄉探境内奸民、悉誅之、其秋氏鄉旋師、（蒲生軍記）任參議、敘從三位、（藩翰譜）佐佐木義賢子四郎一日侍秀吉、將還、氏鄉在座、起執四郎刀送之、見者嘆異、（常山紀談）明年秀吉伐朝鮮、氏鄉率兵三千屯名護屋、（朝鮮征伐記）先是石田三成讒氏鄉曰、九戸之役臣觀蒲生氏行軍、其兵多而整、肅然不可犯、眞希世之才、其志不易測也、殿下試思之、（藩翰譜）至是三成與直江兼續謀、竊酖之、（諸家興亡記）久之毒發、就國養病、病益劇、乃

輿病赴大坂、秀吉親訪之、竟以文祿四年薨、年四十、臨死賦和歌、詞氣悽愴、後人傳誦、（藩翰譜、蒲生軍記）氏鄉英邁、有大志、善用兵、（據氏鄉記、氏鄉傳記、蒲生軍記）其兵皆佩一尺八寸刀、臨戰鳥銃一發、挺刀衝突、所向摧靡、（鈴錄）每謂新進兵士曰、吾軍有戴銀冑者、每戰先驅、汝勿後之、（常山紀談）其受封會津也、氏鄉拜命而出、倚柱隕涕、秀吉使人以情問之、氏鄉曰、丈夫將大有為、必先擇其地、我居伊勢、一旦天下有釁、必將觀兵京師、號令天下、今也徙封於窮僻鄙陋之陸奧、封疆雖大、去京甚遠、吾知宿志之不遂矣、所以悲也、朝鮮之役、秀吉聞明兵

大至、議軍事、氏鄉進曰、君若賜朝鮮、則請掃平之、明兵何足畏乎、秀吉益忌之、（常山紀談、氏鄉傳記）性尤愛士、氏鄉就國、路經江戶、東照公饗之、因謂曰、君與僕接壤、宜俱協力、君初就國、何以贐之、氏鄉曰、僕新有大國、一無所乏、向見君一士、顏色黧黑、姿體甚偉、幸以彼見惠、東照公曰、彼卽甲斐板垣信形奴、曲淵吉兼也、信玄誅信形子、彼欲報仇、潛圖信玄、粗獷如此、今又老矣、安足用哉、氏鄉曰、公之愛惜亦宜矣、僕唯當識其人、乃呼而見之、問以軍事、（岩淵夜話、武家閒談）政宗既失舊邑、遣一少年事田丸氏、欲伺閒刺氏鄉、已而事覺、秀吉命氏鄉與政宗講解、氏鄉召少年曰、汝欲為君捐軀、眞可嘉也、禮而遣之、（常山紀談）及卒、聞者嗟惜、（蒲生軍記）子秀行忠知、

秀行初名秀隆、秀吉命娶東照公女、任飛驒守、慶長元年敘從四位下、任侍從、秀吉聞秀行母織田氏美、欲納之、織田氏斷髮自誓、秀吉啣之、會秀行老臣蒲生鄉安斬寵臣亘理八衛門、秀行怒欲誅鄉安、石田三成請秀吉宥之、秀吉乃曰、會津奧羽之衝也、而秀行年少不能馭衆、何以鎭二國、我姑奪其國、乃徙封宇都宮、食十二萬石、（藩翰譜）及三成起兵、東照公命結

城宰相及秀行屯宇都宮、備上杉景勝、秀行會衆曰、宰相雄猛、非在人後者、景勝出兵、吾兵決死突擊、不後宰相、則吾死無憾矣、慷慨泣下、衆咸奮勵、（武德安民記）明年景勝降、復以會津授秀行、食六十萬石、（藩翰譜）用刑苛酷、為時所譏、（諸家興亡記）慶長十七年卒、年三十、子忠鄉至參議、寬永四年卒、年二十五、無子國除、忠知初食出羽上山、任侍從、及宗國滅、移封伊豫松山、加以近江日野之地、食二十四萬石、寬永十四年卒、年三十、無子、國除、（藩翰譜）

蒲生鄉成稱源左衛門、驍武絕倫、每戰先登、初稱坂

小坂氏鄉賜姓名、封之益岡城、食四萬石、蒲生軍記 鄉成每雪夜、戎裝馳騁、人或詰之、輒轉馬欲蹴之、人不能近、鈴錄 東照公討景勝、聞三成起兵、將回軍、以鄉成有勇名、召而問曰、吾今回軍、景勝果追尾乎、鄉成曰、景勝作亂、大抵直江之謀也、必不敢出兵、公宜以臣主備之、萬一景勝出兵、臣先驅卻之、不使彼濟帚川、東照公悅而從之、武德安民記 後與秀行寵臣岡重政有隙、遂去國、忠鄉召還之、途病沒、乃給長子鄉喜以三萬石、次子鄉舍亦給一萬五千石、蒲生軍記

野史氏曰、飛州才器髣髴織田公、公善用兵而嚴於馭下、飛州蓋皆類之、公殞於叛臣、而飛州斃於讒黨、何其相似也、飛州料太閤之必能一海內、故舍織田氏而歸之、然飛州豈忘公恩者哉、其罹奇禍亦有由矣、悲夫、

加藤肥州傳

加藤清正稱虎之助、尾張中村人、祖清信事齋藤秀龍、死於犬山之役、父曰清忠、清正幼孤、其母與秀吉母從姊妹也、因託清正於秀吉、居近江長濱、秀吉母撫養甚厚、稍長、體貌魁岸、秀吉喜曰、瞻視酷似其祖、命加元服、給百七十石、一日長濱有賊殺人、一市駭擾、清正挺進縛之、秀吉大悅曰、果不負吾鑒識、乃加之祿、是後秀吉出軍、清正必從、鳥取之役、伺敵遇伏、射而卻之、追斬一人、從攻冠城、先登、及討明智光秀、斬其驍兵、進藤半介、清正記 志津嶽之役、與福島正則加藤嘉明等六人、揮槍奮戰、所向皆靡、敵兵竟敗、時人呼曰柳瀨七條槍、太閤記清正記 秀吉授三千石、清正記 及秀吉拜關白、奏任主計頭、藩翰譜 薩摩之役、命守肥後宇土城、九州治亂記清正記 九州平、秀吉封佐佐成政於肥後、清正授城而還、明年成政坐苛酷賜死、讚岐尾藤知宣亦坐事奪國、秀吉謂清正曰、吾將封卿、讚岐肥後卿擇其一、清正乃請肥後、衆笑之、秀吉曰、肥後號爲難治、成政老鍊猶且不能綏定、而清正請之、其志壯矣、吾知其必能鎮定境內也、乃分肥後、封清正及小西行長、命清正居熊本、行長居宇土、皆食二十萬石餘、清正就國、境內悉平、會天草人志岐林專、天草伊豆皆據城不屬行長、行長遣兵擊之、不克、乞援清正、清正率兵援之、賊將木山彈正陣山上、乘高馳擊、前軍擾亂、清正據胡床不動、彈正舉槍擬清正、清正鏦殺之、部將加藤清兵衛橫衝賊軍、賊軍悉敗、林專尋降、乃與行長攻伊豆、聯竹牌薄城、一夕城上有聲如

驟雨、衆驚視、狐狸數百出城逃去、清正悅曰、獸先去城、城陷之兆也、遲明進攻、遂拔之、是日敵數十人拒戰、城中我兵擊而殲之、皆婦人也、衆有被創者、旁人嘲笑、清正怒曰、婦人健鬭、此乃丈夫戰而被創、何傷乎、乃獻捷秀吉、秀吉賞以名刀、（清正記、加藤清兵衛據碎玉話）然行長竟不謝清正、清正惡之、已而清正民與行長民爭疆相訴、行長素與石田三成等善、由是右行長、清正遂與行長有隙、（關原合戰誌）秀吉滅北條氏、旋師、召清正於國、清正迎之參河、曰、殿下威加海內、一宿鄉里、亦天下偉談也、秀吉大悅、乃至尾張中村而宿焉、賞賜

村民、（清正記）文祿元年、秀吉伐朝鮮、命清正行長遞日爲先鋒、（秀吉譜）授旗一面於清正、清正喜曰、臣以此揚威風於海外、死不朽矣、（清正記）四月、諸軍濟海、清正至壹岐風本、遇風、尋進至熊川、聞行長拔釜山、大怒、遂與諸將會於忠州、議分路攻國都、行長曰、赴國都有二道、一險而近、一夷而遠、清正曰、吾取其近者、乃分道而發、（秀吉譜）至漢江、朝鮮都元帥金命元設疑幟、列船艦而逃、清正望見水鳥游泳曰、此必疑兵也、乃令善泅者取舟於北岸以濟、（清正記、金命元據懲毖錄）至國都、則行長既據之矣、（秀吉譜）清正益怒、乃與行長渡臨津、走金

命元、進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路略地、二人拈鬮、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清正擒安城居民使鄉導、一人辭以不諳北路、即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踰老里峴、出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遇北道兵使韓克諴於海汀倉、其兵善騎射、清正退入倉中、時日已暮、克諴來圍、清正出倉中穀石、列置爲城、多發鳥銃、鮮兵櫛比而立、中必貫穿、克諴退屯嶺上、清正潛兵圍之、乘曉霧大呼突擊、鮮兵驚潰、悉陷泥澤、我兵殺獲無算、克諴逃入鏡城、我兵追擒之、時朝鮮主李昖二子珒琿逃至會寧府、清正聞之、窮

追、會寧吏鞠景仁縛二子迎清正、清正解縛、置之軍中、（懲毖錄）昖妻亦在會寧、我兵將擒之、清正止之、饋飲食令去、（秀吉譜）清正帥衆饗二子、二子從者疑有變、彎弓擬清正、清正諭之、語言不通、乃取印於燧囊、印紙授之、從者擲弓而退、（清正記、秀吉譜、朝鮮征伐記）清正乘勝深入、所向皆潰、一時喧傳、清正入兀良吭、（清正記）軍聲大震、遠近畏懼、（懲毖錄、平壤錄）清正還咸鏡道、禁濫殺、戒侵掠、民皆往來軍中鬻物、（鈔錄）明年正月、明兵大至、平壤不守、明都御史宋應昌以爲清正孤立無援、可以虛聲奪也、乃遣辯士馮仲纓來咸鏡道、（平壤錄）說清正曰、我皇

帝怒貴國憑陵、發兵四十萬來討、破之平壤、破之漢城、破之釜山、所在殲蕩無遺、而孤軍僅存者唯有子耳、而我皇帝聞子號令整肅、百姓按堵、深加嘉奬、今若還李昖二兒、遽撤兵、則當以舟師送還、不然旌麾所指、片甲不還、子以爲何如、清正對曰、囚人處分待太閤命、安得相付、如行長等特我軍鄉導耳、非將帥也、將帥則有豊臣清正、請速以大兵來此地、有高山、縱冒險來進、日不得過一萬、我日鏖萬人、四旬而畢、然後長驅入貴國、縛貴國之主、猶李昖二兒、仲纓不能答而去、清正記 鎭西要略 清正攜銃遊獵、獲猛獸自娛、常山紀談 浮田秀家遣使召還清正、清正記 時羣盜圍金山、清正遣兵救之、相良長每在北青城、亦爲賊所圍、清正又救之、賊徒咸潰、二月帥諸軍還國都、參取秀吉譜 征韓錄 初清正擒昖二子、報之秀吉、秀吉擊節歎賞、東照公在側曰、先鋒之任眞得其人、秀吉賞以五百金、清正記 行長及石田三成聞而惡之、欲沮毀其功、遂贊成和議、五月秀吉命還昖二子、清正憤恚、秀吉譜 已而秀吉致書曰、前日諸將攻晉州不能拔、宜拔之、然後講和、清正惡行長奸詐、欲屠晉州以破其議、秀吉譜 征韓錄 六月與諸將發東萊、向晉州、明總兵劉綎大驚、致書清正、陳

利害、清正不納、隱峯野史 遂進薄城、或傳城兵逃去、諸軍登山窺城中、不見一人、衆請入、清正曰、彼果遁邪、拔之不爲功、果有伏邪、吾必陷術中、公等且待之、日將暮、伏兵四起、旌旗滿城、諸軍大驚曰、我軍不敗、加藤氏之力也、清正記 清正先衆攻之、城兵拒守甚力、晝夜苦戰、聲震天地、累日不拔、清正命作大櫃、置四輪車上、被以牛革、名曰龜甲、乃問衆曰、孰能乘之毀城者、有三卒奮曰、使主君拔城、死不恨矣、卽乘之、銳卒數十推挽而進、火箭雨下、卒以鐵錐鑿城、遂壞城隅、倒樓櫓、衆呼譟而上、清正部下飯田角兵衞執旗先登、諸將督衆繼之、城兵殲焉、秀吉稱清正功爲第一、參取清正記 隱峯野史 征伐記 關原合戰誌 秀吉譜 清正進兵湖南、或謂之曰、攻城數日、精銳挫甚、以此攻湖南、未必得志、宜休兵、清正從之、隱峯野史 十一月清正以內藤如安之明、久而無報、謂爲明所殺、引兵攻安康、劉綎等來救、征韓錄 平壤錄 秀吉譜 綎於明諸將中最驍勇、馬上執大刀、輪轉如飛、明史 清正設伏險隘誘之、綎縱兵來進、伏發、斬三百餘人、綎等逃還慶州、平壤錄 及和議成、諸將旋師、清正與行長留守釜山浦、秀吉譜 慶長元年、秀吉召還清正、清正方出屯全州、乃引兵而還、路經密陽、過戶田氏繁氏

繁兵綬服出迎清正戎裝跨馬隊伍肅然及解裝取腰間絳囊授之乃錢糧也氏繁問曰近地無敵何乃如是清正曰吾非不欲優逸顧將帥不警士氣必弛一旦蹉跌前功皆廢吾雖不見敵常如臨敵正爲此耳（常山紀談 據秀吉譜）年六月清正與行長濟海而還（秀吉譜）時三成等譖清正於秀吉秀吉怒欲罪之清正知之既至伏見過增田長盛謂之曰吾罹讒毒子幸辨晰長盛曰若與三成釋怨我當白之清正作色曰吾誓不與讒人釋怨寧冤死耳言訖而出會地大震屋宇傾倒清正帥卒二百馳至伏見秀吉方出避於庭清正望見呼曰臣暴露異域攻戰累歲縛其王子斬其將帥拔其城邑殿下柰何以一二讒人之言棄臣百戰之勞而不顧臣屢遭讒瀕死者三然天道昭明臣得不死唯殿下留意秀吉見其瘦黑憫之清正呼曰暮夜無備臣請守門秀吉頷之乃令將士守三成至不得入怒曰孰遏我者清正曰加藤主計頭在斯三成益怒曰卿非罪人邪何爲在斯秀吉命納三成清正令曰使耖小鈍夫入明日召見諸將諭清正曰公昔事太閤親近左右太閤方爲筑州至今日則非復往日之筑州也公愼勿爲故態清正獻虎皮猩氈以謁

秀吉戲曰無乃掠奪來邪乃進之問曰吾未嘗授吾姓於卿卿何爲妄稱豐臣氏清正曰明使以虛喝來臣亦以虛喝應之秀吉怒解顧東照公曰彼幼時我常置之膝上故口氣甚似我我悔還王子乃賜姓豐臣氏授以名刀（清正記）和議敗諸將赴朝鮮清正行長再爲先鋒（秀吉譜）二年正月清正先諸軍入朝鮮復竹島舊壘與釜山守兵合攻梁山逐其守將至西生浦以牌文曉諭人民沈惟敬使朝鮮僧松雲遺清正書曰邢玠兵七十萬將至何不徹兵清正復書曰鮮兵不足與戰願遇明兵一戰長驅入明惟敬大驚遣人就清正臣求和不聽（秀吉譜 平壤錄）一日諸將啓事秀吉連署押字清正押字筆畫繁密久而成福島正則曰押字宜踈臨死押遺狀繁者恐不能書清正曰丈夫當横骨原野遺狀何爲正則慙服（常山紀談〇瑣語清正作陰景）八月清正發西生浦西向全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原朝鮮元帥權慄等望風逃去諸壘皆潰安陰縣監郭趍守黃石山城清正攻拔之斬趍及二子（懲忠錄）行長攻南原清正與毛利秀元進屯全義館以備國都援兵（征韓錄）全義館距國都百五十里國都人民聞清正等至晝夜驚走殆盡清正屯蔚山（平壤錄）十一月欲

營水路諸城、赴機張、使加藤清兵衛守蔚山、蔚山南有島山、清正兵守之、(秀吉譜)二城依山爲固、勢甚險峻、十二月明將楊鎬麻貴等帥兵四萬至慶州、(平壤錄)清兵衛修蔚山城、未畢出居城外、夜忽聞銃聲起視則明兵來薄、飛矢雨注、吹唇沸地、我軍大駭、清兵衛血戰入城、淺野幸長從彥陽入援、(清正記)李如梅楊登山等來攻、我兵開門出盪敵、敵退走、我兵追擊、誤入伏中、敵四起、我兵奮戰、斬級三千、敵乃退、(參取秀吉譜平壤錄)蔚山島山之間有川、李方春解生等泛舟而進、縱火民家、將乘煙入城、城兵叢銃擊、破敵舟、溺死無算、方春等

僅免、(秀吉譜征伐記)我兵有被擒者、紿曰、清正在城、敵益來薄、我兵乃植三柵於兩山之間、灌之以水、經宿皆凍、堅如石、(征伐記三柵據平壤錄)茅國器陳寅等破柵來進、(平壤錄明史)清兵衛白袍躍馬、督衆拒守、明兵望見以爲清正、(明紀事本末)然衆寡不敵、我兵退入島山、(征伐記)麻貴乃攻島山城、新修以石、堅甚、明兵仰攻不能遠上、(平壤錄明史)我兵禦戰、卻之、貴又督衆來薄城上、亂擲巨石、殺傷甚衆、(秀吉譜征伐記平壤錄明史)清正聞報曰、長政託我以幸長、幸長而死、何顏見長政、乃命具舟、將士皆曰、衆寡懸絕、請待後援、清正曰、蔚山吾城也、今諸軍遠而蔚山

急、吾遲迴待援、而蔚山不守、死有餘辱、庸可緩乎、遂帥兵五百、乘舟赴之、(清正記)舟子望見敵艦鱗次、懼而不進、清正怒曰、闔軍赴死、汝獨畏死乎、吾當殺汝、舟子乃進、(太閤記)清正戴銀兜鍪、挾眉尖刀、指麾兵士、敵艦圍繞、欲遏之、森本義大夫飯田角兵衛發銃衝突、猛氣咆勃、敵艦皆靡、清正直入蔚山城、中銳氣百倍、(清正記)明兵再來攻城、兵悉力捍禦、矢礮雨下、敵不能支、謀合長圍以困之、時際窮冬、風雪裂膚、清正知敵無固志、日夜發銃、碎鐵爲丸、用藥煮之、中者輒死、僵尸相枕、已而糧竭、殺牛馬食之、每造飯、先食善銃者、

衆心危懼、清正神氣自若、(平壤錄明史)詐使人乞降、明兵益懈、明年正月、我諸將來援、楊鎬大懼、狼狽先奔、諸軍繼之、清正縱兵逐北、斬首萬級、獲遊擊盧繼忠、器械狼藉盈路、(秀吉譜征伐記平壤錄明史)是役也、明人傾一國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謀之經年、而竟爲我兵所破、明人歎曰、清正才能勝行長數倍、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宜其敗也、(平壤錄)清正益增築城壘、分兵守西生浦機張、(從信錄三大征考)九月、又與麻貴相持、貴畏清正、堅壁不出、(平壤錄)清正僞退誘之、貴入空壘、伏兵起、旗旌蔽空、貴敗走、(明紀事本末)十月、秀吉凶聞至、清正與諸將旋

師、會於博多、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陳秀吉遺言、勞之、三成謂諸將曰、明年會於伏見、設茗宴以盡歡、清正曰、吾苦戰七年、無復斗糧、纔能供稗粥耳、三成默然、（秀吉譜 清正記）朝鮮之役、諸將多與三成有隙、五年清正與淺野幸長福島正則加藤嘉明等俱請誅三成、東照公爲罷三成職、（關原合戰誌）是秋就國、明年東照公討上杉景勝、三成擧兵大坂、清正聞之、送款關東、東照公報曰、卿能平定鄰境、給以肥後一國、（藩翰譜）清正會衆議之、衆咸曰、四境皆敵、孤城無援、不亦危乎、清正曰、吾受太閤厚恩、何敢背嗣君、顧今日之事、皆出於三

成行長耳、朝鮮之役、二人媢嫉我功、媒櫱挫抑、必欲置我於死地、幸而太閤悔悟、吾得不死、今又乘嗣君幼弱、誘煽諸將、興無名之師、彼若得志、宿將如我者固不得免、而嗣君亦安得晏然、此吾之所以屬關東也、衆乃服、（參取清正記 石卿餘史）遂發兵攻宇土、薩摩將本鄉能登來救、我兵破斬之、及行長敗聞至、城兵出降、乃與黑田孝高攻立花宗茂於柳川、宗茂輸城於清正、清正將與孝高攻薩摩、會東照公命罷兵、（清正記）悉賜行長邑、食五十萬石、（清正記 藩翰譜）明年春往江戶、謝之、（清正記）東照公謂諸將曰、諺有之、土得雨而後堅、天下自是無事矣、諸將皆賀清正曰、安知迅雷驟雨不作於晴後乎、公嗟賞、（常山紀談）清正營第宅於江戶、刻麒麟、裝門楣、大如馬、人知其豪氣未除、（落穗集）十四年秋就國、舟中顧左右曰、吾聞伊達政宗近召歌妓、設雜劇、德川公聞之欣然、今凶亂既平、海內寧息、雄彊如政宗、亦娛意聲伎、可以卜天下之無患矣、此乃公之所以喜也、吾亦當輕裘緩帶、近歌童舞女、以追蹤政宗耳、尋設伎樂於國、（清正記 武家間談）然生平感秀吉知遇、傾心擁佑秀賴、每赴江戶、必先謁秀賴於大坂、本多正信嘗問曰、今西國諸侯過大坂而不見秀賴、君獨不然、

諸侯皆剃鬚髯、而君獨不然、諸侯皆減騶從、而君獨不然、恐非所宜、清正曰、吾若背舊恩而忘大坂、何以爲丈夫、且吾國甚遠、一旦緩急、兵不可得而徵、故騶從依舊、往時臨陣著鐵面、鬚亦不爲無助、故留而不剃耳、（駿河土產）十六年秀賴見東照公於二條、清正及淺野幸長從焉、公賜清正以刀、清正拜謝、公見之以爲眼光所注在愛宕山、此必有所禱、使人密問之、清正曰、然、吾禱神七日、欲使主公無不虞之患也、（翁物語 武家間談）及歸、取短刀於懷、流涕曰、可以報太閤矣、（藩翰譜）於是清正就國、途而得病、以六月卒、年五十、清正以勇

猛聞天下、而馭下寬裕、為時所稱、(清正記)朝鮮之役、諸將多有戰功、而清正最著、(藩翰譜)朝鮮呼曰鬼將軍、兒啼輒怖之曰、鬼將軍來、(徂徠集常山紀談)又為芻人象清正射之、雖善射者不能中、其見懾憚如此、(藩翰譜)晚年好學、一日謂人曰、太閤既薨、前田利家招我及淺野幸長等、從容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當時吾未嘗學問、不詳為何語、近反覆論語、始曉其旨、方今之時、不事斯語、幾何其不陷不義也、(關原大全)子忠廣任肥後守、寬永九年坐事國除、安置出羽莊内、忠廣賦詩云、三十一年如一夢、醒來莊内破簾

中、聞者憫之、(藩翰譜)初清正多養驍雄、而莊林隼人、飯田角兵衛、森本儀大夫、三宅角右衛門最著、號四天王、(深秘篋底錄)飯田三宅善築城、時人呼曰兩角、森本每戰聯騎擣陣、衆槍繼進、所向輒克、(鈐錄)朝鮮之役、一日交戰至暮、清正呼莊林曰、汝往歛兵、森本怒曰、奈何不命臣、而命莊林、清正笑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摧堅挫銳、莊林不如汝、收衆全軍、汝不如莊林、森本乃服、(碎玉話)飯田為部將、食二千石、後坐事奪祿、匿於伏見、福島正則以四千石招之、飯田辭曰、臣不能忘舊主、正則嘆異、無幾清正復祿之、(續明良洪範)清正既卒、忠廣

祿之、(續明良洪範)清正既卒、忠廣一日謂左右曰、吾欲多力、若能被兩鎧、何畏矢石、飯田進曰、先君身經百戰、不被一創、外國震懾、比之鬼神、何嘗被兩鎧、夫人君苟能撫循將士、人人樂死、是猶精甲十百也、兩鎧何為、退而號哭曰、吾國危矣、後果如其言、(常山紀談)國人慕清正忠勇、為立祠祀之、遠近崇奉、極有靈驗、

野史氏曰、肥州欲得良士、學相人之法、然竟不得其要、嘗曰、惟質直之士、可共患難耳、此言也可以觀肥州之為人矣、蓋肥州質直、故三成之徒惡而羅織之、而肥州之所以免禍者、以質直也、肥州百戰、播威名

於外國、雖百三成、有所不能、而欲以詭譎斃之、是自破其干城也、讒人真可畏哉、

加藤左馬助傳

加藤嘉明、稱孫六、參河人、家世事德川氏、父曰廣明、(廣明據諸家深秘錄)淨土真宗之亂、廣明黨賊、遂去赴尾張、事秀吉、(藩翰譜)嘉明亦事秀吉、食五百石、(清正記)柳瀨之戰、與加藤清正等奮戰有功、所謂七槍之一也、秀吉授三千石、(三千石據清正記)及秀吉為關白、任左馬助、敍從五位下、其年賜伊豫正木城、食六萬二千石、明年與長曾我部元親等、將兵赴豐後、助大友義統擊島津義

久、義統軍敗、嘉明與島津家久相持、明年秀吉伐義
久、嘉明與脇坂安治等航海、赴薩摩、（藩翰譜）攻桂忠明
於平佐城、降之、（鍋島家譜）時千代川暴漲、嘉明等造舟梁
以濟秀吉軍、（參取秀吉譜藩翰譜鍋島家譜）及秀吉伐小田原、嘉明
從之有功、（藩翰譜）朝鮮之役、與藤堂高虎脇坂安治俱
將水軍、軍至釜山浦、朝鮮戰艦要之海上、高虎夜赴
唐島、多奪敵船、諸將會議、將報之秀吉、嘉明在座、竊
出名其臣曰、速具舟、衆乃進船、監軍遣使讓曰、子孤
軍先進、是負約也、何不來議、嘉明曰、此少年輩所爲、
僕實不知也、僕若不往、彼安敢止、乃乘船直進、諸將

不得已而發、嘉明先衆苦戰、跳登敵船、衆益奮、遂奪
十餘艘、既而諸將議曰、高虎固有功、然敵甚寡、未爲
甚難、豈若嘉明白晝衝突羣艦以奪之乎、乃作書報
之秀吉、秀吉賜嘉明書、褒賞、（朝鮮征伐記）嘉明至熊川、聞
安治兵與李舜臣戰不利、乃進助之、與元均舜臣相
持、明年二月戰破之、奪敵船、（藩翰譜）及和成、與諸將航
海而還、和議敗、復與高虎等濟海、（秀吉譜藩翰譜）時朝鮮聚
戰艦數百艘於唐島、高虎等遣人、謂嘉明曰、請共擊
唐島、嘉明未進、高虎等進戰、嘉明怒而急進、遇一巨
艦、直騰身而登、手斬數人、從兵繼登、遂奪其船、益進

搏鬬、誤墜水中、乃攀舳躍上、箭中其股、流血淋漓、神
氣彌厲、（秀吉譜武林傳）遂深入敵船間、跳騰往返、駛疾如神、
復奪數艘、觀者駭歎、鍋島勝茂語人曰、吾嘗從太閤
觀花吉野、光景鮮媚、天下壯觀、然未若嘉明唐島之
戰、（鍋島家譜）及諸將攻南原、與島津義弘屯全州、絕南原
後援、陳愚衷懼不能救、（秀吉譜征伐記征韓錄）南原陷、嘉明逐
北、斬獲頗多、明年春、與諸將救清正於蔚山、斬首一
千五百餘級、（藩翰譜）諸將聞明兵大擧而來、議曰、順天
蔚山梁山三城地勢險峻、進退不便、漕運亦艱、宜去
之而固守釜山西生、嘉明進曰、敵未至而棄城、武夫

所恥、且我將士摧大衆、揚威武者、繇蔚山之險、諸君
各任其意、僕獨以死守之、及白之秀吉、遂不署名、書
達大坂、秀吉大怒、獨賞嘉明之勇、賜書褒美、增食邑
（參取秀吉譜征韓錄藩翰譜）因名還嘉明等、嘉明與豐臣秀秋等
航海而還、（秀吉譜征韓錄）秀吉既薨、三成等圖　東照公、伏
見大坂騷擾、嘉明以　公累世之主、深歸心焉、往白
公曰、事不足慮、僕從騎士五十、今日還二十人於國、
公若有所命、請以餘兵從事、既而騷擾自止、（藩翰譜）及
公伐上杉景勝、嘉明從軍、會大坂兵起、　公回軍、嘉
明與諸將先進至尾張清洲、待　公軍、久之　公不

發諸將遣使促之、　公遣村越吉直諭之曰、卿等暴師甚勞、然未嘗一戰、何以輸誠、諸將驚怪、嘉明曰、我輩迂甚、今敵在前而不戰、　公安得不疑、請速攻岐阜以促　公軍、諸將然之、乃攻岐阜拔之、（藩翰譜）　公軍未至岡山、嘉明兵夜獲敵諜者、欲殺之、嘉明曰、彼爲其主、何必殺之、我但嚴警備可也、釋而遣之、（常山紀談）已而擊三成軍破之、（關原合戰誌）　嘉明臨軍、戎具華麗、將戰擐他甲、極粗朴、（關原大全）嘉明嘗畫天女於鎧腹、人呼曰天人鎧、（武家閒談）其冬增封松山、并前食二十萬石、（關原合戰誌）　台德公臨其第、及大坂兵起、嘉明留江戶、子

明成從軍、斬級九百、是歲嘉明叙從四位下、　大猷公始擐甲、命嘉明佐其儀、嘉明固辭、不許、人以爲榮、（藩翰譜）　福島正則坐橫暴國除、命嘉明及毛利秀元備變、（毛利家譜）　寬永三年任侍從、徙封會津若江、食四十萬石、又賜其次子明利以二本松城食三萬石、賜女婿松下長綱以三春城食五萬石、並屬嘉明、八年卒、年六十九、子明成嗣、（藩翰譜）　嘉明軀幹短小、膽決過人、與加藤清正俱以勇將聞、（碎玉話）　嘗曰、勇銳之士固能有功、然孤城無援、勢方危蹙、而能誓死報君者、惟謹愨之士能之、近世唯勇武是求、不問誠僞、非良將所爲也、（碎玉話　雨夜燈）生平好蓄磁器、一日會客、近臣誤壞其寶器一枚、懼而請罪、嘉明曰、此失誤耳、何罪之有、命取其餘悉碎之、謂左右曰、他日每見此器、必謂某壞其一、此以器辱人也、自是不復蓄、近臣嘗燒火箸、植之爐、欲以試人、嘉明適出執之、徐撥灰作字、指盡爛、竟無所問、其性度如此、（明良洪範）

野史氏曰、東照公臨終謂　台德公曰、嘉明參河之產、自太閤時輸款於我、其人亦愨實、宜善遇之、但性頗褊狹、動輒觖望、以此爲意、　台德公曰、彼本小器、必無異圖、　東照公曰、不然、善謳者使人躍然起

舞、名將爲衆所服、縱無異圖、衆且推戴之、勿以器小侮之、嗚呼　東照公知人之明、有不易測者、而嘉明人品亦於是乎定矣、固無待後人之呶呶也、

豐臣四將傳畢

定價金[illegible]五錢

明治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板權免許

同十七年一月貳拾三日　改題御屆

同十七年一月　出版

故人

著者　青山延光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九家善七

府下日本橋區通三丁目拾四番地

菊池容齋（武保）著

前賢故實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東京東陽堂刻本

據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
東京東陽堂刻本影印

前賢故實序

吾
大日本邦。于寰宇之正位。於時為春。於德為仁。太陽發耀于
斯。百[illegible]于茲。於乃獨尊昌。風俗醇厚。其冠絕于萬
邦。固亡論已。恭惟
天七地五。創業垂統。以傳
人皇。年紀無疆。而其有關係一日介乎其間焉。古今氣運之
不均。時勢多爭攘。要亦臣下私孫。其或萌覬覦者。親戚并
之。四海仇之。將形之頃。已就殄戮矣。且搢紳以下至庶人。襲
其官邑。世其職業。傳承傳于數千年者。亦不為不多。嗚呼。
盛矣哉。與夫王者易姓。世家不久者。不可同年而語也。是以漢
魏六朝正史。及通典御覽等。唐宋諸書所論。雖有小異
同。而稱吾賢直有雅風。不淫妒。不竊盜。少爭訟。成大同。雖三代
盛時之俗。殆將愧焉。是以隋唐宋明君臣。皆曾欽慕。而
宋太宗尤深歎羨。諭其宰輔。以規擬吾
皇風。而張九齡王維歐陽修宋濂輩。皆一代英偉。或褒
吾風俗。或美吾人物。或稱吾技藝。為獨之類。不暇枚舉。不啻
嘖嘖之口。而又筆之書。則其瞻仰之意。為何如哉。寧翅文教。
維武威更傑出乎萬邦矣。
神后親征。則三韓降服。任那渤海。長為內屬。為胡元寇于
西陲。則太宰一府擊而敗之。殺十萬精卒。得還者三人耳。
自元至明季。則嚴其海防以備我焉。而吾海盜無賴之徒。時
犯其東南。以寡敗眾。往往橫行數千里矣。至豐公征韓。
偏帥渡海。則蹂躪八道。猶拉枯摧朽。又數敗明援兵。使其將
卒破膽喪氣。朝野皇皇。不安寢食焉。明季赫赫。抗方興
之清而不屈者。鄭成功一人。亦係
吾邦之產。其他松前降蝦夷。薩藩征琉球。而孤注王暹羅
者有之。獨身挫臺灣者有之。西洋諸蕃雖隔數千萬里。
皆傳聞震慴。載在各國書中矣。其文武之烈。至于此者。豈非
以哉。蓋
神聖繼續于上。賢俊輩出乎下。以天性醇厚之俗。飽涵
深仁厚澤。雖欲不如此而得乎。竊怪
吾邦儒先。有稍讀西書。以　國史置度外者。是以或夷人
自稱。或一切以冠
至尊。或私改官號地名及姓氏。以擬做西土之風者。是雖時弊
習而輕俊無識之徒。喜新好奇。翕然風靡焉。今也物論雖

稍華。而其餘書猶未全獨。於
本邦君臣事迹。茫乎不可考者猶尚不尠。可不謂悖戾乎哉。是吾
容齋所以有前賢故實之編也。其書起自
神武。迄于近代。自搢紳至于士庶。大凡其事可傳者。网羅不
遺。皆採于　國史諸書。毫不杜撰焉。其中古以上五百人先
既彙矣。各寫其肖像。附之小傳。開卷瞭然。若接古人于一堂。
其袍笏衣冠甲冑弓箭之屬。亦皆確有據依。今因斯編。知
吾邦治教人才。以至于風土名物。皆冠絶乎萬邦。翻然改轍。於
讀　國史諸書。益知今日皡皡之樂。皆由
神聖天地之德。與賢哲輔翼之勳。且勸善圖報之念。不
油然興起耶。著作之體具于作者之言。故余不敢贅。而粗述
本邦美事殊域所瞻仰者。所以助發作者之意。俾新稚後
輩。使其悔悟往愆。而激勵將來也。

天保丙申陽月　　高崎　松田順之撰

伊東亨謹書

前賢故實序

前賢故實之編。爲訓童蒙而作焉。於戲我
神州。剖判以來。
皇統一定。萬古不易。治教之盛明。風俗之醇美。所
以冠絶萬國者。蓋由
神皇
聖后。丕承緝熙。内外脩齊之所致也。上將恭錄其事。
而不敢焉者。一則懼僭越不敬。陷于罪戾。一則
天地日月。高厚光明。固非筆墨所能形容。而若
夫緝熙脩齊之所致。則萬世億兆。皆日沐浴
聖化。無不尊戴。雖童蒙不待教告而知焉。然至于
賢輔良弼。忠臣孝子。義夫烈女。及文雅才藝之
徒。固亦由
天家教英育才之效。而濟濟將將。繼踵接武。是以雖
磊磊軒天地者。童蒙或不能舉其姓名。況於事
蹟乎。余窃慨焉。顧夫竹馬紙鳶。嬉戲以度日。是
亦雍熙之景象。童蒙之恆態。未足督責。雖然
前賢懿行。如彼其盛哉。陰霑其餘澤。漫不之識。
而可乎。且及其壯也。則細而馭馬彎弓。大而格
致誠正。上以事其君。下以使其民。中以接其儕衆。
夙夜黽勉。猶不能給焉。故中才以下。或不遑讀
吾國史。而不知前賢事蹟。而止者焉不尠矣。余

以為。做ゝ斆習。莫如教ゝ于幼時。而奪其嬉戲。莫如睎之于圖繪。於是乎。親手寫前賢像。附以畧傳。又掲其人詩歌于像上。以作斯編。其所收載。自上古至
南北朝之末。總計五百有餘人矣。此特擧其萬一耳。儻因斯編。使童蒙粗見前賢事蹟。長而益詳
國朝治教風俗之峯美。則方今熈ゝ然。含哺鼓腹乎春風和氣ゝ中者。皆亦知
聖君賢臣二千年來。休養生息德鉅功崇矣。庶乎有少補于人心忠孝之事云。儻第以尋常畫

譜視之。則非余區ゝ訓蒙之意也。

時

天保七年歳次丙申春三月

菊池武保自序

例言

今世所傳肖像。雖各有来由。而不免疑議。或後人而為上代之裝。或古人而為後世之裝。或一身服飾。雜糅古今者。亦間有之。是以所取不過十之一。而其可全取者。率縮寫之。至它或取顔容。或取服飾。要取其明白不可疑者。

若夫繪卷物倚緣起之類。出於當時製作者固可信焉。雖或出後人之手。亦可以為依據者不尠。是以所取頗多。

官服戎衣之類。古今殊製。迥然不同。故其所着。皆取之諸書。各欲治其時代。而庶乎無紕繆。

人物形象自寧樂朝以上者。傳播于世者不多。故皆因其人材品行。想生神韻風度。攙意畫之。其官服戎裝。凡百器物。亦不可的知。故據國史文義與古神祠佛刹舊家所藏。及州郡穿地所獲之古物。而推其年代。彼此參酌。湊合寫之。

略傳之文。則有鈔于國史者。有取於大日本史及野乘諸雜書者。本意在畫。不在于傳。故其事迹多者。或節取焉。或省文焉。以讓之于画。欲得其簡約。

如國史筆。姓氏必具備。其他書不悉然。今姑舉之據之懐風萬葉二集之例。至後世。以地名為氏者殊多。如斯者揭舉其氏略其姓。厭紗煩擾也。

古人中雖功高一時。名震後世。而其行實有可議者。槩不登焉。斷編固以勸懲為主故也。

余別輯考證一卷。記服色甲冑刀劍及諸器物之名狀。欲無掛漏。其像著其服。帶其太刀。其像著其甲冑。持其弓箭之類。悉記之。以俟後賢。然一手圖畫。未遑詳寫。將俟完成。附之編末。

武保識

前賢故實人名目次

巻第一

巻第二

大部三孝兒　大伴旅人　藤原不比等
藤原武智麻呂　藤原房前　藤原麻呂
聖武天皇朝五名
藤原宇合　大野東人　藤原廣嗣
橘諸兄　大倭長岡
孝謙天皇朝七名
吉備真備　阿倍仲麻呂　石川年足
藤原清河　淡海三船　藤原豐成
川部酒麻呂
廢帝朝二名
藤原真楯　文室浄三
高野天皇朝三名
藤原藏下麻呂　大中臣清麻呂　藤原永手
光仁天皇朝九名
和氣清麻呂　坂上苅田麻呂　藤原百川
大伴駿河麻呂　石上宅嗣　菅原古人

藤原是公　綱引金村　矢田部黑麻呂
桓武天皇朝三名
良峰安世　藤原繼縄　藤原葛野麻呂
平城天皇朝二名
藤原内麻呂　安倍兄雄
卷第三
嵯峨天皇朝十一名
坂上田村麻呂　齋部廣成　菅野真道
賀陽豐年　藤原園人　上毛穎人
橘安麻呂　文室綿麻呂　藤原冬嗣
小野岑守　葛多親王
淳和天皇朝十四名
明日香親王　文部子氏女　難波部安良賣
難波部子刀自咩　島木真　風早富麻呂
財部繼麻呂　伴家主　甘南備高真
清原夏野　池田春野　伴野繼

藤原常嗣　藤原三守
仁明天皇朝三十名
衣縫金繼女　阿保親王　菅原清公
朝野鹿取　藤原緒嗣　刑部真刀自咩
伴富成女　藤原貞主　伴友足
尾張濱主　和氣真綱　藤原吉野
有智子内親王　丸部明麻呂　坂上浄野
藤原富士麻呂　和氣貞臣　滋野貞主
興世書主　藤原岳守　藤原高房
小野篁　百濟河成　丹墀門成
橘逸勢女　藤原關雄　紀家守
源常　菅原梶成　山田古嗣
卷第四
文徳天皇朝二十二名
福依賣　藤原松影　藤原長良
南淵永河　藤原衛　山田春城

安倍安仁　當麻浦蟲　藤原春津
廣井女王　藤原良仁　小野恒柯
大春日真野麻呂　大神庸主　大江音人
讃岐永直　源信　源弘
清原瀧雄　滋善宗人　高橋文室麻呂
秦部總成女
清和天皇朝二十九名
藤原貞敏　紀夏井　藤原良房
大中臣國雄　平高棟　早部氏成女
石作部廣繼女　守部秀刀自　大荒木玉刀自
丹生弘吉　藤原良縄　藤原良相
賀陽王　春澄善縄　小野小町
伊伎是雄　菅原峯嗣　惟喬親王
秦豐永　藤原良近　白箸翁
坂上貞守　在原業平　忠貞王
部良香　菅原是善　坂上瀧守

鳥羽天皇朝三名
源俊頼　源雅實　藤原為隆
崇德天皇朝三名
平忠盛　平家貞　源師頼
近衛天皇朝六名
小大進　藤原敦光　藤原公教
源頼政　藤原清輔　藤原成通
後白河天皇朝二名
源為朝　藤原宗輔
二條天皇朝十二名
平賀義信　源義平　夜叉
源重成　澁谷金王　鷲栖源光
鎌田政家妻　藤原伊通　鴨長明
源雅定　藤原實行　藤原忠通

卷第七

六條天皇朝一名
藤原光頼

高倉天皇朝二十二名
平清盛　平重盛　平教盛
藤原實定　遠藤盛遠　袈裟
待賓侍從　物可波藏入　室遊女
安倍泰親　藤原長方　長谷部信連
渡邊競　渡邊唱　筒井明俊
但馬房　足利忠綱　三浦義明
金子家忠　加藤景廉　真田義貞
豐三家安
安德天皇朝二十八名
齋藤實盛　析淵重光　後藤實基
源仲頼　武田信義　伊藤祐清
藤原秀衡　清原頼業　中太能景
鞆繪　今井兼平　源義高妻
平知盛　平重衡　平通盛
平盛俊　平忠度　平敦盛

平教經　平經正　平行盛
佛　小宰相　千壽
上總忠光　藤原俊成　藤原定家
藤原俊成女

卷第八

後鳥羽天皇朝四十名
藤原兼實　源頼朝　源義經
源範頼　靜　僧弁慶
佐藤嗣信　佐藤忠信　伊勢義盛
御廏喜三太　千葉常胤　那須宗隆
梶原景季　田代信綱　小田知家
淺利義遠　三浦義澄　土肥實平
大庭景能　熊谷直實　佐藤憲清
下河邊行平　藤原成範　河野通信
佐々木盛綱　佐々木高綱　藤原兼光
佐原義連　畠山重忠　藤原師長

左中太常澄　工藤景光　工藤行光
曽我祐成　曽我時致　由利八郎
阪額女　諏方盛澄　仁田忠常
仁田忠常妻
土御門天皇朝六名
足利義兼　新田義重　藤原經房
舞女微妙　小山朝政　結城朝光
順德天皇朝五名
和田義盛　和田義秀　鏡久綱
山田重忠　藤原朝俊
後堀河天皇朝三名
藤原信實　藤原信實女　平政子
四條天皇朝二名
藤原家隆　小笠原長清
後嵯峨天皇朝二名
菅原為長　藤原為家

卷第九

卷第十

前賢故實巻第一

江戸　容齋　菊池武保輯著

長沼侍豎　良仙　手塚光照
門人　杉村　長谷部惟正
北郊　西村　方大
仝校
駿府　平岸　天野　真暎

可美真手命。父曰櫛玉饒速日尊。奉天神命。齎十種瑞寶。降于河内河上哮峯。遂至大和。娶土豪長髓彦妹。生可美真手。及神武天皇東征。長髓彦不聽。天皇命。饒速日。特信天皇為天孫。且見長髓彦稟性愎佷。不可教。殺之而歸順焉。可美真手。乃以十種瑞寶獻天皇。而率天物部衆。討賊。常警備禁闕。詔曰。汝勲功大哉。自今屬股肱之職。永傳不貳之義。賜以神異之劒。



五瀬命。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一子。神武天皇之皇兄也。戊午歲夏四月。天皇勒師趣龍田。欲東踰膽駒而入中洲。五瀬命為將。長髓彦邀之孔舍衛阪。戰已酣。有流矢貫五瀬命脇。皇師為之不進。命矢創痛甚。乃慷慨撫劍曰。大丈夫被傷於醜虜。不能快報。而徒死乎。進至於紀伊國竈山而薨于軍。因葬其地。



道臣命。初名日臣。高皇産靈尊五世孫天押日命之後也。神武天皇東征。進軍中州。山路險絶。無復可行。道臣望靈烏去。以啓行。官軍遂得達菟田下縣。有猾兄弟。兄猾作新宮。内潛設機。欲誘天皇陷之。道臣忽察其謀。大怒詰責曰。爾所造家爾自居之。案劒彎弓逼爲。兄猾知難免。乃自踏機而壓死。天皇詔曰。嘉汝智勇兼有啓行之功。因賜名道臣。　日本書紀



椎根津彥。初名珍彥。常釣曲浦。及神武天皇東征。迎駕於速吸之水門。天皇用爲鄉導。進至菟田。賊據守要害。天皇欲取天香山土而祭天神地祇以討賊。乃命椎根津彥與弟猾各敝衣蓑笠爲老翁嫗狀。潛征天香山。賊見而不怪。遂得土而歸。於是大擧討兄磯城。賊作男女二軍。用炭熾火塞路。椎根津彥獻策曰。我亦作女軍。出忍阪道。則賊必盡銳而赴之。乃選輕卒。直引菟田河水灌火而掩其不意。破之必矣。天皇用其謀。遂斬兄磯城。踐祚日。以功爲倭國造。



彦國葺命。天足彦國押人三世孫。崇神帝十年。武埴安彦與其妻吾田媛謀反。埴安彦起山背。吾田媛起大阪。分道入襲京城。帝命彦國葺討之。彦國葺與埴安彦。隔輪韓河而軍。船射埴安彦一矢斃之。其衆潰散斬獲過半。五十狹芹彦命。亦斬吾田子大坂。書紀



野見宿禰。出雲國人。膂力絶倫。垂仁帝七年。大和有當麻蹶速者。軀幹長大。常自誇多力。以謂天下無雙。帝乃令諸國。擇其對與之比試。宿禰當其選。與蹶速捔力。一時忽躍而踢倒。折其腰骨斃之。於是被任用。三十二年。皇后日葉酸媛崩。宿禰請官徵出雲土部一百人。埏埴以造人馬之形。樹之陵墓。易殉死者。名曰埴輪。後賜姓曰土部臣。書紀　續記



田道間守。　垂仁帝九十年春二月命田道間守使求橘
于常世國得之而歸。時　帝己崩矣。於是哀慟曰嘗奉
命。遠至絶域踏浪度險。往還十年。今而無所　復命。
臣雖生。亦何爲。遂伏　陵下哭泣而死　羣臣爲之流涕。

書紀



日本武尊。一名日本童名又曰小碓。　景行天皇皇子。容貌端
正身長一丈力能扛鼎。　天皇遣皇子征熊襲。時年十六。女
裝竊入其宗。刺魁卽川上梟帥殺之。賊咸寒毛股栗。四十
年蝦夷叛。於是。拜大將軍。征東夷。吉備武彦。大伴武日爲
之副。皇子先到伊勢。拜　皇太神宮。進到駿河侍島原。
虜乃僞降。誘皇子令獵燎原以攻之。皇子提天叢雲劍。
剪伐草莽。鑽燧發火。會大風起。烟焔反掩賊軍。虜皆潰
散。進入陸奥至蝦夷境。所向悉摧破。衆虜震怖。終俘酋
長。邊境乃安。

書紀



征東夷凱旋之日。入尾張至尾津。得嘗所遺失之劍於松下。歌曰

烏波利珥。多陀珥霧伽弊流。比苫菟麻菟阿波例。比苫菟麻菟比苫珥阿利勢麼。岐農岐勢摩之鳴。多知波開摩之鳴。

書紀

弟橘媛。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日本武尊之寵姬。尊征東夷。媛亦從行。一日自相摸海而東。時風濤暴起。船將覆。媛啓尊曰是海神為祟也。請妾身當之。言訖自投于海。暴風即止。三軍得濟。尊深痛之。已平虜而歸。西踰碓日嶺。東望懷媛。嘆曰吾嬬已矣。因號東方諸州曰吾嬬。

書紀

比賣將入海歌曰　古事記

さねさしさがむのをのにもゆるひの
ほなかにたちてとひし君はも。





武內宿禰。　孝元天皇四世之孫。武雄心命之子也。歷事六帝。忠勇整肅。國家柱石。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百五十餘年。　景行天皇五十一年春。賜宴羣臣數日。而皇子稚足彥尊成務天皇及武內宿祢不赴宴庭。　帝怪問其故。二人同奏曰。宴樂之日。百司心在遊逸。或忘警防。萬一有狂徒伺隙竊發。實可寒心。故衞門下備非常耳。　帝殊嗟賞之。命武內以為棟梁臣。及　神功皇后征新羅凱旋之日。麛坂。忍熊。二皇子俱叛。武內懷皇子應神天皇從海趨紀伊。再會　皇后。與武振熊將兵討逆徒滅之。薨年不詳。壽大凡三百歲

書紀

奉
皇命征忍熊王。凱旋之日至菟道作歌曰
阿布瀰能瀰。勢田乃和多利珥。介豆區苔利。
多那伽瀰須疑氐。于泥珥等羅倍菟。
書紀



王仁　阿直岐。并百濟人也。初百濟王阿花失禮。　應神天皇
勅削封疆。阿花懼。使其子阿直岐來朝謝罪貢良馬。阿
直岐素通經典。　天皇使皇子稚郎子從學焉。阿直岐更薦
其國學士王仁。　天皇徵之。明年。阿花使王仁來獻論語及諸
書。無幾阿花卒。　勅遣阿直岐繼王位。復賜其所削地。後
天皇崩。　皇太子知其兄大鷦鷯賢。以天位讓之。大鷦鷯固
辭。相讓三年。　太子決意自殺。群臣勸進猶未聽。王仁久在
本朝通國語。乃作梅花歌獻之。大鷦鷯尊於是初　踐祚
矣。　書紀　古事記

王仁

なにはづにさくやこのはな。ふゆごもり。
いまははるべと。さくやこのはな。
古今序



菟道稚郎子。　應神天皇第六子也。性温仁好學。師阿直
岐。王仁等。通達經典。立為皇太子。及　天皇崩。大山守反。
皇太子兄大鷦鷯尊知之。密告　皇太子。以兵誅之。既而
皇太子避之菟道。讓位于尊曰。大王仁孝。宜繼　天位。且
兄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也。大王勿疑。尊曰
先帝選立明德。屬以天下。不可違也。固辭而不受。互相讓。空
位垂三年。貢獻者不知所適歸。尊執心益確。　皇太子知其
不可奪。遂自殺。尊聞之。驚馳至菟道。慟哭不自勝。既三日
皇太子忽蘇。相語後事而逝瞑。葬菟道山。尊因　即位。
是為仁德天皇。　書紀

枉大山守歌曰。知破揶臂苫。于泥能和多理珥。佐烏刀利珥。破揶鷄務臂苫辞。和餓毛胡珥虛務。

書紀

此御歌大山守ノ歌トスルモノ恐ラクハ誤ナラン國史ノ文ノ様ニ皇太子ノ御製ナル事無論ナリ先哲亦論アリ



壹伎直真根子。　應神天皇九年。武内宿祢在筑紫被讒。遣使賜死。武内仰天而嘆曰。嗚呼。無罪而死乎。真根子説武内曰。大臣誠忠。天下所共知也。今為大臣計之。當竄詣闕自明。必得昭雪為。若猶不見察。則死未晩也。人言。僕貌肖大臣。請以身代。即伏剣而死。武内感愴慟哭。乃從其言間行至京。以訴冤事。終得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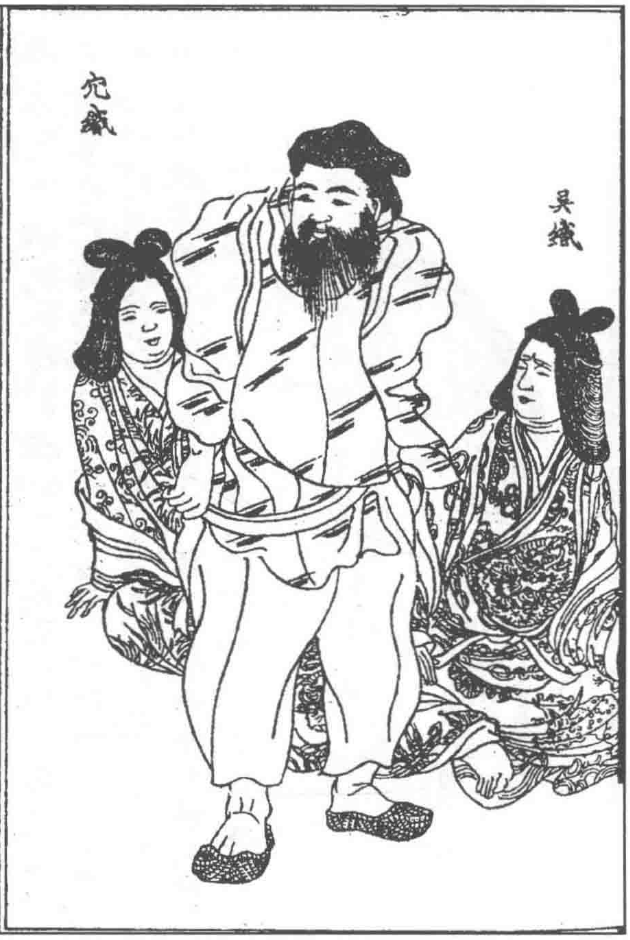
書紀



阿知使主。　漢靈帝之曾孫也。應神帝二十年歸化。詔賜高市郡檜前村而居焉。奏曰。帶方男女。皆寓百濟高麗之間。心懷猶豫。未知去就。請垂天恩召之。帝敕召之。以為公民。諸國漢氏蓋其後也。三十七年。帝遣阿知使主於呉。求縫工。得呉織穴織等四女歸。會帝崩。因獻仁徳帝。履中帝之為太子也。住吉仲皇子反。阿知使主與平群木兎告變。扶太子上馬。而走避之。後太子踐祚。賞其功賜食邑。

日本書紀





盾人宿禰。的臣祖也　仁徳天皇十二年。高麗王使使者。獻鐵盾鐵的。一日饗其使。集群臣。令射所獻鐵的。衆射不能穿。盾人應擇一發貫之。高麗人賦嘆。稱爲神射。共起羅拜之。倍讋服神州威武。　朝廷賞盾人。賜名曰的戸田宿禰。書紀



田道。　仁徳天皇五十三年。新羅不朝貢。乃遣上毛野君之祖竹葉瀬及弟田道。責讓焉。新羅發兵而距之。田道固守不出。竄撿新羅軍卒。問得其情。定謀急撃之。新羅軍潰。即虜四邑人民以歸焉。五十五年。蝦夷叛。田道爲將征之。戰不利。奮鬭死之伊寺水門。後有大蛇。出自田道墓。咋蝦夷。傷死者甚多。時人曰。田道雖已逝。遂能報讎。初田道之戰死。從者取其手纏。歸而與其妻。妻不忍哀痛。乃抱手纏而縊死。聞者爲之流涕矣。書紀





縣守。笠臣祖。爲人勇悍強力。　仁徳帝朝。吉備中國川島河有大虬。爲民害。於是縣守取三瓠臨淵曰。告汝虬。令我投瓠。汝能沈之則宥。汝不能沈則戮。汝虬即化爲鹿。百方欲沈瓠而不能。縣守乃拔剣躍而入水。斬大虬。更求小虬。々懼而匿水底窟宂。捜索殲之。水巻変爲血。故守其水曰縣守淵。

書紀



衣通郎姫。　允恭天皇寵姫。而　皇后忍阪大中姫妹也。才藻富贍。歌詞絶妙。姿色艶麗。肌膚如玉。徹衣而晃然。初帝強命　皇后。而進衣通姫。々畏　皇后。雖七召之。固辭不應。　帝復使中臣烏賊津使主召焉。亦辭。使主即伏庭六七日不食。泣請甚切。於是不得已入宮。　帝殊寵之。造宮於藤原而居之。又移河内茅渟。　帝屢臨幸。

書紀



天皇一日幸藤原宮。密察衣通居動。適見衣通姫恩歌曰

和餓勢故餓。勾倍枳羅臂奈利。佐瑳餓泥能。區茂能於虚奈比。虚等比辞流辭毛。

天皇聽之不覺感。即和曰

佐瑳羅餓多。邇之枳能臂毛弘等枳舍氣帝。阿麻哆絆泥受止弟儾比等用能未。

日本紀

難波吉士日香蚊。父子皆事大草香皇子。安康帝欲聘大草香妹幡梭。為皇弟大泊瀬妃。使根使主傳詔。大草香大喜。獻珠縵以表信。根使主竊匿不進。誣奏曰。大草香不奉詔。且言不遜。帝大怒。遣兵殺之。取幡梭為皇弟妃。於是。日香蚊父子不勝悲傷。父抱王頸。二子各執王足。慟哭曰。吾君無罪見誅。何其不幸。臣生事之。死豈不殉乎。即時自刎於尸側而死。雄略帝十四年。根使主事覺伏誅。勅求日香蚊後。賜姓大草香部吉士。書紀



稚足姫皇女。更名拷幡娘姫。雄略帝三年。阿閉臣國見誣奏云。拷幡姫通廬城部連武彦。已有身。矣武彦父枳莒喩聞之。恐禍及家。誘殺武彦於廬城河。帝聽而案問姫。姫不能自明。且憐武彦寃死。泣血數行。赳懐神鏡。至於五十鈴河上。埋鏡而自經。帝使人求姫蹤跡。至河上。見虹霓似蛇於其地。得神鏡及姫屍。令割腹而驗之。無身。枳莒喩由斯得雪子罪。為 書紀



少子部連蜾蠃。雄畧帝。嘗命蜾蠃聚蠶。蜾蠃誤聽聚嬰兒。蠶訓相似 嬰兒邦以奉。帝大笑。賜嬰兒於蜾蠃曰。汝宜自養。蜾蠃即養於宮墻下。仍賜姓少子部連。帝復詔蜾蠃曰。朕欲見三諸岳神之形。汝膂力過人。自行捉来。蜾蠃登三諸岳。捉大虵来奉帝。虵身長大。眼光赫赫。帝掩目不觀。爲仍改賜名爲雷。 書紀



紀小弓宿禰。雄畧帝九年。奉詔。与蘇我韓子。大伴談。紀小鹿火。帥師討新羅。小弓臨發。請大伴室屋曰。天威赫赫。孱豈能抗之。僕雖怯弱。敢不竭力。但新喪伉儷。扶養無人。冀被息以一妾自隨。帝聞而憐之。賜以釆女大海。小弓入新羅。行屠郡縣。遂逼都城。其王震怖。知不可敵。与數百騎弃城遁逃。小弓追北斬其将。残卒猶熾。大伴談連力闘而死。至臣津麻呂亦殉之。小弓復撃定之。暴病卒于軍中。大海従小弓喪歸。就室屋。奏請葬地。帝勅曰。將軍身勞萬里。命墜三韓。宜哀矜爲。於是室屋奉勅。使土師小鳥作墓於田身輪邑而葬之。 書紀



秦酒公。秦始皇之後。普洞王之子也。曾祖功満王。仲哀天皇八年歸化。祖弓月君。應神天皇十四年。以百二十縣人口來歸。獻金銀玉帛。帝賜大倭朝津間郡。使養蠶織絹以貢。詔曰秦氏所獻絹綿。柔軟温煖。甘恆體焉。因賜普洞王姓波陁酒公事。雄畧天皇。帝勅木工闘鷄御田造樓閣於宮中。御田登樓疾走如飛。伊勢采女偶仰視而驚仆。覆所捧御饌。帝疑御田有姦。將下吏。酒公時侍坐。鼓琴以諷其無罪。帝悟而赦之。書紀

歌曰

柯武柯邏能伊勢能伊勢能奴能娑柯曳嗚。伊麼甫流柯枳底。志我都矩屢麻泥儞。於保枳瀰儞。柯陀倶都柯倍。麻都羅武騰。倭我伊能致謀。那我倶母鵝騰。伊比志挖倶渉儲夜。阿挖羅陀倶弥儲夜。



小野臣大樹。驍悍勇壯著稱于時。雄畧帝朝。播磨御井隈有文石小麻呂者。多力爲妖術。每蒙假面被獸皮。肆行兇暴。商旅農民被其害者多。朝廷遣大樹討之。大樹率兵一百行。急圍家火之。忽有一白狗大如馬。出自烈焰中。大吼跳梁。衆皆辟易。大樹拔刀獨進。一揮斃之。即小麻呂也。書紀



物部連目。　雄略天皇朝。伊勢有朝日郎者。資性暴勇。自恃善射為民害。天皇命菟代宿禰與目連討之。郎逆戰於青墓。氣甚壯。菟代衆縮不敢進。相持兩日。目連獨執大刀奮進當之。筑紫物部大斧手。持楯幷進。郎遙射中大斧手。徹楯及重甲。鏃入身寸許。而仍以楯翳目連。不退。目連輙進。禽郎斬之。　書紀



水江浦島子。丹波餘社郡（後置丹後 餘社屬之）管川人也。　雄略帝廿二年七月。釣于海得大龜。化為美女。浦島子悅以為婦。遂俱入海到蓬萊。備極仙家之樂。久之生慕梓之念。女知其情不敢抑留。臨別以玉匣貽之。封緘甚牢。再三誡曰。若欲再相見。愼勿啓視焉。浦島子上船。俄頃至澄江浦。訪其舊里。則邑閭変遷。無相識。彷徨之際。會見濯衣老嫗。因問己新故。嫗曰不知也。吾年一百七歲。古老相傳曰。往昔是地有浦島子。釣于海。一旦乘舟去。終不歸矣。浦島子惘然自失。乃試開玉匣。有紫雲起於匣中。俄而顏容衰萎。為老翁。浦島子恍惚弥日。後鍊形頤神。棲息巖阿。不知所終。　書紀、續紀、浦島子傳



前賢故實　卷之一　廿七　雲水無盡庵藏梓

大伴連室屋。為大連奉雄畧帝遺詔。与東漢掬直。日夜小心勵己以弼大政。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平安。先是星川皇子心懐悖逆。及帝崩。隨母夫人之謀。遂取大藏官鑰。閉外門。擅費官物。室屋謂掬直曰。奉先帝遺詔。而事及于臣等之罪也。乃奉太子。發軍士圍大藏官。放火燔之。皇子衆潰。即同其母夫人甕於火中。於是室屋奉璽於太子。是為清寧天皇。古事記、書紀、扶桑畧記



前賢故實　卷之一　廿八　雲水無盡庵藏梓

來目部小楯。清寧天皇朝為播磨司。宴赤石郡縮見屯倉首家。夜有二人秉燭。皆温良恭儉。有君子風。小楯異之。試令唱歌。因知為億計弘計二王。於是蹶然離席。再拜稽首曰。不知皇胤潛于此。小臣大不敬。罪當萬死。為急發郡民造宮處之。詣京師以聞。天皇甚驚喜曰。朕憂無子。今蒙天眷賜二兒也。使小楯持節發左右舍人。迎二王於播磨。二王則市邊押磐皇子之子。仁賢億計顯宗弘計二帝也。顯宗帝即位。賞小楯功。拜山官。賜姓山部連氏。書紀



大伴連金村。歷事五朝。武烈帝爲太子時。大臣平群真鳥。擅弄朝權。逆威日熾。太子謂。天下殆將亂。非希世之雄。不能濟爲安之者。其在金村乎。即與金村。密定謀討之。金村率兵。圍真鳥家。火之所擕雲靡。真鳥計窮矢盡。爲衆兵所殺。金村平賊。立太子即位。是日金村爲大連。　書紀



物部連麁鹿火。宮大連。繼體天皇二十一年。遣近江毛野。率兵往新羅。令復侵地於任那。筑紫國造磐井叛。竊與新羅通謀。拒毛野。於是別以麁鹿火爲大將軍。詔曰。長門以東朕自制之。筑紫以西委卿制之。便宜從事勿煩頻奏。麁鹿火奉命。擊破磐井。筑紫平定。宣化天皇元年薨。　書紀

天慶日本紀竟宴歌

小野好古

[illegible]



大伴連狹手彥。　宣化帝二年。新羅寇任那。狹手彥父金村承詔。遣狹手彥及其兄磐。援任那。磐留筑紫。統其國政。以備三韓。狹手彥往任那。且救百濟。軍艦將發肥前。其妾佐用嬪。惜別登高山。瞻望其舩。不堪悲哀。脫領巾麾之。見者爲流涕焉。　欽明帝廿三年。狹手彥爲大將軍。率兵數萬伐高麗。連勝至高麗都城。其王窘窮。踰墻而逃。

書紀　風土記

三島王後追和松浦佐用嬪歌一首

於登甫吉岐目尓波伊麻太見受佐容比賣我必札布理伎等敷吉民萬通良楊満。

萬葉



膳臣巴提便。　欽明天皇六年春。奉使。攜妻子。到百濟。至冬雨還。巴提便在百濟。一夜風雪。忽失其幼兒。搜索不得。爲戶外有血痕及虎跡。於是循跡而至虎穴。白額張口來噬。氣勢搖撑。巴提便奮怒。直前伸左手。扼其舌根。右手執刀。急刺斃之。乃剝其皮。持歸以獻。

書紀

天慶日本紀竟宴歌

藤原忠房

[illegible]



調吉士伊企儺。天資勇烈。　欽明帝朝。新羅有罪。伊企儺副男麻呂伐之。我軍不利。伊企儺為新羅所擒。誘降百方不從。乃拔刀脅之曰。汝言日本之將餤我臗脽則活。否則戮。伊企儺大呼曰。新羅王餤我臗脽。竟不屈而死。其子抱父屍同死。妻大葉子在虜中。作歌悲痛之。聞者皆為垂涕。　朝廷賞其父子忠孝。永免三族課役。書紀

伊企儺其妻大葉子並見禽。伊企難所殺。後大葉子悵然而作歌曰。

柯羅俱儞能。基能陪儞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例甫羅須母。耶魔等陛武岐底。書紀



物部連尾輿。欽明帝即位。為大連。　帝將伐新羅。問用兵多寡。尾輿奏曰。獨有金村事。新羅懼而警備。今不可輕伐。請待時而發焉。　帝從之。十三年。百濟獻金銅釋迦仏像。　帝問群臣曰。朕當拜佛否。大臣蘇我稻目勸帝拜之。尾輿與鎌子俱奏曰。　朝廷素以禮祭天地社稷及百八十神。今又拜蕃神。則恐起國神之怒。　制可。乃賜佛像于稻目。書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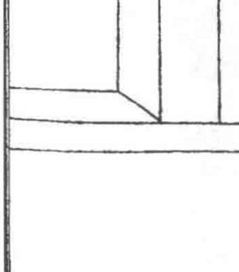


王辰爾。船史祖也。敏達天皇即位。憫前朝所來高麗使人久掩留。遣群臣撿錄其貢物。令諸史讀其表疏。三日猶不能解意。王辰爾一閲獻其譯文。天皇大賞讃曰。非汝才學誰復能之。自今宜侍左右。備顧問焉。辰爾因倍力學。後高麗上表。書于烏羽。辰尔乃蒸羽。待墨濕以帛押之以讀。朝廷異之。 書紀

藤原博文

天慶六年日本紀竟宴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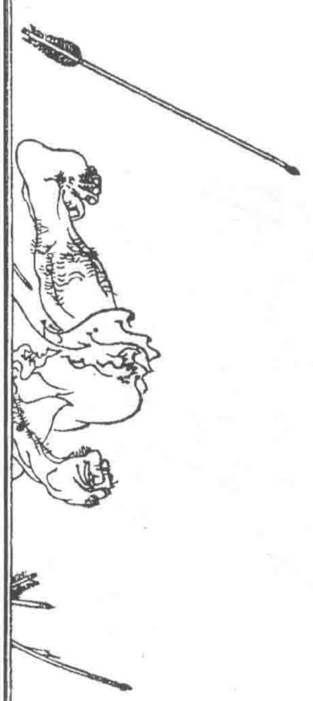
三輪君逆。敏達帝寵臣。悉委内外事。帝崩。起殯宮於廣瀬。皇弟穴穗部隱謀不軌。又欲烝炊屋姫皇后。將入殯宮。逆知之。令衛士鎖宮門。皇弟曰何人在此。衛兵答曰三輪君逆在焉。皇弟呼開門者七。逆竟不肯焉。皇弟深懷憤之。後遂發兵圍其宅。逆遁三諸岳。後又隱後宮。白堤。横山告之。穴穗部終殺逆及其家人。 書紀



物部弓削連守屋。為大連。性剛直。博通群書。敏達帝十三年。大臣蘇我馬子得佛像二軀於百濟。造殿安置。浮屠之教。自是稍弘。十四年諸國大疫。久而愈熾。死者甚多。於是守屋奏請。悉焚毀佛寺。舉金石仏像。投諸難波江中。用明帝二年　上病。羣臣議禱于佛。守屋勝海二人同諫曰。何有舍國神。而敬事外蕃之神乎。不可。遂容緇徒於宮中。帝崩矣。守屋欲立皇族。而馬子弑之。遂搆兵相攻。馬子素以好佛。故與皇子廐戸善。二人合謀討守屋。守屋敗死。本邦古典籍。於是散亡殆盡。書紀



捕鳥部萬。物部守屋臣也。在難波聞主家難。單騎夜馳到河內。馬子遣兵索之。萬入深篁。射衆。恐有伏。不敢進。叢射之。飛矢如雨。萬揮刀捍之。大呼奮擊。殺三十餘人。以刀三截其弓。屈其刀。投之河。別把刀自刎而死。萬家所畜白狗。銜其首。至有真名。香　跪古冢。埋畢。而自斃於其側。書紀





廐戸皇子。用明天皇第二子。母后巡遊禁中。至馬官戸前。不勞苦而產之。生而能言。及壯一時昇聞十訴。無少失其情。博學好佛。嘗作憲法十七條。以示天下。推古天皇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十九年薨於斑鳩宮。百姓如喪考妣。哭泣之聲滿路。世稱之聖德太子。　書紀

出遊竹原井路頭見屍

家有者。妹之手將纏。草枕。客爾臥有。此旅人何怜。



上毛野君形名妻。舒明天皇九年。蝦夷叛。形名為將討平之。初形名軍敗。退保其壘。夷賊圍之甚急。衆多潰散。形名不知所為。將踰墻而遁。其妻諫止之。乃強斟醪醉形名。而自佩夫之劍。張弓使十婢齊鳴弦。以助兵勢。夷賊以為壘中多兵。不敢近攻。時撒卒亦聚。因擊大破之。遂撫綏東陲。　書紀



秦造河勝。山城葛野郡人。推古天皇十一年。聖德太子尊崇佛像。欲令群卿拜之。河勝進受其儀。造蜂岡寺以置佛像。

皇極天皇三年。東國不盡河上有大生部多者。養異蟲誑惑鄉民。曰此常世神也。巫覡詭神語曰。祭之者。貧致富。老還少。民爭捨資財。廢產業祈之。河勝惡妄惑士民。捕而笞之。巫覡等恐而止。時人作歌稱之。書紀





河勝笞大生部多時人作歌曰　書紀

津守連吉祥。位大山下。齊明帝五年。爲遣唐副使。海中遭風。漂蕩數日。得至餘姚。乃由陸路而進。至越州府。時高宗在東京。遂乘驛入東京。吉祥乃率所送蝦夷而朝。高宗問曰。本國天皇平安不。對曰天地合德。自得平安。又問國內平安。對曰治講天地。萬民無事。又問執事卿等揔哉。曰天皇慈仁。群臣亦得無恙。又問蝦夷地方風俗。吉祥敷陳詳悉。高宗善之。續紀、日本史



前賢故實　卷之一　四十三

前賢故實卷第一

前賢故實卷第二

人名目次

天智天皇朝一名
藤原鎌足
近江朝五名
大野果安　田邊小隅
智尊　壹伎韓國
盧井鯨　村國男依
天武天皇朝三名
石上麻呂
大神高市麻呂
持統天皇朝一名
葛野王
文武天皇朝二名
粟田真人　柿本人麻呂

元明天皇朝四名
倭果安　奈良許知麻呂
太安麻呂　巨勢麻呂
元正天皇朝九名
道首名　舎人親王
美濃抵夫　大部三孝兒
大伴旅人　藤原不比等
藤原武智麻呂　藤原房前
藤原麻呂
聖武天皇朝五名
藤原宇合　大野東人
藤原廣嗣　橘諸兄
大倭長岡
孝謙天皇朝七名
吉備真備　阿倍仲麻呂
石川年足　藤原清河
淡海三船　藤原豐成
川部酒麻呂
廢帝朝二名
藤原真楯　文室淨三
高野天皇朝三名
藤原藏下麻呂　大中臣清麻呂
藤原永手
光仁天皇朝九名
和氣清麻呂　坂上苅田麻呂
藤原百川　大伴駿河麻呂
石上宅嗣　菅原古人
藤原是公　綱引金村
矢田部黒麻呂
桓武天皇朝三名
良峰安世　藤原繼繩
藤原葛野麻呂

平城天皇朝二名
藤原内麻呂　安倍兄雄

前賢故實卷第二

江戶　容齋　菊池武保輯著

長崎侍醫　良仙　手塚光照

門人　杉村　長谷部惟正

北郊　西村　方大　仝校

駿府　平岸　天野　眞暎

藤原連鎌足。初名中臣鎌子。　皇極天皇朝。蘇我蝦夷與其子入鹿弄朝權。驕暴日甚。鎌足以謂。蘇我惡逆。天人所不容。欲圖誅之。稱疾隱三島。時皇弟輕亦有意除惡。出寵妃餐鎌足。密議計策。鎌足又見皇子中大兄天智天皇於打毬場。遂得親近。與合其謀。會三韓使者至。入鹿入侍大極殿。於是皇子自率衛兵鎮宮門。鎌足持弓矢從之。皇子促佐伯子麻呂共進斫入鹿。稚犬養網田遂刺殺之。而巨勢德太古兵討蝦夷。蝦夷自殺。帝詔讓位於皇弟。是爲　孝德天皇。天皇賞鎌足功。授大錦冠。以爲內臣。　天智天皇即位二年。鎌足病。帝親臨問。賜姓藤原氏。授大織冠與大臣位。尋而薨。年五十六。書紀

玉匣將見圓山乃挾名葛
佐不寐者遂尓有勝麻之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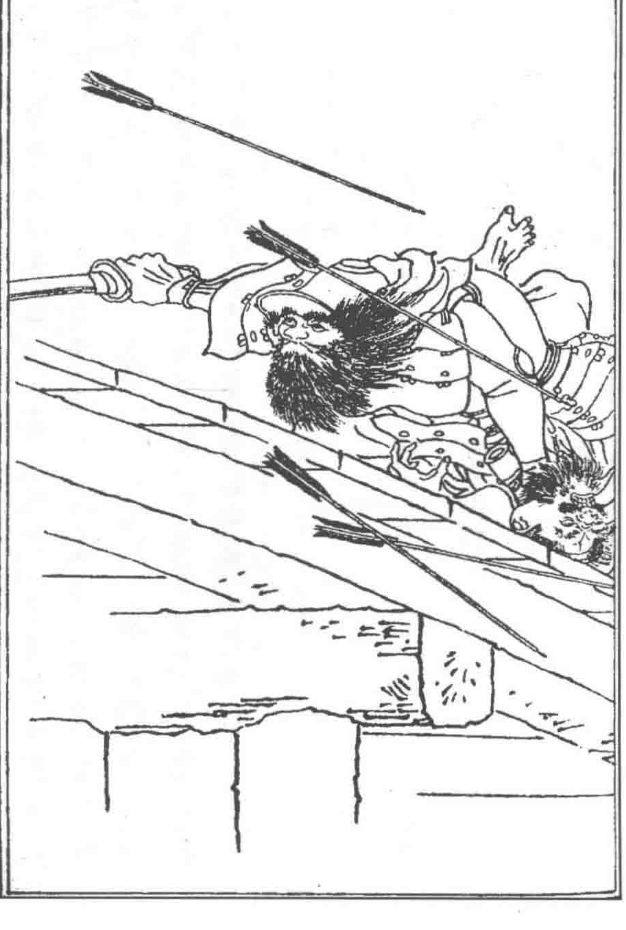


大野君果安。田邊史小隅。俱　帝大友將也。壬申歲。吉野皇太弟兵起。其將大伴吹負陣乃樂山。果安討大破之。吹負僅得脫身。果安追北至八口。登丘遠望。察有伏斂軍。小隅夜半銜枚卷幟。踰處深山。襲破田中足麻呂所守倉歷營。足麻呂竊僞唱暗號遁去。小隅又進襲莿萩野營。不利而還。





智尊。帝大友患衆出瀬田橋西。旌旗蔽天。氣勢甚鋭。智尊為先鋒。撤橋板三丈。萬弩亂發。是以敵無敢進者。東軍将大分稚臣。揮大刀疾進。守兵驚散。智尊大怒。抜刀斬退者。而不能止。我軍大潰。智尊獨留奮戦。終死于橋上。帝以少[illegible]間浔脱去。書紀





壹伎史韓國事。近江朝為方面将。皇弟将坂本財等。次于平石野。取高安城。韓國率兵進。自丹比大津両道。財出高安城。渡衞我河。韓國逆戦于河西。大破之。財不能距。逃至懼坂。時來目鹽籠。密通謀于不破軍。韓國知之。将斬鹽籠。ゝ自死。而敵計不行。吉野将吹負引軍而到當麻。韓國追尾。又戦葦池側。不利。後又起軍于大阪。書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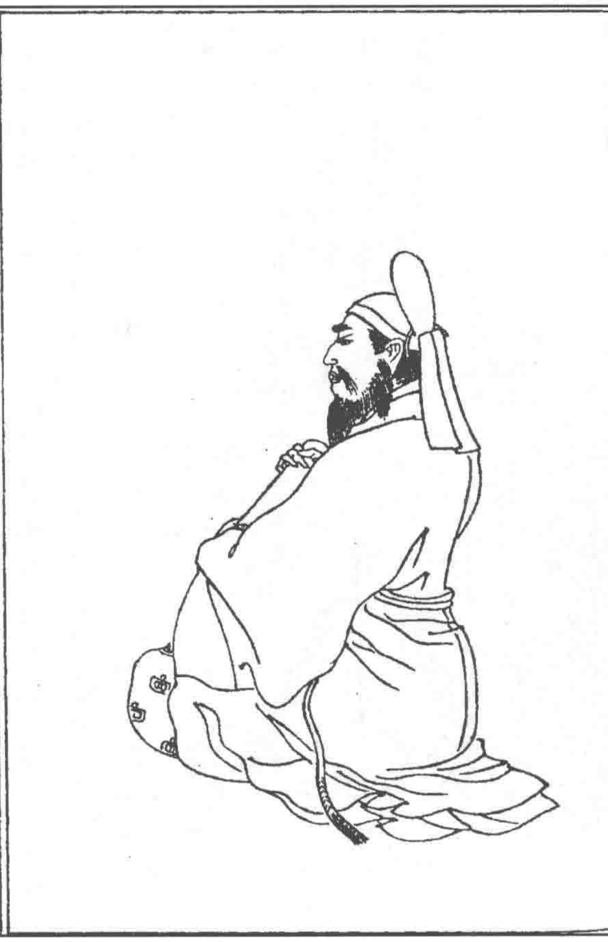


盧井造鯨。壬申春三月。吉野皇太弟將吹負。分軍為三。自在中軍指揮焉。近江將犬養連五十君。進自中道。鯨率敢死之卒二百。横衝吹負營。勢甚猛。敵軍披靡。無敢當者。時有大井寺奴德麻呂者。為敵先鋒。捍射焉。鯨不能進。高市麻呂亦斷其軍後。於是。鯨軍終潰散。鯨乘白馬走。馬逸墮泥田。鯨素善騎。乃加一鞭。急躍而出。衝圍脫去。　書紀





石上朝臣麻呂。本姓物部。大連目之後。衛部守麻呂之子也。壬申之亂。帝大友敗走。大臣以下皆潰散。獨麻呂從。天武帝踐祚。賞其節。授大乙上。持統帝時進直廣壹。文武帝時為筑紫總領。尋進中納言。大寶二年。正三位大納言兼太宰帥。大宰帥此為其始。和銅元年。歷右大臣。進正二位左大臣。養老元年薨。帝為之廢朝。弔賻贈從一位。百姓追慕。無不痛惜。　書紀



村國連男依。吉野皇太弟兕將。壬申之役。同諸將率兵數萬。發自不破入近江與帝大友戰。斬其將境部連藥于息長橫河。斬秦友足於鳥籠山。又戰安川濱大破敵。擒大口千島。進自瀨田至粟津。斬犬養盬手二將。功冠諸將。皇太弟即位。天武天皇封百二十戶。賜功田十町。五年卒。贈外小紫。書紀





大神朝臣高市麻呂。其先出自素盞嗚尊。大國主六世孫也。父曰利金。位大華上。壬申之亂。大伴吹負在倭。招集豪傑。高市麻呂應爲將。兵大破帝大友軍於箸陵。斷廬井鯨軍後。鯨敗走。事平。至中納言直大貳。持統帝六年。將幸伊勢。高市麻呂上表切諫。帝不聽。遂定留守官。即上位冠於朝。再諫曰。方今車駕遠幸。有害農務。帝終不納。於是辭官而退。世人尊之。稱曰神納言。書紀



従駕應詔

臥病已白鬢。意謂入黄塵。不期逐恩詔。従駕上林春。松巖鳴泉落。竹浦笑花新。臣是先進輩。濫陪後車賓。

懐風藻



葛野王。器範宏邈。風鑑秀遠。材稱棟幹。少而好學。博渉經史。頗能屬文。又善書畫。位浄大肆。拜治部卿。及高市皇子薨。持統帝會百官。議立儲貳。群臣各挾其私。衆議紛紜。葛野王進曰。我國家神代以降。子孫相承以襲天位。今有先帝太子草壁之子。豈以庶子兄弟可間。嫡長孫乎。弓削皇子欲有言。王叱之乃止。於是聖嗣遂決矣。特授正四位下拜式部卿。慶雲二年十二月卒。年四十六。續紀

遊龍門山

命駕遊山水。長忘冠冕情。安得王喬道。控鶴入蓬瀛。

懐風藻



粟田朝臣眞人　文武天皇慶雲元年七月。還自唐。眞人初適唐。至楚州鹽城縣。聞華唐稱周。驚異焉。是時唐武曌篡位改國曰周人曰。我聞日本國四民豊樂。敦尚禮義。今視使人儀容高潔。君子國名。果不虚矣。既見武曌。武曌宴之麟徳殿。眞人素好學能屬文。冠進徳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威儀如神。見者莫不嘆美焉。二年中納言正三位。養老三年薨。續紀



柿本朝臣人麻呂。其先出自天足彦國押人命。仕持統文武二朝。未詳官位履歷。妙作歌。世稱歌聖。高振神妙之思。獨歩古今之間。與新田部高市諸皇子遊。陪駕經吉野富嶽筑紫諸國。凡其所經過。無不作歌。其詞至今多傳于世。晩居石見而没云。

姓氏錄　日本史　万葉　古今序

持統天皇幸吉野之日詠長歌幷短歌

八隅知之。吾大王之。所聞食。天下尓。國者思毛。澤雖有。山川之。清河内跡。御心乎。吉野之國乃。花散相。秋津乃野邊尓。宮柱。太敷座波。百礒城乃。大宮人者。船並氏。旦川渡。舟競。夕河渡。此川乃。絶事奈久。此山乃。弥高良之。珠水激瀧之宮子波。見禮跡不飽可聞

反歌

雖見飽奴。吉野乃河之常滑乃。絶事無久。復還見牟。



倭忌寸果安。奈良許知麻呂二人並大和人。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凡人有飢病者。自齎私糧。巡視看養。備盡心力。登美箭田二郷百姓。感其恩義。敬愛如父母。許知麻呂嘗遭後母之讒。不得入父家。絶無怨色。奉養彌篤。和銅七年。旌二人孝義。復至終身。果安妻信紗氏。事舅姑孝順。夫已之後。自提攜其子及妾子總八兒。撫鞠如一。郷里為之感動。

續紀

信紗ハ民直果安ノ妻ニテ倭果安ノ妻トスルハ誤ナリ且ツ信紗ハ其名ニシテ姓ニアラズ



太朝臣安万侶。奉勅撰古事記。初天武帝。病諸家所藏載籍。頗雜虚偽。往々失其眞。時有稗田阿禮。年二十八。博聞強識。多諳國朝舊事。因命録其所記。將以修帝紀。既而天武帝登遐。持統文武朝。其舉未果。至是元明帝欲繼成其志。安万侶奉勅。據阿禮所傳。上自開闢。下至小墾田朝。録爲三巻以上焉。靈龜初進從四位下。爲氏長。養老七年七月卒。古事記



巨勢朝臣麻呂。慶雲中民部卿。和銅初左大辨。在官公平。授正四位下。陸奥越後蝦夷等。侵擾邊陲。徴發遠江駿河等七國兵。以麻呂爲陸奥鎭東將軍。賜節刀。與佐伯石湯。紀諸人。出自兩道討之。賊平。六年進從三位。靈龜元年拜中納言。奏建出羽國。已經數年。土地膏腴。田野廣衍。然人民稀少。狄徒未馴。請徙近國民以實之。綏撫狄徒。兼保地利。從之。養老元年薨。續紀



道君首名。少通律令。習吏職。任筑後守屬肥後事。勸勵生業。教督耕種。至植菜果養雞豚曲盡事宜。時躬按行。有不遵者。輒譴責之。其初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悅服焉。又興築陂池以廣灌溉。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其所創。至今賴其利故言吏事者。咸以稱首名。養老二年。進正五位下卒。百姓立祠祀之。　續紀

望苑商氣豔。鳳池秋水清。晚燕吟風還。新雁拂露驚。昔聞濠梁論。今辨遊魚情。芳筵此僚友。追節結雅聲。　懷風藻



舍人親王。　天武帝第三子。清原氏祖也。性聰敏能文。　元正帝朝叙一品。與新田部親王奉　詔輔翼　太子。又奉　勅撰書紀三十卷。　聖武帝即位。益封五百戶。天平七年十一月薨。朝廷遣從三位鈴鹿王等。監護喪事。其儀準大臣。又遣中納言多治比縣守等。就第宣　詔贈太政大臣。　廢帝即位。追尊曰崇道盡敬皇帝。　續紀



美濃樵夫。當耆郡人。事親至孝。家貧無財。鬻薪供養。其父嗜酒。樵夫常提瓠過市賖酒以進。一日伐薪于山中。践石誤顛墜。覺傍有酒氣。心怪之。忽見石間有飛瀑。色似酒。試嘗之。則馨烈甘美。樵夫大喜。汲而供父。靈龜三年九月。　元正天皇幸美濃。車駕過當耆郡。觀醴泉以為孝感之所致。名泉為養老之瀑。因改元養老。授樵夫官。家遂富饒。愈益盡孝養。　續紀　著聞　十訓



丈部三孝兒。　元正天皇養老四年。漆部司令史從八位上丈部石勝。有罪當流竄。其三兒祖丸年十二。安頭丸年九。乙丸年七。俱詣闕。伏請三人為官奴贖父罪。　帝感其孝志。特命釋石勝。　續紀





大伴宿禰旅人。贈從二位安麻呂長子也。和銅三年。隼人蝦夷入朝。旅人與佐伯石湯。穗積老。小野馬養。率騎兵守衛京城。七年。為從四位下左將軍。養老四年。太宰府隼人反。殺大隅守陽侯史麻呂。以旅人為持節大將軍。西征討平之。後又討虜有功。敘從三位。賜帶刀資人四人。天平二年。進大納言。三年。敘從二位。尋薨。旅人有文藻善歌。性愛酒。作讃酒歌十餘首。續紀

讃酒歌十三首のうち五首

酒の名を。聖とおほせし。いにしへの。大きひじりの。言のよろしさ。

いにしへの。七のさかしき。人どもも。ほりせしものは。酒にしあるらし。

なかなかに。人とあらずは。酒壺に。なりにてしかも。酒にしみなむ。

價なき。たからといふとも。一坏の。にごれる酒に。あにまさめやも。

さかしみと。物いふよりは。酒のみて。醉泣するし。まさりけるらし。



藤原朝臣不比等。内大臣鎌足第二子。性謙恭好學。繼父輔佐天子。白鳳十三年。始賜朝臣姓。大寶元年。奉勅與刑部親王。下毛野古麻呂等。撰定律令。頒諸天下。元正帝寵礼優渥。委以政事。累官至右大臣正二位。養老四年薨。帝深惜之。廢朝弔賻。禮異群臣。贈太政大臣。追封淡海公。謚文忠。先是藤原氏未置氏長者。至不比等始命為之。有四子。正二位左大臣武智麻呂。称南家。第二子正三位參議民部卿房前。稱北家。第三子正三位參議式部卿太宰帥宇合。称式家。第四子從三位兵部卿左京大夫麻呂。稱京家。後世藤原氏苗裔。皆出此四家也。續紀

春日侍宴應詔

淑氣光天下。薰風扇海濱。春日歡春鳥。蘭生折蘭人。鹽梅道尚故。文酒事猶新。隱逸去幽藪。沒賢陪紫宸。

懷風藻



藤原武智麻侶（ムチマロ）

遊吉野川作　藤原朝臣麻呂

友非干祿友。賓是滄霞賓。縱歌臨水智。長嘯樂山仁。梁前拍吟古。峽上簧聲新。琴樽猶未極。明月照河濱。

懷風藻



侍宴　藤原房前（フサヽキ）

聖教越千禩。英聲滿九垠。無爲自無事。垂拱勿勞塵。斜暉照蘭麗。和風扇物新。花樹开一嶺。絲柳飄三春。錯繆殷湯網。繽紛周池蘋。栖鳥逐南浦。肆遊樂東濱。

懷風藻



藤原朝臣宇合（ウマカヒ）。正三位參議式部卿太宰帥。贈太政大臣淡海公第三子。器宇宏深。博涉墳典。又練達武事。而翰墨之美。爲當時所宗。神龜元年蝦夷叛殺大掾佐伯兒屋麻呂（サヘキノコヤマロ）。詔以宇合爲持節大將軍。高橋安麻呂（タカハシノヤスマロ）爲之副。發兵三萬。討平之。振旅入京師。帝遣内舍人（ウトネリ）。迎犒近江賞功。天平九年病疫薨。續紀

玉藻苅。奥敝波不榜。敷妙之。枕之邊。忘可禰津藻。
万葉集



大野朝臣東人。大野君果安子也。為從四位下勲四等陸奥鎮守將軍兼按察使。神龜元年。建議擇要地。築多賀城以防遏蝦夷。後與兵部卿藤原麻呂。率諸國兵。擊蝦夷。悉降之。東人之計居多。天平元年奏曰。陸奥鎮兵。有功者頗衆。請賜官位其人。以勵其後。即　勅授位二級者三十人。一級者七十四人。給常布者九十六人。十三年遷從三位。十四年薨。
續紀



藤原朝臣廣嗣。式部卿宇合長子。姿貌魁偉。頭上肉角數寸。博覽典籍。兼通佛教。武藝絶倫。練習兵法。其餘天文陰陽音樂之類。靡弗精究。天平中為太宰少貳。時僧玄昉。被寵為僧正。居內道場。屡稱詭法。近侍　藤原皇后。頗有醜聲。廣嗣請斥之。帝不納。廣嗣赴任。其妻留居京邸。素有姿色。玄昉欲姦之。妻告之宰府。廣嗣大怒。上表陳政事得失天地災異。請除玄昉及真備。表入不省。廣嗣因舉兵。朝廷命將討之。廣嗣騎臨陣手曰。敢問　勅使為誰。官軍答曰衛門督佐伯大夫式部少輔安部大夫。於是廣嗣下馬再拜曰。小臣豈敢拒　朝命。但欲除　君側之惡耳。曰然則何故發兵。廣嗣不答。騎其所畜千里馬。驅而入海。後玄昉死于配所。世謂廣嗣為祟。真備亦被謫。至筑紫祭廣嗣墓。遂立祠。請號鏡宮。
續紀



橘朝臣諸兄。左大臣正一位。　敏達天皇六世孫。初稱葛城王。忠亮無私。為宗室表望。一時耆德。　聖武天皇天平八年　上表曰。和銅元年十一月廿一日。供奉大嘗。二十五日御宴。
帝賜泛杯之橘子曰。橘者果子之長上。其葉凌霜雪繁茂。經寒暑不凋。安以命汝姓矣。而至于今仍沿其舊称。是臣所以甚恐也。今願改賜橘姓。則千葉相傳。萬歲無窮。乃　詔賜橘宿禰姓。　製御歌祝之。　孝謙帝天平勝寶二歲。賜朝臣姓。八歲致仕。先是為人所譖。　帝不信。而諸兄感銘。遂乞骸骨尋薨。世稱井手大臣。續紀





大倭宿禰長岡。大和國造。神知津彥命之後也。父曰五百足。長岡少好刑名之學。兼能文。靈龜中入唐。請益多所發明。當時言法令者。就質之。後嗣父為大和國造。養老中。藤原史重撰律令。長岡與焉。刪定二十四條。賜功田四町。為左京太夫。以老辭職。神護景雲二年賀正。　詔特侍殿上。鬢髮不脫。進退有儀。　帝問曰。卿年幾。長岡曰。犬馬齡方八十。
帝嘉嘆者久之。乃進正四位下。明年卒。續紀





吉備朝臣眞備。右衞士少尉下道國勝子也。靈龜二年。適唐留學。通經史。天平七年歸。獻唐禮大衍曆及樂書弓箭。朝廷賞之。任大學助。命爲東宮師。賜姓吉備朝臣。歷中納言。進右大臣正二位。討惠美押勝有功爲。寶龜六年薨。年八十三。續紀



阿倍朝臣仲麻呂。中務大輔船守之子也。性聰慧好學。靈龜二年。從遣唐使西遊。爲留學生。唐玄宗愛其才學。遇之非。是更名曰朝衡。遂仕於唐。官至秘書監。歷左補闕。天平勝寶五年。欲從大使清河東歸。王維儲光羲包佶等有詩贈爲衡。亦賦詩留別。至今傳誦。進至明州。將上舟。仰望海天。以國言作三笠山月歌。肄以漢語示之。衆爲感泣。既而泛海。遇颶風。漂泊安南。或傳衡沒于海。李白作詩哭之。不幾衡自安南復適唐。肅宗喜其無恙。授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寶龜元年卒。年七十。代宗贈潞州大都督。

旧本今昔　新唐書日本傳　唐詩品彙　王維集



仲麻呂留別詩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又一首　文苑英華及唐詩紀　又載全唐詩

石川朝臣年足。大紫蘇我臣牟羅志曾孫。從三位石足之長子也。性廉直習於治體。起家補少判事。頻歷外任。天平七年授從五位下。任出雲守。視事數年。百姓安焉。　聖武帝善之。賜絁布并稻。勝寶五年授從三位。累遷至御史大夫正三位。兼文部卿。神祇伯。公務之餘暇。唯書是悅。作別式二十卷。各以其政繫於本司。寶字六年薨。年七十五。續紀



藤原朝臣清河。民部卿房前第四子也。天平勝寶元年拜參議。二年為遣唐大使。四年授節刀赴唐。至長安見玄宗。玄宗嘆曰。聞彼國有賢君。今觀使者。趨揖有異。宜改其號為禮儀君子國。命阿倍仲麻呂。導清河等。視府庫及三教殿。又命圖清河像藏殿中。及歸　玄宗製詩送之。是時仲麻呂亦請歸。玄宗許之。同船而發。逢風漂泊安南。至驩州。所部士。多為土人所害。復至長安。遂留仕唐。改名河清。累進為特進祕書監。遂沒于唐。訃聞。　朝廷贈從二位。續紀、新唐書、品景、全唐詩

玄宗詩曰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我懷義遠。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飈。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赴唐之日觀梅花作歌

春日野尓。伊豆久三諸乃梅花榮而在待。還來麻泥。



淡海真人三船。初御船王。帝大友之曾孫。池邊王之子也。文武兼資。有帝之遺風。博覽多識。通經史。歷仕近江介。大判事。大學頭。文章博士。為正四位下刑部卿。孝謙帝朝奉勅作追謚自神武帝至聖武帝。皆其所選定也。又討惠美押勝有軍功。桓武帝延曆四年卒。年六十四。續後紀、釋日本紀、

聽讀維摩經

演化方丈室。談玄不二門。已觀心有種。旋覺理無言。地似毗耶域。人疑妙徳尊。誰知從此會。頓入總持園。

經國集



藤原朝臣豐成。右大臣武智麻呂長子也。天平勝寶元年拜右大臣。及太子廢。豐成欲立鹽燒王。豐成弟仲麻呂不從。遂立大炊王。自為内相。勢傾天下。豐成天資寛厚。不善仲麻呂擅權。故仲麻呂譖之。黜右大臣。左降太宰員外帥。豐成稱疾不赴。迨仲麻呂伏誅。復官。賜帶刀四十人。授從一位。豐成不自安。上表辭祿曰。臣等累世之相門。久叨榮寵。而無消埃之報。負熏實深。況臣不幸。既為凶徒之族。以何面目冒昧殊恩。伏願奉還先朝所賜功封。少塞天下之譏。許之。神護元年薨。年六十二。稱横佩大臣。續紀





川部酒麻呂。肥前國松浦郡人也。天平勝寶四歲為入唐使第四舩舵師。歸朝之日。海中風順。而猛烈殊常。舩飛如激矢。忽舩尾誤失火。須臾煙焰遊漲。勢不可近。闔舩狼唄。罔叫不知所為。時酒麻呂在舩頭。走來急轉柁。火乃倚出。其衣服雖燒焦。猶手把柁凝然不動。因遂得撲滅。以功補本郡員外主帳。授五位。斯日無酒麻呂。則一舩人貨各子遺也。續紀



藤原朝臣真楯。度量宏深。有公輔之器。在官公廉。慮不及私。聖武帝寵遇甚渥。從兄仲麻呂心害其能。真楯悟之。稱疾家居。頗翫典籍。久之出為大和守。累進正三位大納言兼式部卿。薨年五十二。賜以大臣之禮葬之。續紀

梅歌二首

妹家尓開有梅之何時毛何時毛將成時尓事者將定。

妹家爾開有花之梅花實之成尓者左右將爲。

万葉



文室真人淨三。初為諸王名智努。養老初從四位天平中木工頭領造宮卿。　帝幸城北苑。賞營劍之勞賜宴。寶字初拜參議。　詔求直言。淨三所奏蒙許之。進至御史大夫從二位。寶字八年致仕。　廢帝詔曰。卿一昨拜朝歸家。乃知年滿懸車依禮致仕。竊思此事。憂喜交懷。一喜功遂身退。能守善道一憂氣衰力弱。返就田家。古人云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卿之謂也。丹懇難違。依所請。仍賜几杖幷新錢。　孝謙上皇崩儲位未定。吉備真備等欲立淨三。淨三固拒而免。寶龜元年薨。遺教薄葬。不受鼓吹。續紀



藤原朝臣藏下麻呂。式部卿馬養第九子。寶字八年九月。惠美押勝反逆。盜太政官印。將入近江起兵。與其子朝獦真光等走自宇治。山城守日下部子麻呂。衛門少尉佐伯伊多智取道田原燒勢多橋。押勝失色。即走高島郡。伊多智馳到越前。斬守辛加知。押勝未之知。僭立鹽燒王稱帝。朝獦以下皆為三品。而遣精兵攻愛發關。授刀物部廣成等拒而却之。押勝乘船向鹽津。遭逆風。取山道到愛發。伊多智拒之。押勝轉到三尾崎。佐伯三野大野真本等逆戰。從午到申。時大將軍藏下麻呂適到。真光見之逃。三野等乘之。殺傷頗多。押勝力窮。棄船而去。藏下麻呂軍水陸並進。逆徒潰散。押勝與妻子漂江。軍士石村石楯獲而斬之。妻子餘黨數百人一時伏誅。藏下麻呂凱旋。以功授從五位上。伊多智石楯等亦進位有差。藏下麻呂累進至參議從三位勳二等。寶龜六年薨。年四十二。續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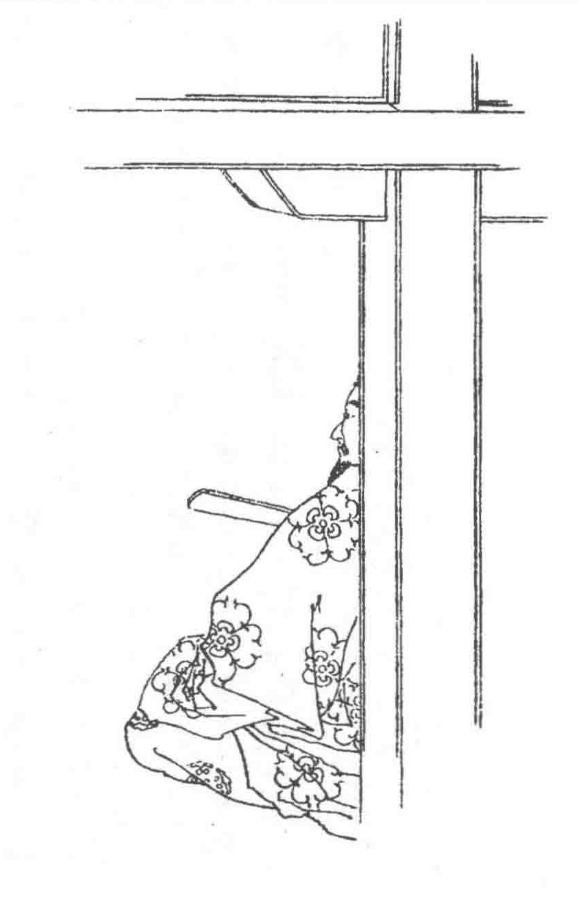


大中臣朝臣清麻呂。本姓中臣。神護元年。供奉大嘗。詔曰。神祇伯中臣清麻呂。其心如名。清慎勤恪。久奉神祇。朕有嘉焉。特授從三位。拜中納言。再任神祇伯。賜姓大中臣。歴大納言東宮傅。拜右大臣從二位。　車駕幸其第。授正二位。清麻呂以衰老。上表辭職。　優詔不許。又固請許之。特賜以几杖。清麻呂歴事　數朝。儀國典。無所不諳練。延暦七年薨。年八十七。續紀

安麻久毋爾。可里曾奈久奈流多加麻刀能。波疑乃之多婆波。毛美知安倍牟可聞。　万葉



藤原朝臣永手。贈太政大臣房前第二子也。母正三位牟漏王。永手起自相門。神護二年拜右大臣從一位。後二年轉左大臣。寶龜元年。　高野天皇不豫。時僧道鏡寵遇隆渥。勢焰薫灼。陰蓄覬覦之心。於是。永手決策逐竄道鏡。社稷賴以安焉。二年二月薨。年五十八。　帝甚痛惜之。　詔遣正三位中納言兼中務卿文室真人大市。⧄正三位員外中納言兼宮内卿右京大夫石川朝臣豊成弔賻之。贈太政大臣。續紀



和氣朝臣清麻呂。從三位行民部卿兼造宮大夫美作備前國造。爲人抗直忠毅。　高野帝殊寵僧道鏡。太宰府神官阿曾麻呂託　神勅。上言曰。禪位道鏡。天下太平。　帝乃令清麻呂奉幣　宇佐廟。道鏡見清麻呂。厲色語以阿曽麻呂之言。且曰使予登祚。以卿爲台輔。不則有劍耳。清麻呂既至　宇佐。祝禱通宵。復命於　朝曰臣親受　神勅。云我邦開闢以來　皇統一系。孰敢覬覦神器。大逆無道。　帝黙然。百官皆失色。道鏡慚忿。奏以爲妄言。責置大隅國。潛遣人殺之。會雷雨不果。參議藤原百川感其忠直。分俸資給。及　帝崩。道鏡獲罪。　光仁帝召還清麻呂。後爲攝津大夫。奏請鑿川築堤。西通海運。民大蒙其利。清麻呂素明典故。撰民部省例二十卷。褒賜以田。延暦十八年薨。年六十七。贈正三位。續紀。大日本史。清麻呂傳。日本後紀



坂上大宿禰苅田麻呂。正四位上犬養之子。家世以武功著。資性剛毅。便弓馬。寶字八年押勝反。遣其子訓儒麻呂。邀奪中宮鈴印。苅田麻呂奉　詔。與將曹牡鹿島足射殺之。以功授從四位下勳二等。補中衞少將兼甲斐守。賜功田二十町。寶龜元年以告道鏡奸計。敍正四位下。爲鎭守府將軍。延暦四年。進從三位左京大夫右衞士督。五年薨。年五十九。



藤原朝臣百川。初名雄田麻呂。式部卿宇合第八子。自幼有器度。所歴之職。皆勤恪著名。時　孝謙帝縱婬。百川見國家將亂。而力不能救。屢帝憤嘆。神護景雲四年。　帝崩。皇嗣未定。百川欲立白壁王。右大臣眞備有異儀。百川矯遺詔。備儀仗迎白壁王。眞備默然。王踐祚。是爲　光仁帝。寶龜九年。叙從三位。百川忠盡甚見信任。時　皇后淫泆。　帝不聽。百川深憂之。密請廢　皇后及　太子。立　帝長子山部王。　帝不允。濱成曰。稗田王可立。百川瞋目按劍叱曰。山部王令聞夙著。天下屬意。孰敢異議者。　帝遂入内。百川抗言曰。不奉　聖斷。則臣不敢退。凝立殿前四十餘日。　帝感其誠悃。卷可其奏。山部王立。是爲　桓武帝。十年　帝不豫。百川憂形於色。毉藥祈禱。備盡心力。帝益重之。是歲薨。年四十八。　詔贈從二位。續紀　神皇正統記　大日本史



大伴宿禰駿河麻呂。寶龜四年。爲陸奥鎭守府將軍按察使。時蝦夷侵邊境。燒斷橋道。圍攻桃生城。破其西郭。守兵殆不能支。駿河麻呂率兵援之。進破賊。追至遠山村。其地天險斗絶。夷賊所憑。從來諸將未嘗究盡。至是悉覆巣穴。　朝廷賞功懋勞。賜　御服錦帛。先是鎭守府無漏刻。駿河麻呂奏請置之。拜參議。授正四位上。賜勳三等。七年七月卒。　勅贈從三位。

霞立。春日里之梅
花波。奈不將問
常吾念奈久爾
万葉



石上朝臣宅嗣。中納言乙麻呂之子也。天資朗悟。有姿儀。好學。經史以下無不博渉。善屬文。工草隷。至正三位大納言。天應元年薨。年五十三。詔贈正二位。性風流。愛山水。情之所適。輙攬筆成篇。平生詩賦數千首傳于世。嘗捨其宅。創阿閦寺。寺之内搆精舍。多藏儒書。名之曰芸亭。自作記。有欲就閲者則聽之。續紀



菅原宿禰古人。阿波守宇庭子也。本姓土師。天應元年爲遠江介。進從五位下。與同族道長等十五人。合疏上言。請用所居地名。改土師以菅原爲姓。許之。古人儒行高世。不与流俗合。卒後家無餘財。諸兒寒苦。延暦中。追賞侍讀之勞。給其男四人衣粮。令脩父之業。蓋給學料始于此。續紀



藤原朝臣是公(コレキミ)。贈太政大臣武智麻呂之孫。參議兵部卿乙麻呂(オトマ)之子也。累進至右大臣兼中衛大將。體貌魁梧。甚有威容。尤曉習時務。凡百事理。剖決如流。未嘗壅滯。歷事高野　光仁　桓武三朝。凡數十年。延曆八年薨。年六十三。詔贈從一位。續紀



綱引公金村(アビキノキミカナムラ)。備後葦田郡人。年甫八歲。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憂。追慕益深。神護景雲二年二月。賜爵二級。復其田租。終身。續紀



矢田部黒麻呂(ヤタベノクロマロ)。武藏國入間郡人。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不闕。寶龜三年。免其戶役。以旌孝行。續紀



良峰朝臣安世。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正三位。桓武天皇庶子也。賜姓良峯。少好鷹犬事騎射。比及成立。始讀孝經。喟然嘆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遂卷弃其所好。專力勉學。將為名臣。嘗創意作水車。助灌漑以利農。後世賴之。天長七年薨。年四十六。贈從二位。三代實錄 日本紀略

山亭聽琴

山客琴聲何處奏。松蘿院裡月明時。一聞燒尾手下響。三峽流泉坐上知。



藤原朝臣繼縄。豐成第二子也。性嗜學善文。以累世內族。甚為帝所親重。屢辞其榮。延曆十五年薨。年七十。稱桃園右大臣。詔贈從一位。繼縄歷文武之清班。居端右之重任。雖無蕃蕃之稱。而謙恭自守。不誇其榮寵。故無有疵瑕為去。嘗奉勅刪定續紀。後紀



藤原朝臣葛野麻呂。中納言正三位兼式部卿。從五位下鳥養孫。大納言小黑麻呂之第一子也。延曆二十年。拜遣唐大使。卽兼越前守。二十二年三月。與副使石川道益賜宴。酒酣。上召葛野麻呂於御牀下賜杯。且賜御製祝之。葛野麻呂流涕如雨。又賜二人御被并金。四月拜節刀。二十四年七月歸朝。弘仁九年薨。年六十四。後紀　逸史

桓武天皇御製

許能佐氣波。於保迩波阿良須。多比良可尔。何陪理伎末勢止伊婆比多流佐氣。

日本記畧



藤原朝臣內麻呂。大納言眞楯第三子。奕世相家。少有令望。德量溫雅。士庶悅服焉。大同初拜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轉右大臣。敘從二位。任兼將相。經事三主。典樞機十有餘年。靡弖懲過。庶人他户爲太子時。狼戾之性好害名流。有一悍馬。蹄嚙不可馭。太子令內麻呂乘之。馬低頭不動。回旋從鞭策。時人以爲異。弘仁三年薨。年五十七。號後長岡大臣。

後紀。逸史。
補任。
日本今昔



前賢故實 巻之二 五十一 雲水無盡庵藏梓

安倍朝臣兄雄。從五位上粳蟲孫。無位道守子也。資性耿介有直節。其所歷任。以公廉稱。伊豫親王之廢。上怒甚。群臣雖知其無罪。畏縮顧望。莫敢諫者。而兄雄獨抗辭。固争焉。雖不能得。論者義之。累官。至東山道觀察使。左近衛中將。正四位下。行春宮大夫。大同三年卒。日本後紀 逸史 公卿補任



前賢故實 巻之二 五十二 雲水無盡庵藏梓

前賢故實巻第二

前賢故實卷第三

人名目次

前賢故實卷第三

江戸　容齋　菊池武保輯著

長治侍盤

門人　良儒　手塚光照

榛齋　志村昌壽

櫻室　中里德基

北郊　西村方大

雙溪　坂部好禮

駿府　平岸　天野眞暵　仝校

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左京大夫苅田麻呂之子也。正三位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身長五尺八寸。膂力過人。目如鷹隼。鬚若金線。平居談笑。老幼親狎。瞋目怒視。猛獸懾伏。征伐蝦夷。撫綏奥羽。功名赫著。弘仁二年薨于粟田別業。年五十四。勅贈從二位。賜山城宇治郡粟栖村地三町。為墓地。使立屍棺中。備甲冑弓箭劒鉾。而向王城葬焉。後國家將有事。則其墓鳴動。至于今尚然。世稱之將軍冢。

田村麻呂傳記　水鏡　續紀　補任　文德實錄
系圖　古事談　著聞集　增鏡





齋部宿禰廣成。從五位下。博學善文。天太玉命之裔也。我
皇國自
神代之始。中臣忌部二神。交掌祭典。以輔政教。然而中世
中臣氏特盛。齋部氏不振。故廣成發憤。大同三年二月。作
古語拾遺一卷。以　上焉。時年踰八十云。古語拾遺



菅野朝臣真道。其祖百濟人也。父曰山守。真道初賜攝津連。寶龜九年。任少内記。歷任爲伊豫守皇太子學士。延暦九年。上表請改連姓賜朝臣。於是。勅賜菅野朝臣。大同二年。爲山陰道觀察使。十一月任民部卿。三年遷左大辨。四年叙從三位。任宮内卿。五年兼近江守爲參議。七月任常陸守。弘仁二年正月致仕。五年薨。年七十四。嘗與右大臣藤原繼繩少納言秋篠安人等。奉　勅撰續紀。續紀 補任 逸史



賀陽朝臣豐年。右京人。精談經史。對策甲科。重操守義。無所屈撓。自非知己。不輕接物。大納言石上宅嗣。欽其風。招芸亭。禮待周厚。延暦中任東宮學士。及平城帝踐祚。叙從四位下。拜式部太輔。既而女謁屢進。英賢見排。豐年獨守素懷。無所風靡。厥後　帝不豫。傳位於太子。遷于平城。豐年不預扈從。猶守本職。至于及亂辭職。上惜其宏材。任播磨守。在任三年。得疾入京。卒于宇治之別業。其日　勅贈正四位下。時年六十五。日本後紀

高士唫
一室何堪掃。九州豈足步。寄言燕雀徒。寧知鴻鵠路。



藤原朝臣園人。贈太政大臣房前孫。参議大藏卿楓麻呂長子也。寶龜十年叙從五位下。為美濃介。歷守備中安藝備後豐後。延曆十七年為大和守右京大夫。素有循吏之稱。當所莅百姓愛戴。往々立生祠。弘仁中為右大臣從二位。九年薨。時年六十三。帝痛惜殊甚。遣使護喪事。即日詔贈正一位左大臣。號山科大臣。嘗奉勅。與萬多親王撰姓氏錄。

日本紀略　補任　姓氏錄序　逸史

弘仁四年四月　幸
皇太弟南池命文人賦詩
右大臣上歌曰
[illegible]
天皇御和
[illegible]



上毛野朝臣穎人。從五位下大川之子也。稍習文章。延曆中任遣唐錄事。若有譯語所不通者。即以筆代口。彼我得達情。復命之後。以功擢外從五位下。大同五年。上皇還御於平城宮。穎人隨侍焉。上皇容奸言。將謀向東國。此士周章失度。穎人脫身入京。具奏其事。以功特授從五位上。俄而任東宮学士。叙從四位下。還民部大輔。弘仁十二年卒。年五十六。

日本逸史　後紀

春日歸田

干祿終無驗、歸田入韓門、庭荒唯壁立、籬朽獨花存、空手飢方至、低頭日已昏、世途如此苦、何處遇春恩



橘朝臣安麻呂。諸兄之孫。奈良麻呂之子也。性至孝好禮節。兼知故事。延曆元年敘從五位下。後至從四位下。任左大辨。遷常陸守。緣母病請還備前。遂以伊豫親王外戚解任還京。敘正四位尋卒。時年八十。一本作八十三 逸史引 類聚國史

文室眞人綿麻呂。大納言從三位智努王孫。從四位下勲二等三諸朝臣大原子也。大同四年改三諸賜三山朝臣姓。再改三山賜文室眞人姓。五年　太上天皇寄內寵言。將筆東國。諸司宿衛之兵皆從焉。于時遣大納言坂上田村麻呂。率銳卒從美濃道邀之。田村麻呂奏。綿麻呂勇敢之士也。屢經邊戰有功。冀同行。即授綿麻呂正四位上。拜參議。以遣之。尋任大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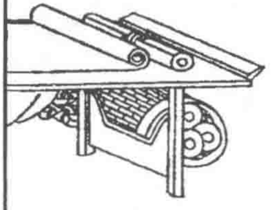
御兼陸奧出羽按察使。累官至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勲四等。弘仁十四年薨。年五十八。紀畧 補任





藤原朝臣冬嗣。右大臣内麻呂第二子也。資性温仁。識量弘雅。才兼文武。寛裕接物。累進左大臣正二位。奉勅修撰弘仁格式及内裡式。嘗置施藥院。収養貧病者。又建勸學院。教育子弟。　淳和帝天長三年薨。年五十二。贈正一位。称閑院大臣。

文德實錄　續後紀　紀略　補任



和武藏守錄事五月訪幽人遺跡之作

幽道長無返。捐身萬事睽。古書明月照。白骨老猿啼。風度松門冷。泉飛石室淒。白雲不可見。懷古獨淒々。

文華秀麗



小野朝臣岑守。妹子玄孫。陸奥介永見三男。為從四位上勘解由長官兼刑部卿。　嵯峨帝在儲副。岑守菅原清公等更侍讀焉。又與中納言良岑安世中務大輔朝野鹿取等撰内裡式。後為太宰大貳。宰府邊遠。赴焉者。往々露宿致病死。岑守建續命院。以濟行旅。弘仁十四年。以民困之。上表請薄賦者三。天長七年卒。時年五十三。

内裡式序　補任

留別文友

一朝從吏十年許。文友存亡半是新。因為同道無新舊。但悲我作異里人。



萬多親王。桓武天皇第五皇子。二品式部卿兼太宰帥。嵯峨帝憂神武天皇以來諸姓氏混淆。詔右大臣藤原園人參議藤原緒嗣等甄別之。以親王尤精譜學。命總裁焉。書成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并目三十一卷。名曰新撰姓氏錄。表上之。天長七年薨。年四十三。詔贈一品。紀畧　逸史　姓氏錄上表文　文德　三代　一代要記



明日香親王。桓武天皇第七子。性儉素嫌浮華。弘仁中。風俗奢靡。衣裳鮮麗。王獨服澣濯衣。家貧。嘗斥賣駿馬。以給費用焉。時為四品彈正尹。後上表辭親王號。不許。再上表乞所生男女賜朝臣姓。帝嘉之。賜子女四人姓久我。尋授三品。天長八年為上野太守。承和元年薨。日本後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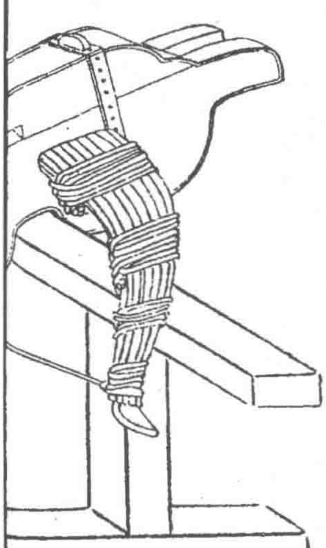
文部子氏女。常陸國人。年十五。嫁于同郷人新治真草。真草亡之後。常拜掃墳墓。日夜悲泣。弗輟。以人皆感動。相與訴之官府。因賜位二級。免田租。時天長二年也。逸史

難波部安良賣。筑前人。父母共沒。常拜冢堂。朝夕盡哀。年十六嫁宗像郡大領外正七位上宗形朝臣秋足。秋足早死。寡居十五年。遠近競聘之。誓死執志。以生孝貞罕匹。叙位二級。免田租。逸史

難波部首子刀自賣。豐前人。年十八。適下毛郡擬大領蕨野宮守。經二十年。宮守死。子刀自賣不勝追慕。置夫之遺衣于床上。朝暮拜泣。寡居空室十年餘。天長四年。朝命特加優奬。悉免其田租課役。終其身。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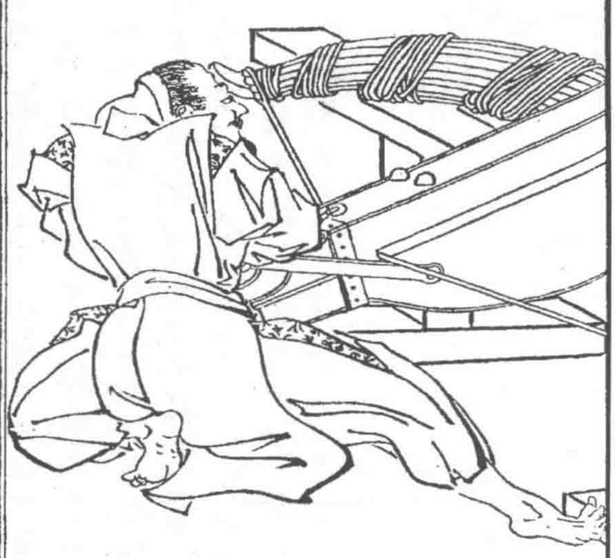
島木史真。叙外從五位下。天性撥巧超群。嘗創意制新弩。回轉自在。四面激發。當爲邊備要器。一日執政大臣召諸衛府於朱雀門。以試其弩。真自向南射。唯聞發聲。不覩矢去。以其勁捷也。衆人感其奇巧。承和二年卒。續日本後紀



審一本當ニ作ル今宿ノ字ニ従フベシ

風早富麻呂。安藝加茂郡人。德行懿美。竭力孝養。父母沒後不食滋味。哀慕不已。天長十年。勅叙三階。免戸田租。　續日本後紀

財部造繼麻呂。加賀國能美郡人。父母存日。定省无失節。沒後操行不變。朝夕哀慕。郷里莫不推服孝。承和四年。勅叙三階。終身免田租課役。　續後紀



伴直家主。安房國安房郡人。立性恭肅。事親至孝。父母沒後。終身絶滋味。建祠堂。安像其中。歳時祭之。事死如生。未嘗懈倦。勅叙三階。終身免田租。旌其門閭。　續後紀





甘南備真人高真。敏達天皇六世孫。正五位下清野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二寸。少為文章生。能屬文。又善琴書。弘仁之初。為左近衛將監。六年叙從五位下。累任陸奧上野介。天長三年為常陸守。緣前司犯。被停釐務。吏民感其德化。競遺資用。　嵯峨上皇亦眷顧。使以莊家物任其所須。　仁明帝踐祚。授從四位下。明年遭母憂。殆至滅性。不幾年。年六十二。後紀　續後紀



淸原真人夏野。小倉王第五子也。王奏請賜以淸原真人姓。歷宮內少輔讚岐伯耆下總守。進從四位上。弘仁十五年奏曰。朝集使當奏言時。史生或至于問政。譬如面牆。何益之有。伏望差官長副史生一人。問其國滯政。面陳於玉階之前。然後罷遣。但有事可奏者。雖非朝集使聽入京。無可奏之事。則雖朝集使不聽之。又奏荒廢之田。百姓耕作。國司即徵租。民畏此不敢用力。伏望初縱其耕食。至六年之後。徵租如法。並從之。累遷陞從二位右大臣。承和四年薨。年五十六。稱雙岡大臣。續後紀





池田朝臣春野。性素質。通典故。天長四年為正五位上掃部頭。進從四位下。十年卒。　仁明天皇欲行大嘗會因幸賀茂河修禊。春野在鹵簿中。身材六尺。鬚鬢毀皤〻。衣冠用古法。人莫不注眼。春野顧諸卿歎曰。曳裾于地。是尋常之例。非神事之古體也。乃指所自著為證。其裾離地差高。而袴襴露矣。皆驗感曰。自今宜效焉。承和五年卒。年六十二。　續後紀



伴宿禰野繼。承和四年五月。賜正五位上。父益立以寶龜十一年。為征夷持節副使。發京之日。始叙從四位下。厥後遭讒奪爵。野繼時為越後大掾。數　上書訴。久而遂得雪父之冤。復于本位。　續後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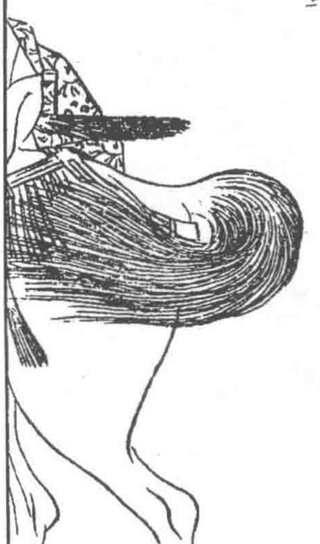
藤原朝臣常嗣。正三位葛野麻呂之第七子也。累官至參議左大辨。資性明敏。足以幹事。博文強記。威儀可稱。少年入大學。通達史漢諸書。又善屬文。最能隸書。父子相承爲遣唐使。世罕其匹。承和七年薨。年止四十五。續後紀

秋日登叡山。謁澄上人。

城東一峯峙。獨負叡山名。貝葉上方界。焚香鷲嶺城。飢飡蘿藿飯。回鉢練沙成。梵窓中曙。疎鐘挑上清。桐蕉秋露色。鷄犬冷雲聲。高陽丹丘地。方知南嶽晴。經國集



藤原朝臣三守。參議巨勢麻呂孫。性温恭明決。弱入大學。研習經業。累遷至從二位右大臣。雖貴顯之後。好招引文人。促席交歡。遇諸塗則爲下馬。弘仁中。與藤原冬嗣。藤原葛野麻呂。秋篠安人。橘常主等。奉　詔撰格式。四人相踵薨逝。三守獨考究論定。天長七年書成。表上之。承和七年薨。年五十六。稱後山階大臣。







衣縫造金繼女。居河内志紀郡。生十二歲喪父。哭泣之切感動人。服闋母欲嫁之。女逃出詣父墓。旦夕號慟。母不敢復言嫁事。於是獨與母居。值父忌日。齋食誦經。祈其冥福。境内有惠賀河。冬日人苦涉。女与母謀。買雜財造假橋。便于往来者。十五年不止。母年八十而終。哭不絶聲。承和八年。勅叙三階。免戸田租表門閭。　續後紀



阿保親王。平城天皇第一皇子。大同之季。天皇禪位於皇太弟。嵯峨天皇 遷御于平城宮。弘仁元年。上皇為奸邪見惑。而有再踐祚之謀。親王雖不與謀。坐此出為太宰員外帥。至天長之初。特詔得入京。後歴任治部兵部卿彈正尹上野上總太守。親王素性謙退。才兼文武。有膂力。又妙弦歌。承和九年薨。年五十一。　續後紀



菅原朝臣清公。遠江介古人子也。古人儒行高世。耿介自守。清公自少貫穿經史。延曆中。詔侍東宮。弱冠試文章生。舉秀才。後為遣唐使判官。及歸轉大學助。尋兼文章博士侍讀。天長元年。出為播磨權守。未幾公卿僉奏。清公國家元老。宜在朝廷。召入再為文章博士。叙從三位。老病趍步甚艱。特許乘牛馬至南大庭梨樹下。其後稱病斷絕朝參。承和九年薨。年七十三。

續後紀

歲去徐移月、年先處々駼、
和風催柳葉、殘雪伴梅花、
樹暖鶯能語、叢芳蝶自奢、
一馳千里月、春思忽紛挐、

經國集



朝野宿禰鹿取。正六位上忍海連鷹取子也。外父朝野道長養為嗣。立性謹慎。臨事明斷。綽有吏幹。少入大學涉史漢兼知漢音。始試音生。仕相摸博士。後登科為文章生。累遷拜參議兼式部大輔。承和元年遷左大辨。進從三位兼越中守。十年薨。時年七十。

續後紀

王昭君

遠嫁匈奴域。羅衣涙不乾。畫眉逢雪壞。裁鬢爲風殘。寒樹春無葉。胡雲秋早寒。閼氏非所願。異類誰能安。　文華秀麗



藤原朝臣緒嗣。式部卿百川子也。延暦七年。　勅加冠殿上。上賜樸頭巾子。賜　上所御着。即授正六位上。補内舍人。賜劍　勅曰。是汝父所獻也。汝父壽詞。朕記在心。于今未忘。毎一思之。不覺涙下。今以賜汝。宜莫失焉。尋賜封百五十戸。累遷參議。特賜別封百戸。與菅野眞道議政事得失。　帝每嘉納焉。尋敍從二位兼皇太子傅。及　淳和帝修大嘗。緒嗣請停節省繁。　帝嘉之。乃撿校其事。天長二年爲右大臣。九年轉左進正二位。弘仁以降。十上表辭職。皆　優詔不許。承和十年。屢上書乞骸骨致仕。未幾而薨。年七十。稱山本大臣。緒嗣曉達政術。臥治庶務。國家之利害。知無不言。嘗撰姓氏錄及後紀。　逸史　續後紀



嵯峨天皇御製

和左金吾將軍藤原緒嗣交野離宮感舊作

追想昔時過舊館。悽涼涙下忽霑襟。廢村已見人煙斷。荒院唯聞鳥雀吟。荊棘不知歌舞處。薜蘿獨向戀情深。看花故事誰能語。空望浮雲轉傷心。　凌雲集



刑部直眞刀自咩。武藏國多麻郡狛江郷人。嫁扶人廣主。廣主死。居喪有禮。事死如生。廬于墓側。晨昏悲泣。累歳不渝。承和中。　勅授位二階。免田租終身。　續日本後紀



伴直富成女。甲斐國山梨郡人。年十五嫁郷人三枝直平麻呂。生一男一女。平麻呂死。守節不改。敬事墳墓。宛如存日。勅終身免戸田租。標門閭以旌節行。續後紀



藤原朝臣貞主。大藏卿楓麻呂之孫。從五位上圓主子也。弘仁十三年。叙從五位下。累任内外官。所在必著治績。承和九年。東方有警。近江關門加防備。時貞主為近江介。以勞叙四位。任權守。為人温慧。長於從政。性嗜酒。雖案牘成堆庶務猥積。酔後愈明敏。剖决如流。十一年卒。年七十。續後紀



伴宿禰友足。為人寛洪不忤物。素性無欲。頗耽武藝。最好鷹犬。獵而獲禽獸。必悉分生肉諸大夫。不留一臠。諺云丈夫哉言。友足好殺生。死或墮惡趣。我輩力救之以報恵。前後為加賀遠江守常陸介。叙從四位下。承和十年。自知死期。沐浴束帶。無病而卒。年六十六。續後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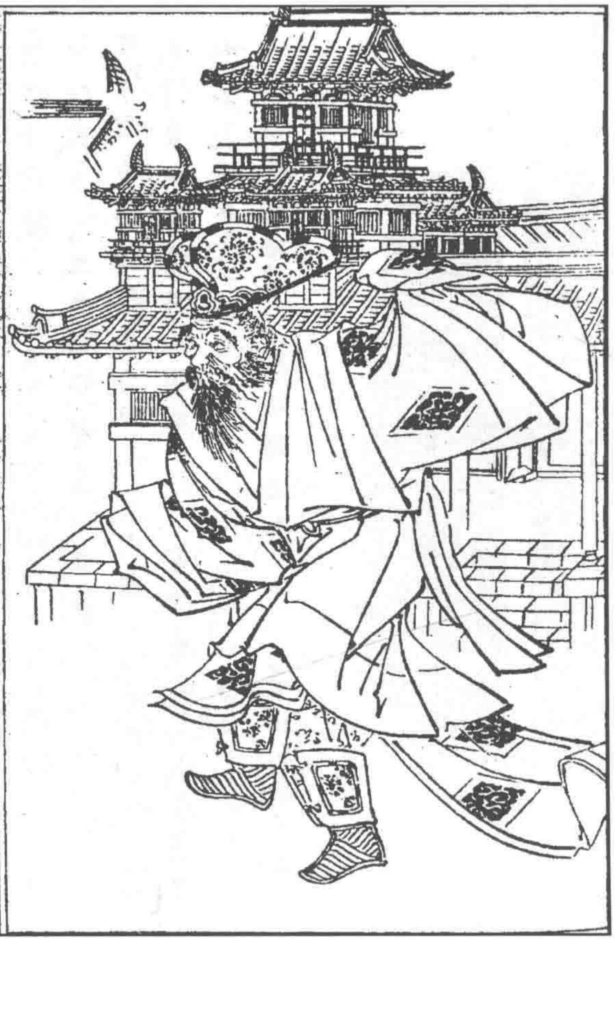


尾張連濱主。本伶官。進爲外從五位下。承和十二年。濱主年一百十三。自作和風長壽樂。舞於龍尾道上。觀者以千數。初謂衰老之極。必不能俯仰。其及蹈節赴曲。回旋爽快。宛如少年。四座僉曰。近代未有如此者。帝召舞於清涼殿前。舞畢卽奏和歌。帝深加賞歎。賜御衣一襲。左右感稱。爲之垂涕。 續後紀

其歌曰

於岐那度天。和飛夜波遠良無。久左母伎毛。散可由留登岐爾。伊天丁萬比天牟。





和氣朝臣眞綱。清麻呂第五子也。至參議從四位上。資稟敦厚。嗜學。弱冠補文章生。奉仕三朝。歷任内外官。嘗見鞫獄不平。知爭不可得。乃長歎曰。塵埏之路。行人掩目。枉判之場。孤直何益。卽去職杜門。承和十三年無病卒。年六十四。弟仲世。近江介。以忠孝稱。初爲文章生。及在近江。土人皆服其德。 續後紀 文德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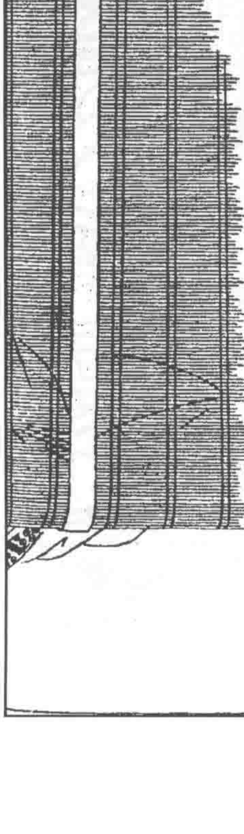


藤原朝臣吉野。兵部卿綱繼之子也。自少好學。性寬弘強家。事父母至孝。敬愛甚厚。其父嘗索庖人鮮肉。庖人以吉野不在。靳固不與。吉野歸而聞之。大悔恨涕泣。責讓庖人。以故終身不噉肉。常教誨子弟。接以温裕。值其有過失。未嘗作色。循循諭之而至。朝堂議論。則偲偲無所回避。至正三位中納言。承和十三年薨。年六十一。續後紀





有智子内親王。嵯峨天皇女。交野女王所生也。叙二品。博涉經史。善詩文及國歌。嘗爲加茂齋院。帝幸加茂。使左右各探韻賦春日山莊詩。内親王時年甫十七。泙塘先行蒼四字。轉盻之頃成七律一首。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一聯。最爲世所艷稱。親王性貞潔。能事神。後居嵯峨西莊。　仁明帝承和十四年薨。年四十一。續後紀



奉和聖製江上落花詞

本自空傳武陵渓。地體幽深来者迷。今見河陽一縣花。花落紛紛接烟霞。孤峡芳菲夢晩暉。丸弄飄颻後前飛。壓覧江村花猶歧。経過民舎入浚帷。對落花。落花猶未歇。桃花李花一段孝。旋怨帶風左右渡。浪史攀折日將暮。登亂香風吹不止。湖裏彩浪無穀起。看落花。落花作雪满空裡。空裏飛散投江水。可憐流蘭花中廻。可憐水鳥蘆裡豪。唯有釣船鏡中度。遥疑査客自天来。

雄字奉和



丸部臣明麻呂。讃岐三野郡人。外従八位上己西成子也。承和中年十八。入都從官。積勞任本郡大領。請而讓之其父。平生自謹守于道。敬事二親。厥後己西來以老致事。與明麻呂異居。相距數里。明麻呂朝夕定省不懈。國司上言其孝義。官叙三階。免戸田租終身。續後紀



坂上大宿祢浄野。田村麻呂第四子也。少承家風。武藝絶倫。平城帝御武德殿。簡擇天下善騎射士二十人。浄野年纔十八。以東宮少進。与在選中。弘仁中進為陸奥鎮守将軍。在任數年。夷民和親。関塞無事。徴入歴右馬頭右兵衛督為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嘉祥三年卒。年六十二。文徳實録



藤原朝臣富士麻呂。性温雅。少遊大學。頗通史漢。兼便弓馬。仁明帝在東宮。稍被恩遇。天長末任東宮少進。尋遷右近衛将監。　帝受禪。轉從五位少将。承和九年。伴健岑橘逸勢謀叛。富士麻呂与佐伯宮成。率衛士圍而捕。尋為中将。叙從四位下。久在宿衛。能得士心。　帝称為有將帥才。十三年出為陸奥出羽按察使。赴任之日。引見清涼殿。賜衣物。嘉祥二年還。明年卒。年四十七。子敏行。從四位上左近衛中將。善書。工和歌。　村上帝嘗問小野道風古今妙書。道風對以空海。敏行。

續後紀





大鏡

和氣朝臣貞臣。從四位上仲世第三子也。幼而喪母。哀戚至篤。外父參議眞綱深矜愛焉。弱冠從安倍吉人受老莊。吉人奇其才。後入大學。研精不息。年二十四。擧秀才。承和十四年。拜大學大允。嘉祥元年。遷大内記。仁壽初為從五位下。患疱瘡。卒於官。年三十七。時人惜之。貞臣為人聡敏質朴。雖不留意小藝。性好圍棊。對局不覺日暮夜艾。

文德實録



滋野朝臣貞主。參議正四位下宮内卿。以文學著稱。初爲文章生時。上表極論太宰府官不得其人。嘗内羅奬日甚。爲時賢所稱。爲東宮學士。經國集十卷。秘府畧千卷。皆其所輯。仁壽二年卒。年六十八。貞主雅有度量。涯岸雖甚高。而天性慈仁。恐傷人。其餘官衆列進士。隨器選叙。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悲惜焉。

文德實録　後紀　類聚國史　補任

太大ニ作ルベシ

春夜宿鴻臚。簡渤海入朝王大使一首。

枕上宮鐘傳曉漏。雲間歸鴈送春聲。辭家里許不勝感。況復他郷客子情。

文華秀麗



興世朝臣書主。正五位下右京亮吉子也。爲人恭謹。善修容儀。嵯峨天皇潛邸時。頗所知賞。書主善和琴。因爲大歌所別當。新羅人沙良眞熊者。善新羅琴。書主從而學習。遂究其伎。承和中。與遣唐使入越中介高世誉。上表請改姓吉田宿禰。曰賜興世朝臣。後歷信濃守木工頭。累進從四位下。嘉祥三年。遷治部太輔。是歲卒。年七十三。

文德實録

藤原朝臣岳守從四位下三成子也資性寛和博渉史傳工草隷人無賢不肖傾心引接天長中侍仁明帝於春宮應對左右擧止閑雅甚所器重爲内舍人尋丁父憂哀毀過禮承和中爲太宰少貳適得唐白居易元稹詩筆上之　帝甚悦爲進位一階數年人爲左近衛少將累進從四位下再爲左馬頭擢右近衛中將兼美作守嘉祥初遷近江守有惠政百姓悦服既而罷歸無復榮進心論者高之仁壽元年卒年四十四　文德實録



藤原朝臣高房參議藤嗣子也身長六尺膂力過人性無拘忌天長中任美濃介威惠竝行盜賊不入其境郡有渠堤防決壞不可畜水相傳塘中有神犯者即死高房曰苟利于民死而不悔發土人築之大利溉灌又席田郡有妖巫多爲民害吏不敢入其界高房單騎捕之伏誅國内安寧歷備後肥後越前三國守皆著治績仁壽二年卒年五十八　文德實録







小野朝臣篁。参議岑守長子。進爲參議左大辨從三位。初好弓馬。不事文學。嵯峨帝詰之。因自慚悔。始志于學。以文章生及第。既而至彈正少弼。承和五年。爲遣唐副使。時與正使常嗣不相下。臨將發洋。正使船少有穿缺。因對換篁船。篁慍猜。病歸。作西道謠。以刺遣唐之役。帝震怒。乃竄諸隱岐。在路賦謫行吟七十韻。幽麗奇拔。人爭傳誦。明年召還。尋復本官。文藻當時称獨歩。又工草隷。其家素清貧。事母至孝。公俸之餘。皆施親友。得病困篤。命諸子曰。氣絶則殮。莫令人知。　文德帝仁壽二年薨。年五十一。篁初讀書於下野足利鄉。遺蹟存于其地。今足利學校是也。

文德實録　遺蹟記



河成本姓八
余也

野人閒散立身何。自課功夫文字魔。塞歩更教吹退鷁。醜頻還被敵橫波。水中投物浮沈異。手裡藏鉤得失多。折軸孟門難進路。可憐騏驥坦途過。

扶桑集



百濟朝臣河成。本姓余。復長武技。能引強弓。又善丹青。所畫古人像。神采奕奕如生。至山水草木亦皆妙。一日河成入侍。　帝令左右喚宮人。盖見寫眞。俯首面河成。即取筆紙。肖其形體。見者感嘆其逼眞。當時畫家咸取法焉。天長十年。授外從五位下。累遷爲備中介。又爲播磨介。仁壽三年卒。年七十二。

文德實録





太ハ大ニ作ルヘシ

丹墀眞人門成。大同初。歷少判事大和大掾。天長三年。授從五位下。為丹波介。土風麤戾。舊稱難治。門成莅以猛政。聽事之前。笞杖疊積。數年部內大治。承和中為彈正少弼。遷刑部大輔。任武藏守。所部曠遠。盜賊出沒。臨職不久。風俗肅清。奸猾斂迹。又遷大和守。搏擊豪右。毫無所回避。所部晏然。百姓戴之。仁壽三年。叙正五位下。卒于官。門成雖無學術。長於吏事。所至風聲樹立。時人稱焉。 文德實錄



橘朝臣逸勢女。文德天皇即位之初。詔赦逸勢罪。追贈正五位下。逸勢性曠達。不修細行。幼學善書。尤妙隸楷。當其流竄。女悲泣相隨。官吏叱而止之。乃晝伏夜行。潛襲從之。逸勢至遠江阪築驛病卒。女大慟哭。遂埋棺驛傍。結廬其側。事死如事生者十年。至是即自負柩還京師。改葬。當時籍籍。莫不稱其至孝也。 文德實錄



藤原朝臣關雄。父曰真夏。關雄少能屬文。天長初。爲文章生。性好恐閑。常遁東山舊棲。耽愛林泉。時人呼爲東山進士。承和初。　淳和上皇嘉之爲入特　詔徵之。關雄不獲已而起。上皇待以優禮。尋授勘解由判官從五位下。局務繁劇非其好也。仁壽初。治部少輔兼齋院長官。以病請罷。不允。三年卒。年四十九。關雄好鼓琴。　上皇賜以秘譜。由是更得其妙。又能草書。　勅題南池。雲林西院壁。

文德實錄

秋塵

紫陌暮風發。紅塵露ミ生。林中蓮宮影。巢上洗歌聲。老氏和光訓。莊生咈俗情。拂林疑霧薄。飄沼似雨輕。戲逐紛曳。粧接合鏡寫。未期裨岐岳。飛飃徒自驚。

經國集



紀朝臣家弟。從四位下木津魚之子也。弘仁十一年。爲內膳典膳。承和中。爲從五位下右兵衛佐。仁壽二年。爲信濃介而卒。年五十八。家弟練達武事。膂力過人。危險出沒。輕捷絕倫。追捕梟猛盜賊。惡徒爲之漸盡。

文德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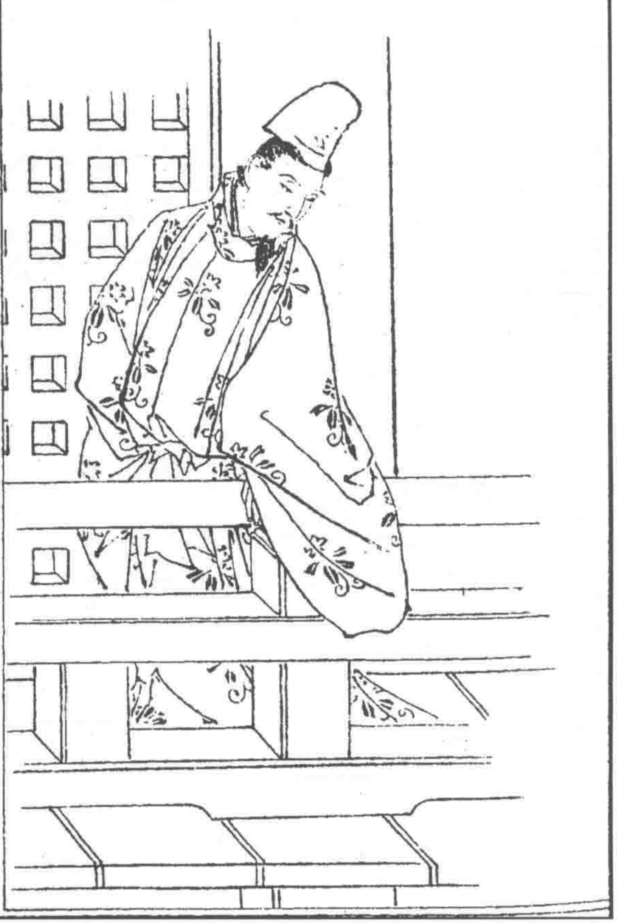
源朝臣常。嵯峨天皇子。性度深沈。風神爽秀。寵超諸子。天長初。授帶劍。仁明天皇立。進正三位。承和初。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七年拜右大臣。兼皇太子傅。進從二位。十一年轉左大臣。上表請減封戶。不許。固請不止。優答聽之。又辭大將。不許。文德天皇立。進正二位。齊衡元年薨。年四十三。贈正一位。稱東三條大臣。其在官。舉止閑雅。言論和順。務進才能。退讒佞。嘗奉勅預撰日本後紀。

文德實錄



葛原親王。桓武天皇第三子。平氏之祖也。幼而穎悟。夙有令望。延暦十七年。與淳和帝同加冠於禁中。天長八年。進一品式部卿。兼太宰帥。勅賜輦車。為人恭儉自將。不傲於物。明慧博識。在舊典莫不通曉。常以古今成敗自戒。文德帝仁壽三年薨。年六十八。遺令薄葬。

文德實錄



菅原朝臣梶成右京人。練達黄岐家言。最善處方。
朝廷以其明醫經。欲往唐質問疑義。承和初。為遣唐知事。
使船洋中遭風。漂蕩南海。為賊所刼掠。死者數人。梶成
拒闘甚力。僅而得免。六年修船歸　朝。獻所得五尺鉾
一枚。片蓋鞘横佩一柄。蕃一隻。皆不類吾邦兵仗。十年為
鍼博士。轉侍醫。仁壽三年。進叙外從五位下。

文德實録　續後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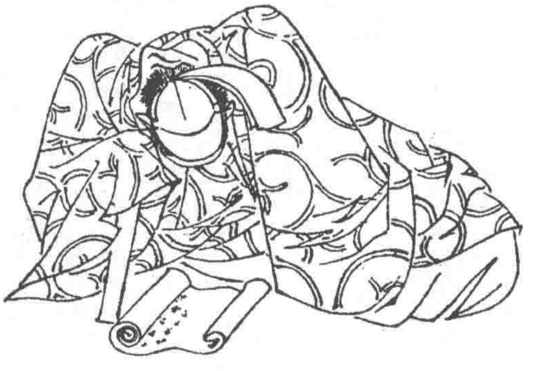
山田宿禰古嗣。天性篤孝。廉謹寡言。幼喪母。敬事後母。
嘗讀韓詩外傳。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流涕不禁。卷帙為之沾濡。後遭父喪。哀毀過禮。歷陸奥按
察使。為大外記。公卿因薦以備顧問。古嗣好推奬文士。多
見擧用。承和中累進從五位下阿波介。著政績。初阿波多
旱災。古嗣莅任。築塘蓄水。以備漑灌。民賴其利。仁壽中卒。
年五十六。

文德實録　續後紀

賦秋雨

秋雨正滂沛。旬朝飛不盡。玉塵。夜深華落盡。度石飛翔。已湿常井佩。更落葉多青。過風鼓。料識清景逆涼。似霧飄長樂。於蓬掃建章。長年愛攘蕖。於詠對康。

經國集



前賢故實巻第三

前賢故實卷第四

人名目次

文德天皇朝廿二名

清和天皇朝廿九名

光孝天皇朝十三名

前賢故實巻第四

江戸　容齋　菊池武保輯著
長沼侍醫　良僲　手塚光照
門人
櫻窒　中里德基
雙溪　坂部好禮仝校
柳窓　河原武昌
駿府　平岸　天野真暎

福依賣。薩摩國氏家之女也。父母老無男子。家又窮蹙。傭力以養父母。致勞二十餘年。雖生于邊陲。長于草野。天稟閑禮儀。恭敬父母。未曾懈惰。至行彰徹。仁壽中賜爵三級。旌表其門閭。文德實錄



藤原朝臣松影。刑部少輔星雄子也。為人嚴正。鬚眉如畫。名望甚著。天長初。為式部大丞。遷為春宮少進。再為式部大丞。時嵯峨帝皇子源常。蒙勅帶劍。松影詰而不聽。皇子愧慚而皈。帝怒貶黜式部官人。左轉松影為彈正少忠。承和元年。為聘唐使判官。以其母老固辭。三年復為式部大丞。出為丹後介。後除式部大丞。十一年授從五位下。歷左少辨中務治部兩省。出雲山城為國守。齊衡二年病卒。年五十七。松影四入式部。閑練故事。進退動靜皆得其宜。當時到吏部者。皆以松影為模楷焉。續後紀　文德實錄

藤原朝臣長良。贈太政大臣冬嗣之長子。志行高潔。友愛人無貴賤。仰慕之。弘仁末。聽昇殿。時　仁明帝在儲宮。特被親昵。花晨月夕。戲席射場。許以布素之交。長良修整𠛬帶。未嘗失儀。初叙從五位下。累歷顯職。遂進權中納言。叙從二位。嘉祥三年　帝崩。長良追慕悲泣。終身不敢魚肉。齊衡三年薨。時年五十五。　文德實錄　補任



南淵朝臣永河。散位從四位下坂田奈氏麻呂子也　嵯峨天皇潛邸之日。與朝野鹿取。小野岑守。菅原清公等。共侍讀。已登祚。除民部少丞。累進叙從四位上。承和四年。為備前守。在秋為太宰大貳。仁愛為務。民族仰慕。十年拜刑部卿。請為播磨守。十二年叙正四位下。年七十致仕。仁壽元年　朝廷称其國差。遂任下野守。還因病權守。卒年八十一。　文德實錄



雜言奉和太上天皇春堂五詠之中 屏

御春堂春堂六扇屏。淡墨圖形尚可辨。朝雲歸處巫山晴



藤原朝臣衛。正四位下。右京大夫。兼伊賀守。贈左大臣内麻呂第十子也。二歳喪母。比及五歳。問人而知生故。哀慕感人。七歳入大學。十八以文章生登第。為大學介。後守遠江。為政寛大。民皆服之。入為式部少輔。論駁不阿。雖貴戚無所回顧。嘉祥二年。渤海客入朝。五月五日　帝幸武德殿。賜宴於賓客。有勅擇侍臣善辭令者。以為應對之中使。其日賜續命縷。佩之。賓客感儀範。天安元年卒。年五十九。文德實錄

經國集



山田連春城。右京人。年甫十五。入大學。時嵯峨上皇子源明。初就學。擇學生儁秀者。與之遊處。春城應選。遂授丹波權博士。以為勉學之資。上皇崩。仁明帝繼使卒業。侍校書殿。披閲秘書。齊衡三年。授從五位下。天安二年。為左京亮兼大學助。春城性甚緩裕。不事細藝。不懼禍咎。凡其所議論。懇切強直。無所回避。文德實錄



安倍朝臣安仁身長六尺三寸。姿貌魁偉。深沈有威畧。練達政體。明解朝章。陞正三位權大納言。安仁志尚謙虛。奉公如家。一日謂其子弟曰。諸國調庸。多入封家。納官庫者少。豈不悖于理乎。今我食邑有餘。宜辭還之。乃上表請減大納言所食。給中納言之封。文德帝嘉其讓。特許所請。貞觀元年薨。年六十七。三代實録



當麻眞人浦虫正六位上繼麻呂之女也。浦虫性稟貞和。早標美譽。不肯適人。弘仁七年。召爲典殿。後授從五位下。未幾爲掌侍。天長中。爲典侍。授從四位。嘉祥中轉正。終叙從三位。任尚侍。能守其職。脩整後宮禮式。貞觀元年薨。年八十。三代實録



當麻真人浦虫。正六位上継麻呂之女也。浦虫性稟貞和。早標美譽。不肯適人。弘仁七年。召為典殿。後授従五位下。未幾為掌侍。天長中。為典侍。授従四位。嘉祥中轉正。終叙従三位。任尚侍。能守其職。脩整後宮禮式。貞觀元年薨。年八十。

三代實錄

緒嗣ハ左大臣ナリ



藤原朝臣春津。右大臣緒嗣第二子也。風姿婧麗。而清警寛雅。天長初擢為左近衛将監。進拜右馬頭。叙従四位下。丁母憂解職。未幾為右兵衛督。仁壽初遷刑部卿。兼但馬守。尋加従四位上。春津家世貴顕。居室頗壯華。性澹泊。不貪財利。唯好馬養閑。而懶朝謁。帝戲語左右曰。春津可謂南山之玄豹矣。貞觀元年卒。年五十二。

三代實錄

田ノ字ハ衍字ナリ削ルベシ

廣井女王。二品長田親王之後。從五位上雄河王之子也。天長八年。任尚膳。嘉祥三年。授從四位上。任權典侍。仁壽四年。叙從三位。天安三年。轉尚侍。貞觀初薨。年八十餘。廣井少修德操。擧止有禮。能和歌。尤善催馬樂。諸大夫以下多就而學焉。至於後人皆哀悼之。

三代實錄



藤原朝臣良仁。贈太政大臣冬嗣第七子。為人淡雅警亮。美容姿。少遊大學。讀書忘疲。文德帝在儲宮。召為藏人。遷東宮亮。累進從四位上右近衛中將。後為中宮大夫。良仁門地高華。服飾最極鮮明。長有馬癖。退公之暇。每為愛玩。性至孝。母歿之日。哭泣嘔血。絶而復蘇。遂成疾。貞觀二年卒。年四十二。

三代實錄





小野朝臣恒柯。承和中歷美濃近江掾。出為大宰少貳。仁壽中為右少辨。任播磨守。性矜傲。舉心任意。無所矯飾。而自幼好學。多文才。草隸之妙。[illegible]絕當時。[illegible][illegible]為模楷。聲價隆高。得其尺牘者。莫不寶愛焉。貞觀初。進從五位上。年五十二。　三代實錄



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為曆博士。貞觀三年。奏言。臣謹按。豐御食炊屋姬天皇之時。百濟僧觀勒。始貢曆術。　高天原廣野姬天皇四年。勑用元嘉曆。次用儀鳳曆。天平寶字二年。停儀鳳曆。用開元大衍曆。寶龜十一年。遣唐使錄事故羽栗臣翼。貢寶應五紀曆經云。唐國今停大衍曆。唯用此經。天應元年。　勑令據此經造曆日。然無人習此經者。故猶用大衍曆。眞野麻呂於齊衡三年。申請用彼五紀曆。朝廷議云。國家用大衍曆已尚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貞觀元年。渤海國大使馬孝愼。新貢長慶宣明曆經云。唐今新用此經。眞野麻呂試加覆勘。理當固然。仍以彼新曆比挍大衍五紀等兩經。且察天文。且參時候。兩經之術。實似疎闊。今朔節氣。既有差。又勘唐開成四年大中十二年等曆。復與彼新曆同。曆議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大唐國開元以來。三改曆術。　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事理不宜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　詔從之。　三代實錄

大神朝臣庸主。幼而俊辯。學醫術。究其奧。承和二年。為左近衛醫師。遷侍醫。後為備後掾。授從五位下。貞觀二年。拜內藥正。尋卒。年六十三。庸主性滑稽好戲謔。與人言談。往〻取對。嘗出禁中。向作地黃煎處。途而友人問曰。向何地去。答云向地黃煎去。皆此類也。然治疾多効。人共稱之。

三代實錄



大江朝臣音人。受業菅原是善。博學能屬文。為文章生。擧秀才。貞觀中。累遷從三位左衛門督。補撿非違使別當。為侍讀。薨年六十七。嘗奉勅。撰弘帝範三卷。群籍要覽四十卷。又與是善撰定貞觀格式。其上表及式序。皆音人筆也。長岡京牢獄朽敗。刑徒多逃逸。音人議移徙平安城。從此無復逃去者。又常施食物與行路貧人。

三代實錄　補任
類聚國史　江談



花落風來春
若飛宋玉粧重下。疑是
靡玉夢ゟ衣。吹來綺
颺風色脆。澱其味砌
雨芳人え。

本朝詩英



讃岐朝臣永直。讃岐人。幼而入大學。好讀律令。性甚聰明。凡所聽輙成誦。為明法博士大判事。以老乞骸骨。養病于家。特詔曰。明法博士律令之宗師也。宜令諸生就永直第受正說。永直閑臥私第。生徒從而受業。他日講竟之日。式部省就門奏叙焉。法家榮之。貞觀初。叙從五位下。四年卒。年八十。

三代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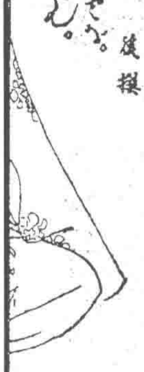
源朝臣信。嵯峨帝第一皇子。賜姓源朝臣。尓後皇子賜姓。皆稱源。信率性弘雅。風尚不凡。好讀書。善草隸。工繪事。尤長畫馬。帝親教音律。究其精微。天安元年。拜左大臣。清和帝即位初。進正二位。貞觀十年薨。

三代實錄

源弘亦嵯峨帝子。進正三位大納言。自幼聰警。好書。妙隸书。為人寛弘仁愛。通曉政體。初帝嘉諸子中弘最好學。特賜經籍。故蔵書倍於他子。又好絲竹。每公退自娛。貞觀五年薨。年五十二。稱廣幡大納言。

三代實錄

後撰



奉和太上天皇訪淨上人疾　源弘　時年十六

高僧兼歲養清閑。空裏天花暎暮山。野客時來將問疾。跡蹤猶隔白雲間

經國集



清原眞人瀧雄。右大臣夏野第二子也。性至孝質朴。淳和帝臨幸夏野雙岡山莊。授瀧雄從五位下。承和初。嵯峨上皇又幸焉。是日　勅加從四位下。四年夏野薨。瀧雄居喪。哀毀過礼。詔起復。終至中務大輔。貞觀二年。丁母憂解職。詔以本官起復。五年卒于官。年六十五。

三代實錄



滋善宿禰宗人。其先漢人。世居備中國下道郡。宗人少遊學館。從大學博士御船氏主。受三禮。氏主語人曰。是可習禮堅也。天長中爲義作博士。以經學優長。被召侍嵯峨院。承和七年擢拜直講。久而遷助教。貞觀之初爲從五位上。宗人性沈靜。執志雅正。以儒業自守。非公事未嘗入朝見公卿大夫。五年卒。年六十四。

三代實錄

光孝天皇ハ御名時康ナレバ此ノ注ハ誤ナラン

高橋朝臣文室麻呂。年九歳事嵯峨上皇。親教鼓琴。其技日長。他教習者無有及焉。仍賜號曰琴師。年十六加元服。為藏人。上皇崩後。仁明天皇徵為藏人。奉勅教琴於本康親王。光孝天皇　文德天皇齊衡中。授外從五位下。後授從五位下次侍從。為越後介。貞觀中卒。年卅九。文室麻呂歷仕　四朝。能鼓琴之譽。冠絕于當時。三代實錄



秦部總成女。下野國秦部止月滿之妻也。資性貞純。止月滿早沒。撫養遺孤。不復再醮。持節愈固。常修佛事。追資其夫。齊衡元年。朝廷賞之。賜爵二級。復其終身。旌門閭。文德實錄





藤原朝臣貞敏。少嗜音樂。善琴及琵琶。承和中。爲遣唐使準判官赴唐。時唐人劉二郎者善琵琶。貞敏就受業。郎即授兩三調。未幾殆盡其妙。二郎重授譜數十卷。以女妻之。女亦善琴箏。貞敏習唐新聲數曲。及將歸朝。二郎設筵。贈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貞敏持歸。終爲朝廷重器。歷參河介主殿助雅樂助。叙從五位上。尋轉頭。齊衡中。兼備前介。天安中。丁母喪解官。服闋拜掃部頭。貞觀初。兼備中介。九年卒。年六十一。三代實錄



紀朝臣夏井。美濃守善岑子也。身體雄偉。眉目清秀。綽有寸思。文德帝嘗召見之。衣襪縷弊。左右嗤之。帝曰。是瘦駿也。遂有殊寵。初學書小野篁。篁歎曰。紀三郎可謂古聖矣。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及任滿。百姓相率。詣闕請留。更留二年。穀庶蓄富。郡邑多作義倉。及去贈遺甚多。夏井一無所受。又爲肥後守。　清和帝貞觀八年。坐善男事被謫土佐。及去肥後。吏民遮路號哭。如喪親戚。夏井固精醫方。自居土佐。躬采藥于山澤。以救民人。多奏効焉。後年喪母哀慕之情莫少息。遂終三年之喪。三代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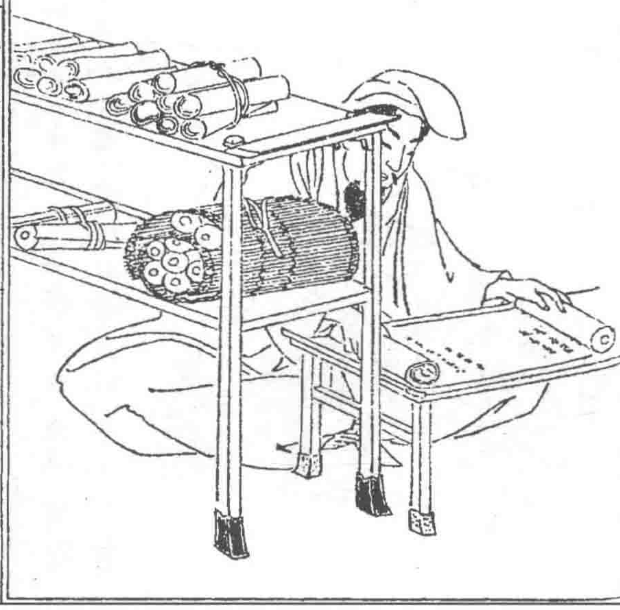
藤原朝臣良房。左大臣冬嗣第二子也。風韻俊抜。弱冠以選尚嵯峨皇女源潔姫。承和中參議從三位。歷官至右大臣。辭之不聽。明年叙從二位。仁壽齊衡間進正二位。遷兼左近衛大將。監修國史。天安元年。拜太政大臣。固辭再三不允。尋進從一位。及清和帝即位攝政。准三宮。給年官年爵。賜隨身帶刀資人三十人。貞觀五年。賜宴內殿。賀六十算。賜賚之物皆用六數。明年帝加元服。辭免攝政。尋帝幸染殿花亭。良房召文人賦詩。宴樂終日。帝御射場殿親射。又集農民使播種。欲帝知稼穡之艱難也。八年再勅攝政。十一年上續日本後紀。十四年病篤。因詔緩刑矜恤若孤。大赦天下。九月薨東一條第。年六十九。帝深悼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謚忠仁。世稱染殿大臣。

三代實錄　大鏡　補任
文德實錄　續後紀



大中臣朝臣國雄。清麻呂之玄孫也。幼而聰明絶倫。八歳喪父。為叔父壹演所育。操尚高逸。好讀書。志在該通。壹演欲使之為僧。因改名安進。勸學經史。國雄從其言。負笈尋師。精敏強記。遂博通九經三史老莊等書。隨問響應。舉秀才。為文章得業生。未多試。擢授從五位下。蓋異數也。後至祭主神祇大副。

三代實錄　系圖



平朝臣高棟。葛原親王子。童齓穎悟。性讀書。及長。軀幹魁偉。美容儀。天安二年。為權中納言。進正三位。貞觀初。領陸奥出羽按察使。奏言。鎮守府邊徼要地。諸吏去鄉遼遠。公廨之外無有資糧。而或有未納則抑而不給。自今頒準太宰府司公廨。雖有未納。以正稅給之。許之。數年轉大納言。以老辭職。優詔不許。九年薨。年六十四。

三代實錄

早部日下部ニ作ル　類聚國史五十四ナク



早部連氏成貴。攝津國武庫郡人。年十六適右京文室真人武庫麻呂。歷二十七年。武庫麻呂死。氏成貴居喪有禮。事死如生。日唯一食經年。貞觀六年。朝廷賞其貞操。賜位二階。免戸内田租。表門閭終身事。

三代實錄

石作部廣繼女。近江伊香郡人。年十五出嫁。人年三十七夫亡。女常守墳墓。追慕篤至。哭泣不斷聲。人皆稱節婦。貞觀七年。勅叙二階。免田租。

三代實錄



前賢故實　卷之四　○　廿八　雲來吳畫庵藏梓

守部秀刀自。美濃國池田人。夫死後。孀居守義。造佛寫經。晨昏禮拜。永斷葷肉。又不事織紝。礼佛之外。哭不絶聲。貞觀十年。勅叙二階。免田租。旌表門閭。　三代實録



大泉木臣玉刀自。出羽國田川郡人。夫沒後。廬墓側。專念佛名。守節不移。貞觀十二年。叙位二階。免戸田租。終身。　三代實録



前賢故實　卷之四　○　廿九　雲來吳畫庵藏梓

丹生弘吉。若狹遠敷郡人。幼喪父。獨与母居。色養無所不至。夏扇葉席。冬温衾褥。出必就父墓。擗踊哭泣。誦經而帰。其田毎歳不為水旱風蝗所損傷。郷里以為孝感之所致也。貞觀十二年。勅叙位二階。　三代實録





藤原朝臣良縄（ヨシナハ）。至参議正四位下行右衛門督。兼太皇太后宮大夫。斉衡元年冬。聞父大津（オホツ）臥病於備前。上奏請往侍父病。帝不許。既而訃至。慟哭嘔血。氣絶者數刻。僅得不死。乃辭官居喪。貞觀元年。母紀（キ）氏病。衣不解帶。目不接睫。丁憂又解職。毀瘠骨立。殆至滅性。十年卒。時年五十五　三代實録





藤原朝臣良相（ヨシミ）。冬嗣子。少遊大學。局量曠遠。有才辯。累遷至正二位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晩年　上表曰。臣幸藉陛下不訾之恩。子弟親屬。出仕拜官爵。給資養。無有所乏。況今亦兼大將任乎。所賜千戶。於臣有餘。伏望奉返半。庶補國用萬一。然則詩人罷取禾之刺。鬼神貽福謙之慶。貞觀九年得病薨。年五十七。稱西三條大臣。良相在台指。專心撫務。志在匡濟。當時放鷹漁獵之類。自京止。山川藪澤之利。與民共之。又愛文學之士。有學生貧者。時贈絹綿。冬月多製衣被。畀四學堂夜宿者。　三代實録　補任　分脈　大鏡　系圖



賀陽親王。齋衡中敘二品。勅賜帶劍。貞觀初爲常陸太守。復爲治部卿。五年上表請致仕。優詔不許。九年爲上野太守。治部如故。又爲太宰帥。薨年七十八。長于巧思。嘗創京極寺于京師。會大旱。鴨河水竭。寺田禾苗殆枯。王刻木爲童子。長四尺許。兩手捧盤。設機置之田間。注水盤中。則水自迸激灑童顔。人爭灌之。寺田爲之不枯焦。

帝王編年記　三代實錄　今昔物語



春澄朝臣善繩。齠齔聰慧。弱冠入學。手不釋卷。博洽多通。當於藻思。明敏兼人。當時無能及者。承和十年。爲文章博士。講後漢書于學堂。解釋流通。無所滯礙。疑晦皆得明辨。帝亦執弟子ゝ礼受莊子。賜以御衣。嘗奉詔修國史。貞觀十一年成上之。十二年得疾。特詔授從三位。薨東京里第。年七十四。善繩性淳朴。不以己所長加人。不治垣屋。不引賓客。唯對子姪耳。

三代實錄　補任

予昔驚鶴獨稟軽擧之靈
曼都對人空造誕漫之語
本朝文粹



小野小町。莫能審其年出。或曰出羽守良真女也。小町有絶世之姿。才慧長於和歌。為所謂六歌仙之一。紀貫之撰古今和歌集。多収其歌。序而論之曰。小町之歌衣通姫之流也。詞意悽婉。終乏氣力。譬諸美女之有所悪。脂粉之詠歌。自當如是。

系圖　作者部類　拾芥抄　古今集序



文屋のやすひでのみかはの掾になりて
さそひければ
わびぬれば身をうき草のねをたえて
さそふ水あらばいなんとぞおもふ。

著聞集



伊伎宿禰是雄。壹岐州人也。本姓卜部。始祖忍見足尼命。始自神代供占卜事。厥後子孫相継習祖業。綿々不絶。至是雄尤究其精微。日者之中可謂獨歩。嘉祥三年。為東宮々主。皇太子即位。轉宮主。貞観十一年。叙従五位。拜丹波權掾宮主如故。十四年卒。年五十四。

三代實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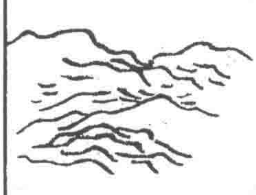
菅原朝臣峯嗣。本姓出雲朝臣。父廣貞。達于醫術。終于正五位下信濃守。嘗奉　平城帝勅。與安倍真直等撰大同類聚方一百卷。峯嗣事　淳和帝。為醫得業生。天長七年兼侍醫。寵遇頗厚。累進從五位上。為典藥頭。貞觀五年辭老。出為攝津權守。後退家居。手種藥草。守閑不交流俗。處劑多效。亦嘗奉勅。與諸醫撰定金蘭方。又注鍼灸法進焉。卒年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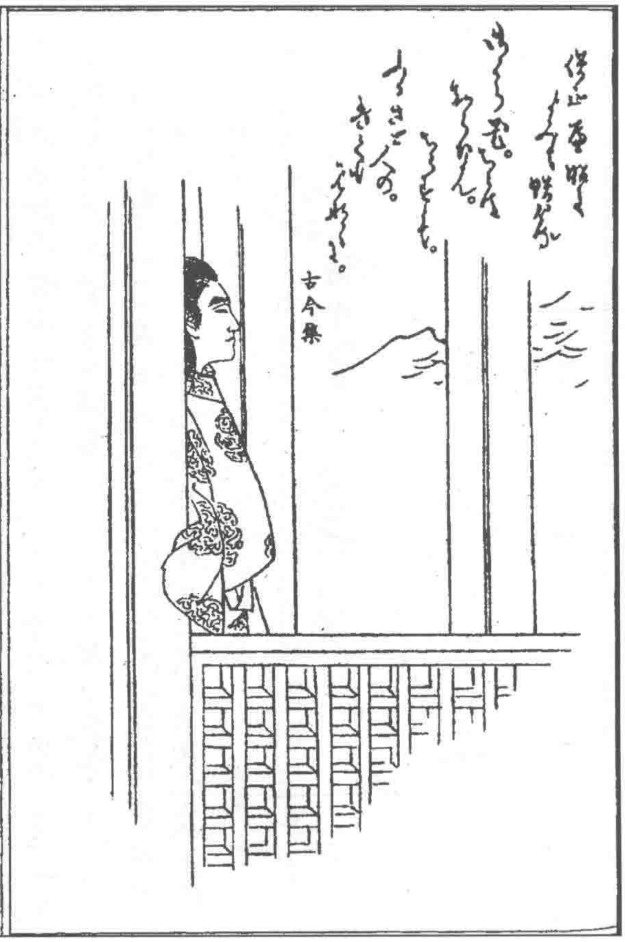
三代實錄



惟喬親王。文德天皇第一皇子。而　清和帝者第四子也。清和帝為外祖良房所立。於是。親王閑居山崎水無瀨宮。悒然無有不平色。吟嘯月花。以詩歌自娛。既而益厭塵。隱于比叡山下小野邑。在原業平紀有常等風流之徒。時來陪侍詞壇。貞觀十五年薨。年二十七。

三代實錄　紹運錄
源氏系圖　一代要記
帝王編年記　日本史　伊勢物語闕疑抄





秦忌寸豐永。美作國久米郡人。天資恭篤。孝事父母。父母已亡。常守墳墓。事聞于朝。叙位二階。蠲課役。表門閭。令衆庶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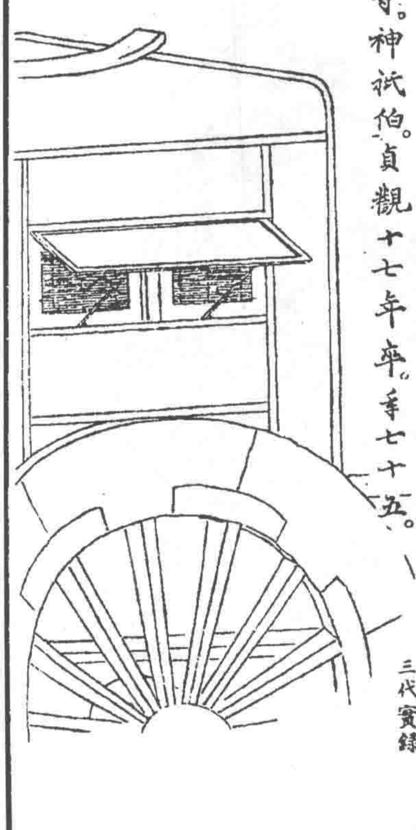
三代實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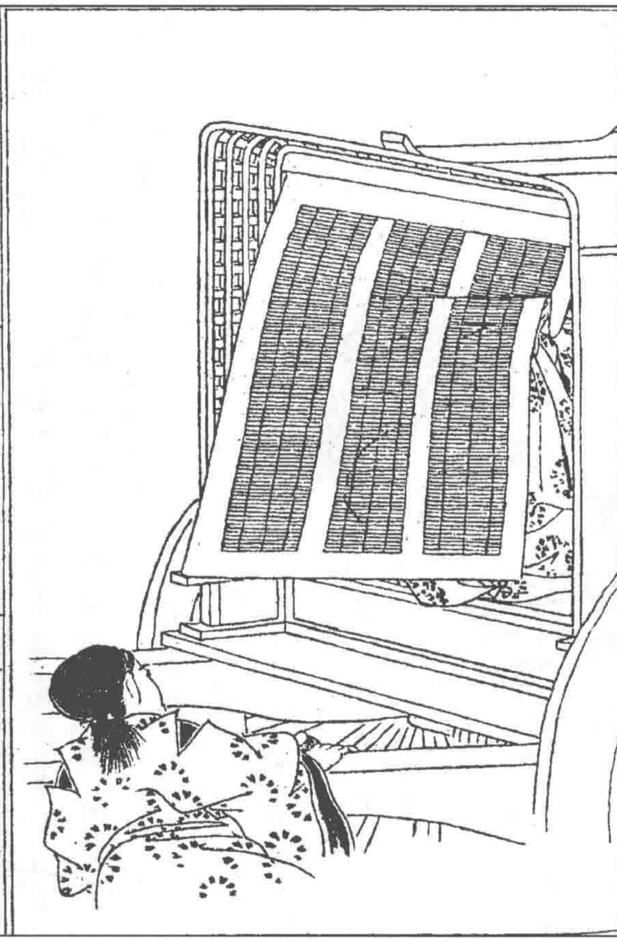




藤原朝臣良近。太宰員外帥吉野第四子。風標清美。以政理見稱于當時。為人多力。無有倫比。嘗與人同車而行。良近適帶醉。戲謂同車人曰。吾能令此車牛不行。乃攄林閑氣而坐。牛努力牟不得前。累官進從四位下。美濃權守。神祇伯。貞觀十七年卒。年七十五。

三代實録





白箸翁。不知其姓名居里。貞觀末。在平安市中賣白箸。鬢髮皓鬆。衣履不完。常着一故皂衫。寒暑不換。自云年七十。市人年可八十。語人曰。吾為兒時。既識翁。被服顏容。與今無異。有與酒食者。不問多少。酔飽而止。或數日不食。亦無飢色。放誕謹愼。隨時不定。後病終于市門。市人憫之。葬東河之東。後二十年。有僧見翁于南山石室中。訪問曰。翁無恙耶。翁笑而不答。遂去不知所往。聞者嘆異。

長谷雄白箸翁傳



坂上大宿禰貞守。從四位下勳七等鷹主七子也。性長武技。便弓馬。而無進趣之志。以簡靜自守。至丹波守從五位上。貞觀十八年卒。時年七十二。貞守善相馬。及鷹。凡其所說駑駿之骨。猛怯之相。并所產之地。一無所違。

三代實錄



在原朝臣業平。阿保親王第五子。至從四位上右近衛中將。體貌閑麗。資質放縱。不顧毀譽。蓋似有所憤慨于當世也。善作詞。後世併僧遍照。文屋康秀。僧喜撰。小野小町。大伴黑主。稱六歌仙。元慶中卒。年五十六。世稱在五中將。子棟梁滋春。并善和歌。

三代實録　古今集序　系圖



忠貞王。貞觀中為大學頭。元慶三年拜參議。撿挍大和班田。忠貞容貌奇醜。而志尚高遠。幼而就學。粗通五經。數年間。歷守諸國。所涖威惠兼行。人民懷服。不敢欺焉。庠序之風。所在日興。能忠之化。與橘良基同稱。美譽傳播。實為宗室之最。

三代實録　補任



都朝臣良香。博聞彊記。尤善屬文。兼通達朝章。弱冠入學。此時士習幹戈。賢奸混淆。良香嫉之。著辨薫蕕論。矯其弊。對策及第。聲譽日彰。論者以為其於文章得之天性。近江大掾上少内記。貞觀十四年。為掌渤海客使。叙從五位下。明年為大内記文章博士。元慶元年。賜姓朝臣。世言良香嘗秋過羅城門。吟所作詩句曰。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浪洗舊苔鬚。樓上有歎賞之聲。時人異之。又遊竹生島。得三千世界眼前盡之句。而對不成。島神賡曰。十二因縁心裡空。良香嘗與仲雄王等撰文華秀麗。又與編内裡式。有文集若干巻。子在中又有文才。

三代實録　江談

不才多愧業猶雖。好見山莊一挂冠。夜鶴眠驚松月苦。曉猿飛落峽烟寒。雲埋澗户無情積。水隔窓中野性閑。學路蹉跎年暗擲。更栽蘿竹養漁竿。

扶桑集



菅原朝臣是善。清公子也。為参議從三位行刑部卿。嘗為文章博士。侍讀清和帝。講説經史。補翼政務。撰文德實録十巻。都良香亦参與焉。是善又自撰東宮切韻二十巻。銀榜輸律十巻。集韻律詩十巻。會分類集七十巻。又有家集十巻。

三代實録



女郎花物語

坂上大宿禰瀧守。正六位上氏勝之子也。幼好武藝。使弓馬。尤善步射。坂上氏世有將畧。瀧守器幹尤振家聲。承和十年年十九歲。爲左近衛將曹。貞觀十一年爲太宰權少貳。右近衛少將。是歲新羅海賊奪太宰府貢綿。勅遣瀧守備之。元慶三年授從四位下。遷陸奧守。不之官。四年出爲大和守。五年卒。年五十七。三代實錄



廢太子恒貞。淳和天皇皇子。容貌端嚴。威儀閑雅。好讀經史。嵯峨天皇奇之。仁明天皇受禪立爲太子。擇小野篁春澄善繩爲春宮學士。恒貞始朝。勅賜御衣。受之拜舞而退。時年九歲。其禮容如老成。奏興復釋奠。率百官修禮。命博士群儒講經賦詩。恒貞亦有製。菅原清公滋野貞主甚賞爲。恒貞才慧日新。深達世事。自非家嫡而居儲宮。慮禍機難測。上表辭避不許。淳和帝崩。嵯峨上皇亦崩。無幾春宮帶刀伴健岑等謀反發覺。恒貞恐懼又固辭位。天皇優答曰。健岑山徒。何關太子。宜勿介懷。會上避暑冷泉院。恒貞亳馬。儀而左近衛少將良相率士圍太子直曹。恒貞晏然和暢。謂衛人曰。吾以非分荷重任。禍萌早自知之。故數請避退。而不得允。今至此。豈非天乎。降爲親王。乃住院東亭子。自是歸浮屠。元慶八年。天子遜位于陽成院。太政大臣基經定議推恒貞。不起。是年薨。年六十。


三代實録
續後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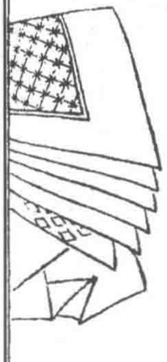
紀朝臣安雄。従五位下種継之子也。仁明天皇崇經術。屢引儒士。論難於御前。時御船宿禰氏主為大學博士。種継為助教。相與論經義。往復酬答。互无折角。當時左近衛阿刀根継。右近衛伴氏長。并角觝稱天下無雙。帝戯曰氏主為氏長。種継為根継云。種継本姓苅田。至于安雄賜姓紀朝臣。安雄性寛綽柔順。以學術見稱。天安初為大学直講。後年授従五位下。為助教。與撰格式。為武藏守。政尚簡恵。吏民安之。素精經業。頗閑詞華。仁和二年終于従五位上周防守。年六十五。

三代實録



藤原多美子。右大臣良相之女。容色妍華。有女德。是以貞觀五年。授従四位下。六年正月。清和帝加元服。此日選入後宮。有専房之寵。是年為女御。後屢進位階。元慶七年至正二位。仁和二年薨。性度安祥。德行甚高。為中外所依懐焉。

三代實録





橘朝臣良基。諸兄之後也。幼而篤學。明練治體。清正立己。歷仕五國守。勸督農桑。輕其租賦。家有羸餘。戶口歲增。政治為天下最。然而情在進取。且性強梁。無所推屈。其所惡雖僚佐未嘗含容焉。仁和中卒。年六十三。家無餘財。中納言在原行平。時以賻布。得辨葬焉。良基常教子孫以潔己。其子在公問治教之要。答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其操守如此。

三代實錄



道今古加賀國加賀郡大野鄉人。仁和元年。勅授位二級。免戶田租。以旌之。今古年十三。嫁前加賀權介大神高名二十餘年高名死。今古廬于墳側。歷年不去。哭泣之聲。日夜不斷。其女蔚集清河子。年二十一。始適于人。夫死不再醮。能全其節。母子繼踵。貞操無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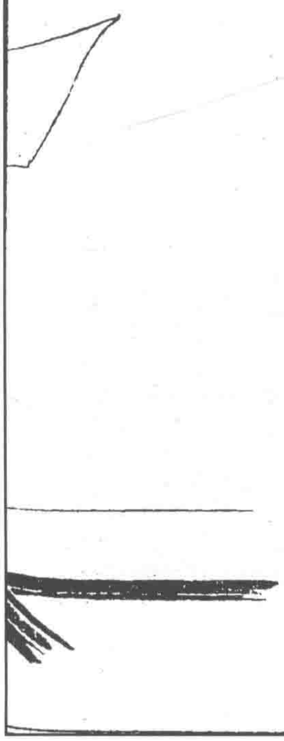
三代實錄

漢部妹刀自賣。丹波國何鹿郡人。年十四適秦貞雄。生二男一女。貞雄死。歷三十年。常著麻衣。獨居空室。均養三兒。以其貞節。表門閭。仁和三年。勅叙位二階。免戶田租。

三代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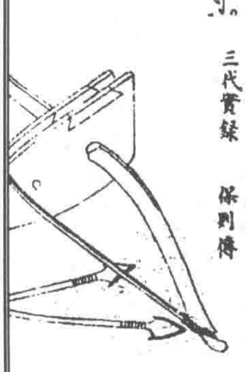


文室朝臣巻雄。中納言綿麻呂之第九子也。自幼有膂力。便弓馬。尤善馳射。文徳帝在儲位。用為帯刀舎人。帝登極。自相撲掾為右兵衛少尉。數年累進至従四位上。遷相撲守。巻雄身體輕捷。嘗戯脚踏駕車牛頷。躍超車上。立車後。又白晝有狐。走東宮屋上。巻雄奔登追及斬之。凡其直侍。日夜不出。宿衛之勤。當時先焉。仁和三年卒。年七十八。三代實録





小野朝臣春風。父曰石雄。累代将家。驍勇超人。元慶二年。陸奥蝦夷叛。燒秋田城。時春風坐事家居。藤原保則以春風薦攝政基經。云。平治夷賊。非此人不可。即拜鎮守将軍。與陸奥權介坂上好蔭。率兵東征。保則進軍於秋田添川。拒虜。善戰克捷。既而春風會秋田營。春風周通夷情。釋兵入賊中。具宣朝廷威恩。夷虜威服。帰降者相踵不絶。是冬渡島夷酋一百餘人。亦率部落来降。津輕渡島諸夷。悉内屬。奥羽平。仁和中。叙従五位上。至大膳大夫攝津權守。三代實録　保則傳




古今集

橘朝臣廣相。左大臣諸兄五世孫。峯範之子也。廣相發聰善詩文。九歲特許昇殿。乃賦詩曰。荒村桃李猶應愛。何況瓊林華苑春。宇多帝即位。進正四位上。左大辯。兼近江守。寛平二年卒。年五十四。以侍讀勞。贈中納言從三位。賻絹布。廣相歷仕三朝。近侍左右。省中衆事。莫不斷理。菅原是善嘗作高雄山鐘銘。廣相序之。藤原敏行書之。世稱三絕。

江談抄

扶桑畧記　十訓抄　補任



源朝臣清。卜居嵯峨。隱君子也。或云　嵯峨帝子。長不納婚。不與人接。終年閑居耽學。無所不通曉。當時參議左大辨式部卿橘廣相。爲博士對。亦遇疑晦不通者。即時策馬必造西山質問之。無不了了明辨焉。

今鏡　江談抄



藤原朝臣基經。淡海公大臣孫也。叔父忠仁公養為嗣。寛平三年薨。年五十六。贈正一位。謚昭宣公。追封越前。食封資人并如生時。置守家一戸。基經在職。績密祗畏。恭事神明。每遇災異。屢乞避位。不被俞允。則側身修職。思答天譴。清和帝朝。總攬萬機。務在濟益。吏稱其職。人賴其慶。內外肅然。最敦崇儒術。元慶中奉勅撰文德實錄十卷。陽成帝為羣小見誤。行多狂暴。公時為攝政。不得已行伊霍之事。立光孝帝。

系圖　補任　三代實錄　扶桑畧記　延喜式　大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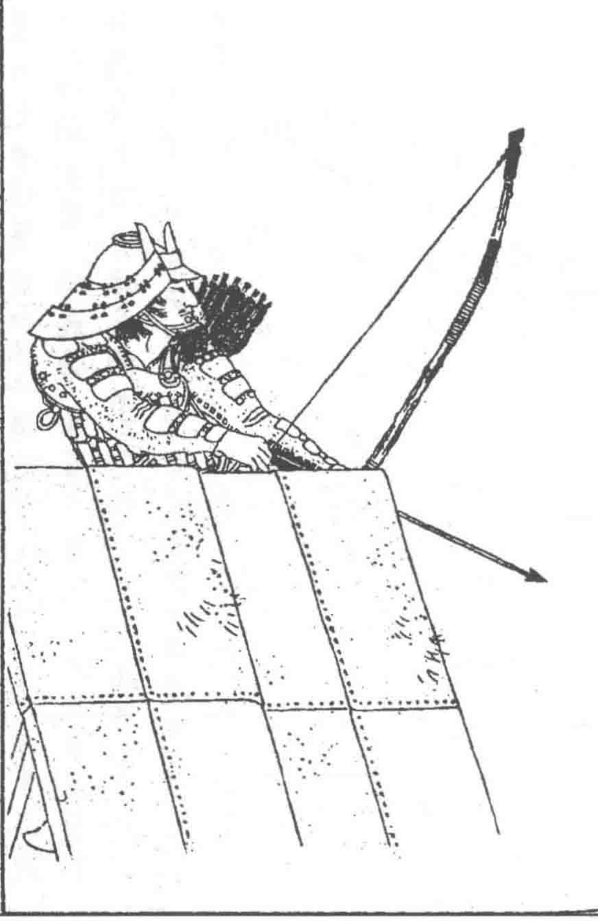


醉望西山仙駕遠。微臣淚落舊恩衣。

公家傳文云。元慶四年正月廿日侍宴。坐間左右曰。前陪太上皇命侍宴之日所着太上皇賜之御衣也。此日應製詩末句云。滿座感動。或有拭淚者。于時太上皇御水尾山寺。

江談

文屋朝臣善友。為筑前守。寛平六年。新羅越海寇邊。勅益太宰府督師。既而善友率兵進。與新羅戰大破之。陣斬賊將三人偏裨十一人卒三百人。新羅奔潰。勇威大振邊境。



在原朝臣行平終中納言正三位。實　平城帝皇孫也。初為諸王。天長中。其母伊登内親王為子男上表請賜姓。於是行平兄弟賜姓在原朝臣。貞觀中。任太宰權帥。先是漕筑前肥前等六國穀。為對馬年糧。海路危險。漂沒十之六七。漕丁多溺死。行平奏請停六國運漕。發管民營壹岐水田。以其穀充對馬年糧。停壹岐嶽租。課之六國。行平通經史。善歌。嘗奏。創獎學院於左京三條。寬平五年薨。年七十六。

三代實錄　補任



古今集

藤原朝臣山蔭　中宮亮高房子也。敘從三位。任中納言。嘗攜家赴筑紫。路頭見漁夫將殺龜。心憫之。買而放之。山蔭有兒年二歲。母乃繼室悍也。欲殺之者久矣。一日船出大洋。母竊與侍婢謀。為失手墮兒于水中。山蔭錯愕不知所為。時有一大龜。負兒踏波逐船來。山蔭接取之。遂免溺死。蓋靈龜酬救死之恩也。仁和四年薨。年六十五。兒乃如無僧都也。

東國　十訓抄　著聞集



藤原朝臣諸葛。從五位上有統子也。初為但馬介。累進從三位中納言。時　陽成帝皆暴日甚。太政太臣基経會公卿議廢立。百僚悚然顧望。莫敢发言者。諸葛瞋目撫劔進曰。今日之事。係天下安危。宜随太政大臣處分。有敢違者斬。於是議遂決。寛平七年。上表致仕。是歳薨。年七十。

三代實録　大鏡　補任



前賢故實巻第四

前賢故實卷第五

人名目次

宇多天皇朝五名
菅原道真
源融
大藏善行
藤原保則
島田忠臣

醍醐天皇朝十二名
紀友則
凡河内躬恒
藤原利仁
菅原淳茂
宗岡秋津
巨勢金岡
紀貫之
壬生忠見
白女
紀長谷雄
三善清行
伊勢

朱雀天皇朝七名
小野好古
檜垣子

藤原忠文
紀淑人
藤原忠平
源經基
紀貫之女

村上天皇朝十一名
橘直幹
小野道風
藤原師輔
平維茂
菅原輔正
藤原在衡
藤原高光
大江朝綱
大江維時
壬生忠岑
藤原實賴

冷泉天皇朝二名
源博雅
源延光

圓融天皇朝六名
橘正通
源順
源爲憲
菅原文時
慶滋保胤
安倍晴明

華山天皇朝四名
兼明親王
藤原兼家
公助
藤原佐理

一條天皇朝十九名
平兼盛
源雅信
清少納言
小式部
伊勢大輔
紀齊名
源滿仲
源賴光
具平親王
大江以言
大中臣能宣
紫式部
和泉式部
赤染衛門
巨勢弘高
藤原道隆
藤原實方
大江匡衡
大江時棟

前賢故實卷第五

江戶　容齋　菊池武保　輯著
長沼侍醫　良仙　手塚先照
門人　櫻室　中里德基
雙溪　阪部好禮　仝校
柳塢　河原武昌
駿府　平岸　天野真暎

菅原朝臣道真。從三位參議是善第三子。幼而穎悟絕倫。博通墳典。文藻鴻麗。貞觀中對策高第。累遷式部少輔文章博士。歷任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遂陞台鼎。延喜中為藤原時平所構。左降太宰權帥。尋薨。年五十九。後京師屢有災異。世謂貶公之故。乃詔追復本官。贈正二位。謚大富天神。村上帝朝建祠于平安北野以祀之。一條帝更贈太政大臣正一位。道真出儒家。位極將相。達鍊治體。裁決如流。名蓋一時。蓋古今罕匹云。

大鏡　扶桑略記　補任　日本史
三代實録　梅城録　桂林遺芳鈔

月夜見梅花　菅公　時年十一

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馨。



文草　御傳記
梅城録

藤原朝臣保則。右大臣繼繩曾孫也。叙從五位下備中權介。先是元旱飢饉。群盜公行。郡民或劫掠相殺。且前守苛酷。人民逃散。因徒滿獄。保則到任。即施以寬政。宥小過。存大體。仁恩篤摯。於是百姓襁負來附如歸。門不夜扃。戶口殷阜。賦稅倍入。以勞叙從五位上。後陞備中守。轉備前權守。政績一如在備中。風化大行。吏民敬愛。謂為父母。備前備中界有吉備津彥神。甚靈。嘗見形語保則曰。感公德化。冀助公為治。時安藝盜憑險。劫奪備後調絹。既去道歷備前。問逆旅主人曰。國守政績何如。對曰。府君德化浹洽。一國無不廉潔者。恩信感孚神明。儻有奸盜。告備津彥神立降大罰。且具述其治績。盜愕然變色。終夜歎息。至曉奔詣府。叩頭自首。保則曰。是已向善。非惡人也。即與米糧。封贓絹。并盜移備後。擇下皆以謂奸人不可信。保則固保之。果如其命。遂送備後守小野喬査。受絹放盜。自詣備前拜謝。其德化皆此類也。後出羽夷叛亂。用保則為出羽權守。鎮守將軍小野春風陸奥介坂上好蔭等。皆受其節度。威恩并行。凡自津輕至海島雜夷。前代未通者。悉信服為內屬。進從四位上。寬平七年卒。年七十一。保則嘗守備前讚岐。又為太宰大貳。所在治績為天下最。性廉潔退靜。趣善如飢渴。又有人倫鑒識。



三善清行 保則傳 補任

源朝臣融。嵯峨天皇子也。歷事四朝。官爵貴顯。而有烟霞之癖。營六條河原院。園中鑿池。令人運海潮於攝津。注之池。造竈池畔。燒鹽起煙。以擬陸奥海濱之景趣。又建栖霞觀於嵯峨。優游以自樂。世稱河原左大臣。寛平七年薨。年七十四。 扶桑略記 補任 古今集抄 續古事談 三代實録



古今

島田朝臣忠臣。貞觀初。為越前權少掾。渤海聘使來。副使周元伯頗閑文辭。以忠臣能文。權為加賀權大掾。與之唱和。既而任少外記。進從五位上。元慶中。為美濃介。權行玄蕃頭事。與式部少輔菅原道真。迎接渤海聘使裴頲。寛平元年。大學博士善淵愛成奉授周易于帝。忠臣為都講。竟賜宴。忠臣賦詩。作序。及卒。菅原道真作詩哭曰。自是春風秋月夜。詩人名在實應無。紀長谷雄嘗稱忠臣。為當代之詩匠。 三代實録 菅家文草 姓氏録 文粹

惜櫻花

宿昔猶枯木。迎晨一半紅。國香知有異。凡樹見無同。折欲妨人鎖。含應禁鳥籠。此花嫌早落。爭奈昭春風。

田氏家集



大藏朝臣善行。以文學著稱。貞觀十七年。勅侍藏人所。校定御書。又講顏氏家訓。教授左右年少輩於禁中。明年講竟。賜宴於藏人所。召文章生等賦詩。元慶七年。為存問渤海客使。臨發陞見。賜御衣袴各一襲。寛平中。叙從五位上。為勘解由次官。兼參河權介。大外記如故。先是與左大臣藤原時平奉勅。編修三代實錄。延喜元年。善行年方七十。時平會一時英俊於城南水石亭。以賀其壽。會者一十六人。其詩皆傳于世。時平躬執弟子之禮。時人榮之。

諡言奉和　三代實錄　再序
長谷雄水石亭詩序

惜秋翫殘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諡言奉和



紀朝臣友則父曰有友。宮內權少輔。友則善和歌。與從兄貫之齊名。寛平中。禁內歌合。友則在左列。詠新鴈。講師方唱首句。右列者笑其誤氣節。及唱全章。笑者乃默然慚沮。延喜初。任大內記。授六位。

歌仙傳　東圖　十訓抄
著聞集　古今集序注





紀朝臣貫之。中納言長谷雄孫望行子也。妙作歌。進從四位下行木工頭。天慶九年卒。延喜中。與從弟友則等奉勅撰古今和歌集。貫之作序。嘗赴紀伊。夜過和泉。所騎馬伏地不進。人告之曰。此地有蟻通神祠。今過不下。神怒之乎。貫之大驚。下馬盥漱吟歌。馬即得進。

八雲御抄　十訓抄　文粹
顯昭古今集抄　袋草子
家集



凡河内宿祢躬恒。家本寒微。善和歌。　醍醐帝召侯御書所。延喜中。侯御厨子所。遷和泉權掾。授六位。後為甲斐介。　帝一日召於階下問曰。古人以月比弓弦。汝用其意作歌以答。躬恒即唱曰。

帝甚嘆賞。賜御衣。其家園有櫻樹。花時賓客填門。花既謝無復至者。躬恒感而作歌。

延喜七年死。年四十九。世傳躬恒在甲斐。開山決澤有功于民。至今國中往々存其祠云。

大鏡　家集　歌仙傳　作者部類　大和物語
撰集抄　清輔抄　大日本史　勅撰次第



壬生公忠見。幼名名多。初居攝津。身雖貧寠。登以和歌鳴于時。醍醐帝召之。候藏人所。賜御製和歌曰。

みしかきも。あたにたては。
かゝるとる。飯のうちにも[illegible]。

忠見上答歌

もとのれ代。まれともおもへき。
きゝしもせしらて
しはやらにうちうかなし。

帝又將使忠見候御廚子所。而意欲其自乞。因上歌曰。

あるてらまれ。
おくりの桂の。
うらむれは。
うつつやかす。
すりかいぬるも。

御返

よのなかを　かくてものをしらぬかな
やよのさくれ。
まねきか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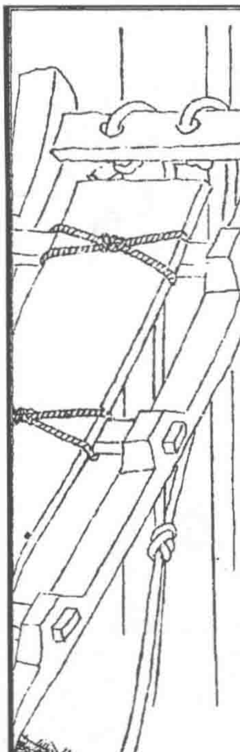
乃詣候御廚子所。授六位。有集傳于世。

古本歌仙歌集　家集



藤原朝臣利仁。左大臣魚名六世之孫。沈勇多智。矯捷絶倫。通曉兵機。延喜十二年。下野國高坐山賊藏宗藏安等。聚黨千餘人。侵掠郡邑。妨貢調。命利仁討之。至則命士卒作橇。時方盛夏。衆不解其意。一夜大雪。乃襲賊營。斬獲殆盡。由是威名大振。拜鎭守府將軍。

日本史　[illegible]
鞍馬寺緣起





白女遊女也。亭子院上皇。季春幸鳥養院。遊女多来集。中有称丹後守玉淵女白女者。容色絶姝。唱哥尤佳。院名戲曰。汝云玉淵女未可信。朕聞玉淵嗜詩歌。今汝速詠鳥養二字。則朕以為真耳。白女即吟曰。

ふかみどりかひある春にあふ時ハかすみならねどたちのぼりけり。

院殊賞嘆焉。

著聞集　大鏡



菅原朝臣淳茂。贈太政大臣道真子也。博學穎敏。富文才。殆有父風。大江匡房謂。名儒能傳家聲者。唯都在中及菅淳茂耳。淳茂擧秀才。對策及第。為文章博士。歴大學頭右中辨。任式部權大輔。叙正五位下。宇多法皇中秋召文人於亭子院。賦詩。淳茂作序。揮筆立成。文甚新美。法皇且誦且嘆曰。恨不使故布相見之。渤海貢使裴璆来朝。淳茂為掌客使。初璆父頲来。与道真唱和。至是淳茂亦數與璆酬酢。言及先人時事。璆讀而感泣。異域二代。兩家邂逅。世以為奇會。

系脉　扶桑略記　江談抄

初逢渤海裴大使有感吟

思古感今友道親、鴻臚館裏□餘塵、裴文籍後聞君久、菅礼部孤見我新、年齒再推同甲子、風情三賞舊佳辰、兩家交態皆人賀、自愧才名甚不倫、

本朝麗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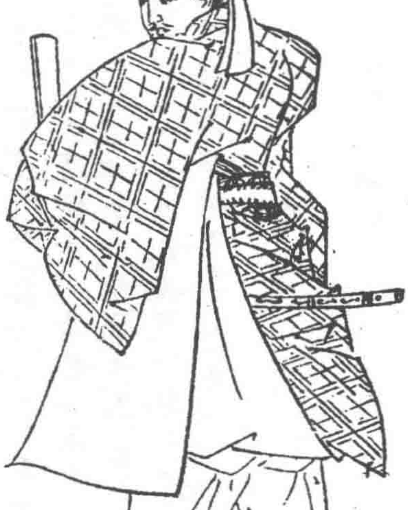
紀朝臣長谷雄。父曰貞範。貞範嘗禱於長谷寺生之。生而穎敏。成童志學。善屬文。未知名。一日諸生羣飲。同賦詩。大藏善行。特賞長谷雄作曰。甚得風骨。自是才名日著。菅原道真亦屢相唱和。宇多帝欲遣使於唐。道真為大使。長谷雄為副使。會聞唐亂而止。延喜中。進從三位中納言。十二年薨。年六十八。長谷雄文藻瞻麗。詔勅表牋多出于其手。及道真執政。每有文事。輒屬長谷雄起草。嘗侍內宴賦詩。道真執其手曰。元白雖再生。何以加焉。島田忠臣。亦亟稱其文。

補任　系圖　扶桑略記

山無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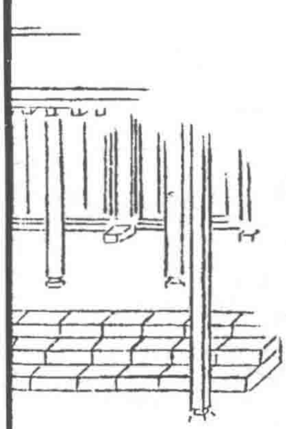
幽人歸德逢難遁、抽卸萬簪別草廬、壓澗有聲寒溜咽、故山無主晚雲孤、青鄉不顧烟花富、絳闕初生羽翼扶、桑許若能逢此日、何因挨作頴陽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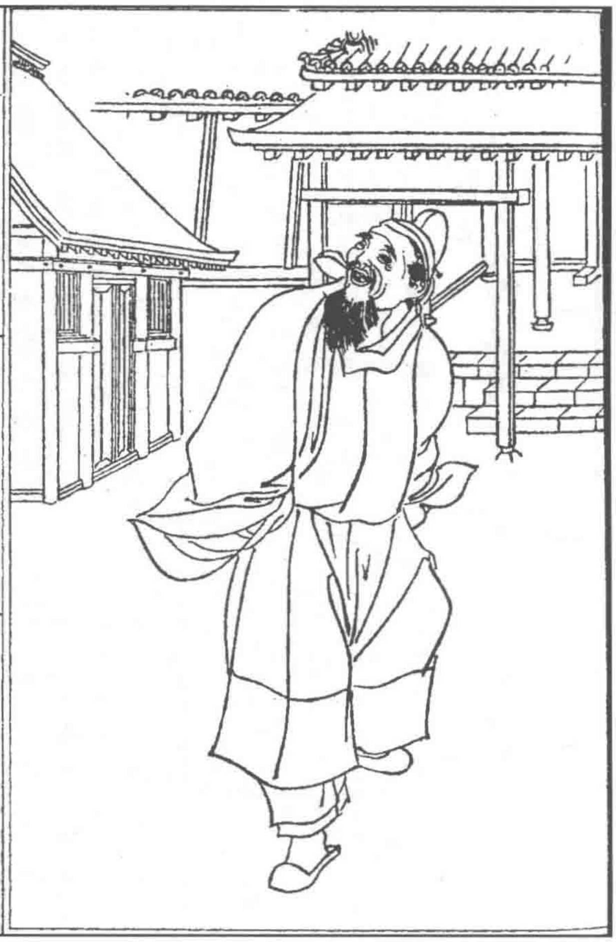
扶桑集



宗岡朝臣秋津。延喜十七年十一月。應試登第。上恤其頹齡。特詔褒之。秋津拜恩舞踏。猶不任感戴。退自殿行且歌。不覺到建禮門前。忽得句朗吟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礼門前舞踏人。高唱不輟。衛士呵之。應曰新進士某。士乃詈曰。痴老學何敢作狂。此禁門也。秋津初驚悟遁走。上聞愈憐之。官遂至參議左大辨。

江談　三代實錄





三善朝臣清行。歷任文章博士。參議宮内卿。博通經史百家。強記洽聞。爲一時之宗。　醍醐帝初即位。左大臣時平大納言源光等。嫉右大臣道真。齒德并高。恩遇日渥。搆成其罪。貶爲太宰權帥。先是清行贈書右府。勸避權寵。書中有離朱之眼。不見睫上之塵。仲尼之才。難知匱中物。公雖明哲。宜慮無妄之語。延喜十四年。清行上書言十二事。言皆剴切。文亦富贍。天皇嘉納焉。嘗有凶宅。人不敢居。清行買而移居。妖亦隨熄。

扶桑略記　續古事談　本朝文粹
今昔物語　補任

秋日陪左丞相城南水石亭祝藏外史大夫七旬之秋應教

鳴桐半燼遇知音。七十還悲雪鬢侵。計若自栽松百丈。校高平對嶺千尋。紫芝未變南山想。丹霽猶凝北闕心。暮齒豈忘蹤傳志。應繫相府爲恩深。

雜言奉和



巨勢朝臣金岡。貞觀中。爲神泉苑監。善畫。爲當時冠。元慶四年。釋奠圖先聖先師像。歷世用之。　宇多帝使源直方藤原興基等。選弘仁以後諸儒工詩者。命金岡列畫東西障子。又畫紫宸殿賢聖障子。最長畫馬。有三子相覽公望公忠。公望子深江。々々子弘高。奕世善畫。不墜家聲。嘗有鬻畫者。深江購得之。弘高未奇之。深江曰。汝能此原野乎。曰。不能。能此巖溪乎。曰。不能。深江徐而謂曰。是家叔公忠之筆也。雖必署名於紙背。試視之。果然。後世言繪事者。以巨勢氏爲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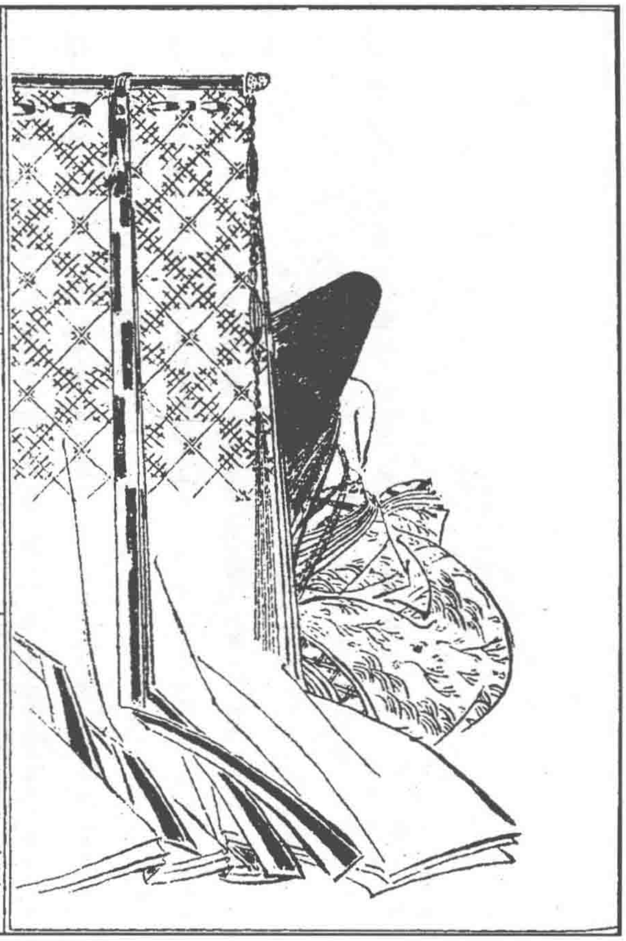
菅家文章　扶桑略記
花鳥餘情引雅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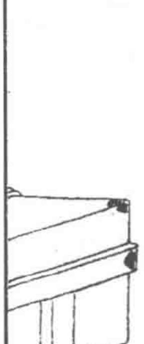
伊勢。藤原繼蔭女也。容色婉美。妙于和歌始爲七條后宮女。宇多帝殊寵之。後爲御息所。生行明親王。帝遜位歸佛。伊勢退在五條私亭。延喜中皇子著袴。作色紙形屛風。皆有四季畫。使當時歌人作歌。成而命小野道風書之。道風臨書。見一紙有山櫻花下立女車圖無歌。因奏焉。帝曰列今無如之何。但速辨之者其唯伊勢乎。藤原伊衡被擇其使。以容儀閑麗也。伊衡即至伊勢里亭。立寢殿南面廂。有一女房乞入內。客次三間立朽木形几帳。數重錦茵蘭麝香冷。而看簾中三四仕女。伊衡進隔簾演旨。而還坐矣。有女童二人各著紅衫。持銚盞。又用硯匣蓋。敷紅紙盛雜菓出。而女童更進酒。伊衡已醉。無幾書歌。繋薄攝第結之裹以同紙副婦女裝束一具。出自簾下。伊衡取之直奔而復命。道風猶操筆待座。帝見歌賞歎焉。左右皆駭其敏妙。所作有伊勢物語。　今昔物語

其歌曰

[illegible]



小野朝臣好古太宰大貳葛緒之子。天慶中。前伊豫掾純友反招集海賊劫掠南海山陽二道。好古爲征南海使。源經基以下諸將屬焉。好古分兵二道。與藤原慶幸。大藏春實等。海陸追賊連捷。純友航海而走。急追之。擲炬焚其艦。燃衆潰。純友僅以身免。奔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誅之函其首送京師。誅其子重太丸及餘黨。西海悉平。蓋好古之力也。　補任　扶桑畧記　日本紀畧





檜垣子。肥後國之遊女也。容姿閑麗。善作和歌。見者無不愛焉。天慶中純友反。燒民家奪其資財。檜垣亦因此落魄。太宰大貳小野好古奉勅討純友。過肥後白河。謂侶者曰。我聞檜垣之名久矣。今幸來于茲。欲一見之。時有老嫗弊衣跣足汲水者。從者指曰。彼即檜垣也。好古驚其老貧。親往問其故。檜垣恥而不到。作歌謝焉。好古哀憐。脫所著袙一襲贈之云。

袋草子　大和物語



大和物語　袋草子　家集

藤原朝臣忠文。參議枝良之子也。累進正四位下。任參議。兼民部卿。天慶中。平將門反于坂東。命忠文為征東將軍。方食。即投箸而起。朝受節刀。不歸家而徑發。忠文嘗為近衞司。恪勤不懈。每直宿徹夜不寐。必取御廄馬。置立枕畔曰。終夕聽馬齕物。霄々然巧警我眠。其豪爽如是。

補任　日本紀畧　扶桑畧記　古事談　江談　今昔



源朝臣經基。貞純親王長子。賜源氏。有武幹。便弓馬。又善和歌。以親王為　清和帝第六子。人呼經基曰六孫王。天慶中。為武藏介。從藤原忠文討将門。又從小野好古討純友。叙正四位上。任鎮守府将軍。年四十五。子孫世為武臣。蕃衍無比。世所謂　清和源氏。皆其裔也。

系圖　補任　扶桑略記　大鏡



紀朝臣淑人。長谷雄子也。長于和歌。仕　醍醐朱雀村上三朝。延長六年。任左衛門權佐。至從四位下。承平六年。藤原純友反於伊豫。兇徒鴟張。　勅以淑人為伊豫守。賊徒素聞其寛裕。望風帰款。賊師小野氏彦紀秋茂津時成等。三十餘人。率衆二千五百人来降。淑人給之衣食。優厚就耕農。海表廓清。累官至式部少輔。天暦中卒。

作者部類　紀略　略記　系圖



古今

紀朝臣貫之女。善和歌。入宮為内侍。村上帝朝。清涼殿前梅樹枯。帝欲移植貫之園梅以代之。内侍時在家。作歌述情。帝感賞而止。
世因名其樹曰
鶯宿梅。嘗著紀家六帖。

十訓抄 大鏡



大鏡 十訓

藤原朝臣忠平。童亂聰慧穎敏。累進為左大臣。兄時平撰延喜格式未成。薨。忠平踵成之。朱雀帝即位。詔忠平攝行万機。叙従一位。聽牛車出入上東門。尋拜太政大臣。天慶二年。准三后。聽輦車。四年。改攝政為關白。天暦三年八月薨。年七十。詔贈正一位。追封信濃公。謚貞信。忠平寛厚慈愛。及薨朝野莫不嘆惜。宅邊有宗像神社。忠平往來必下車。一夕夢神曰。位卑矣。而辱公禮敬。實所不堪。忠平為奏陞正一位。初道真為兄時平所陥。忠平雅與道真善。及其貶。書遺不絶。其坦懐如此。

日本紀畧 扶桑畧記 榮花物語 大鏡 補任



橘朝臣直幹。長門守長盛子。為文章博士。故事博士才兼他官。直幹乃作申文。倩小野道風書而進之。其略曰。拜除之恩。惟一榮枯之分不同。依入異事。雖似偏頗。代天授官。誠懸運命。帝村上初覽之不悦。至後云。箪瓢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鎖。雨濕原憲之樞。帝歎曰。一世文士也。窮乃至此。是朕過矣。即任民部大輔。直幹文。道風書。時稱二絶。

系圖　日本紀略

蘭氣入軽風

香蘭叢艸雖相分。況入軽風氣不群。臨水襲來魚在浪。滿皐吹染鶴閒雲。曲驚楚客秋絃馥。夢斷燕姬曉枕薰。移植若逢新雨露。每秋猶欲播清芬。

天德闘詩



藤原朝臣高光。右大臣師輔子。才慧善歌。村上帝朝。至從四位下右近衛少將。帝嘗御飛香舍。召讀文選。高光諳誦之。帝大感賞。高光志操高潔。不慕榮貴。遯世。乃作和歌。薙髮隱橫川。帝深憫惜之。後移居多武峯。並稱多武峯少將。

系圖　榮花物語



小野朝臣道風。天性善書。筆勢遒勁。名譽絶古今。歷事醍醐朱雀村上三朝。至正四位下内藏權頭。殿壁題字。宮門扁𢈔。所書甚多。晩患中風而手顫。所書彌奇逸有態。嘗爲橘直幹書奏疏。村上帝賞愛之。常置坐側。會禁闕火。帝顧左右曰。直幹之疏存否。不復問他。凡其一行隻字。人競求之。爲世所貴重如此。

系圖　扶桑　今鏡

紫宸殿之皇居。七回書賢聖之障子
大嘗會之寶祚。兩度贊畫圖之屏風

本朝文粹



大江朝臣朝綱。音人之孫。玉淵子也。博學多識。詞藻宏麗。擧文章生。對策登科。奉村上帝勅。撰新國史四十卷。嘗餞渤海使裴璆詩序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鴈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涙。璆大感嘆之。後渤海人問我國人曰。朝綱既昇三公歟。答曰。未。曰上邦何不重才乎。其名播異域如此。又善書。人擬與小野道風優劣。村上帝聞之曰。朝綱書法不及道風。文詞不及朝綱。歷左右中大辨。任參議。天德元年卒。年七十二。世稱音人曰江相公。朝綱曰後江相公。

補任　江談　系圖　本朝書目　文粹　著聞

余近賀菅秀才登科不勝助喜敢綴爛酬和之詞韻高調奇情感難抑重以吟贈

東西雖異本同門累代通家道尚存八斗才多稱器量九升情動惱夢魂窓螢役了辞應退梁燕惟新賀自喧我已晩齢君始壮忘年共契報朝恩

扶桑



藤原朝臣師輔。性寛裕愛衆。爲右大臣正二位。天慶之亂。命征東將軍藤原忠文征之。未及接戰而賊伏誅。朝廷議其賞。衆謂忠文亦宜在慶典。時師輔兄實頼爲關白。曰忠文無功勞。不可賞。師輔曰。經云賞疑惟重。彼既銜命出京師。不可謂無勞。宜賞。實頼固執不可。時論以師輔爲長者之言。薨年五十三。世称九條殿。作遺誡一篇。以訓子孫。行于世。

扶桑　[illegible]　古事談　十訓　補任　拾芥抄　大鏡

[illegible]

後撰



大江朝臣維時。千古第三子。夙擧文章生。策試擢秀才。天暦中。任參議。天徳四年。進中納言。爲人博聞強記。淹貫經史。又遷都以来第宅変遷人物死亡年月皆能諳記之。初醍醐帝　勅録上園中花卉名。維時用國字書之。人嘆其不識漢名。維時曰。我恐人難解故也。帝命改用漢字。維時立書獻之。人果不能解。朱雀村上冷泉圓融四帝御諱。皆其所撰進。人以爲榮。應和三年薨。年七十六。

花鳥餘情　補任　日本紀畧　續古事談　古事談　江吏部集

喚雲胡鴈速

淡雲胡鴈向衡陽、漸滅遙天不辨行、遙月色濃斷杳杳、破風聲薄叫蒼蒼、聲寒思婦閨中淚、聽暗征人隴外腸、寥廓路開銀漢速、高翔何必獨鸞鳳、

天德鬪詩



平朝臣維茂。鎮守府將軍繁盛子也。少小有勇畧。伯父貞盛奇愛之。養為子。嘗從貞盛居陸奧。時豪族藤原諸任與維茂爭田。遂集兵相攻。既而諸任避奔常陸。維茂傲不設備。諸任急還襲焉。維茂卒僅二十人。力戰及曉。自火其宅。潜匿萑葦間。諸任謂維茂既死。悅而去。時士卒聞變。至者數十人。維茂曰。疇昔之事。我甚恥之。且恥苟生。不如一死之為快。且彼狃一勝。必弛警備。襲之可得志。追及之。急擊斬之。自是威名大著。遂拜鎮守府將軍。年八十。貞盛多養子。維茂行在十五。故世稱曰餘五將軍。

尊卑分脈　今昔物語　日本史



壬生公忠岑。從五位下安綱子。善和歌。初為藤原定國隨身。定國嘗乘醉。深夜過左大臣藤原師尹。師尹詰問之。忠岑跪階下。以歌答之。師尹感悅。置酒歡宴達明。延喜中。禁中歌合。忠岑作歌。帝深感之。即擢御隨身。遂聽昇殿。候御書所。授六位。康保二年死。年九十八。有集傳于世。後鳥羽帝問侍臣古今集之歌孰為壓卷。定家家隆共稱忠岑有安計之歌。

作者部類　大和物語　古今集抄
大日本史　藤原兼良和歌秘抄



菅原朝臣輔正、正五位下淳茂孫。從四位上在躬子也。天曆四年舉秀才。歷大學頭東宮學士文章博士。以文藻播譽。爲圓融花山二帝侍讀。長德二年。任參議。尋兼式部大輔。至正三位。寬弘五年薨。年八十五。嘗至筑紫安樂寺。創立多寶塔。乃安佛像經卷。名曰東塔。撰寺務法規三卷。藏諸寺庫。後人建祠于道真祠側。稱北野宰相殿。元曆元年。贈正二位。補任　紀畧　日本史

一昨日藤亜相於東山別業、時開尚齒會七叟之外儒士故人、預於宴筵、共述風情、各言春樂、予有由故、獨不追從、恨心難抑、欲罷不能、偷綴荒詞、呈前資才、

風聞尚齒宴重成、獨後春遊有恨情。西漢樂天寒浪外、東山勝地暮雲程。嵐行不醉消憂酒。霞步無逢與客鶯。忘光落花心底色。助歌流水夢聞聲。詞華吏部塵相累、句麗和州玉自瑩。七叟交中思二老、古今猶顕我家名。

粟田左府尚歯會詩



藤原朝臣實頼、太政大臣忠平長子也。天資温雅謹厚。初任阿波權守。累官至左大臣。兼皇太子傅。叙正二位。康保四年。村上帝晏駕。皇太子當登祚。羅病不能御大極殿。實頼建議行即位禮於紫宸殿。是爲冷泉帝。時人稱其卓識。帝寵礼之。聽輦車出入宮門。節會日不就班而直昇殿。拜太政大臣。叙從一位。安和二年。圓融帝幼冲登極。實頼攝政。天祿元年薨。年七十一。是日賤踵門。舉哀慟哭。贈正一位。追封尾張公。謚清愼。世稱小野宮。實頼練達朝章。爲世儀範。補任　榮花物語　系譜　古事談　大鏡　思記



後撰

藤原朝臣在衡。中納言山蔭之孫。但馬守有頼之子。以學術進。前識過人。每有帝所問。占對明詳。未嘗有窮。每朝車中行且披覽一書。及入承顧問。必其書中事也。又以恪勤見稱。一日風雨甚。衛士相謂。雖在衡恐不得朝。言未畢而衣冠澀以朝。初源高明遭讒貶竄。在衡嘆惜之。家臣云。大臣有闕。公且代之。是可慶也。在衡大怒逐其臣。累官至左大臣從二位。天祿元年薨。年七十九。贈從一位。號曰粟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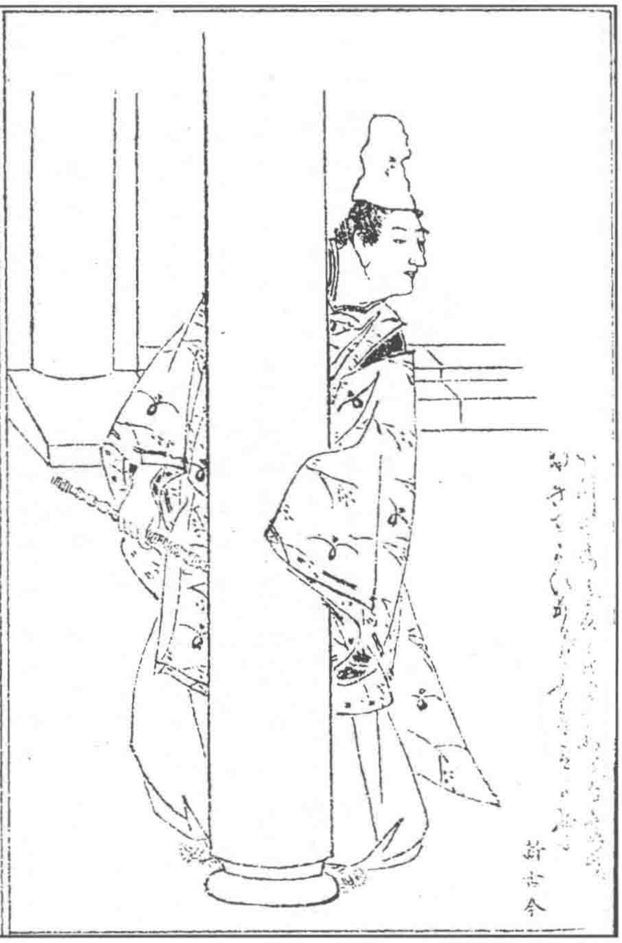
補任　系圖　十訓抄　續古事談
一代要記　扶桑畧記



天慶六年日本紀竟宴歌

源朝臣博雅。醍醐天皇皇孫。克明親王子也。性好音樂。琴笛琵琶皆極其妙。嘗月夜吹笛過朱雀門。時亦有吹笛者。音響瀏亮。博雅就而語。自後相會者數。竟不知其為誰。久之博雅知彼笛為良材。相易吹之。不復還焉。彼亦無所言。聞者謂是鬼。一日盜入博雅家。博雅避匿床下。盜悉室中物出。博雅毫無憂色。踞床吹篳篥。盜感嘆返所掠去。官至皇太后宮權大夫從三位。天元三年薨。年六十三。

補任　日本紀畧　日本史



源朝臣延光。人稱之枇杷大納言。初　村上帝時爲藏人頭。眷注殊渥。有水魚之遇。嘗忽覺　上有踈外之色。數日未知其旨。懼不敢　朝。俄而　召見。上曰。有一學生雅材云。嫺於文章。何以不薦擧。任卿何事。延光大駭。遽奏雅材爲郎。　帝又嘗謂延光曰。相得如是。朕百歲之後。儻有懷邪。延光曰。　天恩罔極。不能斯須忘也。　帝曰。時或應思爾。豈常不忘哉。延光曰。千秋萬歲之後。臣願終身服喪以爲刻心之驗。　晏駕後遂服終身。　冷泉帝時。或不得已。猶素服從事。　帝見之垂淚。　日本史　著聞

再拜聖顏一寢程、恩言芳徽奉中情、
夢中如覺夢中事、雖盡一生豈空驚
著聞



橘朝臣正通。右大臣氏公六世之孫。實利子也。少小志學。師事源順。與藤原在衡同入大學。情好款密。而在衡累進爲公卿。正通僅得宮內少丞。居常鞅鞅。一日赴具平親王座。作詩序曰。齡亞顏駟過三代而猶潛。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源爲憲讀而訝之曰。卿豈有無他意乎。正通慨然垂淚。後果遁跡。不知所終。具平親王題其造篇曰。文華留作荊山玉。風骨消爲萬里塵。未會茫茫天道理。滿朝朱紫彼何人。　系圖　江談　朗詠　本朝麗藻

花閒酌酒幾催巡。酣暢難
堪欲暮春。傳盞閑穿晴
雪色。攜樽漫入曉霞句。濃
粧自讓含紅面。脆影猶薰
帯白脣。折得爲籌技漸見。
啼鶯空恨醉遊人。

菅秀才宅詩合



菅原朝臣文時。贈太政大臣道真之孫。右大辨高視之子也。世稱菅三品。村上天皇天暦三年。奉詔與博士大江朝綱橘直幹大江維時等撰古今詩。命小野道風書之屏風。巨勢公忠畫其像。後帝又使朝綱文時各撰白居易集壓卷詩一首。別封上。則同果選蕭奥士送點南之作。帝嘆曰。卿等鑒識如身。何以如此。天德元年春。内宴令文人賦詩。以宮鶯囀曉光爲題。御製先成云。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帝意自負。及文時作出云。西樓月落花閒曲。中殿燈殘竹裏音。帝命文時評御製。文時曰。聖作神妙。帝又問。朕作與卿優劣何如。不直則道不見。勿有所隱。文時曰。聖製周優。帝不應顧左右曰。吾所不盡言者。異日勿奏其所奏。文時曰。實可稱持。帝強令詛誓。文時曰。臣詩實犯。帝座而升一等。乃逃。帝愈感賞。是歲文時上封事。禁奢侈。停賣官。不廢鴻臚館。懷遠人。勵文士。其文麗。人稱鴻儒。天元四年薨。年八十四

日本史　系圖　江談　今昔

釋奠聽講古文孝經

一千八百有餘文。名是孝經
忠不分。聽盡爲臣爲子
道。秋風吹拂意中雲。

扶桑集



源朝臣順。大納言定曾孫。左馬允擧子也。博聞強識。工妙歌詩。而官不逞。憂欝閒見文辭。應和天元間。歷民部大丞下總權守和泉守。爲能登守。先是天暦五年。奉勅撰和歌後撰集。所謂梨壺五人其一也。所著和名類聚抄二十卷。行于世。永觀元年卒。年七十三。

系圖　拾芥　歌仙傳　本朝文粹　朗詠

秋光変山水

秋光変望中尋山水蒼々景気深煙暗半残鑪峰翠月明斜入鏡湖心随嵐落葉舍蕭瑟激石飛泉弄雅琴欲愛風流於趣志君恩未報不抽簪

天徳三年闘詩



慶滋朝臣保胤。賀茂忠行子。潜心文學。遊菅原文時門。才識日進。聲名冠于當時。冣工詩。文時嘗賜題賦詩。自謂未工。及讀保胤吟。保胤適至。賛曰。是何等絶唱。蓋逮獻。文時從其言。其詩果傳播于世。具平親王一日問當世文人。保胤對曰。大江匡衡如鋭卒數百。擐犀甲策駿馬而過渋津濱。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紀齊名如雪朝坐瑤臺而彈箏。大江以言如白沙庭上翠松陰畔。奏陵王舞。親王又問足下何如。曰似舊上達部駕檳榔毛車。時々微吟。世人謂不第其長短而評隲允愜。任大内記兼近江掾。資性慈仁。篤信佛教。身雖立朝而志在山林。長徳三年終。

古事談　十訓抄　今鏡　著聞集

花鳥尚留春

鳥啼花落幾分飛春暮留春日遅弥契豈從風靜偏隨歌裏任艶菲々若使芳景吟爭語剩占青陽繞樹輝消漏玉聲高亂曲連晴錦影曉辞枝令粧枝無金畫消意雜中不早歸金翅碧苑今計會伴來兼恐一昔稀

善秀才宅詩合



源朝臣為憲。光孝帝玄孫。筑前守忠幹子也。受學於源順。將沒以其集屬之。為憲擧文章生。正曆中為遠江守。氐戸素凋弊。為憲至任。撫愛有方。田疇墾闢。戸口亦增。長徳元年任滿而歸。以功敘從五位上。而在散位二十年。長和三年。歷守美濃加賀二國。為憲毎赴詩筵。必携一嚢。名曰士嚢。有感佳製則入頭嚢中。吟賞不已。所著有本朝詞林。

紅霞間緑樹

春樹春雲先定粧。霞紅樹緑錦成章。摽煙細柳横虹影。銑雨孤松映夕陽。薜荔巖頭偸雪色。琉璃水上綺緋光。前濃淡猶難破。不待風揺自弛張。

善秀才宅詩合



安倍朝臣晴明。進叙従四位下。歴天文博士左京大夫播磨守。初師事賀茂保憲。暦筭占卜推歩之術。無不精究。古今以為師法矣。相國道長一日将往法成寺。一犬齧衣牽之。因招清明問之。對曰。有児詛相公者。掘此地必有異。如言果得土器。内有朱書一字。晴明曰。世知此術者。獨道摩法師而已。乃結紙作鳥形。誦呪投之。化為鷺飛去。人逐其後。果到道摩家。鞫問得實。又一夕経陣座。見蔵人某為鳥所穢。識其人有禍祟。謂曰。子命逼今夕矣。其人涕泣求救。清明随至其家。通夜誦呪。及暁有叩門者。問之則致厭禱者。自来吐實暴死。其人卒得免。

衣服　系圖　今昔物語　大鏡





兼明親王。一品中務卿。世稱中書王。天資豪邁。博學多才。能文兼工書。英名冠當時。自罷相後。欝欝不楽。隠於亀山。作菟裘賦以自遣。　一條帝永延元年薨。年七十四。　帝問其子中納言源伊陟曰。卿家有先人遺物耶。伊陟曰。有菟裘賦。當進獻。　帝以其語誤謂兎皮製裘耳。既而進一巻書。即王晩年所作賦也。賦中云。君昏臣諛無所于愬。　帝讀之悵然。至云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　帝乃知其抑欝。　帝素不满於道長専権。至此遂深感恨。自書扶桑二句。常蔵巾箱。　帝崩後。道長入卧内観而忌之。乃陰裂之。

衣服　日本紀畧　補任　十訓　花鳥餘情　扶桑畧記

憶亀山

憶亀山、亀山久往還、南溪夜雨花開後、西嶺秋風葉落間、豈不憶亀山、憶亀山日月閑、衡山清景幾閑遠、要路紅塵毀譽斑、豈不憶亀山

本朝文粹



公助。

一條帝朝。攝政兼家之隨身武則子也。右近馬場賭射。公助射不如人。父武則自傍視之。大怒撻公助於衆人中。公助伏而受其扶。武則怒解而去。人曰。子何不逃。公助曰。父老而性急。我走必追。若有顛躓損傷。是重吾罪也。是以不避。聞者感動。

著聞集



藤原朝臣兼家右大臣師輔第三子。

一條帝即位。攝政為氏長者。賜左右近衛番長。如忠仁公故事。位在三公上。永延二年。兼家年六十。　帝設賀於常寧殿。奉幣六十社。宴東三條第。許輦車入宮門。是夏兼家造二條京極第。至九月成。大宴公卿以下。東宮大進源賴光遺馬三十疋。以頒賓客。召河陽妓佐酒。當時宴集之盛。未嘗有比。賴忠薨。兼家代之。拜太政大臣。寢疾。移居東三條。辭攝政及太政大臣。乃為關白。正曆元年薨。年六十二。　帝服錫紵。心喪三月。稱法興院關白

大鏡　補任　紀畧　榮花　百練抄
扶桑畧記　日本史引伏見殿所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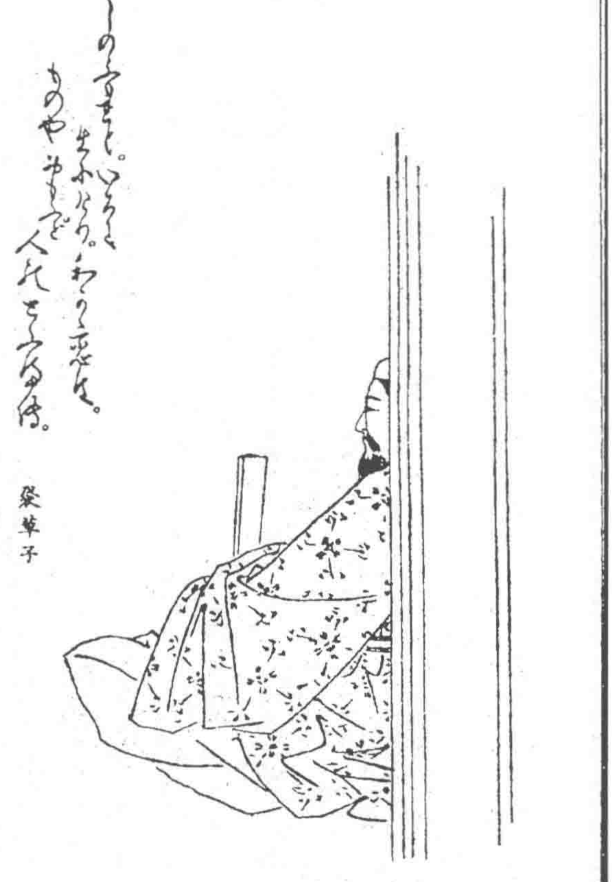
藤原朝臣佐理。清慎公孫。不修威儀。人謂醒時尚如泥。而以善書稱。與併兼明親王。藤原行成。號曰三迹。累官至參議從三位。正曆中。出為太宰大貳。在任數年。與守佐朝。因罷大貳歸京。泊伊豫海岸。風濤大起不得濟。夜夢三島神來請書祠榜。明日書之。即風恬波穩。遂得發船。尋薨。年五十五。有女適懷平。亦善書。

江談　補任　大鏡　著聞集



平朝臣兼盛。是忠親王曾孫。父篤行筑前守。兼善妙於歌。又有文才。少入大學。奉試及第。天曆中。至從五位上駿河守。天德中。禁裡歌合。兼盛上和歌甚巧。是日正衣冠。端坐陳座。聞己歌得勝。不及問其餘。欣然拜舞而退。正曆元年卒。

系圖　歌仙傳　文粹　日本紀畧



袋草子

大中臣朝臣能宣。祭主頼基子也。世善歌。至能宣最著名。與坂上望城。源順。紀時文。清原元輔。撰後撰和歌集。世稱梨壺五歌仙。進為正四位下神祇大副祭主。正暦二年卒。年七十一。能宣嘗赴敦實親王子日宴作歌。深自負其巧。以告父頼基。頼基吟誦数四。忽作色勵聲曰。他日若得昇殿侍至尊子日宴。則將何詞頌之。乃舉枕擲之。能宣走而退。

系圖　袋草子　勅撰次第　歌仙傳　十訓抄



前賢故實　巻之五　雲水無盡庵藏梓



源朝臣雅信。宇多帝皇孫。號一條。累進陞從一位左大臣。官務粛整。雖老于政事。若不能過爲。或問其故。雅信曰。我以不才辱屬籍。世事人情未嘗通曉。恐来尸素之誚。是以自散列時。毎班朝位。必先人而入。後人而出。黙思慣習。歳月頗久。乃亦得知典故一二耳。其謙恭如是。正暦四年薨。年七十四。

系圖　補任　分脉　大鏡裏書



紫式部。越後守藤原為時之女。性稟敏慧。最能和歌。渉獵諸氏百家。兼通朝章。嫁右衛門權佐藤原宣孝生賢子。宣孝卒後不再醮。獨與女居。披閲自娯。上東門院好文辭。擇婦人有才藝者。召置左右。后讀白氏文集。式部授之。又著源氏物語五十四帖。雖為寓言。時風可徵。文辭絶妙。架虚行空。往々出人意表。為人婉順淑嫕。不自矜誇。其謹慎持身之槩。見于其日記。女賢子亦善和歌。著狭衣若干巻。嫁太宰大貳高階成章。為後一條帝乳母。大貳三位是也。

系圖　日記　日本史





清少納言。肥後守清原元輔女也。才學與紫式部齊名。一條帝時。仕藤原皇后。被眷遇。皇后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峯雪如何。左右未解其意。少納言即起褰簾。后意偶懐白居易。香爐峰雪撥簾看句也。其他敏捷率如此。皇后嘉其才華。欲奏為内侍。遣伊周沮之不果。老而家居。屋宇甚陋。郎署年少見之。貪窶憫笑之。少納言自簾中呼曰。不聞有買駿馬骨者哉。發者慚而去。著枕草紙行于世。

古事談　枕草紙



前賢故實　巻之五　五十三　雲水無盡庵藏梓

和泉式部。越前守大江雅致女也。天性巧和歌。嫁和泉守橘道貞。生小式部。道貞歿後。仕上東門院。時僧性空居播磨書寫山。擧世崇信。式部贈歌。世以爲精妙。和歌之譽。與紫清諸女相抗衡云。再醮藤原保昌。

歌仙傳　新古今　榮華紙



前賢故實　巻之五　五十四　雲水無盡庵藏梓

小式部。橘道貞女也。仕上東后。幼善和歌。母和泉式部從藤原保昌赴丹後。會禁中有歌會。初時人或疑其和歌母式部所刪潤。故中納言藤原定頼嘲之曰。丹後行李還未否。顧內侍應勞思耳。小式部即起摻定頼袪口占。定頼驚其敏妙趨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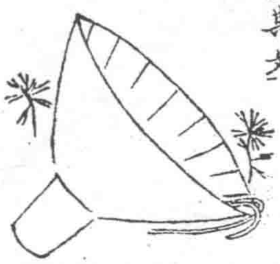
十訓　歌仙傳　著聞集　系圖



袋草子

赤染衛門。大隅守時用女。初仕攝政道長妻倫子。後嫁大江匡衡。有才思。善和歌。与和泉式部齊名。藤原公任嘗欲辭亞相。倩儒名以言諸文學為表。不中意。乃乞匡衡。々諾而歸。頗有憂色。赤染怪問之。匡衡語之故。赤染曰。此公族多嬌飾。諸文學咸應。不言及門地之華耳。匡衡欣然從其言具草。公任讀之大喜。遂用其文。

無名抄　紫式部日記　十訓抄　本朝文粋





伊勢大輔。大中臣輔親女。奉仕上東后。其初入后宮。后意其善和歌。后父關白道長來。會有人獻寧樂舊都八重櫻花枝者。乃以花枝示大輔。副以筆紙。満坐屬目視其所為。少頃大輔徐々磨墨。書歌而進。道長視之文字清楚。歌亦妙。道長以下衆人感嘆之聲震宮中。

袋草子



袋草子

巨勢朝臣弘高。深江之子。善畫不墜家聲。其所畫屏障。當時親王執柄家。爭傳寶之。嘗具平親王謂藤原道隆曰。如布障子不可煩弘高也。其為時所尚如此。平生崇仏。一時疾病。祝髮為僧。後稍愈。帝惜其技。勅復蓄髮。居近江國守某東山別莊側有佛宇。弘高為畫地獄変相。觀者悚然。今長樂寺是也。晩年又作地獄圖。徹半以鉾刺罪囚者。勢甚猙獰。歎曰我命盡於此乎。未幾卒。

今昔　著聞



紀朝臣齊名。本姓田口。受業橘正通。以善文聞。一條帝時仕大内記。兼越中權守。至式部少輔。卒年三十四。大江匡房嘗論以言齊名曰。以言文章務出新奇。使意騁才。差無攀策。至其得意者。則非後進所能髣髴。否者。則又不足以為法則焉。如齊名字字句句。依擬古人。綽有風騷之體。而雖非其得意者。尚有可觀。

江談　文粹　小右記

霜白兮樹頭差
雨晴兮山額醉

文粹



藤原朝臣道隆。兼家長子。永祚元年。任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及兼家以疾罷。代為關白尋攝政。賜隨身。聽牛車。一條帝以其女定子入掖庭。長德元年薨。年四十三。世稱中關白。弟道兼道長相繼攝政。世謂之三道。以比昭宣公有三平。道隆風姿端雅。和易能接物。在職頗無闕失。性酷嗜飲。每以藤原濟時朝光為酒敵。

榮花物語　大鏡　補任　分脈　日本紀畧

新古今



源朝臣滿仲。清和帝曾孫。經基長子。延喜十二年生於攝津多田館。仕村上冷泉圓融三朝。為人豪爽有武略。自王公以下皆器重之。朝廷頼以為爪牙。累歷九國守。兼鎮守府將軍。至正四位下。平生喜和歌。晩年好佛。通視初滿仲以為。護衛之職。非有利劍不足以示威。數鳩冶工多作刀。皆不如意。就筑前有良工。祈神七日。精錬六十餘日。作二刀。滿仲試之死囚。斬首。併截一截其鬚。一斷其膝。因名曰鬚切膝丸。源氏世傳寶之。長德三年卒。年八十六。

系圖　今昔物語　日本史　多田院文書



藤原朝臣實方。左大臣師尹孫。定時子。出嗣叔父濟時。仕一條帝。至左近衛中將。工和歌。才名甚盛。嘗遊東山。雨起。實方避花陰作歌。時以為絶唱。明日。藤原齊信侍帝盛稱之。藤原行成在側曰。其人驕慢。歌雖美奚足言哉。實方聞之大怒。適與行成論爭于殿上。實方不勝怒。取行成冠投之于地。帝逆鱗。乃罷中將。而惜其才學。勅令録進歌枕。授陸奥守。將赴任。名見於殿上賜酒。進位二級。長德四年卒于任。賀茂橋本蓋其祠也。後世學和歌者。詣而祈之。

系圖　榮花　歌仙傳　古事談　徒然草



源朝臣頼光。多田滿仲長子。為人英武驍勇。射藝冠絶。歴事圓融華山一條三條後一條五朝。累遷至正四位上。行左馬權頭。鎮守府將軍。長保中。為東宮大進。侍皇太子。時有狐臥于殿上。皇太子賜頼光御弓及蟇目矢。射之。頼光曰。臣壯歳或克射猪鹿。今筋力既衰。廢之久矣。如其不中。則墜家聲。敢辭。遂延不發。蓋欲其自逸也。皇太子強之。乃一發貫其胸。太子及左右皆感賞之。乃賜御馬。頼光拜謝曰。此非微臣之功。唯藉祖先神祐之力也。其不自誇率如此。治安元年卒。從士公時綱貞道季武四人皆以勇武著名。

系圖　小右記　今昔物語



拾遺

前賢故實　卷之五　六十三　雲水無盡庵藏梓

大江朝臣匡衡。重光子也。為人長身聳肩。七歲始讀書。九歲賦詩。受學祖維時。及長博學洽聞。冠絶當時。畧解讖緯。兼能和歌。累遷兼丹波守。為侍從。長和元年卒。年六十一。有集行于世。匡衡位不稱才。仕途淹滯。每歎其轗軻。嘗與朝綱泛舟大井河。遣悶。匡衡作歌曰。

系圖　今昔　紀畧　文粹　今鏡



前賢故實　卷之五　六十四　雲水無盡庵藏梓

具平親王。村上天皇第七子也。康保二年。為親王。授三品。自幼穎悟絶倫。善詩歌。工音律。其餘陰陽醫術諸技藝。無不通曉。著述甚富。嘗學文慶滋保胤。與紀齊名大江以言友善。多集賓客。風流照映一時。寛弘四年春。帝召文臣於禁中賦詩。親王亦預焉。進二品。為中務卿。六年薨。年四十六。世稱後中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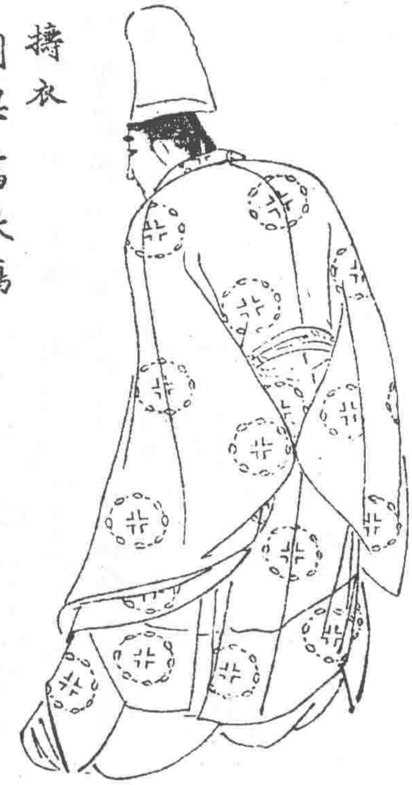
榮花物語　江談　左經記　續世繼　日本紀畧

擣衣

年々別思驚秋鴈

夜々幽聲到曉鷄

江談



時棟。不詳何人子。其初攝政道長路見一童子行且讀書。儀標不凡。心奇之。携而歸家。頴敏明悟。目有重瞳子。令大江匡衡子養之。才學日進。博通經史。長德三年省試獻詩。大内記紀齊名擿其瑕纇。以故下第。故事省試之日。文章博士與諸儒會式部省判定。而時棟之試。諸儒不與。匡衡議。匡衡疏辯。時棟詩實無病累。齊名評不當。　帝令齊名辯論。齊名具書上之。匡衡復引古今駁之。時棟遂得及第。奉試凡二。仕至國守。時棟又精養生術。

十訓　文粹　古事談



大江朝臣以言。千古孫。大隅守仲宣子。以言初冒弓削氏。後復大江。在官跪滯頗久。　帝欲擢用之。攝政道長沮之。以言慍而作詩。其句曰。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應迷二世情。其雄文麗句傳世者多。當時與紀齊名大江匡衡并稱。大江匡房論近世才子曰。擢在列不及慶滋保胤。保胤不及以言。累官至文章博士兼式部大輔。從四位下。寛弘七年卒。年五十六。

系圖　古事談　江談

前賢故實卷第五

前賢故實　卷之五　六十七　雲林集畫處藏本



前賢故實巻第六

人名目次

三條天皇朝一名
藤原道長
後一條天皇朝九名
源顯基　源俊賢
藤原行成　藤原公任
藤原齊信　藤原保昌
大中臣輔親　藤原範永
藤原致則
後朱雀天皇朝四名
大江擧周　和迩部用枝
藤原實資　源賴信
後冷泉天皇朝四名
安倍則任妻　清原武則
安倍宗任　源經成
後三條天皇朝五名
藤原正家　源隆國
源隆俊　源隆綱
源俊明
白河天皇朝五名
源賴義　僧良秀
源師房　藤原俊家
丹波雅忠
堀河天皇朝八名
鎌倉景政　豐原時元
僧某　源經信
藤原通俊　藤原師通
源義家　大江匡房
鳥羽天皇朝三名
源俊賴　源雅實

崇德天皇朝三名
藤原為隆
平忠盛　平家貞
源師賴
近衛天皇朝六名
小大進　藤原敦光
藤原公教　源賴政
藤原清輔　藤原成通
後白河天皇朝二名
源為朝　藤原宗輔
二條天皇朝十二名
平賀義信　源義平
夜叉　源重成　臨谷金王　鷲栖源光
鎌田政家妻　藤原伊通
鴨長明　源雅定
藤原實行　藤原忠通

前賢故實卷第六

江戸　容齋　菊池武保輯著
長洛侍醫
良偉　手塚光照
門人
櫻室　中里德基
雙溪　阪部好禮仝校
午庵　越塚祐一
駿府　平岸天野眞暎

藤原朝臣道長。兼家第五子。性豪爽負氣。兼家常歎美從姪公任為人。激勵諸子曰。兒輩寧得踏公任影哉。兄道隆道兼懼赧不敢對。道長獨抗言曰。兒固不欲踏影。恐終踏其面。道長工詩歌。兼善射御。叙從五位下。累進陞正二位左大臣。長保二年。其女彰子立為中宮。上東門院是也。生後一條後朱雀。後一條即位。道長攝政。尋讓攝政其子頼通。叙從一位。拜太政大臣。万壽四年薨。年六十二。所著有蓮府秘鈔。道長為外戚專政柄。高下在其心。帝屢幸其第。錫賚重疊。富於王室。世稱法成寺攝政。又曰御堂公。

大鏡　日本紀畧　榮花物語　道長記　日本史　小右記　百錬抄



源朝臣顯基。民部卿俊賢長子。少小好學。篤志無倦。寛弘八年。叙從五位下。長和中。為侍從左京亮。遷左近衛少將。後一條帝登極之初。上東門院入宮。嘆曰。先帝晏駕未幾。宮中事々不復似舊。帝有愧色。會顯基在直廬。朗吟詩歌。后歎曰。念及疇昔者。唯此而已。帝為惕然。歷任至從三位權中納言。恩遇最隆。然夙有嘉遁之志。常言願得無罪見配所月。及帝登遐。顯基悲慕。入拜梓宮。會不供燈。乃潸歎曰。世情菲薄。一至于此。自古忠臣不事二君。吾不欲復立于朝。遂祝髮為僧。更名圓照。人咸惜之。

古事談　十訓抄　續往生傳　系圖　補任



源朝臣俊賢。左大臣高明第三子。仕圓融華山一條朝。歴左近衛少將。任右中辨兼太皇太后宮權亮。時蔵人頭有闕。關白道隆一日私謂俊賢曰。廷臣中有可任其職者。予其告之。俊賢對曰。恐无踰於僕者。道隆遂用之。既而叙從四位下。累官至正二位權大納言。尋上表辭之。為民部卿。萬壽四年薨。年六十八。俊賢嘗從關白頼通遊北山。路有古寺。衆將入。俊賢曰。我偶閲古書知焉。恐有山賊之事。乃使奴入驗視。果見載死於車置廡下。衆皆嘆服。

古事談　補任　十訓抄　日本紀畧

出從釋氏富樓那。字是滿江意氣多。知恵風高詞奏露。辯才浪涌口懸河。慈悲内契應由義。忖量外情似忘他。第一名聞三世久。々長轉在衆要。



藤原朝臣行成。右近衛少將義孝子。祖父伊尹養為子。累遷正二位權大納言。兼按察使。初行成與藤原實方論事殿上。實方發暴怒。取行成冠投之中庭。行成不敢抗顏。命主殿司取冠著之。徐曰。何以至此。帝偶隔蔀見之。嘉其器度。會蔵人頭源俊賢遷參議。帝問曰。誰可代汝者。俊賢以行成荅。且說其賢。帝從焉。翌日補之。及行成任納言。班在俊賢之上。而深感其恩。無不謙坐。萬壽四年薨。年五十六。資稟質直。多綜才藝。翰墨特妙。一條帝朝奉勅題宮門掲榜。世稱其書法謂世尊寺家。子孫世多善書。

補任　古事談　十訓抄　大鏡裏書



新勅撰

藤原朝臣公任。関白頼忠長子。為人聰敏多才。博通史籍。雖油藝悉能通曉。尤善和歌。累遷正二位。權大納言兼按察使。攝政道長與群卿遊大井川。浮詩歌管絃三船。各選其才乗之。道長謂公任曰。足下多能。將駕何船。公任請乗和謌船。他日語人曰。使我作詩如歌者。必播名於世。悔當時不駕作文船。長久二年薨。壽七十六。世稱四條大納言。所著書數部。皆傳于世。

大鏡　十訓抄　著聞集　榮花物語



著聞集

藤原朝臣齊信。太政大臣爲光第二子。天資英敏。練習典故。累官内外。陞正二位大納言。長元八年薨。年六十九。齊信辭藻華蔚。才藝優長。與源俊賢藤原公任藤原行成。其名相伯仲。世稱四納言。及薨。朝野咸惜焉。後一條帝脩清暑堂御神樂。公任當擊拍子。時齊信隨班坐。公任以爲彼非解音者。必當辭避。乃試讓之。齊信不辭擊之。始終協律。事竣公任謂齊信曰。足下何時聞之。曰。是亦朝儀一事。不可不知。

補任　愚管抄　十訓抄



千載集

藤原朝臣保昌（ヤスマサ）。大納言元方（モトカタ）孫。右馬權頭致忠（ムネタダ）子。為人膽智勇決。膂力過人。精達武事。兼善和歌。至正四位下左馬頭。保昌嘗冬衣獨行弄笛。時有巨盜袴垂（ハカマダレ）者。多力善走。見保昌欲褫其衣者數次焉。保昌回顧。袴垂不覺心悸。謂非常人也。拔刀欲擊之。保昌輟笛叱之。袴垂惶怖。伏地不能動。保昌問其名。曰袴垂。保昌曰。我亦聞汝名久矣。從吾而來。復吹笛緩行。既而還家。與之絮衣而誡曰。乏則復來。勿侮人而受害。長元九年卒。年七十九。

今昔物語　十訓抄　後拾遺



後拾遺

大中臣朝臣輔親（スケチカ）。能宣（ヨシノブ）子也。長元七年。使于伊勢神宮。時寶殿扉實間有光輝。輔親探得寶珠。還而獻之。帝特賞授從三位。大中臣氏諸魚（モロナ）以後。無陞三位者。世以為榮。九年敘正三位。長暦二年薨。于伊勢。年八十五。平生工和歌。其家泉石奇勝。以象天橋立（アマノハシタテ）。特高其屋檐。以便觀月焉。世稱其雅致。有女曰伊勢大輔。亦能和歌。

百錬抄　左經記　補任　系圖　十訓抄　袋草子



拾遺

藤原朝臣範永。尾張守仲清子也。以和歌顯名。與平棟仲。藤原經衡。源兼長。源賴家。源賴實。號曰和歌六黨。範永爲之魁。嘗會遍照寺。詠山家秋月。藤原公任見而大賞之。即批其稿曰。範永何爲者也。能得和歌體。範永聞而大悅。以其稿藏錦囊。而寶重之。累官補藏人。叙正四位下。

系圖　袋草子　續古事談　十訓抄

前賢故實　卷之六　九　雲水無盡庵藏梓



後拾遺

藤原朝臣政則。關白道隆孫。隆家子也。生於但馬。父隆家爲太宰權帥。及其赴府。賜宴于晝御坐。叙正二位。政則從赴。有政績。士民歸嚮。寬仁三年。刀伊賊寇對馬壹岐。攻殺壹岐守理忠。進入筑前。政則及郡人文室忠光等拒之。頗有殺獲。賊又至那珂郡。隆家再遣大藏種村。扼險要。賊船奄至。欲燒衞所。府兵奮戰破之。賊退于能古島。又寇志摩郡。船越津。隆家政則豫遣兵邀擊。賊又逃去。隆家遣政則平致行僅村等。發船三十餘艘。追擊走之。政則後住太宰府。任對馬守。後一條帝賞其功。賜錦旗并　御製歌。後三條帝延久二年。賜肥後菊池郡。其子則隆始移其地。以菊池爲氏。子孫繼續。爲西陲著姓。

補任　大鏡　榮花物語　小右記　家譜　大鏡裏書

前賢故實　卷之六　十　雲水無盡庵藏梓



大江朝臣擧周。匡衡子。風對策及第。一條帝嘗召文人賦詩。擧周作序。帝褒之。擢藏人。其母赤染氏作和歌贈藤原道長妻。述爲擧周求外官意。詞甚切至。道長憫爲。遂得任和泉守。在任罹篤疾。赤染氏患之。作歌禱住吉神。乞以身代。擧周疾尋瘳。後聞之驚懼曰。尚恃我身。不利于母。豈人子之心哉。乃往住吉禱之。母亦無恙。長和四年。爲東宮學士。累遷大學頭式部權大輔。永承元年卒。

日本紀畧　赤染集　今昔物語　著聞集　袋草子　系圖

撫白首而嗜文。照芸編於北窓之雲。牽青衿而勸學。繙柳牒於東岸之煙。



本朝文粹

和邇部用技。伶官也。特善篳篥。志賀僧正明尊。月夜泛管絃和歌唄物之三船于湖。爲宴遊。時羣伶相謂曰。僧正惡聽篳篥。用技不可以乘。用技曰。我亦知之。只欲爲打物耳。強乘船出。更深興酣。用技竊出篳篥。浸水。諸人咎之。用技曰。濯手已少焉。卒然吹之。其音瀏亮。殊盡秘曲。衆人失色。僧正感泣曰。我平生誤厭其聲。正教云篳篥學伽陵頻迦之聲。今夜始知之其音妙矣。纏頭帰用技一人云。後僧正毎語此事。亦泣然矣。

著聞集





藤原朝臣實資。清慎公孫。博識好詩賦。當時權臣擅威福。卑朝阿附。實資獨守正。挨然無所屈撓。帝亦陰倚賴之。世稱後小野宮賢右府。歷仕九朝。其所日錄百餘卷。名小右記。後朱雀帝見庶官衣袖漸濶。不悅。與實資謀。實資曰。請臣先受罪。以懲其餘。停朝杜門數日。尓後朝衣無敢踰制者。又有人在省中暴死。實資命吏曰。出屍應從東陳。諸人欲觀其屍。盡聚東。然後更命從西陳出。乃迎尸者在外。輿而去。竟無一人見醜狀者。藤原隆家破刀伊也。以勅符未到而發兵。朝議欲不加賞焉。實資駁之。折公任行成等言。賞遂行。後冷泉帝永承元年九十。

小右記 大鏡 補任 榮花物語 扶桑集 著聞集 十訓抄



源朝臣頼信。為人剛果明決。練達兵法。與兄頼光并稱。事四朝。歷諸國守。爲上野常陸介。至從四位上。其在上野。右兵衛尉藤原親孝縛盜于家。盜脱械遁出。劫質親孝兒。擁壷屋。擬刃其胸。親孝驚悲不知所爲。走見頼信泣訴之。頼信笑曰。勇士臨事。不顧妻子。汝何怯懦。徒爲兒女態乎。即往視之。盜屏息不仰視。捉兒益急。頼信叱曰。汝欲殺兒乎。盜曰。我豈敢苟爲活命地耳。頼信曰。然則速舍之。我不汝殺。若不從吾言。則并殺之爾。盜懾伏從之。親孝請斬之。頼信不許曰。彼窮爲盜。貪生劫兒。不忍深罪也。且我已與彼約。豈可食言哉。乃與之衣糧而去。平忠常之亂。朝廷遣將討之。久而無功。命頼信代將。一戰破降之。永承三年卒。年八十一。

今昔物語 日本紀略 扶桑略記 百練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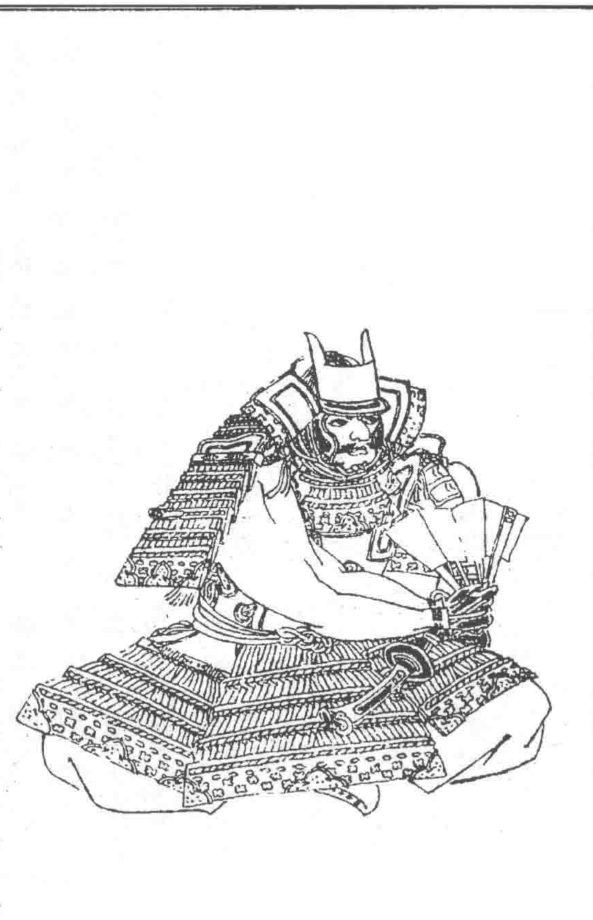


安倍則任妻。不詳姓氏。康平中源頼義討安倍氏。則任妻見軍敗柵陥。告其夫曰。夫子亦将不免。妾義不獨生。請致死于君前。乃抱其兒。躍投深淵而死。衆軍為流涕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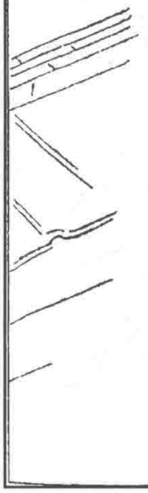
清原眞人武則。出羽山北人。源頼義討安倍貞任。徴兵武則及々兄光頼。康平五年武則率子弟一萬餘人。會頼義于陸奥。武則誓師曰。某志在立節。不顧殺身。若不致死力者。神明殛之。将士感激。臨戰屢捷。兼敗貞任。及官軍進至鳥海柵。頼義謂武則曰。得入此柵。實卿之力也。々乎子姪先諸軍。被堅執鋭。自當矢石。陥陣抜城之功。可謂大矣。武則拜謝。既而頼義合兵圍厨川柵。官軍不利。武則急令鮮其一面。縦出之。賊大潰。官軍逆撃之。無得脱者。逆滅貞任。六年 朝廷賞之功。授從五位下。拜鎮守府将軍。

扶桑引奥州合戰記　陸奥話記　系圖



安倍宗任。貞任之弟。武力絶人。康平五年貞任伏誅。宗任降。義家愛其勇悍。乞官以爲從兵。宗任畏服。事無貳。一夜義家至妾女家。宗任獨從。留立中門。是夜雨暗雷鳴。下盜數十人。照炬窺門。犬吠自中門出。宗任試以蟇目小箭射之二發皆中。犬吠且走。義家在妻戶內。問誰。應曰宗任。義家曰。何注矢之輕躁。盜聞驚愕曰。八幡公與宗任在。踊躇去。

著聞集





源朝臣經成。代明親王曾孫。爲參議。撿非違使別當。一日將戮盜濱人丸。僧惟尊爲說報應。經成辯而排之。惟尊語塞而退。左獄火。吏請縱囚徒。經成曰。是皆犯禁被繫者。令羅天刑。固其所也。既而火熾。囚徒叫號焚死。康平中。納言闕。經成冀望之。禱石清水神。謂祠官曰。我理刑獄。多殺人。願以此報得爲納言。祠官曰。神惡殺。以殺人之多祈福。恐不可。經成曰。爲國除惡。未嘗枉法徇私。豈謂好殺乎。儻所爲而有冤枉。神其不受。果爲納言。後又進正二位。薨年五十八。

古事談　續古事談　補任　系圖　日本史　今鏡



藤原朝臣正家。博覽多識。與大江匡房齊名。後三條帝即位初。宮中火。帝倉卒出南殿。正家走出內侍所御寶。又引出右近陳御輿。迎帝。帝見其才辯過人。未知爲誰。問其名。正家跪曰。左少辨正家。帝曰。汝是辨官。宜侍左右。時人稱其撰譽。

續世繼　百錬抄



源朝臣隆國。權大納言俊賢之子。顯基弟也。累官至權大納言。性甚畏暑。晚年買別野於宇治。每夏月休暇。往居焉。不論往來人識與不識。皆招之墊。自隔障而坐。聽其談話。至方俗閭巷小事。必錄之。積而成袠。曰今昔物語。又曰宇治拾遺。承曆元年薨。世稱宇治大納言。三子隆俊隆綱俊明皆名于世。

補任　本書序



源朝臣隆俊。大納言隆國長子。累官至權中納言。父嘗在後冷泉帝時。特寵頗倨。後三條帝在儲位。常啣之。及即位。欲遑怒于其子。當隆俊入直。帝竊窺之。視其正笏端座行事于陣營。恪勤有才幹。帝嘉嘆曰。是未易得才也。棄而不用豈可乎。進正二位。承保二年薨。年五十一。古事談　補任



前賢故實　巻之六　廿一　雲水無盡庵藏版

源朝臣隆綱。隆國仲子也。任參議兼右近衛權中將。初後三條帝以父故憎之。以謂彼年少居清要。唯因關白賴通偏愛耳。後藤原仲季射白狐於齋宮。廷臣議其罪。或曰狐已死。或曰未也。隆綱抽筆書獻曰。曾有飲羽之覩。未見首尾之實。帝讀之曰。才藻如彼。其榮進非僥倖也。遂得親任。承保元年薨。年四十二。補任　古事談　愚管抄　續古事談



新古今

源朝臣俊明。隆國季子。任侍從。兼左近衛少將。延久中。禁内火。帝倉皇出避。衆救火闌入殿陛擾亂。來與不得前。俊明排衆直入。手弓矢護衛。驅逐衆令退。帝大嘆賞曰。微俊明朕幾被辱。於是宿怨悉霽。眷遇無比。白河帝朝。中宮藤原氏崩。帝悲哀過甚。俊明入諫。言甚剴切。帝脱屣。仍與聞機務。抽俊明為院別當。執政大臣莫不憚之。承徳中任正二位權大納言。永久二年薨。年七十一。俊明諳悉朝章。毎有大禮式偶忘攜儀注。則臨時以意推行。毫無違失。

補任　古事談　中右記　愚管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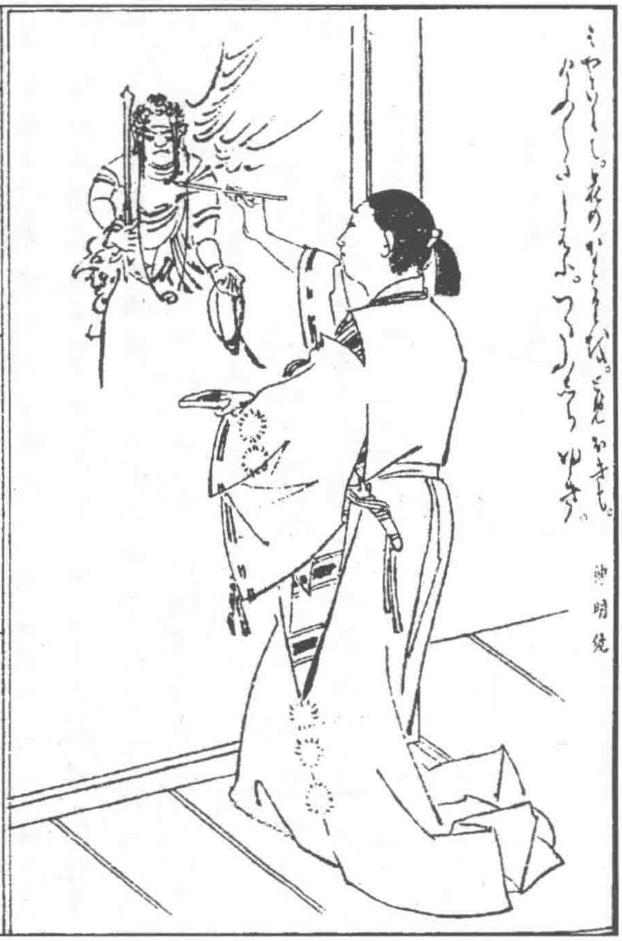


續後撰

源朝臣頼義。頼信子。小名王代丸。性沈毅勇決。好愛士。有將帥之器。拜鎮守府將軍。少時從父討平忠常。為功。故東將士多屬意焉。其為相模守。恩威并行。剽勇之士皆歸之。永承中。征安倍頼時及其子貞任。攻戰九年。陸奥悉平。永保二年卒。年八十八。世稱伊豫入道。性又工畫。幼時戲畫不動像於中門廊壁。有識畫者。視之大驚異曰。是謂天骨。非人所及。

陸奥話記　系圖

不動の像をかきし故事は古今著聞集巻十一に載せ大日本史に採りたれども本書にも伊豫入道とのみありて一概に頼義とも定めがたし　扶桑名畫傳に春日隆親も伊豫守に任ぜし事あれば此人ならんとの説も見ゆ





僧良秀。繪佛師也。人稱曰近世妙手。一有比隣失火時風猛焰熾。煙霞良秀家。良秀不為搬出貨物。凝立戸外獨抗聲曰。得意〻〻。偶訪此災者來見駭然曰。是非驚悸而發狂者乎。良秀曰。何為其然也。我常畫不動尊後焰有未滿意者。今始得其肯綮矣。得意〻〻不顧家之灰燼。大笑而去。

十訓抄



源朝臣師房。初名資定。具平親王長子也。甫二歲。王奇之曰。稚兒不凡。有將軍相。後必為大將。及長才識博恰。善屬文兼工和歌。關白賴通約為父子。以其妹妻之。或有竊言其醜者。師房曰。夫婦者暫時偶合。美惡異是以累心耶。寬仁四年。賜姓源朝臣。歷左右近衛大將。累遷陞從一位太政大臣。薨年七十。

榮花　公卿補任　古事談　大鏡　扶桑略記



藤原朝臣俊家。家號大宮。堀河右大臣頼宗子。至正二位右大臣。嘗方春時宿直。早晨未整裝束。偶出南殿觀櫻花。暁月半沈。北山煙横。不勝其幽趣。憑御階高欄拍扇為曲度。謡櫻人之曲者數闋。時伶官多政方在陣直閤之直來花下。舞地久之破。舞訖將入陣。俊家轉謡蓑山。政方即旋回。折櫻花一枝再舞。地久之急一時無人不稱二人風流者。俊家永保二年薨。年六十四。　著聞集

千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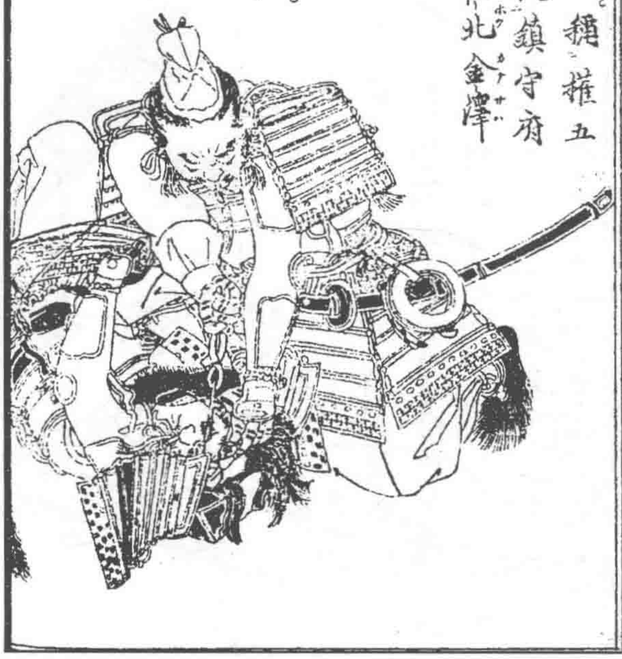


丹波宿禰雅忠。阿知使主裔也。世居丹波。曾祖康頼賜丹波宿祢。以醫術著。任右衛門佐。兼針醫博士。著醫心方三十巻。上之。祖重明。父忠明。後先皆為典藥頭。雅忠發年有名。亦為典藥頭。任右衛門佐。永承中。高麗帝不豫。雅忠進藥有效。尋授從四位下。承暦中。高麗王妃疾。王附商船牒太宰府。以厚幣求雅忠。朝廷不許。自是聲譽益著。

朝野群載　十訓抄　百練抄



鎌倉景政。平氏。稱權五郎。寛治五年。從鎮守府將軍義家。攻仙北金澤城。景政年甫十六。先登陷陣。賊矢貫目。即逐自射殺其賊。而後使三浦爲次（平太郎）拔其矢。爲次脚及其面。景政勃然將自下刺之。



爲次駭退。咨其故。景政曰。勇士縱到于死。安忍使人踏面乎。爲次畏服。跪而拔去。爲次亦以勇武鳴于時者。

奥州後三年記



豐原時元。時光之子。世爲伶官矣。

堀河帝寛治五年。源義光潛行赴于奥。將助其兄義家討賊焉。先是義光學笙時光。時光臨歿。時元尚少。未堪授秘曲。乃授之義光。至是時元馳至驛路。請與俱。義光謝去之。不肯。行及足柄山。時元喻再三。猶未肯。義光忽悟其意。山中布楯二枚。令坐。乃空穗中出時光所書秘曲譜示之。時元出笙急傳其曲。告別拜謝而去。

春聞集　樂所補任
豐原家傳　鳳笙相承記





僧某不詳名字。事母至孝。家甚貧。其母嗜生魚。無則不能下著。僧常買而羞爲。時　白河上皇嚴禁屠殺。不能得魚。母頗絕食。疲憊殆死。僧不堪悲惋。自往桂河捕魚。巡吏執之。并魚送于官。法司鞫問。僧悲泣曰。法之所禁。誰不遵守。況身在釋門。破戒之罪不可逭。但母老且病。非肉不食。故至于是。今雖放此魚。不可復生。幸饋母所。聞一下著。則雖身萬段。非所憾。辭氣懇切。吏卒皆感動。　上皇聞之。賜金帛赦還。

著聞集



源朝臣經信。民部卿道方第六子。博識多藝。尤妙歌。永保初爲民部卿。尋轉權大納言。兼皇后宮大夫。寬治中。叙正二位。嘉保元年。爲太宰權帥。二年赴府。路宿筑前蓆田驛。會中秋。亭傍有槻樹。遂蔽月輝。經信命伐之。通宵彈琵琶朗吟。其風致率如此。承德元年薨于府。年八十二。其野在桂里。故世稱桂大納言。嘗召人射狐于祠頭。廷議將罰之。經信從容謂曰。白龍魚服挂豫且之密網。由是其人得免焉。承保三年。　白河帝大井河三船　御遊。兼管絃船。又獻詩歌。尤膾炙人口。

一代要記　補任　古事談　續古事談　著聞集　系圖

松月夜涼生

月照青松夜漸深、自生涼氣望沈々。五更雪冷鍊煙色、百尺霜寒寧雨音。穿蓋清光宜展簟、透枝素影好開襟。今逢雲樹迎晴久、永契仙庭遊宴心

侍臣詩合



藤原朝臣通俊。太宰大貳經平次子。學兼和漢。深達政術。

白河帝最重其才。常曰。若通俊匡房。雖古名臣不能過焉。通俊以長和歌自負。與源經信大江匡房等屢相論難。後奏請撰後拾遺和歌集。又作續新撰和歌集進。至權中納言從二位。承德三年薨。年五十三。

補任　八雲御抄　古事談



藤原朝臣師通。稟性豁達。勤學不倦。博通百家。兼工篆隸。從大江匡房受經史。又學琵琶于經信。有藝氷之譽。累遷任內大臣。為關白。叙從一位。師通好賢愛士。每進文學之士黜勢利之徒。嘉保永長間。天下肅然。康和元年。瘡發而薨。年三十八。世舉惜焉。稱二條關白。

補任　分脈　本朝世記　今鏡





後拾遺



源朝臣義家。頼義長子也。小名源太。叙正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左馬權頭。初頼義夢八幡大神賜劍。既而妻有身。生義家。頼義悦曰。此兒必大興我家。年甫七歲。加首服於石清水神宮。號八幡太郎。勇武明決。騎射如神。嘉保三年。上病寢。詔義家夜直寢殿。于鳴弓弦者三。上病立愈。義家從父在陸奧軍。清原武則與堅甲三領為的。請試其弓力。義家一發洞貫三甲。武則益畏憚之。又一日詣藤原頼宗第。圍碁。從僕唯一人。會有狂人拔刀趨庭間。義家在。秉刀就縛。義家從士數十人忽來擁之而出。其有武備常如此。奥羽前後戰。其功最多。長治二年卒。年六十七。

系圖　古事談　陸奥話記　盛衰記　十訓抄



千載

大江朝臣匡房。為正二位權中納言。大父擧周。父成衡。世稱名儒。匡房自幼穎悟。四歲始讀書。八歲通史漢。十一歲。源師房命賦雲裡春松貞詩。匡房援筆立成。師房奇之。進皇　後冷泉帝。帝感賞賜學料。關白頼通創平等院于宇治。與師房往而規度大門。頼通問師房寺門向北。古亦有諸。曰不知。匡房尚幼從在後。曰。天竺那蘭陀寺。震旦西明寺。本邦六波羅蜜寺。皆向北。頼通歎賞之。而文辭不及父祖。至于才學優長。博覽該通。則獨歩當時。最留意國家典章。尚通兵學。　後三條帝為　太子。時導以脩德治國之要。及其　即位。釐革弊政。天下大治。白河帝亦特擢用之。天永二年薨。年七十一。

續古事談　日本史　十訓抄　補任　中右記　古事談　系圖



本朝無題詩卷

源朝臣俊賴。大納言經信第三子。仕堀河鳥羽崇德三朝。任右近衛少將。進從四位上。爲人溫厚多才。尤善和歌。刻意精練。一時推尚焉。藤原實行嘗與藤原長實論躬恆貫之和歌優劣。往復數次不能決。遂質之俊賴。俊賴曰。躬恆不可輕視。長實曰。然則貫之劣乎。俊賴復點頭曰。躬恆不可輕視。

東國　中右記　今鏡　無名抄



金葉

源朝臣雅實。右大臣顯房之子。少歷清貫。白河天皇卽位。任參議。永保二年。權中納言。應德三年。轉權大納言。康和長治間。拜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鳥羽天皇卽位。敍從一位。遷右大臣。保安三年。拜太政大臣。特勅在關白上。源氏有是拜始于此。天治元年辭官。二年薨。年七十九。稱久我。雅實樸直敢言。白河帝憚之。父顯房亦每省視。爲改容。家爲一時所重。

補任　職原抄　中右記　續世繼
一代要記　古事談



藤原朝臣爲隆。參議爲房子也。資性倜儻。才器軼人。白河帝朝補藏人。嘗奏事。端緒頗多。 帝有倦色。起欲入內。爲隆佯爲不知。特奏 中請 天裁事。 帝還復御座。因得盡其奏。任參議。轉左大辨。叙從三位。 堀河帝時使于伊勢。還奏事。 帝方吹笛弗 顧。爲隆退奏 上皇曰。 上似有不豫。請禱之。 上皇驚。召內侍問之。曰。不知。乃詰爲隆。對曰。臣竊奏 大神宮事。 上吹笛不顧。苟非沴邪爲祟。豈宜如此。 帝聞大愧。大治五年薨。年六十八。稱坊城。

補任　後拾遺集　往生傳　系圖　續古事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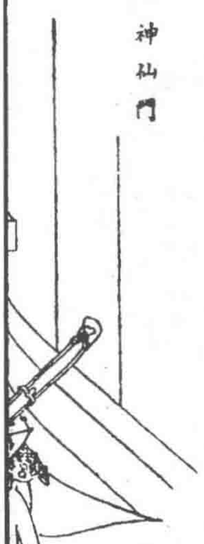


平朝臣忠盛。貞盛六世孫也。歷事 鳥羽 崇德 近衞三朝。叙從四位上。大治中。山陽南海二道海賊起。忠盛奉 勅捕之有功。天承元年。 鳥羽上皇創得長壽院。忠盛掌其事。擢刑部卿。聽 昇殿。 上皇殊寵之。群僚忌嫉。將以豐明節陰圖焉。忠盛聞之曰。家門雖衰。世爲武臣。倘受辱。則隕家聲。避而不朝。則得怯懦之譏。乃製木刀塗銀。既 昇殿。暗中抽之。揮擢再三。光芒如氷。群僚駭懼。謀遂不行。及退朝。解刀授主殿司而歸。既而群僚奏言。忠盛擅帶劍 上殿。請處罪。 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忠盛稽首謝曰。臣所佩者。即附主殿司。請撿之。於是取刀視之。乃木刀也。 上皇歎曰。良將用意。固當如此。勿以爲罪。仁平三年卒。

系圖　朝野群載　平家物語　盛衰記



今鏡
玉葉



平朝臣家貞。貞盛之裔。子孫世屬宗家。家貞任筑後守。方豐明節會。羣僚將圖忠盛。家貞束甲横刀。進候于階下。藏人頭源師俊呵郤之。家貞不肯曰。臣是忠盛之從士。有所聞而來。以備非常。瞋目仰視。銳氣勃勃。衆意大沮。不敢發。忠盛亦用詭計。竟得免焉。平治中。清盛如熊野路。聞信頼之亂。倉卒憂乏器仗。家貞出其所齎長櫃五十具。鎧冑弓箭皆具。人服其用意周密。

平家　盛衰　系圖



源朝臣師頼。左大臣俊房子也。俊房肄達政事。自祖具平親王。三世相繼有文才。兼能書。殿門扁掲多其所書。師頼亦博聞強記。有和漢才。受業大江匡房。　堀河帝朝。進任參議。兼右兵衛督。源基綱藤原宗忠等。以後進超爲中納言。師頼不平。家居數年。　崇徳帝以天變。勅諸博士言所以禳之。皆言宜起才能之士。於是用師頼任中納言。就職後行釋奠禮。藤原成通勞曰。公久家居。不從公務。宜熟事恐防失誤。師頼曰。入太廟每事問耳。無復他語。成通愧悔焉。亡何至正二位大納言。保延五年夏旱。使師頼祈雨。　丹生貴布祢祠。是日大內記有故不會。少內記文屋相永攝事。不能作宣命。師頼代書。退曰吾宣命然。應得神感。果雨降三日。是年薨。號小野宮。

補任　著聞集　十訓抄　古事談



小大進。鳥羽宮侍女。性至孝。有姿色。有人譖之曰。竊待賢門院御衣。小大進不能自明。乃詣北野菅神祠。作祭文及和歌。禱雪其冤。此夜　法皇夢神人曰。臣是北野右近馬場之翁也。有一奇事。賜御使乃顯然矣。既醒。賜御馬寮北面士。馳使赴北野。士至祠頭。見小大進悲泣俯伏。側有紅薄様。書詠歌者。士乃承還而上焉。時南殿前庭有狂女。被所失御衣。作獅子舞。是雜仕數島也。盜已發覺。即召小大進。復曰。雖一時誣蔑。賤妾深愧之。遂不再入宮。閑居仁和寺

十訓抄　續世繼



藤原朝臣敦光。式部大輔明衡子也。少年對策及第。仕堀河鳥羽崇德三朝。歷式部丞大内記。兼文章博士。遷大學頭。轉式部大輔。保延元年。屢有災異。詔諸儒言得失。敦光乃　上疏。援引弘博。言亦切至。蓋其學該内外。靡所不窺。故當時文章。必使敦光起草。天養元年卒。

本朝續文粹　台記　一代要記



著聞集

藤原朝臣公教。太政大臣實行子也。資性勤儉。淡于榮利。至正二位内大臣。薨。嘗與客相對。會有飛礫撲窓格。客驚愕。公教顧問家人曰。何人所爲。對曰。隣家少將。公教笑曰。此危地不可居。乃移坐。礫復至。公教徐曰。可怖哉。談笑自若。毫無慍色。初爲少將時。毎夕候鳥羽上皇。及待賢門院。晷刻有常。故宮女以日暮爲少將時。

補任　今鏡　十訓抄



金葉

源朝臣頼政。攝津守頼光五世孫。兵庫頭仲政子。累進至從三位。有將畧便弓馬。又工和歌。仁平三年四月。上不豫。有怪鳥。毎夜鳴寢殿屋上。頼政奉勅暗中一矢斃之。其形猿面狸脊虎足蛇尾。甚可惡。上病乃愈。感賞賜御劒及宮女。先是頼政纔見宮女菖蒲。眷懷經年。上亦聞之。是時欲賜之。使試飾美色宮女三人。雜菖蒲其中。名頼政令自擇焉。頼政恐其誤認。即作歌陳意。上深感其敏妙。乃以菖蒲賜之。

補任　系圖　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十訓抄





藤原朝臣清輔。父顯輔。奉仕四朝。至參議正三位。和歌之工為一時翹楚。奉勅撰詞花集。清輔最善和歌。論者以為師表。至正四位下太皇太后宮大進兼長門守。用心歌學。日夜研鑽。未嘗倦焉。承安二年。設尚齒會於寶莊嚴院。會者七人。散位藤原敦頼年八十三。神祇伯顯廣王七十八。前石見守祝部成仲七十四。式部大輔藤原永範七十一。右京權太夫源頼政及清輔六十九。散位大江維光六十三。皆當時有名之人。各詠和歌。清輔自作序。世傳為盛事。先是奉二條帝勅。撰續詞花集。所著有奥儀抄初学抄一字抄敉苗抄袋草子和歌題林等。治承元年卒。

補任　系圖　八雲御抄　清輔尚齒會記　日本史





藤原朝臣成通。權大納言宗通第四子。至正二位權大納言。性酷好蹴鞠。疾則臥蹴之。雨則入大極殿蹴之。或使七八人並坐。蹈肩踏頭而蹴之。人不覺靴之觸。皆曰。如鷹在臂。如笠在頭也。或蹴之臺盤上。不復聞靴音。或蹴之清水寺舞臺欄上。視者危懼失色。成通徐歩若履坦途。又試揚鞠。如有飄風助勢。飛騰入雲。不見其所墜。天性甚輕捷。能走墻腹。嘗蹴鞠庭上。鞠忽迸入簾内。成通隨入。會父宗通在坐。成通恐踏席。足躡附上。翻身躍而出。其輕捷如此。平治元年薨。年六十三。



補任　著聞集　口傳日記



源朝臣為朝。自稱鎮西八郎。為義之第八子。身長七尺。志氣豪雄。膂力過人。左手偶長四寸。射藝絶倫。強弓長箭。世所不及。年十三。居豊後。自婦翁阿曾三郎平忠國謀。西侵州郡。大小二十餘戰。拔城十五。遂覇九州。　朝廷使為義召之。不來。為義坐之解官。為朝慨然曰。陷父於罪辟。不孝莫大焉。輙自詣闕待罪。　朝廷壯其志赦之。保元亂。為朝隨父屬　上皇。臨戰無虚發。一矢斃二三人。敵皆畏縮焉。亂平後。斷手筋。放之伊豆大島。治療五十餘日。疵愈膂力不減。注矢長於舊。居數歳。復起侵掠諸島。嘉應二年。狩野介茂光奏討之。舳艫相銜而來。為朝以巨箭射一船。透貫船腹。船即沈沒。衆懼不敢進。為朝一笑而去。不知所終。或傳自殺于島中。為朝所至諸島。立祠至今祭之。

系圖　保元物語



藤原朝臣宗輔。從一位太政大臣。性好飼蜂。蜂亦隨意指。一日在　鳥羽殿。蜂巣遷落于廊廡。群蜂飛近于　御床。宗輔徐抹盤中枇杷。以琴爪剥其皮。手擎之。蜂皆集之。不敢亂飛。乃使人徹之。衆人歎服。　法皇亦大感焉。又一日　朝退還家。月朗風清。車中取笛吹陵王亂序。至近衞万里小路。時有一少人。著陵王之服。來舞車前。回旋尤奇絶。宗輔駐車。倚搨盡一曲。曲畢。少人入東隅神祠而不見。時人稱宗輔笛使神感動。應保二年薨。年八十六。

系圖　十訓抄　著聞集　古事談



平賀義信。一稱大内四郎。刑部丞義光孫。盛義子也。平治之亂。義信屬源義朝。攻六波羅不利。平軍尾擊甚急。義信挺身返鬭。義朝嘉歎其勇壯。既而與義朝講分路而去。臨別問其所之。義朝曰。余欲適尾張依長田。義信曰。忠致趨時規利。恐不能庇公。義朝不用。遂為忠致所戕。賴朝之興。首錄義信舊勳。拜武藏守。至陞五位上。義信在州有政績。深得民心。去職之後。民庶無不思慕。

系圖　平治物語　東鑑



源朝臣義平。義朝長子也。世稱惡源太。驍勇絕倫。及平治亂起。義平從鎌倉馳赴京師。信賴欲授官。義平辭且曰。願假我少兵。擊清盛于安部野。必鏖盡之。信賴不許。清盛已到討信賴。重盛攻入待賢門。信賴惶怖不能排陣。義朝怒。令義平當之。義平僅從十六騎。與重盛大戰大庭椋樹下。戰七八合。重盛不能支。引退大宮。再率生兵五百攻。義平又討破之。遂出巷大衝擊之。重盛落馬。幾墜地。鎌田政家迫之。與三左衛門景安死之。重盛得退。已而義朝敗績。義平將自殺。亦以為深讐未復。丈夫豈徒死乎。匿居三條烏丸。



覬覦平族。清盛知之。遣難波経房率兵三百圍之。義平拔刀躍出。立斬數人。跳登屋上。忽不見。経房空歸。義平草次露宿。覘平氏。備嘗艱苦。覓故舊于東近江。途過逢坂。困臥山中。会経房至。以兵五十圍之。義平起應之。経房射中其臂。兵衆坍堆。遂虜之。清盛面之曰。御尚被圍于烏丸。能破三百騎而出。今為五十兵見虜何哉。義平笑曰。是命也。御亦運衰。遂至于此。速斫去。臨刑顧経房曰。汝善斬。否則我為雷殺汝。未幾経房果震死。

平治物語　十訓抄　日本史



夜叉。左馬頭義朝女也。義朝嘗每朝京師。宿美濃青墓驛長大炊家。嬖其女延壽。生一女。即夜叉也。及義朝敗走。與母兄頼朝来青墓。擧家喜迎厚遇之。既而頼朝被執于平氏。夜叉啼哭曰。我雖女子。亦先君之胤也。他日或受辱。不如令與兄同死。乃將走出。衆百方諭止之。後卒竊赴水而死。時年十二。

平治物語



源重成。澁谷金王　鷲栖源光。

源義朝戰敗赴東國。以至美濃。兵皆潰散。式部丞重成鎌田政家澁谷金王等從焉。問關辛楚。匿青墓驛富媼大炊家。邑人聞之。群起圍之。重成曰。我當死於此。單騎衝突。射殺十餘人。遂入林中。詐稱義朝。自剺其面。剖腹而死。緣是義朝得脫。欲往野間内海。然道路梗塞。不得進。大炊有兄平三真遠。剃髮稱鷲栖源光。素以俠聞。遣政家金王相謀。源光諾之。具舟載義朝政家等。積柴覆之。自株瀬川過折戸津。吏疑止之。發矢如雨。源光回船抵岸。吏入船搜索。源光意欲令義朝自裁。故謂曰。義朝雖奔敗。従者不下二三十騎。何以竄伏柴船中。縦在。不為卿等獲。必自殺耳。吏去。明日達内海。長田忠致待之厚。忠致政家之婦翁也。而其子景致勸父謀殺義朝政家。及三日夕。為具湯沐。伏壮士三人於浴室。刺之。

金王操兵侍浴。以故不敢發。義朝求浴衣不得。金王自往取之。壯士乃闖而入。義朝赤手搏仆一人二人。自左右刺殺之。金王走還。立斬三人。與源光覔忠致父子不獲。乃殺傷數十人而去。政家亦遇害。

平治物語



鎌田政家妻。長田莊司平忠致女也。平治元年源義朝兵敗。將走關東。抵尾張。投忠致家。忠致殺義朝併婿政家。政家妻聞變。至夫死處。哀慕悲慟。遂伏政家之刃而死。

平治物語



藤原朝臣伊通。右大臣俊家孫也。永曆中。拜太政大臣。當時紀綱陵夷。憲章弛廢。伊通深憂焉。作異見一篇。上之。畧曰。聖主不棄人。各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輮之。夫如是。故世無有遺才。其言頗切時務。性亦好諧謔。藤原信頼起亂。圍三條殿。宮人多赴井而死者。事平。武士以功任官。伊通笑曰。殺人者皆拜官。三條殿井亦宜任官。其滑稽率如此。永萬元年薨。年七十三。稱大宮大相國。

補任　今鏡　愚管抄　平治物語　系圖



鴨長明。稱菊大夫。賀茂神祠之官。通管絃。善和歌。應保中敘從五位下。後鳥羽上皇召為和歌所寄人。後剃髮為僧。改名蓮胤。入大原山。時四十。創意作室。方一丈。高不過七尺。柱楹屋椽。皆用鉤鎖。令可開闔。或不適意。移以他住。可載以兩車。遂入日野外山居焉。所有仏像及書數軸箏琵琶。餘無所貯蓄。登山臨水。採擷自給。所著方丈記。瑩玉集。無名抄。發心集。四季物語。行于世。

方丈記　系圖　東鑑



源朝臣雅定。雅實之二子也。生甫九歲。會鳥羽宮有童舞。雅定舞胡飲酒。娟秀閑麗。見者謂為天童。堀河帝脫御衣賜焉。保延六年為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勅以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永屬雅定家。久安五年拜內大臣。有人往而致賀。門庭閴寂無他營設。雅定倉卒出見曰。凡拜大臣者有大饗等儀。事頗繁瑣。予何必賀之為。其雅量如此。六年轉右大臣。常與妻子同居。內行不亂。朝章大典。精練詳悉。應保二年薨。年六十九。世稱中院右大臣。

補任　系圖　中右記　今鏡　續教訓抄　台記　職原抄



著聞集

藤原朝臣實行。權大納言公實第二子也。天承元年。進正二位。久安六年。拜太政大臣。特許貴會不就班直上殿。後請致仕薙髮。應保二年薨。春秋八十三。號八條太政大臣。又號三條。才學優長。事親至孝。親有疾。衣不解帶。晨昏侍養。遭父喪。哀毀過禮。藤原基俊來弔。繫和歌于梅樹曰。

系圖　今鏡　補任



今鏡

藤原朝臣忠通。忠實子也。資質敦厚。善詩歌。保安二年。內覽太政官文書。為關白。初忠實為關白。白河法皇以事怒之。密求可代之者。無如忠通。乃召諭曰。公代父為執政。忠通曰。臣家世幸忝袞職。故朝廷命相之日。父亦在家命之。今忠實得罪。屛居隔絕。不得父子相見以成其禮。夫父廢黜而子登庸。在人子所不能忍。　法皇感動其言聽之。家近　皇居。每朝參輒先諸卿。　召對所奏。皆有條理。最善典故。長寬二年薨。年六十八。世稱法性寺關白。

愚管抄　百練抄　今鏡


前賢故實
卷之六
法性寺關白集

前賢故實卷第七

人名目次

六條天皇朝一名

藤原光賴

高倉天皇朝二十二名

平清盛
平教盛
遠藤盛遠
待宵侍從
室遊女
藤原長方
渡邊競
筒井明俊
足利忠綱
平重盛
藤原實定
袈裟
物可没藏人
安倍泰親
長谷部信連
渡邊唱
但馬房
三浦義明

安徳天皇朝二十八名

金子家忠
眞田義忠
齋藤實盛
後藤實基
武田信義
藤原秀衡
中太能景
今井兼平
平知盛
平通盛
平忠度
平教經
平行盛
小宰相
加藤景廉
豐三家安
杵淵重光
源仲賴
伊藤祐清
清原賴業
鞆繪
源義高妻
平重衡
平盛俊
平敦盛
平經正
佛
千壽

上總忠光
藤原定家
藤原俊成
藤原俊成女

前賢故實卷第七

江戶　容齋　菊池武保輯著

長治侍醫良牌　手塚光照
門人雙溪　阪部好禮
午庵　越塚祐一
亨齋　荻原元文
礫谿　阪部好謙
兒樺卿　菊池武貞
仝校

藤原朝臣光賴，權中納言顯賴子也。平治初，為左衛門督，兼檢非違使別當。時其甥藤原信賴舉兵擁大內，幽帝及上皇，使兵守諸門，矯詔召群卿。光賴此日束帶而朝，使乳母子範能衷甲而從，密謂之曰，事若急乎，汝即可斷我首，莫使亂兵犯焉。既而昇殿，信賴主第一座，光賴乃揖左大辯藤原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無倫序，直坐信賴上，信賴怖畏色沮。光賴端笏整容曰，今日所議何事。座者皆不對，信賴亦不出一言。光賴回視曰，噫朝參謬矣，乃振衣而起，將出，召弟惟方，問帝上皇及神鏡劍璽所在，且曰，聞信賴每事與汝謀，汝亟心保護，莫使玉體震驚也。流涕而出。惟方奉帝潜幸六波羅，官軍得展力者，光賴之功也。永曆元年，為權大納言，應保初進正二位，承安三年薨，年五十。世稱葉室大納言。平治物語　補任



平朝臣清盛，刑部卿忠盛長子。母白河帝宮女，獲幸有身。後出賜忠盛。帝密諭曰，生女朕收之，生男卿養為子。既而生清盛。大治四年，為左衛門尉。久安二年，進正四位下安藝守。保元平治之亂，累建奇功。永曆元年，叙正三位。應保二年，進從二位，遂陞從一位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出入宮中。後剃髮改淨海，每稱太政入道。承安元年，進女德子為女御，後立為中宮，生安德天皇，是為建礼門院。清盛柄用太過，驕僭奢傲，其子弟任朝官者數十人，領三十餘國，跋扈日甚，人皆厭苦。養和元年病熱薨，年六十四。平治物語　平家物語　補任　系圖



平治物語

平朝臣重盛。太政大臣清盛長子。資性忠謹。沈勇有度量。中外屬意。累遷至正二位内大臣。保平之亂。功績冠一時。先是藤原成親結黨謀平氏。事泄被捕。淨海欲殺之。重盛諫爭。因得不死。淨海聞法皇與成親謀。大怒欲幽之。大召子弟將士。重盛緩至。宗盛曰。大人既戎服。公何緩服乎。曰賊虜猾夏。王師失利。雖大臣被甲執兵。我未曉諸君之所為。何如其為敵者誰也。宗盛畏縮。淨海徐起。掩法衣鎧上而出曰。成親姦謀。實由法皇。欲幽之他所。以除禍本。重盛垂泣良久曰。今覩大人之擧動。悲懼交至。夫吾家雖桓武之裔。大人起自小官。位極人臣。乞忽忘天恩。侮蔑皇威。家亡可立待。忠孝難兩全。重盛率死士二百人。以護法皇。嗟乎我欲孝則不忠。欲忠則不孝。進退維谷。請先斬我。發兵。淨海曰。我實為子孫謀已。起而入。重盛出廳言為暴。還第急招將士。皆謂公未嘗輕易作事。今有此召必急事。將士爭先來集小松第者二萬人。六波羅第無一人。淨海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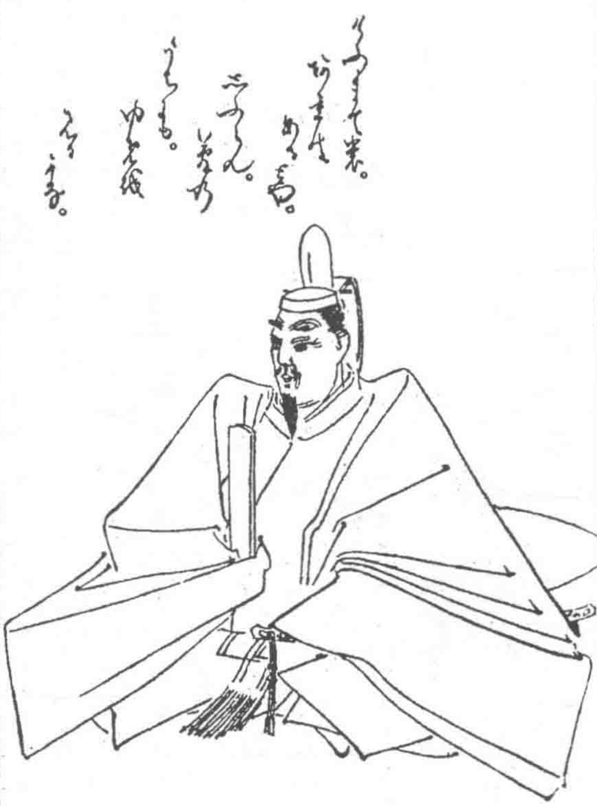
惶惑。只唱佛名步廊廡。重盛泣謂家貞曰。我以推誠敎父過。然是亡人子之道哉。左右皆悽惻。　法皇聞而垂泣曰。重盛何人。以德報怨。朕願共彼終命。治承三年薨。年四十三。

保元物語　平治物語　平家物語　東鑑　補任

平朝臣教盛。資性温厚。築宅於六波羅總門側居焉。世呼曰門脇。平治元年。右衞門督信頼謀叛。教盛與頼盛等率官兵攻之。信頼伏誅。以功任越前守。累敍正四位下。及高倉天皇即位。敍正三位。至權大納言。壽永二年。從赴西海。十一月將兵禦源行家於播磨室山敗之。三年。平族奉安德天皇據一谷。拜教盛正二位大納言。教盛作歌遂辞之。　天皇崩于海。教盛自刃而死。年五十八。

平家物語

盛衰記　補任



藤原朝臣實定。爲人英敏。好學。治承元年任大納言。尋兼左近衛大將。壽永二年爲內大臣。大將如故。文治中拜右大臣。薨年六十三。稱後德大寺。家多藏書。和漢書萬餘卷。花園左大臣記二十許卷。四條戶部記百餘卷。皆世所無。最善詩歌。構一室。常延文人於其中。嘯詠自娛。

公卿補任　東鑑　盛衰記　玉海　井蛙抄



千載集

遠藤盛遠。父曰持遠。爲左近將監。盛遠繦褓喪親。鞠于春木入道善。年十三。軀幹壯大。驍悍精武藝。然有至性。以幼失怙恃。每與人語。涕泗悲慕。以父蔭補上西門院北面。又爲院武者所。年十八。誤殺源渡妻袈裟。感悔懊恨。無所自容。削髮爲僧。名文覺。勤修勇猛。盛暑隆寒。露臥林下。名山大川無所不至。修高雄神護寺。又修東寺。賴朝舉兵。蓋文覺所薦也。

盛衰記　長門本平家



袈裟小守阿都磨左衛門尉源渡妻也。初与母共居摂津衣川。家未豪富。袈裟姿容端麗。未及笄適源渡。盛遠衣川之甥也。嘗路上見一美女。神思恍惚。跡而始知為渡妻。逼脅衣川請之。衣川驚惶許諾。召袈裟以状告之曰。不聴彼言我必遇害如何。袈裟悲泣以為。子代親命固其分也。乃對曰。兒善受之。勿復慮。盛遠至。袈裟迎之。佯為相歡。謂曰。妾在渡家。不得意。欲去而不忍悖母。故迂延迄今。今君志誠切。則速殺渡。妾遂大喜。袈裟約曰。今夕家可使渡沐髮酔臥。君窃入室。認新沐者殺之。及期而盛遠至。即斬首去。視之則袈裟也。盛遠大悲恨。詣渡家自首請死。渡曰。事既如此。殺汝無益。乃剃髮。盛遠亦為僧。高雄文覺是也。　長門本平家物語





待宵小侍従。　皇太后宮侍女也。　高倉帝践祚之日不豫。不事供御。帝頗侍従曰。汝詠歌則朕受供御。侍従即應詔詠曰。

君の代は二万の里人数そひて今もそなふるみつきものかな。

帝深感焉。侍従後徳大寺實定常愛侍従才色。侍従亦能盡其情。嘗一夜期實定不来。初更至過三更鐘聞。猶未見其人。侍従悲鬱作歌曰。

まつ宵のふけゆく鐘のこゑきけはあかぬわかれのとりはものかは。

人稱曰待宵侍従。治承四年秋八月。實定自福原私来于舊都。訪大宮。大宮不勝歡。以所把琵琶撥招焉。侍従亦侍。終宵絃歌相歡。到曉辭去。實定召所從藏人藤原經尹曰。侍從臨別咽泣不言。我亦傷悽。汝回見彼動静来。經尹走回曰。

ものかはと君かいひけむとりのねのけさしもなとかかなしかるらむ。





侍從答歌曰

まちよひの
ふけゆくかねの
こゑきけは
あかぬわかれの
とりはものか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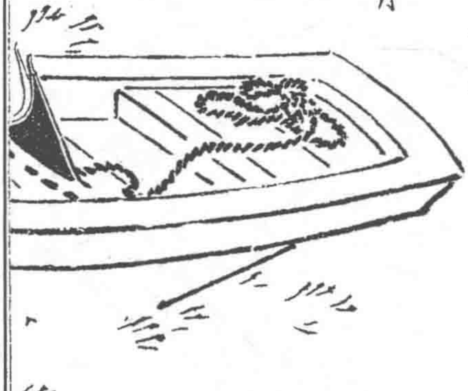
經尹追及實定于六田河原、而告之。實定大感賞以攝津國一莊。自是人呼稱物可波藏人。

長門本平家

前賢故實　卷之七

室遊女名闕。建禮門院立后之初、入道淨海望產皇子、祈之安藝嚴島一宮。每月自往祭焉。一日泊船于室津。有遊女各駕小船來、唱歌衒賞。浮賜而去。既而更深月高、四望晃曜。海面磨鏡。有二遊女、掉月白拍子、過入道船側。忽有含愁聲、音節頗变。少焉復朗吟曰。

[illegible]





入道偶睡覺、聞之有感于心。自起出船、招此船、命越中二郎兵衛与卷絹百卷、沙金百兩、以爲纏頭。

長門本平家物語



阿倍朝臣泰親、晴明五世孫。世呼曰指御子、謂其推占不差、如指諸掌也。嘗雷震其家。泰親不驚、衣背焦黑而身無所傷。頗覺中其妻、服地黃酒、即瘳。治承三年十一月、京師地大震、顛倒屋宇。泰親馳造朝、泣奏曰、吾徵不細。其凶在邇。未踰旬、淨海率數千兵、自福原還、流關白基房、削廷臣數十人官爵、又幽閉法皇于鳥羽殿。適有巨鼬數十、白日悲鳴、狂走于殿中。法皇惡之、使人問泰親。對曰、三日內有慶、後更可憂。既而淨海子宗盛苦諫父、稍戻。淨海乃遷法皇于八條烏丸、防禁稍弛。至是始安。無幾以仁王起兵、不克而斃。世服其術焉。

平家物語　玉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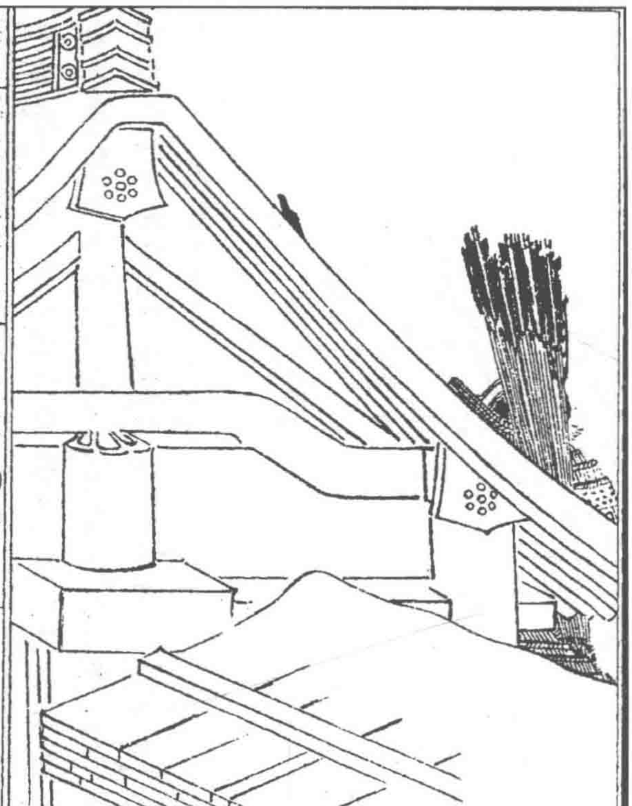
藤原朝臣長方。爲中納言。剛直敢言無回撓。時淨海輕蔑皇室。遷都于攝之福原。朝野皆苦之。人心不寧。淨海乃會公卿問新都佳否。衆畏淨海。無敢開口者。長方獨極口毀新京。於是即日定議還平安。或謂長方曰。相國狼愎不可犯。而卿獨毀之言者何哉。長方曰。凡暴人建事。其初必忌異議。無所咨問。既有悔心。而後與人謀。彼悔心已生。故會衆問爾。何憚不言。當時服其明敏。淨海亦推之。以稱一代名士。　玉海　盛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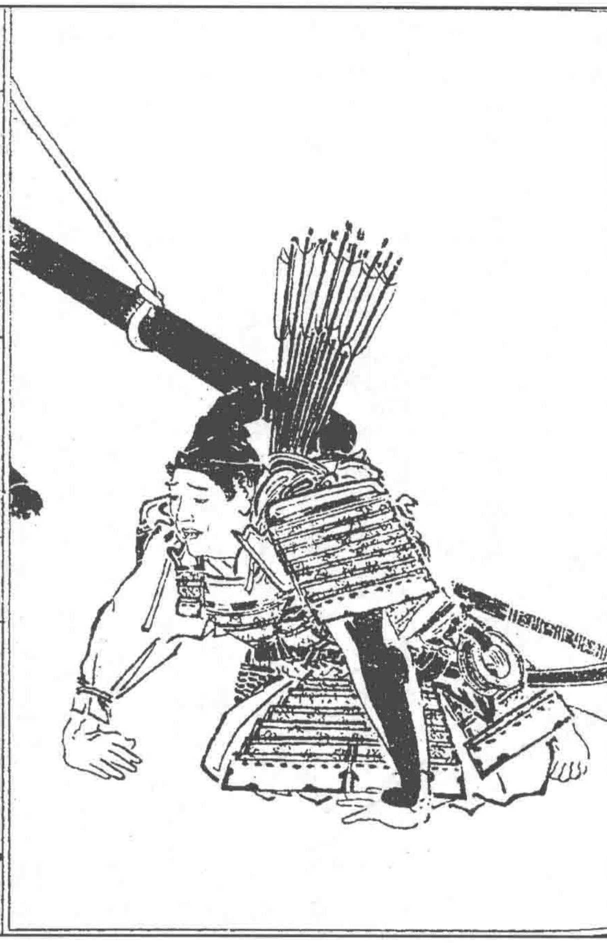
長谷部信連。爲兵衛尉。事以仁親王。治承四年。源賴政勸親王舉兵討平氏。親王亦常疾淨海跋扈。納其言。密徴諸源兵。未集。事發覺。信連建言。勸王爲婦人裝。與其傳宗信等數人出宮。王遣常所愛名笛蟬折。頻顧不行。信連反而取以奉焉。乞王曰。臣在王府。人皆知之。未見敵先逃。人謂之怯。臣不忍爲辱也。獨還宮。開門待敵。既而平軍來攻。信連獨身健鬭。斬十數人。刀折被創就擒。淨海面責之。信連辭色不屈。平軍諸士交口稱其勇。且云。往時乎剿盜大人。官兵不能當。而信連獨進。斬其四人。縛二人。驍勇絶倫。殺之可惜。淨海亦壯之。宥免而流于能登。　平家物語　東鑑　盛衰記



渡邉競。仕源頼政。競家隣平宗盛邸。宗盛嘉其勇壯。欲隷之部下。及頼政之三井寺。競留在家。宗盛遣人問曰。汝何以不從三位也。競曰。三位不告而行。是舍我也。亦何爲從乎。於是宗盛召競謂曰。汝能仕我則秩祿陪三位所與。於汝如何。競佯諾。宗盛大喜。翌日競請宗盛善馬南鐐。宗盛所愛。素甚惜焉。然欲得其歡心與之。其夜競火我家。擐甲騎南鐐。大呼宗盛門告別。徐行而去。至三井寺獻南鐐於仲綱。仲綱喜而火印馬額曰平宗盛。去夜盜放諸宗盛邸。宗盛見之大怒曰。奴賣我。必生致之鋸斷其首。先是仲綱有善馬。號木下。宗盛强奪之。薙其尾鬣。火印其顛曰仲綱。每客至引諸中庭鞭棄之。以爲笑樂。蓋其報也。其後戰菟道。矢盡而自殺。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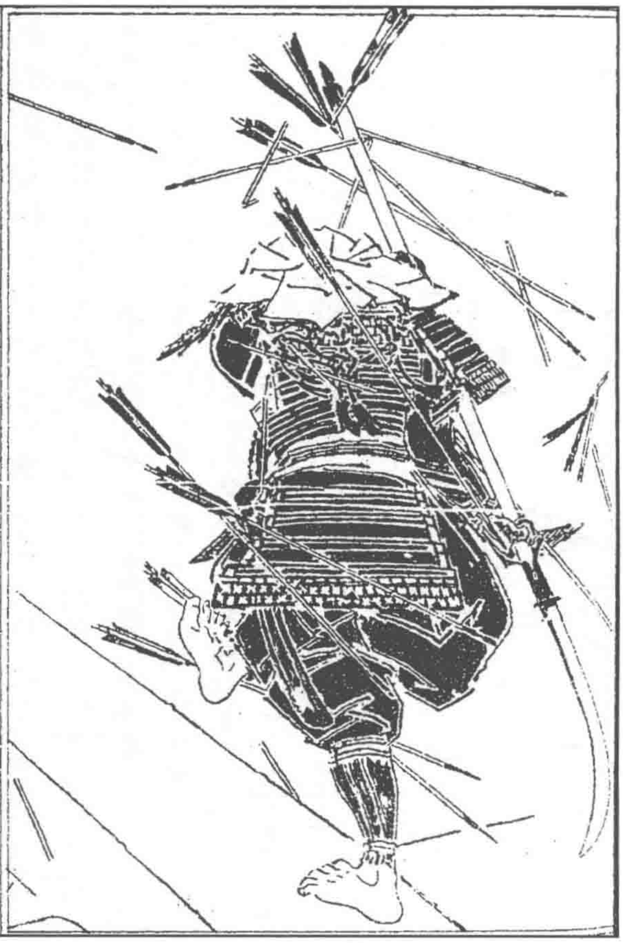
渡邉唱。稱丁七。競之弟。仕頼政。屢立功。安元中比叡僧徒發怒。將犯禁闕。唱奉頼政命。説僧兵使其向他道。人稱其辯智。菟道之役。衆寡懸絶。殊死苦戰。殺傷甚多。既而仲綱兼綱等皆死。頼政顧唱曰。余將自殺。莫使屍爲敵汚。唱泣諾焉。于是頼政藉草茵軍扇。詠歌自安。唱沈其屍於菟道河底。自刺殉之。平家



筒井明俊。稱淨妙。園城寺僧也。宇治川之戰。屬源軍。平氏將上総介忠清兵三百攻宇治橋。明俊見之。躍馬邀戰。發廿四矢。斃二十三人。猶自若不疾。放馬撤弓。揮大長刀進。先撤橋板。走度橋桁。如行一條二條大道。忽斬一人。與九人戰。時長刀折。即拔佩刀奮戰。斬殺四士。而刀又折矣。時僧一來在後。架窄無戰路。躍超明俊冑上而當敵。明俊又捕殺二人。走回脫甲冑撿之。集身矢六十二。傷者十數所。於是被古袈裟。着古屐。折弓作杖。徐唱佛名。向甯樂而去。　平家



但馬房修定。筒井明俊同寮也。宇治橋之戰。橫三尺五寸薙刀。舞躍于橋桁上。破敵。芟刈鐵射之矢。來高者俯而切。低者躍而切。中者退而切。嬌捷絶倫。切二百四五十矢。終不能中。斬獲十餘人而退。時人賞曰矢切但馬。　平家



足利忠綱稱又太郎。鎮守府將軍秀鄉之裔也。忠綱齒長一寸。聲聞數里。力敵百人。屬平知盛。擊髙倉宮於宇治。會河水暴漲。衆皆患難涉。議由他道。忠綱進謂知盛曰。若紆道失機會。且壯士恊歃。何顧漂沒哉。乃戒勵兵士先濟。從士三百。無一溺者。諸軍繼進。遂獲大克。忠綱時年十七。

盛衰記　平家物語　東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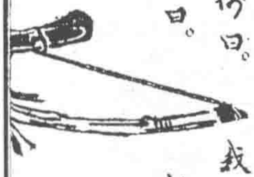
三浦義明稱大介。祖父平太郎爲次。勇力絶倫。名振關東。從源義家。擊清原武衡。有功。生子義繼。義繼生義明。爲人剛勇。重信義。頼朝起兵。安達盛長傳檄。義明扶病盥漱讀之。揮淚曰。故左典廐之後。流亡殆盡。常保嘆恨。今値此大擧。何幸如之。顧謂子孫曰。我老且病。今得受命。是實一家之榮也。爾等宜竭死力。以誅戮平氏。毋功名于不朽矣。若事不成。捨生取義。勿懷携貳。辭氣激昂。衆皆感動。後死于衣笠城。年八十九。

東鑑　平家物語　盛衰記



金子家忠稱十郎。世居武藏金子邑。因氏焉。保元中。家忠屬源義朝。襲白河殿。攻爲朝所守門。自呼姓名而前。爲朝曰。彼不恐我。可一矢殪之。然其勇可嘉。挈彼來。我欲見其面。高間兄弟進而交搏。家忠倒四郎。三郎馳來將斬。家忠斬三郎。并斬四郎。須藤家末欲射之。爲朝曰勇士也舍之。又三浦義明據衣笠城。家忠攻之。奮勇血戰。遂奪二門。義明爲具杯酒。犒之曰。今日之戰。多是武相之精銳。而卿之舉措殊可觀。請汲一杯快哉。家忠喜三飲。謝曰。我志氣頓倍。拔城在須臾矣。踊躍而進。義明益嘆曰。壯士也。可謂一以當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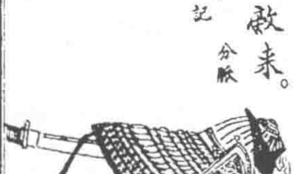
平治物語　盛衰記　系圖　長門本平家物語　東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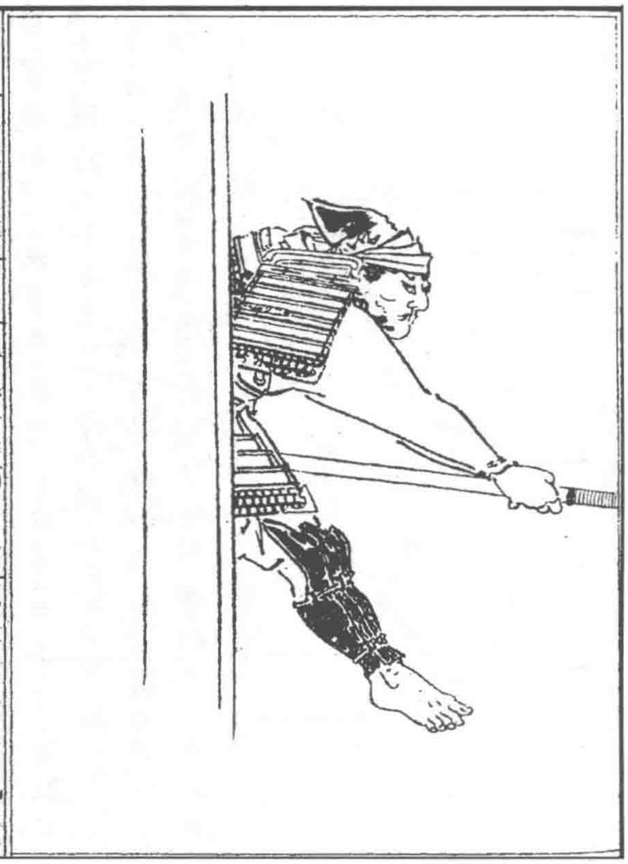




加藤景廉。稱加藤二。藤原利仁九世之孫。父景員稱加藤五。父子共以勇名。景廉最鷙猛。膂力過人。賴朝初擧事。遣北條時政。率諸士。襲平兼隆山木館。時政未報捷。賴朝疑懼。乃使景廉赴援曰。夜戰利在長刀。手執授之。景廉挺進薄門。敵兵無敢當者。乃奪門入。獲首三級。又斬雄兵關屋八郎。突入兼隆寢所。戶開。景廉乃脫冑挂長刀出地。兼隆以爲敵來。急斫之。景廉躍而擊之。遂獲其首。

東鑑　分脈　盛衰記





景尚東鑑作景久

佐那田義忠（一作義貞）稱余一。岡崎義實之子也。猶朝已發兼隆。援石橋山。大庭景親等帥兵三千來攻。義忠為我旂麾下先鋒將。年甫十七。以勇剛膂力兼數人。進戰斬敵一將。而未及拭刀。馬逸与衆相失。景親弟俣野景尚亦以拳勇聞。與義忠相搏墜於馬。義忠按之上而刺之。刀帶血滯不出室。遂為衆所殺。

盛衰記　參國　東鑑





家安東鑑作家康

豐三家安。佐那田義忠兵也。石橋山之戰。義忠受命先鋒。退名家安曰。將軍選我於衆。特受面命。武夫所榮莫大焉。我當死之。汝歸報母妻。家安辭曰。君年壯。猶為先鋒死。家安年六十。死豈足惜。且臣若不死。則人將云。君之死無一人殉之者。況舍義求生。臣之所恥。臣不能奉命也。遂不去。義忠已戰死。家安未知之。衝突出入索之不已。稲毛重成呼曰。汝主既死。汝獨誰戰。速走我不汝迫。家安怒曰。勇士臨陣。唯知進死。未聞退生。何況我主既死乎。是亦致命之秋也。奮激搏闘。手斬八人而死。

盛衰記



齋藤實盛加賀篠原戰。義仲衆勝進兵。平軍皆敗走。實盛常謂。齡已踰七旬。恐人慢白頭臨戰。當墨染鬚髮。作少年狀。至於此著紅錦戰袍。單騎向敵奮鬭而死。初實盛屬源義平。後事平氏。及賴朝兵起。以為源氏復興之秋也。然數改其志。勇士所愧。遂戰死以報平氏之恩。

盛衰記　平家物語



杵淵重光信濃人。稱小源太。膽力逸羣。事富部家俊。養和元年。城資永擊源義仲。家俊隸之。戰于横田河原。為西七郎廣助所斬。廣助繫其首於馬鞍而去。重光適被譴。不許從軍。然不忍獨穿處。竊至戰場。訊而知家俊戰死。乃馳入陣呼西七郎曰。僕是家俊從兵杵淵重光也。承奉使在外。忽及此難。願一見主首。以得及命。廣助知不可當。策馬而走。重光急追及之。搏而墮馬。輒斬其首。置家俊首側。揮淚祭之。既上馬。左手提二首。右手揮刀。衝突縱横。奮戰多時。殺十餘人。馬上貫刀而死。舉軍歎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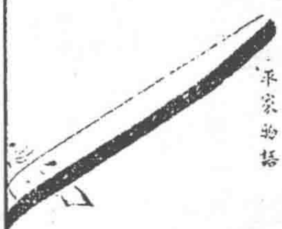
盛衰記　長門本平家物語



後藤實基。鎮守府將軍秀郷裔也。平治之亂。實基屬源義平。守待賢門。平重盛來攻。擊而敗之。遂進攻六波羅。至東三條。殺大木戸八郎。既而義朝敗走。實基從至龍華越。初義朝託少女於實基。至是問之。實基曰。臣既囑妻勿為念。義朝喜曰。汝帰鞠之。實基固請從行。不聽。遂還京師。加意營護。既長為中納言藤原能保妻。賴朝舉兵。實基從義經攻義仲。又攻平軍于屋島。皆有功。　平治物語



源仲賴。稱信濃二郎。敦實親王之裔。信濃守仲重子也。事藏人源仲兼。壽永中。源義仲攻法住寺殿。仲兼等防之。戰敗而走。仲兼從士弓加賀房者。以其馬驕悍。請易仲兼馬騎之。至河原阪。遂為敵所殺。仲兼已得脫。而仲賴沮敗不得從。適見一馬蔑血悲鳴道側。乃仲兼所乘也。於是仲賴決意回轡大呼曰。主君既死。吾何用生為。射斃三人。斫二人。又搏一人交刺而死。　盛衰記　平家物語



武田信義。源義光曾孫也。小名龍光丸。聞頼朝敗于石橋山也。欲赴援。時平黨多在信濃。信義先赴信濃。襲營冠者太田切城。冠者縱火自盡。信義還屯于甲斐。通使頼朝。率子一條忠頼（稱二郎）弟安田義定（稱三郎）等。進至駿河。虜目代橘遠茂。斬長田入道。會頼朝于黄瀬川。時平維盛率大兵次于高橋。信義遺書激怒之。既而維盛陣於富士川西。夜半信義潛出間道。襲敵營。水鳥為之驚噪。平軍以為大兵至。狼狽奔還。

玉海　山槐記　盛衰記　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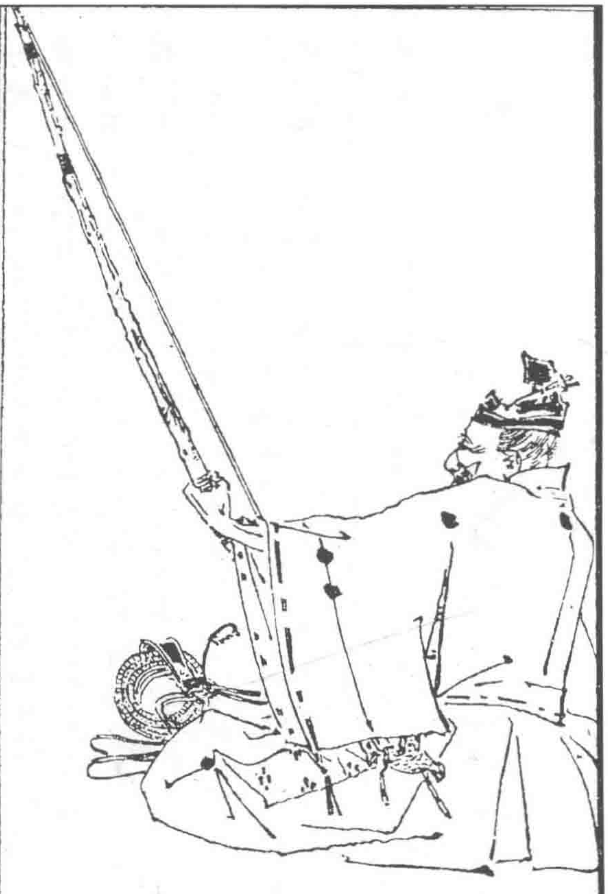
伊藤祐清。稱九郎。初頼朝流于伊豆。祐清知其非常人。私善遇焉。父祐親將殺頼朝。祐清告其謀以避之。頼朝深悦之。及開府鎌倉。虜祐親。召祐清曰。汝父有罪。然我不問汝。亦豈忘舊情乎。祐清曰。罪人之子死固其分也。豈敢望報。辭氣慷慨。頼朝不能屈。祐清曰。將軍不殺我。我必為平氏射公。頼朝曰。忠人哉。不忍殺也。從平氏任意。祐清遂奔京師。從平軍。與源義仲戰于篠原而死

平家物語





藤原朝臣秀衡。鎮守府將軍清衡孫。奥羽押領使基衡子也。秀衡沈毅有度量。嘉應二年任鎮守府將軍。源義經来依秀衡。謀與圖平氏。居有年。聞賴朝起。欲往從之。秀衡堅留義經。不聽而去。及與賴朝鬩搆。間道逃歸。時賴朝建大勲。威武震海内。秀衡既老。每憂子孫不能守業。聞義經来。大喜。舉二州兵。任其驅使。賴朝無敢所藉手。館于衣川。礼接甚篤。賴朝奏言。秀衡納反者扇亂。院宣詰責秀衡。謝無異圖。然奉義經不衰。賴朝雖怨之。不能討也。文治三年卒。東鑑 愚管抄



清原朝臣賴業。左大臣夏野之裔。大外記祐隆子也。補大外記明經博士。高倉帝侍讀。文治五年卒。年六十。關白兼實稱曰。賴業學該和漢。當世無雙。國之大器。道之棟梁。可謂不恥于古。凡朝議典故。每有咨議。賴業引證古今。辯析精覈。多見從用。其以書辭無礼。却宋國聘。及對平宗盛以罷滛祀革弊政。皆卓識可稱。子孫建祠祭之。後嵯峨帝賜號曰車折大明神。相傳有人嘗乘車過其祠。車忽折。因名焉。系圖



賴業書提本

能景稱中太越後人源義仲之親兵安德天皇孫于西海義仲入京作亂賴朝發兵討之初義仲强通攝政基房女及軍敗入其閤内情別眷戀不已能景曰敵已迫矣何眷眷於一女子耶吾不忍見將軍之受大辱也言訖自潰腹而死津波田三郎亦諫而死義仲謂是勸吾死也遽麾兵而出至粟津而遂敗死



鞆繪中三權頭兼遠之女左馬頭義仲妾也容貌婉美膂勇强力尤善騎射每戰爲將當一面義仲之敗東兵已逼矣鞆繪馳馬衝擊義仲及出琵琶湖上纔剩七騎鞆繪身尚不被一創秩父重忠視之問榛澤成清曰彼健鬪者誰也對曰是義仲愛妾今井樋口之妹也重忠笑曰男兒抗兵反爲一女子見放恥也雖然已聞義仲所愛則頗死無情我當親擒之馳馬追之捉鞆繪鎧袖鞆繪一鞭之馬奔逸袖斷重忠愕然曰是女丈夫也遂不追而止東軍勇將内田家吉力兼數人馬上捉鞆繪反爲鞆繪被殺

盛衰記　平家物語





今井兼平。中三權頭兼遠第四子。仕源義仲。義仲暴行。兼平屢諫。東軍之來。兼平守瀬田。義仲敗。兼平引兵而還。會于粟津。義仲執手喜泣曰。我崎嶇至于此。但冀與汝一面。今而死無復遺憾。既而東兵大至。義仲兵或死或逃。獨兼平從焉。於是顧指松林曰。臣請扞禦追兵。將軍至彼而決。義仲曰。我必欲與汝同死所。敵兵愈迫。兼平曰。將軍已疲。若隕命于卒伍。豈不污名乎。義仲乃單騎橫截水田行。兼平於是叉馬大呼奮擊。殺傷無數。已聞義仲死。口銜刀。墮於馬而死。平家物語　盛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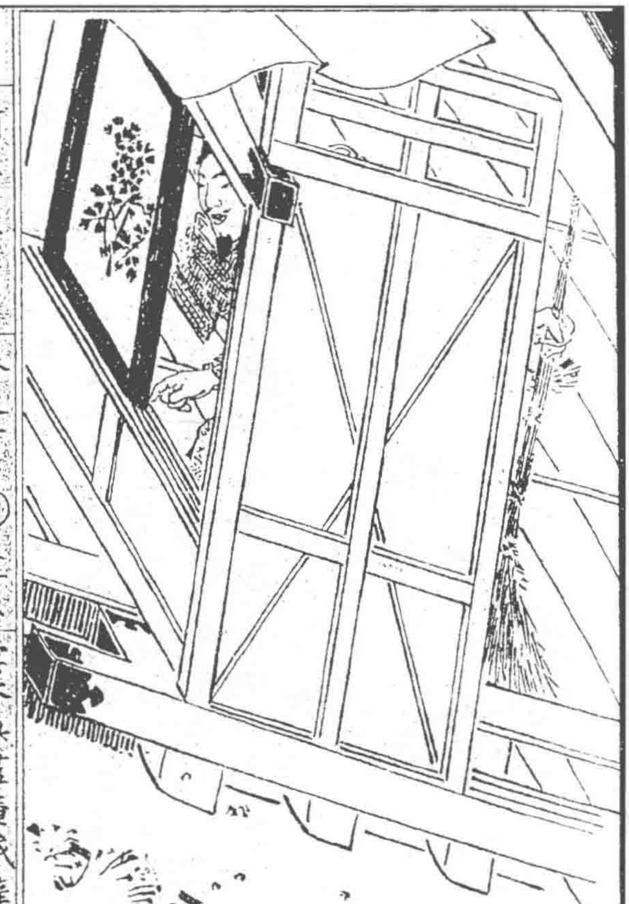


源朝臣義高妻源氏。將軍頼朝女也。義高質于鎌倉。頼朝以女妻之。及義高父義仲之誅。頼朝欲殺義高。源氏知之。計勸義高亡去。頼朝遣兵斬之。源氏悲慟不食。母政子憂之。痛尤頼朝。頼朝不得已。歸罪於追者斬之。以慰其意。欲更嫁之於外甥藤原高保。源氏誓不適。哀毀遂死。東鑑



平朝臣知盛。為中納言。性温醇有智勇。嘗諫宗盛出京。而不可。宗盛奉安徳帝。遷于西海。尋營播之一谷。谷陥之際。知盛騎所愛名馬井上。済蒼海三町。上帝船。而無可容馬地。因将放之。阿波重能曰。放之恐為敵所獲。不如射殺之。知盛曰。我今得拜天顔。渠之功。縦為敵乎。何忍断命乎。井上回船三匝。竟帰上渚。長嘶不去。源義経獲而奉上皇。檀浦軍敗。東兵攻圍益急。知盛泣。女院及二位在船。宮女等泣而問状。知盛微笑曰。無復可言。今日正可見関東男子耳。乃自執箒。掃除船中。既而帝崩于海。於是知盛自刃而没海。年三十四。　平家物語　補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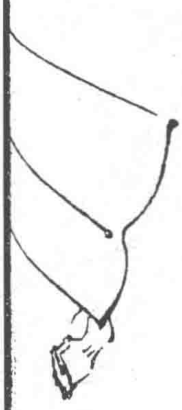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武林歌選



平朝臣重衡。從三位。左近衛中将。屢立軍功。源範頼義経討平軍于一谷。帰京奏捷。法皇乃虜送重衡于鎌倉。頼朝引見。乃使梶原景時言曰。頼朝因故相国寛宥得有今日。頼朝無亡使怨於貴家。然以院宣挙義兵。遂使貴族赴西海。亡已見公。然則獨屋島大臣。亦應来。重衡意怒。遥向頼朝励色曰。命運之窮今至于此。若不忘旧恩。請速斬吾首。言辭不少屈。頼朝乃属狩野宗茂善遇之。又使侍女千寿侍饋酒肴慰之。工藤祐経歌今様。千寿弾琵琶。重衡乗興吹笛。先以五聖楽。後皇麞急。自謂是為後生求往生急也。既而夜闌。祐経等還。宗茂稱其優美。後遂斬木津川。時年二十九。　盛衰記　補任　玉海　吉記



平朝臣通盛。越前守。兼中宮亮。叙従三位。養和元年三月。与重衡等。将兵撃源行家敗之。六月。城資永与源義仲戦敗績。通盛再将兵撃之。又戦越前大敗之。経正奔于若狭。通盛退據敦賀城。欲与経正合謀再挙。経正不至。北兵来攻。不能支。回軍京師。寿永二年。従父教盛在備中下道時。讃岐廳衆二千餘人叛趣京師。路襲其営。教盛怒令通盛教経兄弟撃之。廳衆逃走淡路。通盛教経急攻殄之。遂沿進抵伊豫。攻河野通信。教経至屋島御碕。通盛至阿波花苑。通信懼奔安藝。三月。一谷城陥。通盛走過湊川。佐々木俊綱追及。通盛力闘而死。　平家物語





平朝臣盛俊。検非違使盛國之子。為人驍勇多力。舟合三十人之力而挽得下于水者。獨任有餘力。任越中守。平治之亂。従重盛拒源義平於六波羅。養和初。将兵撃源行家于墨股。有功。又撃木曽義仲于篠原。相持安宅川。盛俊遣子盛綱測水淺深。督衆渉之。与義仲兵接戦。後與行家戦于志雄。宗盛之西奔。盛俊挙族従之。保一谷城。城陥。諸将出走。盛俊獨力戦而死。　平家物語



平朝臣忠度。為薩摩守。勇力過人。又嗜和歌。壽永初。源義仲入京。帝蒙塵于西海。諸平從焉。此及狐川。忠度獨返馬。到藤原俊成家。乃出歌草一卷。乞入他年選集。俊成諾之。竟告別而去。文治中俊成奉勅編千載集。乃撰忠度滋賀山櫻歌一首。而憚朝廷。不載姓名。忠度風騷之名。因是益顯。後忠度戰死。岡部忠澄雖獲首級。未知其人。懷中有詠歌一首。始知其為忠度

平家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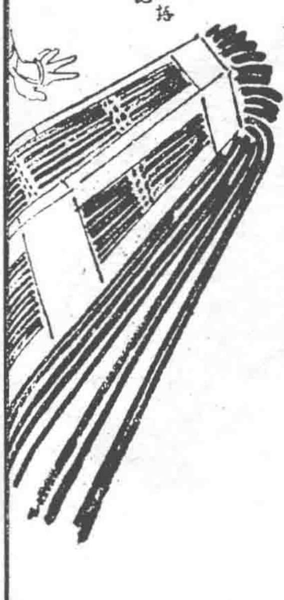


平朝臣敦盛。參議經盛之子也。叙從五位下。以無其職掌。世呼曰無官大夫。容姿端正。善和歌管絃。元曆之亂。平族敗于一谷。諸將爭舟。敦盛還入其營。取所愛玩之笛而出。由是不得上舟。將渡海。源軍將熊谷直實馳馬追尾。舉扇邀招之。敦盛乃旋馬而返。與之鬪。遂授首於直實。時年甫十七。

長門本平家物語　盛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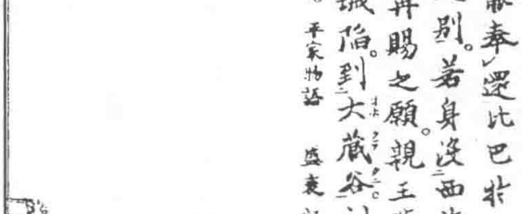


平朝臣教經。為能登守。驍勇絶倫。射術無比。嘗謂宗盛曰。敵軍尤強者。我當抵之。不敢辭勞。元暦二年三月。壇浦一戰。平軍敗績。或没海。或所獲。教經箭盡弓折。猶未被一創。於是棄兜。發去鎧袖。神力死鬭。殺人無數。尋舟數艘。數人辟易。無敢當者。安藝宗村者。膂力合十人。與其黨二人。一志揮刀向教經。教經一蹴踢下先登一士于海。捉二人挾兩腋曰。汝等須為我冥路鄉導。乃躍而投海。時年二十六。源義經常語人曰。平軍係三年。獨因教經之勇也。平家物語　盛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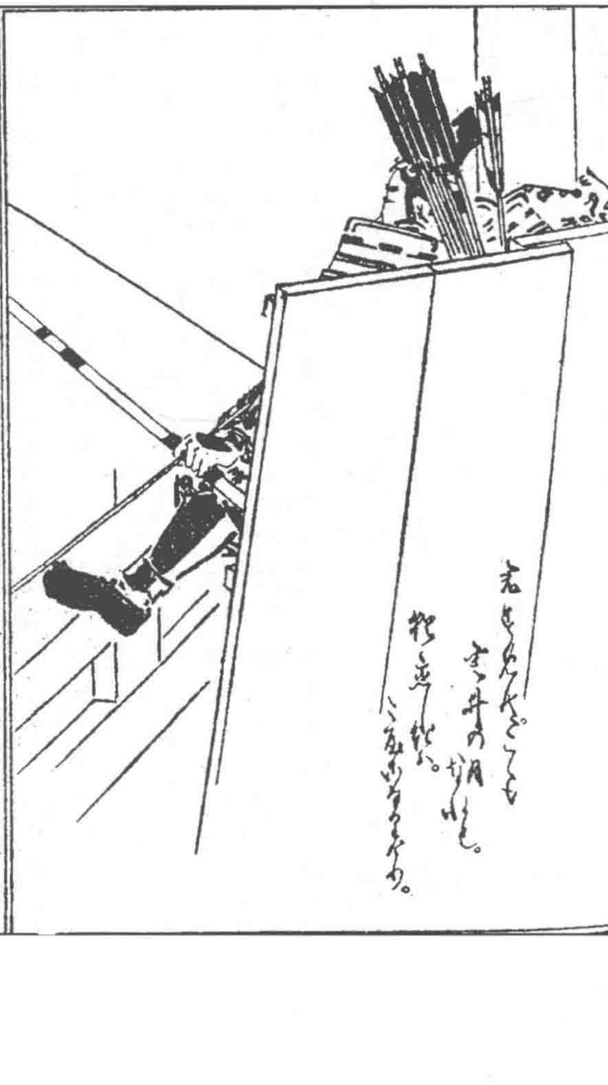


平朝臣經正。少小入仁和寺。給事守覺法親王。親王甚愛之。賜所愛琵琶青山。及　帝西狩。經正齎琵琶詣仁和寺。謁親王彈數曲叙別。聽者莫不隕涙。彈罷奉還比巴於親王曰。此王之所賜。常欲終身寶愛之。今將遠別。若身沒西海。寶器亦失墜。是以奉還。如有亂平還京師。再賜之願。親王悲泣不能答。經正遂作歌辭去。壽永三年。一谷城陥。到大藏谷。引刀自潰腹而死。為皇后宮亮。正四位下。但馬守。平家物語　盛衰記　參圖





平朝臣行盛。淨海孫。基盛子。為正四位下。左馬頭。從權中納言定家學和歌。及從 帝赴西海。道平生所詠稿一巻而作別。定家讀之感泣。以謂他日奉 勅撰和歌。必當載之。後撰新勅撰集。載行盛歌。而書官位姓名。壽永三年。築壘備前兒島。將兵五百。以防東兵。為佐々木盛綱所敗。方 帝崩於海。時与左近衛少將有盛。抜矢射殺數人。敵入舟。乃執短兵血戰而死。平家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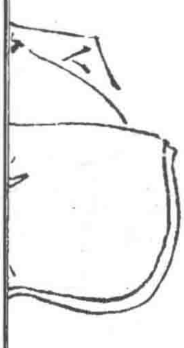


佛。加賀國娼妓也。歌舞稱天下無雙。初上于京都。求入侍于平相國。々時愛祇王祇女姉妹。於是不許。忽使擯出之。祇王懇之。告諭而後得侍宴。相國一見大歡。急逐二祇。々王根寵衰。自書秋草歌於障子。与母娣俱隱于西山。佛有感歎。乘夜竊逃。到于嵯峨。為尼。相与閑居終世。平家物語





小宰相刑部卿藤原憲方女。平通盛室也。通盛嘗朝上西太后宮。見小宰相愛其色。贈歌通慇懃。小宰相不荅。太后聞之代作荅歌媒之。乃出賜焉。及平氏西奔。小宰相亦從行。一谷軍潰。平氏奉皇浮海走。多為東兵所殺獲。不知通盛存亡數日。既而家士半田時貞逃還而具告通盛戰死之状。小宰相聞之慟哭氣絶又蘇。其夜遺書。投海而死。平家物語　盛衰記





千壽。元暦元年一谷陷。三位中將平重衡到于鎌倉。賴朝甞憐重衡。遣侍女千壽解其幽憤。重衡雖俘才藝。善琵琶。乃聽千壽彈琴且歌。悲不自禁。因和曰。燈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千壽深已屬情。回以感悽。重衡已斬。千壽不勝哀慕。得疾終不起。東鑑



上總忠光。忠清第二子。稱五郎兵衛。嘗仕平宗盛。源頼朝剏永福寺于鎌倉。親出監之。忠光以魚鱗蔽左目。陽為眇者。懐刀混傭人。運土石。欲復主讎。頼朝怪其狀。使人捕之。詰責得實。即繫之。忠光自就執。断水穀月餘。不復開口言。頼朝遂斬之。　東鑑



藤原朝臣俊成。權中納言俊忠第三子。幼而聰慧。善和歌。受業於藤原基俊。名譽日著。仕皇太后宮大夫正三位。世称五條三位。安元中。以身罹疾。壽永中。奉後白河法皇詔。撰千載和歌集。不拘人貴賤。唯取歌秀逸。称其坦夷。雖老精爽不衰。每侍和歌御會。帝甚優待之。建仁三年。〻九十。筋力稍衰。不復能朝。帝賜賀於和歌所。設屏風及褥坐之。諸子扶上殿。賜御製和歌及鳩杖。元久二年薨。年九十二。所著有古來風體抄。家集曰長秋詠草。　系圖　補任　日本史　八雲御抄　勅撰次第　九十賀記



藤原朝臣定家才敏。好詩賦和歌之鈔。得之天資。縱橫馳騁。曲盡精微。且家學有淵源。奧義秘說。無所不究極。方此時。諷詠大興。作者輩出。然其才皆不及定家。性饒躁。急于進取。素負才氣。常嘆不遇。怨懟之言。屢見於歌詞。至權中納言正三位。天福元年。祝髮。仁治二年薨。年八十四。號京極中納言。其所著撰。後世奉以為法則云。明月記　補任



旅亭曉月明　草窓夏風清　遠水蘆々岸　望郷夢未成　明月記



藤原朝臣俊成女。姿色婉美。好詠歌。最勝光院新栽梅數株。花發爛熳。一日女假裝為賤婢之狀。獨竊到釣殿下觀花。時有青侍及少年僧徒等。嘩語甚喧。女避而將還。僧見女而著白衣垢汚半変黄。嘲之曰。十訓抄

[illegible]

女即回顧曰。

[illegible]

彼輩已知為俊成女。大恥忽遁走云。



前賢故實卷第八

人名目次

後鳥羽天皇朝四十名

藤原兼實
源義經
靜
佐藤嗣信
伊勢義盛
千葉常胤
梶原景季
八田知家
三浦義澄
大庭景能
佐藤憲清
源賴朝
源範賴
僧弁慶
佐藤忠信
御廏喜三太
那須宗隆
田代信綱
淺利義遠
土肥實平
熊谷直實
下河邊行平

藤原成範
佐々木盛綱
藤原兼光
畠山重忠
左中太常澄
工藤行光
由利八郎
諏方盛澄
仁田忠常妻

土御門天皇朝六名

足利義兼
藤原經房
小山朝政

順德天皇朝五名

和田義盛
河野通信
佐々木高綱
佐原義連
藤原師長
工藤景光
曾我祐成　時致
阪額女
仁田忠常
新田義重
舞女微妙
結城朝光
和田義秀

鏡久綱
藤原朝俊

後堀河天皇朝三名

藤原信實
平政子

四條天皇朝二名

藤原家隆

後嵯峨天皇朝二名

菅原爲長

後深草天皇朝三名

松下禪尼
北條時賴

龜山天皇朝一名

北條時宗

後宇多天皇朝一名

山田重忠
少將內侍
小笠原長清
藤原爲家
青砥藤綱

菊池武房

伏見天皇朝一名

卜部兼好

後伏見天皇朝一名

北條貞時

前賢故實卷第八

江戸 宮齋 菊池武保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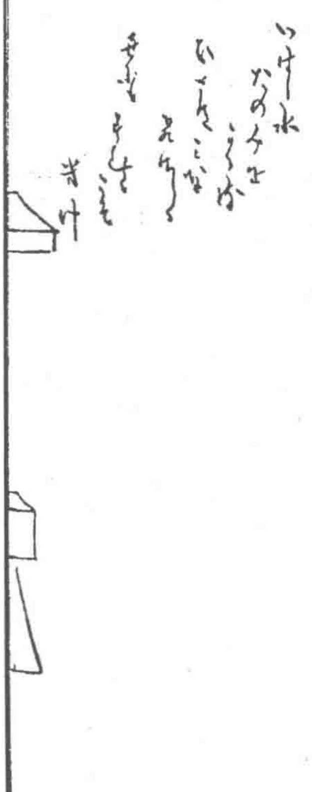
門入 仰古菴 西宮霜寳
雙溪 阪部好禮
霞舫館 儁
午庵 越塚祐一 仝校
嗓谿 阪部好謙

兒 槿鄉 菊池武貞

藤原朝臣兼實。關白忠通第三子也。博通典故。朝廷每有疑議。必咨詢焉。高倉帝特親重之。至右大臣從一位。治承四年 安德帝即位。淨海遷都福原。規度未定。而當行大嘗。 高倉上皇以問兼實。曰宮闕祭祀不可偏廢也。暫還舊都修祭祀。而議宮城。 上皇從之。 上皇崩。 帝幼冲。 後白河法皇躬攬機務。時客星見。炎旱荐飢。 法皇問所以禳之。兼實引古事奏焉。法皇不能用。源義仲逼京師。平氏挾帝。齎神器走西海。衆議別立主。而未決。兼實上言。天下不可一日無主。然祖宗之法無劍璽則不得即位。但按國史。有劍璽而踐祚。及得劍璽乃即位。繼體天皇是也。今正事相類。宜準據焉。法皇嘉之。乃立後鳥羽帝。文治五年爲太政大臣。承元元年薨。年六十一。稱月輪。又號九條。 補任 明月記 玉海 愚管抄



源朝臣賴朝。小字鬼武者。左馬頭義朝第三子也。幼有器局。義朝敗逃諸子。賴朝初以流竄之身。得以仁親王令旨。又奉院宣。起兵于伊豆。關左名士雲集從之。使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滅平氏。其威遂震天下。開幕府鎌倉。以定霸業。正治元年春。會相模河橋成。賴朝往而觀之。歸途墜馬而病。遂薨。年五十三。 帝王編年記 明月記 東鑑 平家物語 增鏡 盛衰記





源朝臣義經。小字牛若。義朝第八子也。母曰常盤。義經神彩秀發。拳捷軼人。幼而罹家難。匿于鞍馬山東光坊。改名遮那王。年甫十一。讀諸家之譜。慨然以為我世將種。覆墜至此。長大必滅平族。以雪父恥。於是晝讀兵書。夜習武技。常欲往依鎮守府將軍藤原秀衡。承安四年。遂之陸奧。秀衡厚遇之。先是自加首服。更名義經。治承四年。兄賴朝起兵討平氏。義經來會賴朝于黃瀨川。後平氏據于攝之一谷。義經乃冒險。襲其不意。大敗之。平氏遂逃于八島。義經乘風雨進襲。竟殲平氏于壇浦。朝廷賞功為檢非違使五位尉兼伊豫守。及東歸至腰越。為讒者所搆。而不得入鎌倉。乃貽書以訴其冤。義經用兵神速。人莫能及。為賴朝見忌。終亡其身。

東鑑　義經記　盛衰記　平家物語



源朝臣範賴。稱蒲冠者。義朝第六子。壽永二年。義仲反。賴朝使範賴義經。將兵六萬以討之。範賴兵三萬五千。由海道進。義仲使今井兼平。撤勢多橋板防守。範賴濟供御瀨大戰。兼平敗走。範賴進入京。義經破宇治。兩軍合勢。擊義仲于粟津。又將兵五萬。討平氏陷一谷。河原高直弟盛直先登戰死。熊谷直實直家平山季重抽衆進戰。平氏滅後。範賴留豐後。撫循九州餘黨。

系圖　東鑑　平家物語





静。伊豫守義經之妾。容姿無雙。善歌舞。有貞操。頼朝素嫉義經功而京城畏服。及其斬昌俊而大擧討之。義經出京逃亡。静被擒入鎌倉。將軍及夫人會于鶴岡。乃召令歌舞。静固辭不得。乃强勉起舞。其詠歌都是非懷慕義經者。聞者皆爲流涙。他日諸士往静客舍。設宴慰之。坐中有梶原景茂。託醉挑静。静叱曰。身嘗受豫州恩。豫州乃公弟也。今若在。則汝輩得輙見我面乎。景茂赧慚而去。静生兒。頼朝使人殺之。静抱兒哀慟。強奪殺之遂逐静。

東鑑　義經記





弁慶。藤原氏。初上叡山爲僧。剛邁有智畧。面色如漆。力合百人。常提鐵杖。負七兵器而從軍。嘗夜上清水寺舞臺。與義經交戰多時。弁慶終知不可敵。乃請降。傾心事之。文治中。頼朝使勇僧昌俊夜襲義經堀川第。時有人値昌俊入洛。怪之急告。義經乃使弁慶召昌俊。弁慶單騎往見昌俊。大叱之。直提而上諸己馬。累騎以歸。昌俊兵畏縮不知所爲云。後從義經奔奥州。高館城陥之日。弁慶杖大薙刀。立橋上。箭鏃蝟集。已死屍不仆。人皆驚異。

義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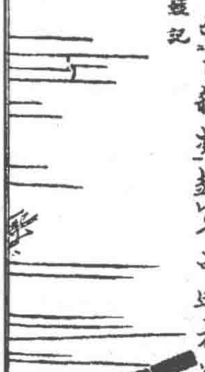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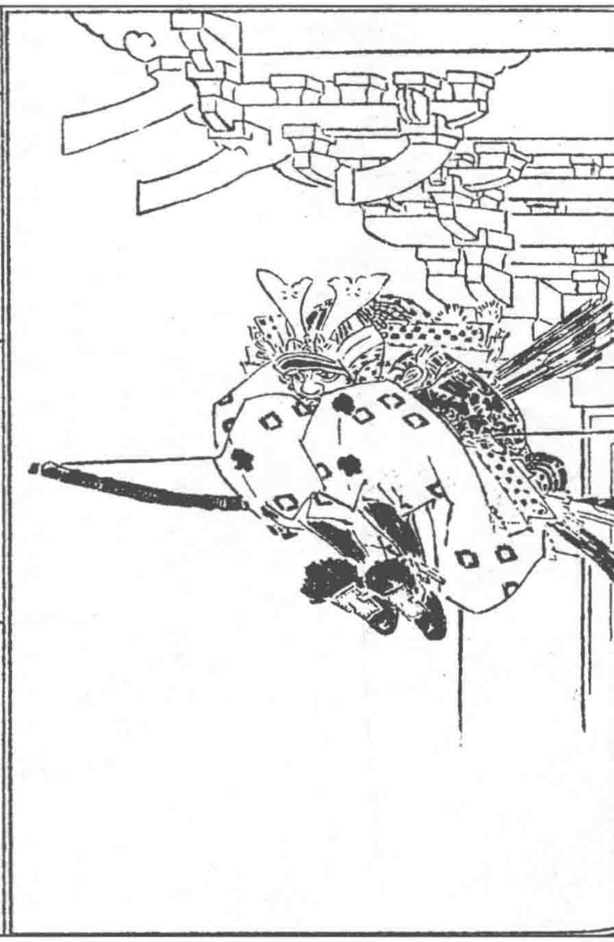
佐藤繼信。伊豫守源義經之親兵。稱三郎兵衛。信夫莊司元治子也。元曆二年正月。義經發船將襲八島。此日大風。船子不可。義經曰兵法擊敵不虞。今日彼無備必矣。不發則斬。船子懼曰發亦死。不發亦死。均死不如馳死。乃發。附軍船五隻。人不滿百。海上三十程。不過三時而至。縱火高松邑以兵八十分為數隊。鼓譟而進。平軍狼狽乃奉前帝浮海。源兵進火皇宮。平教經大怒。彎弓擬義經。教經本神射。矢無虛發。繼信急來立數中殺義經。代之殞命。義經感傷其忠死。請僧弔之。 東鑑





佐藤忠信。稱四郎兵衛。繼信弟也。勇壯多智。文治元年。義經在太京師。匿吉野。山僧相謀攻之。義經窘迫將自殺。忠信曰。家兄繼信代公致死。臣亦當今詐冒公名以死。公以間而去。義經不許。忠信苦請。乃分甲士屬之。自與十數人潛逃去。忠信自稱源判官。與從士俱放矢射僧軍。死傷甚多。僧徒驚嘆曰。義經劍術嘗聞之。不料善射如此。無敢近者。既而矢盡。揮刀奮戰。從士皆死。於是忠信大呼曰。汝等以余為判官乎。判官先已遁矣。我是佐藤忠信也。請視勇者死。乃佯為自殺狀。超谷而逃。其後自殺于京師。年二十六。 義經記





伊勢義盛。稱三郎。勇而智。初在伊勢鈴鹿山。以劫盜為生。義經往奧州。道歷伊賀。宿義盛家。義經見其容貌。知奇士可用。遂約為君臣。從軍屢立功。及屋島破。義經命義盛。誘降田内重直。義盛十數騎皆不被甲而行。以智辯降之。義經歎賞之。壇浦之戰。義盛生獲平氏上將宗盛及其子清宗。及義經去京師。遂辭歸伊勢。後為義兵擧兵。不克而死。　平家物語　義經記



御厩喜三太。源義經之親兵。資性勇武善射。文治元年頼朝欲殺義經。窃使二階堂土左坊上京。土左上京。窺隙。不至于義經六條堀川邸。義經察之。使弁慶捕來土左。義經自詰責焉。土左陳無異心。書誓詞遣還矣。義經雖知其詐。性豪邁。不介意。而十月十七日夜。土左率兵襲之。邸中無人。且無備。義經ゝゝ夜置酒沍醉。与靜女同臥閨中。聞喊聲驚覺。急呼義經ゝ不起。於是取鎧抛其身邊。義經睡覺問之故。靜曰敵來。義經起召喜三太云。汝到于中門。從義矣。喜三太郎着腹卷。取弓矢。爲中門開扉。獨射敵十數人。身受一矢。抛弓取長刀。酣戰數刻。義經亦自防焉。弐藏坊自外來。伐土左後陣。大破之。土左敗走。終所殺。　義經記

前賢故實　巻之八　十一　雲水無盡庵藏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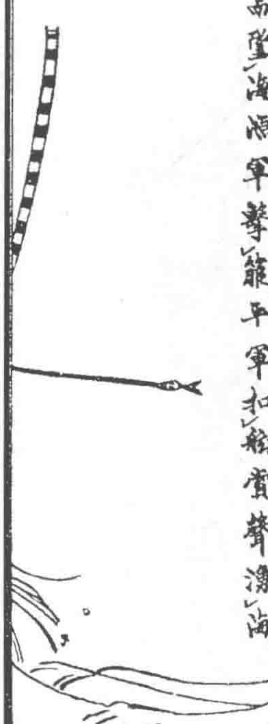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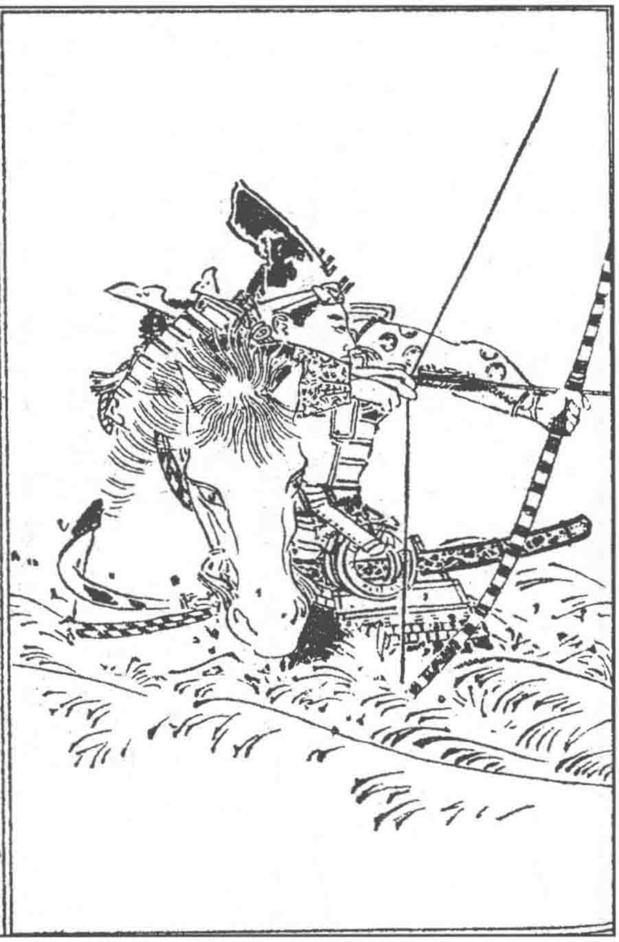
千葉常胤。平稱千葉介。為人厚重愉謹。頼朝起兵。遣安達盛長傳檄。常胤乃報曰。將軍為祖先興廢絕。常胤何爲異議。今軍府非要害之地。相之鎌倉。祖先遺趾。宜移據之。常胤亦率子弟來迎。頼朝大悅。常胤先斬州之目代。擒千田某。帥兵三百。謁頼朝于下總國府。獻生虜。頼朝款接甚渥。且曰自今當以父事卿。從範頼討義仲。又敗平氏于西海。皆有功。常胤老將。威望素著。以功增邑。進從五位下。建仁元年卒。年八十四。東鑑

前賢故實　巻之八　十二　雲水無盡庵藏梓



那須宗隆。稱余一。平軍拒源軍于八島。日晡各收戰。忽平軍出一小艇。艇首植長竿。竿頭揭畫日扇。美色宮女着柳五衣紅袴而立其後。源義經不曉其意。詢之後藤實基。實基曰。彼蓋欲以美女誘我手。請射之以折其謀。義經擇善射者。人薦宗隆。宗隆固辭再三。義經不許。宗隆乃奉命。會風烈浪激。蕩艇。扇搖不定。勒馬默禱本國那須神。頃之風収浪靜。乃彎弓以為射日不祥。因射扇眼上一寸。扇翩翩舞空。良久而墜海。源軍撃箙。平軍扣舷。賞聲溢海。平家物語





梶原景季。稱源太。爲左衛門尉。最善騎射。元暦元年二月。範頼兵五萬攻平氏于一谷。時景季父景時。挙族進入城中力戰。既退而休兵。不見景季。復進求之而出。景季是日折梅花挿矢箙。與敵八人突戰。花盡飛散。諸平公子皆感賞。

盛衰記　長門本平家物語



田代信綱。伊豆人也。因其所居號田代冠者。信綱年甫十一。會頼朝謫豆州。信綱往而侍焉。石橋山之戰。頼朝兵敗。逃入椙山。追兵急至。信綱躬而卻之。遂与頼朝別。去奔甲斐。後從入鎌倉。深被任遇。壽永中從範頼討木曾義仲。尋從義經戰于一谷及屋島。皆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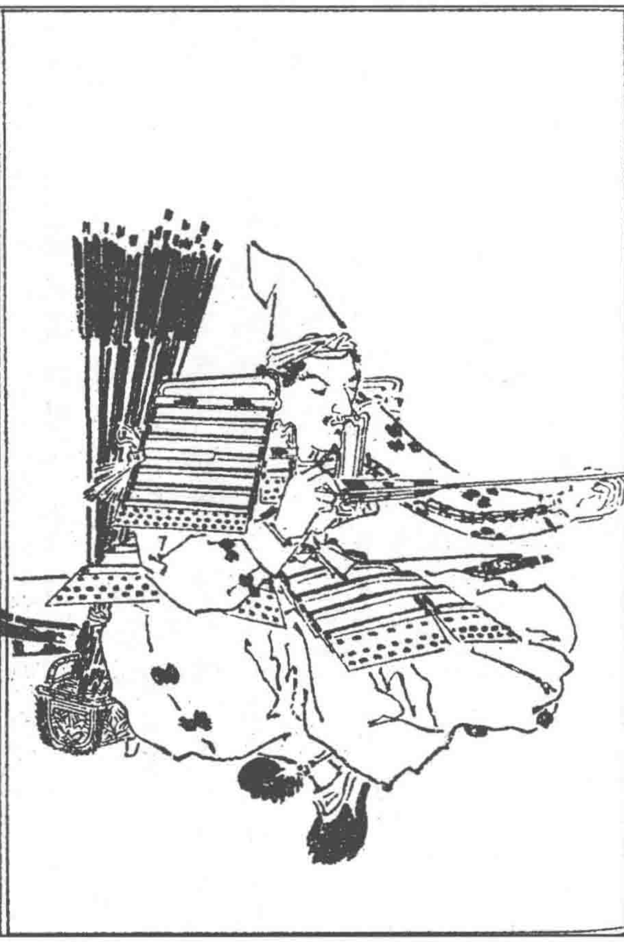
平家物語　盛衰記



八田知家。從範頼義經擊平氏。又討泰衡。知家及小山常胤。別爲東海道督將。率常陸下總兵。會于阿武隈河。致戰功。及泰衡亡。虜其叔父樋爪俊衡。頼朝命因知家營。俊衡年甚高。自就擒絶無一言。日夜誦仙經。知家憐憫。請赦之。頼朝薨。頼家嗣。知家與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參扶政事。　東鑑



淺利義遠。稱與一。壇浦之戰。和田義盛挽强弓連射。敵兵多殪。既中平知盛船。相距三町餘。義盛遥呼麾之曰。其矢請射而還之。新居紀四郎親清拔射之。又射中義經船麾之。義經選于衆。令義遠射之。義遠曰此箭幹弱而短。乃注我矢。既乃洞親清胸。而尚過海五段許。擧軍大駭。　平家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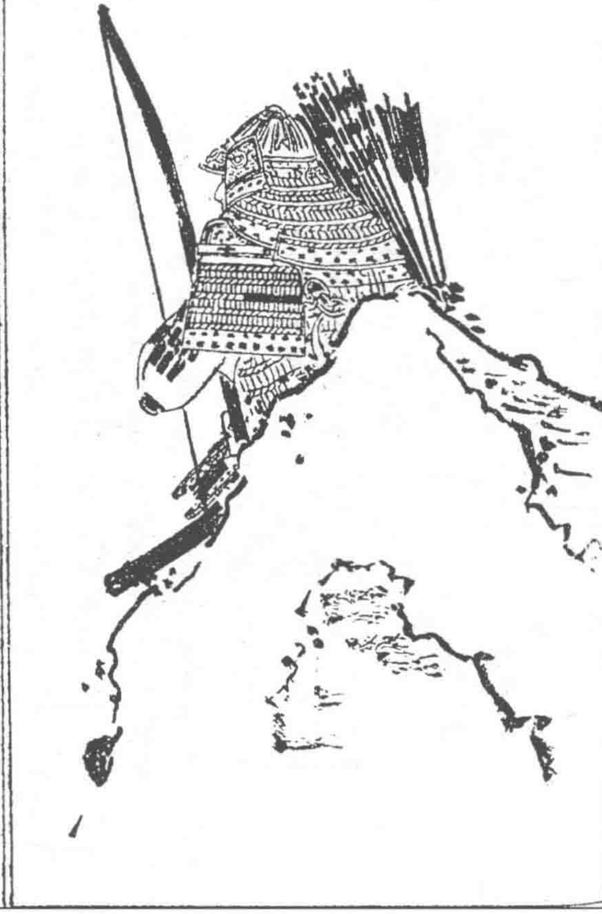
三浦義澄。稱荒二郎。義明之子。義明与姪義盛等守衣笠城。兵僅三百八十。敵薄城將登。城上叢射之。人馬多死傷而退。金子家忠帥兵三百代攻。勇敢傑出。既奪二門。義澄令義盛射。一發中之。家忠墜馬。弟近範肩之去。義明曰。我十三操兵以来。屢歷戰陣。今垂九十。碌々死牖下。常以為憾。汝等見我戰死。即將出。衰羸不能起。六年扶掖。纔得上馬。義澄急来扣馬止之。義明叱曰。臨陣致死。勇士之常。汝曹東城與敵角射。何日決雌雄乎。揮鞭挐義澄十數。義澄終不救。執轡擁而入城。後賴朝數有功勲。正治二年終。年七十四。　東鑑





土肥實平。姓平氏。居相模土肥邑。稱二郎。賴朝舉兵。實平赴焉。石橋山之敗。大庭景親疾追之。賴朝窘窮逃于椙山。唯實平從焉。加藤景員工藤祐茂等六人。潰圍蹐隙而来。賴朝喜欲與俱逃。實平諫曰。將軍一身。臣可以計勝匿也。人多則蹤易露。今日之暌離。為他日之際會。上下全命。以雪會稽之恥耳。賴朝以為然。諭衆離散。遂出匿箱根山。已而至安房。平廣常千葉常胤來屬。兵威大振。實平多籌略。曉暢軍事。西征木曾討平氏之際。賴朝命範賴義經依之區畫。　東鑑





大庭景能姓平氏。及頼朝起兵。景能欲從之。弟景親曰。源家我累世之主帥。歸之順也。然景親曩者為囚。幸免平氏所活。以至今日。豈非其賜耶。景能曰。汝為恩事平氏。我爲義屬源家。亦各其分也。遂与弟景俊歸于頼朝。一日諸將侍頼朝。景能曰。凡士之當用意者兵器也。弓矢宜稱其力。鎮西八郎善射。古今無匹。然驗其弓矢過常制。保元之戰。我接八郎于大炊御門河原。值其左。八郎將射我。以為彼在鎮西。不便騎射。我長于東國。素慣驀控。驅而避之右。不入彀。其矢會貫胄腹。而中膝。我若不得其意。則殆不能脱焉。座者皆傾服。

東鑑　盛衰記　大日本史　系圖



熊谷直實資性剛毅。驍勇絶倫。源軍陷一谷。時直實擒平將敦盛。憐其貴公子年少。欲縦之而無活路。問名及年。則與我子直家同齡。直實悲哀益加。乃謂曰。吾能為公宜修冥福。遂斬首。命兵士以其屍与其所携笛。舟送其父經盛。後因事出家。削髮為僧。師源空。其後東行時。倒載于驛馬。人見而怪問之。直實曰佛于京師背西方而可哉。





佐藤憲清。一作義清。鎮守府將軍秀郷九世孫。左衛門尉康清子也。累世以武著。憲清勇敢善騎。頗通韜略。仕後鳥羽上皇。為北面士。叙從五位下。任左兵衛尉。酷嗜和歌。作詣工妙。上皇愛其才。甚親遇。然薄榮利。志嘉遁。憲清嘗與同族憲康約同朝。憲清至其家。聞哭聲。怪而訪之。則憲康暴死。於是決意而出家。法嵯咏名圓意。西行常謂。桑門無家。須抖擻。東關西州無所不到。當出行意。吟嘯自適。建久九年二月十六日卒于京師。年七十三。其集曰山家集。又乃御裳濯川宮川歌合。撰集抄。並行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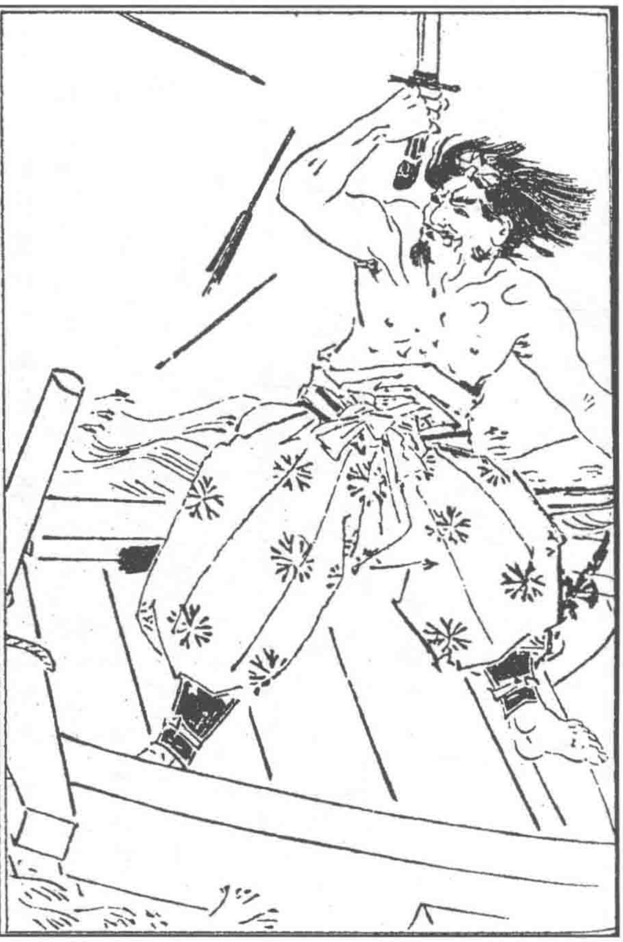
前賢故實　卷之八　雲水無盡庵藏梓



東鑑　西行物語　倭武家集　台記　百錬抄

下河邊行平。鎮守府將軍秀郷之裔。能登守行義之子也。行平資性雄偉。最精騎射法。元暦二年正月。參河守範頼討平氏于豊後。是役也屯軍數月。時糧共乏。將卒皆苦。一日進而濟海擊平軍。行平沽甲換舟。乃身不戒裝。先登斫敵將。義氣歆撞。凱旋之後。頼朝賞其功曰。行平勇敢。天下無雙。　東鑑　平家物語





前賢故實 卷之八 廿三 雲水無盡庵藏梓

藤原朝臣成範。少納言通憲之子。性風流。酷愛櫻花。移吉野山櫻。環植於樋口町舍園。又惜其飄零。嘗禱泰山府君。乞延花壽。花特不萎者三七日。高倉帝愛其韻致。賜御書。目曰櫻町。安元二年任權中納言。兼民部卿。後至正二位。文治三年薨。年五十三。平家物語 今鏡



前賢故實 卷之八 廿四 雲水無盡庵藏梓

河野通信。稱四郎。本姓越智。伊豫人也。父曰通清。身長八尺。形貌異常。最便弓馬。名擅一時。云父親清與妻禱三島神所生云。通信勇壯有策畧。賴朝起伊豆。通信與父遥應之。數破平氏強兵。備後人額入道西寂。來圍城。有反兵納敵。通清敗死。通信出奔安藝。請兵于舅奴田氏。獲戰艦二十餘隻。赴備後。謀擒西寂。以祭父墓。元暦中。平宗盛遣通盛教經來攻通信。不利。又奔奴田氏。教經兵圍奴田氏。力盡出降。通信與殘兵六人走。敵射殪五人。方與一人搏而委地。通信回而斬之。負兵而去。後會源範賴義經。擊宗盛有功。賴朝割伊豫授通信。貞應二年卒。年六十八。平家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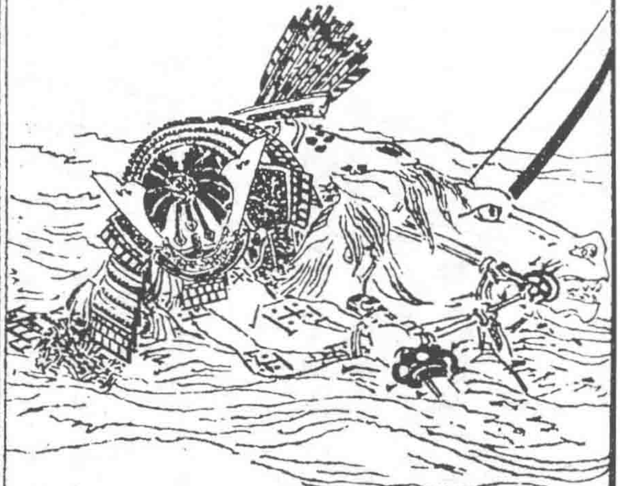
佐々木盛綱。建仁元年城資盛反。州兵討之不能克。議以
為將、領兵入。盛綱至上野磯部。命使討之。使命初至。盛綱
適在門外。不及入家。即騎而去。児士倉皇追隨。諫其輕忽。
盛綱曰聞天慶之亂。藤原忠文為追討使。方食聞
詔抛箸朝參。及蒙命。不復還家。而徑赴東國。
勇士之志以此為貴。盛綱倍道兼行三日。到州々
鳥阪。將越後佐渡信濃兵攻之。子盛季先
登城陷。先是從範頼擊平氏于藤戸。盛綱
先登騎而渡海。大破之。東鑑





佐々木高綱。驍健有膽畧。頼朝舉兵。從數立大功。其宇治
川先登。尤膾炙人口。仕左衛門少尉。後薙髮居高野山。建仁
中。延暦寺僧徒反。經高盛綱奉勅擊之。高綱子重綱從
焉。將發。高綱自高野來省二兒。且說兵畧。請見重綱軍
裝。重綱出謁。高綱熟視久之而無言。二兒在側。盛美之經
武斧。必立功業歟。高綱曰。不然。凡臨戰場。甲胄要輕。弓
矢要短。欲便驅馳也。況山上阪下。用步兵之地乎。今重綱厚
甲長弓。器不稱身。欲免死得乎。重綱果中箭死。經高盛
綱用高綱策。及戰其言無不驗矣。東鑑　平家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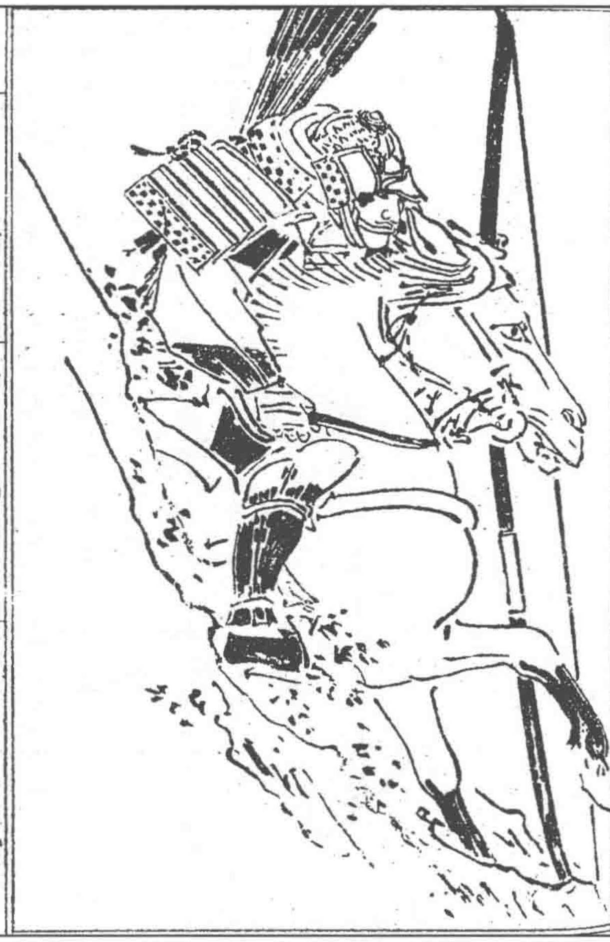
藤原朝臣兼光。中納言資長子也。累歷要職。爲撿非違使別當。建久七年敘正二位。興復廢絶。廳務修擧。有幹事之稱。時有失釜者。疑其隣家索獲之。隣人不服。訴於官。乃自辨白我釜也。每控弛而行。何得持釜去也。衆以爲然。失釜者訟不已。兼光判以釜與告者曰。汝言有理。我知失者妄也。告者喜。即以頭戴釜而去。兼光呼回詰之。盜終服。薨年五十一。

補任　著聞集



佐原義連。稱十郎。身長七尺五寸。勇敢有雄略。小坪衣笠之戰。皆著勇功。元曆元年。源義經自將精銳。潛赴鵯越。出平氏軍後。欲下山躡之。路極險惡。斷崖壁立。衆不能進。欲退不得。相視失色。義連曰。甲信多鳥獸。我平生狩獵。超澗冒險。馳騁上下。此山雖峻。以我觀之。則好射場也。乃策馬先下。義經顧曰。義連壯士。使之獨死。吾何面目復見三軍之士哉。麾衆繼之。軍士奮激。遂下絶壁。大敗平軍。

平家物語　盛衰記



畠山重忠。幼名氏王丸。莊司重能之子也。天資敦厚仁勇無私。屬頼朝。討平氏征奥州。屢立巨功。嘗夏日侍幕府。諸士避暑于床端。重忠至。皆肅然改容。其見敬憚如此。頼家使波多野盛通捕景時黨勝木則宗。盛通自後抱則宗。素多力。便抽右手引刀刺盛通。重忠在側。不及起坐。伸左手拉則宗臂。臂碎。盛通遂縛之。頼家賞之。時有真壁某。与盛通不好。以實告頼家。問之重忠。重忠曰臣實不預焉。退而責真壁曰。凡為士者以無邪曲為貴。吾子有怨于盛通。而帰功于重忠。蓋欲没其功也。其通驍勇。非假手於重忠者。其与物不競。皆此類也。

東鑑　曾我物語



藤原朝臣師長左大臣頼長子也。髫年穎悟。好音律。最長琵琶及箏。保元初坐父事流于土左。長寛二年赦還。　二條帝見之曰。朕不聞卿琵琶久矣。乃自授琵琶。師長始拜奏賀王恩。継弾還城楽。　帝及左右嘆美之。是歳復本位。治承元年拜太政大臣従一位。建久三年薨。年五十六。號妙音院。嘗諸國亢旱。百禱不應。師長奉勅。弾琵琶於日吉社。澍雨立降。衆皆異之。

平家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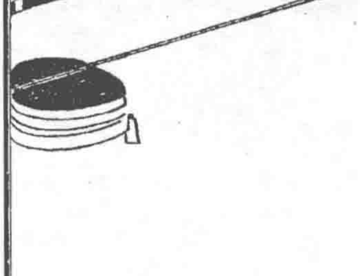




常澄。稱左中太長狹六郎常伴之兵也。及賴朝擧兵。常伴為平氏謀襲賴朝。擧族為賴朝所滅。明年賴朝詣鶴岡祠。乃一男子。長七尺餘。迫近賴朝。下河邊行平怪而捕之。繫簡于髻書曰安房國長狹六郎黨。左中太常澄。行而詰之。答曰復讐之念寤寐不已。以至于此。事若不成。暴屍[illegible]。恐人不知其為誰也。是以記名。唯以速死為幸。遂梟斬于稲瀨川。人皆義之。東鑑



工藤景光。賴朝擧兵。景光與子行光赴之。數立功。建久中賴朝大獵于富士野。時景光為射手首。臨獵有鹿走過。景光持滿而待。衆皆屬目。一發不中。追馳三發。亦皆不中。於是投弓而嘆曰。吾自十一歲以狩獵為事。今已七旬。毎射无不洞貫。而今心神惘然。令鹿逸。恐是山神所取我命老于此乎。及昏果得病而歿。東鑑





工藤行光。景光之子。称小二郎。力兼數十人。奥州之役。夜踰阿津賀志山。薄西木戸。獲猛士伴藤八首。奥州雖平。新經干戈。民心未安。頼朝使行光等鎮撫。行光有三壯士。曰藤五藤三美源次。頼家聞之欲取一人置府。行光辭曰。故幕下自殄滅平族以来。家父景光數從征戰。生万死遭一生者。皆此輩之力也。方今将軍牧天下精鋭於幕下。猶不徴彼等亦死。所少臣唯乃是三士。死生是託。願舍之。頼家感其言。賜杯酒。　東鑑



曾我祐成。稱十郎。弟時致。称五郎。建久四年五月。頼朝獵富士野。工藤祐經從焉。祐成時致欲殺祐經以復父讎。兄弟待夜深。潜入祐經營。祐經醉臥。時致奮欲斬之。祐成曰。斬酔人猶斬死者。因蹈席大呼曰。曾我氏兄弟來復父讎。祐經驚覺。即急斬之。營中騷擾。死傷甚多。仁田忠常与祐成鬪殺之。時致奮怒而進。小舍人童五郎丸有膂力。遂捕時致。頼朝義之。欲免其死。祐經子犬房泣而請殺之。時致亦不顧活。遂斬之。祐成年二十二。時致二十。初祐經潜殺祐成等之父河津祐泰。奪其食邑。二子尚幼。其母再嫁曾我祐信。兄弟因冒其氏。　東鑑　曾我物語





由利八郎。不詳姓名。藤原泰衡家人。頼朝之討泰衡。八郎為宇佐美實政生獲。頼朝使梶原景時質問。景時無礼。八郎怒而不言。於是。頼朝親出見八郎曰。吾先将軍使泰衡之祖為奥羽守。今何故叛乎。八郎對曰。公嫉義經之才。強令吾主殺之。既而送其首。則又名殺義經而来伐。胡為反覆如此耶。頼朝曰。奥羽地勢險隘。帶甲十七萬。糧支十年。而不能支一月。何其怯哉。八郎曰勝敗兵家之常。公父義朝領関東十五國。擁天下之重兵。而清盛来攻。不能支一日。挺身出亡。終為長田忠致所害。亦可怯哉。頼朝顧左右曰壯士也。赦之。 東鑑



阪額女。越後城長茂之甥。資盛叔母也。容貌奇醜。勇武無比。初長茂起兵入京。請伐源頼家。上皇不許。遣臣吾暨山中京師守護小山朝政。擒斬之。於是資盛起兵于越後。據鳥坂城。越佐武士攻之。阪額善騎善射。每戰奮勇。藤澤清親射之貫其兩股。佐々木西念擒之到鎌倉。頼家召見之。阪額進至簾前。無敢屈色。淺利義遠請頼家娶阪額曰願生壯士為公干城。 東鑑





諏訪盛澄。稱大夫。便弓馬。殊究流鏑馬之故實。嘗屬平家。頼朝囚之獄。已而將刑焉。文治三年八月十五日鶴岡祭。頼欲見流鏑馬。謂左右曰。囚徒盛澄者。練達御射者也。出而射之。盛澄出。頼朝使與之一騂馬。躭流鏑馬。盛澄拜謝馭之。回旋如意。放矢無不中。又揭小土器射之。皆中。更又使躭的串。盛澄射折者五。頼朝嘆賞。觀者服其術。



東鑑





仁田忠常。称四郎。驍勇絶倫。建久四年五月。頼朝圍獵富士野。忠常從焉。曾我氏兄弟。撃父讐工藤祐經。遂襲公營。營中驚騷。殺傷頗多。忠常与祐成鬪斬之。建仁三年六月三日。頼家獵駿河。見岳麓有洞穴。召忠常與太刀一口。使窮洞底。忠常率郎從五人直入。明日巳時忠常還告曰。洞中窄不可回踵。氷水浸膝。行十里許。蝙蝠驚飛。撲面滅炬。又行數百歩。有大河逆浪暴漲。前岸忽見火光。其間奇異不可言。從僕皆斃。乃投恩賜太刀于河中而還來。頼家大賞之。

東鑑　平家物語　盛衰記





仁田忠常妻。文治三年正月。忠常罹疾殆至危險。妻甚憂之。奉願書于豆州三島神曰。冀使縮我壽代于夫之命。忠常疾頓愈矣。七月妻詣三島。船過江尻瀬戸。風浪遽起。覆沒其船。滿船男女沈海。而皆得存命。忠常妻獨溺死。

東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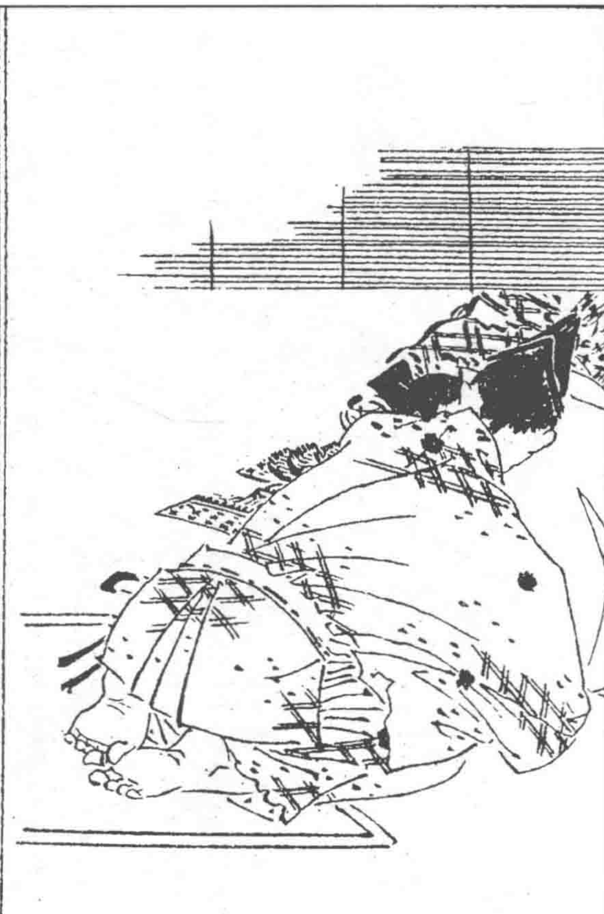


源朝臣義兼。稱足利上總介。身長八尺。資性循良。有膂力。爲八條院藏人。及頼朝起。與山名義範等共屬之。元暦元年。從範頼赴筑紫。付于氏。文治元年。以功除上總介。五年。從頼朝撃泰衡。明年大河兼任起兵。義兼將兵戰于栗原。敗之。兼任退隔衣川布陣。義兼直渡搏戰。兼任據山塁。義兼急圍攻之。兼任敗死。

分脈　東鑑　系圖　盛衰記　難太平記



源朝臣義重。義家孫。式部大輔義國長子。從五位下大炊助。居上野新田郡。因號新田冠者。頼朝起兵東國。諸士來聚。義重以義家孫。亦懷自立心。頼朝招之不應。頼朝乃遣安達盛長復招之。義重遂至。而頼朝不容。盛長固諫之。於頼朝心乃解。義重有女。初嫁源太義平。頼朝聞其姿色。通書挑之。不從。請之義重。義重辭之。頼朝不悅。遂亦疎斥。　東國　東鑑



藤原朝臣經房。至正二位權大納言。爲人公正。乃操爲平所推服。雖淨海驕暴亦憚之。朝廷大事每諮詢焉。及平氏滅。頼朝遂執朝政。廷臣多通問修款。唯經房介立不阿附。頼朝夙聞其爲人。特重之。凡有所擬請。每附經房奏達。遂薦爲議奏官。人或有譏其短。未嘗介于懷。正治二年薨。年五十八。　補任　東鑑　盛衰記　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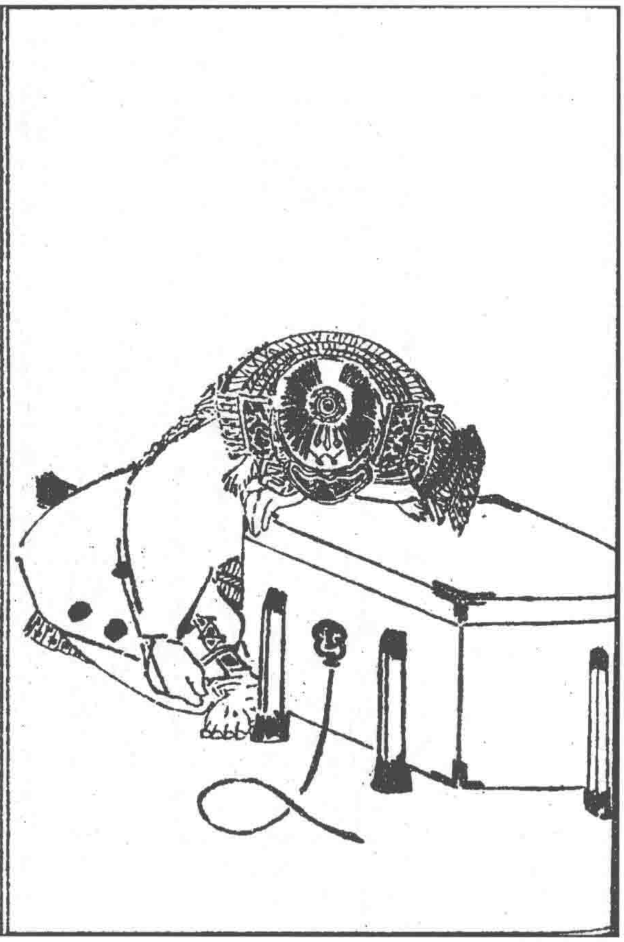


千載集

微妙。本良家子也。僑寓鎌倉。時源頼家宴于比企能員家。能員使微妙歌舞。態度妙絶。觀者感嘆。能員白頼家曰。舞女本京師人。欲許事于幕府。頼公親問之。頼家問其故。微妙潸然涙下曰。曩時建久中。妾父右兵衛尉為成因讒得罪。竄于蝦夷。妾時七歳。無何母亦以憂終。及年漸長。思慕益切。而名聞父之消息。故執此賤技于幕府。冀賜哀恤。頼家惻然。頼家母政子深感其孝。即遣使陸奥。為搜訪之。至則父既死于徙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絶。遂薙髪為尼。更名持蓮。政子特憐之。賜居宅。厚存撫焉。　東鑑



小山朝政。父曰政光。為下野大掾。元暦元年從範頼討平氏。尋到西海。軍中財糧匱乏。將士多思歸。朝政與常胤淬勵之。竭力攻戰。頼朝以手書褒之。文治中從征泰衡。泰衡敗走。朝政追撃而殲之。凱旋之日。賜旗幟弓囊于家士。任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叙從五位下。暦仁元年卒。　東鑑



結城朝光。食下総結城邑。其母小田氏。与頼朝有好。及頼朝起兵。母携之往候隅田川陣。請以児給仕左右。頼朝親加首服。名曰朝光。志田義廣之亂。頼朝禱鶴岡祠。拜訖曰。事克如何。朝光年纔在側。卒尔曰。敵己為臣兄朝政所滅。頼朝喜曰。如其言則當厚賞汝。其日果乃捷報。乃分義廣邑與之。時年十五。由是寵眷益渥。頼朝征泰衡。軍抵阿津賀志山。朝光志先登。与畠山重忠等同赴山下。敵軍敗走。朝光乘夜潜出敵背。連射夾撃。敵驚愕大潰。朝光斬其將金剛秀綱。建長六年卒。年八十七。　東鑑



和田義盛。三浦義明孫也。居和田。因氏焉。稱小太郎。為人豪邁善射。及頼朝軍于石橋山。與其父義澄等赴之。及東國衡平。頼朝論其功。擢義盛補侍所別當。後從義經征源義仲。又攻平氏於一谷。元暦元年從範頼赴西海。壇浦之戰。進執弓矢。射船中敵。應弦無不倒。一矢過二十步。洞貫平知盛之船舷。箭幹甚偉。知盛見而大駭。又乘輕舸。射平軍。多死傷者。文治五年頼朝攻藤原泰衡。破阿津賀志山。射殺西木戸國衡。建久元年頼朝朝于京師。奏功臣十人。義盛亦其一。乃任左衛門尉。　東鑑　平家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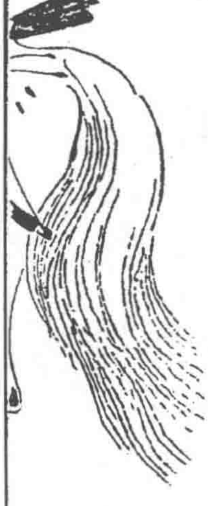


和田義秀。稱朝夷名三郎。驍勇絶倫。賴家嘗遊小坪濱。聞義秀善泅。欲觀其技。義秀奉命入海。游泳出沒。遂深沈不見。衆頗怪焉。頃之抱二鮫魚而出。人皆驚歎。及父義盛怨義時。暴襲幕府。義秀倒門扇。進入南庭。力戰奮鬪。所向披靡。遇武田信光子信忠。欲代父死。揮刀當義秀。義秀嘉其志。舍之而去。及一族出師兵五百。駕船至安房。不知所終。　東鑑





鏡久綱。佐佐木定重之子。爲右衛門尉。承久三年。北條泰時犯京師。久綱隷藤原秀康。赴摩免戶。秀康聞大炊渡敗。遁之。久綱縚注姓名于旗上。與毛利秀光戰。衆寡不敵。終不能支。嘆曰。與懦怯秀康偕。不能展力命也夫。終自殺。仁科盛遠之軍礪並山。守黑坂。兵敗戰死。　系圖　東鑑　承久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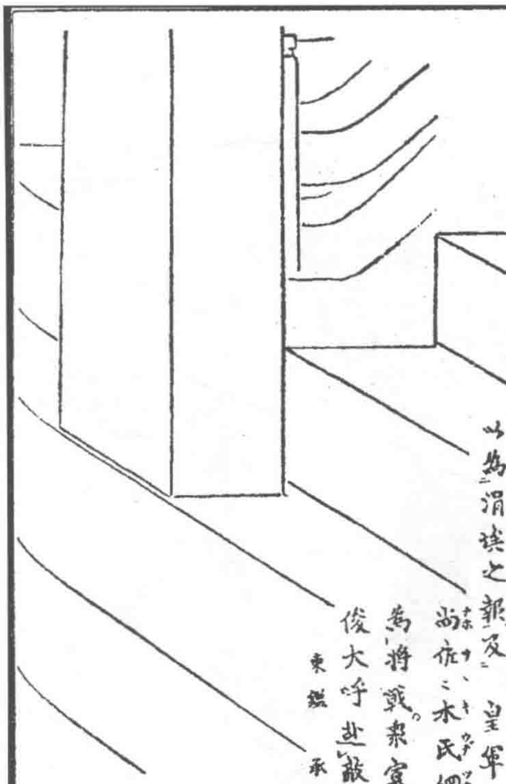
山田重忠泉太郎重満子也。称二郎。世家于美濃。北條軍犯京師。重忠應詔守洲股。東兵破大炊渡。諸将聞之皆奔潰。重忠獨嘯慨曰。安有蒙命征討不発一矢而帰者乎。率九十餘騎留河岸。与北條泰時戦。彎弓兼發。敵兵多墜水。不能進。既而退。一騎追之急。重忠駐馬。誤与陥坑相搏。従兵来救之扶去。官軍防宇治勢多。重忠又率僧軍二千赴勢多。撤橋板固守力戦。賊将時房欲軍而退。泰時遂破宇治。王師敗績。重忠不能獨支。引兵而還。上皇戒守門者不納。重忠叩扉大詬曰。嗟哉儒主見誤。馳入嵯峨。竟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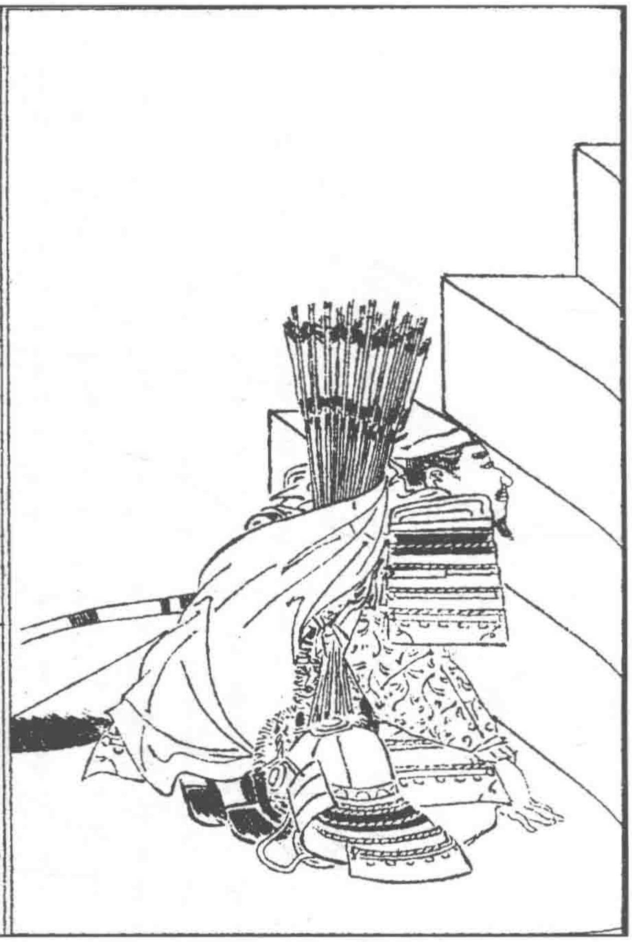
東鑑　承久記



藤原朝俊為右衛門佐。北條泰時犯京。王師赴宇治。朝俊扣鞍奏上皇曰。皇軍得利回旗帰報。儻賊勢強暴。臣死以為涓埃之報。及皇軍敗。八田知尚佐々木氏綱等奉以為将戦。衆寡不敵。朝俊大呼赴敵而死。

東鑑　承久記





藤原朝臣信實。右京太夫隆信之子也。隆信善和歌繪事。信實亦妙于和歌及書畫。爲正四位下。左京權大夫。後堀河帝在仙洞。常召使寫北面御隨身寿之眞。以爲笑樂。又嘗爲七條女院畫上皇宸影於鳥羽殿。人皆服其精工矣。

増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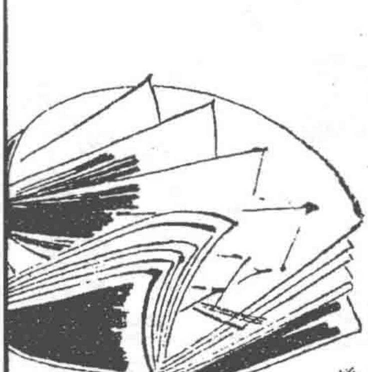
少將内侍。藤原信實之女。容貌端正。好和歌。一夜侍大内女二宮。其夜寒氣凜冽。飛雪埋庭。内侍徹差。臥在寢所。黎明忽聞喝道聲。内侍驚起。而開母屋妻戸。太政大臣實氏來。見内侍即詠歌曰。

ちとのすだれ。あかうちやまの。いのかしん。かきうらとしれ。つゝとうやつうお。

内侍應聲曰

九重のつらぬく雪ふ。ぬつやもと。こ何うき。ちりん。今ら比。きえしれ。

増鏡　弁内侍日記





政子。頼朝夫人。北條氏。遠江守时政長女也。嚴毅果斷。有丈夫之風。然性妬忌。頼朝嘗幸之生頼家實朝及二女。頼家甞從頼朝獵富士野。射鹿。頼朝大喜。遣梶原景高告政子。政子曰。兒雖幼為将家子。射獲一獸。了是奇乎。景高慚而退。頼朝薨。頼家嗣職。政子薙髮為尼。總事諫戒。建保五年。政子詣熊野。遂至京師。叙從三位。初從頼朝抵京師。至此欲復巡視靈場。後鳥羽帝召見之。固辭以邊鄙老尼。不習覲禮。東歸數月。進從二位。嘉祿元年薨。年六十九。　東鑑



藤原朝臣家隆。中納言光隆第二子。學和歌於俊成。俊成謂人曰。此子每見我。不問和歌故實。而切問作者要旨。後必為歌仙矣。果以歌大鳴于世。与藤原定家齊名。攝政良経嘗問曰。當世歌人誰為第一。家隆黙不答。臨去。置懷中之帖而出。視之定家之歌也。定家奉勅撰集。多採家隆歌。其相推擧如此。後鳥羽帝問良経曰。朕欲學歌。誰堪為師者。良経薦家隆。且曰。是今世之人麻呂也。嘉禎三年薨。年八十。世称壬生三位。　補任　井蛙抄　日本史　十訓抄　著聞集



小笠原長清。刑部丞源義光之玄孫。加賀見遠光第二子也。頼朝舉兵。長清會之于黄瀬川。已而頼朝討義仲。長清父子從軍有功。又從討平氏于西海。擊藤原泰衡于陸奥。皆有功。仁治三年卒。年八十一。長清精于騎射。後世傳其法以爲規則。子長經長房。

東鑑　承久記





菅原朝臣爲長。大學頭長守之子也。元暦正治間。擧秀才。累歷式部少輔大内記。遷文章博士。爲侍讀。嘉禎中任參議。兼勘解由長官。至正二位。建長中薨。年八十九。世稱高辻。善書。工和歌。又練達朝廷典故。縉紳士推崇以爲國家重器。所著有十訓抄本朝雜例等。子長成高長。並爲文章博士。

補任　東國　平戸記　正殿物語



藤原為家。定家子也。年二十。未得歌道要領。定家數加誚責。為家心深愧。遂往春日祠。祈神助。忽有白紙飄落其袖。視之有道字。為家大喜。留宿七日夜。作歌一千首。及歸。定家嗟嘆。見之大称之。自是才思日進。至從二位權大納言。寶治中奉後嵯峨上皇勅。撰續後選和歌集。正元中又撰續古今和歌集。後薙髮。更名融覺。

日本史　勅撰次第　伯耆郡鈔　系圖　補任



松下禪尼。安達氏。秋田城介景盛女。北條時頼母也。嘗為時頼設食。兄義景來經營。尼方手裁紙糊補明障子。義景曰。請命人為之。尼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之、省其勞。尼嘆曰。我豈不之知乎。凡物有小損。早補之。則不至大壞而止。令此小損。改而新之。以奢侈示後輩也。義景報顔退。時頼克守勤儉。政理寧靜。亦母訓誨之使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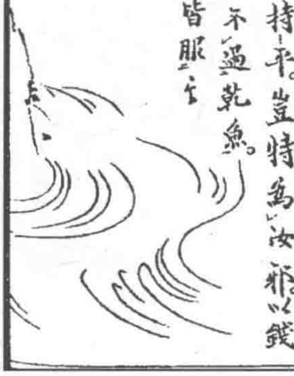
徒然草



青砥藤綱。初北條時頼祷于鶴岡神。夜夢神告曰。汝欲致治。用青砥藤綱。時頼召藤綱。給食邑。藤綱怪問其故。曰依夢中神告也。藤綱辭曰。以夢用人。他日又以夢斬人耶。夫無功受賞。是謂國賊也。時頼賢之。意益倚頼焉。奉拔左衛門尉。甞有人与時頼領邑民争田。辭證辯白。而人皆阿諛以田入時頼。藤綱不可。以田帰田主。感喜裹錢三百貫。密措藤綱庭內而去。藤綱怒曰。断訴持平。豈特為汝耶。以錢還其家。

藤綱立身清約。食不過乾魚。衣粗布直垂。人皆服其廉介。







北條時頼。時氏之子也。小名戒壽。稱五郎。左近衛将監。叙従五位上。康元元年。嬰病薙髪。法名道崇。称最明寺。时頼有慮。親自卑服変形為遊僧。周巡諸國。観省風俗。訪民疾苦。行至攝津難波浦投宿。老尼獨居。室壁傾頽。詰朝躬親炊飯進。時頼觀尼不慣廝役。怪而問之。尼垂涙曰。我家世食斯邑。不幸離夫喪子。門戸殄絶。遂為人所奪。孤棲貧苦。才保殘軀而已。時頼審其實。及帰悉復舊。其餘所歴之地。随之善悪。以行賞罰。不可枚挙。由是郡國守宰。人自修整。風化帰淳。弘長三年卒。年三十七。

増鏡　東鑑　評定傳
元亨釋書　徒然草





太平記

北條時宗。為左馬權頭。亀山帝文永五年。蒙古奇渥温忽必烈。齎書于我大朝。時宗奏曰。其辞不遜。宜不答。朝議従之。六年以我不答。使其臣趙良弼再齎書来。復不報。時宗使九州武士逐之。至後宇多帝朝。忽必烈又使其臣杜世忠等来。召入鎌倉。時宗怒其不礼。悉斬之梟首。忽必烈聞之大怒。使其臣阿剌罕范文虎等。将兵十万入寇。范文虎等航海至平戸。犯筑紫之。防戦之。亀山上皇深憂之。上御書于伊勢皇大神。祈以身代國難。於是神風俄起。覆没其船。菊池等兵。捕其残兵斬首博多島。蒙古十萬纔三人帰國。以語其主。

東鑑　増鏡　諸任　北條系圖　元史日本傳　系圖　一代要記　歴代皇記　編年記　關東評定傳



増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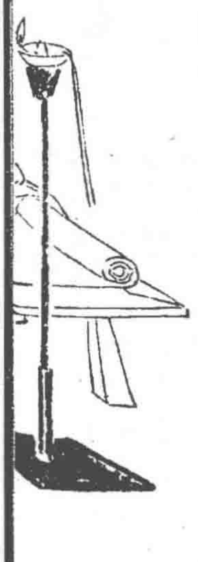
菊池武房。隆泰之子也。文永十一年。元主忽必烈入寇我鎮西。九州兵防戦不利。武房兵僅百餘。破元兵于肥後小松原。斬二將。耀軍威。弟赤星有隆亦立功。弘安之役。捕元残兵。斬之。勇名振一時。

太平記　家譜　蒙古合戰繪詞





卜部兼好。神祇大副兼茂曾孫也。居吉田。兼好幼而聰悟。好讀老莊書。有文才。善和歌。兼工書。仕後宇多帝。任左兵衛尉。稍被親昵。及帝崩。兼好剃髮入修學院。常謂曰。燈下讀書。猶友古人。樂莫過焉。後應遊諸國。終于京師。所著有徒然草。 分脈　擬書記物語　徒然草　日本史　兼好行状





北條貞時。小名幸壽。弘安七年。代父時宗執權。正安三年。叙從四位上。辭職薙髮。法名崇演。貞時慕祖時頼治迹。親被僧衣。遊歷郡國三年。風餐露宿。嘗艱苦。察風觀俗。前内大臣通基。蒙譴于 後宇多上皇。褫食邑。屏居京城南。貞時偶過焉。愛閑寂而延徘徊半時。有一士人。告以通基見擯之由。貞時嘆曰。大臣負冤如此。盍告鎌倉乎。士曰。大臣以為揚上之非。以伸己之枉。臣之義。貞時感之。東歸上陳其事。 上皇感悔。復通基位。應長元年卒。年四十一。 系圖　執權次第　編年記　評定傳　保暦間記　增鏡　神皇正統記

前賢故實巻第八

前賢故實　巻之八



前賢故實卷第九

人名目次

後醍醐天皇朝七十四名

藤原道平

阿新

藤原俊基

秦武文　上字鄒息所

源具行

多治見國長

藤原為明

錦織俊政

僧良忠

富士名義綱

村上義光

兒島高徳

藤原資朝

中原章信　章重

護良親王　木寺雄富

藤原師賢

土岐頼兼

小笠原通弘

足助重範　本姓房

櫻山滋俊

千種忠顯

赤松則祐

津守國夏

菊池武時

土居通治

僧快實

太田守延

塩飽聖遠

長崎高重

左衛門佐局

勾當内侍

顯家室

結城宗廣

藤原公賢

宇都宮公綱

船田經昌

三條景繁

小山田高家

尊良親王

江田行義

得能通言

妻康長宗

安東聖秀

本間資忠

藤原藤房

新田義貞

源顯家

楠正成

名和長年

結城親光

船田義昌

和佐河原丹三郎

菊池武重　菊池武吉

菊池武敏

新田義顯

僧祐覺

氣比齊晴

本間資氏

篠塚伊賀守

亘理忠景

里見時成

保母

堀口貞滿

粟生顯友　名張久富

畑時能

由良具滋

瓜生保　義鑑房

伊賀局

前賢故實卷第九

江戸　容齋　菊池武保輯著

門人　仰古庵　西宮霜賓
雙溪　阪部好禮
霞舫　館儁
礫谿　阪部好謙
午庵　越塚祐一　仝校

兒　撑鄉　菊池武貞

藤原朝臣道平。關白兼基長子也。家稱二條。後醍醐天皇即位初。辭關白。嘉暦二年再任關白。元德二年罷。元弘二年。車駕在伯耆行宮。詔以道平復為左大臣氏長者。聽內覽。為還京師。召議還幸儀。所言稱旨。与右大臣藤原經忠參輔政事。建武元年兼皇太子傅。為兵部卿。二月薨。年四十八。称後光明照院。　公卿補任　分脉　太平記



藤原朝臣資朝。家稱日野。至從三位。權中納言。嘗西大寺僧扶老而朝。白眉折腰。龍鍾甚苦。内府西園寺實衡側見乃起歎曰。烏乎尊宿哉。資朝從傍謂曰。渠徒年老耳。明日使人牽一老犬。遺內府曰。是亦可尊也。其豪邁不畏官長可見。後　後醍醐帝怒北條高時專權驕暴。密謀東征。資朝与俊基為謀主。嘗裝為道士。潛行東國。結兵士。事泄。為高時所執。初正和中。藤原為兼謀北條氏。謫佐渡。資朝眺送而嘆曰。大丈夫得如斯足矣。蓋其英氣卓然。　系圖　補任

徒然草　太平記　增鏡





阿新日野邦光小名。權中納言資朝子。高時使本間山城入道殺資朝于佐渡。阿新年僅十三。聞之欲往而別。母泣止之。固請遂往。請見其父。本間不肯許焉。遂使其族三郎斬資朝。阿新怨之。稱病留其家數日。一夕風雨。阿新候夜深。潜覘其室。不見入道。唯見三郎。因言彼手殺吾父者。殺之亦足以報怨矣。會有飛蛾滅燈。仍私竊入蹴其枕。三郎驚起。急刺其心且絶其吭。已欲自殺。翻然謂我有母不可不養也。有君不可不仕也。亡父之志不可不繼也。或不免則命耳。乃欲出門。皆緊閉。深池匝館。池邊多竹。便攀以梢。竹偃池外。身遂得脱走。有一道士救之。負至海濱。駕商舩而去。追者不及。因得歸京。後仕至中納言。

太平記　系圖



中原章信。父曰章房。久為大判事。後醍醐帝以章房諳練法律。甚被寵待。帝將討高時。事泄。謀臣多遇害。帝益怨密謀之章房。章房固諫云時未可。帝恐語泄。陰命平成輔使瀬尾兵衛太郎及弟郷房殺章房于清水寺。章信與兄章兼奔至父死處。舁屍而還。日夜計復讐。已而知太郎所為。會章兼疾。章信乃衷甲駕小車。率官奴私僮圍其宅。不見太郎。章信悵然。從遠仰見太郎在屋上。章信擧刀扶承塵。太郎亦揮刀躍下。章信闘而斬之。毀其屍。又得其弟郷房馘之。置二首于車前而還。道路觀者皆稱快。

太平記　日本史



藤原朝臣俊基。大學頭種範之子。以家世業儒才學優長。特蒙寵眷。與藤原資朝共首東討之謀。會延曆寺状請事。俊基陽為誤讀。以楞字為慢。衆皆笑之。俊基為羞色。称疾不朝半歳。竊裝為修驗者。歴遊畿内關東海西。要害風俗無不觀悉。與資朝及同謀者。欲引土岐頼貞多治見國長等。托名無禮講。押宴結驩。高時捕結之。答以文禮得釋焉。後為高時所害。

異本太平記　參圖





前賢故實　卷之九　雲水無盡庵藏梓

護良親王。二品兵部卿。征夷大將軍。號大塔宮。後醍醐天皇第三皇子。天質穎敏。雉髮為天台座主。更名尊雲。帝祕謀誅高時。護良與謀。竊脫僧衣。專習武事。教擊精妙。趫捷如飛。自兵興。辛苦艱難。遂據吉野山。率僧兵守之。兵僅三千。二階堂貞藤來攻。接戰七晝夜。死傷無算。城將陷。護良執雉刀。率左右廿餘人。奮擊賊兵披靡。護良甲著七矢。頰腕亞刃。流血淋漓。退入幕中。命酌與將士訣。引巨觥立飲三爵。木寺相模貫敵首于刃。歌舞侑酒。村上義光勸護良脫去。義光死之。亂既平。猶未脫甲。帝令參議清忠諭之。護良答曰。逆賊餘黨竄匿四方。伺吾隙。兵備未可遽弛也。臣又竊見足利尊氏憑藉天威。僥立尺寸功。凌上侮家。今若不剗鋤。







泰忌寸武文右衞門府生。爲尊良親王隨身。元弘二年三月。高時遷親王于土州畑。王憤悶。思慕御息所。衞士有井莊司悲之。請王獻時衣一襲與詩賚迎來。王自作書。遣武文于京師。武文卽至深草里。奉書。護輿詣尼崎候風。有筑紫松浦五郎者。性兇暴恃勇。倫見御息所美色。心如狂。將



奪之。乘夜放火襲武文。武文出中門斬賊三人。走還而覓御息所。排敵冒火出渚與船。有空船來。武文置御息所于船樓。身還尋侍女。此船乃松浦所設也。松浦急率兵乘之船。揚帆而去。武文走來。如松浦所爲。馳漁舟逐之不及。松浦兵笑之。武文憤怒罵曰。我必爲海龍王。不動。以船立割腹而沈海底。松浦主御息所。備雖頻挑之。被衣泣臥。不出一言。心切祈營神。船比至鳴戶。颶風傈激潮。船回旋如車輪者三時。滿船無起者。舟人議曰。是海神乃所要試沈上萬。松浦本無狀。且怒其不諾。因自提御息所。將投海。有僧急駐焉。時海面有武文靈。擐甲騎馬。見者戰慄。於是乘御息所于小船。泛海。須臾風變。大浪沒松浦船。御舟則無恙着淡路武島。後王還京師。迎御息所。御息所乃今出川右大臣公顯之女也。後王輔皇太子。守越前金崎城。將陷。王自裁。御首上于京。御息所聞之。哀慟作疾。中陰未終沒矣。

太平記





藤原朝臣師賢。正二位大納言。家稱花山院。少好學。不以榮辱經心。元弘元年八月。高時遣使於京。請天皇及尊雲法親王。如海島。法親王進策曰。陛下乘夜。幸南都。命師賢被御袍駕鳳輦。幸叡。車駕幸山之儀。以欺賊兵。則山徒禦之。帝從其謀。賊果至。銳未撃。親王自將僧軍拒之。帝潛幸笠置山。師賢尋至行在。笠置陷。扶帝奔。高時捕師賢。因之千葉。師哭慷慨曰。主辱則臣死。方今逆醜猖獗。非所辭也。時以諷詠自遣。無幾病薨。贈太政大臣。謚曰文貞公。

増鏡 補任 系圖 太平記 常樂記



源朝臣具行。從三位師行之子。後醍醐帝在潛邸。特親近之。即位。累官權中納言。叙從二位。帝欲誅高時。家命具行發兵士。事敗。車駕出幸南都。具行追扈至笠置。与僧良忠發諸徼勤王之兵。笠置陷。與師賢藤房。扶帝而逃。高時執具行。命佐佐木道譽。殺於近江。臨刑索筆硯。書句曰。逍遙生死四十二年。山河一草天地洞然。

系圖 補任 太平記 増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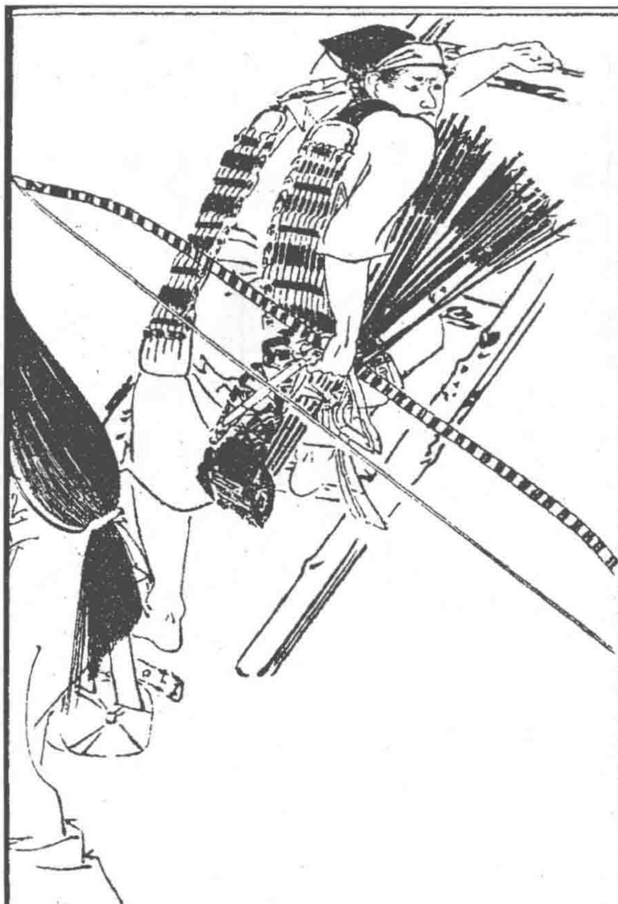
土岐頼兼稱十郎
多治見國長称四郎二郎
小笠原通弘称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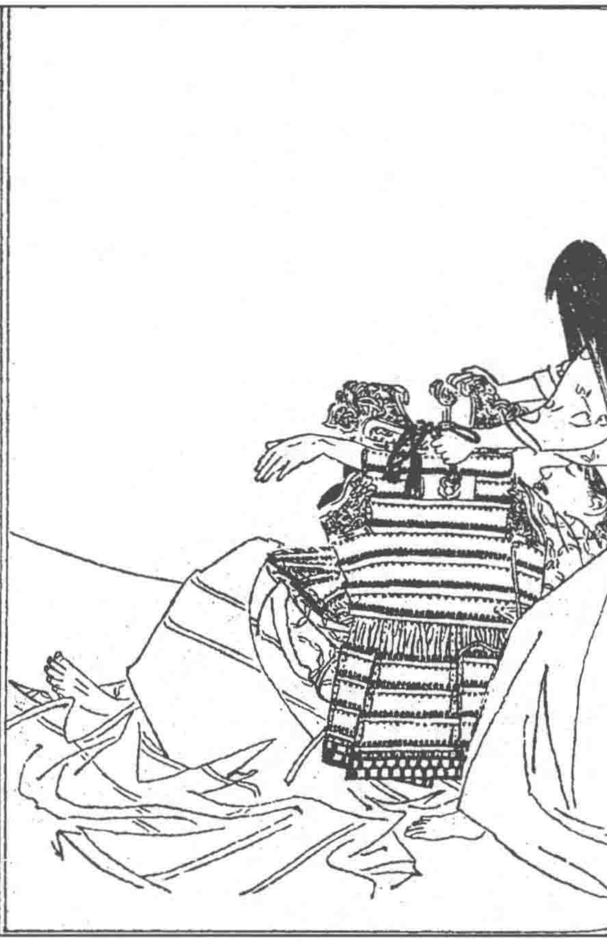
頼兼國長并以驍勇著。及後醍醐帝謀誅高時。密召二人至京師。頼兼族頼春亦与焉。頼春妻六波羅吏齋藤利行女也。以故事漏覺。六波羅令山本時綱小串範行率兵往捕頼兼國長。時綱單身逼頼兼寝所。頼兼方迎理髪。見時綱至。抽刀与之闘。敵兵競至。自知不免。走入室潰腹死。家士盡戦死。範行兵圍國長宅。國長時酔臥。聞兵至而起。有妓侍側。取甲擐國長。小笠原通弘適依其家。内望敵多。告國長曰。大謀已露。君宜決死也。即立門樓呼曰。来者為誰。請試我手何如。連殪二十四人。留一矢挿腰曰。可以備冥路也。乃断刀投樓死。敵從門扇少隙入皆輙見殺。國長閉門大罵範行曰。汝亦非将種乎。何甚怯也。速来决闘。敵怒進。國長奮戦却之。自辰至午。殺傷

過當。敵兵自屋後入。國長遂与其家士二十二人交刺而死。

太平記　保曆間記
土岐家譜　日本史







藤原朝臣為明。中納言為藤之子也。正三位中納言。能和歌。後醍醐帝毎置和歌會。輙与預焉。及大謀之泄。六波羅囚為明。命撿断糟谷宗秋鞫之。以為明数侍御會。私劫而問中旨。聚設炭火。其上置竹擸。将曳而蹈之。視者為之縮頸。為明神色不少變。徐々索筆硯詠歌。常葉範貞讀之嘆異。遂不問而止。帝之出關。為明追及扈之後詣吉野行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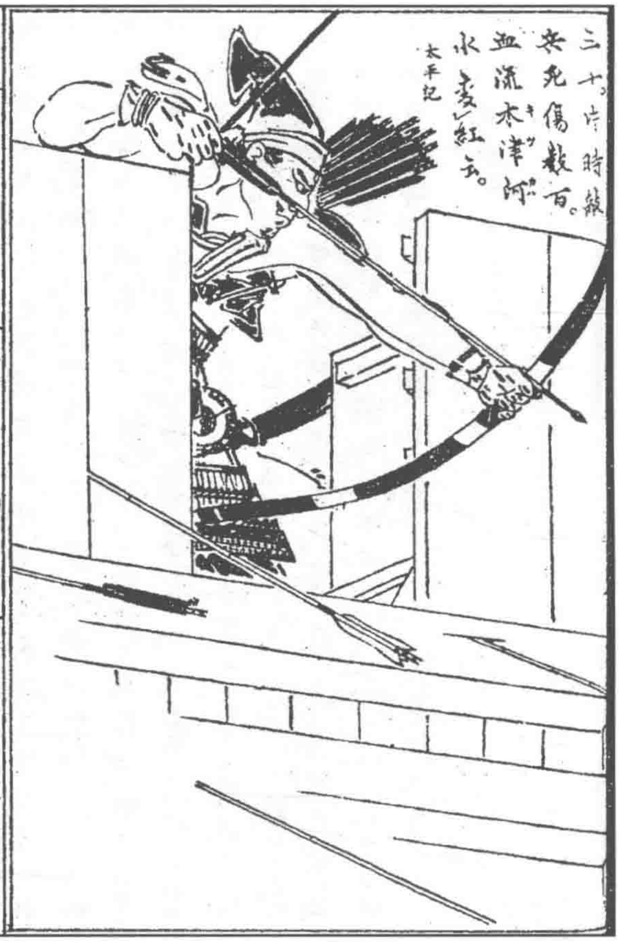
太平記　補任

系圖　新葉集　園太暦　拾芥抄



足助重範。稱次郎。參河人也。後醍醐帝幸笠置。六波羅鎮将。遣兵犯行宮。重範登門樓大呼曰。先鋒非義兵耶。足助重範奉聖旨。謹守此門。車駕所幸。六波羅首将可親来也。我貯大和箭鏃一二。請向汝嘗。試之利鈍。乃一發過二町。洞荒尾九郎胸。其弟彌五郎以身蔽屍。手敲之曰。君射不似所聞。請再試焉。重範以為彼特著鎧。乃射其兜耳貫顱璡。敵自進。又射却之。南部般若寺律僧本性房。力兼百人。時齎経卷来在置。聞東兵薄門。曰起結褊衫之袖。取山上巨石。投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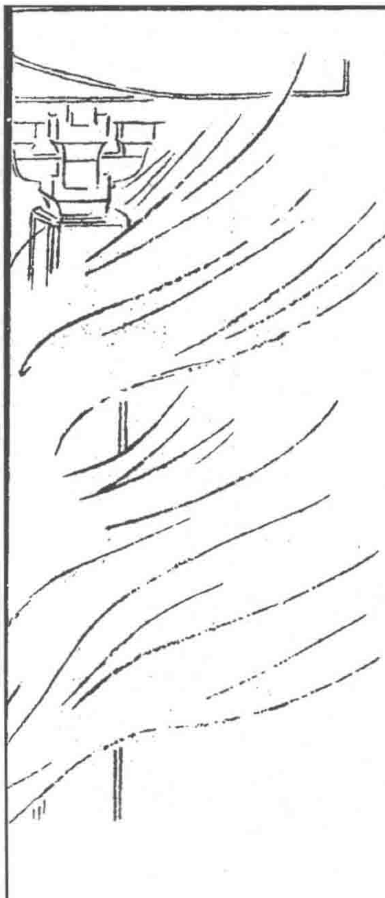
三十。時敵兵死傷數百。血流木津河水變紅云。　太平記

錦織俊政。爲判官代。與足助重範等。從駕于笠置。及行在陷。將士逃竄。俊政奮勵曰。奉詔討逆賊。事不成。當死繼之。乃祖有疾鬬。矢竭刀折。遂與其子及家士十三人。屠腹死。時有石川義純。任飛驒守。及笠置陷。父子力戰自殺。　太平記





櫻山茲俊。稱四郎。備後人。後薙髮。及車駕幸笠置。稱正成勤王。茲俊首率其族。城本國一宮以應之。衆殆七百餘。遂徇國中。將攻安藝。既而笠置陷。正成又焚城。茲俊兵聞之皆散。乃知事不成。先刺殺妻子而自殺。從死者二十三人。　太平記





僧良忠。闍白良實之孫。稱殺法印。為護良親王候人。先弘初從駕笠置。與源具行謀。出城斑詣。徵兵於州郡。及行在陷。帝御六波羅。良忠謀奪之。不果。賊捕之。北條仲時使吏曰。予等不量力。擧事何粗。且聞子謀奪　先帝。非冀之罪。豈可容誅。良忠答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拔主于難。誰為非介。仗義討賊。何謂之粗。辭氣甚激。毋所屈撓。仲時欲即刑之。或謂宜留以引黨與。乃閉之室中。良忠多力。夜潛破戶逃去。三年四月。與赤松則村攻京師。五月又與諸將破六波羅。後與護良親王。謀誅除尊氏。及護良以讒被幽。　勅殺良忠等。

太平記



源朝臣忠顯。內大臣有房之孫。中納言有忠之子也。家稱六條或千種。仕歷左近衛中將。鮮參謀。喜騎射。以博飲為事。　後醍醐帝潛幸笠置。忠顯從之。笠置陷被虜。　帝御六波羅。北條氏特放忠顯給侍。遂從　帝遷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巡警。行在甚嚴。中門衛士佐佐木義綱奉　密旨。往出雲集兵。數日不歸。　帝與忠顯謀。托以三位局產期至近。移就外舍。夾輿而出。道弁輿步行。獨忠顯從焉。路知民家問港。主人察其非常人。請為鄉導。　帝到港。託之舟師。舟師察之曰。今日之事。実鄙人之榮也。敢請所向。忠顯察其誠。告其實。舟師益喜感。揚帆疾馳。清高發舸追急。舟師乃匿　帝及忠顯船底。列坐其上。迎然垂釣。清高來問。舟師詒曰。三更有一船去。載冠且烏帽者一人。果是耶。今行可五六里。乃遙指曰。船猶在彼。追兵轉柁去。遂到伯耆名和港。忠顯宣　勅委託名和長年。長年即發兵　奉船上山寺

勢大震。車駕還。忠顯與諸將攻殺六波羅。得神鏡于北山莊。奉安禁中。後屢立功。賜三大國及邑數十處。寵渥無比。延元元年削髮。尋拒尊氏西阪。戰死。

太平記



富士名義綱。稱三郎。為檢非違使。兼佐渡守。元弘初高時遷車駕于隱岐。命佐々木清高嚴守衛。義綱屬清高守中門。因竊謀奪車駕。帝夜使侍妃賜酒中門直兵。義綱謝恩。且密奏曰。浮言洶々。高時將逞兇逆。變實不可測。當臣上直之日。請速移蹕于出雲伯耆之間。二國士必多應詔者。臣亦當率兵。佯為追駕。至彼奉從也。帝乃出賜侍妃于義綱。察其情。義綱感激志節益堅。於是詔義綱招兵之出雲。為塩冶高貞所拘。及帝幸船上。與高貞倶赴行在。

太平記



赤松則祐。源則村入道圓心子。初為僧任權律師。寺號寶林寺。元弘之亂。護良親王已脱般若寺。至十津川邑戸野兵衛。恭館奉之。熊野定編知而謀害之。王遁赴吉野。途遇賊黨芋瀬莊司關。因説芋瀬云。請賜親王錦旗。或近臣首級。以謝鎌倉。則祐進云。臣請留死。將自刎。平賀三郎止之。與錦旗而過。王城吉野。則祐請今旨歸播磨。勸父則村舉義。倶守摩耶城。敵兵來攻。迎擊大破之。則祐曰。敵已敗。乘勝可取六波羅。進至桂川。賊兵二万拒岸。則祐躍馬將渡。則村止之曰。流漸怒漲。非騎所堪。則祐曰。敵多我寡。利在速戰。單騎直渡。諸軍踵之。敵皆潰走。則祐遂北至六波羅西門。俟後軍。敵兵四合。則祐撤笠號混敵。々覺之。則祐大與奮擊。潰圍歸本軍。惜哉。後年父子怨朝政。黨從尊氏。則祐亦為逆豎盡力焉。

太平記



新千載

村上義光。稱彥四郎。爲左馬權頭。父曰信泰。元弘之亂。義光及子義隆。赤松則祐。平賀三郎等。從護良親王。如吉野。途爲芋瀨所扼。則祐欲死之。平賀止之。請親王。留錦旗。而出關。義光後至。見芋瀨卒執錦旗。怒曰。討賊義旗。汝等烏得把之。乃捽卒投數步外。奪旗來。親王過玉置莊。莊司亦賊黨。要止親王。片岡八郎鬪死之。親王遂壘于吉野。敵兵來攻。及外城已陷。親王自奮鬪。退與從臣酌酒。慷慨酣歌。義光鎧受矢如蝟毛。來跪曰。城不可支。臣請代大王而死。親王不聽。義光厲聲曰。圖大功者不空。如此。即起脫王之鎧。自著登樓。義隆留欲偕死。義光曰。亟去護王。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望王去遠。大呼曰。護良親王今將死。汝等天誅非遠。視我爲法。乃割腹抽腸。擲敵而斃。敵四集斬其首解去。

既而吉埜執行岩菊丸。將兵數百。逐及親王。義隆單身拒戰。斬十數人。身被二十餘創。潰腹而死。時年十八。親王終獲免。

太平記



津守國夏。父曰國冬。攝津人。住吉祭主。右大辨吉祥之裔也。叙從五位上。襲祭主。元德中。勅嘗住吉祠。授攝津守。及討高時。勅國夏祈戰勝。高時滅後。進從三位。尋爲正三位。帝嘗幸延曆寺。國夏以樂事從行。與方起。國夏失期後至。不遑執桴。倉皇脫沓。抱鼓。音節莫弗諧和也。



津守氏系圖　太平記　圖大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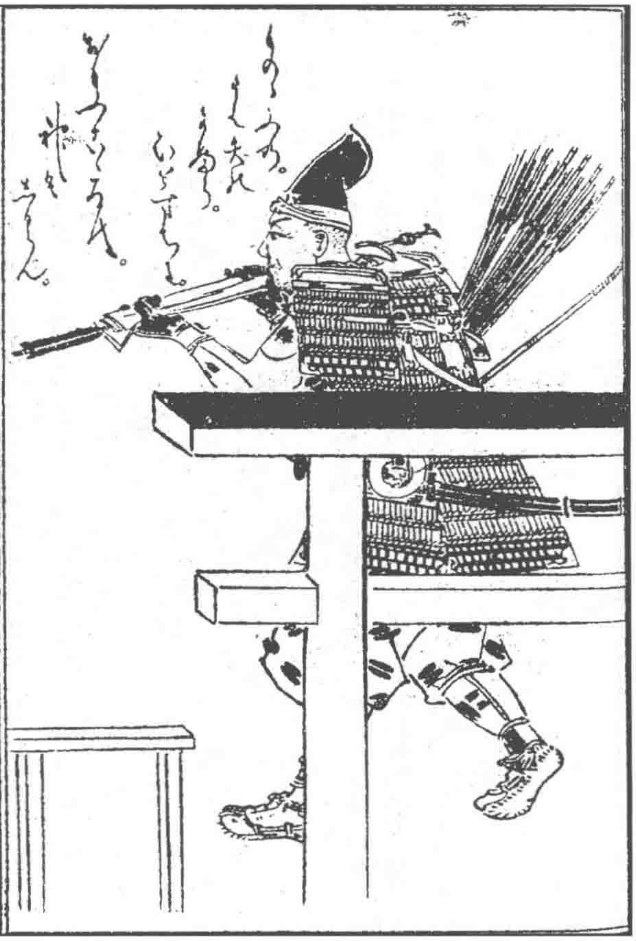
兒島高德。称備後三郎。備前人也。夙好讀書。後醍醐帝在笠置。謀聚兵勤王。帝賜以錦旗。既賊陷行在。移車駕而西。高德乃聚族告曰。中路奪駕。奉以擧義。雖死足以爲榮。奈何。衆皆奮從。俱上舟阪山候之。聞賊護駕出山陰道。乃馳至杉阪時。車駕既過速矣。於是高德冀見帝奏志。獨羸服而詣美作。夜入行在所。櫻樹白而書之曰。天莫空句踐。時非無范蠡。衞士無識字者。白之。帝竊喜焉。及帝在船上。高德與父範長詣焉。初攻六波羅。後討尊氏。與父皆勵忠勇。高德從義貞兄弟。數立計策。不幸雖困苦。志力不撓。後不知所終。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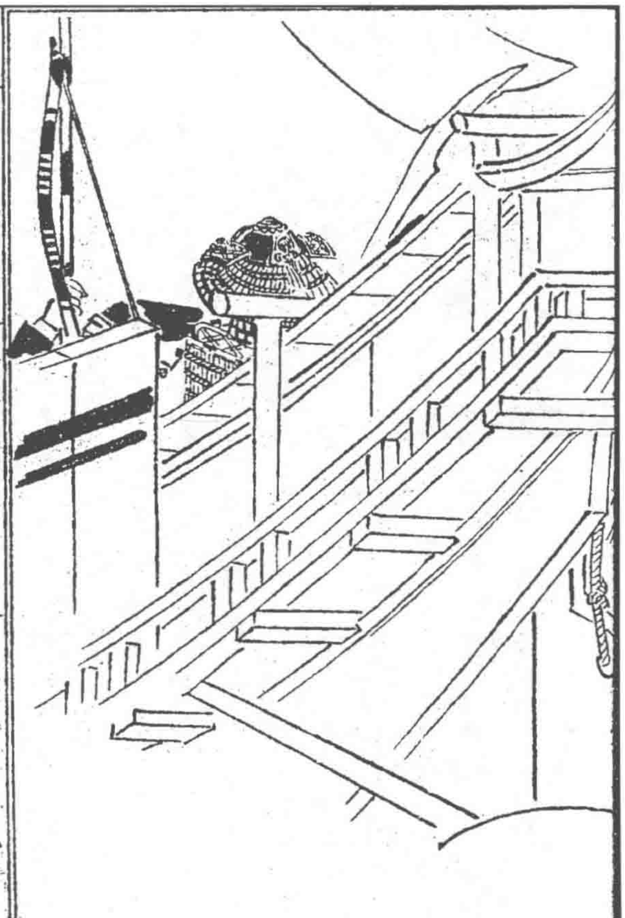
菊池武時。稱二郎。肥後人也。父曰隆盛。武時嗣封之後。削髮稱寂阿。元弘三年。帝輦船上山。武時謀勤王。欲奏行在。帝嘉奬。賜錦旗。鎮西探題北條英時圖之。博多聞其謀。召武時。覺事泄。欲先發。乃使告同盟少貳貞經大友貞宗。二士怯懦變約。斬使。謝英時。武時大怒。悔與鼠輩共謀。自率家兵百五十人發。先詣阿曾宮。奉所負上矢于神前。詠歌默禱焉。進過豐前櫛田祠。馬踞不進。武時怒曰。忠臣赴義。神何阻行乎。抽矢射祠。馬振前。後見巨蛇中矢死矣。進攻英時。窮迫將自盡。貞經貞宗赴援。武時度不克。乃令兵附長子武重。誠曰。赴義授命。固吾分也。汝急還國。完城聚兵。上以規國家。以報乃父讎。武重固請同死。不許。揮淚去。武時遂與三子進戰死之。時年四十二。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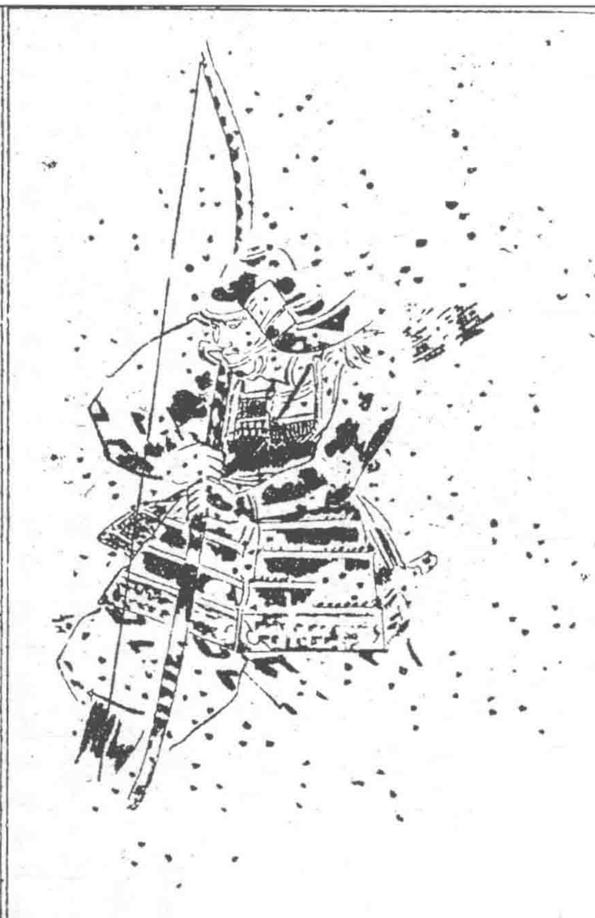
土居通治称二郎。任備後守。當後醍醐帝御船上山。与得能通言共挙義兵。与長門探題北條時直戦星岡大敗之。及車駕還京師。迎謁于兵庫。賊黨赤橋重時擁伊豫立烏帽子城。又与通言討而平之。及足利尊氏犯京師。通治装船艦三百。遇直義于豊島河原撃走之。尊氏再犯京師。通治従脇屋義助拒于湊川。不利。後従皇太子居金崎城。城陷奮戦数刻。身被数創。乃与其下三十二人割腹而死。通治驍勇無雙。始終不変節。天下莫不歎惜焉。子通郷亦有戦功

太平記



得能通言。稱彌三郎。与土居通治討北條時直降之。及尊氏大兵再至。扈車駕如延暦寺。尊氏兵来犯。通言与通治及仁科氏重・春日部時賢等。陣白鳥岡拒戦甚力。新田義貞奉皇太子経略北國。通言与其從通綱以兵三百殿師。會大風雪。寒威殊常。行抵塩津。与前軍相失。賊兵奄来。通言通綱雖勇猛。人馬亦餒。不能戦。悪見斃賊手。乃與衆抜刀植地伏之自貫而死。通言子淳正亦雄壮。為國家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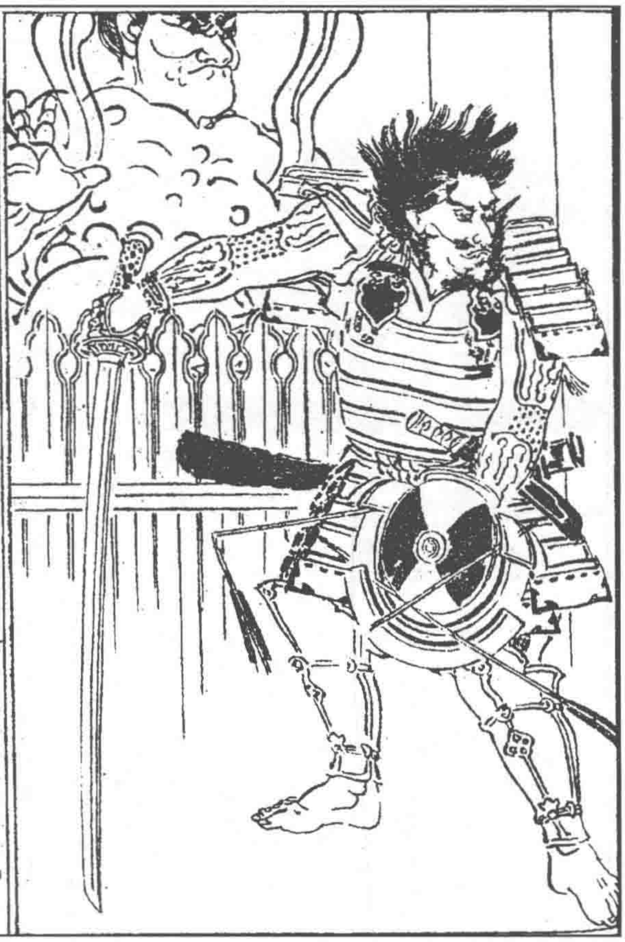
太平記



僧快實。稱岡本房播磨竪者。元弘元年八月。高時欲遷 帝及尊雲親王于遠島。 帝因潜出 宮幸南都。尊雲自率僧軍陣叡山。賊合兵攻之。海東仲家佐佐木時信等聚集辛崎。仲家先登斬三人。立馬待後兵。快實蹴衝揃一族。舞小薙刀奮進向仲家。怒揮刀斬之。斷其鎧袖。再俯打之。踏折左鐙。將落馬。快實輕捷突其吭。遂截之。貫之鋒示敵。仲家子幸若年十五六。走來打快實三四。快實顧憫其幼。不忍殺之。偶流矢斃幸若。海東兵欲奪二主首。並馬來。快實大笑曰。士眩戰欲獲敵首。今汝輩欲獲主之首。是何哉。高時自滅以是可徵也。此首於我無用。今與汝輩。抛擲三十餘騎之中。輪揮薙刀。縱橫衝突。衆不能敵潰散。快實斬仲家也。爲 帝討高時之始功。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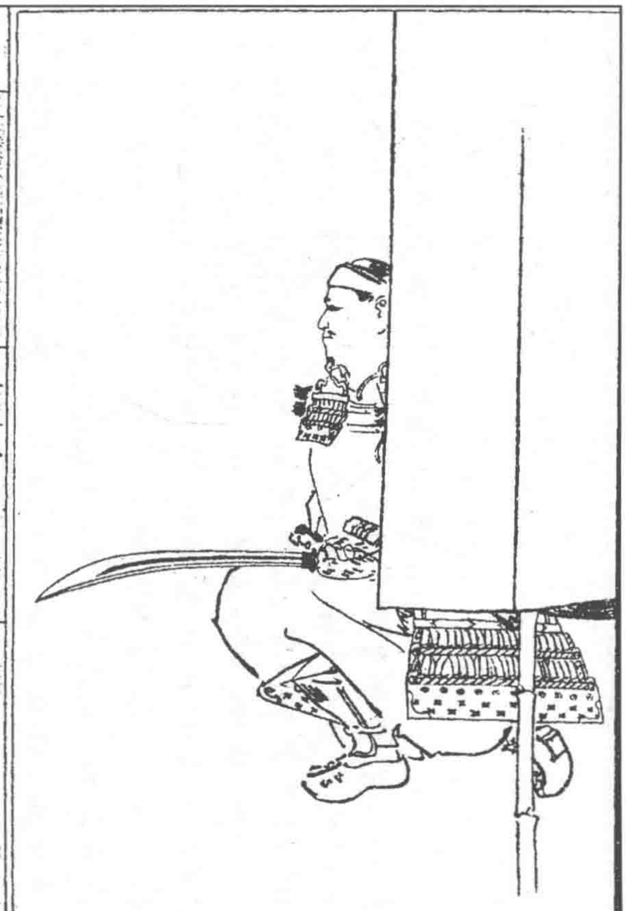


妻鹿長宗稱孫三郎。播磨人。元弘三年屬赤松圓心軍。向東寺。時六波羅深塹高壘。東西綿亘。自羅城門至八條河原。賊兵一万。衆憚渉矣。長宗徐下馬。以弓測塹淺深。拔五尺三寸刀。躍入水。水僅及乳。武部七郎繼入。既將沒。長宗顧曰。汝當捉我總角。七郎躡長宗上帶。乘肩。跳而上岸。長宗戲曰。汝用我爲橋。我亦作大橋。當渡諸軍。進到塀下。取柱引倒。高壘與土共崩。塹乍爲平地。賊軍大驚。發矢如雨。長宗走上寺門。倒植太刀。如二金剛神並立。見者不知其孰爲二王。圓心遂攻破東寺。賊軍走于七條河原。　太平記



太田守延。称三郎左衛門。但馬人也。為撿非違使。元弘中。北條高時遷皇子聖尊於但馬。守延時為國守護。仍命監察焉。及左近衛中将忠顕奉勅濵京。守延奉聖尊起義兵。進會忠顕于丹波。忠顕甚悦之。乃推聖尊為上將。與俱攻六波羅。守延戦敗死之。從死者三百人。

太平記



安東聖秀。称左衛門入道。新田義貞妻之伯父。受北條高時命。與義貞兵。戦于稲瀬河。敗還。高時已逃東勝寺。府舎燔蕩。將士悉潰散。聖秀慷慨曰。堂々世家之跡。奈何無一人當死節之屍哉。從殘兵百餘。就焦土将自殺。會義貞及妻贈書。懇勧帰順。聖秀作色顧使者曰。臨危逃死。恥莫大焉。吾姪女生士家。為士家婦。而未之知耶。彼尚女子已。義貞若知義者。當叱而止已。何夫婦之相似也。以書握刀。以自殺。

太平記



本間資忠。称源内兵衛。九郎資貞子也。元弘三年二月。高時之兵攻吉野赤阪金剛山三城。父子從阿曾某。屯天王寺。資貞謂人見恩阿曰。今向天赦矣。争得脱乎。雖然鎌倉恩渥。當死報。人見諾焉。相俱馳軍。死于赤阪。資忠聞之大悲。欲追而赴于彼死。有僧諫言頗甚理。資忠陽為服。而待僧去。擐甲上馬出。先拜上宮太子廟。祈見父于冥府。且刺指血書一首歌并姓名于鳥居。馳去赤阪。喚曰。我是昨所死此城。本間資貞子資忠也。憾不与父同死。願開城門。城兵啓門。資忠突入。与五十餘人奮戰。竟自害于父死處。時年十八。太平記



鹽飽聖遠。称新左近入道。仕高時。官兵入鎌倉。聖遠謂嫡子忠頼曰。汝未從仕。非親承主恩者。宜逃為僧。忠頼泣曰。闔家飽煖。恩自誰出。今日寧論已仕与未仕耶。即割腹死。聖遠乃設椅趺坐。作偈。引頸命次子忠年斬之。忠年亦自盡。太平記



長崎高重稱次郎。高資子。仕高時。勇武絶倫。与諸将共拒官軍于武蔵。晝夜大小八十餘戰。殺傷甚多。被傷而還。見高時曰。事已無可為。雖然待臣更一戰而後公自為圖。既而義貞大軍入鎌倉。諸将相継戰没。軍士星散。高重挺身馳突手殺三十餘人。再還来。愛馬兎鶏。往謁南山和尚。立揖于庭曰。如何是勇士恁麼事。答曰。吹毛急用不如前。高重大悦釋懺。内刃混入敵中。意在刺義貞。敵覺而圍之。高重大呼自名。縦横奮撃。官軍披靡。高重遂出。追兵迫輙反戰。凡十数合。走至東勝寺。時高時方行酒。与左右訣。高重径入快嚼三觴。割腹手扶腸而死。　太平記



藤原朝臣藤房。宣房之長子。至權大納言。兼左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叙正二位。元弘元年。高時挙兵謀不軌。護良親王夜馳入上變。藤房及弟季房。藤原師賢當直。帝召与議。藤房建議。帝為婦女装。載神器入南都。遂至笠置。賊兵襲陥行宮。藤房与師賢源具行等扶帝晝伏夜行。帝歩履大難。三日僅至有王山。時雨霑御衣。帝潸然詠歌曰。

さしてゆくかさぎのやまをいでしより　あめがしたにはかくれがもなし。

藤房賡御製。高時伏誅。四方既平。帝恣居娯。聲色巧佞専權。蔽錮聰明。紕政脅出。藤房屢切諫而不聽。謂為臣之道竭矣。一夜侍御前。諷以古今賢君之事。至暁而退入北山為僧。帝大驚。索之。遂不



太平記　增鏡
補任　藤原□□圖

左衛門佐局。中宮女官也。姿色艶麗。殊妙于琵琶。元弘年中。帝幸北山殿。有御賀之舞楽。作局奏勅奏琵琶。聞鶯語。幽咽泉流。一曲清音。並飛魚躍。中納言藤房。一見恋之。不能自遏。荏苒三年。遂得結幻夢于秋夜。次夜帝避賊軍遷幸笠置。藤房思皆在情。不ふ而別。急到中宮。女應召到小山殿。不在宮中。於是藤房切髪数添歌留焉。其歌曰黒髪の。[illegible]。[illegible]。女還而見之。胸懐痞塞如狂。泣読数回。至涙痕滅文字。而猶不勝哀慕。書歌一首。乃抱遺髪。投于大井川而死。

太平記　吉野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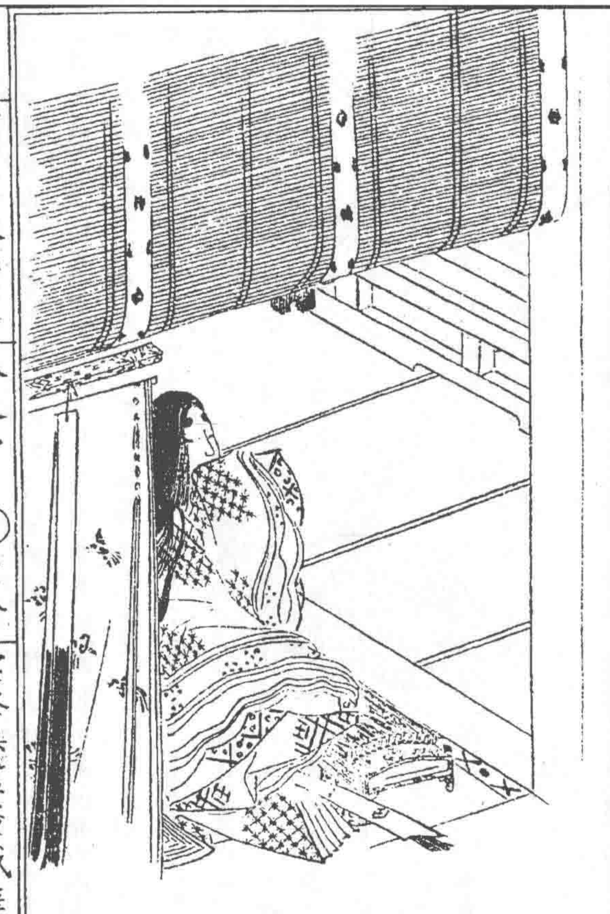
源朝臣義貞。称小太郎。上野新田郡人。父曰朝氏。得護良親王令旨。謀誅北條高時。与宗族百五十人挙義。出拠笠懸野。拠日暮。大井田経隆及里見鳥山羽川諸族。率兵二千自越後至。義貞待之逵。経隆曰四月前有人来告。言未畢。越後甲斐信濃諸源五千餘人又来會。進至武蔵。連戦敗賊軍。迫鎌倉。義貞乃抽精兵二万。夜從間道赴之。敵守険路。列戦艦于海岸。軍不得輒過。義貞下馬祷神。解所帯太刀。投之海。潮退二十餘町。戦艦亦随去。義貞麾衆直入府中。進火府第。四面攻闘。殺戮無数。高時挙族伏誅。鎌倉平矣。義貞威望隆起。豪傑畏服。足利尊氏深悼之。及尊氏反。義貞挙族勤王。戦績不能算。後至越前。攻足利高経於黒丸城。中流矢不能起。自刎而死。年三十六。官至左近衛中将。

太平記　泉圖



勾當內侍。新田義貞室。世尊寺經尹女。頭大夫行房妹也。姿色艷美。而有貞操。內侍始主宮中。秋夜月明。捲簾撫箏。義貞時爲內裡守護。一見心若醉。後屢立淑景舍傍窺之。於不得見其面。義貞不勝思慕。詠歌挑之。帝窃知而憐之。御遊之日。召義貞。副內侍于御杯而出賜焉。義貞拜謝雀躍。命牛車迎之家矣。建武三年冬。義貞赴越前。恐路次之難。留之于今堅田而發。明年春。其兄行房戰死于金崎。義貞亦勞戰爭。久絕音問。內侍悲泣無輟。時義貞使人迎于越前。內侍喜而上輿。沈而至杣山。時聞義貞向足羽而田棘度淺津橋。會瓜生禪正率兵來。瓜生見邀焉。跪告義貞戰死之狀。內侍聞而昏絕于輿中。瓜生慰之。扶入輿于杣山。猶恐敵來襲。復上于京。內侍在京。看義貞首級。倒地哀慟者一夜。得疾剃髮。無幾沒于嵯峨草菴。

太平記



源朝臣顯家。家稱北畠。准三后親房之長子也。歲甫十四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尋爲陸奧守。奉義良親王出鎮奧羽。以功敘從二位。兼鎮守府將軍。延元元年。與義貞攻尊氏於鎌倉。率兵前抵尊氏既已西上。顯家兵凡五萬。尾尊氏。晝夜兼行。至近江。拔觀音寺城。帝遣船七百隻。迎顯家。泛湖至延暦寺。與義貞攻園城寺克之。逆攻京師。放火粟田口。尊氏望之曰。北畠公來。吾自當之。戰未決。義貞兵突擊。尊氏敗走。顯家替衆先進。追於大破之。尊氏走筑紫。於是在拜中納言。再奉義良親王如陸奧。斬相馬親胤。又討義詮兵于利根川。大敗之。尋入武藏府。降芳賀禪可。與新田義興共攻鎌倉。走義詮。顯家駐陳青野原。相持月餘。賊將高師泰率大兵陣黑地川。顯家轉道伊勢赴吉野。師泰尾至雲出川。顯家迎戰大敗之。遂至南都。謀復京師未發。尊氏大兵來攻。顯家退入河內。聚兵陣阿倍埜。高師直精兵來襲。顯家奮戰。以二十

餘騎。衛囲而出。中流矢斃。年二十一。贈従一位右大臣。　太平記



源朝臣顕家室。中納言資朝女也。顕家戦没于阿倍野。家士刑部丞友成遁還具告其状。室聞而哀慟昏絶者数次。左右驚駭。以水灑面。雖得蘇息。不勝哀慕之情。将以身殉焉。家士察之。看護不退。狂意投曽観心寺。為比丘尼。

もしほきてなかなかくれぬ而新たうきよのかこれりのつゆやかなしき。

既経三年。猶懐舊之念不辍。窃出吉野。至顕家父親房卿之邸。翌暁将出。残月猶高。

わかれゆくてしはくも心のあかしあくはれてささやけさ　有明の月。

行過阿倍野戦場。有人告顕家死所。既到而哭。伏草上多時。掃涙詠曰。なき人のとこのへにぞやなし夢むすばしの袖のしら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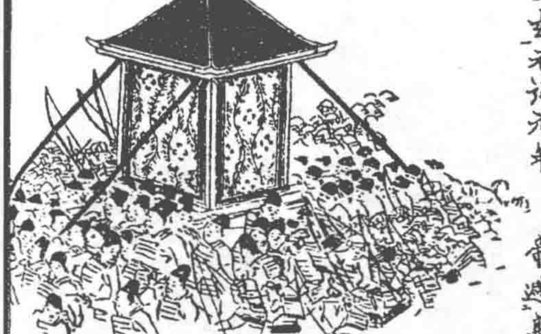
友成亦薙髪為僧。往此邊。遇之途。友成出涙相伴。到天王寺。亀井水上古松。使友成削之。題歌曰。

いはのせ。ちきりし松に。かきつけて。みにしむ亀井の。あはきのみ水。

既還書都。与母俱居。然悲傷作疾。終無幾没矣。　吉野拾遺



橘朝臣正成。稱橘多門兵衛。河内人。橘諸兄之裔也。父曰正玄。元弘元年。帝避高時兵。幸笠置。四方少勤王者。帝感異夢。自占以為楠氏必有可用者。遣藤原藤房徴之。正成詣行在奏曰。逆豎暴昏。天誅所加。可保必勝也。願勿過労聖慮焉。辞帰。城赤阪。三面平地。守兵僅五百。賊将大佛貞直兵十萬。侮其城小。蟻附而上。城素設活櫓。即断其索。壓死無数。賊又絢于城。正成作兵豹





沸湯以灌之。每戰破賊甚多。賊大懼退而設長圍。城中糧盡。正成穿大坑。置死尸數十于其中。覆以薪放火。乘風雨潛出。賊軍見火鼓噪而登。以為正成死矣。置戍東歸。正成即出兵。一舉拔赤阪。數挫賊鋒。尋城千劍破。賊復大發軍西上。諸城皆陷。高直時治兵十万。萃千劍破。城兵僅九百。無外援。而正成奇計百出。賊每敗走。

正成又縛藁人數十。擐甲執杖。乘曉霧。植于林薄。賊果來射。飛巨石。又殺數千人。賊造雲梯欲騰入城中。擲炬燒斷之。死傷無算。賊不能復攻。及護良親王興于大和。斷賊餉道。既而官軍克六波羅。賊解圍而奔。尋高時等伏誅。車駕發舟上山。正成出千劍破。追餘黨。至兵庫迎駕。帝還宮。親勞曰。大事速成。實卿之功也。延元元年。尊氏之叛犯闕。正成大敗之。賊狼狽西奔。足利二兇大舉東犯。正成獻策。帝不可。因決死。戒子正行以忠義。遣歸河內。以兵七百人。邀二兇于兵庫。與弟正季疾戰。殺賊甚多。直義尊氏分兵來援。血戰十六合。盡其騎士。入湊河民家。與正季橋本正員宇佐美正安神宮寺正師和田正隆等六十餘人。列坐自殺。時年四十三。帝泣悔不用其策。追悼不已。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天下義士皆為之涕慟。太平記





結城宗廣。薙髮號道忠。稱上野入道。元弘三年。與鎮守府將軍源顯家。同奉義良親王。定陸奧。尋從顯家入援坂本。攻三井寺。屢戰于京師。及義貞顯家戰歿。朝廷震驚。不知所為。宗廣奏。顯家三年之間。再發大衆入援。以其羽威服民心未變也。今遣一皇子。建號令。明順逆。則大功何患不濟。大恥何為不雪。朝議可之。宗廣與其軍而病將死。有僧勸唱佛名。宗廣曰。我年七十。百事完足。但不見賊首。是為恨矣。言訖切齒而卒。太平記



名和長年。初名長高。稱又太郎。伯耆名和人。勇健善射。家富族廣。元弘三年閏二月。　帝与左近衛少將忠顯。潛遁隱岐。　幸名和。忠顯聞長高為人。踵其家。見長高宣旨。長高適衆挨燕飲。聞其事問姪長重。曰。士之所重名也。　帝忝被委託。我曹投身以匡謇族代。衆皆從之。使長重　奉迎。保船上山。長高運倉穀于山上。乃火宅。率百五十人守　行在。賊兵來攻。長高以兵寡。隔樹選射。發無不中。賊畏縮不敢進。佐渡前司以兵八百來降。既而　車駕還京師。　帝製文及歌以述長高功。任左衛門尉。兼因幡伯耆守護。賜名長年。屢有戰功。後与義貞攻尊氏于東師。　王師敗退。長年自絕走路。力戰死之。二子義高。々光亦前後死　王事焉。　太平記



藤原朝臣公賢。　後醍醐帝寵姬廉子假父。元德中拜內大臣。元弘初辭官職。及　車駕還自隱岐。復官。建武元年兼式部卿。授從一位右大臣。兼春宮傅。足利尊氏身犯京師。　駕幸延曆寺。公賢奉乘扈焉。後事　光明院。為左大臣。正平中為太政大臣。又事　後光嚴院。正平十五年薨。年七十。公賢家多藏書。博覧該識。所著有園太曆、皇代曆、除目抄、歷代最要抄等若干卷。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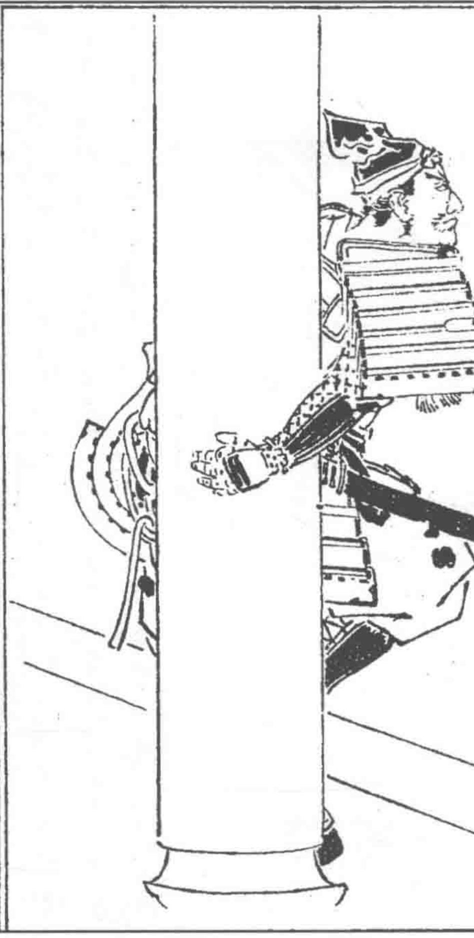
結城親光。稱九郎。宗廣二子也。仕爲撿非違使。任左衛門尉。建武二年。尊氏犯京師。放火禁殿。帝避幸叡山。六軍潰散。親光悲憤王威不奮。謀欲刺尊氏。詭僞佯乞降。尊氏素知親光義勇。而疑其不實。乃遣大友貞載察之。適遇之途。大友性粗率。厲聲擧尊氏語告焉。親光知事不就。急拔刀斬大友。與其族十七騎。突入賊軍。奮擊縱橫。所殺過當。終皆戰死。時人無不痛惜焉。太平記　梅松論





宇都宮公綱。貞綱之子。以驍勇著。所向必有功。然性多反覆。或爲官軍。或主賊軍。元弘二年。楠正成出兵四天王寺。六波羅將隅田高橋等。迎戰于渡部。大敗而還。北條仲時謂公綱曰。兵之勝敗雖無常。以衆敗於寡。辱亦甚。而足下無可洒斯辱者。公綱受命直出。騎僅十餘。比過東寺。追至者七百。火民舍以進。正成視其鋒銳。避去。夜列炬四山相逼。公綱嚴兵而待數夜。敵終不至。將士疲怠。或諫公綱曰。以寡敵衆。固危道也。嚮正成爲我退。是足以藉口。公綱從之而旋。後會賜書招諭。公綱以七百人出降。建武初。從新田義貞破尊氏箱根。皆有功。尋與尊氏于大渡。軍敗降之。尊氏西奔。道還。與以屬官軍。追擊尊氏。破之。義貞西征。從攻赤松則村。又從義助。往攻破船阪山。更與尊氏于湊川。退屯叡山。從延曆寺。與義貞警師重于四明卸之。後源顯家破義詮于利根川。駐陣





武藏府公綱會之共攻破鎌倉逆臣顯家西上与上杉憲顯戰于青野原。大破之。及紀家軍敗。還而削髮。称理蓮。正平十一年卒。
太平記

船田義昌。上野人也。為新田執事。元弘之役。義貞屬北條氏在金剛山軍。與義昌謀舉義。欲得護良親王令旨。義昌聞王在山中。設計密請而獲之。其文權用詔辭曰。敷化而理萬國者明君之德也。撥亂而鎮四海者武臣之節也。頃年北條高時蔑如朝憲。恣振逆威。積惡之至。天誅已顯。爰為安宸襟。將舉義兵。叡感尤深。抽賞何淺。宜早運征伐之策。底靜謐之功。義貞大悦。於是舉義兵。義昌數有功。及入鎌倉。獲北條高時子邦時。後從義貞攻尊氏於京都。大破之。賊將細川定禪。乘夜逆襲。義昌遂戰沒。
太平記



船田經昌。任長門守。每從義貞力戰。義貞克三井寺之戰。引歸。經昌叩馬言曰。乘勝追北。軍之所利。敵已委棄鎧馬潰奔。宜追躡直入京師。義貞曰吾意也。遂尾入京。大得克。後從義顯入金崎城。城陷。土岐賴勝栗生顯友長島安崇將自殺。經昌曰。新田公尚在。我輩當忍生俟其再興。豈徒死資敵為。乃与三人共匿海濱石窟中。後又從義貞攻足羽城。不知所終。
太平記



勅使河原朝稱丹三郎。尊氏犯京之日。守大渡。忽聞宇治山崎共為逆賊所破。帝亦蒙塵。顧其子曰。見危致命。臣之常也。豈可靦然苟活乎。父子三騎馳馬經鳥羽造路。至羅城門邊。自屠腹死。　太平記



三條景繁。為刑部大輔。延元元年尊氏反。已而僞納款。帝乃御花山院。尊氏悉分拘左右侍臣。獨景繁得給事焉。景繁密奏曰。義貞秘金崎。果破賊兵。紬白山僧徒。攻富樫。作那多城拔之。且從駕為賊所拘。如菊池武重等。既還揚義于東國。滅賊之機已兆矣。陛下潜幸大和。頒詔四方。以增義旅聲勢。帝悅次夜女装齋三神器而出。景繁擁帝焉。与侍從忠房及親王俱從之。時暗夜咫尺不辨。倘隱然覺有祠宇。帝顧問忠房曰。是稲荷祠也。帝因製歌候有赤氣如炬起于祠堂。照曜路上。隨光南行。天明得達賀名生。　太平記

後醍醐天皇御製



菊池武重。武時長子也。任肥後守。建武中從新田義貞討足利尊氏。戰于箱根。武重冒險先登破敵。既而官軍敗。竹下大友貞宗。塩冶高貞降賊。諸軍崩潰。義貞欲引還。患兵少。賴武重全軍。遂俱得西還。尊氏犯闕。武重迎禦大渡。不利。遂從車駕叡山。與脇屋義助攻舟阪山。大破敵。武重無子。養弟武士為嗣。武士多病遁世。故又以次弟武光為嗣。一女入懷良親王宮。生良宗。



武吉稱七郎。湊川之役從其兄武重軍。時楠正成拒尊氏于須磨浦。武重遣武吉往視戰狀。武吉跳與敵戰無數。來訪正成。正成謝曰我力盡就死。吾子幸還報足下。武吉曰男兒至此豈忍獨生還耶。使從兵告其狀武重。與正成俱割腹而死。

太平記　家譜　武朝申狀



小山田高家稱太郎。延元元年從義貞西討。軍駐播磨。義貞初禁兵士妨農。會高家絶糧。潛出刈麥。軍吏欲斬之。義貞捨營。爲募盛設。廚膳食之。義貞曰是吾罪也。且高家忠勇可惜。然法亦不可亂。乃為償田主。給高家糧十斛。高家深感戴。義貞與尊氏戰兵庫。不利。自殿奮鬪。馬中矢而殪。徒上求女家。賊彌射之。飛箭如雨。義貞手揮復刀。截十六箭。高家馳至。授義貞乘己馬而退。力鬪拒賊。奮戰死。義貞遂得脫。

太平記





菊池武敏。武重弟也。為掃部助。起兵本國。逆應官軍。足利尊氏之西奔。少貳貞經遣子賴尚拒之。武敏乃將兵三千。要于水木渡。賴尚已濟。餘騎待船未濟。武敏進兵三面掩擊。骨畦龍豐前守以下百五十級。貞經退保內山。圍攻斬之。武敏乘勢攻尊氏。戰多良濱。有叛降者。不利。退守城。

太平記



尊良親王。後醍醐天皇第一皇子。元弘亂。帝幸笠置。親王入楠正成赤阪城。聞笠置陷。帝被幽。赴京師。敵執拘于佐々木時信家。既而亂平矣。建武二年尊氏叛。勅以尊良為東國管領。新田義貞副之。延元元年尊氏逼京師。從幸延曆寺。又輔皇太子。守越前金崎城。賊攻甚急。糧援不繼。明年城將陷。義顯答尊良曰。臣將家子。義不苟生。大王帝室之胄。城陷賊不敢加害。願勿自輕也。尊良笑曰。上命孤為管領。卿為股肱。已亡矣。願得獨安乎。共自刃而薨。藤原行房及將士自殺者三百餘人。

增鏡　太平記　笠置寺緣起　日本史



新田義顯。義貞之長子也。每從在兵間。以父功。爲越後守。從大渡之敗。以三千人斷後。敵兵六萬追之。義顯力戰。身被數瘡。扶上馬。入見帝。帝親慰之。義貞入金崎。以兵二千屬義顯。使往越後招兵。義顯與義助。入于杣山。不納。士卒多逃亡。議復還金崎。令莊淨慶。應賊據險邀之。義助曰。彼嘗從我軍。已乃思分。使由良光氏說之。淨慶曰。前者父久經忝在麾下。而某今屬足利氏。不向公等發矢。恐得罪責。請得一士首級。以爲證。義顯曰。彼之言危無謂也。寧我代士死。光氏急下馬將自殺。淨慶疾趨止之曰。將士俱義。淨某甘得罪耳。乃披道俯側。義顯解所佩金裝刀與之曰。我若戰沒。他日以此證子功。終入城。與敵相拒二十餘日。城兵饑久。遂不能保。義顯與尊良親王自殺。時年十八。　太平記



前賢故實　卷之九　雲水無盡庵藏梓

江田行義。稱又三郎。新田支族也。義貞舉兵。行從之。將兵攻鎌倉有功。尊氏之反。久下時重。據大江山應賊。行義兵三千拒討之。斬敵將。餘兵潰散。還屯。　駕延曆寺。與諸將守東阪下。戰屢捷于及京師。皆有功。尊氏西奔。西國多應之。行義與大館氏明將兵二千。擊赤松則村于室山敗之。又攻船阪山城克之。尊氏之大兵向京畿。　帝再御延曆寺。亦扈從焉。　帝佯容尊氏款。還闕。行義與氏明等亦從行。尊氏囚之。行義後逃赴丹波起兵。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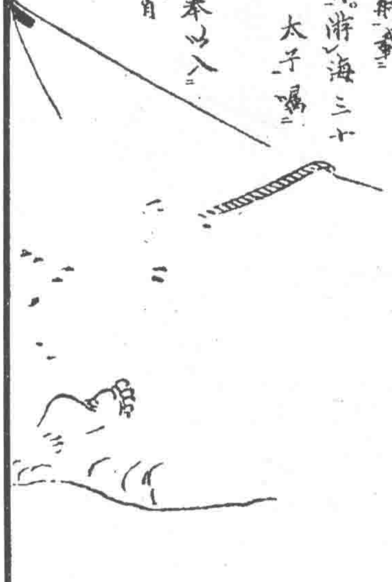
僧祐覺爲道場坊助注記。當 後醍醐帝走船上山。乃入延暦寺。集兵勤王。又從義貞東征尊氏。直義拒飲水嶺。祐覺率童十人僧兵三十人。鎧甲鮮明。童者皆上戴花。先衆進射。殪數八人。挺兵奮進。斬殺頗多。敵軍披靡。鎮守府將軍顯家。率兵至近江。勅祐覺。發船七百隻迎之。共討尊氏于京師。攻宇都宮于神樂岡。 車駕再 幸延暦寺。祐覺勵僧徒。出錢穀以作軍用者數回。小笠原貞宗兵斷運道。軍中大窘。祐覺率五千人。擊貞宗于野路篠原。敗還。尾 篤入京。遂爲尊氏所斬。

太平記



氣比齋晴。父曰氏治。氣比社大宮司。 後醍醐帝避賊再 幸延暦寺。氏治築城敦賀。爲宮軍聲援。新田義貞奉 皇太子及尊良親王來。氏治迎入金崎城。小笠原貞宗來攻。齋晴與兵島赤松等力戰而卻之。既而城陷。尊良自殺。氏治及行房時義等殉之。齋晴多力善泅。走索輕舸。載 皇太子。懸纜于臂。游海三十餘町。達蕪木浦。 太子囑士人曰此異日爲 日本國主者。汝等奉以入杣山城。復游還城。自刎抱父屍而死。

太平記





堀口貞滿。上野人。爲新田氏族。父曰貞義。貞滿任大炊助。美濃守。義貞擧義兵。貞滿爲上將。攻鎌倉。斬赤星盛時于巨福呂坂。鎌倉由是而敗。延元元年　帝再御叡山。尊氏僞送款請還闕。帝欲許之。車駕將發。藤原實世馳作報義貞。未信。貞滿曰。今且見行義氏明還扑中堂。行步異常。而今復乃汗出。是必有故也。馳詣行在。則扈臣等三神器。貞滿進擧轅泣奏曰。　乘輿已駕。臣義貞未知所幸。陛下昵尊氏狡計。六軍還京。義貞何罪被忽棄耶。　陛下將帥中興之功。孰有餘出義貞右者矣。及尊氏豎于貝息擯亂。義貞屢致大討。推堅挫鋭。身冒萬死。凡前後所亡宗族一百五十人。親兵一萬。然　王師不振。是蓋　陛下非聖德不洽。大信未著之所致乎。義貞何罪。今日還都之駕。遂不可執。則臣願与義貞宗族存者五十三人。悉賜死於　駕前。而後　義也。辭氣憤慨。　帝乃慚色。從行　皇太子等義貞北赴越前。貞滿從之。後源顯家西上。貞滿率兵來從。後不知所終。

資氏一云重氏



太平記

本間資氏。稱孫四郎。相模人也。騎射絶倫。嘗治高貞貢千里馬。　帝命資氏調之。協旨。義貞拒尊氏于和田埼。海陸相持未接戰。資氏單騎進。執弓據鞍曰。聞將軍舟中多妓女。請進一青助宴興。適乃雎鳩攫魚而翔。資氏能截其羽。箭墜于尊氏船樓。兩軍稱聲不止。尊氏命使問其名。答曰。鄙人素不足稱名。而坂東挫強之士。或偶記之。請吏以一矢告名。矢過六町。鐵貫船艣。箭苛刻姓名。數中侍觀。不驚異。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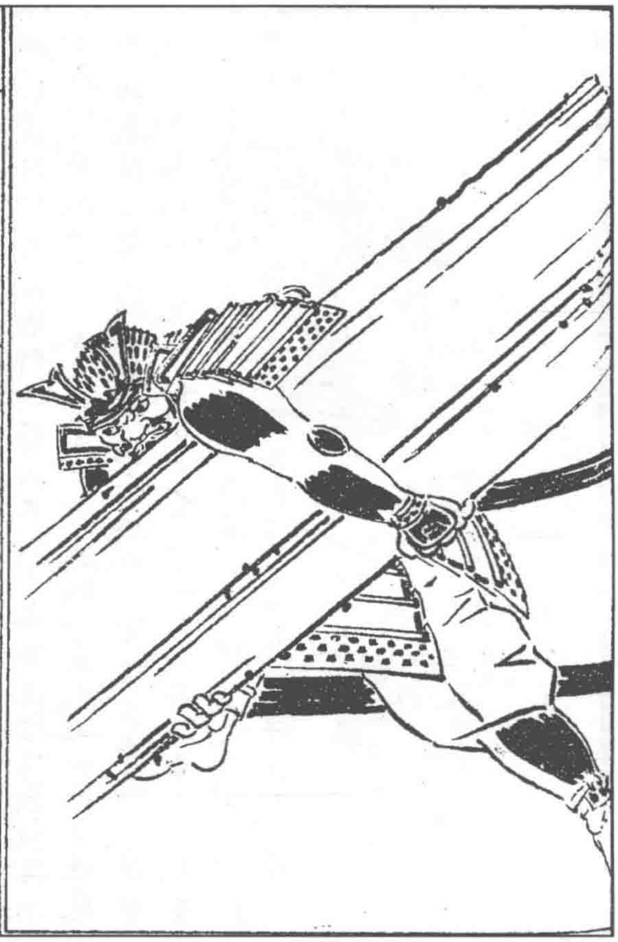
栗生顕友。称左衛門。上野人也。膂力過人。善射。熟剣法。事新田義貞。自義貞起義。未嘗離其左右。建武二年。戦矢作箱根有功。及義貞退軍。行収散兵。轉闘三日。至天龍河。會雨水暴漲。造浮橋以済。有狡者竊断縛結。人馬共溺。顕友不脱甲冑而入水。挟人馬上前岸。橋板不續丈餘。義貞与船田義昌。連手躍身而過。餘未得渡。名張久富手捧甲士連投二十人。最後投二人而超。衆議欲撤橋。義貞不肯曰。敗卒猶能作之。渠豈不能作乎。徒以示怯耳。明年義貞攻細川定禅于園城寺。顕友与篠冢抜木塔。姿長数丈。架于濠。渡理忠景先渡薄門。城兵乱刺。忠景奪得十六槍。畑時能足踏門。開折之。守兵驚潰。世称四人勇壮。為義貞之四天王。

太平記



篠塚。闕名。称伊賀守。武蔵人也。勇鋭善射。義貞敗于箱根。殘兵僅五百。有僧告曰。敵兵八十万。充伊豆府。恐不得過焉。篠塚顧左右曰。以五百当八十萬。諸君真是一騎當千。特開而進。一條某搏義貞。篠塚従旁捽而投之。一條不仆復前。篠塚踢倒斬之。一條兵発前。篠塚手殺九人。餘兵股栗而走。細川顕春急攻伊豫世田城。大館氏明力屈自殺。篠塚揮鐵棒大呼曰。奴輩斬我。宜得千賞。乃單身潰圍。敵兵辟易。莫敢近者。篠塚徐歩而去。數隆續尾射之。迫則顧而叱之。行數里。夜抵今張浦。乃帯甲入海游里許。躋而上大船。呼曰。吾篠塚也。宜送我至隠岐。獨起大鐵錨。建長檣。登船楼而卧。鼾如雷。挙船震慄。送至隠岐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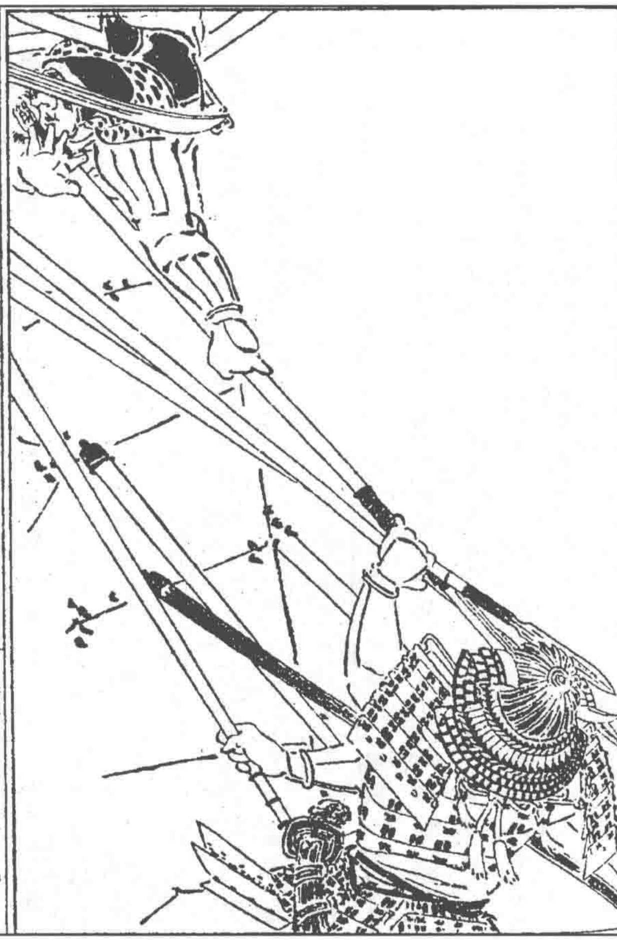




畑時能。称六郎左衛門。武蔵人也。體貌雄偉。志氣壯烈。長于謀畧。多力善泅。犇刺騎射。無不精妙。年甫十六。好角力。坂東無敵手。從義貞數有功。義貞戰死。義助命使守越前湊城。北兵攻之急。時能兵僅二十三人。固守歴年。遂全其城。義助攻足利高經于足羽城。時能將兵三百。攻拔金津長崎河合河口等地。降城十二。斬首八百。河合種經來降。時能合其衆。即夜赴足羽。攀山出城背。鼓譟連薄。高經衆恐。燒城而逃。敵復發大兵。時能率廿七人。守鷹巢城。高經將北陸道兵七千人攻之。城形峻峭。不能攀上。乃繞城築三十七壘。晝夜仰攻。時能姪僧快壽僮悪八郎皆驍勇。有犬名獅子。能解人意。覘敵動止虚實。時能每夜易衛。襲破諸壘。後与十六人入高經三千軍。馳突鏖戰。高經敗走。時能兵巳去五人。餘皆傷。流矢貫時能肩。三日而死。自是北方官軍不復振矣。　太平記



亘理忠景。稱新左衛門。熊野別當鳥居重氏之裔也。驍勇善射。屬新田義貞部下。數有功。義貞與弟義助守金碕。賊兵重圍。内外隔絶。不知 帝幸吉埜。忠景乃間道詣 行在。得 綸旨而還。道塞不通。結綸旨於髻。泅水潛行至金碕。於是城中始知車駕所駐。兵勢復振。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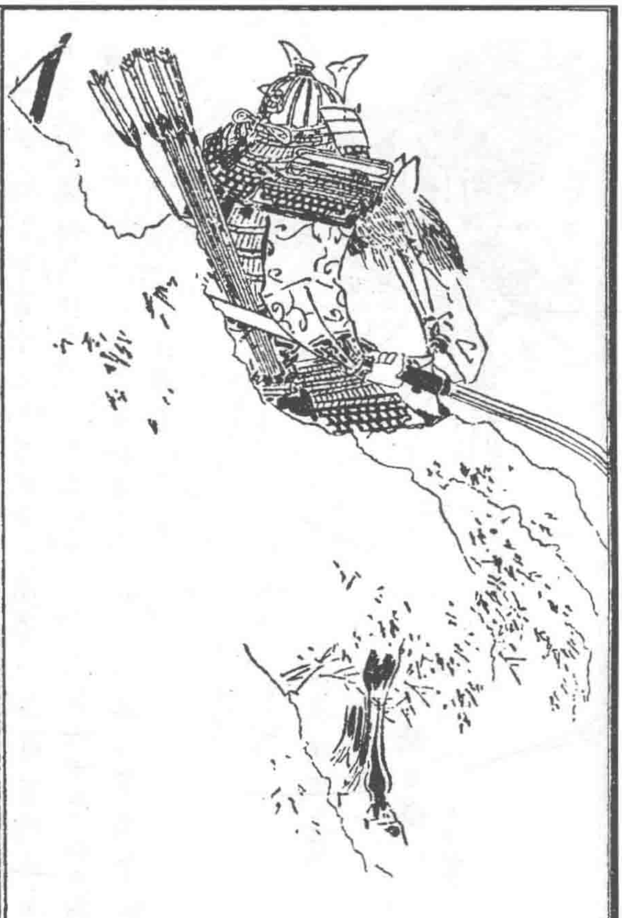
前賢故實　巻之九　雲水無盡庵蔵梓

由良具滋。称新左衛門。上野人也。義貞挙兵。随之有戦功。後年与新田義顕共奉東宮守金碕城。賊兵来攻。久而城中援絶食竭。具滋謂義顕曰。賊已逼外城。勢不可復支矣。請東宮御小舟竊脱之。然後公等可自尽也。某可為捍賊。言訖而出。皆不食数日。疲困不能歩。切死者肉喫之。率兵二十人。戦甚力。口乾啜血。既而聞義顕死曰。死期至矣。乃帥残兵冒陣戦没。 太平記



前賢故實　巻之九　雲水無盡庵蔵梓

里見時成。新田同族也。為伊賀守。延元元年新田義貞奉皇太子至金碕。時成与脇屋義治并守杣山。足利尊氏兵囲金碕踰歳。城中窘迫。義治使討某及瓜生保等。将兵五千往援。尊氏将今川頼貞。率兵二万陣于敦賀。拠険逆拒。時成率軽騎督戦。軍不利。遂与保等同戦死。里見義氏亦従義貞討尊氏。赴越前守金碕城。城陥与義顕倶自殺。 太平記



瓜生保。越前人也。乃四弟。曾義鑑亦其一。最有勇。建武二年。應官軍討名越。延元々年義貞奉 皇太子抵金崎。弟義助募近國兵以爲援。既而二将入保所據杣山城。時天大寒。保設盛饌。发車充軍食。酒酣義助与保以鎧一副。保亦獻服二十襲于二将。綿繒作軍士衣。足利尊氏遁帝詐討義貞。保不察其詐。遂絶義助。義鑑住鯖並告曰。兄保性輕忽。陥賊術中。事已急矣。二公不可久駐。但願爲臣留一公子。臣竭力推戴。見機起兵。言畢泣下。義助感其誠信。以義治屬焉。保随焉往圍金崎。後自知其謬。脱出還杣山。与諸弟奉義治爲將。發兵攻高師泰于湯尾村。後敗与賊力戦。兄弟前後皆陣沒。　太平記



瓜生保母。延元中義貞據金碕城。附保與弟義鑑。源淋重照拠杣山城。奉義治。乃以里見時成爲將往援金碕。敗將高師泰出兵要于敦賀津敗之。保義鑑姪七郎与時成倶戰死。源淋重照收散卒還杣山。城中皆號哭。唯保母神色自若。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効。使里見君戰沒。恐大傷君之心也。幸二子完死。足以少謝焉。兒曹未爲君起大事。而使賊殄滅。亡百千子姪固非所悔。况乎三子猶在。再挙可期。是妾所以轉哀爲喜也。因覩起爲義治行酒。士衆感激。志氣百倍。　太平記



伊賀局。篠冢伊賀守之女。勇壯有父風。事新待賢門院。正平四年正月。高師直犯吉野。帝幸賀名生。門院從女房數人同赴焉。比至吉野川。橋板半斷不得濟。伊賀局手折巨樹枝接以濟門院及諸女。及敵退。命多力士。使試折之。不能而止。後嫁楠正儀。

吉野拾遺



前賢故實巻第九





前賢故實巻第十

人名目次

前賢故實巻第十

江戸　容齋　菊池武保　輯著

門人
雙溪　阪部好禮
徳裕　阪部好謙
省亭　吉川義眞
完齋　勝見恭世
父山　島田利壽
仝校

兒
澤郷　菊池武貞

藤原朝臣師基。太政大臣兼基之子。家號二條。叙正二位。元弘三年。授太宰權帥。往討筑紫探題北條英時。未發英時伏誅而止。及尊氏犯京師。令師基如北國徴兵。得三千餘而還。會官軍新敗。倚師基兵至。氣勢復振。於是義貞自内野。師基與千葉貞胤宇津宮公綱等。自河原進攻京師。大戰糺杜。斬殺頗多。任左大臣。進從一位。正平六年拜關白。天授元年薨。年八十二。子教基繼父為關白。　太平記　系略



藤原朝臣實世。太政大臣公賢之子也。後醍醐帝幸南都。北條氏執實世。及乘輿還京。實世出迎于播磨。悉復其官爵。奉勅論定將士功績。建武二年東征足利尊氏。後將兵二万。與源顯家討尊氏于京師。後村上帝即位。年尚幼。實世與隆資參決機務。足利直義乞降。實世建言。車駕播越。百僚流離。皆彼兄弟所爲。今爲其臣僕所困。窮迫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快私讎耳。宜顯戮以絶後患矣。左大臣師基等不可。以謂是宇内混一之期也。帝遂納之。直義果復叛。後任左大臣。進從一位。正平十三年薨。年五十一。

太平記　大日本史引吉野山御幸記　補任　園太暦　系圖



吉野拾遺

藤原朝臣隆資。左近衛中將隆實之子也。家於四條。北條高時搆逆。帝潛出闕避之。隆資追及笠置。笠置陷。削髮逃匿。事平。詔養髮復官。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犯闕。隆資將兵出陣于男山。與高師直戰敗之。帝崩于吉野。與權大納言實世輔佐幼主。及脇屋義助至于行在。帝特寵異。實世非之。隆資曰彼之敗由朝廷掣肘。非其罪也。聖上察之。故加寵命。實世不能答。正平四年楠正行拒賊出四條畷。隆資將兵三千。陣飯盛山以麾敵軍。旣而正行戰死。隆資奉帝避之賀名生。拜權大納言。七年從帝幸男山。官軍不利。上親擐甲。衛帝圖南歸。敵兵追急。隆資返戰數四。遂死之。贈從一位左大臣。

太平記　增鏡



源朝臣親房。具平親王之後。大納言師重之子也。家稱中院或北畠。拜准三后。延元三年子顯家戰死。其弟顯信補陸奥國司。奉義良親王往鎮。親房爲之補。海上遭風各船分散。親房至常陸。依小田治久招輯東小兵。賊將高師冬來攻。親房撃而敗之。治久叛。親房走于關城。師冬大兵來攻又敗之。結城親朝叛降賊。親房遂歸吉野。正平十四年薨于賀名生。年六十七。所著職原鈔。東家秘傳。元元集。古今集注。世服其博洽。與藤原宣房源定房。併稱爲後三房。方帝即位行在。親房深嘆中興不終。皇統垂絶。著神皇正統記。上起于神代終于興國初。大日本史　太平記　王統記



親房卿十歳詩

春來品物都青容。木母花開香正濃。今日太平三洞旦。家家醉賞更飛鍾。



脇屋義助。新田義貞之弟也。建武元年與義貞入京。任右衛門佐。後叙從三位。任刑部卿。車駕再幸延曆寺。義助守東阪。賊運薪草填壕。欲以焚城。中射殺三千。敵陣擾亂。義助伺之。乃與諸將開門突出。白鳥官軍衛左。湖上舟軍射其右。敵大敗走。守營不復出。及東西阪敵來。出撃破之。又將兵五千。焚五百營。大呼奮戰。敵兵潰散焉。後與姪義顯等十六騎。破圍入金崎城。又與義貞出赴杣山。嘗率百騎相地於鯖江。賊將細川孝基以五百騎奄至。義助撃走之。義貞來援。足利高經又以數千騎來。阻水而陣。我兵亂陵。撃大破之。賊城三十餘望風解走。及義貞戰沒。詔義助以統師。在北國遂拔足羽走高經。尊氏發七國兵來攻。衆寡不敵。微服至于 行在。興國二年奉 詔至伊豫與大館土居得能氏合。軍勢大振。適義助疾作而卒。



前賢故實　巻之十　十六　雲水無盡庵藏梓

藤原朝臣隆俊。隆資之子也。任大納言。正平八年統諸將兵。會山名時氏。攻復京師。十年又與時氏攻義詮于神南。不利。畠山義深以三万餘人來攻。隆俊引兵至龍門山。敵兆軍追之。山路險隘。士卒如束。隆俊軍將塩谷伊勢守。令軍士衆高亂射。躬先衆左右指揮。敵宇潰走。十六年与細川清氏攻京師克之。尋引還。文中二年出兵天野。夜襲敵營。不克死之。

太平記　三代記　異本太平記　大日本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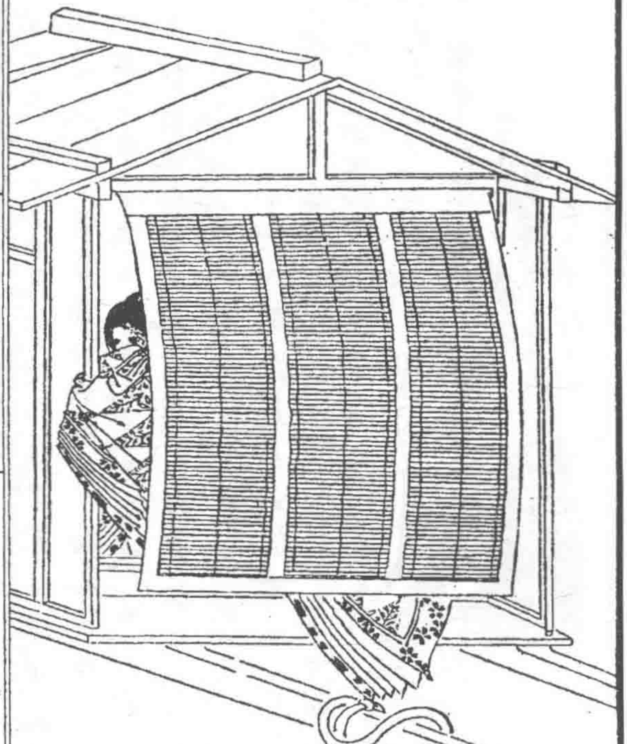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前賢故實　巻之十　十七　雲水無盡庵藏梓

弁内侍。右少弁俊基之女。有姿色。後醍醐帝在吉野行宮。時中納言隆資洞院実世藤原宗房侍焉。賜酒之際。内侍誤破御杯之土器。衆皆愕然。内侍即吟曰。[illegible]。宗房應聲曰。[illegible]。帝大感賞焉。後高師直聞内侍姿色。窃謀奪去。路遇楠正行赴吉野。正行異輿中泣声問故。賊不告實。正行察其奸。撲殺四五人。護送行宮。帝大感。出賜内侍于正行。正行辭曰。[illegible]。後正行無幾戰死。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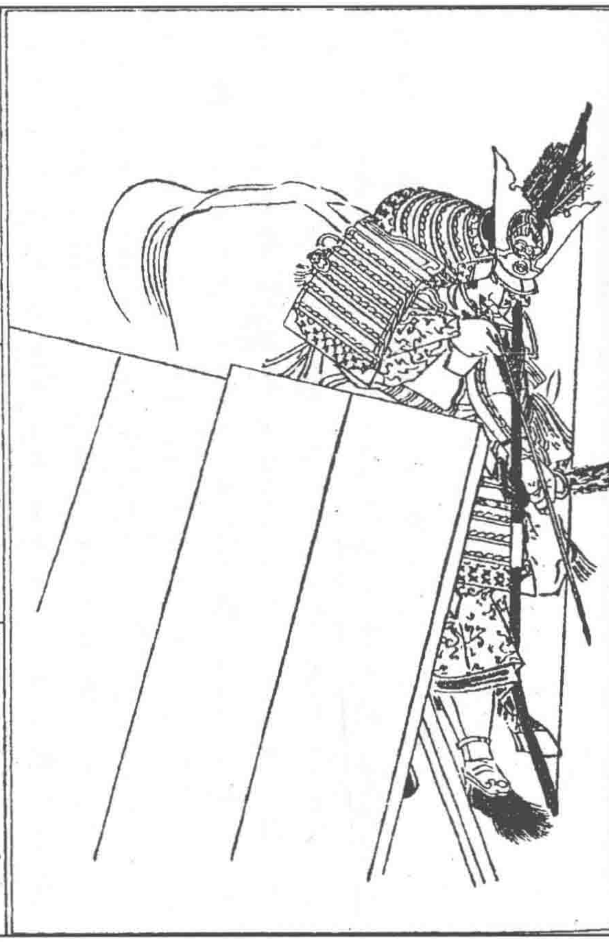
源朝臣顯信。親房第二子。延元元年　後醍醐天皇在花山院。顯信起兵於伊勢。竊奏請圖恢復。　天皇因幸吉野。三年爲兄顯家與土岐頼遠戰于青野原破之。顯家進陣堺浦。顯信據男山。高師直報殺顯家。遂圍顯信。善拒相持數月。一日敵兵競登。謀兵松山九郎多力而怯。不能戰。高木十郎按刀曰。足下不能出鬪。我穿交刺而死耳。松山乃起抱巨石亂投十餘。敵潰兹。正平七年任中納言。十四年從征西將軍懐良親王討少貳頼尚于筑前大原。不克戰沒。　太平記

前賢故實　卷之十　雲水巣畫廬藏梓



源朝臣顯能。親房第三子。任中納言。爲伊勢國司。正平六年兼右近衛大將。七年春率伊賀伊勢兵三千。至四天王寺　行營。與和田正忠楠正儀。分道討足利義詮。義詮敗走。遂復京師。從親房入京師。參決諸務。既而義詮大兵來逼。顯能退守淀。又退保男山。義詮犯　行宮。顯能防戰甚力。遂從駕歸吉野。後屢有戰功。任右大臣。至從一位准三后。　太平記　北畠系圖　吉野拾遺　圖太曆　日本史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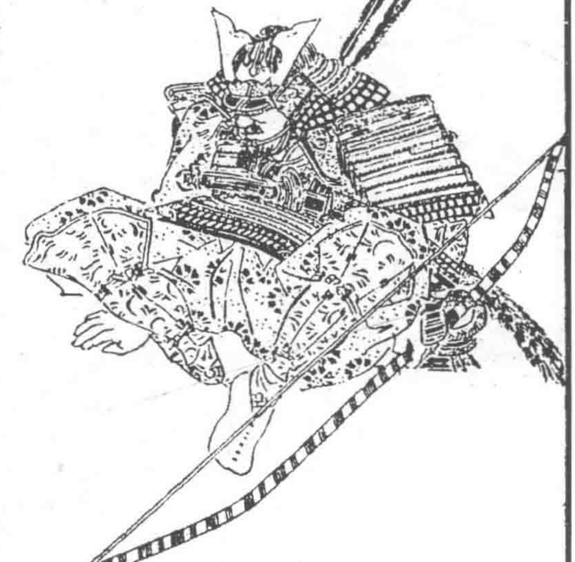
新田義宗。兄義顯卒。立爲嗣。時六歳。任武藏守。與兄義興。從弟脇屋義治。久居東國。以伺時。及勅書降。移檄招兵。會者十萬。進破尊氏于小手差原。敵將饗庭直氏兵甚少壯。挽鬢挿梅花。我軍兒玉黨團扇爲旗。義宗曰團扇有風可以散梅花。直氏果敗退。義宗率兵追尊氏數里。至石濱及之。左右廿餘人力鬪而死。尊氏僅得免。時日已暝。後軍至繼。退保笛吹嶺。尊氏未攻。接戰不利。日暮視敵營。炬火亘數里。我軍燎粲々如曉星。謂今日一敗安至如是邪。蓋前適強敵。後逼鄉里。士卒或疑我內顧乎。於是自脫甲以示不退。軍中乃定。後與義興義治等屢起兵。太平記



鹽冶高貞妻。弘徽殿西臺。早田宮之女。容色絶世。而高貞娶。後醍醐帝所出賜也。高師直兇暴好色。自一窺其容。心如病狂。數寄書挑之。使人責報。妻誦古歌峻拒焉。師直因欲殺夫奪之。讒之尊氏。高貞聞之懼誅。竊奔于雲州。使其族山城守宗村八幡六郎等。護其妻子。令道從之。師直兵追及。六郎防戰。宗村刺殺高貞妻子。又共殉之。高貞亦終敗死。高貞初歸正。後又叛從賊。蓋神明所不容。遭讒而死亦宜哉。太平記



大舘氏明稱左馬介。又曰宗氏。新田支族也。義貞舉兵。宗氏為赴義之魁。將兵攻鎌倉戰沒。氏明与兄幸氏從源顯家入援延曆寺。幸氏攻佐々木氏賴觀音寺城抜之。斬敵五百。既至顯家議欲休馬而後戰。氏明曰。馬疲休之足重不可用。且敵聞吾至。不謂乃攻也。宜出其不意。顯家然之。遂抜園城寺。從駕還京師。尊氏因之後逃京師。詣行宮。待伊豫守護。與土居得能氏。保守諸城。會脇屋義助至。軍勢益振。乘義助殁。賊知而來攻。金谷經氏率舟師救之。大戰海上。値風起。吹我船漂去。氏明時據世田城。賊將細川賴春圍之數日。經氏又赴救。以兵寡不克。三旬城中糧竭。氏明親兵十七人。奮鬪却之。還刎腹而死。　太平記



吉野拾遺

脇屋義治。義助之子。為從五位上左衞門佐。竹下之戰。年甫十三。与從者三人陷敵中。撒旗混敵。義助引騎三百入索。敵兵辟易。義治望之。佯為逆戰曰。諸人何怯。躍馬趨義助軍。敵兵二三從馳。義治自斬之。遂出。明年瓜生保及弟義鑑奉義治。集兵為金崎後援。奪取足利高經新善光寺城。由是威名稍振。郡縣贈遺相繼。日為飲樂。而義治獨悽々不樂。義鑑怪問之。義治悄然曰。向者克敵事殊可欣。然皇太子及家君與宗族。又陷重圍。戰苦糧乏。每想及之。故不樂。義鑑感泣而起。宇都宮泰藤小野寺將氏在後聞之曰。此真可大夫器。何不爲扶翼濟其志哉。乃相与會兵救金崎。興國五年。兒島高德起備前。將義治報尊氏事不就。与義興義宗擊尊氏于小手差原。乘鎌倉。正平二十三年。与義宗起兵不克。建德元年出軍于武藏上野。　太平記



大井田氏經。式部大輔。新田義重之裔也。父經兼。民部丞。世住越後。元弘初。氏經與父祖從義貞起兵。誅高時有功。及尊氏反。從義貞于箱根。又與諸將護駕。保延暦寺。亡何。尊氏西奔。會兒島高德擧兵于熊山。義貞遣弟義助及氏經應之。氏經與畑時能等。夾攻船阪拔之。又進攻福山城。兵二千矣。尊氏直義水陸將至。城中修備不完。衆心危懼。氏經勵以忠義。翌日敵二十萬至城下。氏經誡衆莫譁。寂若無人。及敵發喊三。乃鼓而應之。聲震山谷。敵驚畏。知不可侮。乃四面齊進。城兵注射。死傷無算。氏經率精兵數千。竊開搦門。大呼突出。敵兵披靡。人馬墜澗死者甚多。氏經旋騎欲討直義。既而知非其本軍。衝出敵背。衆騎亡其半。顧城上火起。氏經曰。今日之戰止于此矣。乃收兵東馳。行鬪十餘合。遂與義貞會。禦尊氏于攝津。及義貞北行。氏經從之。至于越前。與足利高經戰有功。義貞沒于軍。王師不振。氏經亦奔越後。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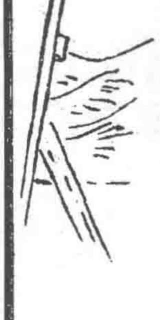
河島維頼。稱左近藏人。越前人也。延元初。奉詔撫定本國。及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北出。維頼從入金崎城。賊圍城甚窘迫。義貞與義助。以維頼爲鄉導。夜潛遁于杣山城。尋從義助。守三峰寨。又從與足利高經戰于鯖江。走之。及義貞死。義助還府城。維頼留守三峰寨。義助拔織田田中等十七城。維頼分攻有功。不知所終。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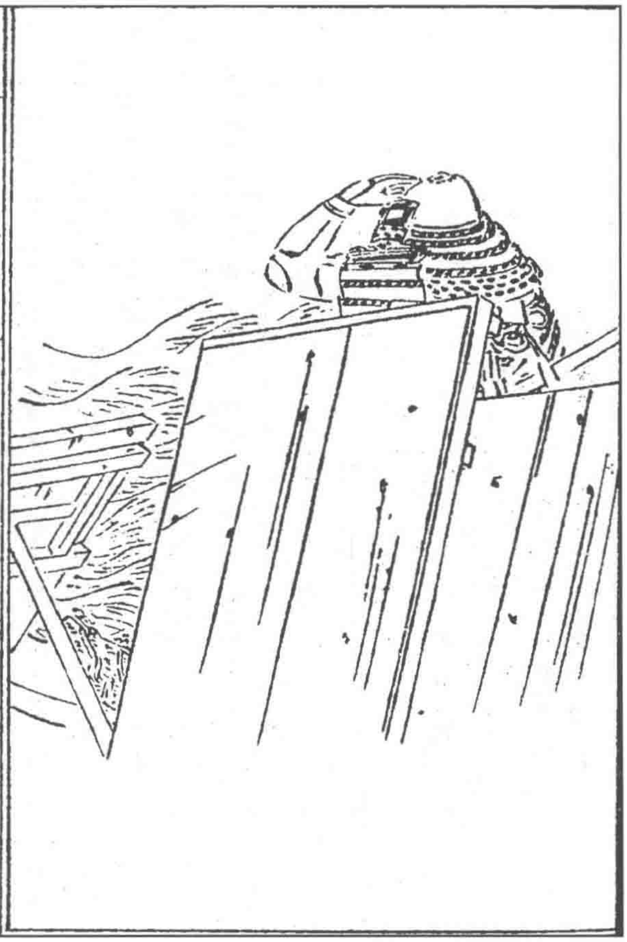
名和長生。称小次郎。伯耆守長年之甥。戦于京師有功。正平中。足利義詮犯男山行營。車駕衛圍還于賀名生。事急。司神鏡者委其櫃于田間而去。長生乃下馬。脱甲負櫃而走。敵追射之。矢中櫃如急雨。長生僅免而還。帝大賞其功。櫃板脆薄矢集者十餘。遂不能穿人以為神異焉。 太平記 伯耆家



金谷經氏。新田氏之族。為修理大夫。建武之初。從義貞討尊氏有功。及南狩。經氏起義兵于播磨。會義助病死。細川頼春以舟師攻河江城。經氏將戰艦五百。遇頼春于海上。經氏飛舸當之戰酣。暴風起。与敵相分。衆議進退不決。經氏曰。今將軍新沒。大事已去矣。吾輩欲退存日來乎。惟在進戰決死耳。乃進船于備後。拔鞆城。從大可島。賊軍來攻。交戰白日。互有勝敗。後與河野通郷得能淳正。援大舘氏明。選死士三百。擇吉日而發。与頼春兵七千戰于千町原。經氏身親搏戰十餘合。斬敵七百。我兵亦悉死。而終不獲頼春。經氏與通郷等十七騎潰圍出還于備後。 太平記







藤原朝臣康長。父曰親康。康長夙任左近衛中將。左兵衛督。正平七年。足利義詮攻男山。康長阻淀河撤橋禦焉。賊將山名師義以兵二千亂流而涉。我軍驚擾。康長挺身奮戰。親斬敵三人而退。追兵呼曰。大將亦示背於人耶。康長顧曰。何難於旋馬。返戰賊披靡。如此十七次。達男山。敵又薄御營。康長選兵八百。夜襲細川清氏營大敗之。既而帝衝圍歸吉野。公卿將士多闘死。賊將一宮有種追逼于帝。康長大罵曰。奴輩知我膂力乎。揮大刀擊踣之。帝賴得脫。後從隆俊及時氏攻義詮。不知所終。　太平記



藤原泰尋。京師人也。少居延曆寺。畧通佛學。往高野剔髮。號頓阿。師藤原為世。學和歌。極其奧妙。及為世薨。以為世無知己。不復作歌。藤原良基嘗舉歌體數事問之。錄其答語。名曰愚問賢注。

花園上皇撰風雅集。欲載泰尋雪歌。為改數字。使人諭之。泰尋因辭曰。臣之素志與御批異。冀莫採焉。上皇聽之。擇他歌。泰尋嘗與兼好慶運相會作和歌。探題各六首。泰尋偶有事後。不聞題。一見而直出。慶運密換題。有頃泰尋至。腹稿既成。援筆欲書。皆非前題。然從容無難色。別賦六首。皆絕佳。滿坐感其敏捷。慶運曰。吾向不為戲。安得見其絕技耶。所著有草庵集。和歌制辭

草庵集　愚問賢注　大日本史　徽書記物語



徵書記物語

懐良親王。後醍醐天皇第九子。為一品式部卿。延元元年足利尊氏叛。懐良從駕幸延暦寺。及駕還京師。懐良奔匿吉埜山中。興国元年授征西将軍。鎮撫筑紫。菊池武光宅心王室。乃夾輔懐良。征賊徒。大友氏時少貳頼尚降附。筑紫粗安。正平十三年義詮遣一色直氏為九州探題。武光撃走之。頼尚尋叛應義詮。武光奉懐良伐之。戰大原。懐良身被数創。武光殊死戰。遂克之。懐良納菊池武重女。生男良宗。子孫連綿至今存云。

太平記　後醍院系圖　武朝甘狀



櫻雲記　新葉集

菊池武光。初稱豊田十郎。武時十男也。長兄武重養武士為嗣。雖有勇名。因羸疾遁世。武光乃報仇。封任肥後守。遵父兄訓。宅心王室。聲勢大振。興國初　帝命懐良親王。為征西将軍赴肥後。武光奉之。撃一色直氏範光于筑前。又討畠山父子于日向。半途大友宇都宮等叛而絶歸路。猶進陥畠山六笠三股二城而兵還于肥後。賊徒畏縮無敢拒者。正平十四年。奉親王討少貳頼尚高良山。頼尚兵六万。隔筑後川陣。武光率五千人直進。頼尚不戰退。武光追躡之。敵阻断巌泥澤自保。初頼尚為一色直氏所攻。武光赴援得免。頼尚誓曰。子孫七世無畔菊池氏。血書以遺焉。武光承其書。揭于旗竿以辱之。武光夜分兵七千為三隊。以奇兵襲敵背。發喊而射。敵驚駭大擾。武政将兵一千先登苦戰。斬頼尚子忠資及其将三人。親王身被三創。朝官数人亦戦死。武光激勵背衆。身先士卒殊死奮戦。縱横馳



突。一日九十七合。馬斃。曹瑩。頭中兩刄。奮斬一敵將。奪其馬。與曹復進。自卯至酉。斬獲四千餘人。賴尚遂大敗。

太平記



楠正行。正成長子也。叙正四位下。左衛門尉。兼河内守。後村上帝踐祚之初。屢出兵住吉。挑敵。正平二年尊氏使細川顕氏來攻。正行設計破之。譽田林。又破山名時氏于瓜生野。時氏被創走潰。至渡部橋溺死者五百人。正行令援之。養視數日。給衣甲弓馬禮而遣之。敵皆感恩。多來降者。三年進逼京畿。尊氏大懼盡發兵。高師直為將。正行詣行宮奏曰。先臣正成戰死之時。臣年甫十一。遺訓討賊。尓後檮揩枕戈。未曾須臾忘為 國家討賊。斯役也。臣不殲師直。則授臣首於敵耳。帝掲簾引見曰。乃父忠義天下無雙。今 朕所賴。亦惟汝一人而已。軍萬一不利。汝自重勿輕死。正行垂涙而退。拜訣 先帝陵。記正行正時以下和田正朝。賢秀。紀六左衛門及二子。野田四郎及二子。楠將監。西河及子関地良圓。河邉石掬丸。大塚掃部。助阿間了願。鼻田孫二郎等。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如意輪寺靈簿。且於大士廚子扉上。以箭鏃鐫和歌一首。率兵二千。殊死而戰。自晨至晡三十餘合。莫不一以當十。賊

兵披靡。師直危急。有人代之戰死。因得脫。正行身被數創。與弟正時互刺而死。

太平記



吉野如意輪寺廚子扉上正行矢鏃所鐫絶命歌

楠正行母。未知何氏。方正成拒足利尊氏于兵庫。于正行年甫十一。從在軍。遣自櫻井驛遅于河内。誡曰。聞獅子生子三日。擲之絶壑。試其跳超。今汝十餘歳。能記父言。我去决矣。不可復覩汝也。我死則天下必歸于尊氏。汝當收合殘兵保金剛山。死生以之。慎勿變志以墜家聲。汝之孝莫過焉。乃授以 帝所賜刀。正成果戰歿于湊川。尊氏致其首于河内。正行哀悼甚。起入祠堂。拔刀將自殺。母趨抱之泣曰。乃父之遺汝。非為伴我殉死。意欲汝保合志士。舉兵除國賊矣。汝面奉遺言還以告吾。言猶在耳。而汝先忘之。吾恐汝不任王事也。正行悔悟。自後以討賊復讐為志。其母訓誨之力為多也。

太平記



和田賢秀。初名正興。幼而薙髮。称新發意。從楠正行。与細川顯氏等戰住吉。賢秀力戰。手斬數十人。又從討高師直。賢秀善薙刀。所當無前。既而正行等戰死。從士皆盡。賢秀獨雜敵。狙擊師直。相逼數步。正行部下湯淺某。向降在賊中。識賢秀。從後斫之膝。就斬其首。賢秀眼光如炬。怒視湯淺。死猶不瞑。其日湯淺得疾。苦喚七日而死。　太平記



和田正朝。称新兵衛。正平三年。高師直大兵來攻。正朝与弟賢秀。從楠正行。詣吉野行宮。与同志士百四十餘人。俱誓死而進。大敗師直于四條畷。官軍欲追之。正朝曰。彼騎而我步。追不可及。我如陽走。彼必追躡。即返戰則可獲師直也。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退。高師冬以兵三百尾擊。正朝返戰大破之。既而從兵悉沒。正行等戰死。正朝欲還奏事狀。向南單行。阿保忠實大呼曰。楠氏皆死。何忍獨亡。正朝笑曰。何憚返戰。揮刀赴之。忠實回馬却走。正朝去則復追。如此數次。敵射正朝被七矢。遂奮鬪死。　太平記



和田正忠。稱五郎。正平七年　帝親御住吉。正忠与楠正儀。爲先鋒。攻京師。破細川顯氏。斬其從子八郎。又折細川頼春。足利義詮逆走近江。　車駕進次男山。義詮尋以大矢把行宮。　勅正儀正忠逆拒。正儀年二十二。正忠十七。以年齒尚穉。人皆危之。正忠入奏曰。元弘以來。臣一門。悉爲此賊所殲。臣今日爲國討賊。爲父兄報讎。若不斬賊將。不復還　謁矣。与正儀將兵三千。拒守荒坂山。敵驍将土岐康貞。揮大刀奮進。正忠迎鬪殺合遂斬之。詣　行在以聞。　帝大褒奨。尋從正儀退河内。以疾卒。　太平記



一井貞政。貞満之叔父。稱孫三郎。爲大藏大輔。每從義貞。有功。建武初直武者所。後与子政家死金崎城。同族氏政爲兵部大輔。脇屋義助起兵越前。氏政時在居山城。乃以兵七百進攻。拔杏下鶴澤等十一城。降敵千餘人。遂會義助。擊走足利高經。既而義助敗走美濃。氏政謀結平泉寺衆徒以擧兵。不應。乃率十三騎。白晝衝敵營。入鷹巣城。陷不知所之。　太平記　建武二年記　大日本史



和田正武爲和泉守。正平十五年。足利義詮兵三十萬。陷平岩八尾龍泉諸城。犯天野行宮。正武与正儀據赤阪城拒之。敵來圍數重。正儀欲棄城退保金剛山。正武不肯曰。勝敗兵家之常。不戰而退勇士所不爲。請出奇兵挫賊鋒。然後退亦未晩也。乃乘夜襲敵營。不克。引入金剛山。有敵二卒。混入城中。正武令衆唱號。敵不應。乃執斬之。又攻作木秀詮。皆斬之。後不知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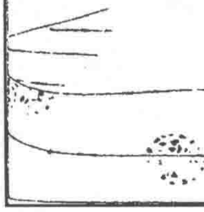
太平記





藤原朝臣長親。家稱花山院。大納言師賢之孫。內大臣家賢子也。長親性稟至孝。而博文強識。至詩歌管絃皆極其精妙。累遷爲從二位。大納言。右近衛大將。兼文章博士。正平廿一年。其父家賢薨。後三年之喪猶未滿。　後村上帝登遐矣。賜素服。於是長親不勝悲歎之情。詠和歌述懐。ミとせまても。けふぬぐ涙の。おもかげ。ことしまたいつの日染るなみだとぞ。　後數年慨歎南風遂不競。遁世至京師。出居南禪及花頂。號耕雲散人明魏。弘和初著仙源抄。其餘所著尤多。正長二年薨。

耕雲口傳　續題和歌集





櫻雲記

成合未詳

僧宗信。吉野修行。叙法印位。住吉水院。後醍醐帝自
花山院。幸賀名生。宗信發僧兵三百。奉迎。造行宮。既
而帝崩。衆心沮敗。宗信入告曰。先帝臨崩勅翼幼主。
討逆賊。遺命在耳。豈可遽懷離散。宗信在矣。諸公勿以適竄。
方今四方官軍。如上野新田義興。武藏義宗。越前脇屋。其餘支
族据主郡國。凡四百餘人。而筑紫菊池。松浦。草野。山鹿。土肥。赤
星。四國土居。得能。江田。羽床。淡路阿間。志知。安藝有井。石見三
角。成合。出雲伯耆名和。備後櫻山。備前今木。大富。和田。兒島。
播磨吉川。河内和田。楠。橋本。福塚。大和三輪。西阿。真木。尾張熱
田大宮司。越前池。風間。禰津。大田。近江儀俄。鳥山。野村。熊谷。伊賀江
家。伊勢北畠。九鬼。愛曽。紀伊湯淺。山本。非遠。加藤。遠江井伊。美濃
根尾。山徒有南岸。圓宗院。此皆忠義若金石。不以安危易節者。
宜速須詔書。勵以興復也。則誰廢前功。以甘叛降。衆心賴以安。



太平記

新田義興。幼名徳壽丸。義顕異母弟也。幼居上野。延元二年起兵二
萬。應鎮守府將軍顕家之軍至。合兵疾攻拔鎌倉。与俱西。明年
春。戰于青野原。破上杉憲顕。尋詣吉野。　帝喜其才器。加冠
御前。賜名義興。授左兵衛佐。正平七年与弟義宗從弟義治
攻鎌倉。足利尊氏留子基氏守鎌倉。親率兵逆戰小手差原。
尊氏大敗走。衆勝追之。左右僅三百人。伏兵四起。義興義治躬
自力戰。鎧冑皆斷。義興身被三創。義治刀折。又取薙刀以闘。兵
存者百人。終潰囲而出。与義宗相失。義興曰我兵殘樂。欲退亦不
可得。不如直襲鎌倉。对降兵稍來属。至神奈川。知敵無備。掲
営之。義興先登陥陣。手斬三級。所執纏索斷而垂地。伏鞍信
之。敵馳至亂斫不動。怖而去。既而基氏出走。義興義治仍居鎌
倉。旒令八州。

太平記　　象圖



少將。某宮之上﨟女房也。天然婥美。妖艷如花。京都頻年之亂。早失恃怙。親戚家司皆逋亡。無身可寄。匿一賤人家。涕泣送日。竹澤良衛聞其國色。心甚懐戀。而恐少將不肯。乃使人謀奪。日夜疾走下東國。良衛迎而大歡。慰諭再四曰。願養以為子。少將乃少解矣。良衛時欲誘殺新田義興。懇請邀義興。宴酣出少將以進。義興心悅。留連多日。少將亦深属情侍焉。良衛非是得親近。居半歳。値九月十三夜。良衛匿兵于家。欲邀義興害之。少將聞其謀不常。密作書。託夢告之。家臣井伊直秀亦固駐義興。因稱疾不赴。良衛疑少將洩謀。令軍卒捽出少將于門外。終夜譴責。遂屠戮之。投屍于水中。歳僅十七。臨死喚義興一聲。聞者莫不流涕。良衛初聞少將美色。欲奪好之。而急于謀義興。故且出進以取歡。而殺告其謀。傷娼恙情于義興。以

欲至始辱無状。極其慘苦之態。其奸惡等師直直義等。誰可不惡乎。少將屍漂着一所。里人憐而葬之。其墓ト尚在荏原郡女塚村。

太平記　里老傳



新田十騎士。皆義興之親兵。義興走鎌倉。聞尊氏敗義宗于吹笛嶺。與脇屋義治議約北國諸將。以圖再舉。時武蔵上野豪族。致書請勸兵赴義。義宗義治不可。義興獨許之。兩州將士頗相來附。時竹澤良衛與畠山國清謀。欲誘義興殺之。使人欺義興曰。曩者尊公建義之初。我先人嘗属部下。僕亦隨公武蔵



井伊弾正左衛門

野々役。請幸願臣節。隕首以報之。義興疑而未決。良衡出美女少將懸其心。謀欲陷兵害之。不克。又与江戸竟寛謀。詐言道誓楽欲奪竟寛食邑。請奉義興。定相謀。徇八將。義興許之。延文三年九月義興使士卒先發。躬率十餘人欲過鎌倉。到矢口渡。良衡竟寛預鑿舟底。伏兵以待。義興到中



世良田右馬助

流。舟將沈。義興大怒曰。為凶賊所謀。七生必讐之。与世良田右馬助井伊弾正大島周防守由良兵庫助同新左衛門並自盡死。土肥三郎左衛門南瀬口六郎市川五郎脱衣嚙刃。泅而登岸。殺傷十八人。遂皆戦



大島周防守

没。松田與市宍道孫七。堺壹岐權守進藤孫六左衛門四人亦同闘死。良衡竟寛獻首基氏于入間川營。基氏論功留良衡。使竟寛歸邑。索残黨。竟寛還抵矢口渡。俄疾雷狂濤。中流舟覆。竟寛溺死。良衡



由良兵庫助

遥望之。駭懼馳走。乍黒雲掩頭上。顧見義興龍冑白馬追而射己。即墜落欧血。七日而死。亦時雷火焼入間川營。後土人建祠祀之。號新田大明神。十士之墳亦在其側。与義興俱死者十二人。而獨稱十士者。想二人屍流没。不得葬乎。

太平記　異本太平記



由良新左衛門


土肥三郎左衛門
前賢故實
巻之十
三十六
雲水無盡庵藏梓
南淵口六郎


市川五郎
前賢故實
巻之十
三十七
雲水無盡庵藏梓
進藤孫六左衛門


堺壹岐權守

前賢故實　卷之十　三十八　雲水無盡庵藏梓

今川貞世。父曰範國。足利尊氏族弟也。領參河今川莊。因氏焉。貞世屬義詮義滿。爲左京亮。伊豫守。叙正四位下。後薙髮號了俊。應永末年卒。平生善和歌。著落書露顯。難太平記。又作家訓。誡于仲秋。初父範國欲以駿河與貞世。貞世知兄範氏所欲。而不受。及範氏卒。貞世復讓於範氏子氏家。範國甚奇之。臨終遺言。令貞世幹掌門族事。氏家亦深感貞世之恩云。

太平記　系圖　應永記
今川家譜　難太平記


風雅集

前賢故實　卷之十　三十九　雲水無盡庵藏梓

楠正儀。正成子。正行弟也。歷任左衞門尉。左馬頭。左兵衞督。至參議。正儀爲人。深沈好謀。誠信接物。其行兵莅敵。先謀可勝後戰。正平六年足利義詮乞和南朝。亦詐許之。明年　帝幸天王寺。源顯能率伊賀伊勢兵三千來從。帝乃幸男山。俄勅顯能正儀。急襲京師。顯能自丹波路。正儀與和田正忠。將兵五千。夜渡桂河。與細川顯氏戰敗之。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踵至。正儀以楯爲桴。登屋而射。敵兵沮靡。正儀縱横突擊。斬敵將賴春。義詮敗走近江。夏五月義詮大擧犯男山。顯能正儀防戰不利。遂還吉埜。十六年正儀攻攝津。誅佐佐木秀詮。十二月正儀清氏奉　勅討義詮。奉　帝幸近江。後正儀與山名氏清戰于平尾。不克。其卒年未詳。

太平記　三代記　楠氏系圖
河州通法寺文書　觀心寺文書　吉野拾遺

宇野正寛。小守熊王赤松光範家士也。光範嘗與楠正儀相攻。正寛父死之。正寛謂光範曰。正儀君之寇而父之讎也。請欺而刺之。光範以其危不許。正寛懇請弗止。乃與名刀遣之。正寛至赤阪。正儀家人忠元視問其姓名。正寛曰僕赤松家士也。父死。叔父棄邑逐我。忠元告之正儀。正儀憐而加意撫慰。正寛感恩不忍行事。荏苒至年十五。正儀與食邑。辭而不受。一日正儀名正寛加首服。取 帝所賜鎧授之。正寛感泣不禁。至夜欲決意、爭。已促藤和刀。視正儀温然端坐。遂不忍刺。走出慟哭。正儀怪問之故。正寛吐情實且曰。父之讐不可不報。而君恩亦不可背。則我唯有死耳。將自殺。左右抱止之。正寛竟剃髮為僧。入法性院。終身不出門。　太平記



宗良親王。尊良同母弟也。志行直實。好和歌。幼為僧。名尊澄。住叡山妙法院。元弘元年 帝幸笠置。尊澄與尊雲擊賊走之。而山僧豪譽獻全降敵。於是尊澄出走。終為賊見執。流于讃岐。後還京為天台座主。建武二年叙二品。延元、年進一品。迨 帝還闕。宗良之遠江。井伊谷直朝奉之。數與今川戰。三年會源顯家戰沒。宗良走抵吉野。又赴遠州。討東國敵。又自信濃至上野。凡經歷諸州。務圖興復。後拜征東將軍。正平七年宗良率新田義宗義興。討尊氏于武野走之。而二將分散。宗良亦之信濃。連戰不利。文中三年又詣行在。天授三年奉勅重欲往信濃。勢去適河内。元中二年終于遠江。年七十三。所著有新葉和歌集。　櫻雲記　南方紀傳　並合記　天台座主補任　信濃宮傳





櫻雲記　新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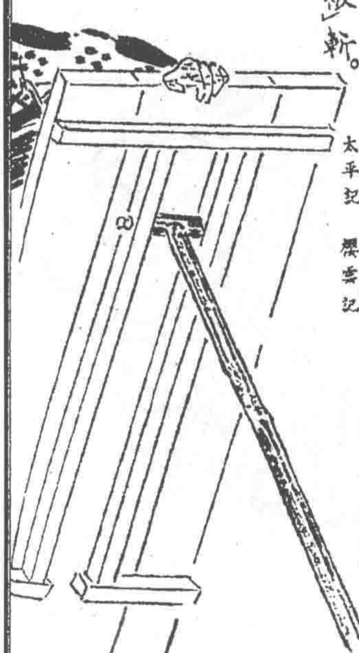
楠正勝。正成孫正儀子也。河内守。叙從四位下。勝繼父祖之志。元中五年。與弟正元及和田正利正秀等。出師討足利義滿。其將山名氏清邀戰于河内平尾。正勝不利。七年。正勝与畠山基國戰于藤合。不克。退保千劔破城。九年。城陷。正勝遁去。閏十月。義滿遣大内義弘以能滿高奏　南帝請和。　詔許之。　帝乃發　行宮。公卿皆從焉。正勝擐甲帶弓箭。守衛　鑾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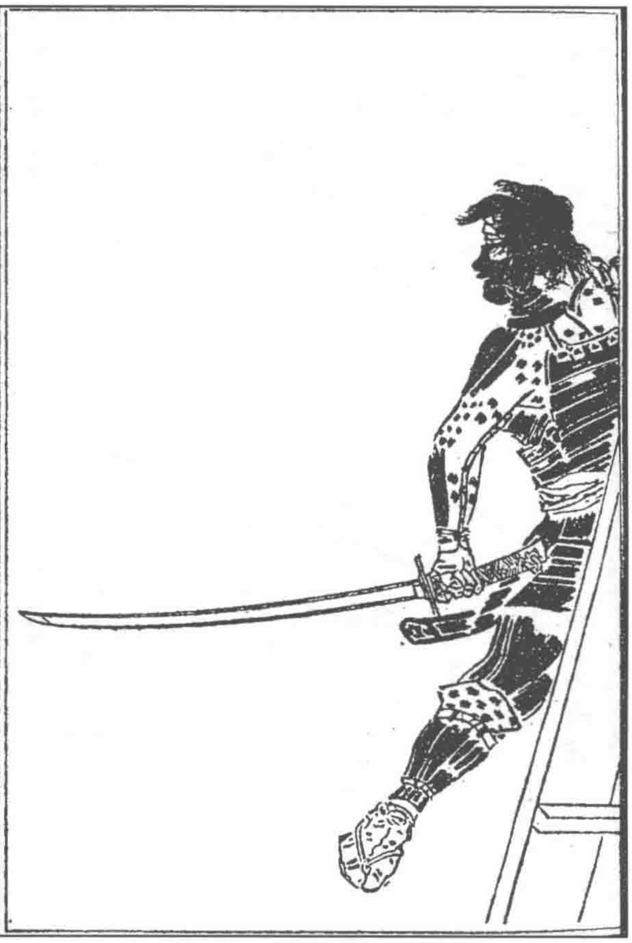
太平記　櫻雲記　南方記傳



楠正元。正儀次子。正勝弟也。稱少次郎。後任左衛門尉。元中中。與兄正勝討義滿不濟。決意潛入京。狙義滿。々知之。遣兵圖其家。正元察事泄。大呼奮擊。斃十數人。既而被擒。義滿壯之。而教人誘降。正元慨然曰。復讎之念。寤寐不已。事既至此。唯以速死為幸耳。遂不屈而被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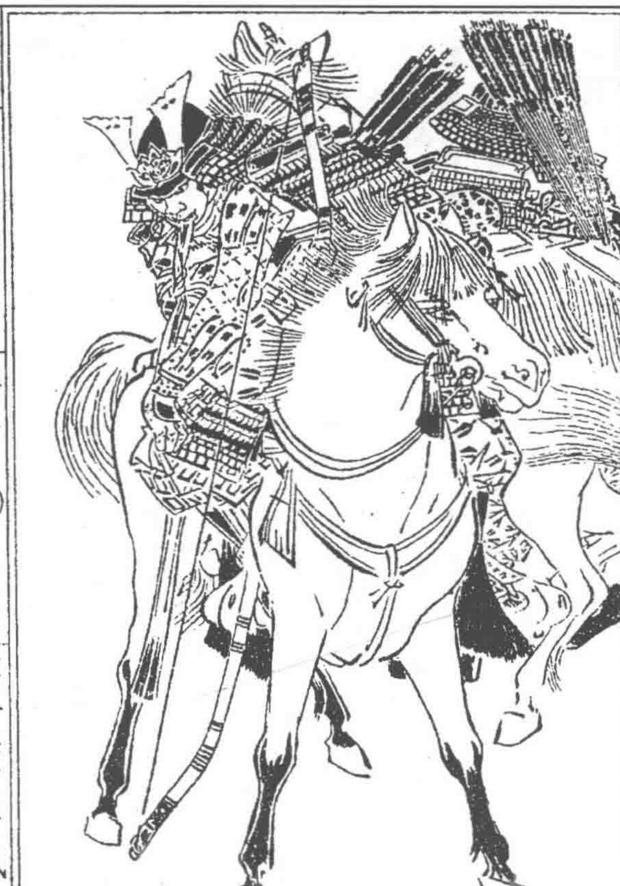
太平記　櫻雲記





菊池武政。武光之子也。天資英武。嗣封任肥後守。奉征西親王九州畧平定。子武朝嗣爲肥後守。今川貞世來侵。武朝邀戰于水島敗之。尋遣肥後守護代菊池武國破貞世之子仲秋于博多。既而大内義弘率豐前豐後之兵來攻。武朝使詫摩武安禦之。戰于蜷打。武光弟武義及武安死之。天授四年貞世復師。衆至詫摩原。武朝力戰被創。會將軍宮師兵來援。擊貞世走之。家譜





細川頼之。稱彌九郎。頼春之子也。爲人端厚。寡謀畧。好讀書。作歌詩。叙從四位下。爲右馬頭。足利義詮病。子義滿尚幼沖。爲擇其傅。弟基氏薦頼之。義詮臨終。謂於之曰。我遺一子於卿。幸能輔之。又謂義滿曰。謹遵如父。頼之由是感激。夙夜黽勉。至以廢寢食。薦文武醇篤士。以充師友。自著戒法五章。以頒四方。諂諛之風大改。任武藏守。卒年六十四。天授中義滿忌頼之罷其職。遂還讃岐。頼之深恨小人之難退而大功未立。臨發剃髮改名常久。花營三代記　太平記　系圖　南方紀傳



前賢故實　巻之十　四十六　雲水無盡庵蔵梓

前賢故實巻第十　大尾

朝倉金兵衛雕

前賢故實圖徵引用書目

古事記
續日本紀
續日本後紀
三代實錄
類聚國史
日本逸史
歷代皇記
神皇正統記
日本紀畧
大鏡
今鏡
愚管抄
榮華物語
百練抄

日本書紀
日本後紀
文德實錄
舊事紀
古語拾遺
帝王編年記
一代要記
續神皇正統紀
水鏡
大鏡裏書
增鏡
神明鏡
大日本史
扶桑畧記

奥州後三年記
保元物語
東鑑
平家物語
義經記
保曆間記
常樂記
異本太平記
櫻雲記
吉野拾遺
船上記
豫章記
建武年間記
園城書裏書
園太曆
新撰姓氏錄

陸奥話記
平治物語
源平盛衰記
長門本平家物語
曾我物語
承久記
太平記
難太平記
南方記傳
伯耆巻
書寫山行幸記
花營三代記
元弘日記同裏書
梅松論
皇亂紹運錄
公卿補任

女院小傳
南山巡狩錄
諸家譜
諸家系圖
尊卑分脈
道長記
小右記
北山抄
西宮抄
山槐記
吉記
勅撰次第
井蛙抄
西行物語
枕草子
讃岐典侍日記

塵冢物語
南山史
諸家傳
笠置寺緣起
台記
江家次第
中右記
西宮記
左經記
袖中抄
玉海
八雲御抄
袋草子
明月記
紫式部日記
弁内侍日記

中務内侍日記
清輔朝臣尚齒會記
白箸翁傳
藤原保則傳
水石亭詩序
雅亮裝束抄
裝束拾薬抄
女官裝束圖
次將裝束抄
桃華薬葉
連阿不足口傳抄
類聚雜要抄
衣服令
禁秘抄
雲圖抄裏書
職原抄

方丈記
俊成卿九十賀記
浦島子傳
天慶八年梁簡銘
三條裝束抄
錺抄
裝束圖式
物具裝束抄
後照念院裝束抄
連阿口傳抄
裝束雜事抄
延喜式
拾芥抄
雲圖抄
體原抄
公事根源

大裡式序
今昔物語
古今著聞集
徒然草
徵書記物語
古事談
元亨釋書
古今集
拾遺集
金葉集
新古今集
續古今集
玉葉集
風雅集
新葉集
日本紀竟宴歌

大内裡考證
宇治拾遺
十訓抄
江談抄
今物語
續古事談
萬葉集
後撰集
後拾遺集
千載集
新勅撰集
續後撰集
續後拾遺集
新千載集
古今集序注
伊勢物語

前賢故實　考證書目　三　雲水無盡庵藏梓

伊勢物語闕疑抄
大和物語
歌仙傳
女郎花物語
凌雲集
經國集
本朝麗藻
田氏家集
法性寺關白御集
善秀才宅詩合
粟田左府尚齒會詩
本朝詩英
成通卿口傳日記
和琴血脈
流鏑馬次第
騎射秘抄

源氏物語
花鳥餘情
作者部類
懷風藻
文華秀麗集
扶桑集
雜言奉和
菅家文草
侍臣詩合
天德三年闘詩行事略記
本朝文粹
鳳笙師傳相承
豐原家秘曲相承傳
見聞諸家紋帳
笠懸記
射礼私記

兵閣記
酌并記
法量物
軍器考
武器考證
四季草
新唐書日本傳
李白集
元史日本傳
法隆寺廄戸皇子像
江州吳神社吉士長丹像
吉野如意輪寺仙龕扉上八社神像
大和不退寺業平朝臣像
相州三浦满昌寺平義明像
作州院莊清眼寺小島高德像
太神宮神寶圖

大的熱拜記
高忠聞書
晋傳拾葉
新野問答
武器圖說
安齋隨筆
唐詩品彙
王維集
賢聖御障子圖摸本
攝州地福寺鎌足公像
攝州壽命寺吳織穴織像
大和弘仁寺小野篁像
古圖小野道風像
奥州平泉中尊寺源義經像
高野赤松院源則祐像
熱田神寶圖

前賢故實　考證書目　四　雲水無盡庵藏梓

住吉神寶圖
嚴島神寶圖
東大寺八幡宮神寶圖
日吉神寶圖
年中行事繪
伴大納言繪詞
相撲圖
承安元年五節圖
中殿御會圖
越後本宗俊繪詞
伎樂古圖
文永賀茂祭繪
紀長谷雄草子
畫師草子
疾草子
石山寺緣起

熊野神寶圖
東大寺正倉院寶物圖
平城八幡宮神寶圖
鶴岡八幡宮神寶圖
春日驗記
井手左大臣東大寺奉白圖
寶治元年隨身庭騎圖
五節舞風圖
梅津長者繪詞
感法師繪
福富草子
後三年繪詞
僧覺祐戲畫
上宮太子繪詞
志貴山緣起
圓光大師繪詞

清水寺縁記　　　　一遍上人繪詞
親鸞上人繪詞　　　萬壽三年大僧正深覚参内之図
六波羅行幸図　　　一谷合戦絵
豊明舞姫図　　　　土蜘退治繪詞
竹崎五郎兵衛繪詞　餓鬼絵
融通念佛縁起　　　車図
此外神祠仏刹舊家所蔵弓矢刀剣鞍鐙古人肖像古文書
及諸國土中所出古刀甲冑塑像鞍鞊鐙銜之類　凡百卌八種

跋

容齋菊池翁寅東肥邸毅所出之篇
而兼歷畫遊蘭北京而止者豈易易哉
於乃祖考翁者善丹青以為余因處而
月日昕夕因之效事生尤耀次爲余寫
真見照乃照鑒益彥昆然楚歷之狀

不差毫釐余信跋其冊一篇於此又
然古人不可得而見之翁何由寫得
其面目哉而上古人顧恍於數千古畫寫
神於車遂而見之毫端耶於數於
古畫形者亦可於千人寓神於車遂爲余
不可知之人矣聞歐墨之人數當歌鏡

者術巧矣然竟不能然古人蓋然矣
也神文也泰西人偏於此而竟之能乃
其神翁乃能神益以西翁之中之法
然古人取人耳然起敬其為技不更高
取閱常陸府日本史刻成讀之其傳竟
一部且讀且閱其形貌其為人於昕

昔也
丁巳載二月望並翁相宗用九識

古人不云乎鬼魅易畫牛馬難而況畫忠孝節義之人得其形似乎庸史舍難而就易率画神像道釋胡盧依樣摹擬相承至寫神傳照之法則蔑如也上古以降忠孝節義之士無慮數千人江之西士有加而年少為吾友容齋有慨乎茲每讀史遇善行懿德之人輙繪其像係以小傳積至五百人相繼而上梓海内拭目

以先睹為快播及西洋至亦頗離其書夫生千載之後而寫其人五百人之衆短長豐瘠殊相異貌一無同其眉目使覽者如見其人欽敬改容有所感發興起自非心會意通之妙安能至于斯唐吳閻二氏稱爲百代畫聖而尚不免仲由木劍明妃韋帽之謬焉則一事不苟衣冠器具與世沿革者徵古而考經史皆有確證而后參和見入時殊所謂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者歟抑

自為其難而與人以易勸寓彰善闡微之意於其中者以為世道人心之鍼砭則其用心深切宏大豈庸史之所企望耶清道光中吳人顧湘舟著吳郡名賢圖傳贊八卷所載先賢五百餘人體裁大與是書類蓋意見之同如合符契其年代亦相頡頏可并也予与菊詩酒往來投契宏深及睹全帙蔵工有不勝喜者因述其槩書末簡

慶應戊辰清和節識于帶經書屋之南軒

松園道人鹽田泰

祖父武保自髫歳有志著作。而苦上世之事
邈焉無所取徵。乃漫遊京畿之間。神祠之蔵
佛刹之儲。其足考證者靡不捜索。遂作是編
其起筆寔在文政初年。以今玆明治紀元九
月竣功。中間幾更四十葛裘矣。適遭
聖駕東巡之日。有客観之者。曰有書如此盍獻
諸。乃因右大臣三條實美公左中将東久世
通禧卿。供
御覧。
聖旨殊加稱奬。留之内庫。嗚呼
聖恩宏大不棄芹曝。武保畢生之精誠。一朝達
九霄之上。使兒孫輩無任感激榮幸之至者。
蓋亦二公之力之由焉。因書之傳後昆云

孫隆房再拜謹誌





菊池容齋墓碑銘

本碑は三條實美公の篆額。秋月種樹君の撰文。金井之恭君の書にして。翁が平生の履歷を知るに足れり。因て錄して小傳に代ふ。

金井之恭携二菊池容齋行狀一。來謁レ余曰。菊池容齋死矣。容齋書嘗因レ公奏進。得レ供二御覽一。容齋以爲レ榮。故其孫武丸欲下請二公文一以銘中其墓上。亦容齋之志也。余曰。容齋工二繪事一。愛二慕忠臣孝子一。而寓二敎於圖畫一。其人可レ尙。余安得レ不レ銘レ之乎。按レ狀容齋之先出レ自二肥後守武時一。武時十九世孫曰二武長一。爲二幕府先手與力一。養二阿原專藏子一爲レ嗣。卽容齋也。容齋幼而穎悟。好二讀書一。年十八入二高田圓乘之門一。受二畫法一。硏精致レ力。夙夜匪レ懈。圓乘曰。學レ畫須下博二徵於古法一而精中擇之上。勿レ泥二一家一。容齋服膺。以レ故其筆前後屢變。而終出二一機軸一。常語レ人曰。凡寫レ物不レ得レ不レ據レ實。欲レ寫二山水一宜三先討二勝景一。欲レ畫二古人一宜三先審二當時衣服器玩宮室之制一。乃漫二遊京畿一。博搜二古祠舊刹及閥閱名家所レ藏圖書器物一。考據多年。益極二精確一。嘗遊二芳野一。詣二如意輪寺一。拜二後醍醐天皇陵一。寺僧衆譽謂曰。聞子善レ畫。而南朝忠臣之裔也。請畫二天皇神像一。容齋感激諾レ之。乃復至二京師一。拜二觀天皇遺衣冠一。齋戒七日。然後下レ筆。像成。覽者稱二嘆絕技一。又作二賢輔良弼忠臣烈士百餘人之像一。始レ於二可美眞手命一。終三於二細川賴之一。名曰二前賢故實一。凡十卷。關白藤公獻二之於二孝明天皇一。天皇深有レ所レ感。既追二贈和氣淸麿神號一。或曰。圖畫所レ致也。容齋諱武保。稱二量平一。性至孝。厚レ於二人倫一。見二人薄レ於レ親者一。輙怫然怒。或至二絕交一。有下戒二其狹量一者上。因以二容齋一爲レ號。今上嘉二尙其畫一。允稱二日本畫士一。娶二早川氏一。生二四男一女一。男皆夭。早川氏沒。繼娶二榊原氏一。亦先沒。養二榊原琗三郞子武憲一。妻以二其女一。卽武丸之父也。所レ著前賢故實外有二枕紙六卷詩集歌集各一卷一。以二明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一卒。距二生天明八年十月一日一享齡九十有一。葬二于谷中天王寺一。銘曰。

豈特寫眞之妙。兼存二懷古之誠一。先生之前。既無二先生一。先生之後。誰仰二典型一。

菊池容齋翁自畫對花像記

作樂は皇國の名花にして。其の花秀麗無比。他邦に無き所。是を以て之を大和魂に比し。武士と並稱す。菊池容齋翁は皇國の武士なり。素より大和魂を有し。深く忠臣孝子を追慕し。常に風敎を圖畫に寓す。今に至りて世の推す所たり。而して誠心の感應する所。特に斯花に私淑し。東叡の山隅田の堤。春風駘蕩暖を扇し芳を促せば。則ち倒履門を出。衆に先ちて之を探る。一枝の開一株の綻。皆檢して之を知り。雨の朝月の夕吟賞措かず。是れ此圖ある所以なり。翁の歌に曰。

なにことも人に及はぬ老なれと
花見るはかり後れさりけり

以て其の愛情の深きを知るべし。諺に云。花は則ち作樂。人は則ち武士と。斯人斯花相對して愧るなし。翁時に齡七十七。筆力秀絕花と其芳を競ふ。觀來りて大和魂の縁表に溜々たるを覺ゆるなり。

同自造壽老人像記

前賢故實は幾多の考證を經て成りしものにして。容齋翁が一世の精神を費したるは。人の皆知る所なり。而して其完成に至るの間。稿を改むること數次。草案積て筐に盈つ。其の中歷朝の御名等を記し奉りたるもの多きを以て。脫稿の後故紙として放棄するの不敬に涉るを恐れ。初は瓶に藏めて之を庭園假山の下に埋めむとせしが。深く考ふれば大都繁閙の地。他日發掘の虞なきにあらず。しかず後世子孫假令此家を守る能はずして。其の物は他人の手に歸することあるも。永く床上の鎭となるべきものと成して存置せむにはと。是に於て一個の置物を造ることを工夫し。乃ち原稿の故紙を寸斷し。浸湯數日。其の融解するに及び。造瓦工に命じ。淸淨の泥土を搜し。融紙を以て寸莎に代へ。丁寧に混糅せしめ。翁親から鏝子を把り。適々傍らに在りし小酒樽を倒にし。中央に心柱を建て。左右より泥土を塗積し。終に尺餘の壽老人を造りぬ。其の容貌の如きは。自己に擬する所あり。手に添るに寒竹の杖を以てし。壓子の鳩を附して。定家卿鳩杖の故事に倣ひ。更に靈芝を懸けたり。而して衣體堅固石の如く。今に至りて儼然として毀けず。翁の沒後之を災時携退の用具として製したる厨子樣の函中に安置し。底部心柱の空洞に菊池武保靈位と書せし神牌を藏め。頭上に一個の古風鐸を吊懸せり。此物たる亦深く菊池家に緣故を有せり。其の銘髣髴として僅かに辨ずべし。銘に云。

曆應庚辰三二月庚未日　奉供嵯峨縣天龍寺什
願主　菊池肥後守從五位下藤原武時入道寂阿爲追善
男　阿忠庵
緣友　僧寂然阪谷部眞人
大工　金東

敬奉對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

是れ菊池家の祖先菊池肥後守の菩提の爲めに寄進したる天龍寺榱端の風鐸たるを徵すべし。翁の生時水戶の人某の贈る所。古色掬するに餘りあり。翁獲て常に之を愛玩す。是を以てこゝに懸くといふ。嗚呼此像や翁が心血を注ぎし故紙より成る。其の精神の凝鍾する所たること知るべし。然れば則ち之を翁の肖像といふも不可なるなし。抑明治以前に在りては。畫家にして學識あるもの殊に少し。故に其の圖大抵杜撰にして見るに足らず。翁の一たび考證を唱へしより。畫家始て典型を知る。其の功偉なり。今回前賢故實考證を發刊するに際し。翁が忠誠苦辛の一斑を發揚せむが爲めに。故らに之を撮影し。其の顚末をこゝに記述して以て世の讀者に諗く。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

山下重民識

前賢故實考證

〇

本書は菊池容齋翁の考證せし所にして。前賢故實の例言に。余別輯二考證一卷一記二服色甲冑刀劍及諸器物之名状一とあるもの是なり。今翁の原書に就て之を見るに。每項片書に細書し。其の圖と共に刻本肖像の上頭に貼附しあり。別に一卷と爲して整理しあるにあらず。蓋し完成に遑あらざりしなり。乃ち仔細に閲讀するに。其の記事は其の肖像の服色等を考證するのみならず。延て其の年代に於ける事實をも摘錄せり。今より之を觀れば議すべきものなきにあらずと雖も。本書編輯の深意を發揮するに足れり。因て順序を逐ふて整理し一卷と爲す。但其の書は老筆に係るを以て最も讀み難かりしを辛うじて解得し。或は原本と對照して之を訂正し。而して其の體裁は力めて原書に從へり。

初め本書を編輯するに當り。訂正增補して之を完成せむと欲し。大槻、今泉、黑川、關、松本の諸氏に謀りたり。諸家協議して著手せしに。大に考慮すべきことあるを發見せり。他なし考證の學は月を逐ふて益精に。年に隨て愈密なれば。今日發見せる古器古圖の外いかなるもの出るも知るべからず。又若し今日の考證にして違ふあらむか翁の趣旨を害するに至らむ。想ふに翁が執筆の當時に在りては其の考證此上に出ること能はざるべし。然るに今之を訂正增補せば翁が苦心を傷ふの嫌あり。しかず翁が采輯の眞面目を存して世上に示さむにはと。因て順序を正して整理するに止め。僅かに今案と題して注意を附記し置けり。讀者其れ焉を諒せよ。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　　編　者　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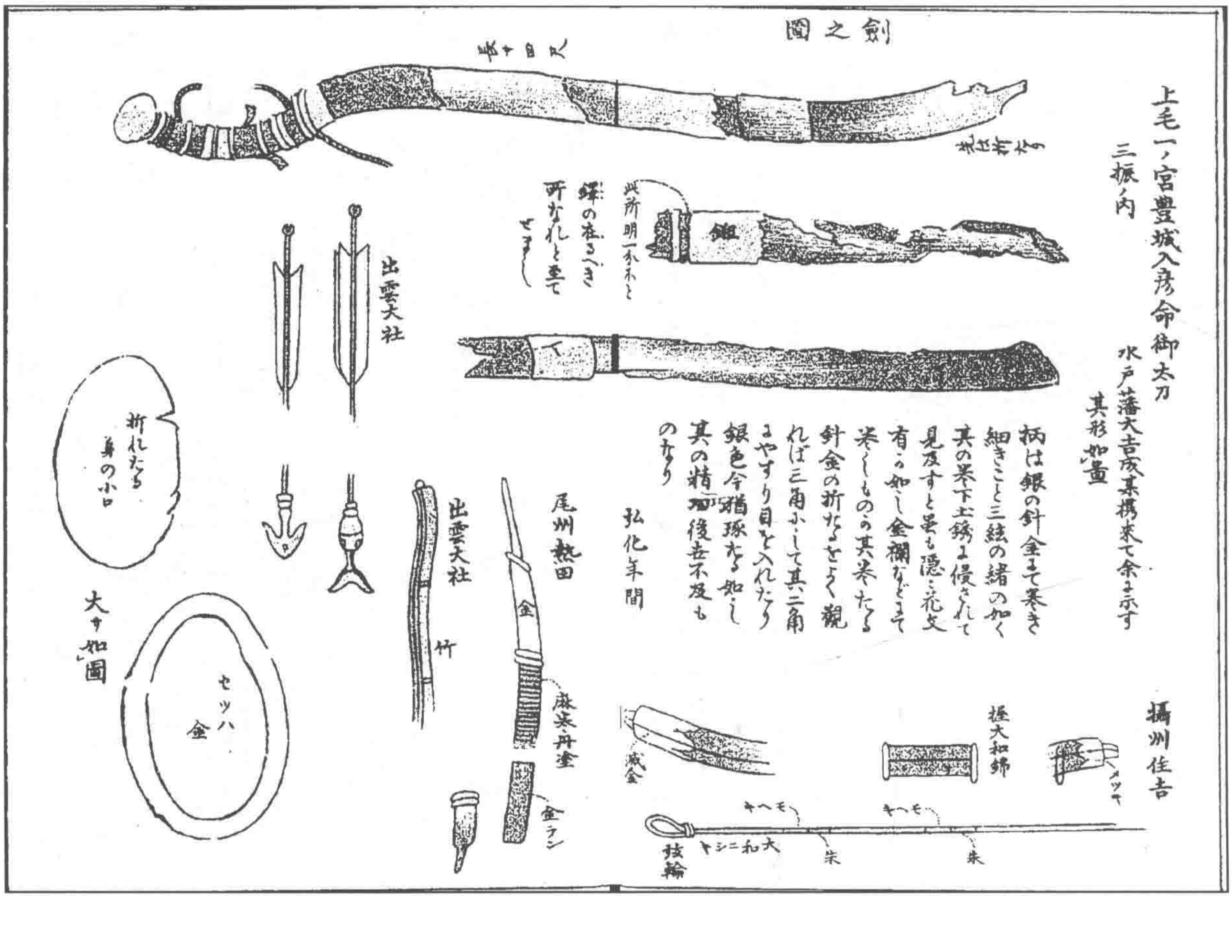
故實字義

古語拾遺云。顧二問故實一。靡レ識二根源一。國史家牒雖レ載二其由一。一二委曲猶有レ所レ遺。史記魯世家注云。固實。故事是者。貞丈云。故。古也。實。事實也。文選巻十四六注故實先王之道也。是古の事實を取て法とするをいふなり。又芥舟書學編卷一に。前古之書多作二古賢故實及圖像一而已。故論レ書者未三嘗及二山水一とも見ゆ

武保護て按ずるに。我

皇御國は本より神武正直をもて治たまふ御國にて。天照大御神素盞嗚尊と御誓約の時も。劍を佩弓矢を執給ひしを始にて。大國主命天が下を經營したまひし廣矛を。

皇御孫の命に奉り。此矛を用て治レ國則當二平安一焉とのたまひしこと。神武天皇の東征に。御稜威をかゞやかし給ひし。皆神武にあらざるはなし。因て此編可美眞手命を首に出



せり。此命ぞ是物部の始なりける。其所執の弓箭刀劍服飾皆一二の證を出す。次々皆しかり。見ん人其傳と圖とをてらし見ば。自ら時代の沿革をしるに便ならんか。南朝後龜山天皇の朝を以て終とするものは。神器の傳りましますところをもて御正統とすればなり。圖徵引用書目末に出す所。引傳に引あり。像に引あり。又意中に引あり。意中の引とは。其先後の形勢を見て。其時の風俗を知ることのまゝあればなり。

上代甲冑

皇國上代甲冑の製くはしからぬ始は。先獸皮をもて矢石を防しものなるべし。しかして後遂に便利を考へていためを身に合せて。切もし伸しもして綴り合せて。體にかなふ樣にせしものなるべし。金甲は其後の事と思はる。しかれとも兜のはちは始より鐵をもて多くは製せしものと思ふは。かの弘治二年大隅國にて堀出せし鉢。又弘化四年常陸國信太郡にて堀出す鐵鉢の朽殘。これら皆證とすべし。甲冑のものに見え初たるは。書紀の神武紀に。介冑これをいくさと訓。甲かわらの見え初たるは。同紀崇神紀にて。古事記は應神記なるが。大山守の甲ものにかゝりて加和羅と鳴といふも。自らいため革にて製せしかと思はれ。又筑前人形か原磐井か墓の石人の草摺。兜のしころの如くにて。後の製の如く分れしものならず。大く腰をめぐり繞へり。是古の製なるべし。近くは竹崎五郎兵衛が繪詞に。蒙古人所著の由に此製見ゆ。此繪巻物弘安合戰後程なく出來しものにして。實事を見聞して畫しものなれば。いとたしかなるものなり。この大く腰をめぐらす草ずり。革ならざれば自在なるべからず。其後草摺四枚、六枚と追々便利になり行き。鐵にても製することになりしなり。されとも兵卒までは行届かぬことゝ見えて。木綿に綿を入れ胴着の樣なるものを製し。表に甲板威の形を畫て彩色し。東海南海西海の節度使料各二萬。鎭國衛府料一千領のと多く製せしも。皆兵卒の料なるべし。こは廢帝の朝なれど。猶金革の甲冑は乏しかりしと思はる。其後光仁帝御代。十一年八月勅。今聞革之爲レ甲。牢固經レ久。褁レ躬輕便。中レ箭難レ貫。計ニ其功程一殊亦易レ成。自今以後諸國所レ造年料。甲冑皆宜レ用レ革。但前造鐵甲不レ可ニ徒爛一。毎レ經ニ三年一修レ之。これをもて考ふるに。革製甲冑の年代を經て不朽久しきに堪たるを御覽しての勅諚なるべければ。革もて製せしか始と思はれ。後貞觀年問小野春風の奏言にも羊革甲、牛革甲の便利なるを久しく家に傳へたるといふを見ても。革製のふるきをしるべし。又元慶五年の條に鐵鉢、革鉢、木鉢夷虜の爲めに所ニ燒盜一なとあるも。早くより鐵鉢、革鉢は勿論木にても製せしと見ゆ。

行縢は。上古より有しものなるべし。物に見えたるは。萬葉を始とす。甲冑同く獸皮をもて製し。上古放てとち合せて著ること。別考に云り。是も亦一甲にして簡なるものなるべし。小腹より腰、股、膝を覆ひ。多くは旅装に用て。矢石は勿論荊棘、蛇蝎、猛獸を避る爲めに製したるものなるべし。中古に至て旅装のみならず。流鏑馬、犬追物の類。物詣。花月の往來は言ふに及ばず。酒宴の給仕立はたらきにも著しは。古畫にもまゝ圖あ



り。かく便利なるものなれとも。左右の皮一ッに寄り。又は後ろへ囘りなとして。不自由なる故。沓籠といふ後ろのつきのいつしか出來て。左右の皮別別に著ることになりたり。この左右の皮を一懸と云。腰に充る時左右向ひ合せて著ものなれば。ムカバキと云にやあらむ。ムカバキは行縢の字の訓にはあらず。

こゝに一話あり。余いと若かりし文化の初。朋友兩三人と小石川御藥園に往て。幸太夫、磯吉を訪しことあり。此幸太夫は。伊勢白子の船頭にて。天明の頃異國に漂流し。アメリカの北島に在りしこと五六年。ロシア船に便船して辛ふして。磯吉といふカシキと僅二人。我日本に還けるものなるか。此日幸太夫は不在にて。磯吉に逢。其漂流中の艱難奇事怪說をきく。聞ことにめつらしからずといふことなし。其話のうち島の異人多くは穴居なるが。常に鳥獸をとりて其皮にて衣服を製し著といふことあり。鳥獸ともに羽毛を裏にし著る。これ寒暑を防ぎ矢石を避るに便利なればなりといへり。余其表を裏にし著ていかなる所に便利なりやと問ふに。朋友も亦さまくのこと問出して。終に余が問に答ふる隙なく。短日暮に及べば。驚て立かへりぬ。今をもておもへば。再行ても聞べかりけるを。遺憾なることなりし。彼島人が獸皮の著さま。羽毛を裏にして要害の爲めにすといふこと。余いまた實檢せずといへとも。耳に殘れる磯吉が話をいさゝか我意中の證とし。又朋友常眞が藏する參州鳳來寺より出たる古鎧朽殘。これまた皮を合て毛を裏にしたるものなれば。先づ其さまを甲冑の始にうつし出すことゝはなりぬ。

○神武朝

邑有レ君村有レ長　雜刀、斧　鍵椎𣘺　弓弭

作レ城　皇都　帝宅　宮室

履　鐵鐸（サナキ）　頭椎劍（カフツチノツルギ）　葉盤（ヒラテ）

炭火（オノシロ）　介冑（イクサ）　步靫（カチユキ）　舟檝

流矢　植レ盾　施レ機　案レ劒（ヒラカ）

彎レ弓　人出レ自二井中一　作レ簗取レ魚　平瓮

蓑笠

○綏靖朝

武藝過レ人　鏃（ヤサキ）　天津眞浦造眞鹿弭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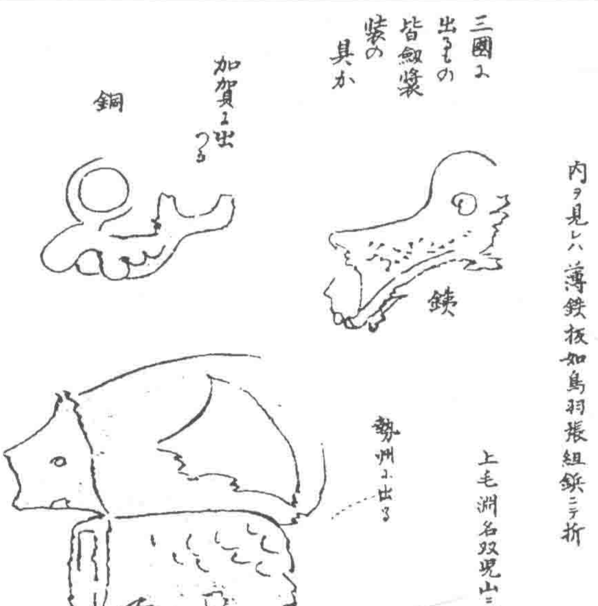
今案。以上の名目は。史上の散見を抄出して。製圖の旁證に供へし者と覺ゆ。以下準レ之。

可美眞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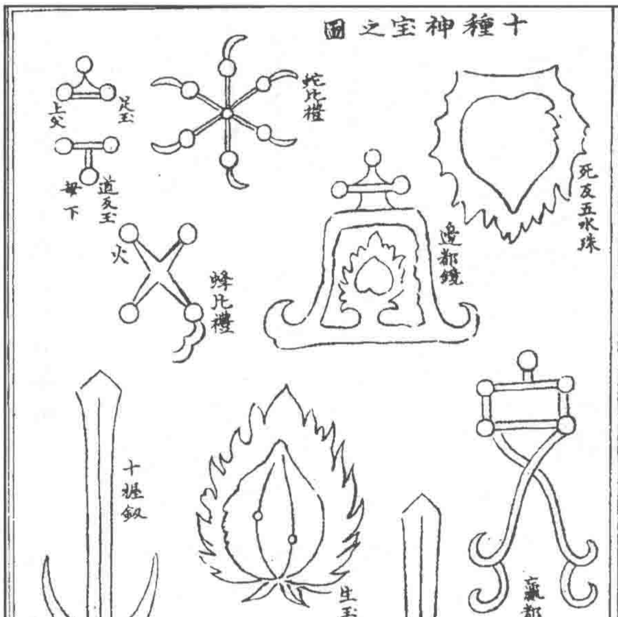
袍闕腋　出雲國造殿所傳オスヒの服見合

弓　熱田神寶、平城八幡宮神寶

矢　出雲國大社神寶、正倉院聖武天皇御遺物弓矢見合



十種神宝之圖



剣　諸州穿レ地所レ獲物考合皆圖あり

十種神寶（別圖參看）

職員令義解　饒速日命自レ天降時天神授二瑞寶十種一云々。敎道曰。若有二痛所一合二玆十寶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云而布瑠部。由良由良止布瑠部。如此爲之者死人返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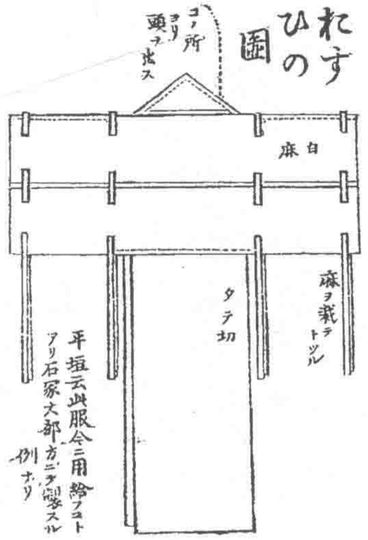
江家次第　十一月鎭魂祭　次御巫衝宇氣

神琴師彈二和琴一。衝宇氣神遊儀也。神代上卷ウケ船フミトヽロカス義也。以二賢木一衝二槽上一也。結糸自レ一至レ十。宇麻志治命十種寶□□返死之緣也。用レ糸自レ一至レ十計レ之也。

今案。此十神寶は白川伯家の所傳にて。中世の假託に出づ。

れすひ　出雲國造殿千家所傳其社中平垣鈴平雛形を製し贈レ予

思ふに我御國の古服は。闕腋なること古圖を見ても知ぬ。但ワキアケは。切れを竪に製し。襲は横に製す。其便ならんを欲してなり。男女倶に用ふ。着る時とりて被りて帶もさゝす出るなるべし。此服便なる故に後其形をとりて。狩衣を製し。細長をも製せしなるべし。細長狭窄にて長き。よくおすひに似たるなるべし。平垣に逢ふこと遲くしておすひの古服は知ながら。其製委からざれば。故實中此服着たる人物を畫かさるを遺憾と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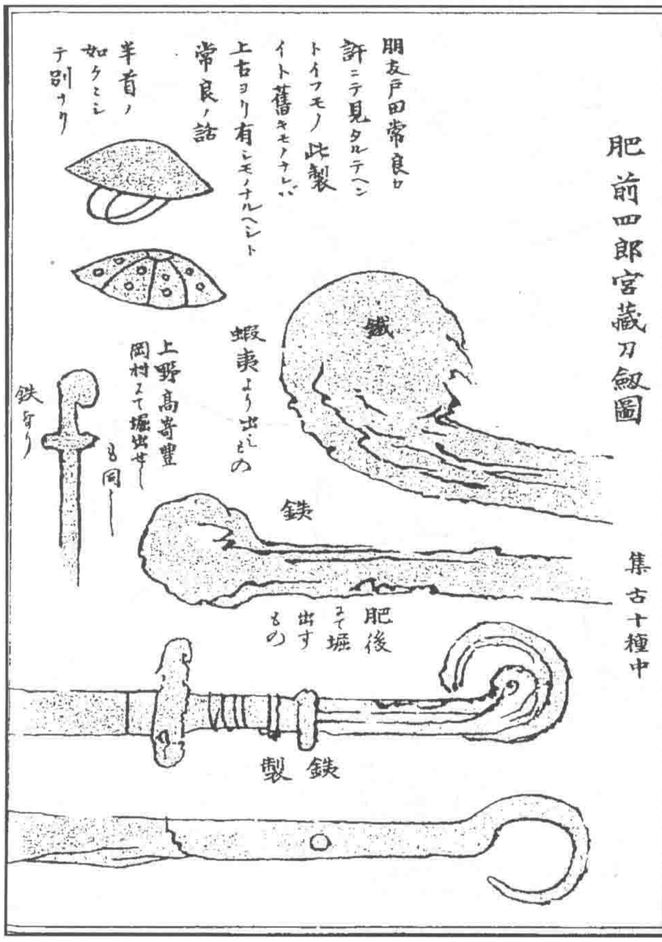


剣（圖參看）

五瀬命

孔舍衛阪は。大和平群郡より伊駒の山の南方を越て。河内若江郡を經て。難波に下る道なり。今暗り嶺といふ。日下の直越と云か。

今案。此地名は古事記に久左訶とあれば。クサカと訓むべし。書紀集解には。衛を衙の誤とす。





伊勢大神宮神寶步靫

古事記に。伊邪那岐大神の迦具土神を斬給ひし御刀を。天之尾羽張とも伊都之尾羽張とも云。鉾の方のはば廣きを尾羽張と云也。

古劍古胄圖參看

今案。本圖に胄なし。而して此考證圖あるは。前後其圖樣を變せしならんか。

道臣命

テヘンの圖參看

椎根津彥

刃劍の圖參看

土器の圖參看

今案。椎根津彥が天香山の土を採り來りて造りたる八十平瓮など。祭器の考證なるべし。されど圖にも文にも其事見えず。

○崇神朝

領巾　褌　甲　盾黑―赤―　矛黑―赤―　刀蹕―木―

桙　箸　菟頭羅佐波麻枳葛鞘卷　櫛笥

○垂仁朝

匕首　摘力　庫　碓　枕　橫刀

○景行朝

車駕　京　幡　赤衣　赤褌　椎海石榴にて作る

盞　杯　衣冠　燧　杖　戈

棺槨　蝦夷住ㇾ穰衣ㇾ毛飮ㇾ藏ニ頭髻ニ刀佩ニ衣中ー

彥國葺命

天足彥國押人三世孫。姓氏錄吉田連條ニ四世孫。眞野臣和邇部粟田朝臣條ニ三世孫。三世四世何是。

大阪　和名抄大和國葛上郡大阪鄉

野見宿禰

系圖ニ天穗日命十四世孫

埴輪の圖參看

田道間守

非時香菓　註蓋謂ㇾ橘

日本武尊



解髮作童女姿

この時日本武尊十六歳髮を垂給ひて少女のかたちになり給ふといふを見れは。上古の少女は髮をはなちてたれしこと明らか也。又武内宿禰か東夷征伐してかへりての言に。東夷の男女椎結文身すとあれは。都の女は總て髮を垂しことと思はるれと。後の神功紀にかみを解て海にひたし給ふことあれば。都にも男ある女は一結して垂しなるべし。都の女髮をあけたらんには。いかて東夷の女椎結すといはんや。これをもて知へきなり。椎結は頭に一髻に結たるなり。

燧袋

日本武尊燧袋の事。源平盛衰記云々。劍に附たる錦袋を披見るに燧あり。尊白石の角を取て火を打出し野に附たれは。風忽に起りて猛火夷賊に吹覆ひ。兇徒忽燒亡す。是より天叢雲劍を草薙の劍と名付たり。我火打と申は。天照大神百王の末の帝迄我御形を見奉んとて。自を御鏡に移させ給ひけるに。初鑄損の鏡は紀伊國日前宮。第二度の鏡を取上けるに取はづし。打落破たるを燧になし給へり。彼燧錦の袋に入れ劍に附られたりけるなり。今の世までも人の腰刀に錦の赤皮を下て火打袋といふこと是故なり。

弟橘媛

領巾裙帶の圖參看

○仲哀朝

○神功朝

金銀　眼美女之ヿ（マユヒキ）

琴　笠皇后自ら熊襲といふ者を撃ち給ふ時めしたる御笠風に墜ちたることあり

皇后詣二橿日浦一。解レ髮濯レ海。髮自分。便結分爲レ髻。暫假二男貌一。髮を解玉ふことは前にいへり。髮を海に濯給ふに髮自ら分る。よりて御髮を二髻に結て男のかたちに成給ふ。男の貌とは。天皇の姿をにせたまふなり。天皇の御もとゝりは。二ッに結分るなり

髻の圖





鉤　皇后針を勾て鈎とし御裳を縫ひたる糸を取て緡とし米粒を餌としたまふてとあり

金皷　旌旗　圖籍　脈　儲弦（ユミヅル）

武内の三軍椎結して儲弦を髮中に藏たる事あり。當時弦袋なければなり。この時代にも軍に出るには髮をさはきたるものと見えて。殊さらに椎結してといへり。

○應神朝

探湯（クカタチ）　衣縫（呉・蚊屋）　布袍（唐子の服）

武内宿禰

皇朝上古佩玉図

甲州八代郡市川御崎明神別當所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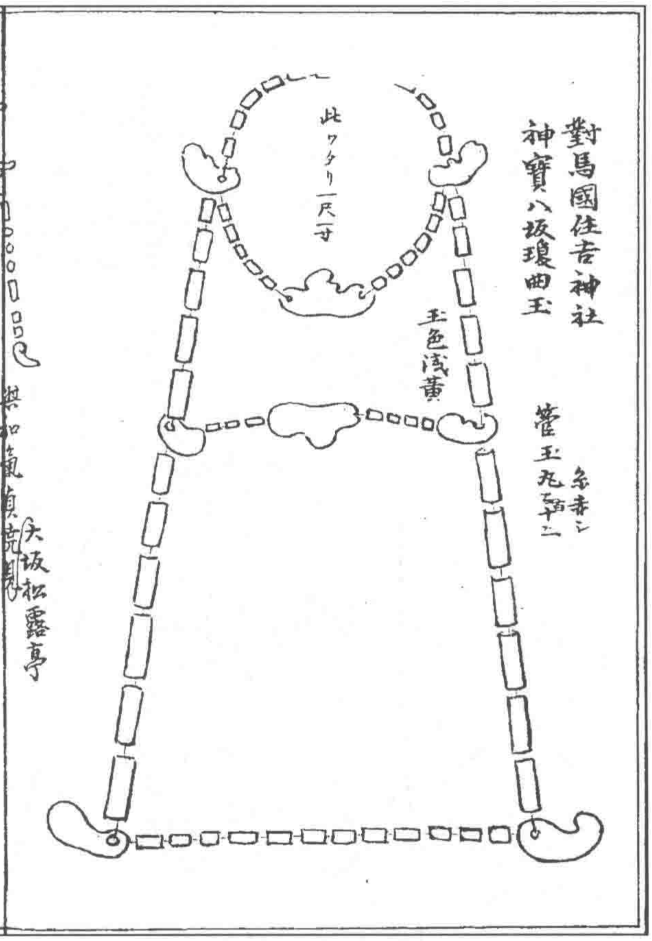
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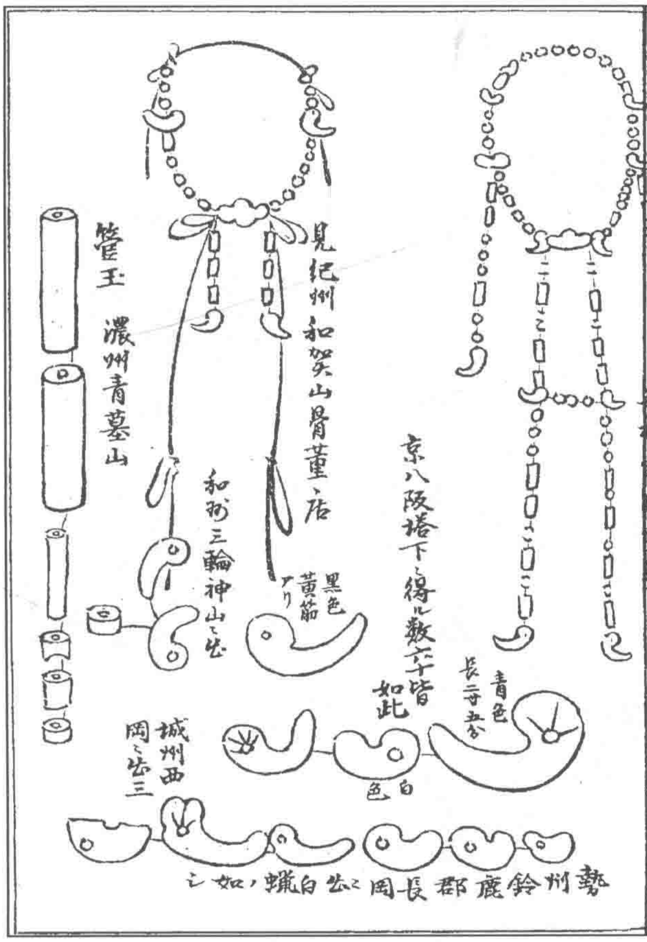
其祖曰レ狗狗先曰レ鸞出レ自二漢高祖一狗至二百濟一家焉（續紀桓武）

菟道稚郞子

皇太子御兄大雀命の御告によりて。大山守の逆心を知り給ひ。自ら征伐せんと。宇治川に舟をつなぎ。身に麁服を召て檝取の姿にやつし大山守をのせて中流にいたり。舟を踏傾く。大山守驚て踏とゞまらんとすれど。かねて設し五味のぬめりに得堪ず。眞倒に川中に落入ぬ。衣中には鎧を着たり。威に水しみ重くなるのみならず。太刀も帶釼も負ひ。手纏も足結も着たりけん。なま中水練の手足疲れ。身體自由ならず。此間の苦みいか計りなりけん。しかれども思ひ立たる逆心いかでとげざらんとの惡意止がたく。水勢のはげしきをたよりに。疲たる手足をもがき。辛ふじて一たんは浮出たれど。はや息もつゞかず。わつかなる河洲に沈溺す。文には浮出で水に隨て流とあれば。悠々と苦もなく流行やうなれども。必死の時手足疲てうごかざれば忽ちにしづむ。聲を出さんとすれば。水に咽ていかでか詠歌ありとて。人のきゝとるやうにいはるべき。皇太子は反逆人を河中に落し入れて。こゝにや浮出るかしこにや泳出ると御心ならず。御目をくばりて居給ふ。川中へ浮出ければ。其時この御歌は詠じ給ひし也。それより直に舟を出させ給ひて絕入りしさまを御檢覽あらせられて。はじめて御心落ゐさせ給ひし也。余此段先哲の明解を見て。甚感服左袒するなり。しかれども我いふ所先哲の論をぬすむにあらず。國史を讀ん人よく一二字の誤脫あらんを思ひはかり。事實を考て見るべきなり。

余が若き文化の初の頃。いさゝか水練に志ありて。淺草川に往て學びしことあり。其頃





幕府の士に速見權太郎といふ善泅者あり。此人背高く痩形にて手足大く臑長き生れ附にて。常に劍術を師範し。水練も亦拔群にて。人の及ざることのみをなしける。其中にいな飛と號けて。高瀬船の通る時。水上に泳居て。其便宜を見合せ。舟の二間ほど手前より。足つよく打て水をはなれて飛上り。彼舟の櫨子に手をかくるやいな躍入。一丁計は舟の中に居て。再水中に飛込。悠然と游かへる。又大風の時長竹棹を建て。淺草川を眞直に持渡り。又持返るに。棹は地中より生拔たるが如く。いさゝかも傾事なかりき。又一日胴丸の甲胄を襦袢の上に著て。居合刀を帶し。これも波あらき日。川をわたすに。いさゝかも水勢に打流さるゝ事もなく。取てかへしける。かの兜をぬきて一息つきていへるは。短きじゆはんなれと。草ずりにまつはりて。實に泳きがたく。具足に重きことは三層倍なりといひけり。これらの事を思ふにも。大山守の衣中の甲は。いかなりけむ。

曲玉の圖參看

紀州和歌山の骨董店にてつなげる玉を見る。其さまいと古し。甚これを感じ。悉く之を圖し還り。圖多くこれをとる。

御歌初五文字。古事記に知破耶夫流とあり。而して大山守の歌とするもの恐くは非ならん。國史のつゞき皇太子の御製なる事無論なり。先哲も亦論あり。

○仁德朝

レロツチヌル
玊色　室歷弗

エカキカダル
蘿　飾柄梁柱樹
　　梁弗

橋

鐵盾鐵的

蝦開レー

手玉足玉

タマキ
手纏　仁德紀　萬葉　倭手纏とあり

アコヒ
脚帶　雄畧紀

アコヒ
足纏　萬葉

イチヒ
葉ハ丶キも亦形臑當に同し

倶知　鼠也　酒の君韋緡を其足につけ其尾に尺の鈴をつけ腕に居て雉を百舌野にとりし事あり

阿知使主

續紀。阪上大忌寸苅田麻呂等上表言。臣等本是後漢靈帝之曾孫阿智王之後。云云

田道

石人圖參看



長柄山上ニアリ高六尺

蒙古襲來の圖參看

今案。上の冑說と參見すべし。

○履中朝

手鈴　　兩枝船　　錦衣褌　　鞏

○允恭朝

甲服ニ襪中一　美人　　珠縵　　瓔珞　　鋺

衣通郎姫

大系圖　應神━　稚渟毛二派皇子━　衣通

今案。此姫もてる楯は。容㒵の失考なるべし

○雄略朝

脚帶　　白衣袴　　宮女脫ニ衣裙ニ著ニ犢鼻一

紀小弓宿禰

家藏銅鑄古鉾圖





小野臣大樹

甲冑前にいへり

物部連目

古兜鍪の図

弘治二年
大隅国
熊毛郡
献岡寶
地所獲
京都
木邨吾平
渇古摸本
贈子

高九寸壱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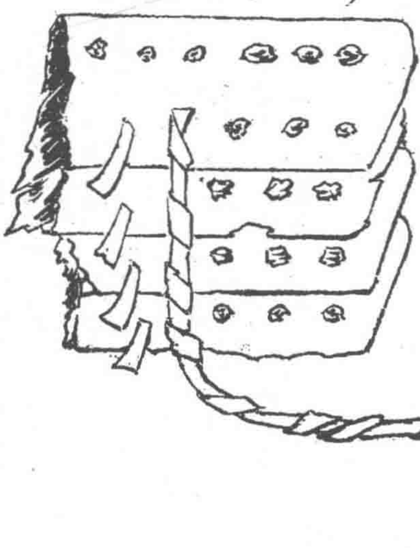


鋲厚サ小ロニテ
三分
角先片ミ折タリ

大伴金村

古代甲ノ残缺図
戸田帯氏蔵

常良イフ後三年源ヘヨリ遣ニ吉シトサモ有ヘシ皮二表ヲ合セテ毛ヲ中ニシ漆ニテ固タル製ヲヌツラシモノナリ裂タル小ロヲ見ルニ毛ノ切レタル見ユ表裏ノ皮厚サ二分余思フニ熊ノ皮ナランカ、磯吉ガ東人ノ毛ヲ裏ニシテ著ト云レモ此意ナルベシ



蕴刀。上代の製。乳一ッの物もあり。

○敏達朝

雨衣（アマヨソヒ）　胡床（アクラ）　皮楯（カハタテ）　皁衣（クロキヌ）黒装束

物部弓削連守屋

帽古圖

今案。上の王仁の帽と共に梅園奇賞に出づ。

○推古朝

大楯　綺旗幟

十一年始行二冠位十二階一

華髻（ウズ）著（カムサシ）頭（ニセリ）

十二階ともに皆其袍の色の絁（キヌ）をもて冠に縫ひ。いたゞきは撮（ツマ）総て袋の如くにして。縁を著るなり。但し元日髻華（ウズ）を著るとあるなり。

烏帽子も赤是より出たるなるべし

十六年唐使の來りし時。〔皇子弁諸王諸臣金の髻華を頭につけ。錦五色の綾羅を著たることあり。又十九年の御制に。諸臣服の色皆冠の色に随ひ。髻華は大徳小徳の位の人は金を用ひ。大仁小仁の位は豹尾を用ひ。大禮以下は鳥の尾を用ひよとあり。

廐戸皇子

百濟阿佐太子所寫

○舒明朝

礙磁（ミソクス）　臂（オホユトハダキ）枕

○皇極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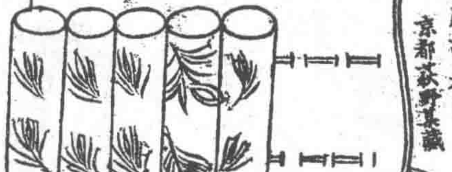
席障子（ムシロシヤウジ）　皮　鞋

上毛野形名妻

秦利勝胡簶圖參看

秦利勝胡簶圖

京都荻野某蔵



秦造河勝

冠古圖

津守連吉祥

小錦冠青冠圖參看



○孝德朝

三年制七色一十三階之冠

織冠大小二階。織を以てつくり。繡を用て冠の縁に裁たり。服色は大小ともに深紫なり。

繡冠大小二階。繡を以て作り。同じ繡を用て冠の縁とす。服色は織冠に同じ。

紫冠大小二階。紫を以てつくる。織を用て冠縁に裁し。服の色淺紫を用ふ。

錦冠大小二階。大錦冠大伯仙の錦を以て作り。冠縁も亦同じ。小錦冠小伯仙の錦を以てつくり。冠縁亦同じ。服色並眞緋を用ふ。青冠青き絹を以て作る。大小二階。大青冠は大伯仙の錦を冠縁とし。小青冠は小伯仙の錦を以て縁とす。服色並に紺を用ふ。

六日黑冠。大小あり。其大黑冠車形錦を以て冠の縁に裁す。小黑冠は。菱形錦をも縁に裁す。服色は並に緑を用ふ。

七を建武といふ。初位大名立身黑絹これを作る。紺を以て縁に裁す。別に鐙黑冠あり。絹をもてつくる。其冠の背に漆羅を張て以て縁とす。鈿と異なり。其高下形蟬に似たり。小錦冠以上の鈿は。金銀を雜へてこれを作る。大小青冠の鈿は。銀を以て之を作る。大小黑冠の鈿は。銅を以てこれをつくる。建武の冠は鈿なきなり。此冠は大會饗客四月七月齋時所レ著也。

五年改制十九階冠。大織より小紫に至まで六冠及び初位建武冠舊制による。大華、小華、大山、小山、大乙、小乙、各上下に分ち。新に十二冠を制す。總て十九階と爲る。

前賢故實考證　○十二

○齊明朝

漆紗冠　漏冠　餚旗

○天武朝

十一年詔曰。親王以下百寮ノ諸人。今より已後。位冠及び襅、褶、脛巾を著ることなかれ。又膳夫采女等の手繦、肩巾を服することなかれ。

又詔曰。自今以後男女悉結レ髪。婦女乘レ馬如二男夫一。男女始結レ髪仍著二漆紗冠。

十三年又詔曰。男女并衣服者。襴ありも襴なきも及び結紐、長紐意にまかす其集會の日襴衣を著て長ひもを著よ。唯男子圭冠ありも冠きて括緒の褌を著る。女年四十以上髪の結と不レ結と及び乘馬の縱横并に意に任す巫祝の類結髪の例にあらず。

十四年初定二明位以下進位以上之朝服色一。淨位已上并著二朱華一。正位深紫。直位ハ淺紫。勤位深緑。務位淺緑。追位深蒲萄。進位淺蒲萄。朱鳥元年勅令下男夫著二脛裳一婦女垂上二髪于背一。

藤原連鎌足

多武峰神像

内大臣藤原卿娉二鏡王女一時鏡王贈内大臣一歌一首

玉匣覆乎安美開而行者君名者雖有吾名者借毛

本姓中臣父御子爲二小徳冠一　系圖
鎌足生レ于二常陸一　大鏡
其先天兒屋根命。爲二瓊々杵尊輔臣一。其孫天種子命仕二神武一有レ功。掌二祭祀一。
神皇正統記
天種子命八世孫大鹿島命仕二垂仁一。爲二大帝一建二天照大神祠于二伊勢一。命爲二祭主一。大鹿島十一世孫常盤大連仕二欽明一。始賜二姓中臣一。常盤大連生二可多能一。祜大連御食子乃可多能祜大連子也。　系圖

打鞠場

日本紀流布本。打毱の字の假名クヱルマリとあり。然れどもさかしらに蹴鞠の始ならんと思ふものゝ附たる假名なるべく思はる。其故は已に打毱場とあるからは。打毬場なるべし。毱毬同じことなり。足を以て毱を打とは言べからず。西土も此頃は唐の世なるが。此伎專ら行れて杖を以てまろばしたる鞠を打なり。迸る時は走回りて打なり。此間法も有べく興も有べし。たれもかれも此戲を好む故に。遂に我國にもうつり來りで。人々此戲をなして興せしものなるべし。因て打毬樂と云舞樂も。此頃出來しかと思るゝ也。國史にもこの後所々に見ゆ。毱場にて中大兄の御沓の脱たるも。蹴鞠ならんには容易に脱することあるべからず。

今案。打毱と打毬とのことは。和訓栞、一話一言骨董集に考證したるものあれば。就て看るべし。

打毬樂圖參看

〇持統朝

四年授二冠位一。其朝服浄大壹已下。廣貳已上。黒紫。浄大參已下。廣肆已上。赤紫。正八級ハ赤紫。直八級ハ緋。勤八級ハ深緑。務八級ハ淺緑。追八級深縹。進八級ハ淺縹。別ニ浄廣貳已上。一幅一部之綾羅等。種々聽レ用。浄大參已下。直廣肆已上。一幅二部之綾羅等。種々ニ聽レ用。上ロ下通用綺ノ帶白袴。其餘者如レ常餝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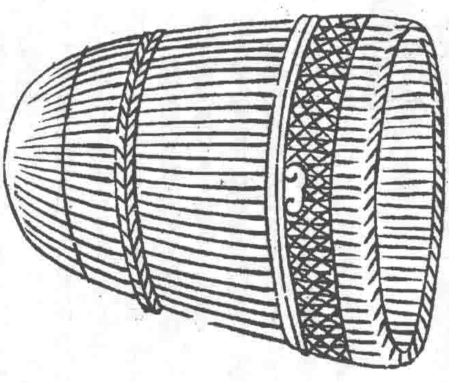


打毬樂

村國連男依

竹簏圖參看

竹簏ノ圖



南都正倉院　長一尺一寸五分
聖武帝遺物　口一尺一寸

大神朝臣高市麻呂
慶雲三年二月庚辰左京太夫從四位上高市麻呂卒。贈二從三位一。　續紀
慶雲三年卒レ于レ官。年五十。贈二從三位一。　懷風

〇文武朝

三年詔令二正大貳已下無位已上者一。人別備二弓矢甲桙及兵馬一。各有レ差。大寳元年三月改制官名位號。

親王明冠　四階　諸王浄冠　十四階　合十八階
諸臣正冠　六階　直冠　八階　勤冠　四階
務冠　四階　追冠　四階　進冠　四階　合三十階

外位
始二直冠正五位上階一。終二進冠少初位下階一。　合二十階

勳位
始二正冠正三位一。終二追冠從八位下階一。　合十二等

始停二賜冠一易以二位記一。
又有二服制一
親王四品已上諸王諸臣一位皆黒紫
諸王二位已下諸臣三位以上皆赤紫
直冠上四階　深緋　下四階　淺緋
勤冠四階　深緑　務冠四階淺緑
追冠四階　深縹　進冠四階淺縹
皆漆冠　綺帶　白襪　黒革舃
其袴直冠以上皆白縛袴　勤冠以下白脛裳

十二月癸丑制五位以上婦。不レ得レ著二夫服色一。但朝會之日聽レ著二得色以下一
慶雲二年十二月乙丑令二天下婦女一自レ非二神部齋宮人及老嫗一。皆髻髮。

この時髮を結との御制ありて。此後髮を垂よとの御制は國史並諸書に見えず。されども古き物語又繪卷物繪緣起の類。皆髮を垂たる樣を畫て。圖にも髮あけたる畫先見えず。このことは眞淵翁が萬葉考別記にしるしたれば。其文にゆづりて別にいはず。

眞淵云。只古事談に高內侍圓融院の御時。典侍辭しけれども。ゆるされざりければ。內侍所に屛風を立てさむらひて。申事ある時は髮をあげて女官を多く具して。石灰の壇にぞ候しけると云り。後に垂る御制あらば。かくあらんや。あぐるこそ後



までも正しとせし事しるべし。うつぼ物語の紀伊國吹上の卷に。女は髪あげて唐衣著ては。御前に出づといひ。國ゆづりにも。皆髪あげすと見えたり。そのあげたる形は。内宴の樣書きたる古き繪に。舞妓の髪あげたる形と。御食まゐらする采女の髪あげたるひたいの樣うなぢのふくらなど。大方はひとしくして。舞妓は寶髻をし。采女はさる飾せぬなり。且和名抄に假髪（須惠）以レ此假覆ニ頭上一也といひ。雅亮が五節の事書るに。ふきひたいすゑひたいといへるも是なり。かの舞妓のひたいの厚く中高きと。采女のひたいのいと高からぬに。この二ッの分ちすべし。凡は紫式部の日記に。髪あげたる女房の事を。からの繪めきたりとの樣に書しるておもひはかるべし。

異淵かくいへれど。圖を出さゞれば。いかにとも知がたし。内宴の樣書たるとは。年中行事仁壽殿の内宴なるべし。予内宴圖三四度見しかども。御食まゐらする采女の髪あげたるは見ず。此外にも采女の髪あげたるありやいまだしらず。

舞妓采女等の圖參看

三年二月庚寅詔准レ令三位以上已在ニ食封之例一。四位以下寔有ニ位祿之物一。又四位有ニ飛蓋之貴一。五位無ニ冠蓋之重一。不レ應レ有ニ蓋無蓋同在ニ位祿之例一。故四位宜レ入ニ食封之限一。

又五世王朝服依レ格始著ニ淺紫一。

十二月勅令天下脱ニ脛裳一著ニ白袴一。

柹本朝臣人麻呂

十訓抄に云。粟田讃岐守兼房といふ人。年頃和歌を好けれど。よき歌をよみ得ざりければ。心に常に人麻呂を念じけるに。或夜の夢に。西坂下と覺ゆる所に。木はなくして梅花計雪のごとくちりて。いみしくかうばしきに。かたはらに年高き人あり。直衣にうす色の指貫紅の色の袴きて。なへたる烏帽子をし。烏ぼしの尻いと高くて。左の手に紙をもち。右の手に筆を染て。物を案ずるけしきなり。此人のいふ樣。年來人麻呂を心にかけ給へば。形を見て幸ひとてかきける。その後朝畫師にかゝせ實として拜けるが。後白河院に進ける。

今案。人麻呂の像に就ては。閑窓瑣談、安齋隨筆、嬉尻、雲錦隨筆に見えたれば。參照すべし。

○元正朝

和銅元年制。自今以後衣襟(そでノおのひろさ)口濶八寸已上一尺以下隨ニ人大小一爲レ之。又衣領得ニ接作一。但不レ得ニ口窄小衣領細狹一。

五年禁ニ六位已下以ニ白銅及銀飾革帶一。

諸司人等衣服之作。或ニ（無）狹小或裾大長。又衽之相遇甚淺。行趨之時易レ開。如レ此之服大成ニ無禮一。宜下令ニ諸司一嚴加中禁止上。又無位朝服、自今以後皆著ニ襴黄衣一。襴廣一尺二寸以下。

太朝臣安萬侶

和銅五年正月廿八日上焉。時正五位上勳五等。

篤胤ノ古史徴。稗田氏は姓氏錄に見えず。姓名錄に見えたり。天武天皇紀に。向ニ寧樂一至ニ稗田一。しかれば大和國の地名と聞えたり。彼地より出たる姓なるべし。さて弘仁私記序に。天鈿女命後也と見え。西宮記。貢ニ猨女一事。延喜廿年十月十四日。昨侍從令レ奏ニ縫殿寮一申以ニ稗田福貞子淸一爲ニ稗田海子紀闕替一とあり。此を合て案に。阿禮は實に天宇受賣命の裔にて。大舍人なりと所思たり。

○元正朝

靈龜元年九月。禁ニ文武百寮六位以下用ニ虎豹羆皮、金銀飾鞍具、幷横刀帶端一。但朝會之日用者許レ之。凡横刀之鐵者以レ絲纒造。勿下用ニ棗木一令上レ脆焉。

二年禁ニ內外諸司薄紗朝服一。六位以下羅幞頭一。其武官人者。朝服之袋儲而勿レ著。及幞頭後脚莫レ過ニ三寸一。

養老三年二月。初令下ニ天下百姓一右上レ襟。

職事主典已上把レ笏。其五位已上牙笏。散位亦聽レ把レ笏。六位巳下木笏。

五月初令ニ諸國史生、主政、主帳大少毅把一レ笏。書上司、書師、雅樂寮諸師、造宮省、主計寮、主稅寮、筭師、典藥寮乳長上、左右衛士府醫師、左右馬寮馬醫、始把レ笏。

四年夏四月制。三位巳上妻子及四位五位妻。並聽レ服ニ蘇芳一也。

五月制皇親服制者。以ニ王孫一准ニ五位一。疎親准ニ六位一焉。

七年頃者文武官人雜仕已上。衣冠違レ制。進退緩惰。或彩綾著レ裏。輕羅致レ表。或冠纓長垂過越接レ領。或領曲細綾露ニ其胸節一。或袴口所レ括。出ニ其脛踝一。如レ此之徒其類稍多。

臺省ニ司明加ニ告示一。

舂麥

舍人親王

天武天皇
　└舍人親王　母新田部皇女　天智女

大伴旅人

天平三年七月薨。右大臣大紫長德之孫。大伴贈從二位安麻呂之第一子。

藤原不比等

年六十二　補任　系圖

○聖武朝

神龜元年。宮室止ニ板屋一。草舍搆ニ立瓦舍一。塗爲ニ赤白一。

禁ニ養鷹一。

天平四年春正月。御ニ大極殿一受レ朝。天皇始服ニ冕服一。

十二年宴ニ侍臣五位巳上一賜ニ褶衣一。

十三年始以ニ赤幡一班ニ給大藏、內藏、大膳、大炊、造酒、主醬等司一。供御物前建以爲レ標。

文子袍帛袴

藤原宇合

母娼子　薨年四十四　系圖

橘諸兄

敏達──難波皇子──大保王──栗隈王──美奴王從四位下──諸兄　紹運錄

寶字元年薨年七十四　補任

○孝謙朝

吉備眞備

神護二年。大納言正三位吉備朝臣眞備奏。樹ニ二柱於ニ中壬生門西一其一題曰。凡被ニ官司抑屈一者宜下至ニ此下一申訴上。其一題曰。百姓有ニ寃枉一者宜下至ニ此下一申訴上。並彈正臺受ニ其訴狀一。

藤原清河

不比等──房前──清河　母異ヘ母ノ妹宇野臣女

淡海三船

大友皇子──葛野王──池邊王

○廢帝朝

藤原眞楯

史──房前──眞楯　母正三位牟漏女

○稱德朝

二年夏四月。始授ニ諸王四世者正六位上。五世者從六位下一其朝服用ニ緋色一。

三年賜レ帶。其帶皆以ニ紫綾一爲レ之。長各八尺。其二端以ニ金泥一書ニ恕字一。賜ニ五位巳上一以ニ才技一貢獻叙レ位者。不レ在ニ賜限一。但藤原氏者雖ニ未成人一皆賜レ之。

寶龜元年先著ニ袍衣一以レ匹爲レ限。天下服用不レ闊ニ狹窄一。比來任レ意競好ニ寬大一。至レ于ニ裁袍更加ニ半匹一。袍襴亦齊不レ辨ニ表裏一。習而成レ俗。爲レ費良深。自今以後不レ得ニ更然一。

竹笠

大中臣清麻呂

大織冠鎌足──國子大連──國足──意美麻呂──清麻呂　系圖

藤原永手

母正三位牟漏女　系圖

贈從二位牟漏女王。適贈太政大臣藤原房前。生太政大臣永手、大納言眞楯。　姓氏錄

○光仁朝

五年正月勅先命大臣身帶二位者。著中紫。自今以後宜爲例。

以京庫綿一萬屯、甲斐相摸兩國綿五十屯。造襖於陸奧國。

十一年八月勅。今聞革之爲甲。牢固經久。褁躬輕便。中箭難貫。計其功程。殊亦易成。自今以後諸國所造年料甲冑。皆宜用革。但卽依前例每年進樣前造鐵甲不可徒爛。每經三年修之。

和氣清麻呂

備前藤野郡人。其先出自鐸石別命。鐸石命曾孫弟彥王。應神帝時以軍功賜吉備磐梨縣。因家焉。淸麻呂蓋弟彥王十二世之孫也。舊姓磐梨別公。後改藤野別眞人。　日本史

後紀　託宣集　系圖

鐸石別命三世孫弟彥。從神功皇后征新羅。　後紀

藤原百川

寶龜九年。至從三位中衞大將兼式部卿。延曆二年追思前勞。詔贈右大臣。　續紀

延曆十六年二月。賜山城相樂郡田二町六段。是贈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百川墓地。後紀

菅原古人

天穗日命十四世野見宿禰。垂仁天皇朝賜土師臣姓。三世孫身臣。仁德天皇朝改賜土師連姓。十一世孫古人等。天應元年六月廿五日改賜菅原朝臣姓。

弘仁十年正月十日薨。年七十。　系圖

○桓武朝

禁猪皮韉。

禁桑棗鞍橋。（くらぼね）

延曆十三年勅。玳瑁帶者先聽三位以上著用。自今以後五位得同著。留參議以上著白玉帶。

同十八年正月。御大極殿宴群臣幷渤海客。奏樂賜蕃客以上榛揩衣。

良峯安世

弘仁十年。奉勅與大納言藤原冬嗣中納言藤原緖嗣。修日本後紀。　類聚國史引日本後紀序

又與冬嗣三守等。奉詔撰內裡式。　內裏式序

又奉淸和帝詔。與東宮學士滋野貞主。撰經國集二十卷。　紀略

皇統彌照天皇皇子母女孺從七位下百濟宿禰永繼所生焉。薨時年四十六。

明日贈從二位。太上天皇制挽歌二篇。

藤原繼繩

延曆十五年七月。右大臣正二位兼行皇太子傅中衞大將藤原朝臣繼繩薨。年七十。日本後紀

藤原葛野麻呂

延曆二十三年三月廿八日。授節刀。　日本後紀

○平城朝

大同四年二月。丁巳有勅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內麻呂著中紫朝服。　日本後紀殘缺稿本

藤原內麻呂

右大臣從二位兼左近衞大將藤原內麻呂薨。大納言眞楯三男。母從五位下安倍帶麻女也。

大同元年四月。大納言。五月正三位。是月右大臣。二年四月詔改近衞大將爲左近衞大將。八月兼侍從。四年正月叙從二位。薨時年五十七。　補任

弘仁三年冬十月戊子六日辛卯。右大臣從二位藤原內麻呂薨。詔贈從一位左大臣。遣從三位藤繩主從四位下藤貞嗣等監護喪事。內麻呂者。贈太政大臣正一位房前之孫大納言眞楯之子也。　後紀

安倍兄雄

右大臣御主人―廣庭（中納言）―島麻呂（參議）―粳蟲―道守

○嵯峨朝

弘仁元年壬戌制。大臣身帶二位者。聽著中紫。今改宜著深紫。

又諸王二位已下五位已上及諸臣二位三位者。依令著淺紫。今改著中紫。又去大同二

年八月十九日。下彈正臺例云。雜石腰帶、畫餝太刀及素木鞍橋、獨射犴韋鹿狸羆皮等一切禁斷者。臣等商量。雜石易得。造賣多人。至于著用赤難損。銅餝具者以漆塗成。動易剝落。今難易各異。價直是同。爲弊一也。又毛皮之類不犯用。鞍具之要唯須皺文。是以無賴之徒竊斃牛馬爲弊二也。又節會之儀蕃客之朝。歲時不絶。必須餝刀。今總被斷。恐損國威。鞍橋者除桑棗之外不論素漆。隨心通用。庶隨民便蒙得其所。

五年甲午改門部劍帶色。左衞門部著淺縹。右衞門部淺縹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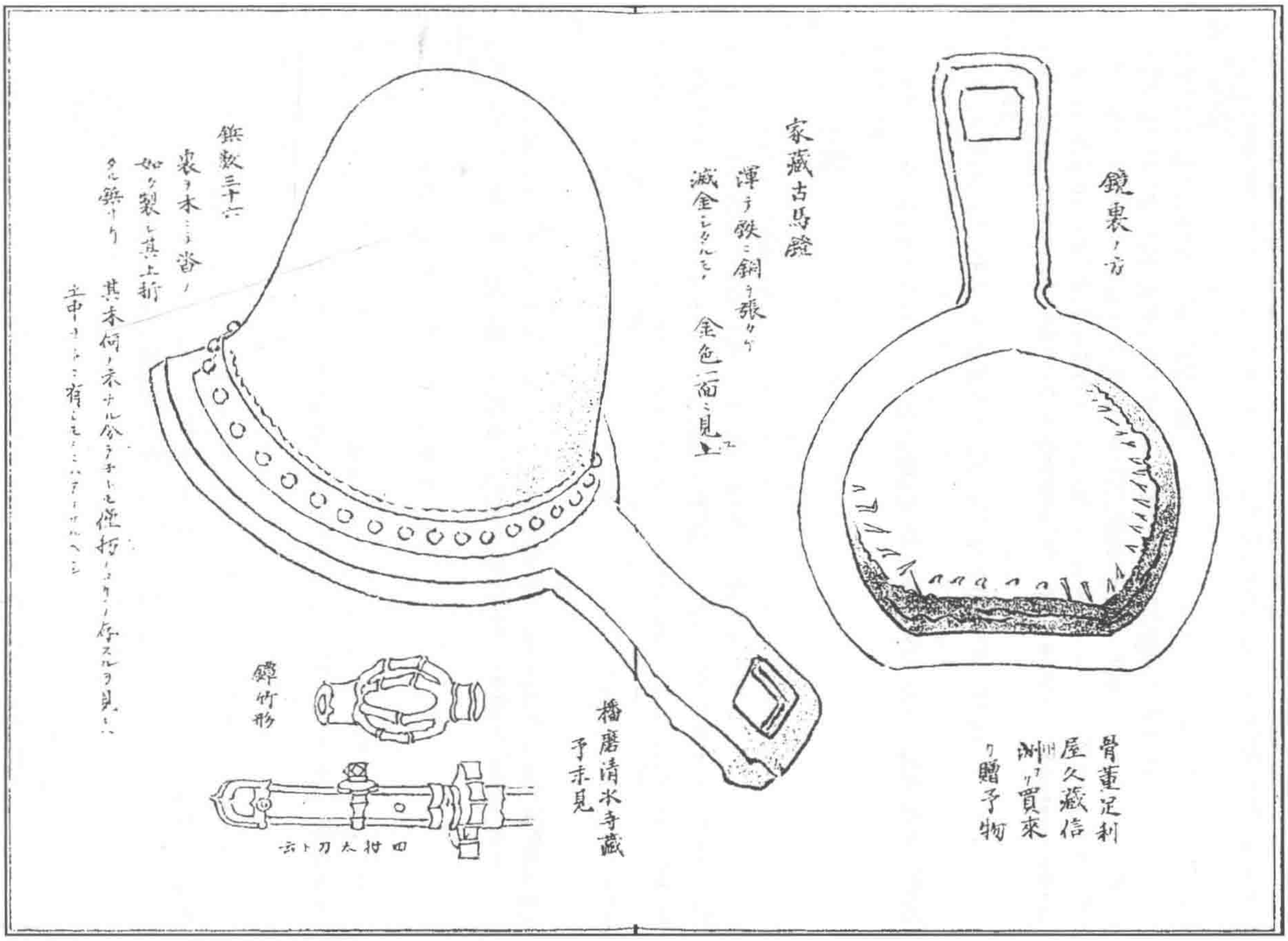
六年職內外諸司人著薄朝服。

勅親王內親王女御及三位已上嫡妻子。並聽著蘇芳色象牙刀子。但緋色與勅一切禁斷。又禁女人著梮及黃櫨染等色。唯節會日不在禁限。五位已上聽佩服餝刀。六位已下不得以金銀爲餝。內親王孫王及女御乘金銀裝車。自餘一切禁斷。

九年三月丙午詔其朝會之禮及常所服者。又早逢貴而跪等。不論男女改依唐法。但五位已上禮服諸朝服之色衞仗之服。皆依舊例不可改張。

戊申制。朝堂公朝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左大臣動坐。自餘共立床子前。但六位已下磬折而立。又諸衞府生已上除衞仗之外。皆著靴。唯著布帶時。須麻鞋。又除著靴之外通著麻鞋。

十一年二月甲戌朔詔曰。云云。其服大小諸神事及季冬奉幣諸陵則用帛衣。正受朝



則用袞冕十二章。朔日受朝日聽政受蕃國使奉幣及大小諸會。則用黃櫨染衣。皇后以帛衣為助祭之服。以褘衣為元正受朝之服。以細紋纏服為大小諸會之服。皇太子從祀及元正朝賀可服袞冕九章。朔望入朝元正受群官若宮臣賀及大小諸會。可服黃丹衣。并常所服者不拘此例。

十四年。皇太子始著黃丹服帶劍。

阪上田村麻呂

其所佩劍藏之御府。曰坂上寶劍。

太刀馬鐙圖參看

○淳和朝

天長四年。御紫宸殿賜飲。群臣醉舞。帝彈琴而和樂有詔賜共樂之謌。人々挿頭詠歌。

八年。禁紫色。減紫已上止僭濫也

十年。天寒衆人多著襖子。

明日香親王

母紀氏。贈正二位右大臣船守女。

島木史眞

創製新弩

右器械圖考正于武備志蹶張弩及跳蹬弩。以作此圖。

清原夏野

承和二年二月。夏野献芝艸一莖兩岐者。一枝長一尺六寸。一枝長一尺。其色紫緋粗雜。每莖之末有菌。而產大臣雙岡之下邸。

○仁明朝

承和元年。勅金銀薄泥用之公私者。費無益。宜禁斷制。囚獄司物部刀緒用胡桃染。

二年三月。勅太宰府。綿甲一百領、冑一百口、袴四百腰。充遣唐舶不虞之備。

五年諸衛府及劇官雜色人。特聽著緋色袴。

七年勅。女所服裳。夏之表紗。冬之中裙不論貴賤。一切禁斷。一裳之外不得重著。

九年五月五日供節。四衛府六位官人已下裝束。除甲冑飾之外不得用金銀及薄泥。

五位以上走馬之鞍并馬飾。不論新舊。聽用金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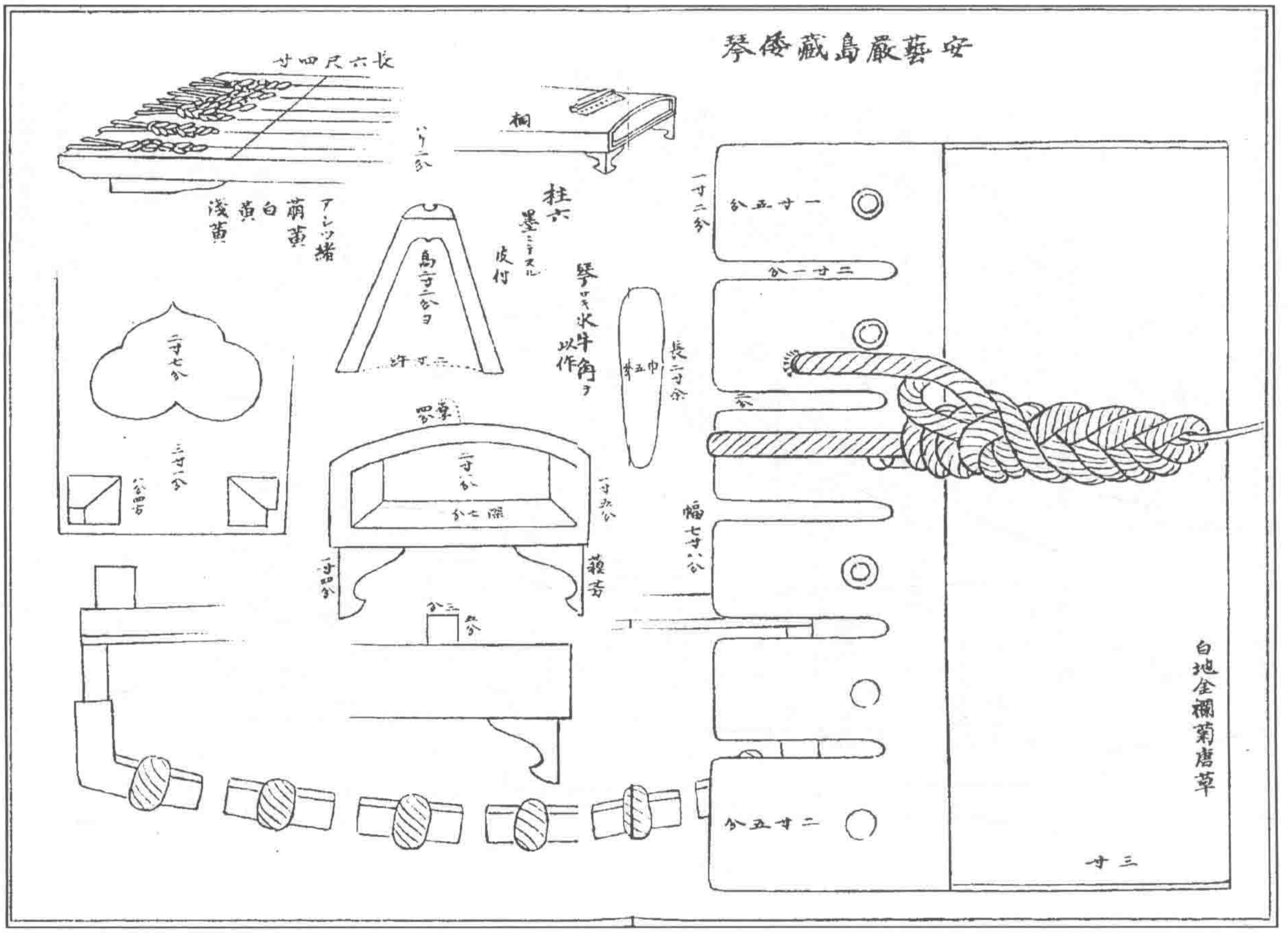
十一年正月。山城國上鐵甲一領云。件甲裹布袋。流著葛野川。

藤原朝臣緒嗣

絹冠

和琴血脈

嵯峨天皇―廣井女王―仁明天皇―下略



延暦二十一年帝幸ニ神泉苑一。是日令ニ從四位下緒嗣ノ彈ニ和琴一。補任

倭琴の圖參看

坂上淨野

鞆の圖參看

和氣貞臣

碁盤の圖參看

尾張連濱主

大極殿　蒼龍樓

上にうすく見たるは。大てく殿の鵄尾なり。年中行事御齋會和風長壽樂卽ち春鶯囀なり。圖參觀

○文德朝

天安二年閏二月。肥後國言。菊池城院兵庫鼓自鳴。

安倍安仁

治部卿東人孫。參議太宰大貳從四位上寬麻呂子也。

藤原春津

南山玄豹　列女傳

藤原良仁

母島田氏。從五位清田之姉。

小野恆柯

祖征夷副將軍從五位下永見。

父出羽守正五位下瀧雄。

大春日眞野麻呂

二十八宿の圖參看

讃岐永直

初讃岐守　承和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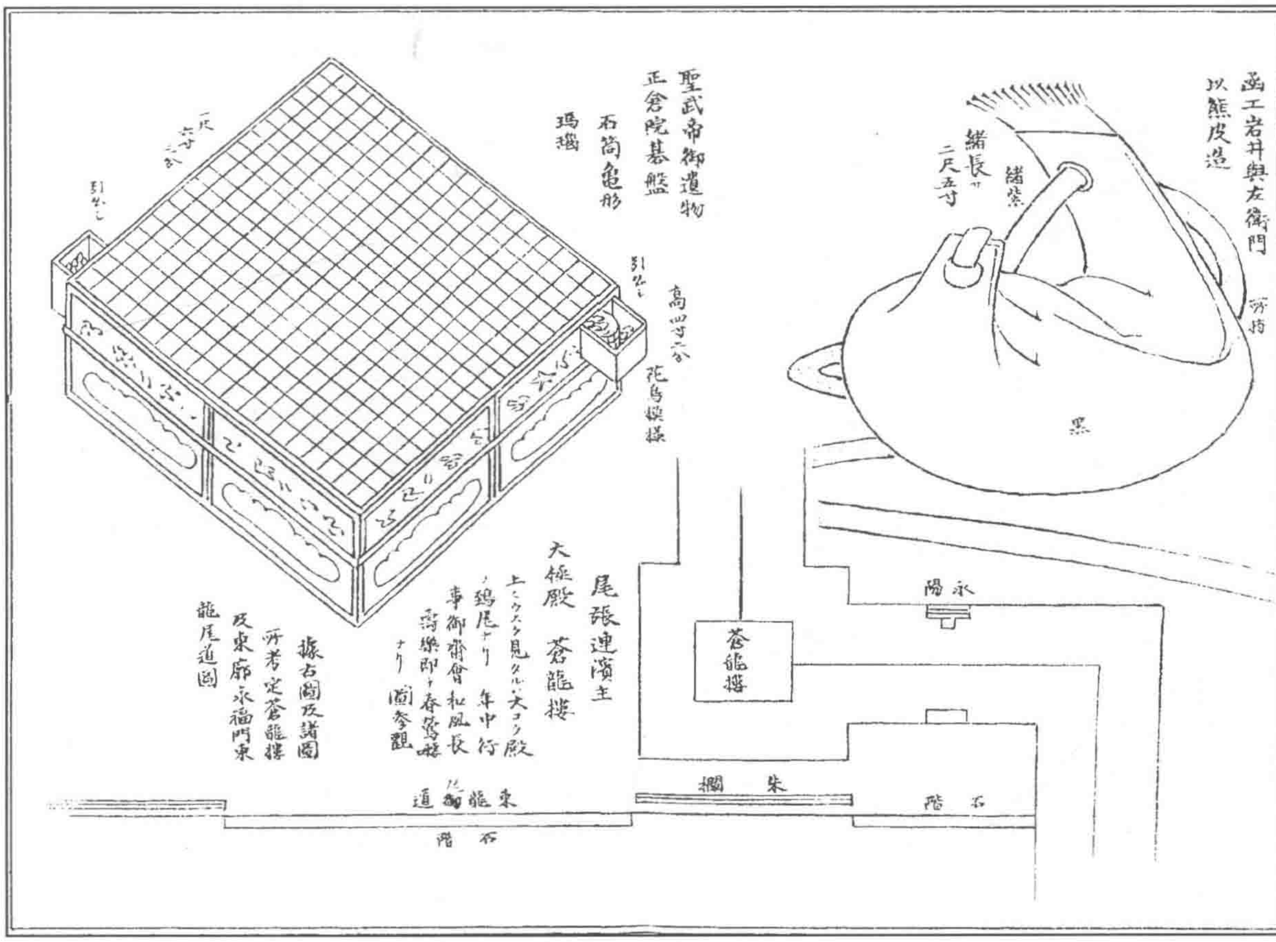
源信

箏の圖參看

○清和朝

貞觀十二年正月。勅充ニ壹岐島冑幷纈各二百具一。彼島有ㇾ甲無ㇾ冑。太宰府依ニ島解一請ㇾ充。從ㇾ之。

三月從五位下對馬守小野春風進ニ起請二事一。其一日。軍旅之儲。貴ニ在介冑一。雖ㇾ薄助以ニ保呂一。望請纔ニ造調布保呂衣千領一以備ニ不虞一。其二日。軍不ㇾ厭ㇾ倍ㇾ日兼行。輕餉易ㇾ絕。輜重



難レ給。望請以二調布一縫二造納糒帶袋千枚一。可下帶二士卒腰底一以支中急速備上。

從五位下對馬守春風奏言。故父小野右雄家羊革甲一領、牛革甲一領。在二陸奧國一。去弘仁四年賊首逆亂之時。有レ著二彼甲一討二平殘賊一。厥後兄春枝進レ之。望請給二羊甲一以備二警備一。歸京之日全以進レ官。詔許レ之。其牛革甲給二陸奧權守小野春枝一。

十三年不レ許三禁色爲二下衣一。又聽三六位以下著二烏犀帶一。

勅諸衛府舍人胡簶之矢數。案有レ所レ行。准レ于二令條一。兵士箭數以二五十隻一。令レ盛レ于二一簶一。

藤原貞敏

刑部卿從三位繼彥第六子。歷二仕三代一。

藤原貞繩

內麻呂孫正五位下備前大津子

忠貞王

二品賀陽王子也。卒年六十五。

都良香

元慶三年卒。年四十六。

菅原是善

元慶四年八月卒

阪上瀧守

從四位下廣養之孫

廢太子恆貞

淳和帝第二子母太皇大后諱正子。嵯峨太上天皇之女。

○陽成朝

元慶五年出羽國元慶二年夷虜所二焼盜一。甲三百三十七領。冑五百三十二枚。鐵鉢一百五十七枚。革鉢五十枚。木鉢三百二十六枚。箭八千三百八十隻。大角六枚。小角八枚。皷六十面。太刀五十五柄。弓七十一張。鐵鉤五十柄。弩二十六具。手弩一百具。鉞十三柄。鉞八柄。楯五十二枚。槍一百八十竿。鎌槍七十三竿。鮎尾槍一百八竿。官舍一百六十宇。城櫓二十八宇。城柵櫓二十七基。埒柵櫓六十一基。

禁三男女著二茜紅花交染支子之色一。不レ論二深淺一。無レ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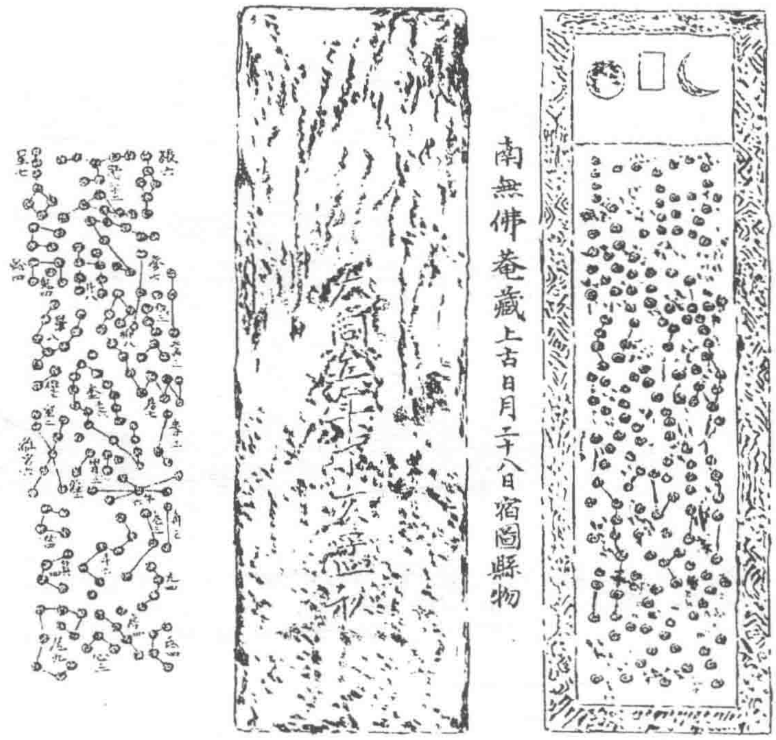
參議以上著二摺布衫行縢一。

橘良基

參議從四位下常主孫。攝津守安吉雄子也。三代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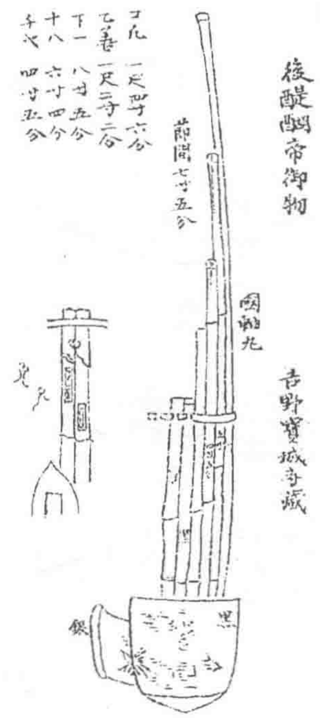
小野春風

二十八宿圖



南無佛菴藏上古日月二十八宿圖懸物

簫ノ圖



後醍醐帝御物

吉野寶城寺藏

在原行平

元慶六年三月。天皇於₌清涼殿₋設₌酒宴₋。慶₌賀皇太后四十之算₋。親王公卿皆悉侍ㇾ宴。貞數親王舞₌陵王₋。上下觀者感而垂ㇾ淚。舞畢。外祖父參議從三位治部卿在原朝臣行平。候₌㭭下₋抱₌持親王₋。欣躍而出。親王于ㇾ時八歲。

○宇多朝

寛平十年八月。主上聊弄₌小鷹₋逍遙。

藏人八人著₌紫賞布摺衣白絹袴脛巾₋。　扶桑略記

菅原道眞

畫像　吉野如意輪寺佛龕扉上吉野八社中

畫金岡也ト云

道眞身短　江談抄



芳野山中如意輪寺如意輪觀音厨子扉上の圖吉野八社神像中金精明神像冠巾子の後に。細纓の如きものあり。纓は別にあり。何たるをしらず。其さま誤り畫しものとは見えず。胡粉地に濃黑にて畫り。譬へていはゞ纓をかくるものならむか。今古いまだ見ざるものなれば。こゝに出し置て後考をまつ。寺傳巨勢金岡の畫と云。

源融

○醍醐朝

藤原利仁

雪舟　檝　カンジキ　又ソリ　越後に見る

今按。そりのことは。傍廂、安齋隨筆、松屋筆記、藝苑日渉等に見えたれば。參照すべし。

紀長谷雄

石帶の圖參看

宗岡秋津

建禮門　年中行事朝覲行幸

巨勢金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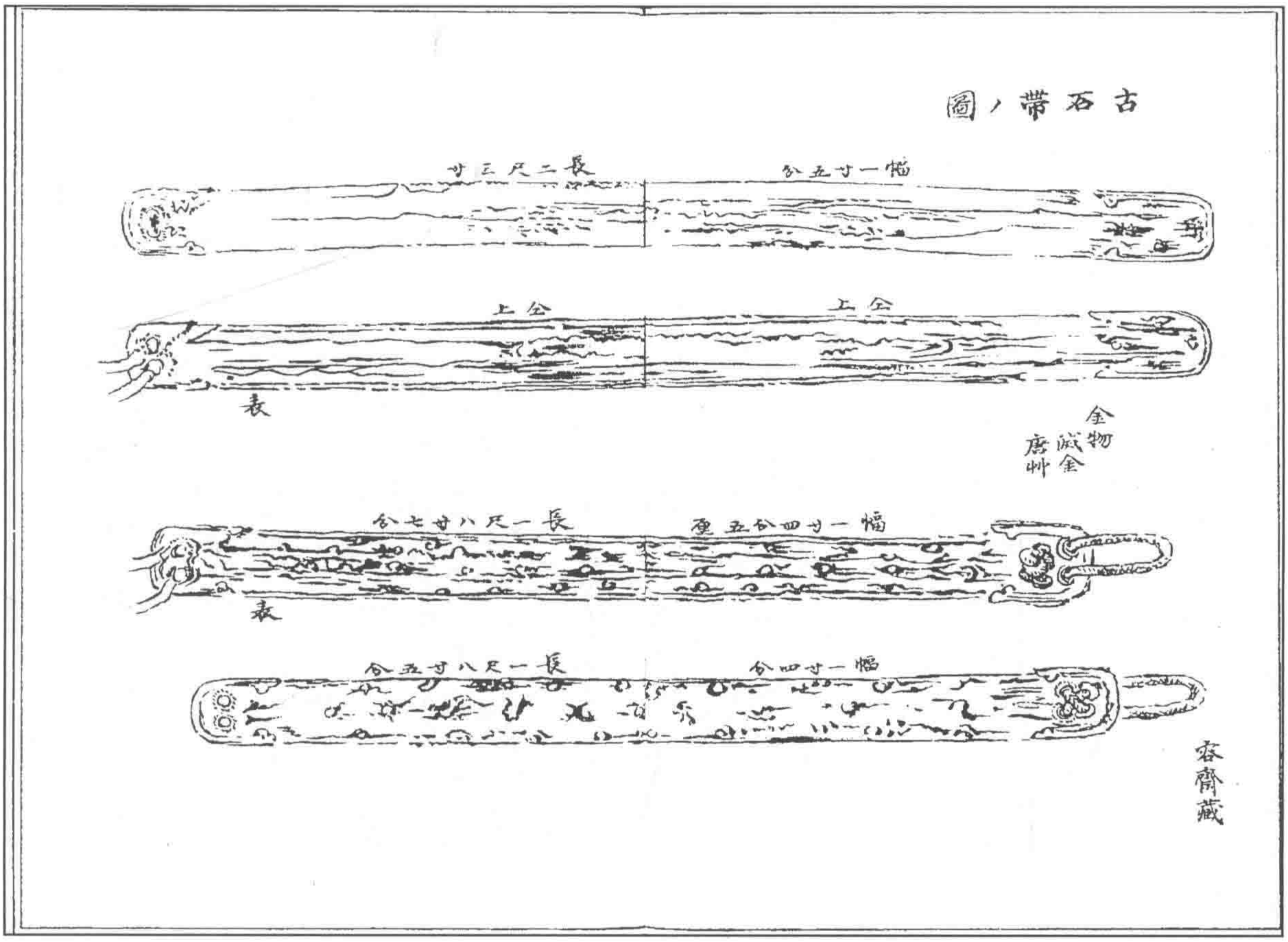
蘇武像　德川家御物　金岡畫模經隆筆

從六位下釆女正。元年入正。　巨勢系圖

○朱雀朝

天慶五年壬寅五月十六日。仰₌諸司₋始₌來月一日₋。一切禁₌止紅染深色₋。

藤原忠文



驛路鈴　雲州人所レ持。先年携二京師一來。其眞圖寶永中大火燒失可レ惜。

御厨子所影　紀宗眞

源經基

竹矢籠　平城八幡宮神寶　（圖參看）

紀貫之女

箏柱の圖參看

藤原忠平

銀魚袋

鮫にてはり。其上に銀箔を押す。魚分表裏の金物。皆銀。紐藍革或紫革。都て革緒を附は略儀なり。

金魚袋

製は同じ

後照念院殿裝束抄、元三中行幸時魚裝

仰云。公卿以後金魚袋。公卿以前銀魚袋。

物具裝束抄、裝束拾葉抄

帶の第二の石の右の方附レ之。或第一右。依二人肥瘦一云。附緒。紺糸或紫四組。延喜式參議以上及紫緒著レ之。親王五位已上金魚袋。自餘四五位銀の由見えたり。節會、御禊、內宴、臨時祭の使、二宮の饗などに著レ之。（圖參看）

雅亮裝束抄

せちゑにはかんたち女殿上人おひにきよたいをつく。かんたちめのは。金なり。殿上人のは。しろきなり。おひの右のわきにはうせんといふ四方なる石ふたつがなかにつくといへども。もとてしによるべし。

天明八年內裏炎上。寬政二年造營。賢聖御障子畫圖之事。被レ命二畫幕府儒員柴野彥助畫員狩野典信一。彥助所二其引證一大凡如レ此。

臣謹按。寬平中畫員巨勢金岡所レ畫賢聖障子名臣圖。歷朝實齋。是以屢免二同祿一。建曆中猶存。建長之火遂失二處所一矣。旋又造。內人改竄。則障子圖既非レ舊也。嗣後兵燹相踵。禮文掃レ地。雖二其竄改者一亦不レ可レ見也。幸傳馬一周房一玄齡杜一如一晦三圖。粉本描法可レ覩。章服皆合二唐志一。假令非二寬平之舊一亦可レ依焉。又年中行事畫屛模本賭弓圖內。羊祜以下至二倪寬一八圖。他圖大僅寸許。他物又蔽虧。其詳不レ可レ知焉。今此二本十有一圖。並依二舊圖一。又就二閻立本十八學士圖李公麟孔門弟子圖內一。取二遂伯玉虞世南二圖一。其餘典信新立レ圖者。十有九名。幷舊圖十有一名。旁所レ圖二名。通計三十有二名。彩繪備焉。年代縣邈。圖記寡レ徵。臣等寡陋非二敢謂二當時之禮容必審如レ斯矣。庶幾乎載籍之文義無二大滅裂一也。其引證取捨之記。謹繕寫上呈如レ此。

東第一間



馬周　依二粉本舊圖一　（圖參看）

官階中書令三品

章服　烏紗幞頭　綠紗四䙆衫

烏皮靴　金魚袋　執笏

事物紀原曰。中國衣冠自北齊已來。乃全用二胡服窄袖緋綠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古今注曰。貞觀二年三品以上金爲レ銙。服用レ綠。又嘗上議而論二深衣及缺袴四䙆之事一。則此圖綠色四䙆衫。與二諸說一合矣。其金魚金玉帶。則固三品之章矣。

房玄齡　舊圖　（圖參看）

官階尚書左僕射

章服　進賢三梁冠　皂紗袍　青綬　金魚袋

舊圖斷裂。其冠不レ可レ知。以下其垂二青綬一而佩中金魚上。今定爲二三品朝服一。而爲レ補二進賢三梁冠魚袋左右各一一。左者進內圖是也。右者隨身具圖是也。

杜如晦　舊圖

官階尚書右僕射

章服　烏紗幞頭　皂衫襴衫　佩印

此金岡の舊圖を以て見れば。魚袋は左右に著るものと見ゆ。しかれとも皇國左には多く太刀を帶れば。右にのみ著るなるべし。只五位以上以下のしなをわかつのみか。外

に何の用うる所あるか。いづれにも隋唐より移り來れるものなるべし。本朝文粹に。請殊蒙二天恩一被レ遷二山城守一兼中任近江權介上狀く。紫宸殿之皇居七同書二聖賢之障子一。大嘗會之賓莚兩度躡二畫圖之屏風一の句あるを以て見れば。道風一代のうちにも。七度炎上造營ありしか。

○村上朝

康保二年五月。行二幸朱雀院一。有二競馬射事一。左右近衞射者十八人。著二打懸一帶レ刀。四人著二小松摺衫一。

寛和元年二月十三日。朱雀院太上天皇出二堀川院一幸二于紫野一。騎二御馬一爲二子日興一也。扈從公卿布袴狩衣各以レ任レ意。

藤原高光

闕腋袍　半臂子　胡籙　弓　緌　卷纓　劍

大江維時

世稱江納言

壬生忠岑

いちひはばき。莪にて脛巾を製し。脛當の如く膝の下より卷包て。くろふし際より先を亂し置。泥中を歩行してとろのはねざる爲也。　莪はからむしなり

新抄本艸云莪以知比今俗編爲二行纏一

銀魚袋

鮫ニテハク其上ニ銀落ヲ押ス魚并表裏ノ金物皆銀紐藍韋或紫革都革緒ヲ

附ル、畧儀ナリ

金魚袋製同シ

後照念院殿

装束抄元三中

行幸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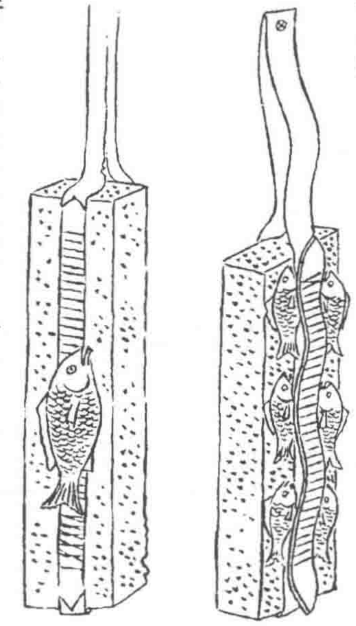
魚袋

袋公卿以上以後金魚袋公卿以上以前銀魚

袋

物具装束抄

装束拾葉抄



帯ル後ニ付右ツ右ヽ右附之或帯十右依以肥直云附緒紺糸或紫四緒

延喜式参議以上衣紫緒著之諸王五位有之金魚袋自余四五位

銀由見ナキ節会大嘗会御禊内宴臨時祭使ナ之宴饗

キトミ著之



藤原實賴

小直衣　烏帽子　指貫

圓融帝御時。頭中將にて藤原貞高が頓死したる尸を。東陣より出すべしとて。頓に西陣より出す事あり。十訓抄

藤原在衡

扶桑大僧都如無之子也。

○冷泉朝

源博雅

朱雀門　長谷雄給詞

○圓融朝

橘正通

正通入レ宋剃度爲レ僧。交二蘇軾兄弟及諸名流一。米芾所レ書西園雅集所レ載。鋭無上偈者。是也。

○華山朝

公助

鞆の圖　　東大寺正倉院藏



○一條朝

平兼盛

光孝帝子母女御班子

清少納言

紫式部日記

御さうしつくりいとなませ給ふとて。たゝみかつはとぢあつめしたゝむるをやくにて。あかしくらす。

枕草紙

わかき人のおかしけなる夏の几帳のしたうちかけて。しろきあや。二藍引きかさねて。手ならひしたる。薄様の草紙村濃の糸してをかしくとぢたる。

小式部

十訓抄

和泉式部保昌が妻にて。丹後にくだりけるほどに。京に歌合ありけるに。小式部内侍歌よみにとられてよみけるを。定賴中納言たはぶれて。小式部内侍つぼねに有けるに。丹後へつかはしける人は。參りたりやいかに。心もとなくおぼすらんといひて。つぼねの前を過られけるを。みすよりなからばかり出て。わづかに直衣の袖をひかへて。

大江山いくのゝ道の遠ければまだふみもみずあまの橋立とよみかけけり。おもはずにあさましくて。こはいかにかゝるやうやは有とばかりいひて。返歌にも及ばす。袖をひきはなちてにげられたり。小式部これより歌よみの世におほえ出きにけり。是はうちまかせて理運の事なれとも。彼卿の心には。これほとの歌たゞ今讀出すべしとはしられざりけるにや。

藤原道隆

百練抄云。道隆。長德元年四月六日依レ病出家。十一日薨。

枕草紙

三位中將とは。關白殿とぞ聞えし。香の羅二藍の直衣おなじ指貫こきすはうの御袴に。張りたる白き單衣のいと鮮明なるを著給ひて。

大鏡

ものもおぼえず御裝束もひき見だりて。御車さしよせつゝ。人にかゝりて乘給ふをぞいと興ある事にせさせ給ひける。但この醉のほどよりはとくさむるとをぞせさせ給ひし。御賀茂詣日は。頭にて三度の御かはらけ空にてまいらするはざなるを。その御時には禰宜神主も心えて。大かはらけをそまいらせしに。三度はさらなる事にて。七八度などめして上社にまいり給ふ。道にては。やがてのけさまにしりのかたを御まくらにて。不覺におほとのだもりぬ中略奉御袴のすそをあらゝかにひかせ給ふおりぞ。おどろかせ給ひて。さる御用意はならはせ給へれば。御櫛かうがいかへし給へりける。とりいでゝつくろひなどして。おりさせ給ひける。に跡さりげなくきよげにおはしましけれ

藤原實方

十訓抄

一條院の御時。實方中將臨時祭の試樂に遲く參りて。かさしの花を給はらで。竹の臺にすゝみよりて。呉竹の枝を折て。さしたりける。めでたきよし人々ほめあいけり。是より後試樂に竹の枝をさすとかや。

雅亮束裝抄

仁壽殿と淸涼殿の長橋は。丑寅にすぢかへたるが云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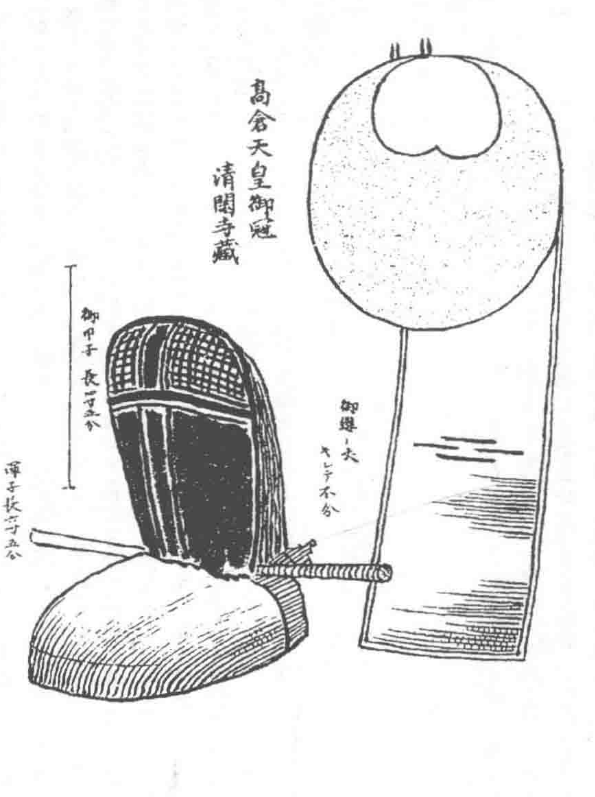
長橋　　竹臺　　五節屏風繪

源賴光

賴朝佐々木左衞門尉定綱に被レ下狀。

古き物語に云傳たるに。多田攝津守殿のもとに。四天王とて聞えたるをのこ共の中に。公時と云は。自知有て宗としける。綱と云は新參にて。公時に心の剛に成樣をしへよ

冠の圖



といひければ。心の剛を習はんとおもはゞ。臆病を見ならへといひければ。綱胸をひらきけり。

○三條朝

藤原道長

直衣　布袴　直衣指貫　下襲　帶をさし　冠　劔笏

大鏡

故女院の御修法して。飯室權僧正のおはしまし候はん僧にて。相人のげしを。女房どもの呼で。相せられける序に。中略此入道殿。云々虎子如渡深山峰と申たるに。いさゝかもたがはせ給はねば。云々御形ようていはゞ。毘沙門のいきぼん見奉るが樣におはします

○後一條朝

源顯基

冠の圖參看

大中臣輔親

百練抄

長元七年九月卅日獻₂碧珠一顆₁。是去八月于₂神宮祈禱之間₁於₂宮前松₁實中所₂得

藤原實資

十訓抄

實資嘗移₂新宅₁。適爐火飛燒₂簾俄頃延及₂屋。衆喧擾來救。實資曰。微火倏發。天災也。不₂可₂救。徐々駕₂車。携₂一笛₁出。餘無₂所₂顧。人服₂其曠達₁。

源賴信

綾藺笠　壺胡籙

○後冷泉朝

源經成

續世繼

けびゐしの別當には。經成なをしにかしは夾て。やなくひ負て中門廊に及たりける日は。いかなる事のいできぬるぞとて。宮の內の女房より。始てかくれさわぎける。

白石隨筆四卷

柏夾ハ。モト檜扇ノ骨ニテ作リシヲ本式トス今ハ柳ノ木ニテ作リ木ノハヽ二分バカリ厚サ一分七八リン長サ二寸二三分ナルヲ。中ヲケヅリテ端ヲアマスコト三四分程ニシテ。拗ソレヲモテ卷重タル燕尾ヲハサム。

○後三條朝

藤原正家

百練抄

治暦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皇居二條第炎上。主上遷₂幸閑院₁。累代御寶多以燒失。

續世繼

御たいの初つかたの事にや侍りけん。內裏炎上の侍りけるに。御らんじもしらぬもの。すくよかはしりめぐりて。內侍所をだし奉り。右近陣にみてし引出して。御はしによせてのせ奉りなどしければ。中略正家。匡房とて時にすぐれたる一双のはかせなり

源隆綱

雅亮裝束抄

ひゐながしら(雛頭)とは。しりをとりかさねてのち。したかさねながら。わきあけ(闕腋)のひだりのつまをとりて。うへさまにひきかへし。したかさね(下襲)をかさねながら。すみさまにすぢかへており。又すぢかへてふたへをりたれば。かみはせぬひのぬひめのかみざまへをるゝなり。そらにはいひがたし。ならふべきことなり。さきとがりなるをそばにひきまわして。とがりたるさき、たちのおびとりのなかよりひきとほして。さきはたけとひとしくさぐべし。かくひきとほさんよりは。はんぴ(半臂)のををやしてとほして。このさがりたらんしりのうへにさぐべし。

源俊明

十訓抄

十日ばかり月あかゝりける夜經信卿を宗として。宗俊卿、政長朝臣、院禪、慶禪、長慶、樂人三四人。宰相中將隆綱管絃者にはあらねども。すきものにて伴ふ。又少將俊明など。各車に乘て五節の命婦の世をそむきてゐたる嵯峨の家に行にけり。柴の戸を入て見れば物あはれ也板屋所々あばれたる。軒のしのぶをわけもる月の。みすの內までくまなきに。からぞめの几帳をおし出て。たいめんしたり。物のけしきより誰も心すみけり。秋風樂三反蘇合みなつくして。萬秋樂の序より五帖まで有けるに。なみだ落さぬ人なし。此うち俊明何事にもすべてなかざりければ。犬目の少將といはれけるとぞ。こよひは人にも勝れて袖をしぼるばかりなる。隆綱、俊明ともに立て舞けり。

○白河朝

源師房

衣冠直衣にきぬを出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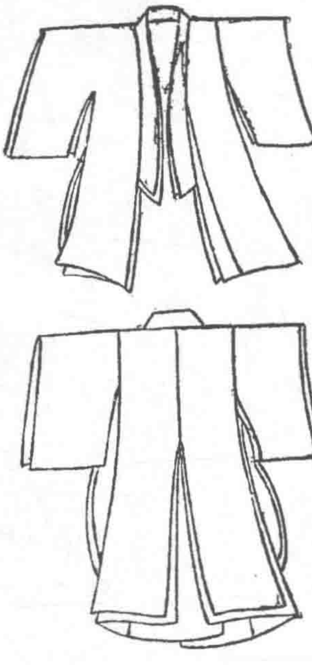
雅亮裝束抄

內裏燒亡俄の行幸などには。衞府のもの皆きることなり。大將直衣にてはじめてありきに。なをしにうちぎぬいだしして。笏をもち太刀をはけども。それには栢夾せず。五せちにも又修正の御幸などにも。なほしきぬをいだすことは常のことなり。これらには柏夾せず。直衣始めには又かならずきぬをいださず。きこめてもあれども

さくをもちたちをはくてとはおなじてとなり。

新野問答新井筑後守問野宮宰相定基公答

上に被出候打衣下に被出候袿同物に候。出し衣と申は直衣衣冠等を著する時。風流の爲。きぬのすそを袍のすそに見せ候やうに著なす事に候。これを出衣と申候。人は袿とも申候。其著様は高倉家には。榧祕と申候。



出シ衣　新野問答 新井筑後守問 野宮宰相定基公答

藤原俊家

菟玖波集

いつれの頃の事にか。殿上人の時南殿の櫻さかりなる頃。たへめによりいまは裝束も改すして。御階のもとにて。獨花をなかめられける。霞わたれる大内山の春の明ほの。のどやかにしらみ。かすみければ。高欄によりかゝりて。扇を拍子に打て。櫻人の曲を數度うたはれけるに。多政方か陣直つとめて候けるが。歌の聲を聞て。花の本にすゝみ出て。地久の破をつかうまつりたりけり。花田の狩衣袴をきたりける。舞はてゝ入ける時。櫻人を改て蓑山をうたはれけれは。政方立歸りて同急を舞ひ。閑に花の下枝を折て後。おとりに立てふるまひたりける。いみしくやさしかりけることも也。

丹波雅忠

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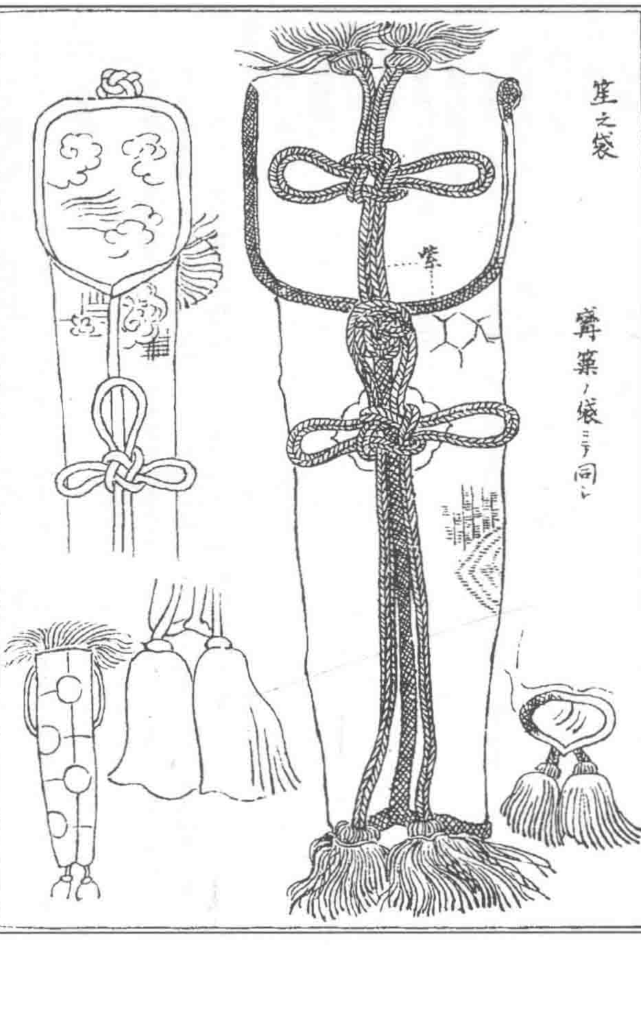
寛治二年卒年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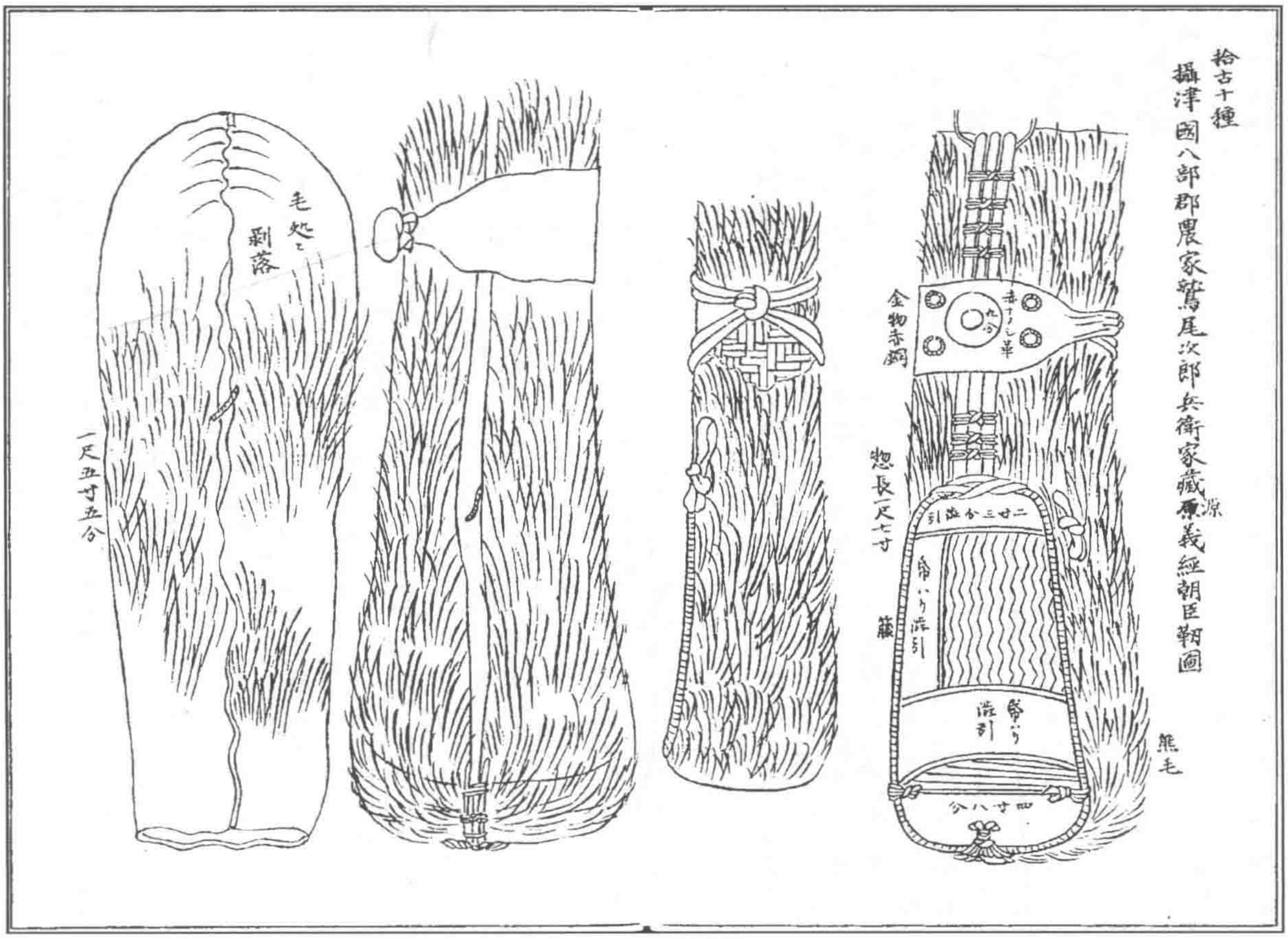
○堀河朝

豐原時元

我朝嫡庶次第

鳳笙相傳





昭宣公—八條保忠—行見—有秋—公元—時延—時光—時元—義家—義光—堀川右大臣頼宗

著聞集時秋とするものは誤なり。時秋が親の時元か父時光が。弟子の義光に。大食調の入調をならへるなり。或は大食の乞食調

五調子　壹越　平調　雙調　黄鐘　盤渉

附大食調。此調を呂に用ひて。易の數に配せて。陰陽全く備る。是を六調子と云。大食調は。半律半呂なれば。陰陽まじはれり。乍レ去呂に用て陰となす。大やうは平調と同じ。但平調は律にて。此調子は呂なるのみ異なり。又是を平調の枝調子のよし申傳ふ。されとも平調の枝調子には。道と調子あり。大食調には乞食調といふ枝調子あり。すべていづれの調子にも枝調子あり。雙調、盤渉にのみなし。夜鶴庭訓抄には見えたれと。此調子を平調の枝調とはしるさず。體源抄にもなし。いつの頃より傳けるか。いぶかし。

今案。足柄山笙曲傳授の事は。中右記、續教訓抄、體源抄、續世繼等に見えたれば參觀すべし

笙の袋靭圖參看

源經信

白龍魚服掛二錄且之密網一。說苑、伍子胥諫、

藤原師通

今鏡

匡房中院の殿の御有さまをほめ奉りて。あはれこれをもろこし人にみせ侍はや。一の人とてさし出し奉たらんに。いかにほめきこえんなと丶まのあたり申ける。玄上といふ琵琶をひき給ければ。大なるひはのちり計にそみて侍ける。

源義家

弦袋の圖參看

○鳥羽朝

源雅實

古事談

白河帝朝。雅實舞二胡飲酒一。

胡飲酒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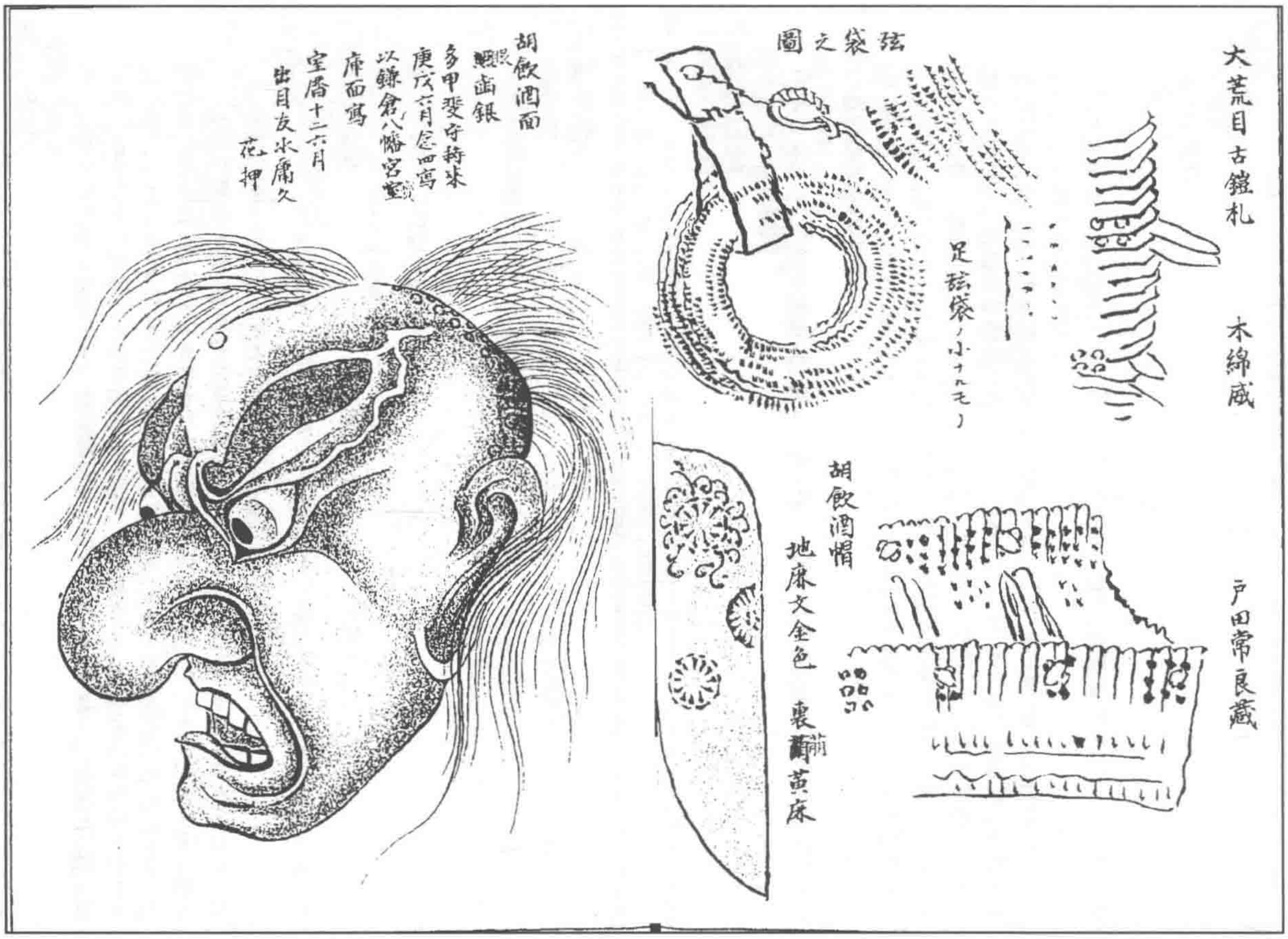
多公用—同好茂—關白兼通—多政方—同正資—雅官—雅實—多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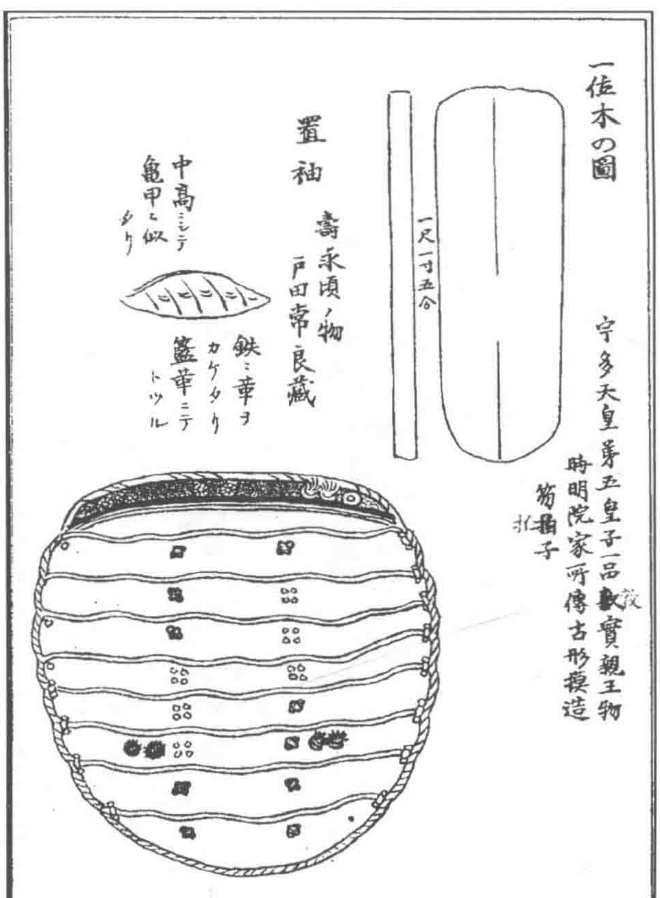
胡飲酒の假面並に帽の圖參看

○近衞朝

小大進

續世繼に。筑紫の母をむかへし至孝の事あり。


大荒目古鎧札
木綿威
戸田常良藏
弦袋之圖
足弦袋ノ小ナルモノ
胡飲酒帽
地摩文金色
裏萌黄麻
胡飲酒面
蝦鹵銀
多甲斐守耕米
庚戌六月廿四寫
以鎌倉八幡宮蔵
本面寫
宝暦十二六月
出目友水庸久
花押


一佐木の圖
宇多天皇第五皇子一品敦實親王物
時明院家所傳古形摸造
笏摺子
一尺一寸五分
置袖
壽永頃ノ物
戸田常良藏
中高ニシテ
亀甲ニ似タリ
鉄ニ革ヲ
カケタリ
籃革ニテ
トヅル

藤原公叙

雅亮裝束抄

衣冠直衣にきぬをいたすこと。打衣厚衣いづれもつねのことなり。五節には藏人はくれなゐうちをいだす。わかき殿上人またつねの事なり。又殿上人はふゐめらかして五へも三へも。もみぢがさねなどにしてもいだす。おもており物あやつねのごとし。春日の使などには。衣冠にもなをしにもきぬをいだして。かぶりに柏夾をする事なり。卷纓にはあらで。燕尾を外さまにをりて。竹などをけづりてはさみてさしたれは。卷纓のやうにさがりたるなり。さくを持。たちをはく。

源頼政

治承四年卒七十六

○後白河朝

源爲朝

大荒目古鎧札木綿威の圖參看

○二條朝

源雅定

一位木の圖參看

○高倉朝

遠藤盛遠

畳袖の圖參看

長谷部信連

伊勢家說　武器圖說

信連の太刀は。平鞘革緒野劍。鐔は椌或は葵。柄は白鮫毛拔形。これを或は衛府の劍とも云。

白石紺珠引源平盛衰記

信連合戰の下に。我朝三種神器の內侍所と云は。天照大神百王の末まで我御形を見參せん爲に移し留給ふ御鏡也。扨弦袋と云は。內侍所の御鏡を移せしなり。されば百官悉く朝に召仕奉るといへとも。衛府の官は賤位なれば。地下に散奉公。直人に紛へきに依て。內侍所の御鏡を學ひて。弦袋を賜て。左右の兵衛府赤皮。左右の衛門府藍皮。是を以て侍の品を知國王の御寶なれば。可レ遁ニ非分難一定法なればこそ。官をも一つけかすは有難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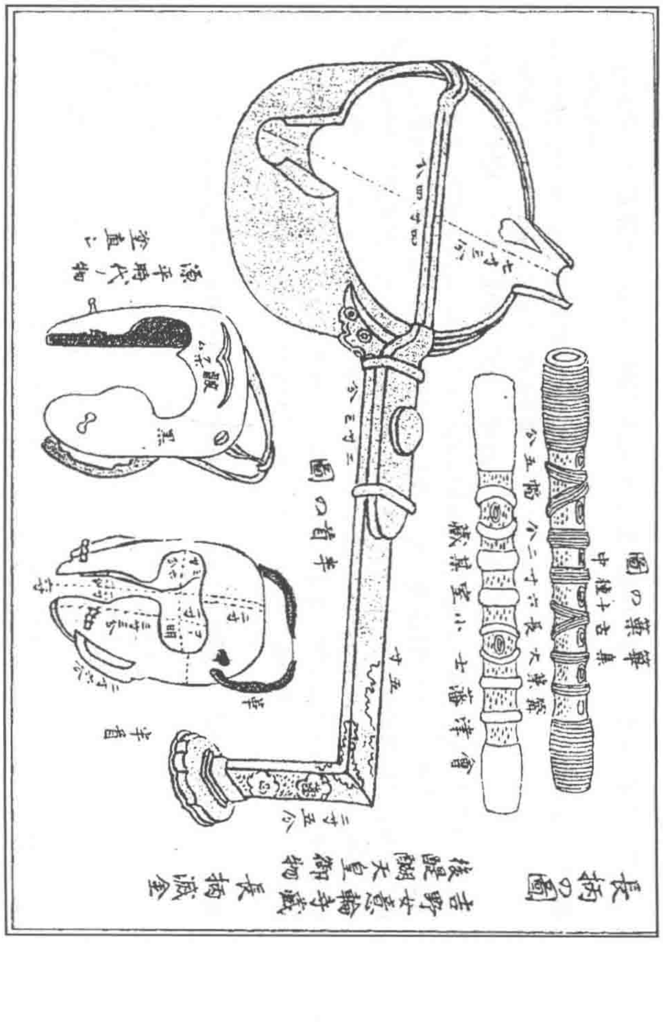
一番に蟇弓箭不レ用時にても。衛府の官しらさん爲に。必弦袋は帶ることなりとあり。

金子家忠

長柄の圖參看

○安德朝

源仲賴



牛首の圖參看

平敦盛

箙の圖參看

千壽

文治四年四月廿五日死。年廿四。

湯卷のこと。紫式部の日記にあり。

藤原俊成

九十賀　杖の歌　有家朝臣

百とせのちかつくさかにつきそめて

なほ行すゑもかゝれとそおもふ

○後鳥羽朝

源頼朝

服　水干　立烏帽子

源義經

陸奥平泉關山中尊寺藏

兜　鞍馬寺藏

三浦義澄

鎧可著次第事　義貞記

一浴衣　二小袖　三大口　四髮亂　五鉢卷白布八尺二寸　六弓懸

七鎧直垂　八脛巾　九結　十臑當　十一頰貫　十二脇立

十三手蓋　十四鎧　十五刀　十六太刀　十七征矢　十八弓

是八幡殿被著ける次第也

大庭景能

土佐五臺山源爲朝鏃參看

藤原成範

はりまの中將。弟のみのゝ少將なときてえし衛門督の亂にちりちりておはせし時。中將は下野へおはして。これにてよみ給ける。わかために云云

藤原師長

琵琶撥面の圖參看

工藤景光

矢口之祭

沓形餅

矢開記

服水干

竹崎五郎兵衛蒙古合戰繪

詞稠蒙古人甲冑我皇國古

代筑紫磐井墓石人甲冑

製與此圖粗同シ我上代ノ製

異國ニ移リシモノカ異國ノ製

我國ニウツリシモノカ知ストイヘ

ト草摺ノ鞆

ノ如クセシ

製ハ外ニ見當

ラヌ革甲ナルベキ事ハ前ニ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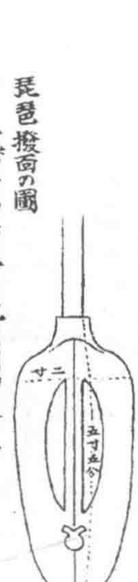
イフ如クナリ

青キ甲冑着タルモ其サマ革

製ト見ユ



土佐五臺山　源爲朝鏃



琵琶撥面の圖

元熱田宮神寶妙音院相國師長公物

白蒔九琵琶撥面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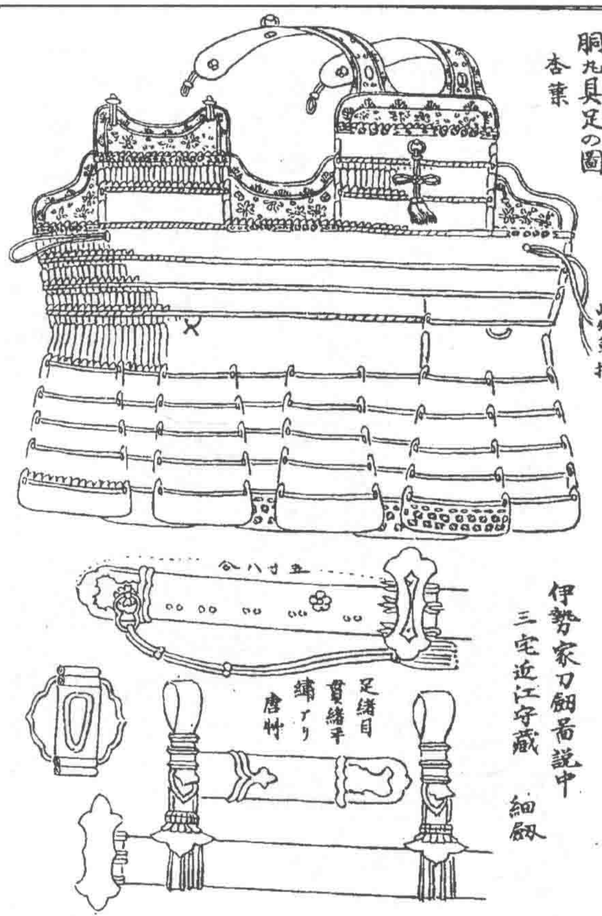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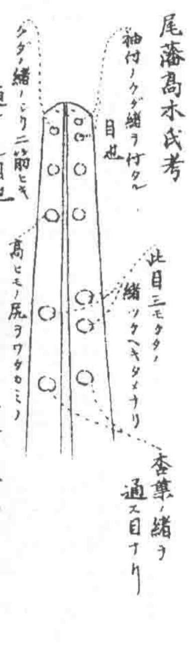
○土御門朝
足利義兼
正治元年卒
○後堀河朝
少將內侍
釵子幷櫛の圖



○後宇多朝
菊池武房
蒙古合戰之圖
竹崎五郎兵衛繪詞圖中所レ出

○後醍醐朝
藤原資朝
增鏡
いまもその御いきとをりの名殘なるべし。すぎしてろ資朝も山伏のまねして。柿の衣にあやは笠といふ物きて。東の方へ忍ひて云云。
中原章信
白襖に。著籠に帶劔。小八葉の車に乘る。
藤原俊基
民部卿三位局御腹大納言源師親女名親子
秦武文
御息所御眼細長
藤原師賢
內大臣藤師信子
增鏡
花山院の大納言師賢を山へつかはして。中略大納言は宮古へまぎれおはすとて。夜ふかく志賀の浦をすぎ給ふ。ありやけの月くまなくすみわたりて云云。
「思ふてと







師賢かりの香染のうすものに。かり衣けちゑんにあかきはらまき。蒔繪のほそ太刀をそはき給ひぬ。

細太刀　顯名源五郎家藏　　伊勢家武器圖說　（圖參看）

多治見國長

胴丸具足の圖參看

今案に同し圖中小笠原通弘の著せしは。腹卷なり。

津守國夏

太平記異本

比叡山大講堂供養。住吉神主津守國夏。國冬ノ子。○國夏大皷の役なりしが。舞樂終て歸りけるが。辛崎の松を見下し。宿坊光林坊の柱に二首をそ書付ける。

毛利家天正本

國夏太皷の役にて登山し。舞終て辛崎の松を見下し。宿坊光林坊の柱に。歌二首を書付ける。

兒島高德

參考太平記

和田備後守範長子。號二三宅兒島三郎一。

妻鹿長宗

胴丸杏葉の圖參看

藤原藤房

太平記

大理卷櫻ノ老懸ニ。靴ノ沓ハイテ。蒔畵ノ平鞘ノ太刀ヲ佩。アマノ面ノ附タル平胡籙負。甲斐ノ大黑馬ニ乘。水色ノ厚フサ。弓。

天正本

黑漆蒔繪ノ弓

平鞘劍の圖參看

安摩の面の圖參看

源義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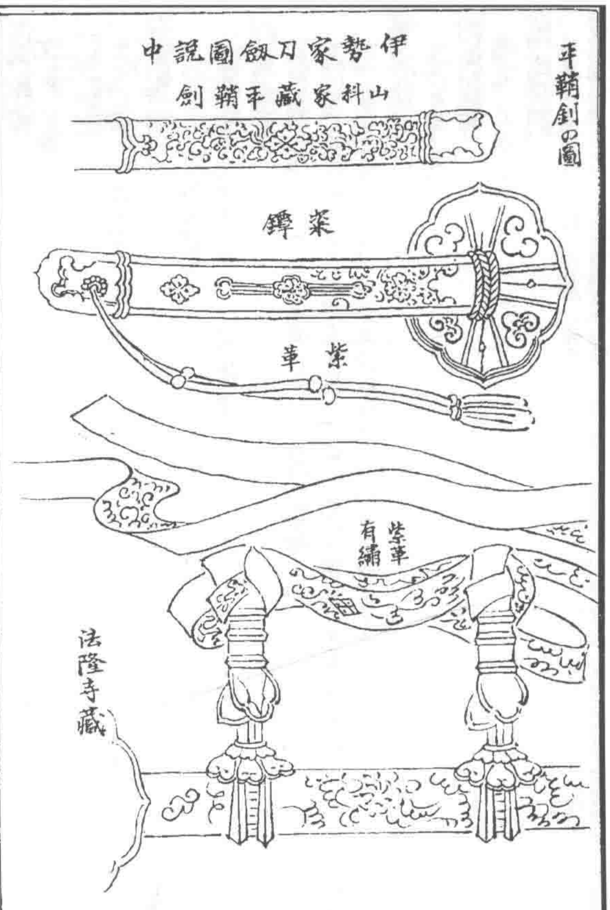
腹卷杏葉

横笛の圖參看

源顯家

增鏡

帥の御子うせ給ふ。源大納言親房我世つきぬる心ちして。とりあへず頭おろしぬ。中務の宮もまねり給へり。兵仗たまはり給ひて。御直衣太刀はき給へり。宰相中將顯家陵王の入陣曲をいみしうつくして。まかつるをめしかへして。前關白殿御



半臂常表袴

白緌平緒劍、笏、

脊搢

赤紐　仁平三十一十九。豐明兼長卿著二小忌赤紐一。著二小忌右肩一。舞人著二左肩一。依レ袒也。

連阿口傳抄。小忌如二淨衣一。袖四如二束帶一。

ヒカケ糸

冠ノ角ノモトニ靑糸ニテユヒ附。苔ノマネナリ。心葉モ前ノカタニ草ノ生出タル樣ニ附ヘシ。

菊池武重

檜笠に鎌の圖參看

○後村上朝

藤原師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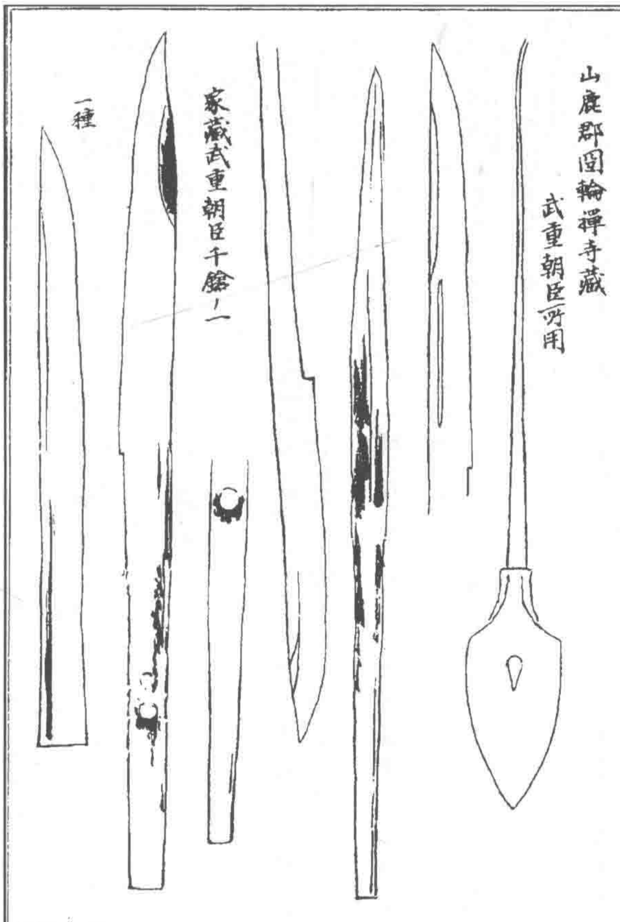
衣冠

藤原隆資

甲冑

源親房





服裘代圖參看

〇

春來品物云云。此詩或ハ藤房卿ノ詩トスルモノ誤ナリ。

脇屋義助
腹卷　杏葉

藤原隆俊
大首端袖別ノ切チツクル

源顯能
大袖鎧

新田義宗
胴丸

大館氏明
大袖鎧

脇屋義治
胴丸

大井田氏經
直垂

河島維頼
腹卷　杏葉

名和長生
内侍所櫃　保元平治合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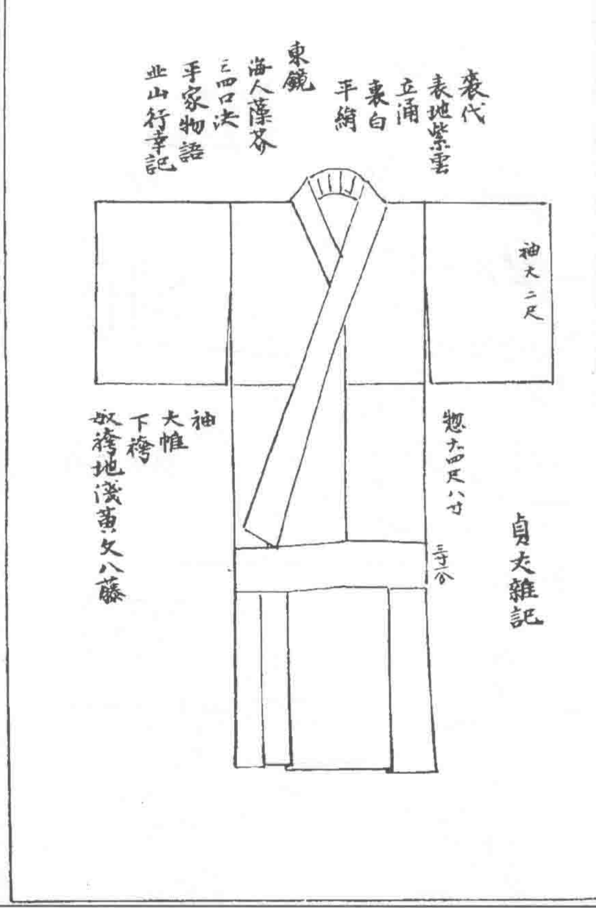
藤原泰尋
好吹尺八　兼載雜談
元中元年死年八十四　常縁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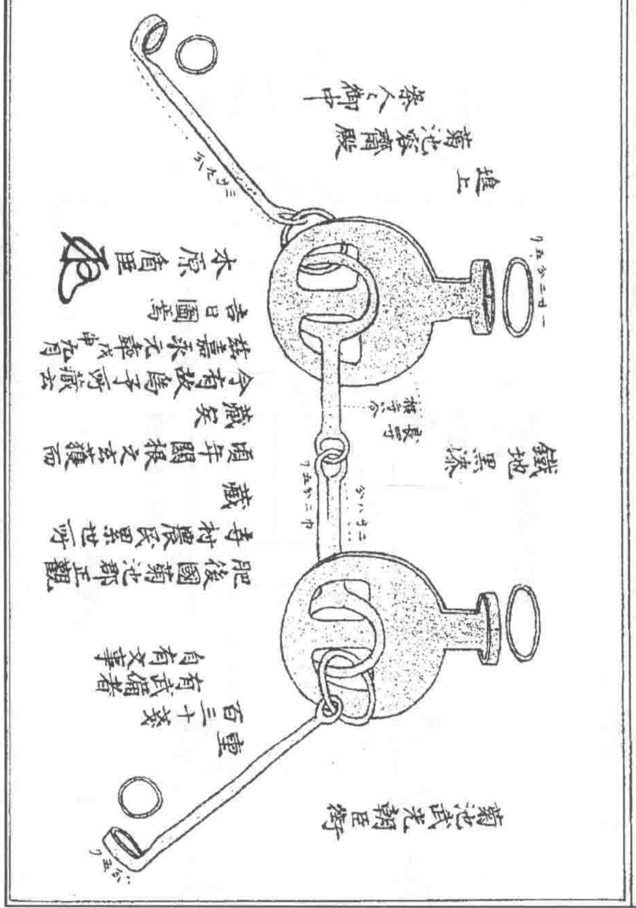
懷良親王
元中五年戊辰三月十六日薨年六十　南朝紹運錄
良宗正平十五年誕生。其後宮方衰ヘ。終ニ人臣ニ列シ。後醍院越後守ト名乘。九州ニ歿。其子良忠伊豆守。子孫島津義弘ニ仕。今モ其裔アリ。

菊池武光
馬術の圖參看

和田賢秀
胴丸

藤原長親
大將　縫腋　下襲　弓箭　太刀





江家次第卷之九。小安殿行幸次第篇ニ曰。大將大臣ハ。平胡籙。自餘ハ壺云云。

僧宗信
素絹 袈裟ヲ被ル

新田義興
大袖鎧

同十騎士
市川五郎
腹卷 大頸端袖。イロヘタル甲ヒタヽレ。
進藤孫六左衛門
實幢佩楯
堺齊岐權守
鎧直垂 腹卷

今川貞世
直垂 立烏帽子

○長慶朝

楠正儀
直垂

河島維頼
腹卷 杏葉

名和長生
內侍所櫃 保元平治合戰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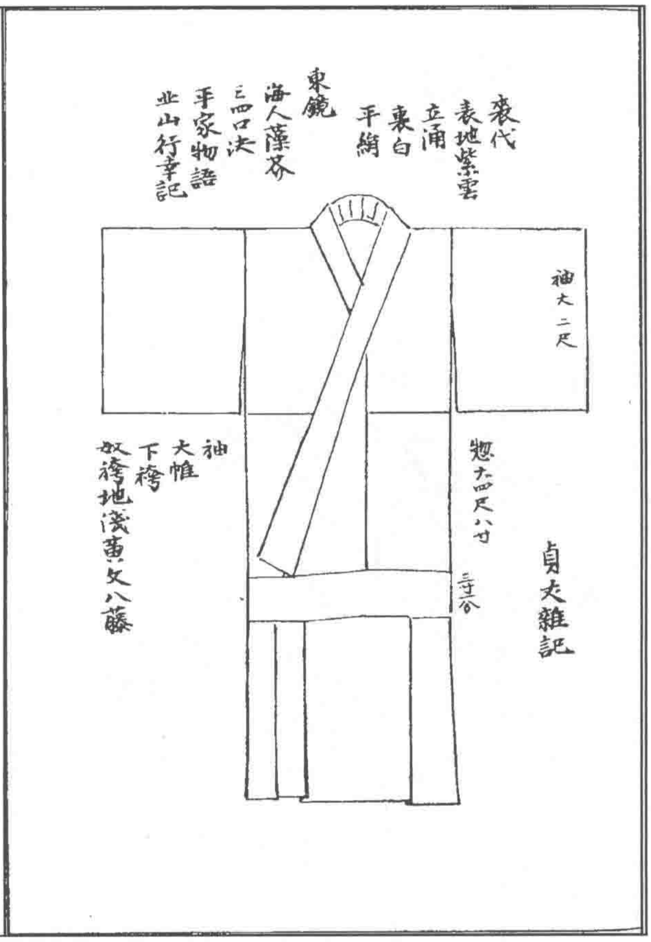
藤原泰尋
好吹尺八 兼載雜談
元中元年死年八十四 常緣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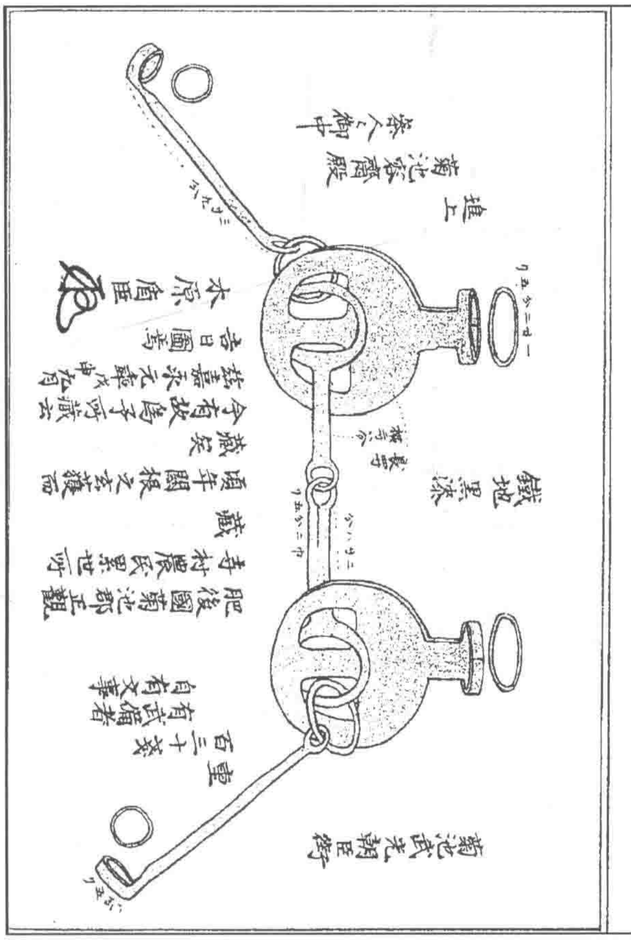
懷良親王
元中五年戊辰三月十六日薨年六十 南朝紹運錄
良宗正平十五年誕生。其後宮方衰ヘ。終ニ人臣ニ列シ。後醍院越後守ト名乘。九州ニ歿。其子良忠伊豆守。子孫島津義弘ニ仕。今モ其裔アリ。

菊池武光
馬銜の圖參看

和田賢秀
胴丸

藤原長親
大將 縫腋 下襲 弓箭 太刀





江家次第卷之九。小安殿行幸次第篇ニ曰。大將大臣ハ。平胡籙。自餘ハ壺云云。

僧宗信
素絹　袈裟ヲ被ル

新田義興
大袖鎧

同十騎士
市川五郎
腹卷　大頸端袖。イロヘタル甲ヒタヘレ。
進藤孫六左衛門
實幢佩楯
撰晉岐權守
鎧直垂　腹卷

今川貞世
直垂　立烏帽子

○長慶朝

楠正儀
直垂

宇野正寛
素袍　半袴

宗良親王
狩衣　腹卷

○後龜山朝

楠正元
面頰の圖



細川頼之
戒法五章
一日戒レ阿二主好一
二日戒下掩二親訐一疎二陋二陷仇徒上
三日戒下不レ善レ善不レ惡レ惡用二愛憎一是二非人一。及外和柔而内實險害。外淡泊而內實多欲。
自縱二驕奢一不レ拘二法度一。
四日戒下無レ功邀レ賞。無レ才貪レ祿受レ私忌レ公。
五日戒下動掠二同列ノ美一。自冀二其進用一。及受二納賄賂一。妄薦二非才上。

東京　山下重民編修

前賢故實考證 終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印刷
仝　年　三月二十七日發行

故容齋孫
著作權所有者　東京市神田區東紺屋町廿二番地
菊池武九

發行者　仝　市神田區駿河臺袋町十一番地
吾妻健三郎

印刷者　仝　市神田區通新石町三番地
田中市之助

發行所　同　市神田區通新石町三番地
東陽堂支店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07
SS号=14664107